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三一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六卷附錄一卷校勘記二卷……宋　徐鹿卿撰　民　劉家立校勘　胡思敬覆校　胡氏豫章　一

寒松閣集三卷附錄一卷……宋　詹初撰　宋人　一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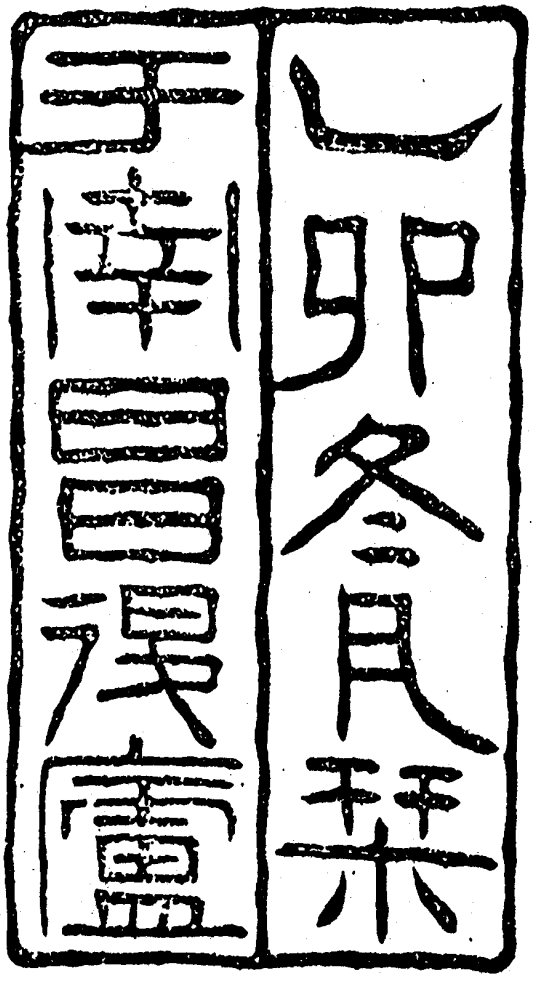
客亭類稿十四卷……宋　楊冠卿撰　湖北先正　一六七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五卷附錄一卷……宋　徐經孫撰　宋人　二八九

文溪集二十卷首一卷……宋　李昴英撰　粵十三家　三四九

雪坡舍人集五十卷補遺一卷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校勘後記一卷……宋　姚勉著　民　魏元曠校勘　胡思敬覆校　胡氏豫章　四七三

清正存稿



清正存稿六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徐鹿卿撰鹿卿字德夫號泉谷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卒謚清正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議鹽楮議政稟應官對越集諸書今俱散佚此本乃明萬歷中其十二世孫鑑巡按福建於家乘中蒐輯刊行者也鹿卿博通經史居官廉約清峻多惠政凡所建白皆忠悃激發不少隱諱今觀是集如都城火則上封事言

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遷國子監主簿入對則陳治凡陋昭勸懲等六事爲太府少卿入對則言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諸事大抵眞摯懇切深中當時積弊劉克莊以董子之醇賈生之通許之雖標榜之詞不無稍過要其純忠亮節無愧古人固非矯激以取名者所得而比擬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序

言以載道曰文故六經四子之文燦如日星雖垂訓不同其軌諸道術則較若畫一自道術支漓文章茅靡脩辭之家沿時代以遞變率矜蟲鬬鶩詹然徒繡其聲幌此編簡汗牛總於大道無當也迨有宋濂洛諸儒蔚起始慨然以賢聖統緒爲己任每借語言文字以闡明理奧而余遠祖清正公亦嘗有功於紹繹初舉嘉定進士出調南安軍即申周程之教於學宮葺改閩安撫時眞西山氏並官閩土益相與切劘共匡名教嗣後踐歷中外復與劉馮諸賢侃侃砥柱

末造凡屬政廵時藉輒據忠愛論列今讀其奏牘尙凜凜有生氣至宅所譔結亦鑿鑿訏謨求當千秋蓍蔡毋取雕繢爲工間叶諸聲歌尤洋洋正始有稗風雅匪徒拊瓦缶爲鏗鎗大都於六經四子中咀其精華而已迺說者謂非品格如公固不能有斯文蓋言爲心聲自昔如長卿文靡子雲文僻靈運文傲明遠文激嘗以心術未醇隨扈諸文爲詬病緊公生平本末紀諸宋史實粹然全瑜則立言大業自是躋濂洛之奧而登閩里之堂彼區區長卿數子惡足傍其籬廡也耶公所著作史載亦詳惜多散逸卽在閩時有

其辟知南安也則曰才識不羣强毅有立至謂求以答民望而寬時憂則示以吾黨道同志合之意語云道不同不相爲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公于西山儻非其道之相爲謀而何聲應氣求之若是哉蓋公之從事于學也壯年嘗立青雲社約友朋輔仁于會文之外及仕而教授南安訓諸弟子由濂洛以遡洙泗之源故公之立朝寔與逐客俱退而不與詔子同進其守制寔遵審察之旨而不肯冒起復之名此其平日之所得于學問者深故其所契合于西山必有出于言語行事之上者在也世多訾儒者迂腐不適于

用以公之儒而其言鑿鑿可用若此劉克莊稱其有董子之醇賈生之通信不誣矣嘗讀西山大學衍義見儒者經世之實用則其所取于公者豈徒迂腐云爾哉此公文字之可傳非區區子弟之私蓋于儒先之言信之也

時觀叔以按閩過家命錄出年譜中諸疏札將與矩山公集竝刻以傳夫泉谷公欲爲于猶可爲之日故其言詳矩山公欲爲于不可爲之時故其言畧此前人一時之雙美也其並傳也固宜登忝遠裔竊願蠅附故述梗概以引其端云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前奉勅提督福建學校副使禮部儀制司郎中十三世孫卽登拜手謹撰

宋樞密使豐城男徐泉谷公文集序

按宋史理宗朝吾家蓋有兩名卿云一爲泉谷公鹿卿以樞密使封豐城男一爲矩山公經孫以學士封豐城伯二公當宋祚垂亡之秋適權奸柄國之際均不得有爲于時然矩山公乃理宗末季或勉于勤故不得盡其言而泉谷公正當其壯年勵精之日其言猶得以自盡登嘗從家乘中見公年譜蓋自嘉定登第以後諸凡所關職守與國家大計無事而不言無言而不盡其最著者若疏都城災而歸咎積陰之極刺其君之惑寵嬖溺燕安觸犯忌諱既言人之所不

敢言其幹辦閫事也時山寇日熾所與當事往還書論動中機宜以書生而談軍旅之事又言人之所不能言至積强之虜積輕之楮二者當時急務而人概諉之無可爲公獨奏之未已又白之廟堂必欲起衰捄弊于萬一又言人之所不及言乃輪對二劄言尤激切至謂以越王勾踐之規模用今日東南之天下庶乎其可使人主竦然動色則人之所不可言者而亦言之其忠悃何篤摯也公之疏札固不止此而此其大者當時不免見忌至累乞祠而獨西山眞先生與之契合其舉備獻納也則曰學術精深節操方正

請雨一記勒在鼓山石壁者遒勁傑搆非藉劣前之峰靈夙爲擁護此篇幾蝕於樵斧迺知名山之藏諸類此者可勝收哉茲從家乘中搜其僅存餘瀋彙次六卷久欲懸諸國門未暇也適覩風入閩見閩人猶尸祝公不衰爰屬有司讐校授梓更以垂示永永公諱鹿卿字德夫當時尊爲泉谷先生在閩事已載郡志茲不贅

皇朝萬曆甲寅春王正月賜進士出身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十二世孫鑒拜手謹譔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目錄
第一卷
奏劄
四年丁酉六月輪對第一劄
第二劄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五月視朝轉對劄子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饑民
壬子聚講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釐正檢
正官名劄
九月朔有旨令侯內引壬子入國門是日
內引奏劄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丁丑上殿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上殿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勅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奏已見劄子
第二劄
第二卷
奏劄
經筵奏已見
已巳進故事
三月壬辰進故事
己卯進故事
壬寅進故事
丁酉進故事
丙辰進故事
己亥進故事
同日進故事
八月朔視朝轉對狀
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狀
除江東運判辭免狀
九月改知贛州申省狀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狀

御筆召赴行在辭免狀
除寶章閣知寧國府兼江東提舉辭免狀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狀
孟享除太府少卿兼權右司郎中辭免狀
秋七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狀
乙巳乞祠不允狀
己酉再乞祠不允狀
丙子三乞祠不允狀
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
辭免狀四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狀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狀
三月再乞歸田里狀
乙巳召赴行在辭免狀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辭狀三章
第二狀
第三狀

乞給告歸里狀
丙辰除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第二狀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辭免狀
再辭狀
六月乞補外
秋七月除兼權給事中辭免狀
辭免并乞休致狀
第三卷
表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郎夏四月到任謝表
十一月視印于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
表
冬十月甲戌到任謝表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五日到任除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淮浙
發運副使謝表
戊申磨勘轉朝散大夫謝表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庚寅宰執宣賜御製忠邪辯謝表
丙申除直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
舉謝表
遺表
第四卷
講章
八月戊寅進講尚書讀九朝通畧通鑑綱目
十二月戊辰進講
癸未進講
己未進講

冬十月壬戌進講
乙丑進講
乙酉進講
十一月乙未進講
癸卯進講
戊申進講
甲寅進講
甲子進講
戊辰進講
癸未進講
戊寅進講
辛酉進講
癸巳進講
丁卯進講
冬十一月己卯進講
己亥進講
戊辰進講
十二月乙亥進講
第五卷
文

復齋記
種德堂記
雲封禪寺重修造記
雙碧柱記
重建六齋記
福州請雨記
白太守論南安縣試選事
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
第二劄
上廟堂論楮鹽書

青雲課社序
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祠貞文公祝文
橫江雜稿序
趙戎詩集序
贈相者王仲文序
陳大庾公餘集序
己酉奉御筆宣諭之平江府任恭跋
跋無垢借米帖
跋杜子野小山詩
徐清正公存稿目錄 七
李監稅子以其祖省堂所書盤谷序求跋爲書其後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并序
梯雲義約
跋黃瀛父適意集
送造墨堂生序
跋趙簿覺庵藁稿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予銘之
第六卷
頌詩
明堂慶成頌并序
明堂慶成詩并序
五言
湛泉送客二絕句
護法寺勸農呈秘丞
贈曾司戶
詠蘭
酬正錄直學
酬眾士友
次曾司戶見貽之韻併餞其行
徐清正公存稿目錄 八
和黎丞梅關嶺
判府羅郎中舉以快閣佳篇輒次嚴韻
輓陳大庾
再遊梅關書呈黃幹
次黃幹梅關韻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快閣書呈吳宰
丙戌年新春偶成
感興
春日

小英石峰
送大庾黎丞二首
次濂父詩
林判府和前韻見示且約暇日論茗次韻爲
謝
府判再示楹字韻詩再和之
出灘賦灘石
雜興
月夜赴郡會歸輾轉不成寐觸事感懷
賀判府生子

七言
之官過韻灘二首
雨霽報謁見一鷺得魚羣鷺爭食之二首
壽曾僉判二首
和杜子野澹泉詩來詩有塵事分清事之句
子野又以詩來言不盡涪翁盡李翁再和之
聞鴉有感
讀楊妃傳
曾氏清江亭
杜子野寄雲山蘭石四畫且以近詩來和韻

酬之二首
和杜宰送茶韻
又韻
杜子野惠來禽內碧桃謝以一絕
子野惠竹鯽有感而賦二絕
七月二十一日重過韻灘十絕句
盧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梅花
觀釣
府判社日招飲蔣園座中索賦詩三絕句

再續前韻
依前韻呈府判
月香亭主人送似牡丹座客作芍藥品題
其二
愛山堂七絕句
贈琴士翁明遠并簡幹教二黃丈
章貢三咏
上判府陳秘丞
酬温戶見和首篇
酬陳大庾

酬何學賓
酬曾學錄王掌祠
酬張錄南老
酬張直學
酬吳直學
酬朱學
酬楊學
贈太和曾機宜
壽陳大庚
去年脩禊後三日得南宮捷報於家今年是
日與同年趙簿同事泮宮感而賦詩
趙簿見和復次韻
酬黎丞見和
酬曾教正
酬正錄直學
酬何學賓
去歲王監獄以詩餞行且求無垢語錄次韻
送之
和張直學送新茶韻
壽提舉陳秘丞

再用前韻送地圖
至梅關書呈僚友
士友見和七月七日曝書依元韻謝之
送周幹
郭府判書友于堂榜謝之以詩
廬陵曾省元求書見杜宰和韻餞其行
三山周省元索詩依杜宰韻賦二章
林府判錄示近製依韻和呈二首
用羊字韻呈史君
侍林府判齋宿舉似頃在海陽縣齋丁祭詩
依即席和呈
府判和答依韻上呈
護法寺勸農呈史君
史君寵和復依韻上呈
同日依齋宮韻呈府判
寄題胡叔輈香山樓詩并引
史君賜所臨蜀本三蘇入涼圖詩以謝之
黎丞傳示史宰聲字詩走筆和之
再和聲字韻詩一謝史宰一呈黎丞
林府判和前三蘇圖詩再依韻爲謝

張法示詩集爲題其後
次韻史宰賀受薦
送何生龔生歸曲江
和南康趙簿贈詩
次史君喜雨韻并呈府判
次史君喜雨偈韻
追挽監簿李公
送表伯朱丞尉
黎丞命飲辭之以詩
爲曾僉喜雨

史宰見和依韻爲謝
依韻戲呈諸丈
再呈曾僉
諸公約會縣中觀燈不克赴既又見趣座中
賦一章
郎席次府判韻
興教寺勸農呈史君
挽安人陳氏
別倅車
餞羅使君

令佐約登息梅嶺不克赴次來韻
喜雨上史使君馮宮講
湛泉酌餞黎有詩壁間遂次其韻
壽馮宮教
送游同年赴增城征官
再用韻
次宮教六齋慶成韻
宮教再以詩來復次韻
陳府判邀遊梅關
勸農上宮教

中秋對月有懷
溪泉命客
獨坐
春補揭牓史君爲詩以農諭學次韻爲謝
詞調
快閣上繡使蕭大着
元夕上秘丞酌江月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
賀新郎餞郭府判趨朝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酌之

再次韻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酹江月
水調歌頭賀史宰受薦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
漢宮春和馮宮教詠梅依李漢老韻
重和
滿江紅餞林府判
附錄
年譜
誥詔

九年己酉春正月除禮部侍郎誥
辭免禮部侍郎不允詔
再辭免不允詔
秋九月疾亟乞謝事旨特轉一官進華文閣
待制致仕誥
封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誥
史志
宋史本傳
江西通志列傳
江西通志名宦傳
豐城縣志
浙江通志官師志
八閩通志方面名宦傳
八閩通志郡邑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閩大記名宦傳
泉州府志名宦傳
泉州府志名宦傳

紹興府志名宦傳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味書閣記爲徐德夫右司作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目錄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一

豐城徐鹿卿撰

奏劄

四年丁酉六月輪對第一劄

臣寒遠孤蹤材能謭薄遭逢明聖擢寘班聯嫠緯至情每恨無因借玉陛方寸地一吐之茲因賜對獲望清光不敢摭拾細微以應故事請以關於理亂之大者爲陛下告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心之怒矣夫天人相因疑怒相生察諸近而遠者明

求諸顯而幽者驗惟有眞實一心可以對越可以感動而毫髮之人爲不預焉乃五月辛未星文見異壬申回祿延災兩日之間京城煨燼者十之七矣陛下居至尊操勢利莫愛於宗戚而邸第焚莫急於財貨而帑藏竭莫大於都邑而生聚空以其至親至近者猶不能庇而全之則夫疎且遠者將何恃矣方其煙炎張空浩如怒濤疾風之不可禦陛下曾目擊之乎斯人倉皇駭竄斃於熏灼斃於顛踣斃於饑餓者不可勝數其幸而存者呼號之聲憔悴之色可憫可痛陛下曾得所聞乎蒼蒼者天不可俄測所可知者人心而已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而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上及宗廟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也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焉三京之敗流毒至今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也顧乃委曲諱護越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又警之以震雷之威焉明禋之異上下失色人以爲燮理非人之咎也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天之仁愛國家何其至哉本朝以火德王今一陰方生而

有此大異正由陰盛陽微而火失其性故也懷疑者衆陛下亦知乎恭惟寧宗皇帝以恭儉仁厚之德祈天永命享國久長薄海內外皆得蒙被安靜和平之福火之作也迫於開元陽德之宮而獨不燬豈非天以此彰我寧考之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者此也陛下之大寶位得之於天而受之於寧考天資孝友豈有他哉一宗藩之無祀豈必謂其眞能爲伯有之厲然故宮遺址火實始焉衆心之所疑者此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當四郊多壘之時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

之衆心之所重疑者此也近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其有其無陛下知之臣不知也然火之自西而東越兩河而徑趨之若有所鄉導然衆心之所以愈疑者此也雖然是亦姑舉其迹之最著者爾非獨四疑又有三謗羣臣熟言之陛下熟聞之矣徒以爲罷行論建必出外廷未嘗謀之私昵也進退除授必出宰揆未嘗決之他人也機務親覽宵旰忘勞經史講論寒暑不輟未嘗過佚於深宮內廷也是三謗者非獨陛下之心臣則知之而天下未之知也蘇軾有言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臣請略言其

疑似之跡而陛下試察之政令出於外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出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聞煩節帖此所以來天下之謗也又聞市巷之言往時權勢子弟置局行都內以結左右之悠揚外以覘朝廷之動息然猶不過典以輿皁給以私錢今則方面效尤率多置局而以其徒主之名曰通中外之情實以行囑託之計朝廷每有科降不復津發率椿留以供費陛下捐生民膏血以予之所望謂何而忍如此用之乎毋謂已去而無是事也至如飲食藥餌之物出於虜地者相銜而至聲發陛下以爲此安從而得之以吾寶貨易彼糞壤而藉手以行其私更化以來宰執不受餽矣臺諫不受餽矣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出而彼已知之每一議論意未決而彼已聞之向使有賂而無效則雖賂亦將不再其應如影響是以方來而無窮況蹊徑一開則他時因微而入緣形以出有不勝其慮者此皆非陛下本意而謗者謂陛下寘容之不知何苦爲此曹受謗哉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郎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

胠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批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仲食故臣生無錙銖之益歿乃論定策之功先皇與子孰敢貪天私家譔述豈能傳信是果出於聖意乎抑有爲之地乎潛邸外姻他豈不可以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強敵在境此爲何時風寒迫身此爲何地是果以才選乎抑姑爲人擇官乎利在他人而謗歸君父乃重於絕私謁而輕於受謗譏也頗聞聖意亦厭其煩以杜衎不可告之者正自不少然臣以爲不盡杜僥倖之門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

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自有識言之蓋曰陛下不知濡首之可戒則無旨酒之箴矣不知女德之無極則不復日近儒生矣自小人言之但見邊風孔棘而增置妃嬪之悶錫宴雖罷而未輟排當之常一二舉動未免有以實人言一實足以證百虛是以觀聽懷疑羣議交集夫操網罟而謂之非漁不如捐網罟而使人自信然則豈無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以啟天下之疑者乎臣以爲不絶逸慾之媒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夫因疑生謗因謗生怒天之怒卽民之怒也姬旦之告成王曰小

人或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止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必痛自刻勵痛自奮發由自本自根之地以至於宮掖朝廷凡可以絶夫人之疑謗者首圖而速改之而又以發强濟寬容之德以篤實充輝光之美以懲忱應文貌之勝尊天命而抑私恩務力行而簡議論論事剴切者必召封駁不回者必留緘默苟容者必汰闒茸不才者必斥支倾補弊之策必講權宜救急之術必行天下方以此望陛下苟一旦奮然斷自聖志而力行之則孰不歌舞聖德而忘其憂人心悦而天意解矣不然避

毀滅膳之虛文不足以信天下之心捐金予粟之小惠不足以釋都民之怨賢者相與引去而持祿固位者皆臨事不可倚仗之人也臣觀火勢熾烈之時官吏軍民幾於束手而坐視萬一天怒未怠其禍更有甚於此者亦將若是而已臣旣憂斯民之無所恃復憂陛下之無所恃矣與言及此疾首痛心惟陛下哀其忠赦其愚而曲留聖心焉不勝四海生民之幸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難得者機易失者時轉移天下之大勢者在乎善應之而已陛下卽位以來機之至者屢矣

權相之淪謝是一機也而不能應明堂之罷相亦一機也而不能應今又一機矣謂宜不終日之間必有大黜陟以謝天戒大更革以慰人心大悔悟以來直言顧乃不能無遲回屭勉之意何哉豈其謂高高者眞不足畏耶夫機會之來斯民莫不傾耳注目以俟作新之政感孚之速惟此時爲然一德意之美可使淄青軍士投戈而效順一詔旨之布可使武夫健將竦動而感泣一舉措之宜可使王承宗斂手而削地一任用之當可使遼人不敢生事而開邊應之少緩則頹墮委靡無復振起之理矣辰去速而來遲機一

往而不返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取進止

第二劄

臣既以天人相因之理控露於前矣而其切於時事者有六請條列而繼言之一曰洗凡陋以起事功大抵危急之證非平緩之藥所可救療敗壞之局非尋常之者所能扶持粤自殘金傾危彊韃熾焰滅國者十數稱兵者幾年中原遺黎殆無噍類而後駸駸及我蜀敗襄失荆危淮孤而內憂近患又捷出而乘之臣意此一氣數自北而南非大有以回天心而檠民志是乃禍亂之始也奈之何規模不立於朝廷威命

不行於邊圉志氣不一於中外號令不信於軍民處處國百里之時而襲累朝全盛之儀文當禍至無日之機而守承平無事之程度以文法相蒙蔽以空言示作新費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平時失於經畫遇事必至張皇臣以爲陛下當講求軍國之大政而專意於委任責成大臣當清中書之務而專意於憂邊思職必有以長駕遠馭而收豪傑之用防微杜漸而絕禍亂之原毋以旁出之門戶廢紀綱毋以和戰之矛盾妨實政置節用一司以少紓目前之急通救楮之權而勿泥書生之談王畿瓦礫之場若之何而鎮安上流脊脅之地若之何而葺理皇皇汲汲盡心力而爲之用草創之規爲救急之術則人心改觀而事功可集矣二曰昭勸懲以收主柄夫人之所以奔走天下者惟賞與罰耳大權在已而不能用何以使天下之聽命哉日者入洛之師縱未忍誅王恢而戮馬謖亦宜投之荒裔侯經赦宥然後議功使過庶幾名正言順未至全廢勸懲今乃一切不問是司寇始失刑也京襄之失亦宜重加竄殛而密諭其手足之親責令勉立功名然後抗章自贖猶可少塞公論今乃甫從薄罰無故放還是司寇再失刑也去歲韃

騎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其視攻鄂而弗救取薛陵而弗知者果何以異縱欲宥過而責後効豈應無功而受厚賞今則例皆增秩進職矣是司勳復濫賞也萬一更舉淮而棄之亦將以是待之乎豈有擅作威作福之權乃惴惴焉待其臣如驕子而可以用吾國也臣願陛下以齊威王之振厲者自勉而毋以唐德宗之姑息自安也三曰清班著以儲實才夫鴛行鷺序世之所甚重也以臣觀之州縣一命之微其才否無不立見至於登朝則閱曹居半悠悠唯唯皆可累日而序遷其初本欲以儲才其弊亦足以藏拙臣之不

肖亦拙者之一也故欲作興人才必自班行始昔太宗皇帝嘗謂多士盈朝欲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今平居進用則常患於無闕及臨事任使則又苦於乏才非其人而强使之適足以敗吾事臣以爲宜於班行中常留若干闕而以堪將帥練邊事理繁劇通財計專立四科命內外之臣公舉所知條其已試之効各以名聞中書置籍登載併記舉主姓名隨其資歷淺深以所留之闕取所舉最多者充之其已立朝而可備此選者亦預焉遇有事任則取因薦而拔擢者遣之功過之大者舉主同其賞罰

前者既去後者復來取之不窮而用之無盡陛下萬機之暇時一索籍以觀其進退則所儲皆可用之才矣四曰重輔郡以蔽都邑夫千金之家猶知重門複壁以自衛況都邑乎兩浙諸郡都邑之門壁也而兵備單弱春秋教閱操弊竹以爲弓揭腐綿以爲旗老弱雜陳眞同兒戲加之財計空乏莫能疏通臣試以所知者言之聞之大農嘉禾一郡歲輸之數爲緡錢二十五萬既以匱告而寬減三萬矣又請止輸一十九萬使此數登足猶之可也而兩年之間凡虧一十五萬則一歲之輸不及元額之半今復以麾壘寵舊臣之子不知其能辨集否也縱不爲一郡計獨不爲都邑計乎頃年盜起三衢常山之豪頗嘗効力功賞既濫又或不均甚至以土人任本里之闕彼是相形近遂交關州郡苟幸平靜豈暇更爲遠圖疽根伏藏久且潰決萬一邊陲警而肘腋之變復生何以待之凡如此類臣以爲當妙選賢牧整葺敗壞調伏姦萌庶幾手足可以扞頭目而內憂不作矣五曰因閩越之舟師以防海紹興逆亮之入寇也分兵爲三而一由海道然先一歲已諜知之而命李寶屯江陰矣今賊婦久於海上其爲倪詢商簡者甚衆安知不出於

亮之故智乎紹興諜而知之知而備之故能先其未發而伐其謀今既不能知亦不能備萬一虜以重兵綴江淮以舟師趨兩浙本根震則枝葉不能自立矣竊見福建浙東歲調番船分戍顧逕吳江等八處而總之許浦都統司以防海也其錢糧則朝廷科降下平江支散近年糧降不時人不堪命於是調發之始船戶率非正名多用小船展拓以應尺度而水手亦皆浮浪之徒非逃卽潰問其舟則閣淺矣沒水矣其部轄將校與都統司軍吏通同爲弊一遇點集則旋僱民船篙手以充之點名甫罷旋復星散而軍吏與

游手之應名而未去者因得竊錢糧而瓜分之戎帥昏庸蔽而不察徒有供億之費而無備禦之功今宜作急行下兩路應今歲當次番船並要正身管押如故承襲僱替守令重行鐫降吏胥並從軍法仍先科降合支之數候兵船之至委本州倅貳按月支散而以郡守察之都統司任總轄之責而錢糧不預焉比之旋行創置者力省而功倍矣又聞紹興樞臣葉義問建言沿海土豪諳海道之險仰海食之利皆能役使船戶請於沿海要處置寨以土豪爲寨主而自統之與官軍相犄角若假以名目激犒而使之亦可行

之一策也六曰合東南之全力以守江夫上流重地既已破壞則江面闊遠節節皆合關防羊祜有言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智者不能爲謀矣況聞襄江船筏如織邊帥之力豈能一一分布宜思有以助之臣以爲當委江廣湖南福建帥臣於內郡禁軍額內十選其三就帥司一處團結訓練委憲臣於郡弓手土兵額內十選其三就憲司一處團結訓練各擇將以統之其月糧生券皆各州各縣自行措置逐月解發以八月召集至二月散遣警急則從密院調遣以爲托裏之助時事方殷非內外併力而爲之使盜闖門庭則堂室無獨全之理矣臣前篇之說其本也後篇所條其事也本立則事立矣夫棟宇將焚而顏色不變者孔斌之所以深憂薪火未燃而安寢自如者賈誼之所爲痛哭臣之過計竊比二臣儻沐採其一得之愚天下幸甚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竊覩回祿煽災上延宗廟中外臣子莫不痛心臣螻蟻微生至爲猥賤然有懷不吐實負明時臣聞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民之心最不可欺者己之心人主欲自知其過惟求諸己心而已己心無愧則天

心之怒一旦可回人心之怨一息可解不然狗虛文應故事心可欺乎天人可欺乎臣恭惟皇帝陛下臨御宇內于今八年踐祚之初天下習聞仁聖之德翹首企足以爲太平之期期月可致信能日加警惕不移初心則積而至於今日縱未大治亦宜小康曾未幾時而羣妖衆異層見疊出是果何自而來哉以臣觀之大抵皆陰氣之應星殞地震疾風甚雨是陰類也丁亥浙西之水己丑浙東之水今歲江湖兩淮之水城邑爲墟生理一空無辜之民葬魚腹者幾千十百是陰類也寇發江西延及甌閩湖廣刀鋸之慘原

野爲腥流離之苦過者掩泣環數千里莽爲丘墟饑疫乘之幾無噍類甚至畿輔之近一夫唱亂至煩王旅曠日未平豈所以令衆庶見哉是陰類也綱常名分日以陵遲監司守臣可戕可逐借曰撫馭乖方悉其自取然習慣爲常後患未已是無紀綱矣是無朝廷威令矣篳門圭竇之人皆淩其上而爲長者常澣焉有不可一朝居之意狂者妄作以速禍謬者沾恩以求全甚至姦盜之徒敢干禁衛果何等氣象乎是陰類也去歲之秋隕霜殺粟而甌粵之民饑今歲之夏水潦騰溢而江湖淮浙之民饑來歲饑孳之多已

可預見是陰類也山東逆酋本爲向者匿吾國力以豢養之失既在前不必深論至乃揚聲鼓衆侵犯王略幸其送死所損已多而任事之臣功未就而釁已啟方來之憂伏於意外是陰類也西蜀關隘目爲天險鞏虜突如其來猶踐平地守土者寘執制閫者倉皇人情恫恫未知所底是陰類也陰既極矣火不勝矣於是鬱攸之警所至多然至於輦轂其禍尤熾累朝文物化爲灰埃官府民居空存瓦礫固已甚可駭矣矧乃廟祏之尊四海所託聽其自燬責必有歸宮庭目擊陛下能自安乎潭府獨存大臣能自安乎百官見之能自安乎士民過之能自安乎臣以爲此亦陰氣之致也竊惟本朝盛德在火今柔陰之氣積鬱散漫火失其性奔迸四出正如虛憊之人元氣不充手足厥冷臟腑宣泄而浮陽上攻氣血妄行庸醫不察復投冷劑則危亡之至將不旋踵可不懼哉人有常言不知其形視其影今自影而觀天妖地妖陰也叛兵悍將陰也夷狄盜賊陰也積陰之沴其極至此臣不敢厚誣君父以爲不知所以用心然竊意剛不勝柔理不勝情必有以陰召陰者宮闈之隱風化所關后妃之分同於冠屨邇日所進舉國譁然並后之

端有識過慮使其素無他議猶之可也既嘗有意選求而中止矣揆之人情寧無怏怏今長秋正位命出慈闈播告四方大分已定而素懷怏怏之人乃已黜而復進寵命之驟聖意可占駸駸得志能無求快所欲乎事一至此雖陛下聰明特出亦或難處矣古者內庭之選多良家女蓋有深意竊聆日者里巷之賤亦或備數宮掖此等何知禮訓徒務爭妍溺志蕩心無所不至臣是以疑此乃召陰之本也出入起居在於必欲飲食燕樂期於有節道路之言多以爲陛下聽覽之勤奪於閒逸之樂道義之味移於遊燕之娛

闕庭萬里無由盡知一有似之此亦召陰之本也陛下一念之陰或不自覺而凡陰之屬以類而應臺諫之職取其能犯不避而効鷹犬之役世無賢不肖舉以凶德目之陛下亦柰乎有聞矣然將去復留欲進復退不害其爲得志也將帥之臣取其柔懦易與而可以頤指使令盜賊縱橫而出者無功邊鄙聳動而戰者無功京邑煨燼而守者無功然以敗爲勝者反得美官見焚不救者歸過其下不害其爲進身也內而公卿侍從外而秉麾持節則大半取其能供苞苴以快耳目之欲一小人之根不去而衆小人之枝葉

實繁散布於州縣者多戕賊基本之人黨連於要路者多斲創元氣之輩清議所擊如罔聞知不害其爲固位也向使陛下以陽剛爲德以正健爲心則不應變故之生一至於此今積陰之證徧滿宇內姦雄敵國陰窺潛伺抵掌跳梁幸我之弗儆弗悟以爲得志乃復悠悠泛泛不思所以塞其幸禍之心此非投以冷劑乎雖然是可憂也亦不足憂也天下之事非陰即陽一念之失陰之端也轉而善則陽矣一事之非陰之萌也轉而是則陽矣是故處變故之極而悔心生乃修身進德之機乘憂危之至而勉心生乃轉禍爲福之機陛下如求有以勝陰氣素服哭廟未足言也減膳避殿未足言也施舍已責未足言也如其止於此也揆之於心能無歉乎儻以是爲未足則當自一心始當自一身始當自一家始天下之所以過疑陛下者謂其惑於寵嬖也謂其溺於燕私也謂其知小人而不去也陛下內省於心果有是乎有而弗改是未悔也是未勉也陛下試靜觀默察今之時果何如時邪天之仁愛國家昭昭示告者可謂至矣民之厄於下以爲可相者舉之取其能負荷艱危而毋取其具員充位陛下不欺於心大臣不欺於君臣荷美

名君都顯號此又轉陰爲陽之大機亦天之所甚望也不然策免三公徒從漢制營求肖象未契天心則彼進此退政未足爲輕重耳臣狂瞽妄言罪當萬坐使臣言用而身危則利在天下罪在一身無所尤怨不然天下皆未知所以託身之所於臣何有哉

五月視朝轉對劄子

臣聞二三大臣之心叶於一而後百官萬民之心定于一上下之心不一而求以濟事無是理也陛下憂時望治並用二相而命元老大臣總其綱豈不以大廈非一木之支涇舟賴柔徒之楫相之嚴不可無吉

之寬房之謀不可無杜之斷療急證扶敗局法當如是也然同寅叶恭則雖十六相而不害其衆召疲徵不悅則周公且深病之何則此心苟叶則守一等規模行一等議論立一等政事用一等人才事之合于理者無往而不獲其志也事之乖于理者無往而得遂其私也人心其有不定乎否則乖離暌隔不合不公弗得逞於東者必趨于西無所投於甲者必赴于乙彼罷而此行之彼用而此舍之彼信而此疑之在上者莫適任患在下者莫知適從秖見其紛紛爾今大臣皆天下之選必將同心同德以仰副陛下責望

之意而臣於是時顧以非才冒兼宰旅愛助之切其能已于言乎臣之所欲言者三一曰定意嚮以立規模今世之患莫大乎疲精力于無益之常程而不明軍國之大計壞紀綱於因循之弊例而不守祖宗之成法無不測之賞罰以聳動衆聽無堅凝之力量以消沮羣疑隨事酬應而已未聞思所以待事變之來數日支持而已未嘗思所以惜日力之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稷契臯陶並生於世臣知其不能轉危而安也今莫若昭示意嚮改易塗轍去繁重而就簡便破拘攣而事軒豁叶心一力取其大且急者汲

汲而共圖之兵胡爲而可强財胡爲而可裕民胡爲而可安進而討謨者此一心退而推行者亦此一心如推車焉志於車之可行足矣如和羹焉志於鹽梅相成足矣曹掾當房之事毋使互有侵越而後可以貫始末已經判決之事毋得轉而之他而後可以免異同按而行之國事其有濟乎二曰明好惡以儲才望夫時事艱危非人莫濟而今之人物眇然矣宿老者儒星稀雲散僅有一袁甫而天復奪之昔張商英卒陳瓘歎傷以爲人望已絕以今揆昔能勿懼乎邇日以來班著蕭索稱負清望者多納履引去之意名

爲有志者無彈冠願仕之心中外之情睽異若此外夷敵國其謂何哉夫端臣良士譬諸麒麟鳳凰雖若不切于用一旦出而鳴朝陽遊郊藪則藹然爲太平之嘉瑞不然則狐狸夜號鴟梟晝舞果何等景象乎臣嘗以爲班行之額當以其半待清修忠讜之彥以强吾國之精神而勿疑其迂復以其半處卓犖才智之士以效奔走之筋力而毋責其細公權度去取苟賢矣不必以爲某之黨與而疎之苟不才矣不必以爲己之親故而私之如此則眞才聚於本朝而緩急無乏使之憂矣三曰謹操柄以尊朝廷夫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人主之所以鼓舞天下者恃有此爾故豆區釜鍾之舉惡其市恩于私室禮樂征伐之權病其軼出于諸侯而近時太阿倒持朝綱不振舉高官美職以予人而方且搖手而不顧恃鹽鈔茶引以爲命而奪於私販之盛行臣不欤縷瀆姑舉辟差一事言之上自臺閣下至偏州不拘可辟之地不問合辟之闕例多選辟有諸郡守倅前政未上而已辟後政者矣有本無員額而請置添差以充辟闕者矣銓曹之差注多遠次而受辟者率先期而赴朝廷之除擢多終滿而得辟者止歲月之間從仕四方之人但見

其長之足以軒輊乎我也往往皆有輕視王朝之心非所以安衆志而隆主威也陛下嘗思周末陪臣所以效死于私家者乎嘗思六國豪傑所以聚會于四公子之門者乎威權下移浸不可長而其從違可否之權則在上而不在下臣請除三邊外其餘州郡宜下吏部刷其合辟之闕上之中書凡以辟書來上者先與批注係與不係辟闕方可爲之啟擬其近年創闕而辟者候見任人滿並行罷廢大臣同守公法毋狥私情則名器重而王室尊矣夫規模不立則無以爲依據之地人才不富則無以備緩急之用朝廷不尊則無以成運掉之勢此三者眞中書之務也古語有之同舟而遇風波則胡越可使如左右手今之風濤惡矣輔弼大臣之心一而後天下之心莫敢不一理亂存亡之機視此而已可不共思所以體承君父之意乎不然一國三公詩人所刺政出多門君子所譏豈陛下之望哉亦豈四海臣民之望哉惟陛下深詔大臣而亟圖之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饑民劄

臣聞孟軻之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臣謬以匪才蒙恩將漕其爲牧也大矣忍於視其死而不求其所當求是爲負民未嘗求焉而逆料其不得是爲負國臣職守所在敢冒昧而一言之臣入境以來仰體聖朝任使之意周行原隰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于建康凡歷四郡所至延見士民咨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踴爲大苦歲入既虧而淮民又聚食於江南加之剽掠焚蕩時時竊發目下米一斛廉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客販不通而常

平義倉之積無幾等第人戶皆已應令和糴羸羨不多雖見行勸分未有可恃所至勸令種麥亦且未保收成此去來歲早熟尚是半年中戶已皆有轉壑之慮下戶從可知矣臣昨充員宰旅備知國力有限然誤當陛下委寄劄牧之求責實在臣竊照嘉定八年民之憔悴未如今日之甚朝廷爲捐建康府轉觧倉平江府百萬倉米三十二萬石及度牒一百道會子十萬貫準糴二十萬石通爲五十萬石又爲之蠲租已責變糴爲濟凡可以救民命者無不爲也今固不敢以此望之朝廷譬猶父母之於子雖旦旦焉饘粥

不給之慮然慈愛之情忍食而遺其子乎臣按本路九州四十三縣大體皆歉而輕重亦自不同有早禾及分而晚稻不收者有高田甚旱而圩田就熟者今縱未能槩行賑恤亦當擇其甚者略思所以接濟之策以示聖朝當財計窘束之日猶未忍頃刻而忘吾民浙西兩淮湖南北之米既無可仰惟江西一路差稔雖朝廷和糴數多豈無尚可通融臣愚欲乞聖慈軫念一方之民特賜睿旨下封樁庫科撥十八界新會一百萬貫下本路爲糴本令臣與諸司公共商議一路合濟者幾郡而郡之合濟者幾縣一縣合濟者幾鄉而鄉之合濟者幾戶其旱勢稍輕者不與焉却以本錢分撥下各郡委官往江西路照時價收糴米斛俟到減原價三分之一專一分場糴與下戶將來除豁船脚等費及所減一分價錢外却將糴到錢據實數拘收樁還朝廷如此則所損不多可以助勸分之所不及投醪割炙恩雖微而意則厚是亦維繫人心之一端也如蒙特賜俞允卽乞速降旨揮施行仍降付尚書省劄下本路諸司公共相度依嘉定八年例分州措置及劄江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照應收糴通放仍免所過商稅須至奏聞者

王子聚講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釐正檢正官名劄

臣恭覩皇帝陛下宵旰圖回奎壁絢爛特以兵財二事分委執事專任其責王言惟作命始而絲綸而綸繼而緯其孰敢以爲不然哉然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當公聽並觀去非取是求歸於至當而力行之何至似作似輟似疑似信日復一日而徒浮議之鄙哉兵者臣之所未學固不敢言至於財用臣雖不知斡旋變通之術若夫成憲所存大體所關則考之經史得之師友亦嘗聞其略矣請試言之而明主擇焉

祖宗盛時掌財特有司之事曰鹽鐵曰戶部曰度支是爲三司爲三司使有聲績然後登之政府今之版曹蓋三司之職也特茶鹽隸之尙省而已建炎雖嘗以副樞兼領戶部財賦乾道亦以執政同知國用事然體統之在宰臣自若也今以版曹提領亦三司之遺法然以戶掌財其來已久源流於周之六典分列於今之六部總而爲省之六房嚴而爲臺之六察而戶房所掌特科撥和糴及拘覈出入之事於生財乎無預以爲奪都司之權者非也昔者以三司總國計則戶房自屬於尙省今若併尙戶而入專局則尙省

止存於五房撥之舊制微有低牾臣愚以爲封椿庫如激掌庫如安邊庫如豐儲倉如務場如鹽窠皆可以總其事而歸專局惟戶房不當出省此妄議之一也不置局是也然既增參詳又增檢閱三省清嚴之地而輿卒早隸紛雜其間恐非所以重朝著故不置局則責任不專置局而不公於朝堂則體統不順且法有改更利有取予若議論區處於本局而後請筆於宰臣萬一宰臣以爲不可而又議焉成鄭重臣愚以爲欲其專一則置局以處官吏亦未爲害凡拘催財賦常行文書自從各司各局分治其目擬審請筆一如執政之所條奏至於更革廢置則提領官時一至都省白其所以然而宰臣執政公議之蓋宰相不當屑預者其繁而無不當問者其要如是而後體統不分事宜適當此妄議之二也乃若官屬一事則版曹自有版曹之屬庫務自有庫務之官而宰司則惟書擬戶房之屬一員爾因版曹郎官五員以掌版曹之財因書擬戶房之官一員以掌朝廷之財去其不善言利者而擇善言利者易置之各立限界不相侵越提領通治之執政審處之而宰相裁其當如是足矣惟茶鹽一窠當命專檢閱之員更合增置無可疑

者此妄議之三也大抵臣之爲說初不悖於執政之說特欲大議公於都省而不徒請筆於專局擬審置之后置局以專行移而不使人徒雜處於朝廷之間因省部之官屬以分治省部之財賦而不必多增員數提舉官通領三司之事而不害時至都省戶房還歸左右司而吏不入專局茶鹽別委專官而宰掾不必兼領朝廷戶房各任其事而財賦毋得交混三者其綱領而七者其條目也如是則體統合職任專然後以出入之大數較每歲之盈虧以爲各司之殿最而賞罰行焉聖君有命雷動風行決無反汗之理彼

泛然之議何足問哉臣猥以非才蒙恩兼祖右選雖不當自附於論思獻納之列然使有懷不盡非臣所以忠於君父之意也書生之見何足仰裨聰明可則行之否則舍之是關國體臣何形迹之嫌哉冒瀆天威惟聖明裁赦

貼黃臣又聞中書造命之地照寧間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員欲以檢柅稽違糾正闕失審重於出令之初而不待乎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也至於近年不行本職凡中書之事自勑庫斷案稽考奏鈔之外餘皆不得而問問其官則曰中書后省之屬也問其

職則曰書擬尚戶財賦也名與實乖官與事異名不正則言不順無甚於此竊嘗深求其故良由中間柄臣志在獨運自任胸臆不使掾屬得議其是非檢正既無職守因分尚戶以寄之然名在中書門下而職在尚省可乎且尚省有六房所以挈六部之綱也移其一而他屬可乎今左右司共爲三員分領諸房臣竊以爲戶上房書擬亦當併歸尚省却於左右司中擇通於財記者一人領之而檢正專總中書六房之事以正命令之源以考違滯之失與給舍相爲表裏叶神祖建官之初意正名責實於體爲順兼臣待罪宰掾又擬銓曹不幸而有犬馬之疾自揆一身不足兼兩劇欲乞睿慈先正檢正之名使行檢正之職別擇材俊共扶紀綱仍令臣免兼檢正職事庶得專意銓衡以報陛下拔擢任使之恩伏乞睿照

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內引王子入國門是日內引奏劄

臣庶質不靈天分素薄頃由班綴出守吳門病不敢前控辭再四忽蒙陛下親灑宸翰命宰臣諭旨勉督使行臣感激異恩期以死報踰年支柱幸勉曠瘝聖度如天復加召擢丐歸不遂再得入覲清光臣之幸

也粵自言路宏開一時忠臣良士鏘然競振朝陽之響昇平氣象指日可俟臣尚何言謹摭其關於大計之最切者爲陛下告臣聞天下有睽心人主當主之以一天下有動勢人主當鎮之以靜蓋人心國勢相爲表裏睽則必動動則愈睽凡欲動人之國者必先有以睽其心而搖之使上下憂焉不寧然後吾之計行而徐制于其後此安危之幾不可忽也古之聖王所以先萬物而立於獨幹千變而執其樞者惟靜惟一而已故能因其未睽而使之合察其將動而使之定事變之紛來者無窮而吾心之靜一者自若此通

變使民之妙窮神知化之本也不然天下有睽心吾又從而挺之天下有動勢吾又從而激之以睽心而乘動勢國其殆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高出古昔道德問學比隆帝王臨御二十四年事之幾微無不燭人之情僞無不知靜一之天存於中者遠矣然臣不知隱諸聖心以今爲何如時邪人常言衆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今天下之心睽已久矣陛下所當兢惕而恐懼者矣古人立國之道非徒旦旦焉號于人曰吾以此爲局而而已譬諸一杯之上有是局必有是着路路有生殺着着有成敗苟專執成敗之虛

言而急政務要元無定算大綱小紀務詳法略則凡古人所以竭其心思而爲不搖不拔之本者皆廢不講又取已成之法而壞之幾於蕩蕩無綱紀文章矣空杯僅存實莫知所以下着之處乃指此爲可以久而不變之道無是理也是必以靜一立基本以着數實局面使睽者自合動者自定則斡旋世變之用在我矣端熙以前不必深論試以淳祐數年間觀之甲辰改紀之初陛下獨觀昭曠與神爲謀振起墜地之綱常散壞盤固之黨與積二十年靜一之功而見諸用上對天心下符人望此所謂動以天而無妄者也夫是以人無睽心國無動勢精神奮發脈絡貫合未一年生事之徒迎其睽而挺之動陛下苟有以主而鎮之則睽者合動者息矣而陛下之心似亦不免與之而俱動是以紛紛至於此也且宰執臺諫乃人主所與綱維世道以共成凝合鎮定之功者也一旦變宗祖成制創爲二府分主兵財之說以奪宰相之權而速其睽衆君子不察亦合從而和之不思宰相動則局面搖此不過爲傾宰相計非爲公家忠計也今其效可覩矣使宰相當是時納履而去豈不偉然大臣之體哉宜去不去卒至於逐一動不已以至屢

動動則生睽於是二三大臣之心舉睽同堂乏濟濟之風舉朝有黨比之疑甲辰乙巳之局至是幾散此固旁窺竊睨者之所甚幸也愈睽愈動至於今而未已有猝然之急則將有起而乘之者是誰誤陛下使至然哉此聖心所當密察也且作威作福乃人主不測之神非可以嘗試而褻用齊威王屏然不動者幾年一烹一封而天下服未聞今日未烹一人明日又封一人也自臣鍾罷未一年同日而逐兩臺諫雖其議論大激不以爲過然亦豈無激而成之者乎此又聖心之所當密察也今年四月宰臣罷二府出七

月樞臣又罷陛下廢置大臣之手似亦太滑矣天下之勢本易動當局者又從而動之能無傷靜一之體乎不獨此也自創例行泛免之恩而多士之心動自違禮修道宮之祠而都民之心動自無故受西夷之誘而邊民之心動自赤旱千里而居民之心動是舉內外之心胥動矣聖人繫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甚矣動之可畏也天下之患無不始于睽而成於動閒左之戍不發則秦不亡高麗之役不興則隋不亡彼動人之國者其端甚微然至於動而不可止則彼亦末如之何矣初豈料其

至此哉勢始然也今强敵在境姦邪生心豈無乘時投隙者之可慮哉夫睽不足以合睽而合之者一動不足以制動而制之者靜世變雖百睽百動而聖人之心常靜常一何者鎮靜之道當如是也臣竊窺陛下靜一之天未嘗不卓然於酬酢世故之頃近年之失雖不免於屢動而隨動隨復不終日而失者還凡前之怒且逐者今彬彬然而起矣忠賢之路榛塞者盡通弓旌之禮聘召者交至大聖人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甲辰之局得不遂散豈非天哉然與其頻動頻復要不若不待復之爲善也繼今以往惟陛下謹之重之使靜一者常存可也雖然臣之所謂靜一豈泊然無所營弛然無所立之謂哉前所謂以蓍數實局面是也今人心疑而國本久未正軍心驕而武備多不立供億繁而羅本無從辦見緡空而虛楮將不行此皆今日必至之大患也然則國手所以合睽制動之第一著其將奚先曰釋羣疑鎮羣動必自國本始而其餘當下之著如急政要務如紀綱法則莫不次第而行之則滿枰皆實著是乃萬世開太平之局非前日久不下著之虛局也臣學識疎智慮淺昔者局已立而臣始來中間將睽而臣已病屢屢之愚每

以有局無著爲深恨今局再整而臣適再來不勝忠憤冒昧一吐之謹以甲辰丁未列爲二局蓋先後同以用君子去小人爲局面但自甲辰之秋至丙午之秋則局面雖立而著未下自丙午之冬至丁未之夏則局面已搖而勢漸傾今局面復正矣苟能下著便滿盤皆實則斯爲萬世開太平之局矣安危所關不同常事惟陛下重留聖慮焉

第二劄

臣前記以安危大計爲陛下獻矣竊自念臣出使無狀守郡無功其有關於職事之當言者敢併以聞夫

金玉珠貝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惟儲粟爲最急古之制國用者必以三十年之通計其餘然後爲足豈無賢不肖皆知之矣然朝廷方窘於糴本而今歲又苦於旱乾豐儲百萬之積似不爲少則權宜通變亦體國愛民者之所當講也蓋多糴於歉歲則民食必艱糴價必踴民食艱則流離愈衆糴價踴則本錢不充國與民交病矣臣頃待罪宰屬私嘗會計豐儲之積約五百萬石多爲備荒之用而大農每歲廩給止合用米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五年其大農合催之額歲爲一百三十萬石豁三十萬石以爲拋江落河之數

則一歲之入自足當一歲之支假令凶荒不齊兩浙州郡更蠲五十萬石以惠百姓則朝廷不過貼支此五十萬以助大農而已其餘尚可以支四年有半天下豈有年年荒歉處處不熟者哉百萬倉之積約二百萬石專爲淮郡軍餉之用而淮浙發運司遞年所糴率不下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二年此儲蓄之大凡也夫倉庾之弊紛如蝟毛糴愈多則弊愈甚年辰資次之間既不可易此背逆料支發之期尚賒他日之責未必在我于是肆爲姦蠹而無所憚當此凶險之餘糴本未有所措若權與糴糴一年或姑糴一半既可以爲民食之助亦可以寬糴本之憂却嚴責有司照免糴之數而椿辦本錢以待來年如免糴一百萬石則照時價椿一百萬貫遇歉歲豐則於常數之外增數而糴如去歲石本錢免糴一百萬石則今歲增糴作一百五十萬石如此則上下可以共寬一分此歉歲免糴之說也浙西號爲緣內沃壤每歲豐儲及百萬倉所糴似不啻三數百萬石若以諸總司計之在吳門者已不下二百萬石而私販滲漏者不與焉則吳門實爲吾國儲蓄之根本所當愛護培養不可一毫傷動之也然自古和糴本有二說方今邊事不解兩浙軍儲自不容闕豐歲易糴則百姓可以泛招

歉歲難糴則巨室可以略敷然浙右之俗大家率聽命於強幹雖積粟如山而一毫不拔寧傾貲以求勝於官府勸之不可令之不從自清册之令罷頃年雖曰招糴然半是出等之家以禮勸糴官苟無擾民亦安之臣昨在朝已嘗建減糴之議故去年之秋初止糴五十萬石臣之意不在希賞止欲相安故亦止爲五十萬之規模糴數既減其半凡舊招於巨家之數亦減其半施行已定忽準朝旨增糴五十萬石時節已晚米直已窮而本錢逼歲方下臣逆料不可遂於發運司平江府借撥諸色官錢別委官屬招糴一毫

不敢敷及上戶然後得以及事今兌支過運司平江府錢共二十三萬貫累申未蒙科還故去年之糴比常年不同每年是同時拋數同時降本同時定價故價數亦止一等去年先糴五十萬石循例於百萬倉交納後增糴五十萬石今運至轉般倉交納是兩次拋數兩次降本故定價亦分兩等此皆臣以意權宜行之非可爲定例也兼值秋冬亢旱勞費倍難而本錢不科何以爲日後之地臣竊謂糴事大要專在降本拋數之早若秋成便糴民田有米自易辦集才一交冬則非獨價踴而大家藏粟不出數無由登如臣

前說則今歲免糴一年未爲不可若猶不免於糴則乞減糴數之半日下降發本錢選委官吏限在冬前了足價既溫平結局亦早官與民不至交敝矣此降本在早之說也凡此二條臣非敢獨爲異說但身歷其事志在體國便民不容守循常襲故之見其餘利害尙衆未能盡言惟聖慈申諭大臣速賜裁酌而審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聞古人爲邦自有常法如曰可使足民可使有勇知方之類規畫井井猶畫宮於堵課功計日必底於成非泛然率意而爲之也凡用財所入多則桀少則貉有餘不足猶相通融不足則思爲補助之圖有餘則以待不測之備何嘗於定法之外別有巧計不取於民而能辦集者哉所謂承流宣化所謂奉法循理自然默寓於其中矣數十年來法度盡廢苟有尺寸之權者皆可以人自爲政不恤者至於咈民從欲好名者至於違道干譽其用意雖不同其爲他日之弊則一也吳門爲三輔大郡萬家之聚日食幾何縱不能爲一年三年之蓄然使歲計之外略有寬餘亦古人爲邦之意也今乃盻盻然有不足之憂脫值凶荒

直立而視斯民之死爾姑以本郡苗米言之所催之數常不及而所支之數常溢額頃年每石之耗多至七八斗又或過之中閒定爲四斗之耗比之他郡不爲加多所取得中僅免窘急然猶逐日趲樁錢楮補糴軍糧湻祐三年始減耗一斗爲一石三斗四年又減一斗爲一石二斗內有一斗係運司耗米及義倉米實止一碩一斗前是縣自催苗而許補軍糧亦縣自給縣取贏斛面以供乏用而水軍之糧遞疊積壓軍人詞訴無日無之守臣病焉遂令民戶之苗縣催郡納自行給餉乃舊石取耗四斗民戶得一分之寬

水軍得按月之請無不便之而諸縣皆謂自苗歸郡縣不可爲向使縣自受苗縣自供軍不致欠闕則縱取贏斛面勿問可也今苛取於縣不足於軍其勢不得不變變之善矣然舊來拖下水軍之糧問之郡則曰各縣積壓非郡責也問之縣則曰苗已歸郡無可償也軍帥挾勢徑申密院臣時辭行不可遂白樞臣容臣至官措置帶補已許諾矣而監司徑責權郡併月支給又添軍額七百餘人蓋守臣將去之時已是指定一年米數其餘以示再減一斗之寬矣交割之日尙計米一十三萬餘石猶可支至秋成比臣之至

止隔三十五日爾乃止交割米七萬餘石是年六月卽欠軍糧問之有司僅有平糴倉米可以借支至十月新苗起催共借過三萬七千餘石此虧欠之由也然前守初年尙是取耗四斗次年方減爲三斗臨去半年方減爲二斗通融乘除猶可補助臣在任一年四月皆是取耗之時臣不言利亦不求贏前政旣受寬減之名而臣增之臣之恥也止得苦節儉用以補不足兼前時雖曰減耗然無石斛面猶帶二升當取者以減言而不當取者增暗耗是欺百姓以爲名爾臣親下倉較定自五年開場每斛並削耗二升總二十萬石言之又虧失僅一萬石矣臣非好名不敢欺心故也今約至催新東移西補粗可支吾但朝廷有當科還之數累申未下來年處荒旱之後必復欠闕實爲可憂臣已于交承數外將本任撙節到錢照平糴倉糴米元價共爲九十四萬三千有餘貫發下平江府俾候秋成糴米仍舊椿管抵還平糴倉元數已申朝廷照會然以輔郡繁庶之區而積貯乃如此可謂寒心臣旣不敢循舊取耗於在職之時又豈敢更請通便於去官之後區區愚忠正願九重之上周知郡縣利病而凡不守經常之仁收名于一時而貽害

于久遠者皆不可以爲法及其窮匱方且譬猶剜肉以爲奇策恐非仁人之所忍爲也儻沐聖慈申飭州郡恪守成憲庶幾軍儲民食稍有所仰不至于覆出病民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劄

臣不度狂妄謹三薰三沐起敬起愛僭瀆愚悃上瀆天威惟聖明垂聽臣昨得心疾身幾不保歸心飛動他不敢知解印將還忽聞叅政臣別之除命一下物論譁然且謂與臣有隙臣自念進退未決之間萬一因臣之來諸臣進退適有邂逅人言可畏恐難自

明敢恃寬仁略陳本末臣頃將漕江左時之傑爲制閫適值荒歉道殣相望臣方心壯氣銳不量么麽强欲舉職意謂百姓可以手援貪贓可以法繩施行之間或失回護然皆爲公事耳臣何心哉時城外十餘里閒有凶徒嘯聚巖谷密伺行人單弱卽掩殺爲糧訛言相驚道路洶洶臣實痛之嘗面告制臣請行禁戢退聽連日久未施行臣不能少忍峻責巡尉督以收捕一夕捕到徒黨器具肝臟血肉色色俱全臣寘之獄一問具服臣旣書判移文制司照條處斷遂將各人梟首猶仍加警邏此風遂息臣職在觀風不爲越

職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救民命也夫何嫌未幾陛下命臣兼提領江東茶鹽給降黃牓嚴戢私鹽臣奉詔惟謹有趙彥滿者載鹽六巨艘越采石徑過津吏方欲誰何彥滿卽以竹鎗戳傷軍人幾死臣督官吏追逐明日捕到彥滿持制司泌途並免收稅之文以劾臣臣書判云制司號令不大於朝廷彥滿明月之舟何用乎六艘遂行按劾繼降罷其改官旨揮臣職爲提領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舉職也又何嫌臣平生素心不樂言利再三乞去久之始蒙易節浙東臣反覆以思除二事外別無纖芥相失及臣旣被新命或謂以計傾臣臣笑語人曰罷節得節何傾之有處之泰然時總臣尤炳親見之後臣至越自以和詩獲罪嘗引范純仁之說謂子弟曰此亦章厚爲之耶自是退處山林者三年己甘老死甲辰更化臣首被收召再掾都曹之傑適帥湘南書問往來相與如故此衆所知也臣去春扶病守郡方閒居臣於交舊例不能書非獨于之傑爲然及其進登政府臣以將去之守事新執政禮有故常例致一書以此觀之亦必諒臣之心矣又何嫌臣之所言者皆不在是竊自嘆恨此爲何時而舉朝洶洶費有限之光陰角紛紛之議

論是非得失自當明白以釋衆疑陛下務兼容大臣不卽贊決非獨賤隸小夫侮詆朝論之含糊而外夷敵國且覘吾國之無人矣陛下旣以論思之職命臣臣何敢不以論思之職事陛下夫之傑之事臣不能知徒以不俟成命而安坐政事堂此所以適重人言之紛紛也或謂邊庭事重無人可任奈何臣應之曰但使江淮草木皆知威名而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居之則一舉而天下服矣今浮論不根有若上誣聖德者吾君可與爲堯舜臣亦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請獻一言仰助英斷蓋事體明白然後諮議自息臣

不歷邊任不能深知之傑本末陛下待之傑如此其重任之傑如此其專其職功邊籌最大且著者簡在聖心久矣欲乞出自聖裁明詔二三大臣取其顯然而天下信服者明示內外然後宣諭給舍詞臣曰功臣如此口語難憑卿等合速與書行卽其功實著之訓詞以曉天下庶幾諸臣無疑便可安職不然模稜不決則是朝廷以疑似之迹壞一參政又以不得其職之故壞給舍詞臣矣況同時遷除本出聖意苟使之失職而强受或者又將以調停之謗重誣君父矣官爵易得名節難保國有四維不容廢一可不謹哉

臣職在論思初沐恩榮竭忠報國無大於是臣非獨愛吾君亦所以愛諸臣也若以微賢廢公議則是臣亦不知自愛以負陛下矣如或功狀未顯羣情不孚則乞且勉諭別付重任責以後效然後入參大政夫誰得而議之臣愚直無他腸罪當萬死屏息以俟誅斥

丁丑上殿奏事第一劄

臣嘗觀滕之文公恐懼於齊人之築薛而求策於孟軻軻之對不過曰强爲善而已矣夫滕之勢甚急而軻之說甚緩甚矣其迂也然若緩而切若無策而實策之至可以回天心可以感人心可以服夷虜盜賊之心未有過於此今者堂堂天朝非可以滕爲比而事勢之危迫則有甚於滕何則薛滕之隣而蜀吾境也金虜之亡薛已築矣今又犯蜀是將築滕也其何恃不恐且滕之患者齊耳若今日則虜一患流民一患楮又一患滕之大患一而吾之大患三又何恃而不恐然靜而察之則統體渙散法令垢玩牽制文義循習姑息專國秉者未有出力負荷之勇操尺寸者動有卑視朝廷之心名曰任中書而未免多門名曰開正塗而尙多蹊隧古人以兢業保至治而今日以

偷惰濟艱危火已然矣而安寢如故是未恐也雖然不可以不恐亦不可以徒恐惟有强於爲善有可容吾力爾楮輕之弊羣臣講之悉矣臣未敢輕言請言虜與流民之故東南立國倚蜀爲重而今之蜀則僅存其名而已日者上流一警夔峽以東蕩無限隔湖湘之閒爲之震動始焉小入以開道路終必大至而闖門戶此必至之理也吾之所恃者清野爾使難得而終據之因蜀之資耕田積粟練兵造艦一旦載兵與糧順流而下則吾之策窮矣而施黠閒道未暇問也臣書生不知邊事妄謂欲保蜀者必須得一大項

軍馬少亦萬人而又得一大將如張韓劉岳者統之以雄據要會然後驕兵可御州縣可復竊覩近日宣閫之除廟算當亦出此使其慷慨任責容可少寬憂顧萬一未然則宜除夔門一路外餘悉倣古者分封之制使之世襲僚屬許其辟置賦入聽其自專庶家自爲謀人自爲戰俟釁患可戢然後徐議區處不猶愈于棄之戎虜以貽無涯之憂乎不務出此而漫焉寄之非所當寄之人逆知其必敗必竄而付之無可奈何之域此非棄蜀乃棄東南也或謂鼎當城築而倉廩守臣中參用一武臣知兵者外以聯施黔之脈

絡內以植湘潭之屏蔽疑亦可行之策也流民之患其類不一有自天而產禍者有因人而產禍者內地之民偶因旱歉而遂食于粒米狼戾之地者此值時之艱未有怨也江閩之閒頃因寇擾曠土尚多若誘勸上戶資之使耕給以閒田許之自耕僥倖一稔尚有歸期至若湖外之民困于軍須科夫之擾剝床及膚膏血且盡下戶空矣而中戶去中戶散矣而上戶亦不得而不去此出于不獲已而已雖不能無怨怨猶淺也邊淮之民則無論貧富無問強弱自清野之策行屋廬燬矣生業空矣雖有懷土之情已無託跡之所其怨入骨髓矣甚者帶刀挾矢在在布滿賣妻鬻子以苟目前所至跳梁官司不過隨宜賑給名曰撫定然賑給有限而來日無窮此去青黃未接粒食愈難迫之以虛腹激之以怨心發之以長技意外之憂其有既乎加以江閩湖廣曩時逋誅之寇盤據充斥揭竿負挺習以爲常猶幸其無馳射之長無攻城之具使與此輩附和爲一所憂不愈大乎謂宜行下諸路密與稽考見在流寓之數多方區處今在外諸屯虛額不少耗費衣糧無從考核陛下胡不札諭制閫爲國分憂招刺强壯以補虛籍其內郡廂禁寨卒

亦豈無逃死之數且以元額十人收刺一人爲率則有千人之額者可以刺百人矣縱未闕有額亦且依此施行俟闕却別補若闕額多者卽合照額塡刺等而上之爲數不少將來沿江諸軍有闕却又漸次移之近外仍立考察之法招刺數多及區處有方者必賞否者必罰但見强壯有歸大勢稍殺其餘亦可以內地饑民之法處之縱有不逞爲禍必輕其在沿江者若資之過江耕墾俟復來是亦一說此非獨可以寬朝家之憂亦所以寬監司州縣之憂也嗟夫祖宗金甌無闕之基業付之陛下而半爲丘墟百姓以赤

子乳吐之望屬之陛下而淪爲魚肉危機至此得不恐懼而强于爲善乎何謂善曰善衆矣而其大者畏天愛民聽言求賢而已邇者上天垂戒變異洊臻京都何地而潮迫之霜降水落是理勢之常未可以左道爲驗者日君象而妖氣貫之分野之限是星史之諛未容以衞弁爲解也彗有除舊布新之占津橋不通是遷就之說未容以犯王良自恕也天難諶斯何以至斯極邪蘇軾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崇寧以後彗竟天日有眚而大水犯都城實在己亥之夏當時姦臣飾詞誤國言之痛心臣願陛下奮厲精

神深鑑往轍內朝與外朝同一致斯須與悠久同一心毋使文貌勝而篤實不孚毋使議論多而施行不力盡掃拘攣之見亟爲支拄之圖此爲善之一也陛下臨御十有七年民之死於兵死於饑疫者不知其幾逋負非不蠲放而詔旨爲虛文水旱非不賑卹而州縣無餘蓄因之以敷糴重之以橫征粟如玉而捐瘠多楮如土而民旅病蓋不獨流離道路者爲然也今無他策惟有痛自節抑嚴戢貪暴猶庶幾一分之寬此亦爲善之一也陛下虛心無我未嘗以言罪人然登對祖宗之良法而閤門至爲說以限之臺諫紀綱之所寄而布韋至昌言以撼之此必有所窺測而後動也今之言者未必皆無一得之慮然見之施行者幾條行而見效者幾事雖有張良之智臣恐未能立決于借籌躡足之頃也臣願說而必繹從而必改當行者應時而付出宜去者毋費于調停此亦爲善之一也臣頃因輪對妄論儲才之法仰蒙玉音嘉獎許其可行今三年矣所儲宜不勝用矣然從橐如晨星藩方同傳舍邊風澒洞而樞屬無知兵之士國事搶攘而省闥少練習之人如臣等輩碌碌州縣之常流瑣瑣文墨之懦夫爾何益于成敗之數加之士風

淪靡氣節衰頹近臣以涕泣而乞留言路以交通而被劾陛下所儲人才止于如此寧不啟外夷敵國說弘若發蒙之誚乎此國之恥亦士之恥也吳蕞爾國然瑜之後有肅肅之後有蒙蒙之後有遜人才如此其富也豈盛於昔而嗇於今乎宜深詔二三大臣亟將班行之彥彙而分之某可守邊某可平寇某可理財某可治劇江淮荆湘某可爲閫越之副禁衞邊屯某可當帥將之儲疏其姓名寘之夾袋而又博采賢俊及在外之已試者以增益之經綸之暇則登進而審之察其所言探其所蘊因事而用如取諸懷毋徒

使入閭者媒進銜袖者乞憐弄印徘徊每憂乏使此亦爲善之一也如是則兵可强財可裕三患猶有可弭之理不然憂患之來在旦夕矣陛下誰與共濟此乎臣伏念頃歲水災求言臣適當對陛下容之而言者不容臣之分也今星變求言臣又當對陛下許之而臣默不言臣之罪也食芹思獻臣之本心懲羹遠害臣則不敢惟聖裁赦取進止

第二劄

臣觀今天下之勢類圮壞爛幾於不可振起所恃者祖宗三百年忠厚之意未遂墜地如人之身五脈俱

病而命脈僅存是以國勢雖危而人心猶未可動奈之何旦旦焉斲而伐之今命脈又病矣豈不殆哉且財用之窘上下之通患也而今世所謂理財者多戕吾命脈者爾夫君民本一體朝廷監司州縣本一家不知奉上之義不足以爲人臣不知取民之義不足以爲人長臣庶兼收叨恩入奏豈非陛下欲知遠民疾苦而無閒於疎賤乎臣所領郡在江西窮處屬邑凡四而三隣贛汀邵之境山深谷險莽爲盜區餘習薰蒸深入骨髓外邑之版籍燬於寇火軍城附邑之版籍燬於兵火財計失陷利孔湮塞端平以前方藉

朝廷科降而何有於綱解其後稍稍寧輯則官自鬻鹽以給之解發之多少版曹未暇問諸司不敢迫今荒墟未復而官鹽又罷矣本年之解發不敢違而積年之欠欠又復出諸邑皆行預借豈有餘賦在民交承數目可考豈有餘積在官所謂催欠非催欠也貪官猾吏假上令而迫之縣縣假郡令而迫之民民納賄于縣胥縣胥納賄于郡胥郡胥又納之以上官府之胥賄不至則專人矣差官矣以赦書蠲放爲空言以祖宗成法爲文具然則積欠之督非徒惠姦乃戕命脈之最大者夫諸邑諸郡自有當催之數各官各

任自有當解之數朝廷諸司宜責之以力之可爲郡縣宜盡其職之當爲毋論催數之多少而論到數之多寡少則利不在胥而在官民受一分之賜矣臣從事州縣稍見本末請爲陛下言其略謂如某郡合解銀十萬兩絹一十萬匹錢一十萬貫此正額也某項常歲及數則依正額催解某項從來不得及數則須與之通融姑以三年解錢爲率有解九萬貫者高數也有八萬貫者中數也有七萬貫者低數也過高則病民過少則虧官吾惟責之以九萬貫之中數不必過取亦不許不及分上下半年與之稽考以解數之

多少爲期限之緩急若銀若絹莫不如之如此則一絲之孔實歸公上矣不然但喜催數之多而不知入數之少是乃胥吏之所欲而非公家之實利建昌小壘除月椿上供折帛錢係總解所外其解朝廷者每歲聖節銀三千兩內代提刑司解一千兩福衣銀一千九百兩係用寶慶二年高數爲額紬絹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匹遇大禮年分則又增解銀一千二百兩內一千兩代提刑司解絹二百匹其總所之錢左帑之紬絹大抵未嘗有欠惟銀一項數最多而價日踴常年合解四千九百兩大禮年分則合解六千一百

兩今以要法言之不必論年分不必論新舊但通計每年到庫之數不虧於本額可也設使本年不能無欠而新舊相爲乘除已足當一年合解之數矣何則使居官者人人所解之數及則州郡無緣更有欠籍國計無復更有不足惟其不及數也是以前後相承不能無欠今不問所解之多少動以欠言將積年之虧數同行下蓋虧數不多則賄賂之蹊塞矣其實未嘗分毫有益於官假令解得舊錢二百緡則必虧欠新錢三百緡移東補西展轉爲欺而已當官者識不足以及此此財計所以不裕而命脈所以受病也臣比試郡適當大禮年分除紬絹依額解足外以本年銀額言之合解六千六百兩而去年通新舊發六千五百七十六兩內有臣任內已支解四年提刑司聖節銀一千兩本軍五百兩取會尚未到庫合行催促非獨足以當本年之正額又溢數矣已丑庚寅以來寇盜方擾不足爲比姑以近三年解發之數較之其最高者不過二千九百餘兩而止端平三年共解二千九百八十五兩嘉熙元年共解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二年共解二千六百六十六兩未有能及額者臣所解不翅過倍矣而有司不論赦放不復通比今日

移牒明日專人臣雖欲奉寬大之令不可得已陛下如以臣言爲可採請自建昌一郡始然古人立制務在適中臣之所爲不足爲法兼以一胥交通縣吏失催銀錢臣簿錄其貲可得銀一千兩一毫以上悉歸公家是以比之常年稍能增解若以此額爲則民窮至骨將來必不可繼欲乞下之省部更與點勘逐項元額及逐年解到之數將已經赦放者盡與蠲免自嘉熙四年爲始每歲紬絹一萬九千六百匹聖節銀三千兩三年一次大禮銀一千二百兩絹二百匹並依正額外其諸色銀一項每年與裁減三百兩給麻

行下但取及數毋問新舊于一年內分限解發守臣書考則載之批書去官則繳納元曆版曹得以稽考之申諸朝而議其功過如此則常年合解四千六百兩大禮年分共合解五千八百兩雖不及臣所解之數然比之前政遞年止解及二千九百餘兩者亦過倍矣侯一郡有定式然後推之諸郡總天下所入計之其數幾何此皆到庫實數而非用積欠爲催頭以欺上下而取賂者比使臣所言有虧公上則勿行可也所取過刻而難於奉承則勿行亦可也今不過與之洗滌積欠而專意以辦本任合解之數而已朝廷

諸司不以此撓諸郡則郡不得以撓諸縣縣亦不至重困吾民矣扶持命脈莫急於此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上殿奏事第一劄

恭惟皇帝陛下獨奮乾剛再立人極並建宰輔收攬威權弓旌幣帛之禮紛若四馳毛髮絲粟之才翕然並起一時氣象凜凜乎元祐之盛矣臣寒遠疎庸最無足數不圖瑣瑣名姓猶軫淵衷宸奎陸離首加收召溫綸渙發繼授節麾臣少年苦力燈窗不幸而有目眚量時度力分老丘園感激聖恩强顏祇役仰承

三命復汙班聯寵數便蕃若爲稱塞惟有罄竭愚慮上報萬分臣嘗測蠡管窺竊謂陛下有帝王之德四天性仁恕視民如傷未嘗行一暴政出一虐令可謂有帝王之仁大昕視朝聽覽不倦無日不講論經理無時不親近儒生可謂有帝王之勤開納直言假以詞色延臣奏對未嘗不示優容草茅抗論未嘗少加譴責可謂有帝王之度內外臣子才器無不周知四方利病纖悉無不洞燭可謂有帝王之明自古人君於是數者苟得其一皆足致治今陛下兼而有之高矣美矣然望治如此之勤而成效如此之遲何哉無

乃志氣不强乍銳乍沮是以大計不預定紀綱不素正規模不先立虛擲歲月坐失事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東南金甌之業傳之四聖無一傷缺而十餘年間京襄蜀漢浸淫以及于湖之北淮之東西丘墟者幾縣寄治者幾州境外有蠶食之憂境內有病瘭之勢譬諸一枰之上半爲敗局一著少誤全局歔欷夫春秋戰國之人至不足道猶毅然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今陛下英明如此以東南猶可爲之天下顧乃已壞者不修已失者未復天下後世其謂何哉陛下一旦奮發睿明轉移閭闊有如反掌風飛雷厲

羣聽一新充是以往非大有爲之機乎然所謂更化者非徒轉換局面易置人才之謂也非徒苟悅人情取便一時之謂也盡先克厲奮發而自強其志如句踐之必報吳不報不出也如光武之披輿地不復不止也志既立矣而後大計可定紀綱可正規模可立苟無其志雖屢試屢更終于無成而已今天下之事關係安危之最大者果安在哉當內外多事之時宗廟神靈之所屬望薄海臣民之所係心惟國本而已此更化第一事也木有本雖有震風凌雨之變不搖也水有本雖值流金爍石之哉不竭也陛下臨御二

十有二年而皇嗣未立號曰更化而於最大且急者且遲焉而不決乃瑣瑣於事爲之纖悉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而聳夏夷臣庶之觀聽乎昔文王十五年有聖子而享國至於百年武王膺耆頤之福而成王猶在襁褓終致太平之治以是觀之立子雖甚早無嫌也育子雖若遲無害也陛下聖德當天子孫千億斷可預卜要思所以順天心人心顒顒耳比聞育宗子于宮中天下固仰知聖慮之及此矣仁宗高宗皆用此道一則決可否于慧與不慧之間一則觀器識于有過無過之頃陛下皇明昭徹豈無有得于靜觀默察之久乎明禮在近臣願斷自聖心預正名號若他時皇儲毓慶則退歸藩邸先朝自有故事使累年未斷之大事赫然定於不言之頃則近者改觀遠者聳聞根本既强窺覦自杜凡有所爲沛然如建瓴高屋矣如是而鬼神不願歆休祉不降格中外不順服臣請伏妄言之誅臣所謂定大計者此也古先帝王之爲治未有不自端本澄源始漢唐以來事權散逸不在同姓則在外戚不在宮闈則在宦寺我朝深鑑前弊大權悉歸中書旁蹊曲徑一切杜絕故三百年閒無同姓外戚之禍無宮闈宦寺之禍朝廷尊安國

勢羣固凡以此耳陛下懲臣下之專收大權而自攬之是也然權病乎專亦病乎分善攬權者非必萬事萬物盡出於我而後謂之攬權也權之在中者即其在人主也如必一一而身任之則聰明必有所遺威福必有所寄將以攬權而權愈散能防之於外庭而不能不失之於旁出祖宗未嘗不以事權付中書而能使臣下無專制之私者以有臺諫封駁之司也彼以天子耳目之寄而盡爲宰相私人其罪固滔天矣陛下嚴親擢罷鴈引與我宋家法也然使其所謂親擢者果皆得於平時審察之精而一出于聖心之獨

見夫豈不善若猶未免採聽一二人之毀譽則權之移于寘冥之中者將又有甚于大臣之專矣是故事權必盡出于中書臺諫給舍之擢必眞出于聖意而後人主專朝廷尊而無散逸之弊願陛下審之重之臣所謂正紀綱者此也前宰臣以憂去位同時政府相繼罷去陛下注意老臣眷留再三爰立而置諸左右起碩望於散地卽家而拜使驛相銜于道幾有見晚之恨揚庭之日人以爲復見文富並命之時也今更化數月矣改視易聽惟此時爲然一失其機則日入頹弛而愈難扶植矣蘇軾有言曰天下之事其始

不立其卒不成惟其無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端平更化之初衆賢聚朝聲生氣長當時議論施行豈無一是邊事旣開一廢百廢于是而有嘉熙事變紛如撑拄度日方臣之始立朝也國用猶以歲計及臣之再立朝也國用以月計矣日降日下于是而有淸祐雖把握運用之機深而明白正大之味淺然事無全是亦無全非是者因之非者革之而已今更化至於三矣前者正以持論不堅用心不一故屢更而屢不效如將爲必效之計可復悠悠泛泛而已乎其植立有本原其施行有次第廟堂之上要當先爲定畫如梓人之畫宮於堵俾羣工百職奉而行之以血誠自許而不格於形迹之私以天下自任而不域於彼已之異人才可用用之不必問其出于誰之門也議論可行行之不必問其出於誰之意也凡軍國重事慮而後動審而後發其有未盡適宜者則必相與往復而求其當至若常程細故常調差除苟大體之無關毋日力之徒費推慶厤之事志于行而已操元祐之舟勿使偏而已豈必銖銖計較屑屑遜避而後謂之同心同德哉臣所謂立規模者此也夫志者爲治之本所以定大計者此志也所以正綱紀立規模者亦

此志也苟外爲振起之形而內無發強之實則進者益退銳者益消日復一日臣恐非惟天下厭之陛下亦且厭之矣乘旣厭之心而屢爲嘗試之舉將有甚於今之視昔者事會無常時機易失天下之化琪幾弊而幾更哉臣來自遠方不識朝廷事體獨有食芹炙背之心不敢不爲君父盡位卑言高退甘鈇鉞惟聖明裁幸

第二劄

臣前篇所陳爲治之綱領也其事之最急者一曰和糴二曰鹽運三曰楮弊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

一而已臣請得而申言之陛下甫更大化知羅事之病民御札丁寧首罷敷糴而行官糴知鹽鈔之不售而斯民有食淡之苦將糴本鹽名色罷去又從而殺其價一念懇惻上通於天農願耕於野商願出於塗莫不以懽以呼以舞以抃詫快活條貫作感恩道場總總如也嗚呼仁矣哉臣既喜之亦有憂焉何者邊事少息而陛下切切然興念及此孰不知前日之爲敷糴爲糴本鹽者非得已也以國用之所仰也然而權也楮也皆視鹽以爲重輕者一二年之糴本粗足者以鹽也一二年之造楮粗省者以鹽也其失也在

乎壅滯不售私價日窮而不能弛已張之弓爾今所楮未賣之數尚多秋防糴本之費意猶足以支吾而後來之計又何如哉雖曰糴本鹽既罷則正額必羨客販必通然正額雖羨而視今所賣見楮之價損矣客販雖通而知吾後日之鹽未必能繼亦有時而不通矣況又有病吾法者諸閫諸郡爭爲苛征臣姑以所親見者言之近年客鹽之至江西者大約爲錢一千貫而又有長江之盜賊又有場務之淹留幸而至于住賣之郡則居官者又令之曰朝廷鹽未賣客鹽不許發也如是者又積日累月而後可是以所在苛征不能禁長江盜賊不能戢朝廷縱無官賣而諸司抑價于州縣者不能遏臣恐客販終未大通此商賈之病也抑又有甚焉者臣居山林痛之久矣鹽價既高官司無從發泄於是分之屬官各若干袋官屬又派之牙儈散之市井鄉村無賴之徒鹽一入手則若吏若牙儈若包賣之家陳濃飽鮮乘肥衣輕者大抵皆鹽也有一人領攬而父子兄弟十數其名者有僞爲善良姓名而紿鹽入已者有第相保識而莫知其爲何顏面者其始也朝廷鹽價當償則或移制司和糴錢以應之今官鹽住賣遂成築底大抵牙儈領攬

之家皆破矣以至第相保識之徒絡繹于鄉村無辜破攤之人魚貫于縲紲而平民之家又破矣終始受其利者惟胥吏爾九重深遠何由得知此民閒之病也臣欲爲當官者言之察其用意勇于奉權勢而不知有朝廷敢於犯民怨而不敢於犯諸司惟在取足官錢而已臣亦未免自同寒蟬噤不敢發臣愚欲乞聖慈以臣此章下之江東西湖南北監司之有風力者令督所部州郡各任責嚴捕江湖劫掠之盜應過鹽船經過場務不許苛征州郡不許苛留給以行程明注經過月日仍不得輒受諸司官鹽抑配人戶阻

邊客鹽稍有違戾許客人經朝省陳訴將官吏一等重罰以便商旅凡有朝廷見椿鹽去處並照今來已減之價置場變賣毋得夾雜沙土減尅斤兩仍不許分配牙攬終貽攔頼之害以安平民羅本鹽既罷諸司之買浮鹽亦罷則淮淛諸場之鹽各當大增合責提舉司究心措置必復舊額至歲終比較增羨者必賞虧減者必罰以裕國用如徒以寬弛爲惠而止萬一邊事未息糧運不繼羅本不充而乃欲以倚辦于造楮則天下事寧乎其危矣臣故曰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一也臣煩瀆天聽當萬坐取進止

貼黃臣既論鹽事之病民矣抑又有未盡者剽聞近委官體訪淮東羅鹽見得以歲額拘椿四分合爲二十六萬袋而先來官運止計一十七萬七千餘袋亦有發賣未盡而散椿諸處者自搭賣之令行全年對搭所發僅四萬袋則是鹽非不足而商販不通朝廷既減價矣宜通而復不通何哉正鹽私鹽勢不兩立今有軍中之販私有大家之販私有達官之販私縱停罷羅鹽而私鹽之舳艫相銜者莫之禁商販豈能勝之哉以淮東推之兩淛可見矣以羅本鹽推之正鹽可知矣非獨威權下移利權亦且下移人主所得專者惟進退黜陟之權爾臣謂宜嚴責江東提領所考覈浮正正鹽毋得留滯浮鹽悉行拘沒庶稍有限制利權威權事有相關臣之所慮豈在錐刀之末哉願陛下深思之亟圖之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悁悁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臣膚識謫才起於葦門圭竇之賤無宗黨羽翼之助無姻戚梯級之媒隻身班朝獨恃明主以爲知己恭蒙陛下擢之列卿任之宰旅進之書帷乃正月元日宸奎煥垂復命臣兼攝銓部臣之榮遇可謂侈矣臣

伏覩陛下慨懷時事之艱分寄兵財之重臣不學軍旅既不能披堅執銳以守邊不通貨財又不能鞭算笏計以富國陛下何賴於臣而臣亦將何以上報聖恩哉惟有一寸孤忠對越天日天下之事不可勝言臣姑即其顯然易知易行者借玉階一吐之臣聞孟軻有言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非謂夫敵國外患不能亡人之國也以其操心危而慮患深則能生於憂患而敵無足畏也亦既知有敵國外患矣操心危而不見於行慮患深而不達於政其視無敵國外患也何異此臣之所深懼夫自古

及今事無兩立此有所損則彼有所益此有所不爲則彼有所可爲故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亦惟先其所當先焉可也既欲前羅八珍又欲祭祀盡禮既欲楚楚衣裳又欲隆飾冕服既欲丹楹刻桷又欲決川濬畝則雖重熙累洽之世不能給也戰國之君本無足道然處强鄰勁敵之間亦皆能權緩急而爲之所故安於布衣帛冠之陋者衛人將以富革車也捐不急之官者楚人將以養戰士也奪無任之祿者魏人將以賜有功也我藝祖皇帝嘗謂朕雖滅後宮之數

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仁宗皇帝罷綾錦羅綺之貢易爲紬絹以供軍需皆欲以緩其所可緩而爲不可緩之備也今强敵之爲患昭昭矣乃一切襲用安平無事之軌轍以爲是當然而不可損益者革車不得不備而文爲之費不減戰士不得不補而不急之官尚衆有功不得不賞而無任之祿愈多利入之源不增而內外之用並起較其支費大抵一年多於一年以今歲終之數言之其加多至於六七千萬緡矣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國力將何以堪之況其增

且未已乎臣是以疑其與無敵國外患者無以異也前世人君享國日久百費交作而無限極者惟漢武帝唐玄宗而已內則窮奢極侈以自娛樂陛下有之乎外則開邊啟釁以自夸耀陛下有之乎彼窮天下之力以自奉而陛下推寬大之恩以及人彼以好勝之心而加兵而陛下以不得已之心而應敵國史書之人心記之不可誣也然陛下所遇之時則不容以漢唐混一全盛之世而例論國家取民有制則不容以漢唐掊剋聚斂之政而並言邊費不容縮矣內之浮費可不縮乎戰士不容廢矣內之官爵可不重乎臣妾意窺測竊以爲陛下聖德溥博如天凡天下之

所謂好事惟恐其行之不力凡羣心之所願欲惟恐其愛之不偏故事寓寬毋窄賞寓重毋輕賜予寧過毋不及雖非有泥沙之妄用而終不免隙穴之漸開此所以內外之費日增而日廣也陛下盛德若此臣豈願陛下之爲薄且陋哉蓋君德以仁爲本而所以節適而歸於中則有祖宗之法度在焉故郊祀遷轉不可廢而有孫何之裁抑禁中恩倖不能絕而有杜衍之不可奉宸庫之珠可宣索而有范祖禹之論陳乘輿宮掖之費不可減而有韓琦之論列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於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

寬厚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三數年來粉飾太平之禮可已而不已者至再至三矣有常之支賜既增而復增者漸爲永例矣官爵之重當留以待有功者或曲爲之說而輕借以予人矣良田沃壤稍藉以紓國用者時以私恩而撥賜矣忠賢滿朝豈不知此然每有涉於私悖於法者必曰此上意也否則上意不可回也臣實不知果嘗言之爭之而陛下必不見聽乎抑恐上拂隆旨而姑假是以自恕乎且所賴乎忠臣良士者正謂其有回天之力責難之恭也今若此何哉雖未必逢君而已啟逢君之漸雖未

必阿意而實有阿君之形至使道路相傳以爲論事者揣摩指意以爲作止任事者觀望顏色以爲進退苦言不入於耳而軟語浸熟於心積而不已必有衛臣附和如出一口之風矣此今日諸臣所當自任而陛下亦當少抑厚恩而曲從法制也臣區區之念豈獨爲財計哉自今以始願陛下念狄難之方殷毋憂慮之徒過奮發英斷申令二三大臣截然爲縮內補外之規模凡近年創行之例必釐正凡前此所無之例必勿開邊功不可以不賞而非泛錫賚必不行軍額不可以不補而高官厚爵勿輕予城地不可以不脩而不急之營繕必當罷備禦不可以不預而非時之燕樂必當絕省於宮掖而用於備邊省於朝廷而用於强兵省於王侯邸第而用於待敵既以日計之又以月計之又以歲會之要使浮泛之支漸損於前時而積其贏以備疆場之需閑官之祿漸減於承平而重其名以待折衝之士其有不然者給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救止大臣得以執奏使恩常出於陛下而法不廢於有司庶乎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不至淪於虛也

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竊聞驅狼牧羊豈聖主所期於法從如鷹逐雀非微臣敢傲於大藩與其流毒于生靈孰若盡言其梗槩茲緣周度敢以上聞某竊見通議大夫兼知太平州岳珂生自名門負其才具以旁沛之筆力而商市道以豪俠之習氣而詭事功公私正交急而莫支朝廷姑試可而乃已出專使領兼畀州符顧乃日飲無何乃奪其魄立視斯民之死不通厚下之情放利而行惟貨其急以逢迎爲稱意以乾沒爲生財六七少年之經營三四狙公之算計大抵爭錐刀之末無非戕根本之謀去歲旱傷當塗差稔稍加區處自可流通

而荒政不行勸分無策廣開告訐專事網羅薄有儲藏盡行封閉不獨匹夫有懷璧之罪遂使百姓窘炊玉之艱家無宿舂米不入市某近因行部目擊乖方偶以學校錢糧支用浮泛遂會廩之贏撥一千石及於本祠那五百石減價出糶有闕元吉李大賢等十戶稱米皆係本州封椿惟元吉有閨門之訟餘皆以單辭羅致有自去秋枷禁至今者夫產稅之家既有朝廷之糴又有總所之糴又有稻屯田種之糴本州又自有一項科糴供官之外亦欲贍給起耕接濟鄰里如李大賢者雖有稻二千餘石其家却有八十餘

口二十二房封藉無餘日食不給某因令人將一半平糴一半給還雖勉强奉承復以雄江軍口券爲解且軍人糧米自合多方預期計置豈應肆行不恤之令動萌扼奪之心況非眞出於此耶妖民夏令覺託言神姦率斂民財若果出於正則引法鋤治未爲不可乃因一人而破一族凡牽聯而多貲無不歸於一網其見於案牘者爲錢五萬緡物議喧騰謂其數倍名爲賑糴淮民實則歸於烏有蹊田奪牛一何其忍酒醪靡穀之禁歲所當申嚴方且盡假制司之名大興搉酤之政悍卒黠吏皆爲措置提督水軍寨卒並預促辦追呼斗增其錢月倍其額於是敷納糯米麴糵抑買袋炭柴薪勒脩坊場屋宇沿門海行鮮有蘇免有據拍戶舊坊併酒料醞具而揜之者有全不給酒而日納乾酒錢者有細民因年節娶婦兩次拍酒并兵吏取乞通計一百一十六千者酒息之入盡責中半而掌庫者乃以舊會低價折納見錢訴詞紛然具有實狀當餓孚載塗之日復於國中爲此機穽未必盡岳尚書之本意恐亦官吏有以誤之也加之笞杖充斥刑獄絲紛某爲見天久不雨遂照條規親到三獄審問閱某之來除逐旋知責出院司理院并

當塗縣獄尙各五六十人州院亦二十餘人某擇其事狀明白者量與決遣過四十三人自餘責獄官速與勘結夫以簪索之聯任芻牧之寄不惟不能全活之又從而推殘之臨遣初心夫豈若此載惟漢刺史以六百石察州正欲使千里宅生萬物吐氣某職所當問惟在守臣謹撫其治郡無狀之大者爲一州生靈請命若夫茶鹽之置司有非么麼之所敢議某近雖承命考核不過以禮行移尙慮國計所關無與領此欲乞朝廷特賜敷奏姑令專意使事以責其成別選循良以重郡寄

奏已見劄子

臣聞國家之患兵爲大有大規模而後可以弭天下之大患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自古兵革不休鮮有不耗蠹根本者以文景累世富庶之餘武帝一開兵端戶口爲之減半至於告緡錢算舟車猶不足以當之今外有遊魂之虜邊無解甲之期民力竭於養兵國計空於科降而吾國所以爲規模者略無足恃不過虜哨未至則清野邊塵才動則閉關此二說者固兵法之所不廢然古之所以爲此者將有爲也蓋客軍遠來利於速戰則堅壁以挫之俟其氣衰而去

則邀擊隨之矣乘軍深入糧道不計則清野以困之俟其不得逞而退則追躡繼之矣非如今日公奪民利塊坐孤城以爲上策使吾列城之中偶被攻圍亦立而觀之而已使吾人民牛馬偶被驅虜亦縱其從容出境而已推是以往則雖飲馬長江亦無有能齟齬之者守淮所以守江也曾是可以守淮乎淮既不守江於何有窮事力以養坐食之兵使深入之寇如蹈無人之境今日暫退明日復來以有限之力當無窮之憂坐與行費等爾費而無益孰與有益而費乎臣是以妄疑邊境之規模不立也或謂韃騎飄忽非吾步騎所可當輕出嘗試此以肉餧虎也是固然矣臣觀晉太元閒苻堅大舉入寇騎兵二十八萬戍卒又不與焉而劉牢之以五千之兵猶能渡洛澗急擊之謝玄亦毅然請渡水決勝負曷嘗以步不足以當騎而束手坐待邪雖曰一麾之頃適有天幸然方其奮然起而與之角堅已有此亦勍敵之驚當是時魄先褫矣何待風聲鶴唳而後爲敗哉今韃雖强而投拜烏合其不及苻堅亦明矣而邊閫之規模若此何哉且彼能擾我養種我獨不思擾彼養種邪彼能掠我人畜我獨不思取彼人畜邪聞之道路三汊河已

築四城近又築三城矣且迫吾境而築正陽矣對境田疇皆收拾流離而耕之矣又多造舟楫以抗吾之長技矣而吾境有民不得歸有田不得種彼之謀日深而吾之計日窘是猶可謂規模乎臣書生不閑軍旅非謂戰之可以易言也竊以爲縱未能與之爭雄兩陳之閒亦須帥閫密爲運掉使諸屯脈絡貫通爲一各留守城之卒而盡括其餘以爲上下遊擊之師精閒諜明斥候凡哨騎之人察其衆寡伺其進退稍有機便則或邀其前或擊其後一城受敵則叶力而應援之必使之有所懲創不至於倀倀然縱橫馳騖

肆無忌憚則養兵不爲徒費而閉關清野者固所以爲困虜之計而徐圖其後也猘犬之噬人愈退而愈悍一童子橫尺箠而叱之犬亦爲之辟易誰謂三邊介胄之士而慮不及於童子乎他如方田之說似亦阨制戎馬之良策也凡若是之類皆當講求而漸行之故相臣範嘗晝策謂當於淮東西分置兩閫而於金陵置大閫以統之庶乎體統歸一易於斡旋若就範之規模而商確之江淮臂指之勢尚可圖也陛下收召威望之臣萃在朝廷非徒以華國而已蓋將長慮遠謀以共圖安邊固圉之策秋防事畢卽是大作

規模之時時不可失願陛下虛心博訪預定大計天下幸甚

第二劄

臣聞國之有財用猶人之有氣血氣血耗竭何以保身財用空匱何以立國版曹大計臣不得而知也以其關於朝廷者言之一歲之出常多於所入善理財者理其入必理其出今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嘗理也和糴最爲重費而連年所糴大抵以行賞爲結局而錢米之收支未有見底者以臣所見上江所貯固有朽腐而不及運者矣近畿所糴固有越三數年而猶未足者矣省司截撥農寺之米以餉邊米之至邊州者其數常虧而農寺之取償於朝廷者其數常溢行在諸倉之收糴官吏牙儈每爲虛入之數取其直而瓜分之諸庫之入納吏胥有全綱掩匿者有竊取大項綱解而移別項續到之錢流水湊補者有以已支之干照而影射盜用者其數多者或一二百萬少者亦十數萬臣固曰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嘗理也入多而出多已病其不可繼而陰消潛蠹於冥冥之中者復若此尾閭之泄疇能當之今大利之入惟鹽筴耳挾商賈之術以籠利既以傷仁害義而不忍行

操公上之權以通利又以無人責任而不能行利源其遂窒乎淮浙鹽額一歲合九十萬袋而今才及六十萬袋使以六十萬袋之收而盡泄之夫豈無補夷攷近年支發之數率不過數十萬袋而止然則雖能辦及租額亦未有支發之策也其故何哉一則境土日縮食鹽者少二則淮浙之人家有私鹽三則場務苛征客旅困滯而其爲害之尤大者莫甚於諸司軍人之私販臣引見之初嘗請申嚴江東茶鹽所檢柅私鹽之法朝廷亦既從之矣軍將護私彎弓而毆拘船之卒非細事也而藏匿覆護迄不得問誰復知有

法哉繼有以其事付委之制臣然諸閫事體相關雖欲奉行朝廷之令有不可得則是禁私之令終爲文具而已鹽何自而通哉今上流前日久積未發之官鹽才萬餘袋亦既損其直而變通之諸場之價殺之又殺其爲招來商賈之道亦至矣然數者之弊不盡去則積滯之鹽不盡通其勢然也向也備三邊今又增廣西一路矣向也餉舊軍今又增新軍數萬矣出者日廣而入者日狹臣直爲此廩廩也然則如之何曰省冗浮費自宮掖始檢梶滲漏自朝廷始擇強毅有力者提領江淮茶鹽以禁苛征以戢私販而行法

自強有力者始庶幾氣血流通楮可扶羅可辦而均節出入之道得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一終

奏劄

經筵奏己見

恭覩皇帝陛下收召耆英登庸儒俊薄海內外觀聽一新甚盛舉也如臣迂愚最爲無用適值瑣闥虛員誤蒙聖恩承乏兼攝懇祈寢免竟閟俞旨臣不敢稽留威命已於十五日赴省供職然責任重大晨夕憂危入仕三十年無他才能學術亦不識所謂傍蹊曲徑惟有不流不倚一說平生聞於師友者終始自信

此臣立身居官事君之本也天光下照請略陳之夫天下方事如雲如輪登進人才自有宜稱或加之寵光以示優禮或資其望實以重本朝故先儒之論每以隨時取中爲準的蓋中即禮也合於中與否惟視理之可與否一失其中則不合於理矣固有行之今日則可而明日則不可者因事度宜一聽於理而止人主何容心哉封駁者何容心焉臣非敢藉是說以爲姦夫險人出入可否之媒而假之以舞文弄法之資也不流不倚權度先定於此心而可否輕重終始對越於天理舍是則爲僥利達負天子犯公議無忌憚之小人矣臣非爲今日慮乃爲他日慮故因入謝之次先陳梗槩願陛下凡他日之必不可者每深思而謹守之則善矣臣愚直天城儻陛下察臣必不勝任則願妙選端士代臣之職容臣退守儀曹盡竭其他職任使得清心省事以俟進退臣之願也聖君之賜也

經筵奏己見

臣聞自古爲國家者夷狄强盛不足患貨財空匱不足患惟人才衰少爲最大患今人才衰少極矣每一授任往往相視嘆息求諸朝曰無人求諸野曰無人

陛下亦嘗深思其故乎成周盛時所以長養棓植以爲他日不窮之用者果何如哉豐芑之仁臺萊之澤非偶然也慶元以前姑不必論近世以來不惟無復長育之志且且而伐之者衆矣始以上下交賄斲喪中以邊鬬交結買譽斲喪繼以權任專制軒輊斲喪及其久也又以議論過激希名立異斲喪天之生才止於如此極力保養之猶恐不繼數變之餘不入於此則入於彼一墮其中即不復爲全人矣無怪人才之少也夫世固有下愚不移者然遷善遠罪趨利避害亦人之常今歷時累月向之少而壯者首且皓

矣而凡涉纖芥之疑則動以前事爲口實無怪乎人才之益少也齊威王列國之君爾其夸示隣國者曰吾臣有若檀子有若盼子有若黔夫有若種首皆可以照千里而制强敵是固非空言以爲大者豈陛下以萬乘之主乃無一人可以稱於天下乎蓋人才不能無所偏執偏以議偏則其衰少也奚怪孔丘之門有好勇者有貨殖者有好方人者有廉而病於貧者有愿而至於懦者聖人以一身造化爲大鑪鞴均調消息成小成大使之圄於無迹之中而人人皆可用之才故周雖不競而猶足以扶持於千百年而不墜

者聖人之力也陛下以天下之大用天下其可以天下無才自談而已乎孟軻有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病亟而艾不蓄顧且且然號於人曰天下無良馬臣恐徒以發韓愈之笑也天地生生之理熄則指爲無才可也今於執政中求執政於侍從中求侍從於卿監中求卿監於大夫中求大夫於有偏有過之中而疑其偏且過正恐吾之量未大爾豈誠人才之果少哉臣今春薦士已嘗略陳此意惟陛下以造化之心大其量而翕受之則衰

少將爲衆多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貼黃云臣備員胄監竊覩今世非獨周行人物希少雖學校之士求其文學俱稱端實有守者亦不多得故併以爲君父告太學上舍生黃時若家世積學祖孫昆弟累世以科第發身號稱儒家嘉定尙書疇若亦其堂兄時若讀書窮理居鄉處學未嘗有一毫過行前後所試程文諸生至今傳誦以爲楷式累經恩霈朋儕莫不由是進身入仕時若志在世科獨不肯俛首就恩臣去冬供職之後訪求德履可爲表率者衆合辭致書舉充直學再三勉諭始肯俯就緣時若係是登極以前住學之人住學已四十一年今年踰

六十幾絕榮望更無一人似此可以援例者臣職教養而不以名聞是臣責也陽城何人哉欲望聖慈憫其固滯最甚特賜眷旨令時若赴浩祠十年殿試留之監學以勸多士其與徒操一旦偶然之文以希榮寵者萬萬有閒取進止

己巳進故事

進通鑑唐貞元五年李泌告德宗君相不言命故事云臣聞造化之妙在人主之一心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即祥也不善即殃也非善不善之外復有所謂祥與殃也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一卽吉也二三卽凶也非是德之外復有所謂吉與凶也夫是之謂造命舍是而言數在君子則有警懼之心在小人則有危疑之心不知造命於我而一切聽命於天豈所以安人心而息邪說哉唐德宗之世禍亂紛紜其有以致之乎使其無之則必脩禮樂必明政刑必不猜忌必不聚斂必不黜忠良而任姦邪而命在我矣不知出此而委之命此李泌之所以爲諄諄也今夫日月之薄蝕期運之屯否數也而聖人不曰數而曰德故雖值變異而人心不搖我宋南渡甲子再周歲辰適至於丙午丁未而

嗣歲三朝太史有日蝕之占臣子之愛君者曰是不可不戒也而愚夫小人誕謾和附併爲一說曰是循環之數不可易者日食爲之兆矣吁民言之可畏如此哉蓋國家不幸而有靖康之事溺奇好異者牽合附會以爲某丙午丁未有某事爲應似矣然非丙午丁未而有是事者豈少哉至於景德淳熙皆我朝極盛之際亦從而爲之說是皆不根之論也自非聖明卓然奮發致謹於靈明虛一之境自作元命何以破千載之惑哉且自建隆而至嘉康一百八十八年日食於正月者四其三在仁祖之時皇祐元年至和元年嘉祐四年自建炎而至淳熙六十有三年日食於正月者三皆在高宗之時紹興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然無損於太平中興之盛者以德勝也乃若政和以後姦臣竊柄今日曰陰雲不見明日曰當食不虧亦何救於危亡之數也是知在天者不必問在人者所當勉苟以天變爲可懼人言爲可畏則必自今伊始兢兢業業對越在天夕而思曰國本虛歟宮室營歟女謁行歟燕飲數歟朝而省曰忠賢伏歟流離衆歟浮費夥歟備禦疎歟凡一事之善無不爲凡一念之非無不戒是乃李泌所謂造命也天意一回羣疑盡釋景德淳熙之盛將復見

於今日矣

三月壬辰進故事

進杜衍抑內降故事云臣聞至厚者人主之恩至公者朝廷之法仁祖之治天下不以恩而勝義不屈法以徇情公法既明恩意亦著眞可以爲子孫萬世之龜鑑矣夫君德以寬大爲本匹夫庶人猶不忘親故之愛矧人主富有天下獨無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之情乎是所謂恩也然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豈一人之私哉吾之心未嘗不欲厚於其厚也蹈湯赴火者有望焉懷材抱藝者有待焉苟私以予人則彼將曰盡

瘁事國不如息偃而在牀儒冠誤身不如豢養於孺袴使凡皆若是其誰將與共功乎是故禁中之請祈不能絕而審覆終歸之有司內降之恩澤不能無而可否悉付之公論是所謂法也我仁祖痛塞倖門屈意公論自常情觀之疑於狹矣而天下後世終不敢以爲少恩者蓋仁祖之用心未嘗不篤親愛之誼而朝廷之守法終不能掩仁祖之心臣故曰公法既明而恩意亦著也昔唐景龍關不勝宮掖之私始有斜封墨勅之濫朝紳之無耻者往往因之以求進達左拾遺辛替否上疏切諫以爲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

府庫空竭流品混淆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恃所愛何所歸乎可謂至忠至切至直至當之論陛下聖恩寬厚不愧仁祖而守法慶慶頗類有唐近日以來橫恩捷出宗姻雜遝於班聯私昵幾叨於僕御或換授之際一旦而超數十載之辛勞或選調之微蹤進而欲取京官之職任禁掖索無名之封告星史干非分之陞差此手浸潤如川方來凡陛下前之所欲未遂者亦小快矣然今時果何時哉激昂人心惟有名器上不愛重人將有辭執奏不力是大臣不以杜衍自期也切諫不聞是廷臣不以辛替否自勉也若謂貴爲天子不得自由此乃小人誤國欺君之說幾於一言喪邦者豈足上惑聖聽哉書曰天命有德又曰天工人其代之臣惓惓寸衷不敢望陛下求諸法尙願陛下求諸天法天卽法仁祖也臣言雖狂愚意主忠愛若徒以故事應故事則又非臣事君之意亦非陛下用臣意也

己卯進故事

進賈誼積貯故事云臣竊賈誼可謂通達國體之才矣當干戈甫息之餘他未暇及而首以天下大命係於積貯既憂水旱之無以相恤又慮邊境之無以供

餽食一不繼則姦雄盜賊將環而起何其憂之深慮之遠那今世事變方殷積貯尤當加意然事力有限就其先後論之則三總論之則淮西爲急今近甸之積約可支數五年乃累年之所不及縱有豐凶之不齊未足深慮所當區處者邊儲而已糴本之降捄之事例今惟其時雖歲事高下未可預定以臣愚計竊以爲宜緩在京之糴而移其費以糴諸江浙蓋去歲諸路皆糴而江東西以舊糴之數陌失不明遂行住糴其日前所糴支發悉已盡矣而地多旱田收成不出六七月故臣謂江東西當糴浙西素號饒沃比年

告稔而京口金陵近江而舟便不徒可省漕運之重費亦可以見舊儲之虛實故臣謂浙西當廣糴若湖之南北亦各隨宜而行之夫江湖之糴既辦則湖廣西淮不至於匱浙西之糴既富則京口東淮不至於匱而又可使畿內之積無陳陳紅腐之虞近京之地無糴本交急之患一舉而數利兼特在乎審先後緩急之宜爾天下大命既有所係則兵旱相乘之憂可以無恐至於召和氣以格豐年則又在聖明一念間爾臣敢因賈誼之所已言而推其未言惟陛下留神裁擇

王寅進故事

進漢書李尋對災異故事云臣聞事有安於尋常之玩忽而闕於世道之消長者不可不察也夫天一生水而木火土金由是相生而不窮此造化之妙常與理氣相爲流通觀於水則可以知王道矣夫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水曰潤下又曰水無有不下此勢之順理之正也否則反常矣昔在帝堯雖有滔水之災然特以水未有所歸之故爾一疏導之則其勢未嘗不順也今浙江之水由衢嚴婺杭而下至於湖秀吳門以達於海朝宗之勢滔滔汩汩不知其千百年矣六飛南渡駐蹕錢塘雄據百川之會比者畿甸旱暵赤地千里不惟河流斷絕而井泉且枯矣考之五行志如伊洛竭川竭河竭皆大變也得無有類此者乎是可懼也不特此爾黃河之濁黑水之黑乃其本也若江水則清矣今都城積水汙穢壅滯以不雨之故而變亦大矣又大可懼也今秋之杪清龍江而上海水忽漲漲溢由吳松江以溢於太湖由霅川以溢於行都宜下而高其勢未已其反常尤甚焉百川之不得其理則王道之不能公正修明從可知矣夫無一念之私然後謂之公無一毫之僞然後謂之正無

一物之不理然後謂之修無一事之不顯然後謂之明是故以君道臨下者常也而優游牽制則反常矣以君子勝小人者常也而薰蕕雜處則反常矣以中國制夷狄者常也而分限不嚴則反常矣以府中統宮中者常也而因緣窺伺則反常矣一事反常則事事失其常一事不理則事事非其理水者生物之始水失其性則生生之道幾乎熄矣使桑田不至易處陵谷不至變遷斡旋造化整飭經常特在明聖警懼一念開爾惟陛下留神

丁酉進故事

進朱熹論君子小人故事臣聞人主無他職惟辨君子小人而已然本以辨之而卒至於不能辨者多矣正以疑於所不當疑而眞可疑者或不察故也陛下天性高明聖學淵粹乃者親御翰墨製忠邪辨以示羣臣首致嚴於形似之際凡爲臣子者惟當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安能復贊一詞然臣尙因先儒朱熹之論而有感焉夫忠邪之不兩立久矣熹乃謂君子不難知小人則難測蓋君子爲陽陽則光明正大疎通洞達望而知其爲忠也小人爲陰陰則依阿洪涊回互隱伏雖極意精察猶或不悟其爲邪也疑似之間

乃忠邪之界限人主所當辨者辨此而已一或不明則似賢似佞似直似枉似有才似頑頓或至因小人而疑君子矣此臣熹之所以深懼也臣敢推其微意而卽其大且顯者證之夫忠肅恭懿明允篤純者元凱也勤勞王家赤舄几几者周公也田野辟人民治者卽墨大夫也精忠自許同心救正者劉向蕭望之也事無巨細奮言力爭者張九齡也論諫數百炳炳如丹者陸贄也是乃光明正大疎通洞達陽則君子易知而不足疑者也頑鄙比周庸回傲狠者四凶也流言四國惑衆欺世者管蔡也善事左右以求譽者阿大夫也智慧習事能得人主微指者恭顯也柔佞多狡深結近倖候上動靜無不知者李林甫也以服讒爲盡節以詭妄爲深謀者裴延齡也是乃依阿洪涊回互隱伏陰柔狙詐而深不可測者也如此則爲忠如彼則爲邪其理不可易也陛下臨御二十有四年事之精微無不察人之情僞無不知其閱羣臣衆矣隱之聖心昔者所進得無諒其忠如元凱諸臣之易知者乎得無有嘗意其邪如四凶諸臣之不可測者乎苟易知矣則信之任之可也又何疑明辨之道無大於此不然意向不明眞僞不分衆以爲賢者容

之衆以爲否者亦容之意其爲不肖者受之意其爲賢者亦受之爲含糊爲模稜爲包荒爲無所可否薰蕕同器涇渭同流茲可以爲辨乎辨則忠邪各安其分而不相亂否則忠邪雜揉而其終必至於不可辨矣黨錮之禍足以危漢牛李之禍足以亡唐非獨辨之不早亦以辨之不得其道故也傳有之君人者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此又明辨之本也臣願陛下採熹之言以致其辨取左傳之言以正其本臣不佞敢以此推明聖製以效忠愛之萬一惟陛下裁赦

丙辰進故事

進孝宗宜諭水旱故事臣觀孝宗皇帝之用心可謂不以天位爲樂而常以天下爲憂者矣方滄乾之閒天下盛強國勢盤固宜無足慮者而一念勤懇切切以水旱爲憂用心如此則必不致奪民時必不致妨民事必不致窮民力必不致拂民心此念所存豐穰自致有年之端不在天而在此心矣故誠齋楊萬里詩之曰二十八年臨玉座太平光陰愁裏過嗚呼此心之憂乃天下之樂乎必大可謂善識孝宗之心萬里可謂善發明孝宗之心矣今兵不加強財不加裕

土地不加闢回視孝宗不可同年而語矣加以去歲常暘爲沴陂池燥而不溢水脈閉而不通泉枯川竭乃百年父老之所未見陛下憑忱精禱甘霖隨應感通之機如響斯答然眞心病其不續忱意患其易移卽孝宗皇帝之心觀之仲春農事方興卽憂水旱則未畢事之前無非可憂之時也米穀上倉然後放心則未上倉之前皆不容放心之日也今歲之憂旣寬來歲之憂復始是爲人主者無一日可以自娛樂無一時可以自暇逸也況近歲以來民饑而流軍貧而怨輩讙之下氣象蕭條幾甸之閒寇攘充斥近傳邊

風又沸欽戎無期亂根禍本觸目寒心公家無餘帑巨室無宿藏招糴不可復行勸分不可復議一線命脈全在歲事陛下體孝宗之心爲心要當以厄運方來爲懼未宜以厄運將消自賀也憂之如何惟力行好事以格天心以召和氣而已夫生育長養天之心也人事盡處卽是天理自今以往以禮制心毋以物慾累天德以義制事毋以權倖壞紀綱一政本以杜旁出之蹊愛國力以絕浮淫之蠹任賢去邪之界限必明白而堅決與滯補弊之光陰必威厲而奮發破諱護之私以來忠言宣惻怛之意以蘇愁嘆一念轉

移天必鑑之有滄乾之心則有滄乾之治將見一登再登三登之盛上遡滄祐而至於千百年永永未艾也

己亥進故事

臣聞天下無偶然幸成之功人主有必當自盡之責舍已責而萌幸心此喜功生事者嘗試之淺謀非聖君良臣持重之忠計也晉自穆宗以來政令不綱亡形已具內則羌胡鮮氐種類蜂起外則強臣悍將恣睢難令回視却顧此爲何時不此之慮乃欲恃虛名無實之殷浩以抗反覆不臣之桓溫豈不殆哉古之

聖人惟思在我所當自任之實而未嘗萌一毫僥覬之心者正將以立其本也今晉之爲晉勢已可占其開事會捷出豈無可乘之機而大勢傾欹實無自固之策蜀漢雖亡蜀漢自亡爾石虎雖敗石虎自敗爾於晉之興亡得失曾何毫末之加損哉乃方輕舉妄動以求非分之福家國至重詎容輕付於一擲乎此北伐之舉義之所以懇懇言之而不置也其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則所憂反重於所喜蓋實論也始温將經營北方褚裒亦請伐趙蔡謨特以度德量力爲言且謂今日之事殆非時賢

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其言殆與義之同意故自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者觀之則蔡謨義之爲怯懦爲無勇自河北遺民二十餘萬口不能自拔者觀之則雖廢徙殷浩尙何益哉是非利害之間可以觀矣近年以來韃爲不道其禍烈矣京襄形勢之區荆棘可痛河南膏沃之野降附屬心天意悔禍醜類殲夷累年久鬱之氣數一旦渝回淮襄塗炭之生靈浸安生衆忠臣義士誓不戴天惟天惟祖宗所以畀付我後人者庶其在此寧忍棄之如土梗乎此稍知大義者所當惕然動心也然亦嘗反思義之所謂自立果何如哉或謂彼已殺其徒黨自拔而歸其勢不容中止或謂至者無幾固可藉其强勇收以爲用夫醜類相戕其俗固然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內夏外夷界限截不可越使來者希少則不足爲吾輕重自當痛絶儻或招之入室及其蔓而後圖之則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矣容有着手之地乎雖道路傳言莫測虛實邊防機密難以臆知然軍國所關最當精審使無而過慮不失爲憂深思遠之至懷苟有而不言正恐非菱不恤緯之本意誠以晉

事而揆之今日則蔡謨義之之憂有不容不上關聖慮者況今楮賤如土而上下皆委於忘言羅本未充而議論尙歸於悠泛閽門之內所當自盡其責者往往類此而暇及經略宇外之計乎古人有言寧悔不往不可悔不止伏惟聖明遐觀遠覽謹之重之於其微且隱之際亟留深長之思焉實宗社之福神人之幸也

同日進故事

進長編建隆二年上擢用臣下故事云臣聞人主有收拾人才之心斯可以盡任使人才之道蓋將以用

之必先聚之良醫之治疾也有參朮焉有桂苓焉一旦採囊而施皆奇藥也工師之作室也有梁棟焉有桷榱焉一旦運斤而取皆良材也羣材之在天下常視人主之意向爲盛衰苟平時不廣於蒐羅則臨事必至於乏使善用天下者果如是乎五代之季士之有聞者亦太寂歷矣及藝祖一出則龍興雲翔虎嘯風烈南征北伐莫非才也建制立度莫非賢也豈有他哉亦惟兼收並畜有籍記之法而已因其才器品列彙分一有任使則披籍輒得如取諸懷故能用無

不足矣而當饋太息每有乏才之憂則以求才之太過而儲蓄之不素也夫惟極天下之全者乃能受天下之偏若公清若才幹若文學若政事某可以重朝廷某可以任牧守某可以分閫寄某可以理邦財某可以平寇盜某可以剸繁劇短長小大各有宜施謂宜倣建隆之制廣詢博訪精擇其人置籍中禁類而記之班行有闕則隨其才之所宜與其資歷之淺深進而儲之凡有事任則因其能而試用之有功有過各疏其下徐考其實而賞罰之前者既用後者復進隨用隨補第第不窮毋責小疵毋記細過積以歲月

人才將不勝其用矣蓋有堯舜則必有禹稷皐夔有成康則必有周召毛畢收拾之未至而諉曰有君無臣不信也孟軻有言苟惟不蓄終身不得故臣願以藝祖爲法

八月朔視朝轉對狀

臣聞人主之職論一相論相之道非取諸一旦之暫決於一人之私也蘇軾有言民自擇相我與受之厥後楊萬里推演其說曰人主不能爲天下擇宰相能爲天下受宰相蓋天下以爲可相者吾相之而已不與焉謝安之在東山王導之在江左裴度之在綠野

文彥博富弼司馬光之在洛世無賢不肖皆信其爲可相也故未相而人望之既相而人服之其爲治易矣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往往當饋嘆息恨無蕭曹而天下亦且以爲無相之可擇嗚呼苻秦何世猶有王猛石晉何時猶有桑維翰祖宗三百年涵養之天下而人物凋喪若此陛下亦嘗思其故乎士大夫德望之偉特非一日而成而氣節之衰頹亦非一日而壞端平之初天下以爲可相者在眞德秀德秀之得此聲於天下也豈偶然哉其脩身其立言其爲政積數十年然後實立而名隨之陛下起而受之且鄉用

矣不幸而天弗假之年則是聖意之一孤也其後行簡宗勉相繼淪謝陛下嘗自以爲得相矣而天下疑焉化紘更張在列者衆陛下與神爲謀獨注意於臣鍾臣竊當是時天下以爲可相者未有出於二臣之右也亦必其素履有以大信乎人矣曾未三月而範又止此則是聖意之再孤也今老臣當國志行正潔戶庭肅清名器無私授法度無輕易持心本忠厚遇事有權衡陛下眞能爲天下受宰相矣而又以疾告事變如雲方來未已諸葛亮食少事多識者過爲之慮是非特臣私憂之天下實共憂之大臣亦自憂之

陛下縱不輕於並相亦安可以不儲相而或者竊窺聖情疑無定主天下妄以爲無相可擇而陛下亦且以爲無相可受是非一日之做矣夫侍從者執政之儲也執政者宰相之儲也苟平日之侍從不取其可以爲執政平日之執政不取其可以爲宰相一旦揆席偶虛方乃彷徨四顧而厚誣天下之無相是固陛下之所當回思而深省者自開禧嘉定斲喪之餘士氣之不振久矣三數年閒以文待清修志行之士而實用從諛承意之人凡積而至於政府至於禁從者多非國人之所可而清脩志行之士始進而終退暫

內而久外士之不自愛重者又未免舍所學而從彼天下以爲無相之可擇是固無怪也雖然取人於夢卜今不容以驟行矣則凡嘗預鈞樞之選居禁近之地者其德量才器已在淵鑒之中察於衆望之所同而決於宸斷之所獨固不害其爲儲相之地也豈必借梟伊周召於古昔而後用之哉自古論相之法一曰學力二曰才力三曰心力而福力又不預焉學欲其正而通才欲其弘而毅心欲其公而大既然矣又於其力量觀之投之以輕擾而不亂試之以事變臨之以利害而不奪夫是之謂力昔魏文侯一聞李克

之言以爲吾之相定矣陛下苟致察於此將曰吾之相定矣然知所以儲今日之相又必知所以儲他日之相文昌侍從稀若曉星兩省樞下率多並組都曹樞掾去如飛鴻今日艱於得可用之才則他日艱於得可相之才亦其勢之必至也儲才之道無他在養之而已養之所以儲之也試之職任養其才也示之容奬養其氣也責之事功養其望也養而儲之則相才出乎其中將不勝其用矣雖然此儲相之道也又有爲相之道焉陛下更化以來登用俊良未嘗自決於一已而每每取信於國人無一不當其選矣然使

大臣每日一入政事堂如此圖回言語侍從之臣閒日至清禁如此獻納儒生學士時一趨經幄如此講論臣等百執事逐日一入局如此分治謂之不爲不善可也以之扶衰救敗則未也何則志氣不强而規模不立也然則如之何曰盡屏私意盡掃弊例盡任官而不任吏宮中府中爲一體通國上下同一志今日之志氣規模斷斷乎當出諸此也苟得如臣前所謂三力之全者而負荷之則陛下之能事畢矣臣蟻虱小臣共貳宰屬宰府有大議而不敢及乃顧而言他臣之恥也惟聖神財赦

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狀

某叨恩隆渥聞命震驚伏念某奮自孤寒本無才伎三官州縣粗守拙勤四轉班行曾何稱塞俄起家而予郡偶縮戍以之官施重報輕心勞政拙值强獷披猖之際幸就調娛承凋殘蠹弊之餘僅供常賦每恐貽九重之憂顧莫能辦一切之征需愧已溢於面顏病更纏于肺腑量時度力科疏祈閑期少遂於便安乃反叨乎收召固知小臣無辭免之理當體大造不遐遺之心實緣病憊之餘難任驅馳之役況求退而進不情將啟乎僞風兼未滿而遷數易復違于近制

眷知雖厚觀聽謂何伏望特賜敷奏速回成渙誓俾退休或供散職以祝釐或畀小州而需次事君義重非無戀闕之懷圖報日長嗣畢捐軀之願

除江東運判辭免狀

旨曰江東發輸剡印日久寧虛位而未有所授蓋艱其選也爾頃持民庸言歸班列郎曹宰旅更踐幾何時遽以言去祝釐眞館恬靜自如大臣惜其抱器能而未得施也匄以節傳畀汝大江之東唇齒淮甸雲屯萬竈供峙匪輕矧歲大歉流冗四集撫綏保惠得明決者以臨之郡縣吏知教條之不

可忽而民隱有所訴矣嗚呼其懋敬之

某奮由寒素本乏才能爲縣爲州粗逃瘝曠若民若士未忍推擠寸長每荷於甄收五載兩塵於班列一籌莫展百謫易盈甫沙汰以使歸忽恩除之亟下自念出身從仕本期尺寸之垂名委質爲臣敢不東西之惟命然邊計正嚴於飛輓時艱猶急於驅馳而某素履未明曷任觀風之寄微軀久病俯虞盡瘁之難苟徒知冒寵而前必重累知人之鑒豈堪再辱祇合投閑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速回成命仍畀祠官儻薄塗之未塡尙涓埃之自效伏候指揮

九月改知贛州申省狀

一塵起廢方切循墻再命洊加又叨易地敢貪榮而忘懼輒冒死以投忱伏念某自幼讀書粗嘗有志惟受才之不賴每遇事以乖方自合投閒遽膺起廢感君恩而至泣揆愚分以難安實緣多病以早衰非敢飾詞而僞遜心猶可勉目以浸昏使尚能少效于驅馳則受任何拘于遠近雖便家之可樂奈陳力之不能辭州予州官豈爲人而擇刻印銷印令無反汗之嫌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或改畀待次小壘或姑令仍舊祠官別選通敏之才以重蕃宣之寄稍寬歲月誓

答鴻私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狀

旨曰朕欲省刑甚而歲報重辟數益以繁豈法網尚密使民難避而易犯歟抑吏或不良猶有茂威富而舞文者歟故臨遣使臣至詳且謹爾練達世故志不苟同將漕江左朕方賴之然念東浙七州屢當無年吏又有撓法黷貨以害吾民者一箇平反特以命汝惟不忍殘虐之傷民生故能簡節疎目惟備見貪縱之耗國脈故能激濁揚清使吏無苛征而民知遠罪朕省刑之意其殆庶幾

臣叨恩隆渥聞命震驚某竊惟人臣之事君有實而無僞力所不能也則辭之力所可爲者則爲之某漕輒非才已虞非據昨者誤蒙使令驅磨文帳交割錢物朝聞命而夕就道者此某之所能也繼而洊膺隆委俾之攝州又兼領茶鹽事凡四閱月偶無曠敗然某私自揆度亦有所不然者矣蓋州可能也而軍旅之事則未之學財賦可能也而回斡之術則甚疎是以累嘗祈懇改畀時髦不圖上恩寬大未加斥逐更寵以祥刑之寄以事而論則民命爲尤重以地而言則近輔爲不輕然體欽恤之懷盡明允之義某雖至

愚極陋猶或可免而至焉豈當稽違上命再有控辭實緣中閒一病危甚雖幸遂更生而目視昏花心力凋敝恐將且遂爲廢人於世用敢不避煩瀆披露情實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恩命改畀祠祿差遣一次使稍得養痾年歲圖報恩紀尚在他時伏候指揮

御筆召赴行在辭免狀 時公以郎官膺御札召

叨恩隆重聞命震驚伏念某學問空疎才識庸陋由白屋竊取科第歷仕州縣惟盡拙勤雖一毫無補於事功而亦未嘗一毫得罪於百姓公朝取長棄短內則爲掾二府備數郎官外則分憂千里濫持庾節反

自揆度可謂倖踰頃在東畿觸事妄發違忤當路一斥奚辭三載山林分將終老既不能爲忍恥乞憐之態尙何敢爲干時媒進之圖敢意天日清明洞燭微隱以退閑疎遠之臣乃上汙御札之召遭逢特異感激涕零粉骨碎身惟當自勉第緣某早歲燈窗耗損精力近緣左目不疾而昏方英俊盈朝之時如某等輩詎宜厠列雖小臣報國其志念靡有終窮而造物賦分其限量固有所止是敢敷露情實控告朝廷欲乞特賜敷奏速與收回遹成渙令某仍前祠祿倘他時目力全復應有差使誓當勉竭仰報萬分

除寶章閣知寧國府兼江東提舉辭免狀

誥云江左大州比年賦籍混淆郡以匱告豈吏苟且歲月而志不立歟抑其才不逮歟何公私之交病也以爾介持通練屢更麾節輒從命召往殿此邦晉直奎章兼榮使事重茲行也其爲吾民利圖之毋但曰溪山之郡可以訪古而已

再命洊加下情皇灼伏念某至愚極陋何補明時恭遇舜日當天無微不獨尺長寸朽悉被甄收五日之閒恩言疊至宸奎進直麾節兼榮自顧疎遠孤踪將何稱塞東西惟命尙復奚辭第某愚朴自許不敢誑欺比遭罷斥所以屏然退聽者非獨以違忤時賢畏罪逃謗實緣生平信天任分一無過望凡所居官自公事之外他無所爲若使見姓書名養安自便則非惟上負朝廷亦負此心聖人有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某素服膺而不敢違背者也今左目之明已損其半委是不任治郡俾之兼領尤所不堪一身之寵榮則多而千里之休戚誰任區區之情槩具前申欲乞公朝併賜檢照令某仍前奉祠倘或未忍棄捐卽乞賜敷奏收回直寶章閣恩命改畀某便家一等差遣誓當自勉以答鴻私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狀

誥詞云都司天下之劇曹非明敏練達之士不輕畀爾抱負偉達才識疎通麾節賢勞羽儀班著孚于衆望久矣見幾而作養高裕如朕既曲成爾志今當改絃易聽盍歸乎來宰旅舊氊日參廟論豈特吏刑戶版疎滌其弊而已尙服厥職勉贊經綸欽哉其無斁

恩命洊頒危衷驚惕伏念某人品凡陋學術荒疎遭際特殊洊膺任使平生不敢干進惟懼才力之不勝所至未嘗生財惟取公家之粗足天日在上僅有此

心而比年招致人言何所不至因念區區才力既不足以爲時損益加之少年燈窗用力過苦左目日益昏眩于是屏焉退處絕意驅馳不圖泰道宏開顧以疎賤微蹤上汙御札繼叨恩命併畀節麾控勉弗俞亟勉祗拜離家甫爾又忝恩除寵光便蕃踰溢涯分方大化更新之日羣才畢奮之秋某雖至愚極陋豈不願鞭策駑鈍少效分毫然病憊餘生自度如外方小節職專事省猶可奉宣寬大牧養小民若省闥紀綱之地正當博求英異裨贊新化豈容已試罔功之人充員其間非惟自速顛隮亦恐有累造化所有上

件省劄某未敢祗受除已權封寄所居豐城縣庫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時髦別與某鋟鐫便家一等差遣庶幾愚分稍安

孟享除太府少卿兼權右司郎中辭免狀

旨曰外府爲邦計出納之司卿士惟月長貳一也歷代之制莫非高選故吏不畏侯杖而畏尹筆謹簡儒臣以畀之宜矣爾通達古今敭歷中外所至以才德稱省闥爾綸方藉婉畫茲擢卿亞而領三尚見謂得其人焉往欽厥官嗣有褒寵

宰司列屬蹤處至三外府陞卿詎堪爲貳叨恩隆渥聞命戰兢伏念某學術荒疎才猷薄劣起家爲郡更兼禮樂之華有詔予環復綴班聯之舊俯循涯分允謂倖叨任省闥之彌綸曾微薄效掌邦布之出入敢冒榮除憂時雖切于寸心度力難勝夫兩劇匪獨寵光之太過亦緣疾病之交攻是敢敷瀝愚忱仰干大造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俾某且專一職少竭萬分儻他時敗闕之偶逃則別命陞遷而未晚所有上件恩命某未敢祗拜伏候旨揮

秋七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狀

綸綍初傳淵冰是懼某仰惟聖祖神宗以尊儒重道

爲家法既置講讀之官又置說書之員自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曹館職凡有經術行義者必預焉而隱逸之賢者亦預焉厥後宰掾亦預焉所以備顧問訪民情其選至不輕也聖上天臨經幄親擢儒臣率循十三聖之軌則宜得英俊密侍燕問某寒遠陋儒學殖荒落化紱改紀再玷班聯大懼無以稱塞一札自天復令執經入侍此非書生之至榮乎然某反自揆量不敢冒昧者其說有三某自從仕以來所至徒以區區職事自見前之所學半已遺忘空中之質決不足以仰承清問一也某非才共貳宰士其職視都曹

爲最劇必不能潛思積忱以感動聖意二也又某少而苦心於場屋無用之文壯而疲精於簿書期會之冗比年左目昏眩深恐閱視之閒或致疎失雖萬死不足塞責三也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渙改畀時髦庶幾上有以助聖學之高明下有以安小臣之職分所有前件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旨揮

乙巳乞祠不允狀

山林枯槁之姿於世寡與屬蒙天朝收采疊被恩除簉卿聯兼省闥攝選部侍經帷凡所居官皆溢其分自揆謭才陋識不足使令竭力劌心勤不勝拙受恩

未報曷敢遽陳廼今月四日方與同僚詣政事堂白事忽覺精神懍恍志意怔忡口呿而不能言心悸而不自定亟稟白而退驟成奇疾遇事健忘輒不記省意象憒憒旬日方覺稍定良由僥踰太甚福過災生見蒙予告將理自覺疾證異甚必非湯液針砭所能攻治久茲廢職罪戾愈深上孤聖主之恩下負公朝之寄惟當攄瀝情實控干造化欲乞特賜敷奏令亟畀祠庭使得歸安林樊專意醫藥儻未塡於溝壑尙圖報於乾坤仍乞日下令交管印記職事

己酉再乞祠不允狀

竊惟朝廷之待士有優假之恩臣子之事君有進退之節某昨因暴病嘗蒙給告繼因病勢未痊乞畀祠廩以便醫藥上恩寬大未賜允俞螻蟻至情生死銜荷但念某已成奇疾決非朝夕所能遽療既難以養痾而自便亦豈容僥倖以求安欲乞公朝特賜敷奏使某早伸前請速返丘園儻他時未塡溝壑尙當勉竭仰答生成之造三月二十一日依已降旨揮不允

丙子三乞祠不允狀

昨因久病二十餘日仰蒙給告至於再三兩乞畀以祠祿使安山林未蒙特賜俞允上恩如天感深至骨

仰測公朝之意非徒使之委曲以全進退之義亦庶幾萬一尙有可生之理或責其少效分寸之報也但念某病證已深臨事健忘幾如隔世臣子之義豈容虛時曠日自知未必可愈乃頑然覬其一旦之或安以貪君上之施哉且朝廷所以附存小臣之意其恩禮亦已極矣某疾不愈而乞去豈其情哉亦甚不得已也雙鳧乘鴈本不係於去留用敢盡布其腹心乞照某今係第三次乞祠賜敷奏早降旨揮放歸田里但得舊疾稍甦他日應有使令惟命是視毋敢不力

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辭

免狀四章

誥詞云天下萬幾之務彌綸允賴於宰司王畿千里之閒宅牧尤嚴於侯社中外之勢雖異委任之意則均謂演明綸式彰殊眷以爾刻志尚行學古通今信已而不疑臨事而有守歷既久風望深高頃者化紘之更張起之家食之容與贊治省闥肅清紀綱以外府卿銃銓吏之權攝少常伯有爲眞之漸胡求去之甚勇而秉誼之不回朕審知爲可用之才忍曲狥其胸閒之志惟姑蘇之共理兼淮浙之轉輸虛席而艱於得人刓印而無以易汝

衔沃爲今樂土屏翰猶古右扶爾其撫我嘉師有同赤子條教簡而嚴則人自不敢犯期會寬而信則吏亦何忍違苟能以平易而策勳尙可俟簡求於他日

絲綸一播榮懼交懷伏念某少賤且貧才能謏薄自更麾節復玷班行歷宰旅而登列卿侍經幄而攝銓選遭逢特異可謂至榮庀職逾年了無絲髮可以效報近因臥病連月力乞投閑上命弗俞且蒙憐其衰朽不堪任劇許令免兼省閱以示優假方欲嗣陳懇悃懼成煩瀆未敢驟進忽覩除目溪寵自天衆目駭觀羣情爭羨夫吳門要地密邇畿何淮浙發軺兵餉所關其任至重素不輕付矧書殿論譔之職尤號高華之選顧某何人可稱掄拔然竊自揆量生平他無所解惟於民事粗嘗究心若使之講求民隱奉行羅事使田里得以相安官民不至相病某雖至愚極陋猶可自勉但實緣一病之後心志凋落形體支離雖勉强支持而蕞然困憊今經五十餘日醫不出門藥不離口自度非假年歲休養之限決無十全之望使其不揣病力冒承恩寵徒費將迎既累其身亦且誤國是皆衆所共見毫髮不敢欺隱不然大藩要職人

所願爲且閭前守臣凡事整辦具有成畫某自當聞命就道何苦爲是不情之辭自取罪戾哉欲望公朝察某不得已之情亟賜敷奏收回成命別選賢德以壯藩屏令某尋盟香火專意醫藥若他日舊疾頓除應有一切任使不敢辭避伏候旨揮

第二章

淵聽未回愚衷愈迫某竊惟人臣之事君度其力之不足而不敢爲者謂之違命知其力之不能而冒爲之者謂之盜恩違命之罪輕盜恩之罪重照得某昨以久病祈閒未敢再瀆忽蒙誤恩假以麾節寵以職

名在某愚分可謂榮矣除目之下一時應酬過當日午未食天氣驟寒忽覺半體不仁急命醫問藥連日未效方神氣蒙然之餘一證未除一證忽起骨寒命薄無以仰稱上意雖遑命有罪實非本心重念某兩紀從仕三歷班行兼組都曹周旋軒陛者復踰一載大恩未報豈無螻蟻之情而疾勢纏綿不容强勉若使不度事勢貪榮冒寵非惟必不勝任深恐自速讒誚重爲晚節之羞是敢再瀆寸忱上告君父儻有一毫欺僞甘從誅斥欲望公朝察某區區至情檢會元申速賜敷奏令某歸安田里退奉祠庭圖報生成倘

在他日伏惟旨揮

第三章

某竊聞無故而敢於違君命當誅有故而不能承君命當察某近以病憊餘生丐歸未獲一旦自天有命職名麾節聯翩而下榮恩備至出於望外已嘗再具辭免未拜命音然某區區之情終于未能自已者緣某中間一病兩月氣體未復精神未全聞命之初適因天寒又得痲木之證投以雄附等藥七日不愈心實懼焉支離如此一身且不理豈能更當郡事使某明知力不能任而冒寵以爲榮邪將姑試之官俟其

不可而後求去邪或且遲回數月必俟痊愈而後拜命耶抑欲別希更有美郡而懇祠易關耶是數者無一而可則惟有上告公朝察某實是久病他無絲髮嫌疑慨然與念放還故山庶幾沈痼之疾可痊進退之義可明且某此行決意歸老若使日復展轉或有不察其情而議其後某一歸固不暇恤而平生心事無以自明必且重孤公朝愛念之意情迫辭切誅之察之悉在造化某下情無任震惕俟命之至

第四章

照得某平生別無寸長惟有樸實一念不敢自昧某

蒙恩予郡控辭至三自知罪在不赦無以自容然吳門旣非難爲之地又非他有難任之責苟非病力摧頹甚不得已何敢不敬恭上命緣某春夏以來病而復病稍輟和平之劑易以宣眩之藥遂覺元氣復敗目視昏花非不貪榮情實不敢若使承命之後支吾不前方有陳瀆則爲罪愈大欲望公朝痛察其眞實之悃卽非他有規避特賜敷奏令某歸安林壑休養年歲若稍有生全之望則別有一等任使悉惟朝廷之命萬死不辭伏俟旨揮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狀

照會某庸謬菲才待罪省闥今春忽得奇疾踰月之後甫能支持復叨誤恩出守吳門仍兼發輸命下之日適爲寒氣所中半體不仁懇情控避至於再四緣病力不勝任非姑爲是辭避之虛文而已忽蒙廟堂傳奉御札宣諭遣行退自惟念君命如天螻蟻微生偶未即死敢違天乎扶曳病軀强顏祗役謁學之始幾至顛仆及至六月當暑被風兩足爲之不隨兼旬乃愈今雖强勉奉職然神不守舍力不稱心自視前日已如二人舉束則遺西記前則遺後久欲陳情懼孤聖恩未敢驟發近者羅事一興應酬日聚沈痼滋

深思慮稍過即覺心痛最是左目旣昏右目復翳尋丈之外便如煙霧中某自量衰朽如此已爲聖世棄人是敢忘其冒昧控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令某掛冠納祿歸老丘園別選賢才以重麾節實拜生成之造伏候旨揮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狀

準省劄爲某去年因病乞掛冠納祿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懇祈至再天聽愈高艮出某詞旨未明精忱未白用敢不懼煩瀆至於再三某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乃人臣進退之大節也夫策名委質憂國忘身凡職分之當爲必鞠躬而盡力一毫未至是謂不忠某雖至蠢愚粗嘗知勉至若持是心而才不逮有其志而力不隨乃猶竊祿貪榮不知奉身而退旣虧晚節必速官箴伏念某去歲之春驟攖危疾累章乞去力竭詞殫儻蒙朝廷於此時放歸山林使得問醫養疾年歲之內或可圖全未幾麾節並頒恭奉宣諭勉趣天威咫尺不敢固辭扶曳之官實出勉强日復一日疾證滋深雖起居無異于尋常而心目愈加乎耗憊緣某官年雖止四十有九實年乃五十有九早衰多病健忘乘之遂至

人事書牘悉皆曠廢至此而不以實告則素餐誤國罪孰甚焉且朝廷設官爵以勵世惟患臣子之不好進爾第力不勝任而冒進則不可也近年以來纔一語及閒退即例以希進疑之於是下以陳請爲虛言上以不允爲故事雖實至沈痼者往往非罷不退非死不退矣若某之心本非無意榮進亦非以退爲高不過爲病而已雖君恩未報抱愧則深然一念不欺情亦可諒凡人之情疾痛則呼父母大君父母也子有疾父母忍聞其大呼而不省乎眞切之情已盡於此欲乞公朝察某委實久病檢照前後所陳特賜敷

奏容某退休林壑亟選賢才以重藩輔免致屢瀆不已庶幾眞病者皆思量力而當退求退者不敢交具而爲欺非獨病軀之可全實亦士風之一助伏候旨揮

三月再乞歸田里狀

臣昨以抱病期年恐孤隆委自冬入春凡三具奏申乞賜放歸田里天聽未回適以邊警交馳淮浙相望僅隔一水臣職在守土只得隨力防托未敢再瀆今幸皇靈震耀四鄙肅清若不於此時上告君父則非獨臣身不保亦恐國事有妨空臆披陳仰祈淵鑑伏

念臣之所患已非一日自去春得健忘之證怔忡懼悅幾不能自爲主宰扶持略定復苦風痺半體不仁踰月乃愈雖天憐奇蹇偶未顛躋而庸醫不察投以瞑眩元氣所以自固而根本傷動騷然不寧手足所以運掉而脈絡不通幾成扞格外邪當逐乃浸淫而入榮衛風寒當護反散漫而徧四支九竅百骸處處受病人見其衣冠飲食無異常人而不知此心之失其守久矣臣顧影彷徨深恐螻蟻微生將無足恃若非辭榮安分歸訪醫藥將無更生之望此臣之所以不容不去也況吳門爲今輔郡上下豢養習爲恬嬉此去秋風不遠正當厲兵秣馬日討諸國人而申儆之爲固圉計臣素不習兵使平時無疾猶懼不足勝任今衰朽蕭然而乃叨竊寵榮玩惕歲月上誤大計使至此而後有言雖萬死不足贖罪此臣所以不敢不去也欲望聖慈察臣眞切特令歸老休養病軀亟擇賢才以壯畿甸夫聖君視臣本同一體微臣憂國寧有遐心某與言及此非獨爲一身計正所以爲國家計也儻沐垂憐死且不朽伏候旨揮

乙巳召赴行在辭免狀

臣叨恩至渥閫命若驚臣嘗觀韓琦論爲臣之義曰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臣嘗服膺斯言未嘗不慨然興感也伏念臣疎遠寒踪嶼起于蓬戶甕牖之下非有親戚朋友之助以相梯級第自竊料二十有五年信緣任分隨寓而安凡所歷官一無足紀惟有區區進退之節粗能自信少在場屋去秋試纔十日適罹外艱或囑臣假手試臣不敢也後爲邑泉南蒙恩審察繼丁內艱公朝不以其微瑣許其奪情趣其稟議臣不敢也臣於是時實無毫髮分外之想不自意遭逢明聖忝竊踰涯中罹罷斥已絕榮望涪祐改紀羣賢策征如見元祐之盛而臣以不肖之身首被收召感

激而起庶幾三黜餘生因此得以心事自白然後歸見先臣於地下此臣之本志也而去歲春夏忽嬰奇疾過事健忘有如隔世僅克支持風痺復作期年麾節偶未顛隮然臣於此愈知其無能爲役矣懇祈至四悉出眞忱未拜允俞誤膺召命宜退而進人其謂何或冒寵貪榮是僅有平生自信之小節至衰晚而併失之乃韓琦之罪人也有臣若斯其將焉用是敢披心瀝膽仰瀆皇明欲望聖慈曲垂軫惻察臣聰明不逮脊力旣憊檢照前後所陳收回成命令臣納祿歸老丘園則臣之始終猶可表見亦使量力知退者

知所風勵實拜生成之造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辭狀三章

勅曰天生五材固無去兵之理國有六職亦重貳卿之官肆擇名流俾明政典某藉甚時望蕭然儒紳依山結廬樂在味書之閣拂袖徑去恥登偃月之堂逮予改絃爰出召節旣奏技從官之內且裁冠廣厦之中俄自詭於民庸乃往臨于藩輔循良之最久矣徹聞閒退之言屢焉來諗豈有退心于虛谷而無雅意于本朝趣還持橐之班來慰側席之想邊方多事宜留意于簡稽朕亦虛懷尙竭忠

而論納勉攄素蘊丕對寵光中書舍人應縣行抱病踰年難當劇任丐歸累疏誤玷恩餘聞命若驚拊躬知懼伏念某寒踪孤遠學殖荒疏方少年時不過欲僥倖一第爲窮祿養親計旣塵仕版懵不識榮進爲何事一時諸老諒其拙勤更相延譽遂由宰縣進登朝列出則涖叨麾節入則三掾宰司人力不至於此項踵皆君賜也去歲之春偶膺奇疾心爲身之主宰方寸不守何以爲人此固臣之所懼也君命有嚴扶憊而起意謂苟及年歲便當乞身人見其勉强支撐未盡廢曠舉動飲食粗如常時往往過疑謂臣

無疾而不知臣之志荒矣自冬至今四申前請適值邊塵煽洞未欲涖陳恭覩聖治一新羣賢並奮臣于此時首蒙召擢可謂榮矣然臣區區之心欲言者二蓋臣自揆心目俱耗已成沈痼本退而進人其謂何苟忘在得之戒徒有貪榮之心晚節一虧公義難掩一也況法從華途非詴材所當濫厠夏官要選非病力所可謬承一旦處非其據則顧問之頃必無以上稱明旨議論之際必不能殫竭寸衷將以爲榮適以爲罪二也臣所領郡頗爲劇繁期年之間幸無闕悞百萬之黎幸以登足雖未能大有益於公家亦未至

重得罪於百姓此正臣保病軀全終始之日也欲望聖慈矜臣忱悃特賜容旨收回成渙容臣退安丘圖恪守初志

第二狀

丐歸正切誤膺持橐之除久病難任式謹循墻之禮未回淵聽愈惕危衷伏念臣才業俱荒塵輶忝竊徒行有詔敢違咫尺之威扶憊居官終蔑絲毫之補捨論率平平之策所至乏赫赫之名天下本無事庸人摧之恪守象先之見吾徒得卿臥治耳儻非汲黯之賢本期年歲之閒即決山林之計幸湟中之糴已足

且海瀕之盜不驚忘三瀆之爲嫌冀一辭而遂退趙河東之召豈逃毀譽之公近甘泉之班曷稱論思之選不能者止乃分之宜苟求去而返遷是貪榮而冒進既乖素守徒玷親除欲乞睿慈俯矜忱悃收回渙汗改畀時髦大節難全願保桑榆之晚聖恩未報但傾葵藿之心

第三狀

準省劄爲某再辭免新除權兵部侍郎恩命事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旨揮不得再有陳請仰見聖朝寬大寸長片善不忍遺棄然某竊聞之進退有分辭受有義某自去春得心志之疾蒙恩守吳累辭不敢受者豈獨無寸進之望哉安於分也君命下臨扶憊而起雖明知其必不勝任而有不得而遂已者畏於義也在官踰期偶未顛越然心不統形神不守舍一值事劇則恍然不知所主故於職事之外人事書問一切盡廢不知者以爲某爲此不近人情之事而不知某身且不保奚暇乎他自冬入春丐歸至於再四天日在上實無絲髮僥冀之心且召且除揆分過矣參華簪橐豈不甚榮然見得思義決難冒昧且昔疾而今愈是欺也求退而復進是欺也名去

而實留是欺也幸一進而成三欺安分而守義者肯爲之乎用是不避煩瀆盡布其衷欲望公朝俯垂矜察使某此心此意得以自白其求退也非以爲高其辭榮也非以立異凡以爲病而已朝廷厚祿不可畀衰憊無用之人廉恥大端不必奪人臣當守之節特賜敷奏曲回造化毋以尋常備禮辭免者例觀或令歸休以全晚節或姑畀祠廩以遂休養或假之侍次州郡以就醫藥庶幾上有以示聖朝優養臣子之厚恩下有以遄微臣貪冒忘恥之清議則凡在王官者莫不知分義之不可違矣伏候旨揮

乞給告歸里狀

某滯有悃忱仰干鈞聽昨蒙恩除權兵部侍郎三具辭未拜命音遂乞給告五月以便醫又未蒙開允退深踧踖某竊惟臣子事君東西惟命某雖甚不肖然亦習聞其義于師友矣某白屋寒畯仰祿代耕初非以不仕爲高者今學而仕仕而至於贊員從臣亦已榮矣但緣去春偶得心疾守吳之命死不敢拜懼辱命也忽蒙聖恩親灑宸翰俾宰臣諭旨責以必行某奉詔感泣以爲此身未隕則君臣之義不可一日忘扶憊而前以九隕而後已到官以來惟職事勉强支

持毀譽不暇計禮文不暇講自始至終獨招羅數月間不敢求退餘皆乞閒祈去之日蓋嘗恭跋宸翰刻之堅珉僭以准陽守自況以爲某不以黜所以治民者治民則爲負其民不以黜所以事君者事君則爲負吾君每自爲念未去之前少有曠敗則將何以對越前日勉行之訓而歸見吳中父老哉凡一年閱四月方獲受代憑籍國靈風俗雖獷似亦相安賦欵雖寬似亦粗足羣境雖旱似亦粗收則聖主所以眷顧之殊恩庶無甚愧至於爭訟未盡革漕運未盡通軍政未盡肅則是守臣之不職無所逃罪不能且止古有格言若蒙朝廷察其至情姑與賜告使稍得休養某亦何敢爲遺世絕俗之舉哉近緣交承事殷精神愈耗目力愈昏告諸君父而天高不聞告諸朋友而情隔不信使某冒昧而去則有無君之誅匿疾而進則有欺君之罪彷徨道途進退維谷無君之與欺君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公朝不念保全臣子之節欲使之自虧其節乎忠厚之朝詎忍至是某每謂士大夫惟不能堅白一意以告君故朝廷亦不免回互其說以待下若某之愚懵乞歸則眞願放歸乞告則眞願予告用敢刳心爲紙瀝膽書詞盡布其私乞檢照某

前申亟賜朝假五月容某暫得歸省丘園訪問醫藥即便前來供職干犯嚴誅某下情無任皇恐俟命之至

丙辰除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某叨恩稠疊聞命驚震伏念某才品凡庸學識膚陋自頃扶病出守吳門地大事繁異於他郡日虞曠敗上負隆知勉强支持雖幸善罷而精力衰耗目視多昏加以心志怔忡遇事健忘量時度力不敢貪冒寵榮前後乞歸乞祠至於六七中叨召除控免不獲嘗乞給告暫歸訪問醫藥俞音既悶且蒙恩先賜內引

既得吐露愚衷意謂遂可從欲忽又沐攝長成均之命夫帝學清選師儒清職非德望卓偉不足以表儀多士非學問該洽不足以啟迪羣心某既非其人又本以鄉舉進身素不諳知學館事體此固人共知其爲不可者也然以塵埃汩沒之踪夢寐不到之地一旦脫塵役而入清流超然遂起登僊之想第某久病餘生實是不堪從仕徒以君恩至重朝命難違道出皇畿祇畏簡書不敢不俟命而遂去今連日未敢供職者正欲力申謁告之請以爲醫藥之地若又令兼攝委實難任除已一面擇初十日供兵部職事外所

有兼國子祭酒恩命欲乞公朝特賜敷奏改畀名儒以副聖主樂育人才之盛心容某且專本職少遂休養庶幾病軀可全或徑與檢會元申改畀祠廩及待闕州郡差遣實出更生之造上件省劄某未敢祇拜除已封國子監庫外伏候旨揮

第二狀

照會某昨蒙恩兼國子祭酒尋具辭免回準省劄九月十日奉聖旨不允伏念某心目俱病自解郡組以來只願歸老山林昨叨召除屢辭不獲不敢固違上命今請告未遂又令兼長成均是乃平生所願而不可得者豈不甚榮第某自量病力衰憊學殖荒落委實不堪任使朝廷既未有可差之官某豈敢固執方命除已一面謝恩祇受外欲乞公朝察某病根深痼委難承乏速賜妙選名儒以充大小司成之任容某早歸故山庶幾多士得師微軀獲全不勝望賜之至伏候旨揮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辭免狀

旨曰虞朝之命秩宗復繼以教胄子之事周官之掌邦禮實嚴乎建學政之規幸古意之猶存匪儒宗其誰屬具官某抱氣節而特立得文章之正傳

入從甘泉嘗殫乎忠告出守馮翊備極乎賢勞賜朝京師攝貳戎部卿曷尚遲其行也朕益思所以處之以大司成之席虛爰有兼官之命以小宗伯之職稱乃陞擐部之華重我斯文清哉此選愜皇極建而彝倫序其丕闡于天常師道立則善人多尚力扶於世教以副朕意則惟汝能

擢貳五兵已踰涯分易司三禮駭聽綸音異渥洊煩危衷增惕伏念臣守藩無狀誤寵造朝當諸臣去就之交正公論是非之決時難於進而冒進懼干儆上之誅兆足以行而未行姑欲俟時之定羣疑甫釋再

命遽加雖均列於亞卿乃躐居於高選載念寅清之寄最爲華要之途熙朝有如必大之博洽盛世亦推度正之老成皆居小宗伯之班蔚爲名侍從之選而臣踰年抱病累疏乞歸自笑支離難固筋骸之束雖懷恭敬豈徒玉帛之云强留非所以全身貪進亦幾於辱國朔令兼組猶覺厚顏伏望聖慈特垂淵鑒速回成渙改畀時髦罔俾妄庸久汙論思之地稍全進退以張廉恥之維是謂禮經請從臣始

再辭狀

竊惟上命有嚴豈應再瀆然臣子之義莫大於事君

盡禮公朝將畀某以典禮之職而辭受不審先自違禮其能奉職而無愧乎伏念某久病告歸人皆知之矣既叨召除控辭不獲亦庶幾一覲清光敷陳愚悃而後退休林壑則進退之閒從容合禮此區區之本心也今成均禮樂之司相繼被命凡世之鴻儒碩學願居是官而不遂者乃俾學問荒落意氣衰颯之人併得之其爲身計榮矣如禮何且難進易退禮也某解郡甫兼旬而共二事謂之難進可乎辭尊居卑禮也由夏官而易春官謂之辭尊可乎緣某實是沈疴未廖若非蒙寬恩許令歸訪醫藥則決無十全之望此身未隕猶有報國之期性命不全將無效忠之日其爲利害昭然甚明是敢披露情愫上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別選時望以典春官仍乞檢會累陳與某給告三月暫歸鄉里略加休養俟告滿別畀一等差遣容某前來供職決不敢稍違上命自取譴訶伏候旨揮

六月乞補外

白屋書生遭值明時外則叨榮麾節內則躐處清華平生所望殆不及此昨自吳門以病久不痊丐歸累疏聖恩深厚復命歸班武部儀曹繼蒙拔擢成均妙

選仍許兼華行且期年了無補報重以今春再嬰危疾心志愈荒揆分量才若不亟自引退非獨貪榮冒寵自負初心亦恐禍過災生必有奇禍今幸時序叶調一稔可卜廟謨深遠邊鄙不驚豈容衰憊之人久汙班列兼內外更迭舛制可稽竊見建寧府守臣尚未除人某雖無能爲役然向在三山帥幕往來兩司首末三載稍知事體若使牧養小民扶持國脈猶或可以自圖勉竭是用控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令某充上件差遣伏候旨揮

秋七月除兼權給事中辭免狀

渙渥自天措躬無地臣竊惟國家命令之出實關天下理亂之原施行之間偶未允愜則中書得以封還門下得以審駁臺諫得以論奏三者權任之尊非他官比皆所以振肅朝綱扶持公論而相與致君於無過之地也必識慮平允而後可以公批勅之權必議論正大而後可以抗回天之力苟非其選是謂曠官伏念臣本寒畯書生素無榮望粤自端平初政淳祐改紀十五年間時事更易故有不同而朴實一心終始惟一任分信緣罔敢容心誤蒙陛下察其無他前後三次收召出之冗散置之清華遭逢之異可謂極

矣而臣分量易盈疾疢屢作進不足爲明時之輕重退不能決一身之去留反自省循實深愧惕比方請循更迭以便醫藥聖恩寬大未忍棄捐執經金華清禮重畀攝承夕拜明綍亟頒浹辰之間異數狎至非獨求退而進甚非素心而度力不任尤難冒寵兼儀舊貴監皆號清選凡老師宿儒而平生所願而不可得者臣顧得之可謂逾分若更兼熊魚之取將益重鶡特之譏況久病支離豈足以振揚風采精力衰耗豈容以檢核稽違臣自知甚明決難虛受一言涉僞斯謂欺君欲乞睿慈察臣悉出眞忱憐臣委實衰憊別選剛明之彥以司糾駁之權姑俾臣儀曹專守使得清心省事續圖報稱萬一沈疴頻愈則自今以往無非微臣碎身粉骨効忠君父之日誓不敢辭

辭免并乞休致狀

某昨者累上封章乞守本官致仕十一月一日准省劄十月四日備奉聖旨徐某別與州郡差遣者臣辭已竭淵衷必回某聞咸平近臣未五十而致仕國初舊制皆再請而卽從若歐文忠六十已謂衰年若趙康靖三請已爲曠典某之疏固多於康靖某之年不下於文忠雖蒙別畀於州麾尙冀早還於官政無嫌

聒聒庶動高高伏念某夙蒙特達之知亦有馳驅之志中年以後多病所傷戊戌病於私家辛丑復病於姑熟丙午病於京國丁未又病於吳門彼時目力昏花心志凋落而元氣尙未衰竭遇事猶可支吾蓋自戊申至于己酉凡所感疾悉非前日加之抵家感冒風證纏綿心欲言而口瘖身欲動而足蹇跬步之內非人不能俯仰之閒隔世無異朝廷若欲待之以事任則某之力有不能朝廷若欲假之以寵榮則某之分爲已過食非其力則某蒙其恥福過其分則某任其災是用再瀝愚衷仰干大造欲望公朝察其詞情

懇惻念其疾病顛隮毋煩易地之除徑遂乞身之請
戀軒之馬空懷死報之心曳尾之龜亦有生全之望
臣今乞守本官致仕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二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三

豐城徐鹿卿撰

表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郎夏四月到任謝表

伏以投閒雲壑空懷畎畝之忠錫命天庭忽冒麾符之寄縮五六年而成近次越三百里而爲便家被上旨以促行進邦民而布令臣某申謝伏念臣某資材愚下學術空疎忝竊甲科初乏洋洋之對驅馳外服了無赫赫之名屬端平更化之初察小吏勤身之故過推邑最獲玷朝紳一從陞列院之班再轉備西樞

之屬衆論已疑其超躐宰司更預于謀謨感造化之曲成恨涓埃之莫報嘗因登對冒貢狂愚聖度有容頗是齊賢之四說他人不省過尤蘇軾之多言荷泰道之包荒領祠官而遠引丹心日皎榮念灰寒敢圖寸朽之不遺特許方城之自效載瞻封域實介江閩疇昔瘡痍未加鍼砭秪今疥癬復費爬搔正憂疆埸之多虞可使蕭牆之易動況利盡而忍加挾摘兼楮輕而無策稱提共知局面之難扶安得盤根之立剖自慚庸謭誤入選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坤轉乾旋海涵春育兼收並蓄無材不入于甄陶一視同仁雖遠亦如于畿甸厚根本之培植閔田里之歎愁謂臣近在鄉關必稍諳于土俗知臣奮由寒畯或粗達于人情乃棄短而取長俾承流而宣化臣敢不俯殫駑力仰答鴻私憑仗國靈弭渤海帶刀之習奉承詔旨慰山東扶杖之思勉求一分之寬以蘇千里之急

十一月視印于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表

近日長安甫祝釐而西去觀風江滸誤將指以東來循牆莫遂於懇祈入境具宣於寬大俯慚忝竊仰戴生成伏念臣空抱古心豈堪世用少遊場屋志一第以爲榮壯踐仕塗蔑寸功之自見當路過爲之汲引

明時曲示於收羅由凋邑以登朝起祠庭而予郡固未嘗違道干譽亦不敢因公病私偶無得罪於軍民安有隨車之老稚殆饑渴易爲於飲食非涓埃可益於海山入玷郎闈躐陞省闥上恩深厚但知空臆以盡言世論嶮巇必欲索瘢而洗垢絲毫無補天日臨之置散投閒正尋盟于鷗鷺取長捨短忽促駕於騏駰固辭非所以效忠冒進又幾於鮮恥莫回淵聽祇拜溫綸饑歉頻年曷給馬牛之運流離滿野孰安鴻雁之居曾是幺麼可供任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念臣意在愛君忍終加

於棄絕察臣才非經世尙粗竭於拙勤畀以皇華責其後效臣敢不盡忱體國悉力爲民一江數千里風寒諒書生之何補九州四十三屬邑庶濬澤之周流

冬十月甲戌到任謝表

非才護漕職有愧于兼三改命詳刑恩許令於共二仍通班于中秘示增重於外臺祇拜寵光首宣寬大臣某伏念臣孤踪寒遠質陋迂疎文不足以爲國之華勇不足以敵王所愾其言皆平平之策非過激而難行所至無赫赫之名期相安于弗擾比司飛輓適值饑荒芻莫能求祇負距心之罪廩微可發空懷汲

黯之忠況復攝官尤虞非據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自顧何裨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信非得已猶念公家之久匱恪遵渙汗而不移雖租寬於一分常懼盈于百謫安能鞭算徒有管窺必先足正額之鹽乃可通浮鹽之運果能禁上流之稅亦何害免稅之征欲求斡旋通變之方當識本末重輕之理方籲天而丐免忽易地以周諏由漕而刑均號觀風之選自江入浙益增近日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無求備于一夫每哀矜于庶戮謂毫芒析利毋庸責效于書生而囹圄未空姑俾盡心于臬事失之於前者將收之於後尺

有所短者或寸有所長察榑櫨宋桷之殊施忍毛髮粟絲之輕棄臣敢不仰承欽恤俯念侀成山嶽震搖可但令行于屬部乾坤生育終期德洽于民心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書帷夕說閱日未幾易晝芒寒自天有隕神筆一施于潤澤御茅倍長于聲光自盡駭于榮觀手不知其自舞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恭以我宋淵微之家學每因暇日游戲于法書有如私室之扁題尤示聖恩之優異或野處賁詞臣之第或茂功旌勛舊之門藏在名山具存彝典歷數西江之盛事於昭列聖

之宸奎太祖表洪氏之義居光堯書萬里之齋額然名德乃膺是眷豈幺微可擬其倫伏念臣少也多奇長而無述短檠二尺妄窺往聖之微言破屋數間近守先臣之故址苟焉葺理于以藏修讀書之眼已昏負郭之田何有謂學問求放心而已而貧賤庸玉女于成得一善則服膺食知其味恐多財而益疾獨遺之安英華自咀于窮年夢寐不忘于清夜淡而弗厭樂以忘憂此微臣飭己之私亦古者刑家之意輒因閑燕乞假寵靈方虞鈇鉞之誅忽委琳瑯之賜色齊南斗奪星軫之光芒勢聳乾龍煥雨廉之晶彩增盤

谷山泉之重貫豐城干莫之精陽和不擇地而施海宇舉閭風而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包萬象天縱多能心上經綸本廣廈細氈之論毫端造化回冰崖雪屋之春凡陪虎觀之清遊隨採驪珠而必獲察臣研精磨鏡之帖憐臣嘗躬耕隴之勞爰頒肆筆之書下飾窮山之陋臣敢不祗承帝賜仰對天章六字寶傳與六經而俱壽百金產薄期百世以流芳永垂訓于子孫庶酬恩于君父

五日到任除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謝表

伏以班著罔功已斷驅馳之夢麾軺假寵躐升論譔之聯荷帝力之無私感臣生之易老俶臨封境祇布寬條臣申謝竊以行都歷百年以來扶風爲三輔之勝內拱京邑固根本以爲先外餉長淮峙糗糧而尤急實爲表裏之重寄必得文武之兼才伏念臣寡過未能早衰多病曾微片善可爲蟠木之容徒有樸忠願效采芹之獻遄逢盛際親簡睿知密司省闥之彌綸進侍細氈之講論而臣才非穎脫識陋管窺大不足以扶植紀綱小不足以變通財計要其本意惟曰弗欺未殫螻蟻之忱俄嬰狗馬之疾祈閒累疏誤渥自天廣內凝嚴除職密聯于書殿吳門咫尺勉行昭布於奎宸生蒼顏白髮之光煥畫戟清香之色是非常制允爲殊恩祈鎮撫之無難且轉輸之未絕必民與官樂爲市乃不孤招羅之名必州視縣如一家乃克全厚下之實惟寬足以革暴惟靜足以弭紛退慙謝能曷稱隆委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陶成庶類器使羣工知臣薦試外庸熟田里艱難之務謂臣曾污中禁識冤旒憂顧之心責以新榮責之後效臣敢不俯殫驚力仰答鴻私黃霸務在安民誓將自託汲黯不能任郡終願歸休

戊申磨勘轉朝散大夫謝表

輔郡承流慚罔功于下考銓曹會課誤增秩于中行僥踰六品之陞優渥九重之賜祇膺渙汗凜極臨淵中謝伏念臣徒守孤忠曾微顯績日塵班綴病軀久倦於驅馳恩畀麾軺詔旨弗容於避免蒙潤于京師九重之地繫心於吳門咫尺之天每畢力以支持僅與民而安靜抗疏累祈于閒散予環賜被於褒嘉十一等爲大夫開唐戟戶二千石有治效忝漢璽書揆積歲以奚勞迺逢辰而加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庶政磨勵羣工獨總權綱內外任分於種蠡公行

信賞循良庶得於龔黃幾長每務于甄收綿薄亦叨于明陟臣敢不誓堅素履庶答鴻私名器不假人欲辭榮而未遂謀猷則告后雖歸老以無忘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伏以軫居出守已愧罔功禁索論兵忽叨誤渥宜退而進荷寵若驚中謝竊惟歷代之建官莫重六曹之分職屬時立武尤急司戎調補簡稽總尺籍伍符之衆論思獻納屬車華蓋之間必得通才始堪妙選如臣者地寒無挾材窳非長人之有善心好之庶幾寡過少不如人今老矣自揆何能三載嚴栖寸心灰

冷值改調于化瑟乃首被于招旌由省闥而陞列卿侍經帷而攝銓選簡知深厚報稱蔑聞疾久苦於采薪符遽膺於分竹强顏扶憊累疏投閒望之非雅意於本朝汲黯自不任於治郡子環屬爾譬筆隨之禮方謹於循牆召弗容於俟駕神武之德廣運固上稟於明謨軍旅之事未聞終難勝於任責或者攸司之清簡正昭大度之優容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乘時威靈及物修車備器將恢內修外攘之功連茹拔茅聿致小往大來之慶故雖不閑司馬之法亦許攝登祈父之聊臣敢不興起懦衰對揚休命知軍容萬里歎有忝於儒生舞干羽兩階庶助成于聖化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伏以典三有命許汙法從之班共二非才更忝成均之寄承恩激烈揣分凌兢竊嘗考有虞載籍之傳遡盛帝疇咨之意以禮化最關於治本故選掄特重於他官伯作秩宗所以重寅清之任夔教胄子所以隆溫栗之風苟非其人曷稱茲舉如臣者受才不穎涉世多艱早嘗備省闥之彌綸晚乃侍金華之講論寸長蔑有一念不欺久病支離僅固筋骸之束故書忘廢始知口耳之非守藩屢丐於歸休造闕莫違於威

命吹竽戎部疊組儒官涓埃何補於高深負乘祗慚於玩愒周官六卿分職率屬均參禁密之司禮儀三百待人後行益峻清華之職寵踰其分人謂斯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羣工手提妙造地蟠天際儀文昭煥於兩閒魚躍鳶飛德化陶成於萬有不求其備善用其中謂臣粗謹司存姑俾攝承於邦典知臣斷無他技或能勉率於諸生是使妄庸亦叨簡記臣敢不對揚殊渥激厲壯懷屬車華蓋之間誓樸忠之自効稽古禮文之事庶盛際之親逢儻少答於鴻私即願歸於農畝

庚寅宰執宣賜御製忠邪辨謝表

類別薰蕕正人心之趨向訓垂琬琰覩聖意之宣明回剝窮復反之機導否極泰來之運雲章敷錫風化聿新竊聞忠邪本不相謀是非斷無兩立知人則哲在帝堯猶以爲難觀行聽言雖孔子未之能信然疑似之多端易惑而虛靈之方寸莫欺果使清明之在躬何憂黑白之易位欲其論定惟以事覩阿意苟容者必禹光犯顏敢諫者卽王魏附伾文則寧復念國忤恭顯則決非爲身弘也詐而舒也純陸以忠而斃以佞至若和同周比之相悖泰驕義利之不伴氣類

各從肺肝如見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如尺寸權衡付之至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陶鈞更調琴瑟青天白日灼知三宅三俊之心履霜堅冰早置一陰一陽之辨懋緝熙於閒燕取鑒戒於元龜聖謨昭垂微之光才品惡紫朱之亂儆於有位精以承休昔紹興放戒石之碑諄諄厲節乾道製用人之論凜凜明邪復見祖風大闢世道臣敢不益嚴三畏堅守四維大哉言一哉心若常近威顏之側有諸中形諸外毋少萌毫髮之欺

丙申除直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舉

謝表

旨曰昔姚崇之告元宗謂能擇十道按察使則天下不勞而理朕嘗三復斯言以爲有國之未大治政繇吏民之不相習使部使者得人則異於是故每出節臨遣必謹之重之非師論允穆者不以授爾挺姿有堅持之操賦政多豈弟之規將漕江東凜有風績肆疇爾庸命爾易節於浙左夫王畏造父之鳴和鸞逐水曲罔不中節者人馬相習也爾於使事其知習矣卽所以驗於遠者施於近於爲政乎何有往哉尙迪時命無違

長安日近甫易節於外臺壁府天低復游班於中秘捧溫綸而有耀覺凡骨之頓輕載惟五星聚奎之祥實啟列聖尊儒之治自端拱崇文之置院逮元豐延閣之錫名寶訓森羅隔人閒之風日道山嚴邃矗海上之煙雲入館者榮於登僊寓直者謂之貼職必有淹該之彥始膺殊異之褒伏念臣愚不識時志徒嗜古場屋舉子之作姑以決科瀛洲學士之聯何嘗入夢自驅馳於官鞅愈汩沒於吏塵駸駸行抱成案而前但箝紙尾螢案照遺編之字久負初心荷洪造之曲憐忝繡衣之直指文書盈於几正虞徧覩之難訟牒

裝其懷深覺早衰之遽曾是皇華使臣之在隰亦依青黎太乙之餘光蓋皐陶由稽古以明刑而不疑以通經而斷獄將俾勿忘於素業忍令自絕於清流臣敢不益讀未見之書求爲有用之學校讐天祿牛生已愧於儒紳講論石渠他日尚承於帝側

遺表

告詞云夕拜瑣闥未絕塗歸之筆夜移舟鑾驚聞綸謝之言雖百年旦暮之常嘆一代風流之盡爰加愍勵式示寵榮具官某用世通才識時宏蘊其清規可以厲俗其姱節可以尊朝持橐甘泉人稱

名從論說東序士得明師朕方與前席渴見之懷爾已遂飾巾待終之願宿儒可備顧問誰其嗣之老成尚有典刑今其已矣疊四階之優贈陞次對之華稱用書銘旌永貢泉壤

生必有死殆猶夜旦之常主爾忘身敢爲存亡而改望闕庭而永隔戀軒廢以長鳴假息須臾輸忠萬一臣某悲哽悲哽頓首頓首伏念臣稟資戇直奮跡羈單幼學壯行粗有聞於師友臣忠子孝期無負於君親先皇帝擢之甲進士之科聖天子寘之百執事之列弗稱天朝之儀羽敢陪省闥之彌綸建長策遇明

時莫裨國論有嘉猷告我后屢觸宸嚴瀝冰履之自危揭天光而下照險夷萬變精白一心將指外臺薦被皇華之臨遣守藩右輔更勤細札之趣行計簿未上於甘泉釐席已前於宣室追趨瑣闥密勿經帷夙夜寅清何補禮文之闕日月獻納曷殫侍從之勞而臣福過災生老將疾至精神因之恍惚形骸寖以支離危衷未動於矜憐孤迹迄煩於全護要藩華職有光出晝之行閒館珍臺徐賦祇薖之祿冀專精於藥石或收效於桑榆去國兩年扣閽累疏骸骨之乞弗遂膏肓之疾已深非敢私螻蟻之微所愧乏犬鷄之

報心勤形瘵知無路以更生血溘肝披願有言於將死伏願皇帝陛下清心寡慾明目達聰昭德以照百官益嚴紀律撫辰而凝庶績罔忽幾微定國本以建久安之基肅朝綱以杜旁落之徑使聖治謹終而猶始則大邦雖舊以維新臣語短意長形留神往威顏益遠持荷空想於前塵王愾未忘結草尚希於後效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三終

講章

八月戊寅進講尚書讀九朝通略通鑑綱目

禹貢梁州一段云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異非區區從事於章句訓詁而已讀禹貢一書當知古人所以爲民除患者如此其勞疆理天下者如此其廣立法取民者如此其審尊所聞行所知不至於古不止也哉惟我宋以仁得天下版圖之舊兼九州而盡有之南渡至今所存者獨揚荆梁三州至徐則僅存

一二昔漢光武披輿地圖喟然歎曰天下郡邑如是今始得其一陛下聖學高明能無興念及此乎且古之梁今之蜀也乾德下蜀之初天戈一麾列城按堵數十年閒三關爲夷塗劍閣爲平地生靈爲魚肉文物爲灰埃士無歸宿之鄉民無安集之所犬羊之患慘於洪水感時思古撫卷長歎安知無如鄧艾裹氈之謀乎安知無如逆曦狷狂之計乎惟能以光武之心爲心則雖盡復禹績有不難者而於保蜀乎何有

十二月戊辰進講

卷子論五子之歌其一曰至雖悔可追云臣觀此歌五章文義首尾相續一章二章雖止於詠述皇祖之訓而太康之失不可掩矣三章四章若曰累朝都邑之盛如此前人典章治具之懿如此今以不守先訓之故皆不能保是誰之罪歟五章則敘其顛沛無依之狀若其過在己而無所自容者一何溫厚感惻之深邪因是論之三聖相承先後一意曰可畏非民曰非衆罔與守邦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欽哉一語乃其傳心之密旨禹之所以訓子孫卽堯之所以告舜舜之所以告禹者也大凡敬心肆心不能兩立此長則彼消此入則彼出治亂之端於是分焉惟其敬

故眞見民之可與守邦眞見民之爲邦本眞見民之可畏可近眞見民之不可虐眞見民之能勝予雖兢兢業業猶懼不蔽矧敢自暇逸以縱其欲乎惟其肆故以聲色遊畋爲可樂而民之勞擾不恤也以飲食宮室爲可侈而民之寒饑不顧也方其未見也民之怨氣滿腹而不知圖及其旣見也覆宗絕祀而悔無及夫以累聖久安之天下太康一溺逸遊之好其禍且如此況事變膠轕人情憂危之時乎噫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臣請爲明主再三誦之

癸未進講

卷子論湯誓止罔有攸赦云臣聞聖人之心天而已矣故觀聖人處天下之變不于其迹而于其心升陑之師何以見湯之心哉方其起伊尹於吠畝之中聘幣三往而不憚豈無故而然邪尹之幡然而改也亦曰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則君臣之意固有在矣湯之拳拳於尹如此及其至也乃使之就桀蓋謂桀之惡念已極惟尹庶幾能回之想其適夏之際所以開陳堯舜之道敷繹皇祖之訓者無所不至必將曰德不可滅威不可作也民不可勞財不可聚也一往而不可則至于再再往而不可則至于三

四五湯之所以望桀者何如哉及其五反而卒不悟則天意可占矣然後伐夏之謀定豈湯之得已乎商之民日涵泳乎湯之仁而夏之民不得以同其仁非天意乎商民之所見者私於一國湯之所見者公乎天下此湯之所以無憾於天也雖然動以天矣而猶曰有慚何哉蓋君臣天地之大義不可犯也一有小異則其心自有不安焉者矣善乎先儒之言曰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臣既明湯之心復援此以曉天下之爲人臣者

手記云嶺通略開寶二年六月止十月至段思恭知靈州奏曰古人皆以事業進身自科舉法行寒士舍此無以自進白成童而上即弊心力於場屋不切之文遂至臨事輒敗馮繼業守邊自謂非已不可太祖一用段思恭果能稱職自此邊將豈復敢肆其驕哉今邊方爲繼業者多矣惟陛下稍革科舉之弊以事功責天下士亦何患無思恭哉

己未進講

卷子論禹貢雍州一段云臣聞開闢以來洪水爲天地間最大患天生神禹出而當之非於大綱領所在卓然有見足以御夫滔天方來之勢則雖殫智慮窮

心力彼湯湯浩浩者將不勝其治矣禹蓋深察乎此者故其言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所謂大綱領故自雍一州而觀則渭爲大既導渭以入河則涇可使屬于渭漆沮可使從于渭灃水可使同于渭大有所入則小有所歸用力省而成功博矣合九州而觀則海爲大川次之能決九川以達于海則濬畎澮而至于川亦易矣聖人所以禦大菑扞大患者其所識者大也人主之治天下亦然當衆弊輳輻之餘而聖明適當其會轉移闔闢果將奚先任洪碩以總機務而大臣舉四方萬里之治屬之於監司郡守

擇威望以專閫寄而帥閫以扞敵禦侮之功責之於列屯守將選通才以主邦計而版曹以理財正辭之事分之於司農外總絲臺繩聯領挈裘順是亦使畎澮達川九川至海之智也不然役役於常程細務之閒而綱領所在不深致意則自處者小矣何以障大勢之趨乎臣敢於九州之末備論禹所以治水之道而終之以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

冬十月壬戌進講

卷子論禹貢導山四條云臣觀禹貢一書載禹治水曲折既以九州之山川各附其境又總導山導水而

聚見於其後互相發明而施工之次第畢見矣王肅則有三條之說岍爲北條西傾中條嶓爲南條鄭元則有四列之說岍爲正陰列西傾次陰列嶓爲次陽列岷爲正陽列而先儒朱熹以爲不然蔡沈祖其意以兩導字分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導岍以下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以下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導嶓以下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以下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其說最爲坦明今參合而觀則導岍以至大岳即冀州壺口至岳陽之役也底柱以至太行即冀州覃懷衡漳之役也西傾以至太華即雍州終南至鳥鼠之役也熊耳以至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導淮之役也導嶓至大別即梁州導漢之役也岷山至敷淺原即梁州導江之役也禹之治水其條理秩秩如此人主之治天下其可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哉

乙丑進講

卷子論禹貢導水九條云臣聞中國山水皆來自西北故隨山始於岍岐濬川始於弱水隨山所以觀其勢濬川所以導其歸其實先隨山而後可以濬川也疏導之功既於各州見之至此又隨其流派而條列

之所以互相發也其間山川地理之名非親見目擊不過誦師傳按傳註非可臆斷至其大義之可以爲法爲則者臣請得而詳言之夫百川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源又皆在塞外禹隨其勢而先導之欲西者西欲南者南然後併力於冀兗諸州之水自導河以下大抵皆東流矣人主觀此則知爲治之道亦惟行其所無事而已也礙者鑿之壅者決之當因者修之當止者滙之當分者播之當合者同之而一無容心焉人主觀此則知隨時弛張之道有不容以執一也川流浩渺若不勝其用力然或入于南海或

東入于海或入河以至于海其得所歸則一爾人主觀此則知爲善不必同而歸于治則一也雖然是有本焉程頤曰有闕睢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亦曰有大禹思由己之心而後可以考禹貢之法度

乙酉進講

卷子論禹貢九州攸同 止 至成賦中邦云臣聞禹貢紀禹治水之書也而以貢名何哉夫以四海九州之廣而戴一人焉以爲君爲其能興利除害而生育乎我也其尊君親上之心每因貢賦而見方洪水之初

斯民自保之不暇又安知所謂奉上之禮哉及水患既平六府既修於是而制田賦於是而獻方物在上者盡其仁在下者致其敬蓋必如是始可以言功成治定之懿矣此名篇之本旨也然聖人之心惟恐一毫之屬乎民以庶土交相正則知所產之不可以槩同以三壤相準則知所賦之不可以偏重而成賦止於中邦則知貢獻之在夷狄者不可以或强其致謹一意乃所以爲制貢之本使人易供而樂輸也後之取民者其鑒于茲

手記云讀通略乾德六年至張洎能伺國主顏色奏云臣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而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詩人以爲戒說者謂邇言爲近習之言要知凡親密者之言皆是天下惟親密之言最難察其譽是人也不直致其毀之之詞必浸潤以入之人主不察而墮其術中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張洎善伺候國主顏色所以自誦其一門榮寵之盛而翻然引退者是必陰覺唐主有厭之之意而假是以固其寵也至於薦湯悅爲相亦必其私相朋比之人未幾復召未必非悅爲之助而唐主已入其中而不寤也

十一月乙未進講

卷子論禹貢錫土姓 止 告厥成功云臣聞聖人一身天地民物之宗主也一事之未理一害之未除一物之未遂皆聖人責也方堯之時洪水橫流天不得其所以成下民其咨嗟墊而不得其所以安其爲患何如哉禹以身任胼胝之勞大而山川鬼神莫不寧小而鳥獸魚鼈莫不若水土平矣貢賦定矣五服建矣道化行矣八九年間建如此大功業去如此大菑患定如此大經制闢如此大風教禹豈自以爲有餘哉僅足以塞宗主天地民物之責而已陛下聖德高明

不下大禹然臨御二十二年視禹告成之時不翅過倍而國本未建邊境繹騷財計空虛人民離散盜賊竊發幾無一事卓然植立者是必有其故也讀聖人之書當以聖人爲法臣願陛下謹思之勉圖之

手記云讀綱目晉安帝隆安三年至燕主盛遣李旱討李郎旱既行急召而復遣之郎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奏云急召復遣此乃兵機所以疑李郎也既中其計故至於敗至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廣陵相高雅之及劉牢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

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奏云此一節臣願陛下反覆玩繹因再讀一過奏云陛下試觀今日大勢得無有類此者乎尾大不掉已有其象不審陛下與二三大臣曾圖慮及此否

癸卯進講

卷子論甘誓至予則孥戮汝云臣聞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古者於其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以戰言也周威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春秋猶書曰王伐鄭今序書旣曰與之戰而史之所書又曰與之大戰則扈之不臣亦甚矣啟繼承之初驟當大變乃能親帥六師以討犯分之諸侯其誓師之辭雍容整暇峻發明厲而天冠地履之義昭然若揭日月此可以見啟之賢眞能繼禹之道矣然方是時綱常素正朝廷素尊猶有如扈之負固者後世人主其於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漢至文帝七國之禍萌象已著使用賈誼分王子弟之說亦可以潛殺其勢而養癰護疽至景帝而大決猶幸當時元臣宿將遺烈尙存南北軍與郡國之兵皆百戰之餘尙有可恃不然殆矣若唐天寶以後藩方跋扈賞罰自專官屬自置貢賦自私而天子之尊至

於無人無兵無財憲宗宣宗威令甫振而復弛積而不已遂以亡唐又豈特君臣交戰之比哉由辨之不早辨也恭惟藝祖皇帝風雪之夜君臣從容盃酒之頃神領意會一語之契消除五季之禍根扶植萬世之綱常此我宋家法也聖子神孫所以斡旋宇宙闔闢萬變而消患於未形者可不於此致深長之思

戊申進講

卷子論五子之歌止以作歌云臣聞國之興衰在民民之離合在德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甚可畏也蓋君民之心同一德爾君以憂勤爲心則其德日彰

而有以感動乎民心故聚而成國君以佚豫爲心則其德日亡而反以拂戾乎人心故散而爲仇天位之艱如此太康常一念及此乎皇祖之所以畀付者何如而乃尸其位四海之所以屬望者何如而乃安于逸太康有是德而自滅之民心安得而不貳哉不此之懼方且盤遊無度其遠至於有洛之表其久至於十旬弗反此固羿之所爲窺伺也大抵姦臣賊子雖有不肖之心未有無因而動者漢文帝仁孝恭儉人心愛戴如父母七國雖强何名而敢爲亂唐玄宗驕奢淫泆不恤國事安祿山遂得投隙而稱兵是知離

天下之心生姦雄之心皆自人主之失其本心始逸遊之樂所得幾何而敗亡之禍貽笑萬世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君國子民者謹毋快耳目之欲而爲姦雄之所因哉

復奏乞宸翰云臣生長寒士誤蒙陛下許侍經幄恭覩陛下多能天縱肆筆成書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凡臣子祈恩望賜者無不滿意而去臣於誦說諸臣最爲末至本不當冒昧有請然臣有目眚度不能久事陛下失今不言恐如入寶山空手回也伏念臣一塵四世僅庇風雨有閣曰味書有堂曰遺安欲望睿慈賜臣二扁使得藉手歸見松菊實拜天地之賜冒犯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甲寅進講

卷子論仲虺之誥止舊哉云臣觀堯舜揖遜之風去夏商未遠也而湯反之當其初時桀之凶德熾矣斯民陷溺於塗炭不容一朝居也湯使伊尹五反五就亦庶乎桀之能覺矣桀既不悛民怨益甚湯不得不爲應天順人之舉其心蓋有所甚不忍也既已爲之矣然唐虞之事如彼今日之事如此後世必將曰湯至聖也而猶爲之則是啟姦盜之門紊君臣之綱自

我始也於是忸怩媿恥無以自容然天下之所望湯者豈徒曰勝夏而已其康四海而垂萬世者植基培址正在此時使湯而不以爲慙也何以爲湯使湯累於慙而不能自廣也亦何以慰天下之望故仲虺所以開釋其意一則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二則曰商見惡於夏不容已也三則曰湯德在民不可辭也四則曰民望所歸不可遏也天人之責在湯湯豈必留此慙於胸中久而不化以傷維新之政哉凡此皆所以消釋湯不自安之意也然仲虺終不敢以爲無慙者亦足以見天冠地履之義凜乎不可犯矣此仲虺

言外之意

甲子進講

卷子論仲虺後段云臣觀此篇前五節皆釋湯自慙之心後三節皆勉湯當爲之事蓋人主一心萬事之根本也此心如明鏡如止水則虛靈澄湛軒豁恢廣以之運量酬酢無事不可爲一有繫累則茅塞凝滯如鏡之塵如水之波安能有所立哉湯既勝夏凡所以昌其國懷萬邦裕後昆保天命者皆在此時皆在此心任責重大有無疆之休亦有無疆之恤今乃留一點慙忸於胷中久而不化以傷維新之治始既不

謹終無可觀此正虺之所深懼故先有以釋其慙後有以勉其進自佑賢以下皆其事也至於一篇之要旨則全在德日新之一辭蓋是德運而不息則其用久而不窮不然則慙已化矣而滿心乘之慙則此心慊而有所累當爲者不及爲滿則此心泰而有所止可爲者不復進以湯之聖固非自滿者然臣子責難之言備精粗該本末不得不如是也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曰新此湯因所得於虺者而推廣之也能自得師者王諒哉後之明主其可不以湯爲師

戊辰進講

卷子論伊訓前一段云臣聞人主之繼述莫嚴於初成湯所以貽謀創始者其德至矣由之則治違之則亂太甲卽位之始乃宗廟神靈之所顧欵羣臣萬民之所觀聽能嗣厥德在此時不能嗣厥德亦在此時欲占他日之治亂惟觀太甲之能嗣與不能耳人心同此愛也吾能盡吾事親之孝以立其愛人心同此敬也吾能盡吾事長之禮以立其敬卽此一念充而廣之由今日至於後日益廣益大益遠益著則始於家而刑於國以極於四海莫不知所愛敬而湯德爲不墜矣不然有諸己而欲求諸人不能謹其始而欲

責其終是已且不立而欲立人乎哉故謹初者嗣德之要也立愛立敬者謹初之要也雖然始之不善未有能善其終者矣而善始而不克終者亦豈少哉漢武帝唐玄宗是也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請繼之曰今王全厥德罔不在終

講畢奏云善始固難克終尤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漢武帝唐玄宗晉武帝之流初年非不可觀一念少差貽害天下貽笑千古惟本朝仁宗高宗孝宗在位最久終始一心度越前代陛下春秋鼎盛加之世道艱屯丙午丁未人多疑爲厄運臣願陛下日

新又新日謹一日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則治平之懿當與三聖齊休而儷美矣

癸未進講

卷子論伊訓後一段云臣謹按伊訓之書始言桀失天下之易次言湯得天下之難次言前人之垂憲者爲必當守終言天命之難保者爲必當畏而又咨嗟歎息喚醒太甲而告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此正一篇之要旨喫緊用力處也蓋雖有如是之良法如是之謨訓而吾身本原之地一不加敬又安能御於家邦而對於前人哉想是時太甲雖煢煢在疚而縱欲

之端尹固有以密察之故思有以遏其萌而杜其微此大人格心之學也雖然太甲中才之君伊尹所以望之者猶不敢恕若夫臣子遭值聖明則責難之義又當何如哉臣嘗即惟德罔小惟不德罔大之言而推廣之曰舞不必常歌不待酣但逸樂之間微有失節非祗也不必孜孜貨色不必旦旦遊畋但苞苴之蹊一線未絕燕安之鴆一息不徹非祗也聖言雖不侮而亦未達於用忠直雖不逆而亦未見於行者德雖不遠而私議或在於王宮頑童雖不比而異服或汙於宮禁皆非所謂祗也災祥之判治亂之分不在天而在身不在著而在微嗚呼敬之哉敬之哉

戊寅進講

卷子論咸有一德前一段云臣按自伊訓至咸有一德皆伊尹訓太甲之辭而時有先後語有淺深其節凡四奉嗣王祗見厥祖明言烈祖成德以正其初其辭雍容不迫此一時也至於王惟庸罔念聞則戒以無忝厥祖戒以無越厥命以自覆戒以無俾世迷辭愈切此又一時也及其悔艾深至始告以升高自下陟遠自近蓋直告以用功下手處此又一時也洎復政告歸然後以精微傳心之蘊空臆而盡言之而名

之曰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涵揉切磨具有次第而其大要則不出此一而已何謂一曰運行而無息純粹而無雜貫通而無間莫非一也而有常則大體焉合而觀之則德在初者此一之基也謹乃儉德者此一之修也允德協於下者此一之充也至於此篇曰常德又曰庸德則知其不容息也曰德惟一又曰德二三則知其不容雜也曰天佑民歸曰吉凶災祥則知其不容閒也諄詳懇到愈精愈密其意蓋以嗣王克終允德固萬世無疆之休然師保既歸而寒之者至則有時而不常矣不常則前日之功間斷而不續

不可以言一矣是善始易謹終難作聖作狂一念閒爾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辛酉進講

臣聞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執經入侍者必有以發明正理開啟上心然後可以無愧所學訓詁云乎哉誦說云乎哉四牡一詩爲勞使臣作也生民休戚係所遣之是非官吏臧否觀於使者之得失不難於勞而難於遣周人於此何其謹重之至而不敢苟哉方其行也則寵以禮樂之華勉以咨諏之寄及其還也則又述其勞勤不遑暇之勤而念其思親思家之

意歡欣悅懌常浮於言意之外臣子奔走於原隰阪險之閒而微勞片善坐見於黼座蝸蜎之蓬何其盡人之情記人之功纖悉至到若此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臣子寧有見知而不說以忘勞者哉王澤既微古意漸盡遣者既苟勞者亦廢往往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纔有尺寸之權可以藉手則無非毒民厲衆之事既不知所以遣之借曰勞之亦徒以爲欺而不足以爲惠矣今宜追倣古意嚴於遣而勞行焉我朝盛時鮮于佐嘗使京東既又再使司馬光歎曰一道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由今而言一遣已病況再乎一人已多況百乎張詠守金陵范延貴一殿直爾詠問天使沿路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問其故曰驛舍橋道全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肆無賭賣市易無喧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是知其必善政也詠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古道既薄上下往往交相爲瘉有採訪人物於一殿直如詠者乎有天使過邑而縣宰不識者乎是可歎也雖然臣豈敢謂今世遂無其人哉精遣而後勞之是在陛下一轉移閒爾

癸巳進講

臣觀遣勞使臣之詩二篇相爲首尾臣於前篇言當遣而後勞蓋以遣重於勞也夫使臣之職惟以詢訪爲先務人主以求賢自輔爲心則可以自廣其聰明人臣以訪善報君爲心則可以輔成人主之德意將命而行靡不周徧四方萬里皆如在幾句之閒斯謂爲不辱君命矣然嘗觀春秋傳穆叔之言曰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雖各有意然皆欲其訪求善道同歸于正而已夫苟正直恭儉不以言則非咨善矣人倫天倫不以明則非

咨親矣孝弟忠信不以白則非咨禮矣田里愁歎不以聞則非咨事矣水旱盜賊不以達則非咨難矣志不在於善道而以摘發隱伏爲能以浮言單辭爲信以欺誕生事爲心則臣恐壅上德賊生民將自遣使始豈周人詢謀之本旨哉惟明主重之

丁卯進講

卷子論常棣止烝也無戎云臣觀此詩八章說者皆知其欲篤於兄弟固也然不察詩人起興之本旨則猶未足以言詩也夫一篇之中所興者二以常棣興

者天性也以脊令興則見其飛鳴搖動出於至情不能自舍非有所待於人者亦天性也知二章之所以興則其餘六章之義可識矣蓋兄弟天倫也天理不可泯則兄弟不可離是皆自然而然動於中而不容已者周公閔二叔而誨之使非本諸固然之天以感發其至性則雖欲强爲糾合庸可得乎若餘章不過反覆鋪陳使知是理之不可不深體而有以見凡今之人皆莫有過於兄弟者也何以明其然哉死亡之可爲惻然懷思而致其情者兄弟也急難之不料樂於協力盡其助者兄弟也外侮之侵凌相與扞禦而不敢避者亦兄弟也皆所以深言兄弟之不可及也至於他人則雖有矜閔之情逮勢力稍不及則有相視長歎息而已矣利害稍相涉則有避遠不敢近而無復致其力者矣天眞所存其可誣哉臣故首及之以發詩人之本旨云

口奏云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言亡愾然形於傷嘆如此必其心大有所感動者然則天理人心之際凡有似此者豈得不惻然興懷哉

冬十一月己卯進講

卷子講常棣止末章云臣觀上五章皆反覆展轉以致其情言兄弟至親不可暫離而終可託可恃者以其爲天屬故也所謂出於天之本然者也至此則又反其言辭世俗既降方喪亂則思兄弟及安寧則懷友生是謂於所厚者薄而失其本心矣因是心而糾合之誰能不自反乎既又爲之旁證曲諭以盡其情飲燕樂矣然非兄弟皆至則其樂不足慕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樂矣然非兄弟翕合則其樂不能深久樂至於可慕可久皆由兄弟而後致則知兄弟信非他人之可及也然自二叔之變雖以至親且日以衰薄

推而至於九族則薄益甚矣其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是乃失其本心糾合之道若只以言辭諭之未必信其然也又謂宜室家樂妻孥而後兄弟之情可久試究竟而深圖之其道豈不信然哉周公親親之心於此可謂至矣然有不幸而遇天理人倫之變者宜如何哉象之於舜是自絶於天者也孟軻乃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臣以爲親愛之迹或有所不能及而親愛之理則不可一日忘此念一存則一家仁一國興仁矣此舜之所以與天合也惟聖明念之

己亥進講

卷子講伐木一篇云臣竊觀周之盛時所以治安千百歲而不可拔者正以大綱小紀詳法略則足以爲後世憑藉扶持之計故也其後小雅盡廢至於蕩蕩無綱紀文章卒至於徒擁虛名而國非其國矣今聖祖神宗精神心術之所建置櫛風沐雨之所經營者至於近年百度浸已廢墜不舉所恃以爲安者僅有累世仁厚一脈而四牡之君臣棠棣之兄弟伐木之朋友故舊所謂建三綱以爲綱立五常以爲常猶幸無恙爾若鹿鳴皇華天保采薇出車杕杜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形弓菁莪之類或荒蕪而不修或廢壞而不復而上安下恬視爲不切慮不動於耳目幾何而不至於小雅盡廢哉扶持修飭要當汲汲而圖之臣以爲當自君臣朋友兄弟凡有關於綱常之大者先致意以明其本而以忠信孝弟廉恥禮義諸詩相與修輔而維持之則小雅庶幾可以漸復矣此乃緩而實急者惟聖明深念之

戊辰進講

卷子講天保一篇云臣觀此詩自三章以前皆以天保定爾爲首蓋言天之所以保安于善者無一不至且進進而未已山川之高深岡陵之廣大日月之光明松栢之茂密皆未足以形容其福之盛至若四時豐潔酒醴以事其先王先公者神亦降之福而神之來格者皆詒爾以福斯民質實無爲但日用飲食而已言羣黎百姓皆助爾而爲福也至此則天地兩間山川鬼神莫不錫之福此固天之所保定於我君之本旨也雖然天之錫福於君者如此則君之所以受福於天者固無窮矣然臣竊謂君之所以自求多福者猶有在焉仰體列聖仁厚之意則生不傷厚不困

者一念不可忘也深察內外是非之分則進忠厚退浮薄者一事不可忽也天下之事固衆矣是二者尤爲集福之本臣請得終言之

十二月乙亥進講

卷子講采薇一篇云臣竊謂興兵動衆人情之所甚難也苟無其道尙安能强之必我從哉易之兌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勸民大矣哉然後知古人使民輕於犯難者以明夫說之道也故遣使之詩必先使天下曉然知用兵非我之本意又爲備述其勞勤困苦之狀如親履其地而親見

其事雖曰託諸戍役之自言而實則以明我之深察其情也其有不說以犯難而忘其死者哉此可以觀詩人體物之心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四終

文

復齋記

士莫病於過莫善於復非過之病過而不能復者病也何謂復人欲去而天理還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理耳彼其旦晝之梏亡是五陰之剝也平旦之清明是一陽之復也復而固之其爲臨爲泰也孰禦復之者甚微而梏之者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其得爲人矣乎人而欲充其所以爲

人之理則毋恥於過毋吝於改過無過則無復復者過之反者也非必曰一言之差一行之失而後爲過也理卽心也心卽天也使吾胸中所存揆之於理微有一毫之不相似則過矣過則必知知則必復復則必固固則與天爲一矣是故一念之悖于理者皆過也一念之還於理者皆復也復非自外至也惟能不失其初而已子路之復有過喜聞子張之復篤敬書紳曾子之復日三省吾身顏子之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方其過時鏡昏于塵及其既復塵開鏡明然而諸子之復復於既慾顏子之復復於未形莫非復也而遲速之間又有閒焉此諸子之所以爲諸子而顏之所以爲顏也耶若夫小人之爲不善動於心形於色發於聲音未有不自知其所由然者過而曰不知與夫知而不能復者是欺心也欺心卽欺天也天可欺乎是故君子貴復天地復萬物生人心復萬物明士而志於德其必自復始矣當復而速復既復而固復其顏之徒乎西昌倪公孺粹而和清而文以復名其齋而屬余記之故余樂與之言復之理公孺儻有意焉是則復齋記矣嘉定甲申季秋既望

種德堂記

南安置郡幾三百載其間鴻儒碩師以德善著者有六先生焉明道伊川則以侍太中公攝倅事而至焉者也東坡則經從而憩焉者也元城無垢則遷徙而寓焉者也唯濂溪以辨分宇獄事用當路薦來爲郡司理受之於太中開理學之原見諸行事尤爲顯著故郡雖偏而是職甚諸曹特重方先生在官時與部使者爭重囚不獲則置手版欲去曰吾不殺人以媚人竟免囚於死自是繼武者民必以濂溪望之故地望雖重而稱職爲難非難於稱職難於爲濂溪也金

華徐杲明仲繇賢關職科第再轉爲郡理官政成課最上有日矣扁其堂曰種德詩以自見而委鹿卿記之其有濂溪之心而泝其原於皋陶者乎夫兩賢相望經歷幾世而以德爲刑其心一也善種德者必先定吾所以種德之地皋陶之欽恤濂溪之中正地也地立矣凡而偏怒奇憐蟊吾種者也猾胥駔吏稂莠吾種者也有一于此皆德之累去其累深其種明以本之恕以繹之廉以培之剛以耨之學以豐之則德盛仁熟而難者易矣雖然是不可以朝種而莫穫也昔禹稱皋陶之德而稱其邁言遠也漢于公爲決曹

乃侈大其門以蘄陰德之報夫處斷平允決曹職耳而其言如此則公之種不既鹵莽矣乎皋陶之意濂溪得之以爲濂溪而于公或未之知也明仲蒞官有能聲又即德名堂以詒其後于公幸子孫之貴而明仲永免子孫之憂可謂善學濂溪者矣今理廳象先生而祠之凡在此位者暗室屋漏微有慊於吾心則入而居於堂出而拜於祠必有不安焉者矣此明仲名堂之深意吾故表而出之寶慶初元六月七日記

雲封禪寺重脩造記

大庾五嶺之一也踰橫浦而南陸行十餘里山行五六里盤迴繚曲躋于嶺巔界江廣之交石壁對峙是爲梅關關南寺曰雲封六祖大禪師之法區也自漢元鼎庾將軍戍關而嶺始名自唐開元張曲江公刊山敭石而關始通自咸亨六祖得法而寺始剏青山流水環屋上下蓋嶺嶠清絕處也世言大覽傳衣法於黃梅以歸僧徒追躡爭之至是師置衣盤石上追者莫能舉及卓錫地間泉湧出後人即其地爲寺大宋祥符庚戌始賜今額中間寺宇興廢紀載失其傳莫可考詰至於今老屋暗腐住持永清勇猛精進必欲自我一新之以誠徧當路聞者傾施則鳩工庀徒

踰越險阻輦材於三百里外中爲祖師殿東爲霹靂泉亭南爲靈官殿西爲西閣又西跨山兩崖梁空爲僧堂翼殿之右隔歧道面東爲官廨扁以駐節高明軒豁罔不稱事剗攘菑翳幻出金碧役始於嘉定癸未成於寶慶乙酉糜緡錢二千有奇惟法堂方丈尚仍固陋亦且銳意經度凜凜向就矣清自武其功走南安城謁記於郡文學南昌徐鹿卿以紀歲月余嘗試語清曰昔祖師樵採負薪以足衣食比其服勤碓下密契無上菩提言下了了本無一物當是時萬境皆空室廬改復安在一向從末法中作佛事於祖師

意云何清曰妙莊供誠非我事然自我之居是山數十寒暑矣車之入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車之出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我從其後而問之其人勉於職者勤於政者心於民而不敢苟者則人必曰此賢者也才者也其或養蠹做偷歲月媒身而職之弛甘利而政之荒則行路非之盱隸仇之夫吾教本於無爲而或以有所爲見譏子教職於有爲而或以無所爲見疾孰知道無精粗無人我無內外無爲而不爲有爲而未嘗爲孔與佛不相悖也子亦觀諸嶺上之梅乎如是而生如是而華如是而實如是而落謂

之有所爲可也謂之無所爲亦可也能具知識於其有無之外則道在是矣余於是竦然驚豁然悟因歎曰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永清善學祖師乃今日獲聞第一義諦因次叙其說使歸刻之以誌後之出入是關者俾無媿於嶺上以貽清之笑云落成之歲六月望日記

雙碧柱記

教官廳之東有樓三間曰導月嘉泰壬戌曾侯準建廳北堂五間嘉定辛亥方君季仁建樓後堂之左爲屋三間面東兩峰扁曰雙碧寶慶丙戌徐鹿卿建屋

前築臺從十有五尺衡倍之扁曰月觀觀之前爲圃中累土尺歷四尋植以雜花木既就而鹿卿去唯廳事創於慶元丁巳隘且做材嘗具矣而役弗及幾來者圖之丁亥朔日記

重建六齋記

寶慶二年秋七月宮教東陽馮公特卿守南安始至環四封之內屬耳以聽令公百未暇問既祗謁先聖先師則進諗之顧視齋廡卑做喟然太息以爲待士之道有所未稱即捐錢廿萬繼之以粟俾僕更造鹿卿稟命而退以事聞于繡衣戶部永嘉陳公畏公亦

曰此宣風化者事也況吾故治其可無助予錢如郡之數時左史撰太師三山鄭公性之攝漕事聞之亦助十萬度費浸具則經營鳩工掄材給直與民間等委職生分董其事悉撤故而新之不足則益以學糧錢七十萬有奇米石百又不足郡帑再益錢十萬而鹿卿亦稍出俸廩以佐費對列六齋齋建燕亭爲位廿四總一百六十楹百爾器具罔不飭齋之扁曰進學近思貫道尚德時升上達以九月經始越四月告成已乃外拘櫺星門內葺養賢堂庖廩向背各易其所規模雄偉視昔加倍士喜且奮請爲記鹿卿不得

辭惟昔周程先生講道是邦軌範森然可敬可仰而養士之宮因循日久于壞頹簷老屋弗支雨風講明切磋之功爲希闊其責宜有在也維時良二千石以學校爲重部使者又相與出力主張之豈直爲觀美哉古者上自天子之國都以達於術於黨於家莫不有學使之羣居族處相觀而善會異而同之故士之爲善者衆也王教不行人自爲說家自爲學無師友以講會其文義開廣其心胸下者爲儀秦高者爲楊墨波蕩流溢泯泯棼棼其間居窮守獨以自力於善者宜若有人然亦有安之而不變者緣有司無以與

起之耳今六齋既建廊榭靚深牖戸明敞硯席之味隔於塵坌饔餼之供愈於簞瓢傳道有師考古有籍於是藏脩於是遊息一叩擊間有員機焉一領悟間有神化焉夫亦可以自勉矣學者其毋負朝家作成之賜與夫伊洛開端肇始之意異時卓然自立如古人以經義治事名齋而勁名節行與齋俱傳是則士之職也亦三君子之望也明年春正望記

福州請雨記

紹定壬辰夏六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徧走羣祀未效大帥番陽李公以石鼓閩重鎮其下衆水所滙必出雲爲風雨乃命屬吏南昌徐鹿卿致禱丙申詣寺齋宿丁酉黎明登岑崗禮舉而雨是夕大雨戊戌又大雨已亥雨止槁者獲涸者流刻而識之侈神之休右記刻于鼓山大頂峯隸書在朱文公天風海濤四大字之傍

白太守論南安縣試選事

淑民心非難變民習爲難西蜀在漢以前有蠻夷風不齒於中土文翁爲守及修起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子弟高者補吏次者孝弟力田每行縣益從諸生與俱又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至武帝時邛筰不通遂遣司馬相如乘傳往使竟

能略定西南夷以歸自後如王褒楊雄嚴君平彬彬繼出而蜀郡安治者累年至先主遂倚之以抗吳魏是知民之習變則民之心始可恃也橫浦三縣惟南安最爲僻遠民居深山窮谷間與溪峒雜揉賢士大夫足跡之所不到其民非因詞訟不至州郡所見者獷戾之風爭競之事耳雖有秀民亦往往淪沒於其中每歲本縣不過春秋二季差官往大傅寨招爲士者而試之以場屋之文一日而散如此而欲變其習誘之爲善莫若倣文翁之意令本縣每歲縣庠及大傅寨春秋補試務寬其選喻其樂於從學者不限員

數倣秋闈勸駕之禮集縣官飲餞之而給其道里之費遣詣郡學受業其成人者則隨經分隸學諭教導童子則處之小學而委教諭職之校官時進而誨之以禮義之大端彝常之大訓如有所學優異及月書季考入等之人則州郡亦稍加旌別其登第者則與之陞甲而兩預鄉舉年至四十以上者得比廣郡詣廣之漕司銓量權攝在廣州縣官其正奏特奏人欲於廣定差者皆得眡二廣例使之知儒學之爲榮而漸銷其豪橫之氣一旦或有暴戾之事則令其鄉人請舉入仕者化諭之如相如之於蜀庶乎其情易孚

而坐得其要領如是則禮義之習成而可以爲不叛之地矣

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

竊惟今天下事夥矣其尤重大者非寒遠踈賤所敢僭言而通國指爲急證者有二曰積强之虜也積輕之楮也而虜之視楮尤急請先言之夫韃非能爲吾禍吾實自禍耳竭事力以挑犬豕之怒導蝥賊以養背脅之疽遂使變起蕭墻憂關宗社而君臣上下未聞有斷斷一定不易之謀前有一誤而莫之懲後有二疾而莫之救將何以爲自立之地哉何謂一誤聞之道路朝廷陽雖諱和之名陰有向和之實廟算弘深必自有說豈非以邊城已破器械已空兵糧已竭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舉彼其盤據京襄者爲虜爲盜未可知也使韃誠欲講解果虜邪必能引而去之果盜邪必能掃而清之還我舊疆受我歲幣而吾因得假歲月之暇爲葺理之圖藉令它日不免寒盟而吾之家計立矣邊臣之所以主和朝廷之所以向和意或出此而國人之論則不然謂以爲當中原雲擾之時韃去我凡幾何里沙漠遼絕歲帑當於何而交道里梗塞使介當於何而進是以未論和之不可保已

憂和之不可成而主議之臣曾不察此所遣間使更往互來支犒之數動至盈萬歲月墮於渺茫之計帑藏耗於非泛之供今其效亦可覩矣萬一虜盛兵以臨我假和以紿我我不能戰而復經於和則是甘蹈亡金之轍也可不懼哉何謂二病一曰規摹不立昔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以不支之勢一舉而盡復之惟其無一念不在於復城故卒無一城不可以必復厥今立國東南以荆襄淮蜀爲屏蔽棄襄者棄荆之漸棄荆者棄淮蜀之漸也方城漢水我所必爭縱未能收功於目前亦豈宜遽置之度外而在邊在庭志

氣消索裹鬧一跌則以墮氓目之邊城一失則以土梗視之荆州之孤注甚微兩淮之風寒孔棘至蜀則又甚矣處日蹙百里之時而悠悠舒舒不異平日雖不顯然爲畫江之言而已隱然成畫江之勢識者之憂不在荆襄而在淮蜀矣二曰謀慮不孚越人之謀吳也舉越國同一報復之心吳之謀日益睽而越之心日益叶勝負之機於此而決今强韃之衆中原之盜逆全武仙之餘孽尅敵王旻之叛卒皆叶口一力求以快意於我而回視吾國則上無勾踐臥薪嘗膽之志下無種蠡分治內外之忠朝廷之意不白於天

下邊帥之意不孚於同列江淮之閫各自爲謀上之人調娛委曲惟恐咈之其何以當百勝之虜哉爲今日計謂宜懲一誤去二病大作規畫以守易和密爲收復京襄之圖中寓聯絡吳蜀之勢北兵吾讐敵也一人一騎不可復引而置諸大江之南邊民吾根本也虐征重歛不可復橫出以竭其生生之理練兵擇將備器峙糧盡心力而爲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一州可取則復一州一邑可圖則復一邑然後遴選邊豪以爲守令又擇嘗仕於邊諳練事體者與之參錯假以便宜優其事力而舉前日所儲之兵糧器甲以實之俾得糾集兵民且耕且戰爲效死勿去計是則所謂守者將以守吾祖宗疆圍之限非畫江而守之謂而戰在其中矣政使虜情無饜則將移吾之所以守備者與之戰戰勝而後和則和可久而後禍不作矣夫七年之病雖已錮而三年之艾猶可求不求則終其身而不可得某愚不知兵然蒙恩禀議宥府故敢陳其管窺之陋如此惟廟堂賜省幸甚

第二劄

某既陳待虜之說矣請繼言救楮之說夫楮之所以輕者以其多也吾既無見緡可以用官價而大收之

則當有權宜之術以救其窮而拘常之論必欲以一換一曰吾不可以先自輕楮而失信也不思以一換一則猥多之數略無減損不過易舊爲新改換界分而已何以能使新界之必重哉且楮之始行非以楮爲錢以楮飛爾其官價七百七十未嘗一日變也自輕楮以來民間隨其低昂入以此直則出以此直初不爲病受其弊者獨朝廷爾二稅之數無增也祠牒官告之直無增也征商牙契之入無增也及其出也市物之直增矣戍兵之生券增矣諸軍衣糧雖如故而非時之給犒增矣官吏正俸雖如故而添給之暗

增者亦不少矣利權通塞命脈繫焉而上之人曾不察楮多之由思所以省嗇而澄其原方且揚湯止沸日益滋甚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然猶曰是特一時之費也兵息則費息矣若至守城臨軍竭轉資給一歲增添支賜爲數浩瀚蓋將終其身而後已兵事不解則資給愈多其將何以爲繼然猶曰是非吾之得已也蓋有得已而不已者矣如添差員額一二年間增捌凡幾州郡有三數除授而未定者送迎憧憧靡耗甚廣且它冗費難以徧舉既不能節其出又不思革其弊問之則曰是無策也可乎夫所謂權宜之策

者使百姓以高價受而吾以低價取不可也無害於民而有傷於國亦不可也苟無二者之病則就短而求長宜亦可爲矣今外方楮價率止二百二十金近幾雖有三百之名然皆虛增物價以當之實與外方等爾竊謂十六十七兩界斷無復昂之理宜有以殺其大勢別造新界而準時價之實以一爲三權與舊楮並行所以然者恐新楮印造未多爾凡官司支遣新楮則一千當七百七十舊楮則三千當七百七十民間二稅入納除一半見錢外其一半官會並須參用新舊新楮則自如常數舊楮則以三爲一謂如納稅二百千其一百千見錢自無增損一百千官會合用新界五十貫用舊界一百五十貫通準一百貫願全用新楮者聽惟折絹折麥之價似聞以舊楮之低頗有增數却許分明具申別與裁損其它入納準此所納舊楮盡以解發若有出於合解數目之外者則用新楮償之亦以一而當三如此則楮之數三分殺其二矣有一分新并楮行止是殺得一半用後說收減則是三分殺二矣然造新須降恐其數未廣又當用救急之策以漸殺令之監司州郡凡有楮積交承常平等錢去處不問名色不限多寡各出其半以收

舊楮每貫以二百四十足爲定價合三貫計之爲錢七百二十是亦以一收三之異名也用實價則官吏不至牟利而爲貪有常價則官吏無所增損而爲姦每路委有風力監司一人主其事先考覈一路之錢共可以收會若干既已收兌則旬一具數申聞朝省而以兌到舊會分限解發焚毀務在必行俟新楮之價增計各處兌過錢數撥楮發下填償元來窠名而又有說以終之收楮之令既下凡祠牒官告之在官者皆止而未售見錢將既然後出令曰舊楮之須凡若干數今已收及七分矣自餘三分無從盡得見錢

收買從某月日爲始民間應有十六十七界會盡用以買祠牒官告舊來祠牒每道八百貫今準實直合用二千四百貫官告亦如之並未用新楮此令一出則有舊楮雖欲不准祠牒官告之求不可得已兩策並用相爲扶持數目減而價已增豈不愈於束手坐視乎其間條目猶可細議其大要在於減殺爾雖然權宜之策亦非可以終恃苟不知塞楮出之原則多止十數年少或三四年弊復如前矣繼今以往凡可以耗吾財計者謹之重之是又救楮本原之論

上廟堂論楮鹽書

某投閒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于耳目所接有可以上助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與鹽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然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西舊楮收拾幾盡價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相救內弊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舊于何而減曰當取十七界腐爛甚者揉而爲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遞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卽新之增也第有利必有害苦于食淡者江西湖南爲甚然救得楮弊則暫時之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豈朝令實然自軍將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而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某前所議浮鹽以爲價愈高則私販愈爭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比見違禁者魚貫于路深有望朝廷思所以爲弭爭之道私牘公文言之詳矣嘗蒙下賜鈞汗以爲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驗今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則自大丞相行之自大丞相弛之使天下曉然知賣鹽所以收楮則正大明白孰不愜然心服皆將謂經綸老

手所以開閫斡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盛美矣乎江西早禾僅爾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之糴爲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爲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青雲謝社序

己卯之春其月建寅其日己亥青雲課會十有七人集于里之崇元觀以文會也酒才數行殽核具而已卒飲相頹言曰朋友之會尚矣蘭亭之集以脩禊會別墅之遊以圍碁會竹林七賢以放達會酒中八僊以沉醉會朋友之會尚矣而以文會者寡也惟吾鄉

里之士平時過從聚合言論鯁如藥石矧當天子詔與賢能郡諸侯勸駕之秋蓄銳待敵正其時矣可不益圖切磋之功乎此課會之舉吾徒所以相長而求益也凡與此會者不以拔過者必知所裁而未及者必知所勉也不以齒長者毋至於亢而少者毋至於憚也不以分師生得以相正親戚得以相規而兄弟子姪得以相指摘也言而失則約之中行而失則返之善其所以輔仁者又有在於會文之外也豈直曰綴緝之工而絺繪之巧邪噫嘻尚敬之哉尚勉之哉於是同辭而歌曰彼澤相滋兮流長彼蘭相襲兮

幽香維朋友之好兮亦澤麗而蘭芳而賡載歌曰諱過兮不藥之膏肓專固兮自伐之斧斯維朋友之益兮尚瘉疾而起傷又歌曰青雲坦其路平桂窟藹其風清維朋友之慶兮當攜手而同升歌畢乃命徐某次而敘之以爲識且條列事目而附諸其后云

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竊惟上自朝廷下至郡國設官分職大意略同天子之尊不親細微則其代王言者有翰苑有中舍諸侯之重不屑細務則其代翰墨之勞者有館客或以委屬吏之能者等殺雖殊其體一也夫今朝廷之出命

其事大體重者則有鎖宿若其常事則許退而譔述未嘗律之於期會之問也是非私於代言之職以朝廷之體當然耳郡文學之視衆寮等爲屬吏而事任差省則夫嚴之期限責之遵稟誠未爲過然州府平時所以優假之者每事稍異詣府而許之外車莫謁而許之預座非私於文學也以州郡之體當然也且均是人耳今日爲中舍則不律之以文法上而爲文昌爲侍郎則簿書期會豈能盡廢今日爲郡文學則不限之以常程再任而爲幕職爲縣令丞則簿書期會夫又何辭由是言之其所以稍加優待者直以在

上之體當然而不爲下者設明矣有如軍府之尊嚴責一屬吏爲至易之事苟其力之可爲一頤指之奚敢不力非如它官則賦之不可必辦獄訟之不可驟決而至於臨期誤事者比也今皂胥不照與簿書吏事一例行移在某么麼之蹤非敢驕蹇慢令但所在少有此例恐後來承襲不改繼至者以爲破例非體自某始自判府始區區之意竊爲承命而行即是遵稟不必先次具申然後爲稱所有勸農文謹已撰述隨劄繳申欲望明諭所司此後或有使令遲速唯命不必如簿書獄訟之例況善政垂成步武日高在其

趨風之日尙多儻略於爲郡文學之時而嚴期會於它時奔走之日則始終無非效報之地區區冒死不任悚仄

祠貞文公祝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偉然泰山喬岳之氣象灑然光風霽月之襟期卽微言奧理而深索處暗室屋漏而不欺以同胞同體視民物之衆以至公至誠結旒冕之知其操履如金石其議論如菁龜善類所倚以爲宗主權門所不得而招麾清明見信于奴隸姓名至誦於童兒蓋親接乎考亭之緒又將沿伊洛而泝洙

泗便天假之年則必措世於唐虞之雍熙惟昔駕周原之駿適值江左之儀非特蠲逋已責以爲惠而又捐金貸粟而繼之非特殫寸心之惓惓以挈其綱領而又羅九州之俊以效其驅馳慮於已者無一毫之弗盡切於民者無一事之不爲請於朝廷者爲五十餘萬之廩粟脫乎溝壑者不知幾千萬戶之黔黎祝后稷之由已眞可以對越若汲直之開倉又特其細微某偶以弱質承乏計司仰先生之高躅叨匪門生之敢企矧嘉熙之歉尤甚乎嘉定之時官無可發之廩國無可捐之貲人倫天理且至此而幾熄菜色雷腹徒坐視其顚隮亦嘗叫乎閽闔迄何補於毫釐於此而後知仁人之盛德浩乎浹髓而淪肌至今父老尙言之而感泣名筆紀載偶於是而獨遺昔有不言使虜之績獨自喜乎活青州之儁先生蓋嘗仗漢庭之節諒此心與前哲而同歸謹倣祀忠宣之遺意用敢揭遺蹤而並祠某適有共二之役行解授代之龜命屬安靈矢心致詞庶幾秉史筆者之有採抑以慰甘棠無窮之思

橫江雜稿序

薛退之不肯著書謂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欲俟

五六十爲之冀其寖過子才不敢望退之萬一則雖終老未可以書況未五十六十乎自來橫浦三年凡見之一二諸文大抵出於應酬之迫非著書傳遠也士友不予鄙請刻梓以傳蓋屢請而屢辭焉辭之力則梓之私甚矣愛而忘其醜也旣成以示予予曰盍毀諸或者赧然曰工不工才也傳不傳理也過而刻之是蠙市人之鞭也過而毀之是碎仇池之石也鞭不可蠙石不必碎子姑求如退之者而折衷焉子曰諾因書以識

趙司戎詩集序

昔余讀六一先生送東陽徐先生序其詞典以正其意閎以深未嘗不歎君子之愛人以德也及來橫浦司戎趙君時舉一見如舊交間誦其爲文沛然如決川東下雖龍門砥柱橫扼其衝而不爲避嚾亦銳矣于後交益深情益洽每寮友會輯則論人物短長賦詩歌談江浙嶺海間奇勝事可駭可愕無能發一矢以當其鋒者雖卻穀之明經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羊叔子之輕裘緩帶時舉蓋不多遜也久乃出詩詞四帙示余余熟之復之於是盡得時舉之爲人今將銜秋風東行過六一之鄉試持盃酒酹先生咏其言而

想見其風其必有得矣他日一笑相逢幸爲余道之

嘉定甲申季夏

贈相者王仲父序

永嘉王仲父以風鑑游士夫間攜版曹曾君書來謁余亟見之其容泊如其論窮如誠有如曾君所云者余方欲觀賢者於世煩仲父助余訪之或端屆朝而胸中自有丘壑或退然而不勝衣而智慮足以羅落宇宙或其外介然而襟度粹夷吞吐雲夢而略不芥蒂或野服草履一瓢一簞而軒冕之貴不足以動其心若是者皆余之所願師且願交焉者也仲父足跡半天下閱人多矣今又將踰梅關觀南海所至亦遠所見當益高苟於是有得焉還以告余余將許仲父具一隻眼嘉定甲申季夏

陳大庾公餘集序

古今官職號爲繁劇者甚多而邑爲甚處繁如處約處劇如處閒可以觀政矣不齊之琴子游之絃歌其胸中浩然與造物者並游於八極之表曾是繁且劇者得以累其天哉三山陳君國華來宰大庾踰年而余適到值君方撫學事辱爲交承即之而溫叩之而不窮而尤樂寓意於詩語一出口則士流輒爭取傳

誦以爲楷時益久作益富則又爲之鋟梓以傳余得而觀之其詞清而不癯贍而不汙而意態更自閑適蓋喟然而歎曰琴於單父絃歌於武城詩於大庾殆異世而同轍者歟方其調素絃聳吟肩聲出金石筆落風雨豁然而萬象呈悠然而百慮消豈知有所謂簫之楚之之勞簿書期會之迫哉至於詩出而人誦之既誦而梓之士民相安之情亦可槩見夫惟爲政而不得罪於士民斯可矣然余之所欲言者外與內一理也身與政一本也君之體方有所底滯而未得其平繁劇既不能爲吾政累則底滯當亦不能爲吾

身累矣噫養身之法詩法是也君盍反求之

己酉奉御筆宣諭之平江府任恭跋

御筆云聞徐某疾已痊安念其賢而有才決不可聽其歸吳門咫尺宣諭此意勉其之任某至平江刻御筆於郡治恭跋云恭惟皇帝陛下仁恕根於天性忠厚得以家傳涵覆寓宇壹以中庸之道爲本羣臣則體之眞如腹心手足之視也庶民則子之眞如痒疴疾痛之切也視三五聖人之用心蓋同一揆臣孤蹤寒遠久分投閑溷佑更化之明年上誤眷知復塵班列踰歲被疾滿三月告終不瘉勢憊甚乞去弗獲復

蒙恩予麾節力辭又弗獲進退彷徨惕焉懼得罪廼閏四月十有七日相臣以傳旨宣諭賜臣御札勉令之官臣端簡捧誦龍翔鳳翥星輝日麗恍然温綸之挾纊灑然病骨之欲仙臣亟百拜稽首欽承天子威命甫旬日即扶曳就道紬繹聖訓夢寐不敢忘夫臣有疾陛下念之臣乞歸陛下留之臣未行陛下勉之非體之深乎然仰窺如天之仁豈直爲臣一身計哉扶風於今爲股肱郡自朝廷視之則臣身爲近自淮浙視之則吳門爲近由是而推以及於四方萬里之廣愈遠愈近愈疎愈切所以體羣臣乃所以子庶民也天章昭回實與中庸之旨相表裏凡爲臣子者疇不感勵激發殫死力以報萬分哉思昔汲黯守淮陽自以病力不能任郡事武帝勉之曰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爾臣之才不足望黯而陛下之恩過於武帝使臣不以淮陽治吳門則爲負其民不以汲黯事陛下則爲負其君用敢勒諸堅珉以紀聖恩以明臣志

跋無垢借米帖

軍倉遂絶糧九成至此十三年未嘗見也白米借十石糯米二石以濟其日下艱窘公如納秋苗却可就取也九成千浼日升學諭宅上萬福

右無垢先生寓橫浦時借米於曾君日升帖也先生遺墨在郡者多矣閭人達士皆嘗表而出之獨此帖湮晦不傳某從日升之曾孫國良借觀之三復以還宛然而趨下風承謦欬也嗟夫士固不免於窮窮然後見君子魯公之乞米先生之借米其困阨無聊甚矣而傑然之氣浩浩乎其胸中不衰也抑於是竊有感焉古人固有三旬而九食甑塵而釜魚者矣而二公不能以無求何哉蓋道無常在在時而已當其不可則不食不受不害其爲高當其可則或乞焉或借焉不失其爲潔愚因先生之節又以知曾君之賢所

謂十三年蓋紹興乙亥歲也後七十年中秋南昌徐某敬題

跋杜子野小山詩

言天下之美至於同而止五穀天下之正味其美不待贊也至於水草之葅陸海之產亦得以擅美焉何也以夫人所同嗜也十年前聞子野有能詩聲今於梅花嶺下得其藁亟揮俗吏去披卷讀之雖未暇鑒觀而佳句已領略矣及觀諸老題跋則凡所當識處往往與愚意合信知口之於味有同嗜焉苟同矣其爲美無疑也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要

當作如是觀若夫五穀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則又在吾心自爲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時知味者也孟子有言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試與子野商之嘉定甲申閏八月哉生明

李監稅子以其祖肖堂所書盤谷序求跋爲書其後

魏鄭公以忠亮聞於唐世寶其笏至孫蓽挺挺有祖風於是家益大忠益著笏益重人主至以比甘棠噫是可覩已爲肖堂之孫者尙勉之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并序

西昌曾肅温夫嘉祐進士山谷宰邑以清高處士目之有子四人長安長吉三舉與大觀三年特奏名闕宅以居繪古逸士十人於壁而徜徉其間號十一居士次安移忠熙寧中兩中第仕止彭澤令號屠龍君嘗著禾譜東坡所爲作秧馬歌者次嶧舜和元符二年進士仕止清川丞號青城山人次安强南夫第元和三年一科仕至湖南常平使者號秀溪居士是爲文溪曾氏五君子其曾孫待舉繪爲圖求贊贊曰

超然一翁四子儀之孝友之風見於鬚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問胡爲然從吾所好落落難合皓皓易汙

歲晚松檜獨不我疎父子一家榘矱千古勗哉雲仍祖乃厥祖

梯雲義約

橫浦以周程重以無垢愈重欲學周程唯學無垢可矣今士子進身獨科舉一途科舉未可少也無垢以經學試秋闈薦名第一試南宮又第一對集英又第一而先生之所養所言所守何如也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則伊洛可詣義約可舉而科舉可無愧也

跋黃瀛父適意集

余幼讀少陵詩知其辭而未知其義少長知其義而未知其味迨今則略知其味矣大抵義到則辭到辭義俱到味到而體製實矣故有豪放焉有奇峭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而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晩唐得其麗兼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余固樂於易而瀛父實以易得之是與余同味者故書

送造墨堂生序

予來橫江兩載有以硯岡文集惠教者讀之累日不厭於是始知有硯岡越明年唐君攜墨卿來訪問其

世則固硯岡之裔也予已心知其墨之善矣呼陶泓毛穎楮先生面試之皆曰可於是又知有唐君大抵人之於書於畫於琴棋筆墨均名一藝使庸俗輩爲之非不具形模也非不存節奏也非不備體勢也然形完而神做聲宣而韻淺外澤而中枯作者一出意爲之則相去往往懸絕是豈可以智巧索哉採丹若神運斤成風必有進乎技者矣唐君誠有以似硯岡之傳則墨其餘事也

跋趙簿覺庵彙藁

先儒以手足痿痺喻不仁而以覺言仁方其不仁也吾之心腹手足百骸九竅藩籬橫生封畛角立無自而能一及其覺也則萬事一事耳萬物一物耳萬理一理耳無往而不一是故覺爲難誠覺矣其於言於行於己於人於家於國有二理乎無也覺庵趙君與僕爲同年友仕南安爲同寮其文老健雄放發於學力之所到不與後生抽黃媲白者馳騖爲高其遇事敏而銳其子弟秀僕固知其非偶然者及觀所著彙藁而養志一說實先焉詞旨之深有以推明內則之所已言而發揮吾孟子之所未言者而後知覺庵之悟門在此也夫覺則爲仁而仁之實在於尊親推此

而立言垂教則千條萬緒其有外於此覺者乎伊尹曰予將以覺斯民也覺庵尚勉之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予銘之

山兮巖巖而蘊于地至高能下乃謙之義是心之徵出入無時一失其養矜夸敗之大言欺世盛氣凌物求名而亡爲德之賊衆山雖高猶有嵩衡嵩衡極矣天在其先君子人與卑以自牧若無若虛雖足弗足追羊羊亡飯牛牛肥凡牧之道推此可知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五終

頌詩

明堂慶成頌并序

洪惟聖宋十有四葉皇帝御極之二十二年所以培高浚深襲休垂鴻以對于神祇祖考者蓋已素矣乃季秋之月將有事于明堂遠惟成周嚴配之文近稽皇祐一王之典敬自聖心奉寧考並配鉅麗偉特視煌翕赫臣民咸曰休哉先三日列辟造廷奏啟齋宿有語于門者曰上自朔旦茹蔬止酒矣既入有衛士

相告曰上親禱于天章閣矣及時將祭冠佩咸集侍班南廡下有閣門老院舉手加額忻然診于衆曰上明禋凡七然景氣澄晏無若今夕可謂與天地合德矣聞者莫不動色相慶臣因伏惟念微之顯忱之不可揜如此皇帝端居法禁一念所發而天地鬼神臨之都民走卒誦之迄禮之成百休昭貺臣於是知流離盜賊不足憂外夷敵國不足平乖氣可消和氣可格特在終始此一心爾臣幸得以職事周旋俎豆間珮冕盛典而又叨侍經幄許得以文墨自見謹撰成明堂慶成頌一首凡二十四章章四句冒昧縷寫以聞雖詞理淺薄不足摹繪日月之光然精意所在亦微臣拳拳忠愛之義云其詞曰

穆穆聖皇出震乘乾二十二載如日中天大祀有舜親享凡七嚴父配天昉自今日遠稽前載其在成周皇皇宗祀奕奕垂休近參家法有若皇祐一祖二宗於焉並有時維秋季涓吉中辛本以忱敬秩以儀文皇在原廟推述本始錫慶儲祥仙源演迤皇入太室祼獻必躬列聖在天時降于宗皇升玉輅齋莊中御一塵不驚六飛如舞皇登陽館幣玉交陳伍位時序徧于羣神相維辟公耆俊布列衎璜鏘鳴籩豆豐潔

樂既具奏佾舞工歌八音克諧兩間洽和秋空無滓萬里一碧璧月珠星瑞光浮溢匊焉低垂非雲非煙若隆若接郁郁紛紛肹蠁潛通受胙飲福移班紫宸嵩呼三祝祭澤下流肆眚端門雷雨既作草木皆春人曰吾君兼旬蔬食孰知陟降常在帝側人曰吾君精禱天章孰知明德日薦馨香凡皆可爲天不容僞眡此休嘉豈其力致一念之善神人具懽朝野傳夸中外鎮安流民可綏夷狄可滅天且弗違人誰敢越前星必耀年穀必豐人所同欲天宇弗從淳德周成儷美仁祖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若古有訓明命難諶

雖休勿休惟殫厥心我將不作臣竊其義請誦末章
夙夜祗畏

明堂慶成詩 并序

恭惟皇帝陛下自登大寶至于淳祐八年禋祀凡八
方詔旨初下靡日不積忱致欽申飭攸司期以對越
是歲秋仲將有事于明堂而零雨其濛罙日未止上
憂形玉色弗懈益虔先事歷吉祇告原廟起視霽色
澄湛景象清穆既謁太室衆以燠潤故疑懼旦而玉
輅徐驅揚鑾鏘鳴成禮之夕碧空無雲明月在地儀
節叶度樂舞交奏神靈顧歆內外懽悅上心怡愉下

至奉璋執俎之臣以至三軍萬姓之觀禮望幸者塡
溢充塞翕然同辭莫不忻然相告曰丕休哉我皇懿
德純敬上對天心下符人心亨運重開昉自今始將
至于萬萬年無斁臣幸得備數法從目擊盛典不勝
踊躍贊歎謹拜手稽首綴成慶成七言長詩一首凡
二十韻仰效歸美之意且以寓箴警之萬一云塵滓
太清臣下情皇懼戰灼之至詩曰
聖皇歷服萬斯年今搆精禋第八番配合二儀嚴太
報侑兼三后有常尊純心實德期先盡縟典彝儀匪
謾繁淳祐本因皇祐制民心所欲聖心存季秋肇卜
中辛吉旦氣深憂宿靄昏罙月齋居忘肉味寸丹靡
日不天闢俶臨原廟清風穆既駕鑾輿曉日暾明德
馨香非黍稷眞機軒豁露乾坤高空不夜天澄湛大
樂同和景晏溫福祿穰穰綿帝錫本支奕奕慶文孫
誕敷解澤傳鷄赦環列臣工肅駿奔河海晏清成鉅
典神祇安樂衍璿源無前休美方揚厲持敬工夫重
討論武帝中年惛內慾明皇晚歲異開元願將英斷
充剛健早正皇儲立本根駿骨廣求來冀馬烏巢不
毀集庭鵷長存鯁亮爲元氣痛絕陰柔杜倖門肅正
紀綱强國勢細分臂指鎭侯藩微臣何幸逢熙事奏

雅終篇罄瞽言執戟從官今老矣華封祝壽報君恩

五言

湛泉送客二絕句

吾生如寄耳嶺阯又三年政自歸心碎那堪送客船

其二

中年懷易惡更聽斷腸聲多謝兩榕樹逢人管送迎

護法寺勸農呈秘丞

出郭囂塵遠邵農德意宣旌旗清賞地蓑笠嫩晴天
犬吠柴門曉牛肥草徑鮮殷勤觴父老和氣釀豐年

贈曾司戶

君家螺江頭我家劍江邊千載會相望飲水同一川
竭來古梅關相識春風前高義軋層漢清譚響幽泉
努力效往哲勿爲時俗牽

詠蘭

叢蘭抱幽姿結根託山壤所據艮孤高其下俯深廣
雲氣接清潤雨露從資養雖然翳深林未肯犀衆莽
輪蹄紛紫陌誰此事幽賞幽賞縱不及香風自來往

酬正錄直學二首

我生愜幽尋訪古梅花邊道原渺無際滄海滙羣川
仰之歎爾高立則參於前爲山始覆簣掘井當及泉

端期會眞意可但窺陳編再拜禮雙趺清風生誦絃

其二

劍水望梅關山川接鄰壤前哲餘典刑多士德心廣
曾子重而厚朱張妙存養吳子粹而雅筆耕慰鹵莽
有友五人焉亦足共清賞炯然玉韞櫝持此將安往

酬衆士友二首

行歌有妙趣聲滿滄浪邊岱嶽宗衆山渤澥傾百川
今人悉閒投無因難至前古人貴漸進有本如原泉
周程不可作三歎撫遺編正音渺難聽蛛絲潤鳴絃
大鵬息天地蚯蚓潔槁壤吾儒苟自適心與天地廣
受之不爲泰鍾鼎備榮養挽之或不留林野歌浪莽
陶詩浪莽林野令譽妙文繡片言榮曾賞物理有乘除大來
斯小往

次曾司戶見貽之韻併餞其行

聞道常苦遲生世何用早洛學此開端文義富論討
高山勞景仰內境幾回照此心同古今一理該衆妙

和黎丞梅閣韻

峭壁接高天閒雲淡橫嶺稍便僧房靜未覺官曹冷
風月兩閒人山川一佳境誰歟共茲樂老仙白垂領

判府羅郎中舉以快閣佳篇輒次嚴韻

此庵湖海士心學富家傳德量擎天柱功名下瀨船
風流今尙爾頭角已嶄然蚤晚分清切輸忠雨露邊

毓陳大庾二首

前身簡齋老今世令河陽眼底功名小胷中書傳香
清談了公事餘力到詩章鳧履今安在清都侍紫皇

其二

一病成疎隔琴堂入見時形癯已非昔客至尙談詩
手墨松烟濕聲歌薤露悲春風誰管領前賀生日詩語梅月
重相思

再遊梅關書呈黃幹

雲邊大庾嶺嶺上一叢林送往迎來路升高望遠心
年華今復古人事古猶今唯有關門石相看歲月深

次黃幹梅關韻二首

老盧行法地千載復抽關崖石橫雙翠禪機漏一斑
兩泉涵定彗半榻臥雲閒着我談風月眞成出世間

其二

相逢白蓮社失脚過前溪野興雲橫浦禪心絮着泥
梅花大庾嶺鉢石古招提擾擾仕途夢從前幾箇迷

盧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西風下黃葉客裏上新愁許我聯舟渡從君借箸籌
坐廉三月久覓作兩句留聚散一場夢鄱鄂鼻息鼾

快閣書呈吳宰

千里江章路登臨獨此雄清波長夜月落木又秋風
浪蓋浮花外盟鷗押鷺中詩魂蘇醒在千載豫章公

丙戌年新春偶成

新年十許日才有一篇詩鄉思風中亂春心雨裏知
病緣衰驟至懶與睡相宜暗想泉溪上杜鵑啼故枝

感興二首

吹竽媚所好乞墦厭其餘邇來效尤者往往拾芥如

其二

浮名恥不榮遺道亦安忍君看趙孟徒千古同一盡

春日

地冷春無力野晴天有功芝蘭微幽谷蓬藋長東風
政以身爲患非關詩得窮且求吾適意敢擬衆人同

小英石峯

舊作英巖隱今爲庾嶠行雖然一拳許有此數峯青
嶪崒驚凡目堅剛悖世情墨卿相指似只尺是蓬瀛

送大庾黎丞二首

老矣黎夫子拳拳只此書萬緣俱淺澹一字不遺餘

庾嶺風烟句石溪雲水居無人知此味說似子非魚

其二

客懷秋易惡送客更當秋薄宦相從久孤征肯暫留
酒輕離思重日短大江流黃菊聊持贈寒香晚不羞

次瀛父詩

青山閤門戶綠竹窺簷楹翩然一亭石境界涵幽清
季侯昔經始扁以橫浦名亭前兩泓泉吞吐寒蟾明
方員中規矩曲水相紆縈汲溉當瓶盎觀覽駢簪纓
黃君靜者徒道號靜寄磊落千人英揭來梅花邊一見眼
爲清官居廉泉上復此逢清泠詩豪瀉銀漢興逸凌

紫京回首聲潺潺恍如醉翁亭

林判府和前韻見示且約暇日論茗次韻爲謝

昔我觀西湖碧瓦蔭丹楹冷泉一泓玉占斷錢塘清南來泝西江灘以十八名出石訪廉泉醉眼增雙明平生山水性不著塵俗縈佳處輒留憩竟日陪衿纓薄宦落橫浦師友皆豪英尋勝得湛泉古甃莓苔青上有石崖峻下有沙水泠韓沙水光泠也近可俯貢川謂廉泉也遠可企吳京謂泠泉也爲公飲春茶日日來新亭

府判再示楹字韻詩再和之

別駕寶橫道冷官槁代楹誰令塵土姿近映冰壺清

君家閩山陽泉以蒙著名家有蒙泉平生養正功炯炯心地明我家古泉溪四顧巖巒縈蜀道難百步九折縈縈日迂長者轍來往紛振纓湛泉偶趨風嗽液咀流英張衡思玄嗽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茵之流英古榕憩陰陰綠竹哦青青泉鳴似喚客盈耳清音泠陸機文賦音泠泠而盈耳歡謠動海隅溫詔來宸京只今遊覽地回首眞郵亭

出灘賦灘石

嵯峩聶都山豫水茲發原始者才濫觴其流細涓涓東行介南埜章水西入焉又東漸雄張有州故名虔貢水遠來赴融合爲贛川當其初合時泓渟匪爲淵中通尺五流玉虹臥蜿蜒羣仙來左右萬石梗後前初疑牧羣羊忽訝墮飛鳶伏犀狀魁桀浮鴈影接聯阿河陣敢死赴浴池連錢下者宛蹲踞上者將騰騫或矯首欲鬬或宛留安眠或退然深伏露尖大如拳或竦然特起儼立高齊肩或雨兩爲偶或伍伍相連此有一席平彼有萬竅穿齒齒漱寒冽眼眼開青圓形模互馳騁氣勢相吐吞平坦十數丈變怪紛百千顧盼不暇給算數疇能殫天公轟震霆力士推雷門上下相舂撞對語不得聞衆灘角巇嶮四灘獨稱尊其一曰天柱竪立如登天幽深下無際渦盤矗迴旋

其下爲舞索風索飛翩翩絕流迤而東虵蚓相縈牽大了與惶恐殆見伯仲間輕駛疾於箭號怒沸若煎下此得安流衽席過舟船我生苦萍梗薄宦遊梅關三載兩經過每過心爲寒醉酒問長江胚胎始何年胡不事夷易而樂從嶮難江神信靈異恍惚若有言吾來卜居此肇自開混元清兮伏塵滓介如抱剛堅一片朝宗心萬折無變遷所樂在兼濟未始間愚賢征人鬧憧憧鷁首浮翩翩吾力所能任登岸常相先雖然有觸齧自取非吾愆清獻昔疏剔不露斧鑿痕至今虎城下滾滾流遺恩坡仙逐海南爲世所棄捐

風帆一葉身詩句萬口傳灘石本非嶮人自以嶮看
委蛇曲折間道徑自平平子行但由中坎窗居其邊
子舟要適平輕重防其偏乘流亦良便避礙須達權
五湖堂如鏡瞬息風濤掀嬉笑或藏怒至愛存笞鞭
灘石信非嶮嶮處却萬全我聞說是義心思俱豁然
一笑過灘去落照衙山前

雜興六首

荒涼橫浦郡頗稱冷官居爲甚更清睡冬來不讀書

其二

梅花亦何奇偏便幽人愛清寒風雪夜一枝靜相對

其三

竹枝雙翡翠縮頸照寒水驀見渡溪人一聲忽飛起

其四

庭蘭尚牢落庭草已勾萌草與蘭何似東風亦世情

其五

豈不謀數椽吾力苦未足破屋傑支撐尚堪燈火讀

其六

學詩不能神得句常草草儻可寄吾懷豈必人稱好

月夜赴郡會歸鞭轉不成寐觸事感懷口占四古句

庾山高入雲章水清見骨山高晚宜梅水清寒浸月
美人天一方雲烟妙空闊帶月簪梅花獨起舞殘雪

其二

槎牙兩榕木偃蹇江之濱雖緣擁腫廢幸免尋斧斤
東家不鳴鴈喑默存其神事固不一槩鴈烹木長春

其三

連雲峙華屋東隅滿荆棘延緣耗地利狼藉窺空壁
一朝火燎原根枝蕩無迹蔓除亦可喜火烈憂轉劇

其四

騎獵似爲業養鷹如養兒人言鷹玩兎主翁鼎鑊之
玩兎信不忠九死固其宜萬一疑似間羣鷹驚欲飛

賀判府生子

西江最上流南安古名城庾山蔚然秀章水瀏其清
異代得偉人分此風月平往者程伯温關決燁有聲
煌煌方金產炯炯雙珠明四海名父子一門佳弟兄
造詣極冰泗叩擊鏗英莖流風已百載今日復一程
提屏東方來寓令孚羣旺名門衍餘慶蘭玉添新榮
山川萃神秀容屋儲精英仲律青陽熙五夜壁月盈
天上雙麒麟剛欲逐隊行抱送者釋氏協夢兮長庚
昔爲程氏子俱以斯道鳴今爲陳家兒岐嶷由天成
冕公洗兒錢我不學世情期公愛子深視厥程先生

器質待涵養門戶須支撐會看三世間接踵當拒衡

七言

之官過韻灘二首以下詩初官南安軍時作

玉局詩中皇恐灘聞之已爲骨毛寒那知舞索并天柱二灘尤嶮更向前頭作怒瀾

灘聲嘈雜怒轟雷頑石參差撥不開行客盡言灘路嶮誰教君向嶮中來

雨霽報謁見一鷺得魚羣鷺爭食之二首

一鷺翩翩傍釣磯隔汀羣鷺已知機空將辛苦供羣吻舉竟貪魚罪有歸

履嶮窺魚得幾何傍來攫取較多多爭如斂翼飧餘粟猶在人間潔白科

壽曾僉判二首正月十日

漸覺星橋鐵鎖開遊仙失脚下蓬萊一番春色歸桃杏半吐歌唇獻壽杯

陸地新開萬朵蓮綵雲擁出幔中仙傳巖已入春宵夢火急排雲叶九天

和杜子野湛泉詩來詩有塵事分清事之句

榕陰漠漠俯清泉泉溜涓涓不計年未必塵紛敗佳思凭欄得句却天然

子野又以詩來言不畫涪翁畫李翁再和之

太守一時留惠愛詩仙萬古自清風尋常藻繪初何記終是人心記此翁

聞鴉有感

鵲羣饒舌世何功鴞陣狂言却似忠聞鵲忻然鴞輒唾甘訣易售古來同容齋續筆言此人以烏喜而鵲爲凶

讀楊妃傳

六宮粉黛溢三千一箇中間寵愛專自此世情生妄想推排妃子作神仙世俗見明皇溺愛貴妃遂指爲神仙中人妃固非不美而未必眞冠代也徒以六宮之衆無一當意獨妃得以專寵故想像其不可及世間事如此者何限渠止一妃也

哉

曾氏清江亭

想得當年月浸扃諸公翰墨此縱橫亭荒久矣詩亡恙一道長江萬古清有無垢濁巷眞蹟

杜子野寄雲山蘭石四畫且以近詩來和韻酬之二首

石瘦蘭馨入骨寒筆端往往帶儒酸河陽桃李春風滿此段頑君更畫看

愛君標格碧峯清爲鞵床頭竹葉瓶想得醉餘鋒穎健羣鵝端欲博黃庭

和杜宰送茶韻

誰遣持書晝打門茶魁有句牧之孫（牧之云茶爲瑞草魁）煎調
還我西江手水茗相投自不渾

又韻

月團不遣貢脩門却寄書癡閉戸孫若把蕉坑分品
第滄功端合遜王渾

杜子野惠來禽內碧桃謝以一絕

五色雲牋到冷曹更將果實飽詩饕便應譜入來禽
內青李刋除着碧桃

子野惠竹鼠有感而賦二絕（形如虎大極肥）

玉局詩中曾識面小山書後忽題名鴞夷混沌俱憨
遜更勝河豚大瘦生（坡仙云鴞夷讓員滑混沌憨瘦夷）
食根爲鼹肥腰腹（食竹根鼠也）食實爲鳳長羽毛同是此
君供廩餼居然地位判卑高

七月二十一日重過賴灘十絕句

矯矯雄張虎欲奔低低蹲伏鴈成羣丁寧莫礙行舟
過喚作長生萬古君

其二

初疑萬馬立沙汀又似臨流簇戍兵激怒灘聲能許
劣終宵長泄不平鳴

其三

漱崖嚙石出奇功浴月涵風淡蕩中過者千帆鬧如
織會心知有幾人同

其四

乘車山徑苦崎傾舟涉飛湍石膽驚等是危除休計
較此心無礙盡堪行

其五

北來快順一篙駛南去間關百丈牽世事從來且如
許下灘船看上灘

其六

嶺海脂膏自古傳至今來往共長川靈龜有眼還知
道幾箇歸人月滿船

其七

江清端可樂朝饑嶮處行人盡得知平陸波濤良叵
測嶮中却自是平夷

其八

聞道春江漲灩時灘平如掌棹如飛何時滿却葵兵
戍流水桃花送客歸

其九

十八灘頭一葉身山川曾識舊詞臣詩魂百載猶蘇

醒應笑風波解戲人

其十

儲潭初發未朝餐一日經行十八灘不似來時推不進吟詩把酒傲驚湍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曉看窗影過飛鴉短髮蓬鬆一半斜兩月不遨眞瘦却夢尋庾嶺訪梅花

梅花

舊傳庾嶺梅花好及到梅關少見梅唯有一般差可信南枝長占小春開

觀釣

熱猶造請褦襶子老未知休矍鑠翁立懦廉頑今幾見桐江夢想一絲風

府判社日招飲蔣園座中索賦詩三絕句

玉妃園坐簇娉婷勾引陽和媚德星洗盡凡花脂粉氣月香亭是雪香亭

城西好事主人家走送天香國色花嶺阯三年才見此便應奴婢命山茶

柳絲搖曳春風裏山色空濛社雨中領略韶華拚一醉巴歌聊爾效南翁

再續前韻

鶯谷聲喧雨乍晴邦人引領望屏星陽和一氣元無際小爲尋花到野亭

荷囊清白舊傳家來看溶溶月下花不似尋常殺風景也宜飲酒也宜茶

筆端鸞鳳詩千首社下鷄豚酒一鍾九十日春今强半典衣還憶少陵翁

依前韻呈府判

城南烟雨趁春耕遙指屏星是福星肯學看人耽燕樂只因修禊會蘭亭

占籍蓬萊第一家勸農蒔稻莫蒔花時和不但歌華黍牆有柔桑焙有茶

發舒生意烟花外醒釀豐年雨意中關決都條知有助故應千里化文翁

月香亭主人送似牡丹座客作芍藥品題翌蚤知其誤二詩謝花勿怪也

素粧芍藥萬花王葉未全舒滿國香醉眼夢騰渾不醒虎賁却似蔡中郎

其二

玉容當配水仙王壓盡羣花不敢香晝困未甦酣宿

雨也疑湯餅試何郎

愛山堂七絕句 并引

愛山堂大庾之西館也始名裕民繼超然近世浚儀趙君爲令始易今扁南安居嶺北環城大抵皆山而面勢局隘以偪惟斯堂對五侯峯太平山圍繞於後如簾幙中坐達觀疎林前橫溪流映帶一佳處也自有堂以來幾世幾年而未爲山着語豈囿乎形氣者有遇不遇山之與人固無以異乎抑造物者秘此奇觀將有待而發之與今令君史子束不鄙謂余盍賦之因綴七絕句呈似余詩安足以發越造物之奇觀亦姑以慰此山之寂寥耳

寶慶丙戌夏季二十日

橫江江上四山環少得當前面勢寬試上此堂舒遠目疎林盡處見峯巒

其二

大峯舒肆小峯嶒簾幙中間坐五侯立斷斜陽吟不透一聲牧笛滿林秋

其三

竹籬茅店野人家門外清流一帶斜小隱桃溪端的是更須水上覓胡麻

其四

比屋桑麻三月雨夾溪桃李四時春誰歟幻出山前景指似堂中覓句人

其五

自有堂來三換扁官居賢否只山知酴醾嫵媚今何許山色青妍宛舊時圖志云裕民堂荼縻成架

其六

客問主人今暇否主人心與水雲閒庭空吏散文書靜茗椀熏爐上愛山

其七

坡谷經行久品題顧令迂拙强搜詩雖然何世無坡谷山立孤高好自持

贈琴士翁明遠併簡幹教二黃丈

鍾期不作伯牙死琴墮雲烟莽蒼中翠玉樓前幾識

子山風吹散又西東去歲遊翠玉翁琴未至予先去

莫恨吾琴難入俗俗人不聽韻方高篸箏耳畔休拈出韶石亭前走一遭詩自曲江來

靜寄琴中適意吟魯庵句裏自然琴琴詩苦要清如許千古寥寥覓賞音

我亦能琴妙不傳無琴無譜併無絃客來問訊琴安在指似孤鴻落日邊

章貢三咏 并引

寶慶乙酉仲冬既望鹿卿歸自螺川靜寄主人黃瀛父檢法黃丈司理李丈檢法趙丈鈐幹吳丈相約遊鬱孤訪洞天入崆峒道院觴客于袞衣葺纛堂酒半登紫翠玉樓用覽山

川之勝瀛父不鄙謂余不可無以記之因成三小詩呈似且以志諸君子眷禮之渥云

羣山湧浪翠周遭中峙層臺氣象豪萬里闕庭長在望定應天眼照孤高

右鬱孤臺

崇山脩竹小蘭亭人在雲烟深處行環立千竿了清絕中盤一徑巧紆縈紛紛鴈鶩庭堆案擾擾蠅蝸市有聲洞裏道人忘底事小橋西畔句初成

右鬱孤洞天

夢跨長虹海上遊寒生肌骨一壺秋好風吹得詩魂醒自寄雲間翠玉樓

右翠玉樓

上判府陳秘丞二首

斗大山州枕上流蓬山仙客此遨遊讀書竹屋公多暇樂業江郊民有秋泮藻叢邊深長育嶺梅香裏賀賡酬有人來問和羹味太守忘言一笑休

向來一榻下南州此事無傳閱幾秋顧我風流非孺子乃今天幸事王侯願波甚矣誰能返砥柱歸然好鎖浮喚起東湖風月夢請爲椽捆備兼收

酬温戶見和首篇

南來冠蓋總名流契合全忘是宦遊清甚夜寒金井露瑩於霜曉玉壺秋梅關景物詩陶寫蓮幕風流酒勸酬只恐烏羅留不住漢庭山立看揚休

酬陳大庾二首

從來令尹職承流君亦牛刀嶺陉遊和氣滿城桃醉雨仁風四野麥先秋陳玄諧在交逾固毛顓功多賞末酬撫字勞心古如此不須爲米便歸休

英聲獵獵滿山州翠剡飛來鷁在秋父母視民非俗吏子男分土列諸侯篇詩捲送驪珠爛杯酒相從蠟味浮不必卽人人卽我定知珊珂合當收

酬何學賓二首

商山黃綺信清流自合相從鶴禁遊鄰架爛觀三萬軸莊椿行老八千秋高懷莫遣羣兒覺佳句那無半語酬我亦諸侯老賓客更將墨守問何休

昔聞鼻祖在揚州詩句清於露玉秋奕世相承忻有後在家還復勝封侯觀頤義熟霽龜見祝壽杯深綠蟻浮丹鳳休銜丹詔下黃冠已懶待黃收

酬曾學錄王掌祠二首

夫君砥柱屹中流也肯來爲泮水遊好句上摩周雅頌褒詞榮過魯春秋高山忽奏音逾古美玉深藏價未酬按遍枯腸難論報江淹聊欲擬陽休

去年射策古杭州來到梅關歲己秋德薄豈堪儀衆
俊貧軀聊復客諸侯一窗燈火味清苦四座風流酒
拍浮弟子無非樑棟用先生未必副先收

酬張錄南老二首

詞源傾寫峽江流曾蹋槐花月裏遊梅嶺詩篇一颯
雪芹宮書册四山秋明珠小惜枯崖潤美玉那無善
價酬再戰定穿三級浪絲鞭席帽升新休
生長西江帝子州蟄蛄强欲語春秋漑根正喜逢張

籍拾芥寧堪擬夏侯冶淡工夫千兎禿飄零蹤跡一
萍浮自量只合山林住烏帽如何也見收

酬張直學二首

章水元通劍水流蝎來庠序得同遊自從快蹋梅花
雪一洗從前茹瘴秋官況我今忘獨冷鳴聲君合起
相酬龍光自有張華識句不驚人未遽休
平生久願識荆州落落參辰幾度秋下榻有誰知孺
子運籌端合屬留侯吟成春草夢非夢跡漾風萍浮
自浮見說桂枝消息近廣寒清徹片雲收

酬吳直學二首

滾滾詞源峽倒流飄飄擬上廣寒遊一編芹泮挑燈
夜兩捷槐花得意秋賸喜文盟堪共結忽驚詩債未
曾酬數能相過徵奇事肯學洲明遣客休
慚無健筆敵蘇州蝸蚓聊鳴子夜秋問樂定應從季
子尋盟自許長豫侯佇看騰踏飛黃去小共倘佯大
白浮會有鵷林識風雅一詩端把百金收

酬朱學二首

儒官領袖得名流子佩應無在闕遊只要松筠耐霜
雪須知蘭菊自春秋年齡五十當榮顯風月三千足
唱酬揚善推能需叶贊有容心地儘休休
南來草木半炎州喜見冰壺一段秋所學有原眞父
子自前無種是王侯傳家肯羨金籯滿用世還知玉

璞酬人事盡時天理見但勤耕耨候豐收

酬陽學二首

人生遇坎與乘流入則藏脩出則遊風順鵬鵬須擊
海時來蟋蟀自吟秋教經已勝金籯贈遺錦慚無玉
案酬着脚蘭臺自今始懸知下筆不能休
四海聲名陽道州亭亭心幹凜高秋耳孫自是千人
傑骨相當爲萬里侯春入草堂清夢透名登桂籍暗
香浮錦囊正恨新詩少說與奚奴取次收

贈太和曾機宜

故家名姓塞乾坤曾上歐蘇涑水門似此高風寧幾

箇至今流澤到諸孫譚詩江上風烟圖訪我梅邊竹
石村尙有典刑堪世守會看溟海化鵬鷁

壽陳大庚

壽山輝彩照湖山管領春光又一番動地名聲太丘
長傳家詩派簡齋孫梅關訊息羹調鼎桃縣風流酒
滿尊里社逢時公事在好施奇計復中原

去年脩禊後三日得南宮捷報於家今年是日
與同年趙簿同事泮宮感而賦詩

淡烟疎雨杏花天回首春光又一年月桂香中方並
駕嶺梅陰裏競揚鞭覺來始悟他人夢着罷傍觀國

手先一動靜問知造化吟情渾寄柳絲邊

趙簿見和復次韻

一昨瞻依尺五天青衫槐簡是同年飛騰影裏尋芳
躅警蹕聲中響靜鞭夷路已看騰驥駃競風須逐畫
虵先宗臣底事猶棲棘有策籌邊不在邊

酬黎丞見和

極目龍門峻接天仕塗傾蓋便忘年太平官府閑吟
竹勝處園林笑舉鞭松栢凌霜知獨後樓臺得月會
居先老臣憂國誰能識飛雪飄飄上鬢邊

酬曾教正

襟懷瀟洒浴沂天家學相傳幾百年外物莫貪蒼玉
佩眞才肯售蠟黃鞭不平未用鳴東野懶讀難爲誚
孝先賴有濂溪衣鉢在滿庭風月浩無邊

酬正錄直學

橫浦雖然一角天周程清化幾經年從前步武堪同
轍近裏工夫好着鞭自笑已居王勃後相期常恐祖
生先地麟自此符佳讖魁宿聯輝庾嶺邊

酬何學賓

笑傲壺中別一天德人端合享耆年鳴鳩不栩堪供
杖老驥駑思渠假鞭儀表特居終賈上名聲突出勝

黃先熊彪已入佳占未明月清風渭水邊

去歲王監獄以詩餞行且求無垢語錄次韻送
之

我來橫浦訪遺言無垢先生有正傳雙跡淒涼城下
寺一書泄露性中天向來富貴俱荒草今日風流尙
湛泉東谷有人如此意平生恥售蠟黃鞭

和張直學送新茶韻

夢繞康王酌水簾不知身世宦東南蘇仙忽餉蕉坑
品子尙渾凝曉露甘便遏鼻雷醒睡思仍澆舌本發
清譚捘枯破悶功神速數到盧仝椀兩三

壽提舉陳秘丞二首 戊寅六月初九日生

南極星高月一弓天將好事慶仙翁朝中詔遣鮮于使境上民爭正獻公葵藿傾陽清瘴霧旗幢蓋海颶薰風梅關南北俱和氣祝壽歡聲兩處同

昔在隆興歲甲申文恭公隆如興甲申再相今休運重開宋指日清朝再相陳會有勳名償小戊肯將官職怨雖辰百年盛事看層見請頌中興崇降神

再用前韻送地圖光武枝輿地圖正甲申歲

炎運中天歲甲申誰令漢鼎重千鈞故家輿地傷瓜裂眞主城樓細指陳今古一時如合券明良千載慶逢辰來年竹帛功名就圖繪雲臺筆有神

至梅關書呈僚友

栖迹梅花嶺下州梅關未到已神遊右江左廣山分水薄霧輕烟雨作秋物是人非一今古南來北往幾公侯就中認得禪機者非錫非泉是道不

士友見和七月七日曝書依元韻謝之

寒儒家世派南州天遣芹宮並俊遊劍水章江千里月天孫河鼓一番秋曬書舊事聊同郝聯句新聲恐頖侯隔歲槐黃頻入夢曾知山角已生不

送周幹

送客章江庾嶺邊試將行止問蒼天雖然別足終全璞尚有知音莫斷絃仕路偶來雲出岫歸裝何有月隨船鼠肝蟲臂冥心久一笑掀髯對湛泉

郭府判書友于堂榜謝之以詩

鳥篆開端不路鋒雖沙成畫體逾工中間三到屋漏雨此後仍傳壁坼風義獻以來名絕學嶽章之外更明公朝天此去承清問一片丹心筆陣中

堂礎雲霄扁友于黑蛟光射斗牛墟細筋入骨藏稜外妙手師心灑墨初只爲忠誠珍柳筆多因節義重

顏題知君清德光前古發露毫端直緒餘

盧陵曾省元求書見杜宰和韻餞其行

夫君漸是買臣年恥耻虛名賈蠟鞭斗酒新豐無飲伴宮袍采石詩仙寒花傲節休嫌晚蟠木爲容不假先更上詩壇參杜甫清譚相對紙生烟

三山周省元索詩依杜宰韻賦二章一以謝杜之貺一以贈周之行

清夢遶遶楚峽陽來書頗有思家之興錡成句法味悠長栽桃小試經綸手泛菊聊澆錦繡腸逸使已堪凌賀白高懷贏得傲羲皇此中眞趣知人麼愛酒陶潛不是狂

其二

閒呼斗酒醉斜陽欲說還休此話長笑我平生窮到骨羨君萬卷富搜腸向來一見梅初白別後重逢菊正黃潘縣主人如下問爲言不減向來狂

林府判錄示近製依韻和呈二首

奇寶寧容棄道傍名藩贊理令飛霜冀都便覺空羣馬魯市應無詐欲羊嶺阯雲烟新入詠天邊日月趣依光吾民疾痛誰醫得好試家傳已效方

冷宦趨承木向陽窺瑤良覺愧眞長摩挲千里紅塵脚浣滌十年新學腸小節自期冰皎潔高吟滿聽月

皆黃青蠅附驥從茲始底用行歌效楚狂

用羊字韻呈史君

曾指醒眼奕棋傍松栢孤高耐雪霜西蜀按奇到金馬南邦頌德繼羔羊梅邊生意傳春信筆底新詩燦夜光運動樞衡當接踵小煩千騎上東方

侍林府判齋宿舉似頃在海陽縣齋丁祭詩依

韻即席和呈

文星今夕照儒宮多士青雲路已通沾溉有原芹泮水吹噓無際杏壇風溫醇德意覃千里教養規模肇

同驂昔周程鳴道處鳶飛魚躍化鈞中

府判和答依韻上呈

芹藻生春水繞宮吉蠲祠祀意潛通燈花飛舞看簷雨詞藻清新繼國風貳政坐令千里化論文膴喜一樽同彬彬執俎鳴鸞者盡在明公和氣中

護法寺勸農呈史君

半載分符江水西幾曾一日事遊嬉忽聞千騎傳呼曉正是三春勸相時父老倚鋤聽號令兒童騎竹望旌麾東風歸路歡聲滿野草閑花索賦詩

史君寵和復依韻上呈

禾生隴畝自東西父老怡然市井嬉列郡幾人知此

意五風十雨盡如時買牛已解田間劍分虎難淹嶺下麾一任吏人來報事不妨遊戲作春詩

同日依齋宮韻呈府判

屏星小駐梵王宮草碧泉清一徑通細細秧針抽夜雨盈盈麥浪汎東風登臨不爲溪山勝守助端期井里同此去豐穰知有兆百年父老笑聲中

寄題胡叔彰香山樓詩并引

鹿卿年二十三時得忠簡公斥和議書讀之悚然起敬持姓名質於長上則曰此廬陵胥庵先生也忠節爲南渡冠因盡告以公生平出處之詳鹿卿服膺至今嘉定十七分教橫浦乃獲敬讀公詩文而觀其遺墨未幾公之孫叔彰榮赴經從遂得瞻識故家典刑宛然

是似越明年北歸欲語益密出示名香山樓
詩鹿卿載惟胡氏香山之名今垣痍如星日
而白傳洛中之香山已久湮廢可歎也叔彰
伯仲方有大名于時必將成忠簡之志使洛
都復入蜀方而兩香山與冠霞同垂不朽可
也鹿卿以自幼景慕忠簡之心既覩其詞翰
又識其後裔之賢詎容以無陋爲辭輒
賦唐律一章聊寫是意非敢言詩也

笑問香山似舊邪風流宛是更詞華由江距洛路千
驛諸公詩多引匡廬以宋繼唐詩一家今日重簷窺
香爐峰事故云斗柄向來遺趾面湖沙莫忘先世規恢策贏取芳名
並冠霞樓忠簡名

史君賜所臨蜀本三蘇入涼圖詩以謝之

至和嘉祐正塗開採鳳將雛出蜀來父子名聲天字

小弟兄筆力海潮廻岷峨一氣鍾三傑歐富諸公識
異材後百餘年拜遺像凜然高節尚崔嵬

黎丞傳示史宰聾字詩走筆和之

毛穎翻成一禿翁文章苦欲詎眞聾從前結實無非
妄勝處生涯好用工天上高深關守虎馬前奔走背
生蟲榮枯數定何須問了却公家是奉公

再和聾字韻詩一謝史宰一呈黎丞

化感兒嬉七十翁波餘猶足活瘖聾肯安恬退淡中
味大覺催科拙處工及物坐看馴乳雉蘇民更欲罵
尸蟲恢恢游刃渾餘地贏得賡酬伴贊公唐人呼丞相爲贊公見太白傳

脩齡闔苑一仙翁拜跪無妨豈是聾松栢耐寒宜歲
晚池塘入夢泄春工羣趨摘尾渾行鷺一見降心賦
草蟲莫謂田園動歸興渭濱垂老尚三公

林府判和前三蘇圖詩再依韻爲謝

蜀道山川鬼斧開文星屢摘北中來凌雲賦客邀難
住捉月仙人喚不迴坡潁與泉同一姓漢唐比宋孰
多材公詩狀出眉州畫元眉州本不學香山詠馬嵬

張法示詩集爲題其後

閭名每恨不相識相識梅關眼帶青雪幹冰姿披宿

霧銀鉤玉唾麗繁星居隣山谷傳宗派系出燕公有
典刑陶寫風光吟咏了更培勳業照青冥

次韻史宰賀受薦

玉立青規照眼新封侯端合踵平津公車久滿三千
牘屬國猶淹十九春來書白喜登第十九春一覩雉馴知善政
雙飛鶚薦媿陳人焦桐會有知音在未必終爲爨下薪

送何生龔生歸曲江

肯爲從師出嶺來三千子亦可人哉文章要似風騷
體學問非爲利祿媒泥迹尚留鴻爪在雲程已報鶚

書催儀刑只在鄉關近前有張余後有崔

和南康趙簿贈詩

瑞世詞章響佩琚過人學力更充餘盤空紫氣難藏劍照坐青藜趣校書已脫塵埃辭矮屋還將清泚映污渠雲霄此去功名逼詩酒生涯莫作疎

次史君喜雨韻併呈府判

明公閔雨志平民祈禱無他只一眞萬里天高隨感應半空雷震忽亨屯挽回庾嶠生生意化作商霖處處均歸幹元功調玉燭從今三過續絲綸

次史君喜雨偈韻并引

未雨而禱雨此心之敬也既雨而喜雨此心之愛也躬行者愛敬之實也政事者愛敬之推也祠祀者愛敬之寓也詩歌者愛敬之發也曰敬與愛大人之事備矣此盛德之徵而鹿卿之欽慕焉者也繼嚴押而賡之所以寫其欽慕之意蕪類之弗羞則恃有宗匠斤斧在也

朱轓臨涖甫經秋已報民庸總若疇賸有心思圖惠養更無毫末事誅求操存對越神明久應禱旋銷旱魃憂天意念功殊未別且將甘露略相酬

田里懽傳歲有秋已占休證叶龜疇連朝霪雨忻從欲一念通神只反求暫向嶺邊宣主澤每先天下爲民憂藩方久袖爲霖手百萬蒼生願未酬

追挽監簿李公

誰將僞學涴忠良滿眼脂韋時樣粧敢斥弘羊蘇歲旱始驚鳴鳳見朝陽生前運蹇官三品死後流傳紙一張前輩遺風今寂寞狂歌聊復弔清湘

送表伯朱丞尉

瘴嵐窟裏抱琴歸髭鬢青青只舊時人道器之眞鐵漢我疑方朔到瑤池從前日月忙中過此去山林分外宜晚歲栽培無別計萬金良產在孫枝

十年蹤跡兩相望邂逅崆峒喜欲狂見說橋成鞭巨石忍看水駛舞歸艎面無慚色言何卹民有遺思味

最長故國蓴鱸勞夢想從公鷗浦弄斜陽

黎丞命飲辭之以詩

湛泉問訊十分春安得搘筇踵後塵不是稽山無賀老定應坐客畏陳遵鳧飛渤島姑容我馬繫堂堦解笑人重約蕉坑新茗熟一甌相對話情親

爲曾僉喜雨

隔年亢旱到初春才掛征帆雨挹塵諒得靖共神所介更留約束後來遵今朝南浦悲行子明日陽關憶故人老我滯留歸未得斗升全爲白頭親

史宰見和依韻爲謝

巧釀河陽滿縣春居然盡洗簿書塵桑間馴雉誠爲異渚畔飛鷗祇漸遵良玉自應求卽我明珠寧肯暗投人冷官竊笑詩情淺無計能令子建親

次韻戲呈諸丈

雲萍邂逅總青春意氣飄飄足絶塵酒有盈罇聊共醉食無重味恐難遵是日有不許用猪羊肉之令浮生百歲風和月官路連年我送人自此彈冠知有喜莫言非故亦非親

再呈曾僉

去去榮觀上國春幾人佇立望車塵如星於北常懷

拱自海而南不必遵初欲去南海遊簷雨挑燈三益友錦帆載酒一詩人勳名自致男兒事莫倚金張肺腑親

諸公約會縣中觀燈不克赴既又見趣座中賦一章

上元花市明如晝良會應知臭味同自笑無殽似坡老豈能載酒過揚雄是夜不及攜具寒盟如我顏生赤燒燭輸君坐照紅莫憶繞梁聲未斷且將詩酒謝春風

卽席次府判韻

梨園勝日問春光細細飄來滿院香色縞半空天與潔花翻六出雪呈祥月華巧幻溶溶景風韻偏宜淡淡妝深夜霓裳欲飛舉籌燈何惜共徜徉

興教寺勸農呈史君

自從幽雅無傳後漢有龔黃宋有羅風駕朱轓勤勸相奉宣黃紙放催科一犁烟雨郊原曉千里春風嶺嶠和看取便民橋下水滿江濃綠漲恩波

挽安人陳氏

節義千年一緹縈復因緩急見高情風霜凜凜欺行役天地昭昭監此誠羞藻敬恭宗祀重空花了悟世緣輕歸時認得來時路暗想蓬萊是故程

別倅車

聖朝疏網示寬平鞫讞煩公六月行穿屋可嗟嚚訟險持衡只在此心明蘇寃去釋五原旱了事歸看快閣晴檢點舊遊章世美甘棠蔽芾滿江城

餞羅使君二首

聖朝選表作公卿如此才猷合要津上亦知公能體國心乎濟物不媒身梅花嶺下忽千里荷葉班中添一人民願借留留不得多應留與十分春

西鄰有女出深閨十二樓中奉盥匜大德愛憐知有造小心莊肅但無欺請爲公祝千年壽恥學人塡半額眉舊著衣裳今好在芳心暗逐錦帆移

令佐約登息梅嶺不克赴次來韻

撐空一嶺鎮東隅未遂登臨且按圖城雉崢嶸歸眼界徑蛇盤屈透雲霤句中風月天無盡物外亭臺山不孤令佐才高當辨此稍容拙者自嬉娛披云才者娛

喜雨上史使君馮宮講

平田秋水日潺湲大府寬條俶布宣不旱猶應言有旱省訾敢自謂無訾倒翻雲外菩提水幻出人間擺柳天阡陌曉來傳好語作霖人在嶺梅邊

湛泉酌餞黎有詩壁間遂次其韻

幾人林下賦歸休公獨翩然汗漫遊味道不妨寒似水入時須用曲如鉤從來鄰父邀皆去底事官曹挽不留後夜相從那復得月明千里故山秋

壽馮宮教三首己卯十二月初六日丑時

子月陽從律管回剛明鍾聚濟時材出當聖世千齡會小爲橫江百姓來生意無窮倉有粟春工不擇地宜梅從今拈出經綸手吾道輝光壽域開

文星照耀大江濱春色無邊上藻芹千載魯宮頌美化百年洛學嗣清芬但同南國歌申伯敢效東坡壽卯君子由己卯生誰謂廣文官舍冷眼前突兀廈連雲

公占金華寶婺繼我生劍氣斗牛邊雲山闊遠一千里歲紀參差三十年初度謾言同日月榮枯相去異天淵香山不鄙兼暮少名節當參九老傳

送游同年赴增城征官

蹋雪南征靡憚勞此公端不爲錐刀能行所學官無小苟利於民譽自高鞭算何須窮孔穴荆班且共說風騷吏姦民蠹渾閑事臨政先教立脚牢

再用韻

君行嶺海獨賢勞我念鄉關折大刀心事有如江水白誼風端共庾山高理財只合從周禮飲酒何妨讀

楚騷客至無羶相諒得請將詩句當共牢

次宮教六齋慶成韻二首

魯侯修泮幾千年盛事相符易地然夏屋渠渠高揷斗誨言懇懇緩於毬簡編有味芸香細風月無邊草色鮮樂道簞瓢亦人耳安居何憚士希賢

邪傾枝柱費三年革故圖新有待然淩雨千間駢紫佩濂溪一派寶青氈韶鳴已覺俱忘味鼎養何妨更擊鮮師帥作成眞有道詵詵弟子信皆賢

宮教再以詩來復次韻

蚤負才名四十年胷中成室總天然承流且建偏州

學談道終分廣厦氊椽筆發揮春藻麗鸞旂照映雪花鮮幾人魚躍鳶飛下黃卷生涯對聖賢

陳府判邀遊梅關

庾嶺蒼蒼古復今公餘杖履愜幽尋兩崖峭壁風霜骨一片清泉佛祖心靜浣世緣揮酒椀更添春色上梅林寘挍翻覺詩情拙滿眼皆詩祇用吟

勸農上宮教

竹馬兒童喜欲狂循良太守似龔黃倉庚百囀蠶桑啟布谷一聲稉稻香耕饁盡陶豳國化遊嬉已遍舜民鄉文書便合登高閣爲說東郊入務忙時改比屋鄉爲舜民鄉

中秋對月有懷

前年今日文闈裏鏖戰紛紛酣萬蟻去年歸去浙江頭塵滿征衫未曾洗今年又對梅花嶺日味虀鹽飜故紙乾坤一季兩中秋閏至八月兄弟三人各千里南安至豐城一千里豐城至江夏一千里伯兄恍作期年別夏口武昌幾山水季弟秋初辭母去去日不堪重倒指孔懷一念我既然伯季念吾亦如此天涯海角渺相望蓬轉萍浮無定止古言秋月只愁人人自關心何預此陰晴圓缺歲復歲離合悲歡固其理何時當有二頃田歸臥雲山漱清比烹茶煨栗對秋輝老穉團欒相爾汝此心炯炯明月知一醉狂吟聊復爾詩成鄉夢透泉溪人物山川亦良是殷勤多謝桂花風忽遣清香喚人起

溪泉命客 并引

五月二日餞蕭使于郊道遇史黎二丈言瀛父有湛泉新詩而未見因口占溪泉客一篇繼逢曾僉幙于小溪遞示詩本凡十一韻併因和之

湛泉泉水鏡樣明清溪溪水玉似清是中風物俱可人一塵不到世累輕詩家者流脩水裔筆頭春工不擇地川君水靈聖得知爭遣酒兵互招致泉聲似喜嘉客到號號琴鳴除弄操兩榕傴僂巧逢迎萬竹敲

蹩當呵導清溪忽走間使來言傳號渙驅風雷鼻祖校文遊覽舊對壘者誰人姓柳山谷考試南安有贈柳朝散詩是夜瀛父亦爲倅車邀去清溪閣不及竟湛泉之席故云百年遺事償可徵今夕尋盟一盃酒客聞斯言但唯唯熊掌固奇魚亦美賞心樂事古難并到此如何決行止凭欄會意夢非夢止者靜兮流者動嗟嗟此水眞吾師去流皆可隨所之揮手謝泉歸路晚風雨瀟瀟溪上館明朝收拾入新詩兩處溪泉皆意滿

獨坐

長江釀碧山滴藍書堂枕北戶啟南無人與言略爲

二邀月對影聊成三澄清萬慮了無攖魚獵百氏幾
如貪觀蘭玩石亦何好平生嗜好有所耽沈烟紛郁
醒宿醉松風清越供幽談反觀靜照默有契森然衆
理俱包涵驫窮紛紛歎荼苦眞味往往如飴甘客來
問訊主人處春風軒下榻睡酣

春補揭牓史君爲詩以農諭學次韻爲謝

東郊前日勸農民泮宮今日勸諸生勸農直欲使家
給勸士詎止隆鼎烹新詩隨寓有規益筆勢滾滾今
長庚芹藻生春鴿袍肅聽說筆耕同鐵耕情田鋤治
付編簡儒藻溉灌須陶泓善根深培恐未固惡念痛

絕猶潛萌因農諭學反切至一理通貫昭然明下民
衆衆每難悟不勸安得千倉盈讀書爲士豈待勸勸
且弗勉眞眩名本然之天我固有踐履須踐實地行
要知爲仁在乎熟本無內外無將迎歲猶有歉道常
富士實爲重農爲輕賢侯之文莢粟味雖出遊戲皆
眞情居窮勿但作魚蠹宦達還戒專蠅營信能行此
乃有獲不負魯泮鳴鸞聲

詞調

快閣上繡使蕭大着長短句

廊廟補天手夷夏想威名上前張膽明目傾倒漢公
卿二百年來章貢前趙後蕭相今古兩豪英四海望
霖雨可但總祥刑　自兒時文字裏已心傾魁躔邈
在霄漢薄宦偶趨承山見崆峒秀麗水見玉虹清絕
猶願見先生寄語二三子洙泗在江城

元夕上秘丞酌江月并引

判府秘丞郎中永嘉陳公鎭橫浦之明年化
治政成民無札瘥歲無荒饑冬旣寒而雪春
方交而雨邦民德之乃因民所欲而尊其知
正月之望張燈公廟以旁施於亭也令民遊
觀無禁前乎此也陰雲晻曖連日不開膏火
旣舉霽雲掃青萬象軒豁城之中邊士女闐
咽以遊以嬉以歌以舞穹壤之間同一和氣
官民之際同一至樂穆乎休哉屬吏徐鹿卿
偶得周旋其間思有以寫父老之所欲言而
不能言者以爲公壽顧其詞語淺薄不足發

越乃雜取東坡先生上元諸詩檃
括成酌江月一闋與邦民共歌之

其詞曰

雲銷平野正雲開天宇燈輝花市明滅吐吞無盡藏
巧鬬飛橋激水鐵馬響冰牙旗穿夜簫鼓聲歌沸豐
年歡笑釀成千里和氣
相歡交遊嬉賣薪買酒歌舞昇平裏記得前年隨玉
輦吹下天香撲鼻壁月騰輝仙毬穩綰歸有傳柑遺
來年此夜通明仍許歸侍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

嶺嶠轉和氣英蕩挾新涼登車攬轡慷慨風采肅臺

綸第一澄清官府次第咨詢民瘼餘事到囷倉謹勿
養稂莠莠盛稻苗傷　金芝秀蒲澗碧荔枝香此中
風味不惡暫借使星光毋薄炎荒瘴海曾著廣平李
勉歸去廣平章喚起昔賢夢千載續遺芳

賀新郎餞郭府判趨朝

解組輕千里趁朝來風高氣爽波平如砥試問餘恩
深幾許江闊秋清無底看雨徑棠陰舞翠明月歸艎
輕似葉只梅花香裏詩千紙端不媿西江水謫仙才
氣蘭亭字更清姿雅度修竹長松標致官職幾人曾
此過萱草春風誰似任綵服蹁躚娛戲此去雲霄眞

一握算令公勳業渾餘事中書考從今始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酬之

狂吟江浦不食人間烟火語韋曲名家也試河陽一
縣花羣仙推去暫寄嶺梅清絕處笑俯清溪只有清
風明月知

再次韻

雲橫遠浦一段秋光煩着語月下誰家丹桂迎風一
雨花雙鳧來去不踏人間風日處纔入雲溪問我來
時總不知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酌江月

薰風有意還年年吹下九天綸綍庾嶺高哉知幾仞
不嗝清名突兀明月扁舟圖書之外所載無南物襄
公往矣遼遼直到今日

南來北地開蕃甘棠好在一夜春光入父老歡迎相
告語依舊朱顏綠髮四海無波西江無訟是先生清
德嶺梅迎笑和羹消息

水調歌頭賀史宰受薦

五剡乃脫選通籍入金閨祖宗立法初意正欲獵英
奇近世流風薄矣强者立躋霄漢弱者困塵泥流水
伯牙操底處有鍾期　公爲政民不擾吏無欺春風

桃李滿縣當路幾人知五馬弘開公道一鶚首旌治
最遲乃速之基不枉受人薦更看薦人時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

別駕映旋軫父老繞稱觥西風夜底事于役造物豈
無情知道神生崧嶽大庾嶺邊和氣未足助歡聲小
試活人手詳讞命公行　贛灘石青原雨快閣晴西
江一帶風物盡把祝長生福與此江無盡壽與此江
俱遠名與此江清江水直到海公亦上蓬瀛

漢宮春和馮宮教詠梅依李漢老韻

庾嶺梅花到江空歲晚始放南枝豈徒冰雪踈徑不

受侵欺孤高自負儘炎涼變態無期便癡雨蠻烟如許淡妝也不隨時未肯移根上苑且竹邊院落月下園籬除却西湖句子此後無詩向紅紫要十分撫媚因誰算只有天憐清苦紛紛蜂蝶爭知

重和

吏隱南昌問盤根幾世長子孫枝仙風道骨如此信不吾欺素姿傾國難留坐覺愆期算好與水仙作配又還恨不同時歲晚尋盟有幾早蘭辭湘浦菊謝東籬自向月中弄影雪裏評詩角聲吹動這一天清興關剛喚起赤松孤竹此心惟許君知

滿江紅錢林府判

斗大橫江舊曾著周程夫子譚道處疎梅迎笑雙松延翠百載高風勤景仰數椽老屋重經始更大書留與後人看公歸矣

来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六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附錄

明裔孫徐鑒編訂

年譜

公諱鹿卿字德夫隆興府豐城縣人徐出於栢翳自漢南州孺子著名豫章至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有仲孺者擢進士第嘗歷顯官系出陵祖世居覺溪至五世祖諱簡徙居正信鄉之歷山曾大父諱文貴贅居同鄉之後泉始爲後泉里人祖諱洪源父諱琮累贈朝散大夫前妣王氏累贈令人妣甘氏封太孺人累贈令人

淳熙十六年己酉十一月壬申日丑時公生于後泉之故居是夕有青蛙甚巨出於甘夫人寢室已而公生紫衣覆體人咸異之

嘉定六年癸酉秋八月丁大夫公憂

九年丙子秋八月秋賦已在選中有司以重用字降魁亞選

十二年己卯春正月立青雲課社

十三年庚辰分類編漢唐紀傳本末

十五年壬午秋九月領鄉舉

十六年癸未春二月試禮部中第三等　夏五月對策　集英殿　勅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南安軍軍學教授冬十二月之任

十七年甲申立養士綱條　議政　白太守議便民二事

寶慶元年乙酉代守奏便民三事　白太守論茶引事　白太守論三寨事　白太守論南安縣事　白太守論特筆徒刑事　白太守論楮弊界分　以登寶位赦恩循脩職郎　秋八月校文廬陵

二年丙戌春二月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白太守論釋奠改用仲丁　秋七月修學廒租　九月子子志生　白太守爲胡公夢昱訐事

三年丁亥春三月滿替離橫浦　在任舉主　是歲以舉主考第及格繳納修職郎改作奏舉闕陞縣令循從政郎　用南安軍教授任滿賞循文林郎　九月差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紹定元年戊子春暉堂成三山鄭湜書扁

二年己丑夏四月味書閣成　冬十一月之福建任

三年庚寅春正月沿檄道劍賑給流民

四年辛卯夏四月以　慶壽赦恩循承直郎　秋八月校文漕闈　秋九月都城災應　詔上封事　冬十二月奉檄慮囚于長樂福清永福三縣

五年士辰秋九月大閱軍士有偶違節制者因公言得貸命閩人作三歌　冬十二月滿考准部符舉主考第及格不候替人離任赴部改官　在任舉主

六年癸巳春正月班改授奉議郎知南劍州尤溪縣　三月歸自在所曾大參制置江淮辟公爲屬以母老辭　冬十月泉守西山眞公辟知泉州南安縣　冬十一月到任始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

端平元年甲午春正月革預借　明版帳　二月劭農　救荒　夏六月丁甘太夫人憂　秋八月有旨令赴都堂審察　冬十一月葬太夫人

二年乙未春二月子子中生

三年丙申春三月有旨特與起復令日下赴樞密院禀議并降促行旨揮公力具狀辭免乞與敷奏收回成命　夏四月密劄促行具狀再辭　附遞白政府論稅畝　秋九月有旨令服闋日赴樞密院禀議　冬十月至在所堂禀論待虜救楮二劄　論儲才寇賞二劄　論遣使事宜　論楮價折閱　十一月除主管官告院丁卯申省爲江陵制司乞再科撥官告及秤提官告

四年丁酉春三月除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　乙巳申部謂不當幣放史佑神米麥　夏四月除國子監主簿　秋九月除樞密院編脩官　冬十月劄權右司議楮　十一月主管華州雲臺觀

三年戊戌公歸號泉谷樵友　庵山書院成　秋九月差知建昌軍　冬十二月佩玉堂成

三年己亥春正月申審朝辭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郎　夏四月到任　諭賊　訓練戍兵　秋八月乞祠不允　九月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　冬十月革秋苗受納之弊　十一月癸巳南豐賊首倡亂遣兵討捕　十二月丙申平之　十二月朔除度支郎官兼右司辭免不允　請假過家拜掃

四年庚子春正月辛未解郡印　二月朔入國門得旨先次供職令閤門引見上殿　丁丑上殿奏事　夏四月除侍左郎官兼右司　白廟堂論楮弊　六月除右司郎官　再條具易楮事宜　辛巳改兼玉牒所檢討官　八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以旰江平寇特轉朝奉郎　九月除江東運判辭免不允　白廟堂論易楮　准朝旨任責秤提三郡會子備榜曉諭　上廟堂論中半及新舊分數入納書　附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饑民

淸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復廟堂言楮弊二書　戢姦民　賑貧乏　收遺棄　減賑惠庫息錢　二月被旨往當塗巡歷　決淹獄　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　三月庚寅除兼權知太平州時暫交割制置茶鹽司職事　五月差充江東提領官辭免不允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不允　冬十月丙申除直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舉辭免不允　丙午以磨勘轉朝散郎在任舉官　冬十月甲戌到任　十一月海寇被旨討捕　十二月戊午至處州　乙亥抵温州施行鹽寇

二年壬寅劾承奉郎林志行紹興府司理趙希肱台州天台縣主簿郎應辰不法　五月差主管紹興府千州觀　秋七月差知泉州　九月改知贛州　三年癸卯春三月除浙西提刑　秋七月除江淮都大提刑

四年甲辰冬十一月御筆召赴行在辭免　是月除寶章閣知寧國府兼江東提舉兩辭免不允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不允　夏四月朔入國門磨勘轉朝奉大夫　孟享除大府少卿兼權右司郎中辭免不允　上殿奏事　六月除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辭免不允　應詔薦士　秋七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　八月戊寅進講尙書讀九朝通略通鑑綱目　九月進明堂頌　己未進講　冬十月壬戌進講　奏已見　乙丑進講同日進故事　乙酉進講　十一月乙未進講　癸卯進講　戊辰進講　乙卯除太府卿辭免不允　戊午旨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十二月戊辰進講　乙巳進故事　癸巳進講

六年丙午春正月直前奏事　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釐正檢正官名　甲寅進講　二月辛酉朔進故事　甲子進講　同日經筵奏乞免兼校正　戊辰進講　三月壬辰進故事　戊寅進講　丙戌除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　閏四月連具辭免不允　己酉丞相游奉御筆宣論之任五月到任　六月納束科舉　九月大閱　冬十月勸駕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　十二月再乞歸老不允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不允　二月邵農于虎丘　三月再乞歸田里　夏四月乙巳召赴行在辭免不允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三辭免不允

秋八月乙未望離吳門乞給告歸里　九月朔有旨令伺候丙引　壬子入國門是日丙引　丙辰除兼國子監祭酒再辭免不允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再辭免不允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壬寅進故事　丁酉進故事

八年戊申春正月乞祠不允再乞祠不允　丁卯除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辭免不允　二月修學宮　薦賢　三月丙辰進故事　六月戊戌除兼侍講辭免不允　已亥進故事　秋七月除兼權給事中再辭不允　辛酉進講　經筵奏已見　八月

申明瑣闥職事乞免不允　癸巳進講　九月明堂差充奏告官進明堂慶成詩　封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進講　經筵奏已見　冬十月已卯進講　已亥進講　十一月丙辰乞免兼職再辭不允　甲子乞免兼祭酒不允　戊辰進講　十二月乙亥進講

九年已酉春正月除禮部侍郎辭免不允　二月癸卯再申前請辭賜帶　庚子除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辭免不允　夏四月再辭新命力乞掛冠　六月再辭免仍乞守本官致仕　冬十月旨別與州郡差遣辭免并乞休致

十年庚戌秋九月疾亟乞謝旨特轉一官進文華閣待制致仕

丁亥公薨遺表聞詔贈四官謚清正

十二年壬子葬公本縣奉化鄉之桂林將軍山後林李公義山爲狀後村劉公克莊撰神道碑端明殿學士陳公昉書并題蓋

誥詔

九年已酉春正月除禮部侍郎誥

貳卿之亞文昌衣冠華選春官之小宗伯禮樂攸司肆疇試可之賢爰錫申命之寵具官徐某廉隅有守悃愊無華理義悅心自得味書之趣謀猷告后不求當世之名入綴從班久煩疊組瑣闥聲聞於風采橋門久賴於師資史院推長經帷賴益惟虞書重秩宗之任而漢制著滿歲之文宜遂爲眞式昭至眷日月獻納期愈罄於忠規夙夜寅清尚翊成於邦典祇若予訓毋有遐心直舍人院陸德輿行

辭免禮部侍郎不允詔

勅某省所奏辭免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事具悉舜命夷夔典禮樂終身弗易而書有陟

明之文卿以儒學端介攝貳宗伯才兼數器選要秩清逾歲爲眞僉言允穆乃欲求去何也前受是則辭非奚庸稽首以遜昔者病而今愈正資造膝之規汝往欽哉毋咈朕意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辭免不允詔

勑某省三省進呈卿狀乞給告三月歸里療黃并治醫藥或與祠祿事具悉卿樸茂篤實爲時老成久貳儀曹甫茲正位入陪經幄多所沃心況銀臺綱紀之所關壁水範模之所係職任至重正有賴焉乃以疾諰爰及其私昔漢制吏病滿三月乃賜告然亦不得

歸也卿雖微疢聞發動有時方春時和何恙不已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請告祈聞非所願聞也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秋九月疾亟乞謝事旨特轉一官進華文閣待制致仕誥

承明厭直久從均佚之遊神武掛冠遽有辭榮之請重違其志姑遂爾高具官某恬愉無華果毅以達爲諸侯客早烜赫於聲猷乘使者車履振揚於風采入儀從棨戟罄忠規領大司成則能令六管無譁兼小門下則何止二勑執議俄以疾而引去雖欲留而莫能側席思賢方擬促蒲輪之召垂車謝事乃竟惟菊徑之安徒慨嘆其英風庸務全其晚節爰進漢官祿階之寵載陞嫣閣次對之華既明且哲以保身何慙大雅視履考祥其遄吉益燕脩齡中書舍人陸德輿行

封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誥

清廟之祀文王周歌顯相甘泉之見上帝漢紀侍祠眷言重屋之威儀允賴從臣之秉德既成熙事宜舉慶條具官徐某篤實禀資端方植操典朕三禮正資小宗伯之賢誨我諸生允籍大司成之重夕瑣風生

於駁正露門日贊於緝熙屬時明禋率職悉助茲溥均於祭澤庸昭答於賢勞啟爾爵封賜之采邑雖曰舜章之舊是惟眷命之新其懋遠猷以綏燕譽中書舍人陸德輿行

史志

宋史本傳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置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

以訓先是周敦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眞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

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禀議首言邊事楮弊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祿又請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奈何爲一六壞成法持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藏都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遹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大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欲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斂禁掊剋汰贓濫抑強禦恤寡弱黜黠吏訓戎兵撫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督府檄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將行盜

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勅令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弊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授眞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賑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價以糶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

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鈎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季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雨務蘆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嫌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

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乃屬劾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東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乃出擢大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綱紀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仗義之士願亟決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匄祠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匄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

中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復請復舊制從之上眷遇采篤而忌者寖多有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辯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今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豪歷

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英華謚清正

江西通志列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嘉定十六年舉進士調南安軍教授改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都城災應詔上封事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眞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邑以治最聞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上皆嘉納累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復奏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上欣納之眷遇益篤改禮部侍郎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文華閣待制卒鹿卿居家孝友守

官廉峻所著有泉谷等集行於世江西參政林庭㭎副使周應龍纂修

江西通志名宦傳

徐鹿卿爲南安軍學教授先是周惇頤與其門弟程顥程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學之義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溪峒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益作惟不熄學宮曰是無撓我也纂修

前人

豐城縣志

徐鹿卿字德夫後泉里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後進宗師之嘉定登進士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濂溪二程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義理之學復明改福建安撫使會都城火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證爲火指言惑寵嬖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眞德秀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上皆嘉納改右侍郎兼右司又極言當時並相之弊宰相以甘言誘之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訐鹿卿主節雲臺觀起爲江東轉運判官大饑人相食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又出倉粟減市值之半以糴秋乃糴償諭民收養遺棄官與賑給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

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隆觀改崇政殿說書轉對論儲相謂侍從者執政之儲執政者宰相之儲當於人才之有學力才力心力者學欲其正而通才欲其弘而教心欲其公而大經筵講棠棣詩反覆天理人心之變爲濟邸發也遷禮部侍郎累疏致仕進文華閣待制仕宦二十年歿之日家無餘貲謚清正爵國男

浙江通志官師志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進士調南安軍教授嘗應詔上封事眞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誠心時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

宰相私人竟以事出主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鹿卿設法賑救全活甚衆遂移浙東提點刑獄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淳熙三年以右司召丞相杜範遺書促之迺出進華文閣待制卒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議鹽楮議政稿歷官對越集手編

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纂修

八閩通志方面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嘉定間教授南安軍辟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

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後改知尤溪眞德秀守泉復辟宰南安鹿卿居官廉約清峻鬒髮不妄取 萬人督學僉事前翰林黃仲昭纂修

八閩通志郡邑名宦傳

徐鹿卿與眞德秀同時德秀守泉以其道同志合可以拯民辟宰南安既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徒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纂修前人

福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教授南安辟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入城多方賑恤全活甚衆萬厤六年郡人禮部尚書林燫纂修

福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教授南安辟幹辦福建安撫司幹辦官會有汀邵寇鹿卿贊帥禦之民避入城者多方賑恤全活甚衆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辟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入城者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鹿卿居官廉約不妄取 萬厤四十年郡人南京工部尚書林燫吏科都給事中林材纂修

閩大記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鹿卿守官清苦講明正學閩士宗之會汀邵寇發贊帥備禦勤中機會民避寇入城多方賑恤全活者無算改知尤溪縣眞德秀守泉辟知南安始至首罷無名科斂革預借明版籍勸農救荒未及期年邑遂

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鹿卿官至禮部侍郎謚清正候官野史王應山纂輯男王毓德編次

泉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嘗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改知尤溪縣眞德秀守泉辟宰南安縣既至首罷無名之賦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歲饑諭民以相賙之道富者樂分貧無死徒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喪

去隆慶二年郡人刑部尚書黃光昇戶部侍郎黃養蒙纂修

泉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紹定六年知南安縣既至首罷無名之賦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歲饑諭民以相賙之義富者樂分貧無死徒眞德秀疏薦于朝以母喪去萬厤四十年郡人禮部尚書黃鳳翔纂修

紹興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中進士調南安軍教授嘗應詔上封事眞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歷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鹿卿設法賑救全活甚衆隨移浙東提刑兼提舉常平鹿卿請罷浮鹽經界嶡地先撥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終文華閣待制卒謚清正萬厤十四年郡人左春坊諭德張元忭太常少卿孫鑛纂修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宋眞德秀浦城人資政殿學士

予閲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清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

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味書閣記爲徐德夫右司作 宋劉克莊莆田縣人禮部尚書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爲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闥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流落如此意者書誤德

夫耶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捽茹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爲不然如咀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歟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

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爲遺直爲名臣處則爲高士爲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敝矣勿記可乎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附錄終

校勘記

卷一第八葉十七行閒原誤閑　十葉三行任原誤住　十七葉十三行模原誤摹　三十三葉八行竊原誤切又十三行敝原誤弊　三十六葉十行例原誤利　四十六葉十三行多寡少疑寡字衍　五十六葉十一行第字疑作遞　六十葉十二行毋原誤無　六十一葉七行實原誤下　卷二首葉十二行方事疑作萬事　四葉十六行貞元原作正元乃避宋諱　十三葉五行早原誤乾　二十一葉九行貳原誤二　二十二葉五行匈原誤匈　二十八葉二十行貳原誤二　三十八葉十八行嘗原誤敢　四十葉九行有嚴有字疑作維又十八行衷原誤忠　四十一葉二行恫原誤切又十二行衷原誤忠　卷三二葉四行勃原誤勃又十五行補原誤此　三葉十九行圄原誤四　六葉十四行中原誤申　卷四二葉十四行畋原誤田　卷五四葉十行徧原誤偏又十三行歧原誤岐　十五葉五行目原誤日又十一行閒原誤閑　十七葉肓原誤盲　卷六三葉一行殫原誤單　六葉十四行大原誤太　九葉十二行思玄原誤恩玄又十四行泠原誤冷　十葉四行參原誤掌又九行尊原誤專又十二行駛原誤駃　十四葉一行涪原誤倍又六行世原誤此　十五葉二行瑞草原誤端草　二十葉十行蒼原誤倉　二十四葉十六行陽原誤揚　二十六葉十二行獄原誤嶽　二十七葉五行鳴鈞疑作鴻鈞　二十八葉六行沙原誤紗　三十六葉四行使原誤史又十一行網原誤綱　四十一葉十六行宦原誤官　四十四葉五行髮原誤鬢　附錄四葉年原誤月　十二葉十一行首原誤守又十三行弊原誤敝　十四葉十二行眷原誤春又十三行詆原誤抵　十五葉一二十行流原誤留　二十一葉令原誤令

行證原誤謚　十六葉十四行棣原誤隸　二十葉

右存稿依萬厤甲寅年裔孫徐鑒刻本重校付梓

乙卯九月宛平劉家立誌

清正存稿校勘記

卷一

七葉九行一疑當作亦

八葉三行之疑當作主

十葉十四行逕疑當作涇

十三葉十一行爲向疑是僞嚮之譌

十六葉十二行徙誤徙

二十七葉十一行務要疑倒

二十八葉六行宗祖疑倒

三十葉十行間下疑脫局字　十九行記字疑是既字之譌

三十三葉五行今當作令

三十六葉一行僅疑當作近

三十七葉十六行明月二字疑涉上文明日而衍

三十九葉十二行賢當作嫌　末行切上疑脫實字

四十二葉十二行闕有二字疑倒

四十七葉四行總解二字倒

五十七葉十一行側誤剝

六十二葉十七行乃疑當作天

六十四葉九行紛疑當作梦

卷二

一葉十二行方疑當作萬　十七行哉疑當作焉

十三葉七行故字下據下文必六句此處疑有脫文八行詩之倒

十四葉首行風字疑當作氛

十七葉末行第第當作次第

十九葉三行化疑當作改

二十五葉十八行燭誤獨

二十八葉十五行問當作間

三十葉十八行賜上疑脫特字

三十一葉十一行土誤士

四十一葉十三行返當作反

四十七葉六行猶當作尤　末行廖當作寥

四十九葉十三行清疑當作青

卷三

一葉七行申謝當作申謝改小注下同

三葉七行臣某下當有小注中謝二字

四葉六行御當作衡自當作目

五葉五行肆疑當作御

八葉五行盛當作舜

卷四

六葉十二行傳誤傳

七葉十五行屬疑當作厲

十九葉十九行爲當作畏

二十葉十一行反覩疑是反覆之譌

卷五

四葉十行徧下疑脫謁字

八葉三行獲當作穫　七行及當作乃

十四葉七行并疑當作界

十六葉七行汗疑當作翰　八行驗疑當作詮

十八葉十三行財誤則　末行其當作某

二十六葉十二行上祖字疑誤

二十八葉七行樸誤僕

卷六

二葉六行侑誤有

五葉六行雇字疑是屈字之譌

七葉六行慧誤彗　十四行江章倒

九葉十行寶疑當作室　末行匪當作匯

十二葉三行臃誤擁　十四行方字疑是萬字之譌

十四葉六行小注北誤此　十行小注渠當作詎

二十葉十二行蓁字疑當作秦　十三行小注詩當作時

二十六葉十行渠當作詎

二十七葉五行鳴字疑是鴻字之譌　九行小注枝當作收

二十八葉六行露誤路

二十九葉末行疇疑當作疇

三十葉十九行小注七下脫年字

三十三葉九行斡誤斡

三十七葉四行小注披疑當作坡　八九行擺柳疑是穮穉之譌

三十九葉九行谷當作穀

四十葉十三行償當作儻

四十二葉酌江月下闋當連上闋中空一字不跳行

四十三葉八行謫仙上十四行翠仙上十八行雙鳧上均當空一字

四十四葉酌江月下闋當連上闋中空一字不跳行

四十五葉二行未肯上八行歲晚上均當空一字末首滿江紅亡下半闋

胡思敬覆校

泉谷先生所著詩文以奏劄爲最工奏劄又以壬子丙引所進一篇爲最沈摯南宋諸臣自李忠定外未有能及之者此稿萬歷時其十二世孫鑒從家乘中輯出刊於閩中今据熊氏二顧齋所藏本翻刻原書脫誤頗多然無他本可校劉君劍伯既作校勘記予於劉記外又得數十餘條存疑別記於後昔人謂校書如埽落葉信不誣也丙辰三月胡思敬跋

寒松閣集

三卷

湘鄉王補敬題

南城李氏世業堂

錄文津閣本校刊

提要

臣等謹案寒松閣集三卷宋詹初撰初字以元休寧人始爲縣尉以薦入太學爲學錄嘗上乞辨邪正疏忤韓侂胄罷歸所居曰流塘里故其詩文名流塘集宋史藝文志不載諸家書目亦不著錄據其子陽跋稱舊有二十一卷後燬于火陽于族人處乞得殘本歸而藏之又有其十六世孫景鳳十七世孫壁二跋稱嘉靖戊午景鳳等始鋟于木因其讀書

之處改名曰寒松閣集分爲三卷首卷冀學十篇述學問大旨又序經二篇序論語上下篇義如易序卦之例次卷爲日錄五十五條分上下二篇三卷爲古今體詩四十九首又附以往來書簡末有朱儁詹李士英及明嘉靖門田怡等跋據壁跋是集之刻共四十一板此本板數相符蓋從刻本影抄也核其立言大旨如與詹體仁論道體仁摘其詠水詩野人見清不見水却道無水亦無清之句深以爲疑蓋不免稍步于禪至易學大道章所言器理有無之旨日錄第一條所言知止選用二段工夫之說則又皆力闢釋老覩其日錄載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子本來自全陸子前面祇尊德性一邊因朱子方走道問學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則所學實介于朱陸之間似明代調停之說其書晚出眞僞蓋不可知然景鳳作詹氏小辨其言駁雜恣肆殊無忌憚而此集議論頗醇謹殊不類景鳳所爲疑以傳疑姑以其言有可取而錄之其所自來存而不論可矣厲鶚宋詩紀事所錄初

詩即據此本蓋亦未敢確指其實惟其字曰以元鶚書乃作子元與原跋不合名字世系其子孫所述必不誤鶚書蓋傳刻之訛也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寒松閣集卷一

宋 詹初 撰

翼學

大道章第一

道卽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者無極太極是已大者言舉天下萬物無一不包括於中也以天地萬物而根本於一理以一理而散見乎天地萬物所以曰大道過此則爲老氏之玄虛矣首著大道篇所以正老氏論道之失而澄道學之源也

大道無形不離乎形大道無聲不離乎聲形聲器也大道理也外器言理無之也卽器爲理有之也有無合一道也道無往不在在天在地在人在物在天地之先而無始在天地之後而無終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也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也以是之道無在無不在有在者物也道無有無不有有有者物也故君子貴得道而忘物

原天章第二

道有自乎曰有奚自曰天天與人言乎曰河出圖洛出書非天不言之言乎天無言聖人者代天而言之然則求道者必欲求之天不亦遠乎曰天何遠哉天以其心之生生人人之心卽天也心天之體一本體無欲而靜吾心自然也下有註無欲而不着之體十二字生天之用也動吾心自然不窮之用十二字求天者求之心不亦近乎

盡人章第三

至大者天也至廣者地也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也以人之小與天地並則不以其形也可知矣故人之所以爲人者必以道道也者至大至貴廓之配天地故人盡人之道則爲人而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則

非人而不可以與天地並矣嗚呼人不可以與天地並則謂其與禽獸並不可乎

辨時章第四

人有言曰升降者時也余則以爲時之升也非時升也人升之也時之降也非時降也人降之也故三皇生則皇矣五帝生則帝矣三王生則王矣五霸生則霸矣豈三代以前之時常升而三代以後之時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矣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貪命也

性德章第五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人之生未有不備也不備氣質

之偏非性也性之本然不以偏者欠焉善反之則偏者全矣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學至章第六

道學而已矣學敏而已矣學則知不學則不知也敏則至不敏則不至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則聖人雖生知未有不學也未有不敏也未有不終於敏也故君子莫大於敏學

克己章第七

或問爲學之要曰一問守一之要曰去其二之者而

已二之者何曰己二之者也克己則二者去二者去則一矣一則純純則久久則聖矣何謂己何謂克曰己者吾所本無者也克之之功孔子告顏子矣

君臣章第八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臣不忠君將無禮乎君無禮臣將不忠乎孔子之意正不如是禮者君之道忠者臣之分君不期臣之忠否也必以禮臣不期君之禮否也必以忠臣罔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況忠乎君無禮臣雖剖心而不變況禮乎各盡其道而已矣

或問何謂忠曰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言何謂禮曰禮非但尊爵重祿之也諫行言聽以誠相與禮之大也君禮臣忠是之謂上下交而志同同非同私也同其公君有可而臣可不足以爲同君有可而臣否不足以爲異是之謂大同大同者理非迹也

上治章第九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在乎爲人上者有以治之耳上治之下罔有不治者上治必自自治始反身修德自治之道也先之勞之治人之術也故君子以己率人則治以令（一本令作人）率人則否

名儒章第十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是儒者之道大而儒者之任重也自孟子後盡儒之實者鮮矣吾聞董揚王韓焉董子近儒之心揚子近儒之學有其心者義或未盡不失爲聖人之徒有其學者虧其節吾不識所學者何也王文中自擬孔子而上十二策志則誕時則昧矣韓子自比孟氏而三上書兩及門其未達孟子之進歟明先聖之道繼先聖之統吾惟周程張矣周程張之後朱子集其成其大舉其重勝矣生朱子之後者

最乎最乎吾竊有志焉而力未之逮也

序經

論語上篇

君子之學天德王道而已矣一本無矣字學而天德也爲政王道也故學而第一而爲政次之爲政之道莫先於禮樂大夫僭禮樂之道壞故八佾次之里仁所以救僭亂之風也故里仁次之仁之爲道困而不失其所亨故公冶長次之雖在縲紲之中無損於其心也然仁之爲道不惟可處困而實可以履帝位故雍也南面次之人君之居南面莫善於鑒成憲而莫病於亂舊章故述而不作次之商紂作聰明以亂舊章者也泰伯當其時安其分可謂至德也已矣至德莫大於仁聖而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聖人盡性至命者也惟其難故夫子罕言之利害仁者也害仁無以進於聖故夫子罕言之鄉黨夫子之常言常行也依乎此則一行一靜皆有道而利欲不能害仁可造命可至矣故上篇以是終焉

論語下篇

禮樂二者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先進禮樂之準也後進禮樂之弊也故聖人從先進而先進首焉禮樂具則躬心之道得而仁故顏淵次之仁之爲道非但體之於身加之於民可以爲政矣故子路次之仁未體不可以從政也治亦進亂亦進穀則恥矣故憲問恥次之恥者恥其徒穀也然徒穀不惟下之人而上之人亦有之衛靈公之爲君上失其道者也然世道之降不特諸侯爲然而大夫亦有之季氏伐顓臾大夫之亂極矣故季氏次之大夫僭諸侯而陪臣僭大夫亦勢所必致者故陽虎亂而季氏囚天下之亂極矣小人之道長君子之道消矣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消之極也故微子次之繼之以子張者挽回君子之道在乎士之自立行而已士行立則可以達天德天德立王道行矣堯舜之中天德王道之極也聖賢萬世相傳之心法也故下篇以是終焉

寒松閣集卷二

宋 詹初 撰

日錄上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佛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却在前有知止一段工夫在後有運用一段工夫所以不偏佛氏無此二段工夫祇是死守着一靜所以有空寂之病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之家不齊多應是好惡之偏蓋偏於好而不知惡則子弟必致有驕恣之弊偏於惡而不知好則必致有怨望之弊自天子以至庶人家之禍多由此興然好惡生於心故公好惡必先於正心

心無欲則無求正己而不求於人祇是箇無欲無欲則無累何怨之有凡人有欲則不免於求不遂其求自不免以此不遂底事累在心下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子本來自是全底陸子前面分明祇是尊德性一邊後來因朱子方去道問學曰此非學者可輕議

君子惟內省不疚所以無惡於志這便是人之所不見處這便是人之所不可及處

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易天道也故五十以學易聖人雖生知而其學亦未始不循序朱子教人先學論孟而後中庸意亦如此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無況小過乎

孟懿子問孝曰無違此不但是教之孝實是教之忠忠孝本自一道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聖人不曾明說教他忠而忠之理已默寓此所以引人於善而人莫知所以然也聖人之化妙處正在此

約之以禮是約所博之文到身上來

無行不與與下學上達是一意然聖人此二章本意却又在予欲無言處聖人教人祇是要人得意忘言亦不是要人祇於動靜語默上求之動靜語默是迹動靜語默必有所以然者求之求此而已程子謂聖人之動猶天然看此動字亦在得其意若祇於動上求之亦是迹與求之言者無異

聖人之動猶天然則聖人之靜豈不猶天然觀此動字要活法與四時行百物生一樣有不動之妙在中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全章俱就孔子身上言而勉人之意自具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多是如此

程子於申申夭夭章言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朱

子作集註乃置圈外舊常深患不得其故近看子温
而厲章朱子以中和之氣言之則申申夭夭章便自
不當以中和之氣來說註中全體渾然陰陽合德當
與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照看
禮曰私覿非禮也鄉黨曰私覿愉愉如也此是聖人
不必於違俗處故曰禮從宜使從俗
回也非助我聖人言回不是助我這樣底乃是於吾
言無所不悅者言非禮勿視則所視皆禮矣已克禮
便是復非克己之後又去復禮也

居之無倦者必能行之以忠行之以忠者必居之無
倦愛人知人都是就用上說然有用必有體體用二
者不相離
可以爲難矣難便是非仁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雖不甚易亦自不是難底
仁人既無求生以害人亦必不去求死以成仁求死
以成名是後世矯激之行非仁也仁祇是不失其本
心而已聖人亦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
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
名雖勝於必生以苟祿者然必之一字便是私意便
未免死之或過
死生斷於理而無期必之心是自仁人言後世若遇
難能以必死自誓便也是箇好人一本人下有不縱可以此論五字
是死傷於勇他還不失其常
三畏雖是畏天命大人聖言却祇是一箇自畏
孟子見梁惠王這一章見孟子打頭便把正經話來
說一毫不肯苟且孟子要正人心此處便見得
巡狩述職舉其行之大者言見其無非爲事也春省
耕以下舉其行之小者言見其凡有所行皆無非爲
事也居有積倉言其未遷之時富如此行有裹糧言

其遷之時如此裹糧以所積倉之糧裹去也
當是時陽貨先言使當是時貨能先以禮來見孔子
亦必見之而不絕之見貨無下賢之心而欲以術致
孔子也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言日有日之所息夜有夜
之所息其日夜之所息者至平旦氣清時節無物欲
擾之故有發見而好惡與人相近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不操則心神放散而不聚
操之則心神聚於內故爲入
求放心求此心之神也心之神是箇至虛至靈底祇

被外面物欲來薇塞了他擾亂耗散了他然後此本然底神明反晦而心中盡是暗昧一本昧下有此心發祇任伊放去九字所以祇知得物欲不知得義理求放心祇是收斂此要放去底心收斂此要放底心又在摩去此外來物欲物欲去則心中無所擾亂純是靜底靜則本然之神可以養全不失而明由此生矣故義理自然昭著仁心德也全存得此心便是仁學問者學問此仁而已故求放心所以爲學問之要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不輕易做事底人若做事決是所當做所能做底所以做必好此以行言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以言言

盡其心一章此是孟子悟入之妙處心者人之神明人能全此心之神明則於吾心所以神明之本然者便見之矣既見其本然則於吾本然之所自出者亦無不知矣性天既無不知則天下事物之理不過是吾此理之散殊而已其無不知也又何假於言乎蓋原頭既明白則一舉盡在其中自不必求知於事物之末而自無不知矣

由堯舜至於湯章是孟子的然以道自任處

下式當初以阿意得宮後來乃能直諫君子交譏刺之謂其自知無益於時乃作此二事以塞責然自知無益而欲塞責這便是好意還勝是以詔爲得計全然不顧人是非者若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賣直不足取自小人中論之却又是他廉恥之心猶未盡泯處

吳氏有一兒纔二三歲衣以羅綺餙以金銀此甚非養蒙之道自小以儉養之後來猶怕入於奢以奢養之後來將如何收拾此必是天資極高底人後來或自能擺脫不然鮮有不流於放僻邪侈者矣

門外舊常鑿三塘塘水止而不流今歲始穿一渠使三塘相通水常旋轉流通不息一本息下有覺有生意四字名曰流塘觀此人心亦須要於靜中尋箇流動活潑處

余每常遇事輒自期於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已不是好意且一欲自事事物物上去求無私則此事物無箇盡底時此私亦無箇去盡底時是就外面去用功了不知反之於內自有箇無私底本體事物固也須經歷知其善惡然本等工夫却還在吾心本體上用功蓋吾心本來至虛至明不惟無一毫私意亦無一毫不知却被外物來掩

了他所以有不明耳祇於此心上摩去這外來掩他
底私欲這本來底自在其明如鏡自無所不知矣明
則事至物來皆有理以處之不期其無私而自無私
矣不然祇在外面求之全然不到心上來用功與吾
心終是無相干原頭不會好得外面縱要他好也自
防閑不得許多
或問心上如何用功曰中庸天命之謂性章都說得
明明白白在那裏祇是不會悟破這一關放在面前
也不識得
讀書不但是記文義正須要理會於心若不理會徒

記文義亦祇是記憶之學無得於心
趙普當初佐太祖做出許多好事來後來佐太宗祇
是固位之心不能脫遂有太祖已誤之說甚可歎息
嘗自言以一本論語佐太祖取定天下至及其老也
戒之在得這一句他自家却正不曾看得
程子論詩云費盡一片心用在五字上言作詩之無
益也愚謂詩以理性情祇是道性情之眞取以適吾
性而已若字字句句去雕琢出來便覺費力費力便
不是性情之眞了且一心攻他亦是玩物喪志之例
李陵降匈奴時分明是畏死後來會蘇武謂別欲立
功以圖報國此全是矯飾之言人臣之功非成事即
死事既不能成事又不能死事除此之外更何功可
立
銀陰物火陽物以火銷銀銀便融化此可見陽制陰
陰從陽之義
上午思正心一章不得其意適有客來過急往出迎
不覺失足幾至於蹶因悟心不在焉之義可見心斯
須不檢便是錯底
昔在朝堂時見諸用事者固寵專權之心千計百較
去做究竟是要遂他心中所欲而已只此欲心害事

甚大一要遂其所欲便是國家甚大事他不顧
寢嘗半夜不寐乃思此是心不定之過因立心必要
定靜然不知立心去靜定這一箇立底念頭却便是
動如何得靜程子曰無欲故靜有主則虛欲客理主
無欲即爲理立心要靜要則欲也欲則動也有欲則
客便得以乘主而動擾之如何能靜故學者求靜必
須是主靜之功主靜者以靜爲主澄然而無思無慮
也無思慮則一念不動欲何從生靜固靜矣然至於
一念之動處又不可不察靜存動察則不但靜時無
欲而動亦無欲靜固定而動亦定聖人主靜之全功

也

朱子是箇有功夫底人陸子是箇天資極高底人陸子惟他天資高所以一覺便見道再不待到事物上去尋他心上本來底已明則萬物萬事之理皆在其中其於事事物物不過以吾心之理應之耳朱子却似曾子是隨事精察力行到一旦豁然貫通時候乃悟一貫之妙是朱子見道自工夫上寸寸銖銖積來得底陸子自他本然知覺上一合下便得底此可見二公之論不同者乃是二公之資質不同各就其所得者而言也就各人資質用功所以有敏鈍之異然

至其俱能入道處則又是一般陸子自知覺上盡見得底固此道朱子自事物上窮究至貫通處亦是此道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然學者用功若是資質至高底固應學陸子若是尋常學者祇當傍朱子作工夫爲是

大凡作事須看己力量何如

人立志不可不大處心不可不小志不大則器量褊淺規模狹隘不能大作用心不小則放肆而不知謹愼一作事便敗亦成不得大事

人有過切不可自掩人非聖人不能無過且吾有過而吾能改之雖與人知何害改之則此時雖有過後來猶可望至於無過若不與人知則此人便無心去改過祇去掩過上作工夫矣況過又不能掩而人必知之掩之又掩而不知改則過日長必至於過大而不可掩底田地

向學之心不可不急求成之心不可不緩至於成學之功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惰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用心與其巧也寧拙作事與其奢也寧儉發言與其多也寧少

凡事之成敬而已凡事之敗肆而已敬肆之間有幾存焉作事者不可不知也

謀大者不計小謀小者不計大大小之分用心之異也張子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曰學則非安矣曰安則非學矣所謂安者在涵養以俟其自安而已非力所可學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學以敬爲主戒愼恐懼靜而敬也愼獨動而敬也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始之乎立心之始終之乎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自立德以福子孫而已不自立德而緣引他人

之祖以修其宗其不智也孰甚焉
予婺人也自慶源至此蓋三世矣程氏之貴也而鮮禮焉
吳氏之至自少微公始也吳氏之中微也久矣有吳伯駿者父子兄弟姪皆以好學能文著於州里而吳氏之聲復振君子曰是可以觀有子矣故人不知其父視其子
黃氏之俗朴
淩氏之子孫後世其微矣何以知之積德不厚

宋詹初撰

詩

有懷

閑居忽有懷悵然令心恫世人尚浮沉君子難苟同是以蓋世賢飄然返山中棲遲竹林下明道善其躬如何彼之子居常起波風屈原泣澤畔仲尼悲道窮賢聖尚如此吾身那可容

春日

白雲冉冉度南園綠柳明花處處然雲物無心心自

一本作適自得 優游無我我忘年

新春

歲月新更又一春迎春還是舊年人願除舊妄生新意端與新年日日新

秋至

方趁夏日永不知秋已清秋清歲即晚吾道終何成

訓子

呼爾輩兒示爾兒知儉則本立學則智資時逐勿逐古聖是規守道安貧我所慕思競勢趨豪我心實悲毋謂放巧毋謂謹癡毋謂惡小乃以自欺毋謂善小乘而不為為善去惡奮志乘時少壯不力老大何追爾父雖昧所言則宜永以為訓無為我遺

求心齋

生生天地心吾人秉其真虛靈無一物純然惟元仁如何彼放失物欲共沉淪客感乃為主本主翳埃塵鑒此去物欲而求我真純求之真即見端然還在身祇恐物與欲乘間復來侵念茲心益奮日夜終惟寅戒懼與謹獨式用存吾神子焉生生意始與天地倫

有感

世道已趨末人心覺更殊逐逐在勢利權勢競吹噓

思言翻為怨成風在諂諛諂諛勢立至勢去還躊躇小人誇得志君子思歸歟不忍同世濁深山高結廬閉門守吾拙勢利安可居勢利一時榮時過禍及予不如守貧賤履道常坦如所以介然志三公不易諸

閱杵

靜夜無人語何處送杵聲米以杵而出杵以多而精小事尚如此況於吾性成所以古聖賢寢食不遑寧

讀李敬業傳

敬業勤之子也武氏之立勤成之也武氏之立未幾而勤之嗣先滅予於此深快天道之有知焉

閑笑唐明主深憐李勣忠如何一諂黨便使百年恫
武后與唐亂英公奮義戎那知成禍者禍慘亦歸躬

惜日

吾聞古君子發憤競分陰漫以一朝逡終辜百歲心
嫌秋晝短入愛夏刻長臨三省吾身過專誠學子參

窗樹

雨過窗前樹天然生意新枝條枯昨日萌蘖長今晨
根本原無改濡滋自有神靜看微物理應識養心眞

書懷

小谿流水自悠悠策杖南林入早秋隨地人生俱可

樂浮雲富貴復何求

其二

獨坐終日閉寒廬回首生年五十初歲月不知垂老
至惟從憤樂自如如

偶成

何須身外更求榮榮在吾身爾自輕但得仁榮眞尊
爵榮華世上總虛名

桃花

桃花灼灼鬬春芳一見如雲滿目光不識冬來霜雪
徧芳意爭似竹松長

梅

萬木枯歲晚寒梅獨不移幽香對白雪清景月明時

心如穀種

人心如穀種生生本無時無時雖然有生意培養貴
自知不耘誠爲昧揠苗耳可悲戒病復有事苗秀實
可期

鑿流塘二首

門前鑿三塘流水常不息逝者誠如斯間斷伊誰忒
舊爲沙泥場今爲流水域混混固有源開導吾爲德
人心凝物欲已有猶當克己去心源澄活發自無塞

萬象當其前水鑒眞明極徘徊此塘濱永爲立心則

田居

南開數畝田妻子共鋤耕比歲頗豐稔仰天歌治安
憂貧本匪念忘物自怡情遥憶執輿者問津來上平

登聖山聖山在流塘南

摳衣上聖山徘徊四望通下視小區邑上視高蒼穹
小者吾誠高高者吾何從渾渾道無極求之不可窮
而欲窮其際亦曰執一中一中苟在斯卑高大小同

理氣

理本無象氣爲有形氣爲理載理以氣乘匪理氣粗

匪氣理寓氣以理神理以氣弘二者相須其道分明

月

天上一輪影萬輪一輪方是月明眞祇尋天上一輪
月水裏萬千何足論

其二

水中月影還是影天上一眞影萬川水裏月影人共
識一眞誰復見先天

新荷

青荷小小初波水梗直中虛不着塵爲道人心本然
處直虛原與物爲因

寒松草閣

居之南山有松數百株予搆草閣其中名曰寒松
草閣搆成詩以咏之

數椽草閣搆新成四面蒼松入戸清霜雪須教長不
改後凋端與爾爲盟

讀易

先天本無言有言卽後天欲知先天易須在無言前

聞敵人入寇

老來不忍聞征戍征戍偏從老歲聞靜裏追思生亂
者令人無語對斜曛

出心原心原在流塘南

行行涉南原遙望北山岑上有千尺崖下有高樹林
高林轉幽噢戞然啼雙禽流水自迅逝白雲澹無心
策杖者誰子閑來坐春陰相逢擇林下攜手酌水濱
對之兩無言悠然鳴素琴素琴清且越暢以披冲襟
冲襟良自爾郤知春已深

中道

聖賢自古執其中尤執此中萬理通萬理由來心自
得心同方是理大同

聞鶯

忽爾聞鶯語語巧眞如簧呼童逐之去不使鳴我傍
語巧是非亂語拙道吾常守道由拙得不仁爲巧亡
吾寧道吾拙翻爲功者傷

題岱山水雲幽居岱山在流塘東

幽居避俗氛世事郤復聞閑浴池塘水靜看山嶺雲
雲自無心出水從有本分水雲眞自得吾與爾爲羣

寄柳塘汪叔耕三首邑西門人

不聞爾言久因覺我言非欲得爾之善眞期爾指歸

其二

久未從君行出門無可去思爾行之善秉燭坐至曙

其三

數月未論心此心覺這眞矢以惺惺法始終奉此身

歸田

歸田漫云苦田野樂有餘忙去一犂黍閑來萬卷書
貪贍忘帝力理見識心虛隨地平生意從今可自如

奉寄體仁宗叔一首 體仁先生閩浦城人

一從示至教日覺舊行非但恨範模遠終爲物欲欺
有知無取正積惑總成疑獨有依歸念端然未改移

漫興

秋風獨坐野塘前水上遊魚自有天眞意更須何處

覓知音從古在無絃

春歸

生意無端綠滿枝閉門高臥日遲遲一編周易年年
把門外春歸總不知

題程棲竹居士卷 棲竹不知何許人

此翁日日對修竹竹上風清心亦清高節有常原自
勁中虛無物本來成美淇君予詩爲咏貫歲聖人禮
作盟林裏七賢眞浪跡憐君不慕七賢名

雲掩月

遊雲紛擾混太清蒼茫萬里晦月明豈是貞明能爲
改却緣外面縱且橫一本作外縱橫雲霧盡能撥一
輪卽見當天發當天皎皎月照人今古何曾人照月

千江萬江月盡圓千人萬人誰知焉李白江頭捉月
死盡笑李白醉而顚江中卽有月可捉舉首獨立空
茫然空茫然月在天古來祇有一心傳休教心外便
便言當時豈啻李白醉江邊
心如明月物如雲心放應爲物所分欲反此心須去
物一本缺末句原來還自在天君

沐浴

暮春河水暖春暉浴罷悠悠自坐磯弄柳乘風興未

盡高歌一曲日西歸

其二

閑浴鬆頭靜自居此身已濯心何如此心欲濯靜中
去靜定由來物自除

感嘆

歲月蹉跎六十乘嗟予德業覺何能善無一得過恒
有力盡千般志尙弘學易一編終法孔反身三省宛
如曾漆嘯吾老成衰朽定舉全仁重任勝

寄黃直卿黃勉齋先生

憶昔年猶壯廬山侍讀書叨爲三友末相隔廿年餘

君道多朋合余非獨索居緜茲君日益余昧愈成愚

觀春

萬木春來花滿枝忽來忽去迭無時此心還有此中意說向傍人人不知

書白樂天琵琶行後

潯陽夜泊送客船船上誰人白樂天坐聞一曲琵琶奏青衫何用湖泗漣豈知通窮良有命君子當之無怨焉虛使歌行世上傳

松竹

青翠春來未見奇麗紅正是天天時霜寒十月花開

盡祇有松筠秀舊枝

附

先君子自朝歸日惟與海內名賢以講明斯道爲汲汲所著凡二十一卷陽不孝不能嗣守遺家燬烬爲恨燼嗚呼恨哉後二載於宗大叔體仁先生孫處見此數紙陽淚下以故告乞歸裝爲一卷藏於家以少存世守永念之意云不肖男陽稽顙

夫海陽稱古東南鄒魯然陳隋以前文獻蓋靡得而徵云自少微吳氏誕以芳詠徵扇唐風而文藻斌斌乎麗以則矣厥後採奇振響雖代有名家而躬師孔孟之學紬焉至宋朱子則聖前修實啟星源維時海陽亦有竹洲柳塘諸子然辭賦之外無聞已先公乃能孑然歸闇正宗不爲紛披風什之談卽心鳴道儉德矜行韜玉而弗衒焉其後若程若陳若倪若趙繼踵林立斯道稱章而海陽理學遂甲諸邑蓋未始非吾家導源之力也夫由孔孟迄宋歷載千餘而理學丕著乃至今復數百年紛以同異朱陸譬論靡決抑又何者先公則獨殫厥微眇而以鈍敏原

之識者以爲是不啻開一邑道統而天下彈射異同之議且定於是蓋非虛言也迺者海陽又駸駸耽藻翰而左理學矣雖吾家承國學公後厥有聲者亦往往以此斯又箕裘之流也夫其先人敦學力行而其後乃欲以辭賦稱豈不殆哉於是與族子璧謀再鐫之以正舊學而去年龍翁王夫子見之謂尤有裨於天下里人汪與子并深贊焉乃遂以戊午三月朔刻於寒松草閣閣卽先公讀書故址也十六世孫景鳳記事是集族舊有刻今湮毀幾無傳者將二百年戊

午之春與族叔景鳳謀再刻之蓋將因是以紹前非徒刻書爾也刻成族長老皆曰海陽理學實自先公始乃其後有程金陳趙然四賢書今與日月並而先公顧泯沒焉則是刻固不可緩矣或曰四賢書遺後者良多而又有刻本故人得誦之先生書既少而又鮮刻本人罕得見是以無所聞嗚呼茲吾子孫之罪也夫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吾安得不傳吾先祖之美以自陷不仁之罪哉是集刻分三卷共四十一板十七世孫璧識

寒松閣集卷三

附錄

送姪以元還家序　　詹體仁

海寧詹子以元予宗姪也以抗疏朝廷言不合世落職而歸予送之江上藉仁者之號而送之以言曰小人阿諛苟容故每每與世合君子剛毅自持故每每與世不合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又曰不容然後見君子以此見吾人不合於時誠不足爲輕重矣以元以孤介之資強毅之操不畏斧鉞挺然舉邪正顯言於朝而畧不爲避諱此其勇何可當也則其爲時擯斥宜矣然則以元所謂松柏所謂君子非乎嗚呼使在朝而皆君子則去者永必賢使在朝而永必皆君子則去者賢與否不言可知矣以元抱道積德固素養於平時然使能因是益勵初志不爲挫屈邪正之說雖不得行於時而必行於吾心使吾心曉然不紊於以去邪從正則所謂後彫者於此益見君子之學成其終而天地間至貴在我矣又何必冠冕趨朝而後爲道行爲榮顯哉是爲序

答以元書　　前人

去冬着鄧來僕適在莆中後過建陽始得與相見叩其所蘊亦頗能記書但恐志意不定爲他岐所惑耳使以元能教以養心之法不使放誕他日必能繼家學矣家聲也來寄諸作皆深見道體探極淵微足見心得之學非區區口耳者所能到也然孔子教顏子則先博以文後約以禮可見約禮固爲要而博文之功亦不可後所謂博文者非徒記誦經書愚覽子史之謂博也如博問於師博辨於友皆是博也如孔子問禮問官訪樂學琴亦皆博也以元其肯下以予言爲是乎所教詩俱好但詠水詩云千江有水千江清清清到底總無形野人見清不見水却道無水亦無清僕竊疑之以元深思當自見也且爲學固貴

心得而博學之功尤不可後使以元更能先以宏博而後會以吾心則孔孟正脉不外是矣僕老鈍無知者管見如此故妄與以元言之惟以元努力自强承爲斯文作主幸甚所惠糖糕及鞋已收訖貧中乏物聊具粗葛一疋答貺惟以元其無棄也餘不宣

寄以元書　　前人

不見以元又二年矣近觀所與直卿書足見邇來學問大進吾道有人如僕潦倒何足言也聞楊君與以元書深稱德性之說頗明而盡不知可能寄我一觀否貴鄉吳邕州爲人亦頗剛毅有執聞以元以其赴

韓氏之譏絶不與通問接談此泥其小失而遺其大得也　與人當不應如是名爲小人未必無善名爲君子未能皆是但觀其大可也如邕州爲人使以元能與之交當必有益自古及今亦未有孤陋寡聞而能成學者自古及今亦未有非聖人而能事事盡善者以元端居不出不求名譽於時其爲狷介之行可矣如聞見之孤寡何邕州爲人海內名公皆與投交其人於見道之功雖未必如以元之卓爾而其博聞多見則視以元殊過也願以元舍其片短取其大長亟亟與之遊玆因貴黒公受官回聊叙衷曲於以

元惟以元自愛自重幸甚

與王阮書　九江人　章節夫　臨川人

領所惠書知執事越還清吉比時有方仲成者不知塗次與相見否近在浦城見有詹初者詹達甫族人也在徽州住其人始受縣尉頗有政聲後復薦入太學爲學錄以言事罷歸今聞入廬山執事宜往見之不能使之來蓋其人踽涼不阿而足下官尊渠必不肯來見耳僕與居四旬頗得其情其論道以心得爲主不　言其作事以誠心爲主不在人知性狷介操守甚定既不與物競亦不屑屑與時輩往來此其

之日

所爲雖未免有偏然操持如是亦可敬也執事若能接引　與之處必能爲吾道一助孔子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執事銳意於道此人誠不可畧也吾人爲學雖在自力然朋友之功實不可少僕近時以得此人爲幸故惓惓與執事言之諒執事必能物色之矣所委松齋序遲兩月方能脫槁容再呈上玆不備

跋

此集[illegible]　子陽跋稱原集二十一卷家經火燬同歸煨燼尚存殘篇於同宗處陽復編爲此集原題流塘後易今名爲諸家書目所未載至明嘉靖間裔孫景鳳復爲刊布以元生際權臣當國由縣尉甫遷學錄即抗疏請辨邪正以致觸怒韓相罷秩歸田平昔潛心理學其於朱陸派別頗能持平綜其出處皆能不負所學雖僅存此三卷亦足以概其平生矣明刊本少見此乃傳錄文津閣本也辛酉季冬南城李之鼎識

寒松閣　宜秋館

容亭類稿

湖北先正遺書 集部

提要　別集類三　南宋

容亭類稿十四卷

臣等謹案容亭類稿十四卷宋楊冠卿撰冠卿字夢錫江陵人宋史不為立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此集而亦不詳冠卿之始末故事蹟無可考見今以集中詩文參互考之劉季拳手帖云紹興初假守南徐楊君季洪為理掾後三十年見其子夢錫則冠卿為季洪之子其紀夢詩序云戊戌年四十戊戌為淳熙五年上推四十年則冠卿當生于紹興八年已未其與傅淸詩有鄉書憶昔獻賢能姓字曾叨天府登句則嘗舉進士其上執政啟云奉命領州奪符而歸又有祭廣東主管衙土地文則嘗出知廣州以事罷職姜夔贈冠卿詩有長安城中擇幽棲靜退不願時人知句則解官以後又嘗僑寓臨安者也其集世頗罕傳惟浙江採進書中有舊刊容亭類稿為巾箱小字本檢勘尚係元刻分四六編雜著編古律編皆所作詩文惠答客亭書啟編則同時名人酬贈之作不標卷數前後亦無序跋而永樂大典各韻內所收冠卿之文尚有表牋詩餘各數十首皆刊本所未收疑當時本各自為編流傳既久遂有闕脫今據永樂大典所載以刊本參校搜輯補綴諸體始全謹仿原編名目釐為十四卷而惠答書啟編則刪之冠卿才華淸雋四六尤流麗渾雅張端義貴耳集載其館九江戎司時趙温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冠卿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繡衮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温叔再三稱道知其以是體擅長矣又京鍾何異李結諸帖極稱

其集杜之工而稿中乃無一篇殆當時別本
單行而今佚之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客亭類稿卷一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一

表

賀皇帝尊號表

孝養東朝方奉巵而為壽道尊太極爰鏤玉以陳儀喜溢三宮歡騰萬國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克紹祖武允協帝華繼明以照四方茂衍邦家之慶相授而守一

道率先愛敬之規謂大任生此周王故文命承於虞帝爰極形容之美以彰歸報之誠于聖德其何以加自生民以來未有臣逢時嘉會阻遠明庭登顯冊以揚鴻休方慶母儀之盛介繁禧而緝純嘏更祈帝祉之增

代賀皇帝尊號表

奉巵為壽肇興慶儀鏤玉揚休載崇顯號補百王之墜典溢四表之歡聲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愛敬事親聰明協帝念天高地厚雖莫盡于形容而父尊母慈宜

蓋彰於歸報虔諏上日丕闡彌文簡冊增華典謨未有臣屬衆嶽之遺戍司細柳之留屯萬壽無疆莫預龍墀之賀百拜稽首敢伸蕪抃之忱

冊命皇后代賀太上皇帝表

詔錫慈闈厚人倫而正始禮嚴顯冊申帝命以揚庭宗社增榮邦家永賴臣某中賀竊以二南之化雖繫於一人兩儀之生實原於太極大哉神聖得此繼承方將隆內治之功其可後中闈之選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基圖

授舜聰明似堯謂王假有家以行有常言有物而天作之合在渭之涘洽之陽從龍亦既有年配極莫先其德久已孚於衆志茲式正於嶽名臣嘉與連簪具宣明訓羣臣皆稱萬歲難阻陪前殿之趨五日一朝上皇祈永膺四海之養

賀皇帝表

王假有家天立厥配以儷尊於宸極爰錫命於帝庭衆志具孚率土咸慶臣某中賀竊以治欲隆於三代教必

首於二南況當鷄鳴問寢之朝宜有闕睢正始之后恭
惟皇帝陛下德侔天地孝通神明備九州之品以事親
簡六宮之賢而佐餕衣無曳地既克著於儉勤寶畀範
金庸誕敷於典冊宗祐有喜神人是依臣仰戴隆施欣
聞盛舉朝未央而為壽雖莫稱萬歲之觴賡大姒之嗣
音願繼上百男之頌

謝太上皇帝表

執戈衛社蔑有微勞錫命自天遽膺殊渥循牆莫避揣

已奚勝臣某中謝伏念臣誤辱眷知久提禁旅惟天子
羽林之士實王官武備之儀不教而戰是為棄之先事
而慮斯謂勇也仲冬大閱肆選練於車徒六郡良家因
講習於戰陳君所命爾臣何力焉敢期帝訓之敷俾正
兵團之任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規模宏遠道
德安彊耀神武以事折衝不爭善勝貽孫謀以燕翼子
垂休無窮故雖一介之臣亦拜非常之寵臣敢不勉策
駑駘思稱龍光移軍以復兩京或陪廟筵置酒而樂前
殿願睹慶儀

天申節賀表

慶黃屋以非心降年彌永奉玉扈而為壽曠典肇修當
誕月之載臨宜率土之咸慶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
陛下巧咸不宰道極難名問至精以遂羣生自得崆峒
之妙乘兩儀而御六氣孰窮姑射之神與造物以俱遊
雖後天而不老臣馳心魏闕請祝聖人以八千歲而為
春方行無疆之笑歌萬斯年之介福更申善頌之恭

天申節謝賜香表

川增桓茂行慈極之修齡玉潤金堅拜御爐之珍賜臣
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作后愛敬事親尊太上皇
舉盛儀於漢殿祝聖人壽膴歡頌於華封當星渚之儲
休聲羽林而致禱詔傳中侍寵畀寶薰郁郁紛紛與慶
雲而協瑞穰穰簡簡來景福以延休臣謬典周廬親承
睿渥恩被動植已洽舜孝之隆謹感神明益慶堯年之
永

代天申節滿散謝賜香表

貝葉翻經方控後天之禱寶奩錫瑞特頒南國之珍歡動羽林聲呼崧嶽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基圖授舜聰明似堯協氣薰為太平所施者博大德必得其壽永孚於休誕彌咸慶於薰修贐馥敢希於沾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謀謨善述清淨無為五日一朝恪謹宸廷之養萬有千歲益祈帝祉之增以一瓣香供無量佛臣敢不對揚休命請祝聖人治馨感於神明已介無疆之福國壽等乎箕翼更隆不拔之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會慶節賀表

惟天祐命長發其祥既聖與仁必得其壽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乾坤合德歷數在躬如文景之儉以濟民心存兼愛有禹湯之明而養性道法自然方星渚之流輝宜華封之請祝自今其始於萬斯年臣戍守淮壖心馳魏闕作誕聖繼天之樂雖莫效於唐臣歌宜民受祿之詩願載賡於周雅

會慶節謝賜香表

王人寵逮命畀寶薰帝祉增崇歡騰羽衛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誠不息明德惟馨形聲格天地之和神聖極古今之盛誕彌厥月長發其祥於萬斯年莫知其紀錫御爐之芬郁橫協氣以氤氳臣職忝周廬歲沾賸馥以香而作佛事既叨君賜之榮稽首而揚王休敢祝聖人之壽

代會慶節滿散謝賜香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慶集北宮衍修齡於慈極詒傳中侍錫寶炷於尚方喜溢周廬聲呼崧嶽臣某中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脫屣萬乘冠德百王蕩蕩巍巍其有成功密運至神之化鬱鬱葱葱而占佳氣適輳彌月之祥虔披貝葉之文忽拜御爐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治同道篤志事親重華協帝自唐虞於斯為盛化成天下雖詩書所述何加爰以妙真香俾祝聖人壽臣敢不下拜祭受稽首對揚治馨感於神明已格太和之效帝祉施于孫子更

隆奕世之休

賀太上皇帝聖壽七十表

心非黃屋膺萬壽以無疆惟奉玉卮罄四方而來賀若稽載籍蓋未前聞臣某竊以澹泊無為者形乃長生聖神廣運者壽斯必得況脫屣於萬乘獨冠德于百王心與造物以同游年雖巧歷而莫計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舉綱命舜成功似堯精一執中清靜寡欲訪崆峒之子問至道以遂羣生凝姑射之神乘兩儀而御六氣

將見後天而難老豈特從心而不踰有永之年自今其始臣夙叨教育茲幸際逢稽首而揚王休雖莫陪於虎拜請祝而綿聖壽敢竊效於封人

慶壽禮成肆赦代賀太上皇帝表

聖人因親教愛肇舉慶儀皇極斂福錫民式敷帝訓凡曰含生之類悉霑慈極之仁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冠百王壽高五帝鴻名掀揭胎乎日月以並明巨典恢張編之詩書而無愧茲逢春祺之吉益祈寶算之增銷金奏以充庭奉玉卮而為壽恩覃四海慶洽兩宮臣適際昌期親逢盛典方千里者九已躋仁域之安呼萬歲者三更效嵩高之祝

太上皇帝聖壽八十縿進慶聖壽雅歌表

壽臻璇極丕御常珍慶洽中宸交騰善頌欲紀形容之盛敢仲揚厥之誠臣某竊以順帝則而不知謠載康衢於禦侮請聖人而使壽語傳封祝於蒙莊故凡大德之有容或取下臣之歸美矧惟盛舉卓冠前聞編之詩書

自開闢以來未有見於歌詠非文學其誰宜為尊號太上皇帝措世隆平宅心廣漠訪崆峒之子問至道以遂羣生凝姑射之神乘兩儀而御六氣甲子方周於五百春秋遠邁於八千無疆惟休自今以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作后愛敬事親與舜同符業業日致其孝以堯為父蕩蕩民無能名聖治益新天休滋至肆登崇於顯號旋修舉於上儀奉萬年之觴方深抃蹈奏九成之樂宜有聲詩

慶壽禮成肆赦賀皇帝表

慶展九重茂著事親之實恩加四海爰推錫類之仁亘古未聞于今獨見臣恭惟皇帝陛下躬全舜孝性本堯仁欽福錫民期誕敷於帝訓為酒介壽式祇逢於春祺禮文肇舉於闕庭惠澤徧周於區宇由中及外式舞且歌臣濫戍邊陲恪居官守奉扈而樂前殿雖莫贊於盛儀立春而下寬書幸親逢於慶典

紹熙改元代賀皇帝表

麗正化下式謹王春定朔改元誕敷帝訓遵兩朝之景燦溢四表之歡聲臣某中賀竊惟三聖之繼興本繇一道以相授思陵恢紹復之業既闡宏規今皇致雍熙之和益隆丕祚宜龍飛之顯號集鳳紀之大成恭惟皇帝陛下歷數在躬聰明協帝嗣無疆之服受祉既多綿卜世之期自今其始法五要以正事合三統而定名臣謬領守符親承詔旨春朝之會百辟莫違駕行神英之增萬年惟深鰲抃

冊禮賀壽皇表

挈神器而與予尊奉慈闈登顯冊以揚休舉行曠典若稽於古莫盛於斯臣某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薦禹於天行堯之道脫屣萬乘雖詩書所述何加冠德百王自開闢以來未有益謹東朝之養鳥新長樂之規揆日陳儀奉扈為壽臣仰禮容之甚煥慶嘉會之難逢巍巍具有成功已協帝華之盛怡怡而奉太后更歌聖德之詩

代都統司重明節賀表

相授而守一道神聖為君繼明而照四方溫恭協帝誕彌厥月長發其祥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行高今古丕基並授有大而居域中休命誕膺麗正而化天下於赫離明之象益貽大德之符光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慶億萬斯年受天之佑臣濫分戎閫阻遣班庭曰壽曰福而多男竊效華封之請祝卜世卜年而過歷更祈周鼎之延洪

代馬軍行司重明節賀表

有大而居域中繼明而治麗正而化天下協帝之華當彌月之甫臨宜率土之咸慶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輝光日新重離以照四方無幽不燭三聖而守一道有永其傳長發之祥自今以始萬斯年而受祜其孚於休八千歲以為春莫知其極臣謬司騎旅屬遠龍墀會前殿以稱觴莫預嵩呼之列祝聖人而使壽惟仰虎拜之忱

代重明節謝賜香表

梵宇繙經祝聖神之睿筭寶奩錫瑞屹泰華之小山增煥羽林共深鰲忭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誠不息明德惟馨薰協氣于太平之時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星流電繞適臻彌月之祥玉潤金堅爰畀御爐之寶臣敢不祇承天寵對揚王休治馨之至感於神雖極太和之盛聖德之大得其壽用伸善頌之恭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躋三衛之華祇承帝寵錫萬釘之寶賁飾身章揣已奚勝折腰知愧臣某中謝伏念臣身名弗稱才畧非長效楚制之短衣久居軍旅頒齊官之三服敢覬恩榮茲叨在笥之珍惟懼終朝之褫茲盖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賞罰至公垂衣裳而取乾坤已臻極治聽鼓鼙而思將師爰示殊私臣敢不濡翼是憂書紳惟謹服之無斁益殫衛上之忠帶賜有餘常勵立朝之節

代謝落階官表

充員衛府久負空餐閱武郊圻遽叨懋賞恩深報蔑感劇涕零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朴忠誤蒙眷簡執干戈而衛社覬收汗馬之勞援枹鼓則忘身未遂著鞭之願惟聖人有備無患謂天下忘戰必危親屈帝尊躬御戎服蒐乘補卒於輯睦之後治兵振旅於閒暇之時耀神武以折衝有常德以立事如臣何力而帝念功榮頒一札之書盡畧橫階之秩茲盖伏遇皇帝陛下威加四海勇正萬邦克壯軍容笑驪山之不整爰驅轡馭陋細柳

之徐行成禮而還推能於下臣敢不益抒愚慮仰答睿
知備器械而選車徒協贊規恢之舉謁寢園而清宮禁
庶圖克復之歟

代謝除湖西總管表

守戍淮濆久積素餐之咎總兵湖部尚叨明詔之除退
自省循莫知報稱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愚不顯器窳亡
庸性有孤忠凜如皎日立功名而安邊境既乏能稱嚴
殊賞以馭臣鄰宜加顯罰敢期易命許遂投閒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神武不殺故雖疵戾弗忍棄捐
錫以優恩徙之近地臣敢不益堅曉節仰答殊私收之
桑榆或奮湎池之翼靖夫區落願焚老上之庭

容亭類稿卷一

客亭類稿卷二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二

表

代騎帥謝皇帝表

充員外閫曾徼副貳之勞分衛周廬遽冒淮河之列恩隆施渥感極涕零臣某中謝伏念臣頃以朴忠誤塵仕使鯨波萬里嘗灰赤壁之舟蟻聚三湘復剪潢池之盜

幸雖天與才匪時宜居多寒剥之憂倍費乾坤之造自叨易命來佐成師深虞浮食之罔功敢冀出綸而示寵矧此騎兵之籍總夫龍提之軍近城南尺五之天既許親於帷幄借指前方寸之地亦可登厥謀猷斯自信之未能實莫知其所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勇天錫輝光日新謂臣賦分數奇雖乏虎頭之骨相憐臣據鞍可用或酬馬革之願言俾聯三衛之華式謹諸騶之訓臣敢不精白承德展布事君衛社捄而執干戈仰贊規恢之畧修車馬而備器械更歌復會之詩

代母封內郡夫人謝表

小人有母久託蔭於中閨明命自天茲進封于內郡綸言賴暨部室增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母某氏運際飛龍光依翬翟旋慶坤儀之受冊當叨宠綍以疏榮敢覬誤恩涛躋名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推敬老之心而及人以齊家之誠而治國爰頒殊涯首畀外姻臣敢不祇協母心上承天寵事君親而兩盡恪

修臣子之恭兼忠孝而獨全仰副聖神之訓

代謝修奉使回叙復永州防禦使表

董因山之役誤簡眷知疏出綍之恩遽叨甄復施隆効薶感劇涕零臣某中謝伏念臣識昧知人法從鐫秩雖歷時之云久曾極過之未能丹去禺湖命閟衣冠于裔嶽地仍禹穴會臻玉帛於塗山顧領校以何功乃憫勞而示寵懇辭弗獲偪受奚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賞罰無私黜陟有序謂賤階三等街亭本謬舉之非而置邑

萬年櫟陽有囚徒之赦爰載稽於官簿俾復正於兵防臣敢不銘佩恩榮力圖稱塞觀近臣以其所主苟或補於明時舉其官惟爾之能庶無慚于古訓

代謝改除到任表

邊徼承流方叨誤寵宸綸易命復畀近州仰睿眷之曲成拊微躬而深幸臣某中謝伏念臣愚無一得慮乏寸長罔功莫副于使令薄命且果于憂患詎意掄材之末謬膺保障之求望河陽之雲靡遑將母近長安之日仍

俾臨民惠大不貲恩深曷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廣宇器使羣工謂臣嘗綰縣章粗知牧養察臣曩將使指或任布宣簡此殊私責之共理臣敢不問民疾苦布政中和務勸農桑少致阜蕃之效俾安田里庶消愁嘆之聲

代兵帥謝到任表

領兵閫外久負空餐典衛巖除遽叨殊渥懇辭莫獲傴受奚勝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出際興運當慈皇之御極屢玷使令逮上聖之繼明復膺眷簡茲頒召節入覲昕庭曾無造膝之嘉謀敢覬出綸之誤寵矧惟衛府遴選英豪必求文武之兼資寧許弟兄之相繼孰云隆委併萃一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立武有常知人善任謂臣久居軍旅粗明訓閱之方察臣有志事功頗謹廉隅之行俾親帷幄獲事冕旒臣敢不思答龍光益鞭駑蹇修車馬而備器械協贊宏規清宮禁而謁寢園力圖後效

代池州守謝到任表

分郡國之寄已愧罔功辱聖神之知洊叨錫命拜恩甚厚揣分奚勝臣某中謝伏念臣儒業匪優家聲弗紹取平平之策於定遠詭曰治民書下下之考於陽城拙於為政自玷儀曹之第屢懷太守之章當壽皇責實之朝及陛下勵精之日借玉階方寸之地三造明庭近威顏咫尺之天累勤睿獎銘佩丁寧之訓誓殫撫字之勞惟是池陽甲夫江右方采薇之遣戍有細柳之連營於此

承流難乎稱職必威愛久濟無兵民二者之分則上下相安遂湖山千里之樂宜得才能之士以兼御牧之權孰謂臣愚可宣德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萬化器使羣工審政理之後先知吏治之得失修內攘外視邦選侯謂臣嘗備於使令察臣精諳於牧養責之共理因以程能臣敢不勸課農桑奉行詔令問民疾苦既消愁嘆於里閭寬上顧憂更盡撫綏於軍旅庶幾一得仰答萬分

代兵帥謝到任表

領祥刑之寄洊辱誤恩分外閫之權遽叨易命退惟忝冒深積凌兢臣某中謝伏念臣末學亡庸孤忠自許鳴劒抵掌而馳伊吾之北誓不具生平齊下趙而會滎陽之西戰思必克粵從去國久負空餐邊徼承流雖粗消於愁嘆古誼決獄曾莫著於平反敢期嚴召之臨更畀成師之重眷此池陽之要地控夫江左之上游挈保障而措之安師徒習教挫邊方而奪之氣精神折衝孰謂臣愚可司兵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遠畧並用羣才謂臣久在兵間粗明戰守察臣曩將使指靡憚馳驅簡此殊私錫之茂渥臣敢不虔修武備仰答睿知安邊境以立功名或庶幾於良將謁寢園而清宮禁尚克復於神京

代邊帥謝賜銀合夏藥表

六月徂暑念茲玉塞之連營一札細書錫以寶奩之名劑拜恩甚渥揣分奚勝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誤

膺遴選功名未立惟期馬革以裹屍齒髮寖衰詎知鴻寶之為祕敢意眷懷之厚特頒御府之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德行仁對時育物寓均調於藥石均休戚於臣工屬當三伏之炎歊爰逮萬金之殊品臣敢不恪勤職守思報恩榮推君賜而慰士心仰副睿辭之訓共武服以定王國冀成薄伐之勳

代邊帥謝賜銀合臘藥表

郵傳綸命恩賁寶奩當此祈寒錫之靈劑祇荷殊常之

眷益增小已之榮臣某中謝伏念臣兵昧十全慮無一得屬歌采薇而遣戍俾屯細柳以備邊護風寒如七尺之軀思以上策而自治陋疾病求三年之艾不知先事以為圖方憂臣力之微敢希君賜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遠畧並用羣才謂臣無意苡之疑夙厲飲氷之節而年乏昌陽之助或有負薪之憂藥膏肓於未然之前延齒髮於將衰之際臣敢不欽承寵詔上體眷懷疆輔精神與士卒而同甘苦力圖報効安邊境以立功名

賀皇太后加上尊號牋

聖子愛親謹慈闈之定省神孫繼志奉顯冊以尊崇振古未聞於斯為盛臣某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德齊天極厚合坤元蕩蕩難名有成功於堯帝豐豐不已生令聞之文王母儀備著於三朝內治廣刑於四海綏多福而緝純嘏延洪有道之孫建顯旒而施尊名揚厲無前之績慶儀昭舉歡聲沸騰臣領戍陪都逢時亨會眉壽無有害願賡魯侯燕喜之詩大德必得名更誦戴記中庸之義

冊寶禮畢賀皇太后牋

受帝祉施於孫尊居太極有聖德得其壽昭揚鴻名典冊誕敷臣民胥賀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輔成內治宏濟中興歷數無疆方衍來朝之慶福茲黼備肇新長樂之儀端笑卜龜虔諏上日範金鏤玉鋪張闕休亘古昔以未聞編詩書而無愧臣叨居戎閫阻遠闕庭與羣臣前殿奉卮莫陪班列歌德載萬年為母惟有聲詩

慶壽禮成賀太上皇后牋

寶冊對揚方增崇於顯號玉卮親捧爰肇舉于慶儀喜溢宮庭歡騰海宇竊以天地合德悠久無疆日月齊明照臨不息五百年聖人乃出三萬歲慈母亦然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尊協宸居厚隆坤載思齊昕以聖豈惟繼太姒之音天保莫不增將克配周王之壽太上有

從心之適慈闈偕難老之祥乘休無窮自今以始臣濫分邊寄阻造闕庭建有極錫厥庶民祗仰瞻於德教受介福於其王母願益固於壽祺

皇后受冊命代張帥賀太上皇后牋

主王化之基必先內治錫家齊之訓首正中闈中賀竊以文母興周至子孫而受帝祉虞嬪居汭繇歷數之在舜躬稽盛事於前聞幸今日之親見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德齊天極慶衍宗祊母儀昔奉於東朝備罄旨甘之

養道化茲行於南國悉因付託之規爰贊睿謀以詔嘉禮臣叨分戍役適際會通嗣其徽音喜頌思齊之聖錫之純嘏更歌燕喜之詩

賀皇后受冊禮牋

儷尊宸極正位宮闈顯冊對揚徽音益振臣某中賀恭惟皇后殿下發祥于遠作合自天車輿加重翟之華寶鈕賁範金之飾謁見祖廟喜諧神人臣適際昌期祇深善頌二南正始已基立於太平萬壽無疆永輔佐于君子

賀皇后牋

重華協帝誕受丕基太姒嗣音尊崇儷極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順承乾健德合坤柔成孝敬而厚人倫以婦道而化天下輔佐君子鋪張閎休修至養於東朝揭隆名於重慶若稽載籍蓋未前聞臣阻遠明庭欣逢盛舉不一書而止方闡彌文呼萬歲者三敢伸善頌

賀壽成皇后牋

贊與子之謀密傳神器盡事親之道昭揭隆名亘古未聞於今獨見臣某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慈儉為寶清明在躬思念憂勤輔成孝敬謂堯綱命舜本一道以相承而文母興周有徽音之是嗣章至尊而舒盛德登顯冊以揚鴻休喜溢宮闈歡騰海宇臣際熙朝之極治覩盛事之殊常燕翼子以詒謀已慶皇圖之永有大德而必壽更祈帝祉之增

代謝皇太子賜頤真二字牋

前星炳煥光貢琳宮片語褒嘉寵膺袞宇臣某中謝伏
念某見聞甚淺朴野亡庸修身其德乃真固所願學觀
頤養正則吉豈曰能為敢覬特書俾名宇宙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多能天縱懋德川冲推其土苴之餘見於
文辭之表筆精墨妙卓冠羣倫色正芒寒下飾萬物故
雖一介亦被殊榮其敢不寶為不朽之傳用荅非常之
眷刻之金石以昭河洛之禎祥藏諸山川當使鬼神而
呵護

容亭類稿卷二

客亭類稿卷三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三

啟

謝臨安趙安撫斷劉忠等人啟

伏惟使帖斷遣劉忠等人為盜開本家于湖新集改易元文追版入官押出府界者客常何之館亦既有年求相如之文僅存遺藁方與鳩工而鋟本遽聞售偽而假

真顧此書不止則不行宜公府必懲而必誡盡去其籍靡踰於時竊惟文籍之興莫甚魯魚之辨銘訛麋壽歐氏特書車改金根昌黎無子眷于湖之逸軌邁漢庭之諸公平生千萬篇垂金薤琳琅之體作詩三百首掩咸池冥默之音詔趨上帝之玉樓公棄奚奴之囊錦微茫手跡流落人間炳若丹青皆可傳之不朽勒諸金石庶有補於將來惟虞震電之取將詎言雌霓之誤讀以氷為凝以鼎為則如鄭亂雅如紫亂朱念謬於遠者由差之毫釐況汨其真者茲十馬八九苟肆行而莫禁則壞亂而不收是須絕去其本根毋使難圖於滋蔓紙貴洛陽之市方傳者以爭先雷轟薦福之碑幸應焉而如響茲蓋伏遇某官研窮百氏博極羣書以斯道覺斯民將自任天下之重知其主信其客豈特識河南之賓去取以公是正其失且慮入於彼則出於此又復火其書而廬其居某得不感知己之難逢抱遺編而永嘆作春秋而辭莫措雖絕筆於獲麟得夫子而名益彰尚著鞭而

附驥

謝友人王時舉惠書啟

特迂都騎寵貺長牋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勞謙之過甚樂鷃以鍾載鼷以馬秖眩視以懷慚固自識其不足以補吾子之所須既辱賜又安得不進所有以為答盖聞君子之學為乎道道原之大出於天曰聖曰賢以是而傳無體無方因心而會是須得於言意之表又豈求諸文字之間昧者不達本原茫乎莫知畔岸玩歲愒日

去道愈遠餘章繪句雖多奚為某求諸日用之常契彼心傳之妙初無甚高難行之說孟有悠久不息之誡故雖多見闕殆多聞闕疑豈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必也不欺於闇室居然無怍於明神對妻子如賓接朋友以信被鶡衣如被褐冕處圭竇如處廟堂富貴不淫而貧賤不移道德為師而仁義為主自然與古人同堂而合席又奚假虛言欺世以盜名賤子於斯從事之久雖未能造道而自得且將以誠意而為先執事幸其接於門

牆有意推而納諸閫域世無夫子而欲自晦于門弟之列人非伯樂而謂久辱于奴隸之徒請之勤勤教之云云謹其感感覺其憒憒懼有善而喪厥善復以能而問不能時方蝮蛭之爭鳴聲與蜩螗而競噪鮮有相愛而不相忌率皆以領而不以規靖言而思則吾豈敢凡所進左右者貴毋一毫之自欺庶來者覽觀焉因以斯言而為戒用酧嘉惠少障狂瀾

謝中隱先生授館舍啟

挾策遠遊尚記從軍之樂曳裾旅進茲聯入幕之賓録孤蹤於江湖寂寞之鄉拜嘉會於人士覿覩之表望非所素寵至若憐窮以知人之難雖聖猶病凡賓主之交際必聲氣之協同歷觀載籍之所傳鮮有傾蓋而相契故常清竇名於高仙芝客仙芝止以為庸流而毛遂自薦於平原君門平原不以為奇士況東閣軒裳之盛華南州冠冕之英蔚乎相扶炳乎相輝智足以謀材足以立志同氣合樂哉川泳以雲飛事至物來燎如燭照而

龜卜苟非有擊檝誓江之志擅摛文講劒之名久而熟其行能難以枉其車幣如某者性愚不韻器窳亡庸以辯古今則愧北涯之石生以咨政事則匪河陽之温造徒能遺外聲利靡厭乎賤貧審知重輕不苟於毫末持此自信戛乎已知未聞匠石過圃而見收肯效頑金躍冶而自獻採姓名之賤敢謂借之齒牙霽斧鉞之威又復假以詞色今者卜日而授使以禮而為羅於東都問處士之廬特招而往如伯樂過冀北之野無留其良得

非有意推而納諸陶鎔是以舉手援而出之淵壑特達如此稱塞謂何茲蓋伏遇某官名重兩朝功蓋一世中書二十四考方自任於安危幕府六十餘人皆可為於將相猶折節以下於士務取人而拔其尤凡有寸長曾不遐棄故雖賤子亦玷後塵某敢退省其私不負所學羅而致之幕下豈徒拜賜於軍門顙之脫於囊中尚或報知於國士

代王教授謝上舍及第并差遣啟

多士生王國親策於庭諸侯曰類宮命修其教斯未能信夫豈敢承蓋聞得賢能立於邦家致遠務先於器識大人之學為乎道豈徒發策以決科一卷之書立之師要在習非而勝是自里選實興之法壞及經明行修之詔頒舉秀才而不知書莫振益偷之俗倡諸儒而反以朴孰回既倒之瀾與古匹休惟今獨盛尊儒術而取道藝之士廣學校以明訓誘之方既栽培封植使之有成宜文雅行義踵此其選一洗萬古之凡馬奚資十駕之疲駑如某者稟資弗靈涉道甚淺謂科斗之文廢已久時無能知而帝王之制可舉行並受其義探聖賢議論之所不到與盤詰聱牙之所未聞春誦夏弦久矣困蓽鹽於太學月書季考茲焉登姓字於儀曹雖三釜及親喜慰於心恐一行作吏使廢此事詎意濫師儒之選乃獲從庠序之遊茲蓋伏遇某官名世者英甘泉法從高文華國詩卷常留於天地之問善政宜民邦人自得於湖山之外欲作新於士類共振起於治功凡在提封不忘甄錄遂令賤子亦冒殊榮遠勤縗騎之臨且沐兼金之賜某敢不益厲末學思稱所蒙範不範而模不模雖乏誨人之規矩趨亦趨而步亦步尚希受教於門墻

代上執政求祠祿啟

仰翹材之館莫預下陳上光範之書輒循故事囁嚅冒犯顒伏凌兢伏念某稟生弗靈是古成拙雖曰修名之不立未嘗枉道以求伸病乎在已順乎在天謬云為善之樂薦之吾君致之吾相敢覬非常之知昨奉命以頒

州將改弦而易轍謂財力殫殘之後與郡政廢弛之餘饑饉洊臻農民告病拯其大當不計其細志乎公宜靡卹乎私凡寓公遊士之須及姦吏猾胥之蠹可以去則去削則削蓋將後所後先所先晝度夜思銖絫寸積旱潦既為之先備兵民亦頗爾相安里閭無愁嘆之聲下皆按堵道路少流離之苦行有畏糧夫何盈篋之書乃肆舍沙之毒雖兩怒之言溢惡識者深諒其非然三至而毋必疑古人亦將不免果致太平之及竟奪守符而

歸自昔省愆於今越歲於祝網之辰而名絓踈目於可封之代而身為窮人內貽茲親非疾之憂外負宗子維城之訓寒心銷志芒背汗顏念古以知已為難而士以不用為恥妄意解驂而見贖故思引脰而一鳴恭惟某官規摹由稷契以來事業畀漢唐而下力扶吾道紆長綆於千仞之艱獨贊化元遂萬物於洪鈞之播不忍匹夫之失所務以至公而為心悼屈哀窮息黥補劓退為下吏久戴殊私未能報乎不貲之恩其誰納諸無過之地願廣匿瑕之惠俾沾從欲之仁修香火之緣儻或遂祠庭之請供菽水之養庶少寬子職之憂誓竭糜捐仰醻造化

代謝提刑龔正言舉陞陟啟

依賓幕之芙蓉素乏元僚之譽種春風之桃李遽叨薦牘之榮荷德不貲省躬知懼竊以古人考績三載而辨幽明後世掄材一言而為刺舉因以觀所主觀所為主用能簡厥修簡厥不修此道寖微澆風競扇取之下幕

非北涯石則南涯溫置在要津必燕公甥而許公裔靜退有陸沉之患孤平無穎脫之期故晉人興讒諛互市之譏而劉氏著勢利絕交之論睠惟膚使力障頹波宜需名世之英俾預至公之選如某者器凡而近才拙且踈莊樗安所用哉自不中於繩墨魏瓠枵然大也誰與浮之江湖敢期薦引之章重借廉勤之譽茲蓋伏遇某官居今行古以公滅私俗方趨於奔競之秋心獨憐於寂寞之地謂溝中斷木尚或為清廟之樽而爨下焦桐

猶可備大韶之樂故雖么麝亦被吹噓某敢不仰佩名言益遵繩檢此日預門人之列肯玷山公異時疇國士之恩敢忘智伯

代上執政求知啟

采蘋可羞於王公盡盡忱誠之薦伐木不遺於故舊庶興忠厚之風敢誦所聞以陳斯義愚人之附驥尾至有互鄉之難言漢儒之號龍門或以通家而得見惟大雅慈祥而無聽故高誼緬邈而獨傳不特斯人齎精而獻

能抑俾茲世敦龐而歸善眷惟元宰丕贊太平運甄冶之鈞鎔一陶造化留盖惟於大馬每厚恩私遂令溝瀆之卑亦冒巖廊之峻伏念某闕河墜緒籬落畢飛甘棠之芻僅存大瓠之尊何用雖妄意封侯併辟統之事誰復知畫史盤礴贏之真念曾點曾參尚對春風而詠詠而顏淵顏路亦逢聖道之本原且父子之學俱得師承而聞望聲名蘇千載以並馳況宰輔之賢獨念故家則胚胎涵養宜衆人所不識顧依歸之有地實幸會之自

天恭惟某官持悠久不息之誠行大公至正之道悉醉鄉之徒而嘉良臣之烈此時思識其子孫舉羊舌之似而代中尉之軍君子不以為偏黨軫憐寒遠靡間初終念昔先人曾是相門之桃李今茲小子復聯材館之簪紳既辱問其姓名又復假以辭色謂卑萬之後必大何陳掌不佚于今栽培封植而使之有成慰拊矜存而無乎不至退惟下走莫亢衰宗聞華衮片言之褒增敝帚千金之重庸持譜傳進犯等威大鈞坱圠以無垠或與

昆蟲而並列蟠木輪囷而為器庶幾宗廟之見收誓畢餘生仰疇大造

代九江倅赴任與韓守啟

舊聞暴公子知德誼之可尊一識韓荊州雖侯封而弗願何期誤寵俾貳專城既膴擢以問塗庸消辰而奏記恭惟某官斗南人傑山東相家世篤忠貞惟由先正而是式政尚簡易殆非俗吏之所能帝興喬木之思劬劳甘棠之舊疏三接之寵班聯陞六院之華提萬貨之平

冠帶會百蠻之貢屬朝廷之重外視藩方而選侯出應時須来寛憂顧蝗不入境多黍稌而有豐年民皆奠居安田里而無愁嘆方且洞視萬古隄障末流繼摧陷廓清之功泳濟沄澄深之旨一出於正諒回既倒之狂瀾入覲於王遂駕孔修之四牡某衣冠落譜翰墨陳人往赴戍期慚無政學望廬峯之紫翠敢分風月於南樓聽潯陽之管絃姑訪琵琶之舊渚幸主盟於斯道有名世之嗣賢誦昌黎玉潔之文或許親承于規範賡西賊膽

寒之句庶幾附麗於勲名祈鄉云深剡裁罔既

代賀宰執冬至及郊祀禮成啟

伏以圭景迎長羣陰屏息郊丘報本熙事備成率土蒙休在庭胥慶恭惟某官至誠育物一德格天形聲協和善政有如桴鼓詠歌不足成功可告神明屬至日之肇禋賛上儀而領使祼鬯清廟日星輝潤以凝祥董燎璇穹雲物氤氳而霈澤太一貺而天馬下簫韶成而鳳皇儀盛冠古今事光簡冊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既資顯相之勞總領衆職練核羣臣尤藉弼諧之益凡執籩而在列皆躍冶以就鎔況夙諧東閣之趨其敢後衆人之賀伏念某一收朝蹟幾換歲華茲預駿奔實深鼓舞周家仁及草木方歛福以錫民宣室夜問鬼神正受釐而前席仰大鈞之廣播成萬物而弗遺所期陽和一點之恩以回寒谷孤根之暖

又代賀正及慶壽禮成啟

伏以歲律更端王正謹始慶儀昭舉歡聲沸騰恭惟某

官厚德春融元勲鼎盛太平無象風揮而日舒和氣致祥冰解而凍釋方明王孝理天下而華封請祝聖人克賛上儀一新巨典捧巵而稱萬歲領漢殿之羣臣歛福而錫庶民衍箕疇之皇極自開闢以来未有雖詩書所稱何加某委質化鈞逢時亨會範金鏤玉正鋪張於宏休點翰舒牋敢形容於嘉頌

代烏程宰上湖守求陞陟啟

三載考績覬侯邦風月之分一字拔人祈下體菲葑之

采方執裾而求鬻庸占辭而寓誠伏念某學昧通方志惟好古自始一命於今幾年涸魚既急於斗升乘雁可計其上下題名千佛偶玷賢科遷秩中銓謬為令尹雖無與人我有田疇之誦而有君子必葺牆屋之心盖百里視民為親與諸侯均土而治小焉簿書期會之集大焉獄訟征賦之繁嚬笑之間戚休所係折腰為米肯懷淵明鄉里之羞學道愛人庶幾武城絃歌之意然資任有序遷之典必守憲以名升於朝政恐寂寥而無聞是

以踴躍而自獻恭惟某官吾道之所寄命斯文以為指南學者仰如泰山嘗聞杏壇之教郎官上應列宿遂懷錦帳之香試以臨民與之共理方蒐獵於寒畯務主張於材能凡有寸長曾不遐棄退惟下走夙戴殊私一辦為南豐每勤宗仰四方逐東野莫遂親承茲試邑而罔功幸委身而受察嶔嵜可笑雖累日不離小官毀譽以公喜三代所行直道願借鶚書之寵俾為鴻漸之階庶聞郡吏之皆驚免使門人之不敬

又與交代張倅啟

推尋譜緒仰華胄以非遥關決邦條繼大賢而何幸榮雖欣於附驥愧實重於續貂恭惟某官骾亮自其天資設施本乎經術笑談之際才了十人蟠錯之間刃游餘地蚤贊總儲之畫旋膺民社之除去則見思治焉稱最為晉國保障既已著於茂功拜褒德侯封當遂受於重賞乃迂千里之逸驥來駕貳車之左轓鐵騎銀瓶重聽琵琶之舊曲箄篁泥軾因為匡廬而少留二年于茲百

廢具舉江山得助豈徒風月之平分邦國不空復繼海沂之歡誦宜應佩刀之約遂登要路之津某猥以孱庸適相先後遠覲一介行李之至賢於十部從事之臨服膺諸大夫之言乃所願學尚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庶謹奉於規摹或少逃於罪悔

又與江州都統劉御帶啟

生李晟於唐室實為社稷之基依劉表於荊州何幸旌麾之託將涓辰而就道喜披霧之有期恭惟某官誼薄

雲天忠貫日月單于適南下而牧宣王興壯伐之師伏
義從君豪傑皆為響應捐軀狥國江淮亦知威名簡在
上心立登要路屬采薇之遣戍屯細柳以備邊帝念九
江營聯萬騎士卒熟練久馬法治之浸隳號令一弛必
也旌旂之改觀爰膺簡寄出總戎行令行禁止而賞罰
以公車堅馬良而師徒習教以寬仁主之西顧以制天
驕于北門潛消烽燧之驚益壯金湯之勢某系出橫浦
世守朴忠擊檝清中原未遂著鞭之願捫蝨談當世每
懷憂國之心慨想知音欣逢實鑒尚幾一見即傾蓋如
平生歡敢以尺書預通名於下執事

回馮幹啟

伏審排雲叫閽親結主知汎水依芙蓉來參幕畫茲
大丈夫平日所自期者豈妾男子嘗試而幸得之恭惟
某官以非常之才濟有用之學崇論弘議皆諸老所未
能言犯顏攖鱗宜明主所恨見晚既朝奏而莫召益
聲蛩而實騰爰錫美官用彰遠業數篇皆可為法尚力

據論諫之忠九萬里方將圖南庶及見鵬翮之盛

代賀楚守向安撫啟

伏審左符錫瑞東騎殿藩共理得賢有識胥賀恭惟某
官才全而器博實茂而聲茲取一障乘之固非雅志賢
長城遠矣蓋有能稱帝念長淮楚為要郡控山東之門
户實江左之藩籬必求牧人御衆之才以畀宣化承流
之任一麾出守僉曰往哉汝諧十乘啟行聞之喜而不
寐第恐靡容於煖席已見入登於要津某久矣聞風茲
馬聯事衛中國而遣戍役敢云憂顧之分安邊境而立
功名政藉餘波之及

容亭類稿卷三

客亭類稿卷四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四

啟

代賀左丞相王冀公啟

伏審廷敷大號位冠元台選衆而舉皐陶雖上心之簡在夢帝而賚傅說亦天意之協從揆路增華嚴瞻益峻恭惟某官斯民先覺命世大才文章黼藻而日新道術淵源而海富敬王如孟子非仁義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蚤際千齡之運徧儀兩地之華德以施惠刑以止邪無競維烈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克壯其猶基立大平修和有夏十年而至宰相一德以享天心撫五辰而庶績凝錫九疇而奚倫叙清淨寧一燕基緒於無疆道德安強措甲兵而不用方將薦勳烈於清廟朝辟公於明堂天子恨無官可疇吾君欲舉國以聽久績處中之望爰膺虛左之求建為上公啟冀國封疆之舊總領衆職昭禹司命數之隆一新衮繡之儀增重旂常之載蓋周公有勳勞于天下遂疏曲阜之封若阿衡實左右于商王乃謂聖人之耦惟公懋德與古匹休聲名千載而並馳事業殊時而一致由中及外式弊且歌某久荷生成欣聞揣告河如帶而山如礪方觀封爵之崇筆成冢而墨成池莫紀勳庸之盛卿貢得賢之頌少仲賀厦之私喜溢于衷言不盡意

又賀右丞相梁儀公啟

伏審廷告羣工朝登碩輔人惟求舊雖帝意之所孚民具爾瞻亦師虞之攸屬廟堂增重海宇蒙休恭惟某官寬大而裕和洪深而肅括致主以孟軻之道非堯舜不敢陳於前犯顏高汲孺之風雖賁育弗能奪其勇頃宅百揆備罄遠猷立一事必曰因民之情進一言必曰稽古之訓以奬拔賢人為當務之急以修明政教為致治之原凡所罷行審其思數朝夕納誨莫非啟沃之忠上下相安宜無苟且之意蹔民仁壽措世隆平方言聽而

計從乃功成而身退帝念一日不可去良弼公其高臥何以慰蒼生雖云倡牧以阜民曷若代天而熙載趣介圭而入覲當宣室之受釐遭時遇主而長萬世之長修心治國而獻六言之要當於上意至欽秩而動容置之巖廊遂疇庸而申命詔還舊柄建為上公錫以山川土田作乎股肱耳目屬季秋之大饗歲熙事於明堂乃眷宗工俾熏使領昭事上帝丰懷多福既資顯相之勞總領衆職練核羣臣允賴弼諧之益蓋賢臣之用舍係天

下之重輕昔裴度還朝尚致兩河之率服周公復相亦聞四海之是皇矧夫神聖之謀謨濟以久大之德業方懋非常之舉以永無窮之基鼎鼎一新旂常增煥某鑪錘舊物簪履後塵睽違六符瞻仰十載竿牘浸踈於記史夢寐徒遶於宮牆茲聞顯冊之放遂荷大鈞之託望君相趣材之館雖莫綴於賀賓上聖主得賢之篇敢敬陳於嘉頌

代賀左相王冀公啟

伏審朝陞宰相位冠公台親結主知在廷無出其右自任天下得君如彼其專此古所謂社稷臣其間必有名世者慶流寰海喜溢儒紳竊惟帝王之朝莫盛虞周之際禹皐居左右而輔弼雖翼亮之匪殊姬召為師保以相成於名稱而則異蓋天道尚左有以左為貴故人主論相其於相亦然宜獻聖之有臨於古訓而是式夢帝賚良弼既納誨以代言建爾為上公遂疇庸而申命恭惟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規模由中古以還議論卑

兩漢而下措諸事業皆夔龍稷契之所行發為文章有賈馬班揚之不逮螽膺眷簡出應時須外焉著循良豈弟之稱內焉罄獻納忠嘉之益謀王體而斷國論在公固無甚難移風俗以厚人倫視古可以無愧爰自論思之禁掖進參宥密於機庭耀神武以折遐衝享天心而有一德樞柄直紫微之位炳四輔以騰輝靈旗收太一之鋒偃五兵而不試然念久其事則可臨機而不惑知其要則可應變而不窮涪攻書贊於內朝表正使名於

右府恩均宰路象應泰堦以昭體貌之殊榮以示安危之注意旋宅百揆基立太平朝野歡娛華夏寧謐上而星緯明潤下而年穀順成鼓鐘竽笙方薦殊休於清廟紘綖衡紞復朝羣后于明堂天子恨無官可醻吾君欲舉國以聽命正久虛之席詔陞左輔之尊封社圭腴開冀國山河之舊繡裳公衮彰鼎司命數之隆一新簡冊之觀增重旂裳之載將見八百餘年之過歷邦其永孚於休豈徒二十四考之中書公有無窮之聞舉世所屬

捨公其誰某夙荷知憐欣聞播告望相君翹材之館輙有冀於兼收上聖主得賢之篇敢先形於嘉頌惟深抃蹈岡既剡裁

賀右相梁儀公啟

伏審大政諮故老入覲於王舊德為元龜爰立作相復還柄任益峻巖瞻蓋聞君臣必相與而後孚功業非偶然而可致田千秋一言寤意而相漢竟亦無聞姚元崇十事要說以輔唐乃能有濟惟規模之可久與志慮之弗移故國是自定國勢自尊而治體以成治功以立苟或隨時而遷就何以措世於隆平此理亂之所由基宜古今因以為戒恭惟某官道尊而德貴學粹而行醇惟前聖所行是師自中古以還不論頃宅百揆備恢遠圖知變法易政無定慮之亂大謀以聚議進計無成說之為深患大而要者既蚤正而素治詳而畧者靡弊精而竭神用一賢則國皆曰賢責其政效之必成出一令則下皆稟命驗之人情而必合非天下至誠孰與此宜吾

君舉國以聽焉方侯藩率從强畏而忠懷乃天道是循功成而身退雖曰介圭之錫命咸傒衮衣之來歸蓋裴度之護北門殊方君長必問天子之用否而司馬之歸洛邑遼夏使人亦及我公之起居故其再領平章則使夫戎徼皆畏威而自臣復相中國則戒其邊吏無開隙而生事自昔賢臣之用捨實係朝廷之重輕矧夫操守之堅貞濟以德業之久大不動聲色挈神器而措諸安不勞師徒挫天驕而奪之氣方袖經綸之手遠臨侯伯

之居中外冀望其用於朝聖神注想以待於上爰興嘆於當饋趨入對於受釐都民罷市而聳觀野老歡傳其再入宰相之職安百姓既人望之具孚春秋之義尊上公宜冊書之申錫屬攷紹興初元之詔再舉皇祐大饗之儀當先甲之肇禋總前驅而領使紘綏衡紞倡羣后於明堂鼓鍾竽笙薦殊休於清廟神人懽悅宗社安榮然念望之久則其應也難任之專則其責也重在三王之右而陳五帝之上豈俟空言立千載之功而建萬

世之安當無遺筭庶康乃績亦永有辭某簪履後塵詩書餘習遭時遇主而建長策公方基于太平修心治國而獻六言愚請事於斯語用疇知過少答生成心之精微文莫喧究

代烏程宰賀湖守顏寶文啟

伏審奏計南閩剖符近甸昔臨巖邑閭里猶勤於去思今布藩條襦袴競歌於來暮叨居蔭樾倍激歡悰惟吳興之名邦號浙右之道院帝城不遠適多舂陽之近親治效未聞乞藉西京之循吏庶幾以詩書禮樂而為政俾足於魚稻蒲蓮而不爭恭惟某官一善服膺而勿忘深造逢原而自得剛而有禮惟公言則萌於心信於具君反諸已而得其正頃以民社循良之最入居天子耳目之官一新儀注於容臺旋璧論思於起部謂膺眷簡進秉事樞乃寓直於中奎俾出將於使指特書異等之效茲有非常之褒中錫贊書易填藩輔先聲載路山嶽動搖東騎殿邦旌旃改觀剡平原之忠髓儼遺象於丹

青如烈日嚴霜望之凜然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緣奚斯頌魯之義諒有繼于前修易元真泛宅之舟豈但親于細務第恐未黜於墨突已聞促治于曹裝某自詭治民慚無政學跡雖遠於賓閣夢惟遶於宮牆方虞浮食而罔功何幸委身而受察地方百里顧閭閻疾苦以奚知我有二天喜風雨震凌之可免

代賀潭帥黃樞密啟

伏審力解鈞樞寵臨帥閫折衝萬里既嘗展於經綸偃

息一方自不勞於談笑明命誕布歡聲沸騰況夙陪賓閣之遊奚敢後衆人之賀恭惟某官斯民先覺命世大才文章以孔孟為宗每下視班揚之輩事業陋漢唐諸子謂不能堯舜其君非仁義則不陳於前有謀猷則入告於內惟直身而行道不枉已以徇人雖畏塗欲起于風波而素履弗渝于金石敵人適南下而牧宣王興壯伐之師從西清次對之班進右府本兵之地自得師中之吉果收堂上之奇今皇帝移軍恢復兩京任舊人共

政使宅百揆宜居四輔三公之列往專五侯九伯之征何成功而不居且抗章而有請帝念老成之去詔司屏翰之雄豈非將獨賛於化鈞於是必詳試以吏事泰山巖石詎久虛民具之瞻衮衣繡裳諒即播公歸之詠某漂流薄宦骯髒餘生幼從鄉里之小兒幸識海濱之大老天其或者我有遇焉負縣令之弩前驅茲逆行旌於異郡念吾黨之子狂簡尚覬先生之一言

代莫幹賀廣東提刑龔正言啟

伏審錫命宸庭觀風嶺嶠先聲所暨信山嶽之可搖不令而嚴知江河之莫犯叨陰樾倍激驩悰恭惟某官斯文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胄中浩氣曾不點緇於浮雲物外秋毫未始輕量於末俗視功名為餘事守節義之大閑頃縣道家蓬萊之山進司天子耳目之寄痛姦回之在側盜名器以招權啟薦紳奔競之風素朝廷清明之政擯逆鱗而諒謂宜鑒覆轍之車正兩觀之刑幾欲請上方之劍坐致金吾之落膽益隆鐵面之蜚聲

旋聞奉常之除亟上封章而去放懷觴詠袖手經綸雖儉人欲鼓於風波而素履益堅於金石茲為蒼生而起来宣直指之威當道埋輪諒必誅於封豕援經折獄豈徒總於祥刑第虞墨突之未黔又促曹裝而入覲某闕河隆緒籬落早飛十五年困州縣之間尚淪計幕數千里涉川塗之險來赴戍期顧蝸蠅之未所得幾何無田園之歸其窮至此況當內修外攘之際未免行齋居送之勞非有託於恫瘝曷可迷於罪悔言如良藥願見枕

中鴻寶之書祿必素餐兒坐柱後惠文之法

代李倅賀湖守趙嶽啟

伏審左符錫瑞東騎易藩宏開刺史之天益近長安之日異數優渥僉言允諧恭惟某官崧嶽儲神天潢毓秀文王之昭武王之穆莊公之子周公之孫處富貴而不驕雅知為善之樂通古今而有補尤高博物之名一昨請命於周俾侯于魯其治有異等之效以自結明主之知爰陞延閣之華更畀名邦之重非特遂過家之適抑

以榮衣錦之歸歷考熙朝惟重長吏凡分二千石共理之寄必需五百年名世之英茲觀父子之並為實謂衣冠之盛事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宜臻令譽之攸終俾熾而昌俾壽而臧俱慶侯邦之永保第恐御屏之隔座靡容墨突之已黔某漫浪奚為侵尋且老南陽之勸耕與利昔親台父之賢雲間之泛宅浮家今作真卿之客屬有負薪之疾阻修維梓之恭小大從公雖莫聽鼙聲之噦中和宣化尚覬倣鹿鳴之歌喜溢於衷言不盡意

代都幹賀平江守王待制啟

倡九牧以阜民夙仰幹方之畧衛中國而遣戍茲聯寘幕之遊雖分職以甚殊實事賢而為幸周平齊爰庸吏函恭惟某官卓然公輔之姿加以聖賢之學上三道之要諸老生皆未嘗言慶乙夜之觀明天子所恨見晚亟上蓬山而寓直遂陞荷橐之從班屬詔羣工迭更外服謂申甫昔生於崧嶽而顒牧今在於禁林宣力四方汝為則予一人以懌保是南國錫以介圭逮黃池之弄兵有綠林之干紀爰起牙璋之旅命分玉帳之弓元戎十乘啟行深入其阻王師大獻奏凱式遏其歸宜聞當軸而處中乃復擁麾而出守先一州而後天下在公固無甚難會諸侯而選車徒舉世孰尸其任願建久長之策入恢宏遠之圖某漫浪一官侵尋半紀抱膝而嘯梁父徒懷憂國之心擊檝而清中原未遂著鞭之願來赬樓船之畫誓燃赤壁之舟聞分陝而得召公喜過江而見王導卻匈奴者七百里雖云賢過於長城擢毛遂於

十九人或預請行之下客

代賀蕭司諫除諫議啟

伏審擢自諫垣首司言責大夫視上卿於列國位望益尊天子有爭臣者七人選用茲重知人善任非聖孰能恭惟某官性極誠明道參經緯郎官上應列宿初懷錦帳之香學者仰如泰山旋闕杏壇之教爰書人主之言動進班宰相之會朝補缺拾遺有犯無隱故朝廷推為宿望欣聞諫議之得君謂天下必致太平咸遵延英而

言賀眷方虛已以問政至或斂袖而動容既策陳萬世之長宜治冠百王之上公有無窮之聞邦其永孚於休某誤辱恩憐每勤宗仰斯民而使共理方叨符竹之分明主之登直臣切奉絲綸而喜其為慶幸罔既剡裁

代陳監與常熟知縣啟

去田畝而就吏祿濫司關市之征執手版而拜上官行覲宮牆之美欲布姓名之賤庸馳千牘之誠恭惟某官心造道原識通世務休有令聞揚於清時若高陽才子不隕其名在漢廷諸公無出其右來臨巖邑宣布教條鳴琴而不下堂游刃而有餘地為晉國保障既已著於茂功拜褒德俾封當遂受於重賞某夙勤仰德茲幸依仁事大夫之賢儻官謗之能免報國士之遇豈私心之敢忘

又與兵官啟

十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敢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蓬而實騰屈臨花縣

之封坐息潢池之盜顧計畫有可采者未殫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登壇之拜某浮家苕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而罔市利姑為斗粟之圖所期款奉於誨言或可少逃於罪戾

又與交代王監鎮啟

覲宮牆之美未契夙心典關市之征茲塵交契已洎辰而就道庸占詞而寓誠恭惟某官才了十人氣吞餘子小試煩劇備見設施數千牛刀若發硎其游恢有餘地

九萬里風斯在下而今乃將圖南既騰課最之書宜被褒遷之目某自慚不頴見謂亡庸何幸一官且繼高躅則其不遠惟賢者善於前修政必告新庶後人占其賸馥我所願也公其圖之

代上户部呂侍郎啟

伏審親結主知進司民部賦不加而用足惟公克明源之深而流長自今以始誦傳四遠欣歎一詞惟邦計之甚繁實聖心之攸屬銅楮之幣迭有情偽道路之言方

興怨嗟既弊端之益滋奚法禁之可後是必酌古今以為之制因以量貲幣而救於時使無彼輕此重之私庶見利興害除之效疇咨是寄允屬通儒恭惟某官心造道原議明國體論思獻納盖嘗造膝以盡言盤錯糾紛無不迎刃而立觧妙膺帝簡式應時須宜未占而已孚致有識之咸慶尚觀渙渥益以車千秋之封豈特紓民異乎東野畢之御某曩遊淮水數拜光儀遠官海壖寖踈聲問久矣及瓜而受代茲馬垂橐以來歸甑塵釜魚

貧窶莫遑於朝夕天吳紫鳳倒披忍見於兒童徒能書空咄咄奚為哉未知此身漂漂如何耳欣仰士安之鞭筭願彈貢禹之塵冠雖里人何取於效顰諒匠石不遺於堊鼻盖平生一丘一壑未嘗為世俗道之惟祇今三沐三熏庶幾從我公遊者恭俟進退以卜窮通

代謝提領顔侍郎辟差啟

攝官承乏方懷尸素之慚拜命為真遽荷陶鎔之寵得踰望外感越情涯竊惟邦計之原莫重酒酤之摧魯康

立均盧之制盖慮費財而傷民弘羊兼鹽鐵而云亦謂安邊而足用去古既遠流弊益滋分職設屬而每以為難以私害公而弗勝其患不有君子孰清官曹宜需當世之才能俾預有司之出内如某者二中四下百巧千窮敢謂知憐誤加甄擇既與互鄉之進復取駿明之言越尊俎以代庖人方厠具僚之末舉管庫之謂賢者乃騰公府之書退省其私夫何能稱茲盖伏遇某官羣工冠冕萬事蓍龜昔總臺綱本仁義而論諫茲提國用知

財貨之源流思為官而擇人務遏惡而揚善故雖么麽不忍棄捐某敢不仰佩恩榮恪勤職守為委吏而會計雖無涓埃補報之能依夏屋之帡幪知有風雨震凌之託

代幕屬與交代啟

伏審顯膺詔旨密賛臺綱賔帟增華吾黨胥賀恭惟某官世濟其美國皆曰賢聳壑昂霄夙抱梗楠之用簡雲追電尚淹騄驥之馳帝興喬木之思命畀紅蓮之幙錢流地上諒收富國之功人至日邊遂慶蜚郵之召某久勤嚮慕茲玷交承揚粃在前愧乏告新之政傾盖如故覬資藏嫉之仁

客亭類稿卷四

客亭類稿卷五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五

啟

代上虞丞相求差除啟

開招賢之閣夙欽漢相之宏規進潔己之童蓋見孔門之善誘欲露囊中之穎庸瞰堂下之言伏念某鉛槧腐儒詩書習氣有道皆賤妄懷聖人之慙沒世無稱深虞

君子之疾自玷衆賢之賞即從膴仕之占一闕之市立之平初服征輸之役千室之邑為之宰繼叨民社之除州縣微勞功名何有切自窺升而笑嵩未始隨波而逐流蓋仕非為貧時乎為貧固無他事而生我所欲義亦所欲豈敢僥求俄被薦書謬叅計幕竊元僚之譽慙非綠水之賓走南粤之區幾殞黃茅之瘴及瓜而代垂霜而歸真儒大用之秋正髦士彙征之日謂合浦之珠因人而亦返故豐山之鐘感氣而一鳴恭惟某官柱石宗工股肱元老仁如伊尹慮失匹夫心若元齡不遺一物藝者必庸善者必録連茹而升勇効其力智効其能聞風而悦矧在門墻之舊詎忘埏埴之私念嚴君工部之平時辱先正公師之殊奬至如賤子又託化鈞蒙國士之知嗟未酬於智伯借王公之勢敢復擬於昌黎雖馬勃牛溲無待用之才然鼠肝蟲臂惟造物之命夫僕進退以卜窮通

代賀廣東經畧程直閣啟

伏審顯被制函榮分帥鉞總十連而建屏豈徒體貌之隆倡九牧以旱民實畀舊宣之任上眷彌渥僉言允諧惟祝融之奥區莫天子之南服内制五嶺外控諸蠻蜑俗雜居雖樂衣冠之化鯨波萬里迭興蛇豕之妖故得人則盡治一遽而選帥則常重他鎮正直樂易必求如孔右丞之才文武威風或兼取鄭尚書之望恭惟某官身該數器學涉諸儒自擢秀於賢科即襄聲於朝路分符剖竹雖江淮草木亦知威名輓粟飛芻給國家餉餽

不絶糧道屬朝廷之重外視海邦而選侯爰陞延閣之華更錫介圭之覲徒得君重願毋薄於淮陽以我公歸遂為輔於周室某夙勤仰德茲幸事賢瞻數仞之墻行獲見宗廟之美繼十賢之頌尚博採輿人之謡

代賀殿院除侍御啟

伏審擢自副端進躋横榻居御史紀綱之府肅天子耳目之司僉曰允諧聞者興起恭惟某官學優而識遠行峻而履方歷觀天朝命數之隆率繇我公名德之著始

以竹符之最入登蘭省之華遷秩受陟於殿中執憲且司於柱下憂國有如飢渴既嘗造膝而盡言嫉惡過於仇讐允藉正繩而深劾宜絲綸之播告致山嶽之動揺潛消魑魅之逢人坐息豺狼之當道一臺正則朝廷治已措世於隆平庶事康而股肱良益賡歌於密勿因以慶調元於玉鉉豈惟有落膽之金吾某荷德彌深聆風竊抃數百篇皆可為法夙欽論諫之忠九萬里今方圖南益仰勳庸之盛喜而不寐情見乎辭

代謝除軍器所受給官啟

跂銓部以奔趨正虞自遠司尚方之出内乃玷恩除挈孤蹤於州縣冗散之餘拜成命於人士覬覦之表望非其素寵至若驚竊惟致治之朝尤重除戎之戒繕甲而輸武庫既遵唐室之規置監而建使名又倣熙寧之制故雖御府亦有司存辨名物之麤良給工徒之衆夥苟非才諝曷副選掄宜得名流以膺劇任如某者緩不及事愚無他長幼雖讀於父書莫知權變行徒全於世守

蔑有文辭頃祈一釣以連鼇屢費三年之刻楮可謂不武無所取材茲辭箠楚之勞妄意鑪錘之託技巧工匠之鮮及方嚴武備之修欂櫨侏儒以兼收遂辱化鈞之播退惟幺麽彌積凌兢茲蓋伏遇某官道覺民先功熙帝載悲醉鄉之徒而嘉良臣之烈此時思識其子孫舉羊舌之似而代中尉之軍君子不以為偏黨軫憐寒遠靡間存亡欲封植栽培使之有成故慰撫矜存無乎不至致令賤子亦冒殊榮某敢不增益未能磨礲其鈍修身

矯思必惟弓矢之求復古策勤庶幾車馬之助

代軍罷簿謝除監巫啟

五材並用務先戎罷之修一轉為巫誤拜宸綸之寵望非其素得之若竊竊惟致治之朝尤重除戎之戒繕甲而輸武庫遠稽唐室之規置監而建使名近考熙寧之制課工徒之衆寡辯名物之麤良各有司存莫如巫貳膺是寄必惟其人如其者技則五窮慮無一得上既不能徇時而規聞達下又不能枉道而為屈信惟託跡於鈞陶遂脫身於州縣修名未立盛事難逢恃夫特達之知瀆以頻煩之請韓昌黎三書光範固存仕進之心張師德兩及吾門果消靖退之譽上方務循名而責實公欲以難進而為高故懇款之誠雖指日望邊而高明之見必終更後可茲及瓜而受代旋錫命以揚庭人謂至公已獨何幸茲蓋伏遇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網羅群彥以輔太平總領衆職以稱上意謂文武一道雖堯舜有所不忘必工巧咸精若元成以來鮮及故此序

遷之典錄乎簿正之勞鈞播弗遺吏能知勸某敢不恪勤乃職思稱所蒙敕甲冑以鍛戈矛協贊規恢之舉修車馬而備器械更歌復會之詩惟不負承是為報德

代軍罷巫謝除太府寺丞啟

干戈載戢方懋戎監之員巫府寺褒遷忽玷宸綸之誤寵得踰望外感越情涯切以財計司於地官出內繇於太府九賦須受之政既總其凡百貨貿遷之宜亦提其要凡居巫屬務簡賢能如某者甘棠之芟僅存大埜之尊何用頃荷鈞陶之賜遂辭簪楚之勞除戎罷以戒不虞蔑有涓埃之助雖工匠而稱鮮及敢云技巧之精適朝廷需鞭筭之臣期都內收貫朽之效謂官府都鄙之吏將畀以邦用必朝會方貢之物皆進之內庭爰陞元祐八品之聯俾佐成周九功之貳退自循省曷副選掄茲蓋伏遇某官豪爵一元甄冶萬類軫憐舊物加惠窮途念昔先人曾是申公之下客今茲小子復陪材館之後塵賜以生成忘其固陋某敢不恪勤乃職思稱所蒙

掌金帛而統尚方豈特奉行於故事問錢穀而責內史庶幾協贊於大農或知財貨之源流尚冀恩榮於終始

賀參政施樞密啟

伏審孚號揚廷真儒輔政贊五兵之本方斗運於帝樞詡萬化之機遂山維於國是慶流宗社喜溢綏紳竊惟熙洽之朝並用久長之術決勝千里既資帷幄之留侯為憲萬邦必賴文武之吉甫總提巨柄允屬耆英恭惟某官學粹而行醇道尊而德貴有謀猷則入告於后非

仁義則不陳於王規模由三代以還事業卑兩漢而下演綸西掖文詞摛緯國之華批勅東臺議論有回天之力自任天下之重親結人主之知方神聖之仰成均安危而注意內焉光輔於宥密外焉參秉於事幾得君如彼其專在廷無出其右然任之隆則其責也備望之久則其應也難願言造膝以密陳務以上策而自治大而要者既早正而素定詳而末者靡牧精而竭神自然國勢之尊馴致治功之立將見八百餘年之過歷邦其永孚於休豈徒二十四考之中書公有無窮之聞舉世所屬惟今其時某夙荷知憐欣聞播告念湛淪於軍幕曾蔑著於事功大鈞坱圠以無垠或與昆蟲而並列蟠木輪囷而為罷庶幾宗廟之見收祈嚮良深剡裁罔既

代上提刑程直閣求薦啓

執裾求鬻慙非韞匵之珎投贄輸誠覬露處囊之穎囁嚅冒犯俯伏凌兢伏念某志慕古人趣乖時俗自期際遇決不枉尺以負初心若遂陸沉何妨樂陋以安微分

猥緣飢火強走名塵轗軻半生艱危萬狀竊自窺形而笑影未始隨波而逐流蓋仕非為貧時乎為貧固無他事而生我所欲義亦所欲豈敢倖求寧官負余而余無負官謂已知人則人亦知已道之行歟命也我其有所遇焉茲聯入幕之賓始遂事賢之願廣帷裳之聽既辱問其姓名霽斧鉞之威又復假以辭色庸效頑金之自冶以希大冶之兼收恭惟某官心造道原學傳正印藩籬剖破了無物我之私識鑒精明尤重賢能之舉凡預

鳧趨之列俱膺鶚表之榮願激波餘均霑浪跡丹青有意或收誤墨之餘工律呂調音會見焦桐之奏雅

辭謝廣西機幕趙府判啟

入芙蓉之幕人稱盛府之元僚歌驪駒之章客整征驂於異縣辱誤知於疇昔未忘情於去留伏念某乾坤腐儒場屋敗將無尺宅以主祀乏寸田而歸耕激水南溟遐思鵬程於九萬曳裾東閣進陪朱履之三千茲聞成命之頒出賛榦方之畧不憚百舍而重趼將同下客以

請行念暮隨馬而朝扣門雖脫悲辛之苦然月費錢而歲糜粟久懷愧負之心況惟百憂之餘洊困長淮之役床頭之金已盡口中之舌僅存所願得一枝以巢深林未免下喬木而入幽谷坐不煖席蓋又將挈挈而東居必擇鄉亦安能鬱鬱於此俗態輕盈於鵝眼世塗巇嶮於羊腸因思平生知己之難重感十載窮途之惠昔有定交之約今為別路之人實深疲馬戀軒之誠寧忘緹袍故人之意某官學優識遠實茂深竑若高陽不隕其名在漢庭無出其右布一同之政鳴琴而不下堂擁戴車之幡展驥而有餘地載疇遠業曷寘邇聯何陳掌未俟於今而文仲知賢不立尚屈雲霄之步往叅罇俎之謀政恐坐席之未温已慶蜚郵之促名某跡雖去於賓館夢猶遶於宮牆二人同心想未替金蘭之義千里命駕悵隨隨杖履之遊懷德無窮空言難叙

賀孫倅就知南雄啟

伏審出綸帝扆剖竹侯藩邦國不空已繼海沂之詠室

家相慶復騰襦袴之歌善政可依歡聲載洽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正笏垂紳凜然有莫犯之色高談雄辯即之皆可用之言使其得志而澤斯民肯若腐儒之敗乃事欲斂藏其材具姑潤色於邦條畏愛交孚聲譽益著爰擁東方之騎就臨南國之棠雖草木亦知威名夙仰同流之惠安田里使無愁歎茲誠共理之良弟虞宣室之思賢又整曹裝而入覲某自憐寡與誤辱厚知逖聞成命之行倍劇羣情之喜譽古今而道盛德

悵莫綴於賀賓繇郡國以登政途願舉行於故事

代賀淮東運使啟

伏審拜恩中禁總計外臺消日之良觀風云始恭惟某官以碩大光明之學負經綸康濟之才憂國愛君未規恢於遠畧渡江擊楫每慨想於中原頃自卿聯出持使節謂工策莫如自治而明主可為忠言期追輩於古人爰舉行於故典軍急乎食留武侯渭上之屯兵寓於農有昭義山東之冠茲慰去思之望來膺任舊之圖雖江

淮草木亦知威名宜國家餽餉不絕糧道行書異等之效遂慶非常之褒某夙願事賢欣聞須制衛中國而遣戍役方謬厠於下僚安邊境而立功名或可陪於末議

代守臣到任謝臺諫啟

邊陲乘障甫拜誤恩甸服承流旋叨易命拊微躬而深幸仰盛德以知歸伏念某生也多難命焉為鞭耗精神於憂患驚歲月之侵尋居懷直道以求伸肯嘆修名之未立上方獨化於甄陶之表時收窘步於奔軼之間念河陽之雲志乎將母近長安之日畀以臨民靜言而思夫何能稱茲蓋伏遇某官學優而識遠器博而用宏當盡言無隱之朝立正色不阿之地軫憐寒畯加惠窮途故雖幺麽之蹤亦玷蕃宣之選某敢不問民疾苦布政中和務勸農桑少致阜蕃之效俾安田里永消愁歎之聲庶或逭於譴訶用以酧於知遇

代合肥宰與鄰邑啟

百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善政可依孤

蹤何幸已驅車而就道庸占詞而寓誠伏惟某官學有淵源才高盤錯出宰百里精神折衝猶如一丘歌謠載路今單于絕南下之牧視即墨知東方以寧室廬固而溝洫深田野辟而人民給為晉國之保障已著茂功拜褒德之侯封當受重賞某惟古之嗜以拙而窮時乎為貧不得已也使之學製豈曰能之親仁善鄰雖幸假一燈之燭伐柯取則詎敢追三異之休惟有託於帡幪庶少逃于罪悔

代王司户赴任與韋郎中啟

效官庾掾未明從政之方歛版鈴齋喜遂事賢之願將委身而受察庸奏記以輸誠伏念某性愚不移學癖自守執經横浦幼謂功名可期亦可為垂翅回溪始知時命在彼不在此晚奉大廷之對均霑湛露之恩白髮青衫果作娵隅之蠻語紅蓮緑水慙非俊逸之參軍惟條教之少寛庶譴訶之或免恭惟某官家紹賢成之相業才高鄒魯之儒宗輒自周行藩於漢室去天尺五既蒙

福於京師擊水三千盍摶風於海運入輔真主永基太平某景慕有年趨承不日有司出内豈埃塵箠楚之敢辭夏屋帡幪知風雨震凌之有託

代趙應之回温提點啟

伏審脂牽問塗涓辰視篆負丞山邑嘗蒙傾盖之知分刺江邦復有班荆之便眷惟幸會預切欣愉恭惟某官德具剛柔才兼文武敦詩說禮豈記誦云乎哉禦侮折衝顧方略何如爾尚分班馬十二閑之政未展鵬摶九萬里之程散華山而不復乘已慶五兵之偃錫康侯而用蕃庶宜膺三接之榮某百舍相望阻馳慶問一緘通好首佩眷私載欽謙德之勤彌激懦衷之感

代彭守謝臺諫啟

修香火之緣久從家食分符竹之寄茲玷上恩拜寵甚優揣躬知懼竊以聖神急郡國之治廟朝揀師帥之臣既考試於功能復精別於淑慝故治理之效卓冠古昔而愁嘆之聲潛消里閭矧曰彭門亞夫洛邑湖山清遠

民物阜蕃宜需牧人馭衆之材以付宣化承流之任如某者性愚不穎罷窳亡庸頃綴班聯謬丞府寺郎官上應列宿雖云越俎以代庖癡兒欲了公家詎意含沙而射影一收朝蹟屢易歲華畀以專城責之共理斯未能信夫豈敢承茲盖伏遇某官學富而行醇道尊而德貴危言悟主鳴鸞鳳於朝陽正色立朝屏豺狼于當路軫憐寒畯加恵窮途反復安全始終護念遂令下走亦冒殊榮某敢不思稱所蒙不負所學勤求民瘼務惟主德

之宣清畏人知用酬國士之遇

代邑宰求知啟

仕為令尹豈無一眚之可論願見相君庶或大訶之能免幸垂靖聽俯鑒危衷伏念某資稟甚凡性愚弗頴自使一命於今幾年不學綬豈能安絃未操刀而使製錦青蠅止棘何計避讒赤口燒城無文解祟徒妄意封侯洴澼絖之事誰復知畫史盤礴贏之真蓋人心常徇私情而天下久無公議喜多溢美怒多溢惡奚恤乎理之是

非惡之欲死愛之欲生皆由其心之向背故小人中傷善類則君子動遭厚誣樂羊成功幾謗書之篋滿即墨何罪乃毀言之日聞自非深明乎情偽之端未有不惑於疑似之際退惟孤跡頃蹈危機起敵國於同舟落陷穽而下石彼譖人亦已泰甚雖萋菲之遂成今臺評反以為私知幽枉之必達天其或者道將行歟恭惟某官規模由稷契而來事業陋漢唐而下總領衆職以稱上意獨運化機網羅羣彥而輔太平共維國是雖膏肓沈痼難於復起猶栽培封植使之有成庸依大冶之陶鎔輒露中心之悃愊周家仁及草木方歌行葦之詩漢將功收桑榆尚奮澠池之翼

代回蔡主簿到任啟

伏審顯奉芝函勾稽花縣夙願見於君子茲喜同於官聯伏惟某官奥學家傳異能世濟雷封棲枳尚淹鸞鳳之翔海運搏風行見鵾鵬之化未遑修慶先沐貽書感與愧并意非言盡

謝人袖牋啓見訪啟

辱迂都騎寵貺長牋以鶢鶋饗九奏之音寧無眩視報珠玉乏雙南之寶徒有愧心感著于衷言不盡意

謝投壽篇啟

錫靈均之名字雖恍記於攝提問絳老之紀年詎敢希其甲子茲拜五雲之賜俾為三壽之朋荷眷特深拊躬增懼

代回通判啟

逖遠屏篁驟更歲籥茲勤誨問殊諗眷私何以報之愧乏雙南之寶永為好也第弥什襲之藏

回梁司理啟

逖違顏采屢閱歲華眷惟俊逸之衆軍久逐逍遥於率府士別三日而便當刮目況有能稱伎無全牛而新若發硎方恢游刃宜聞薦名入躋顯榮庶迂軫以相從可盱衡而一笑其為傾倭罔既剡裁

客亭類稿卷五

客亭類稿卷六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六

啟

謝湖守趙舍人斷遣盜斫母氏墓木人啓

母兮鞠我睇宰木以興悲伯也執殳率樵青而肆伐傷恩甚矣僉言謂何宜必罰以必懲俾勿翦而勿敗竊以唐記平泉之草木用戒子孫周歌行葦之牛羊貴無踐

履矧皇家之忠厚廣惠愛於存亡苑囿與芻蕘者同方布文王之政兒童採荆棘於上肯使雍門之憂入山林斧斤以時為宮室不斬丘木凡曰樵蘓之禁惟嚴墟墓之間蓋秦步五十有犯則誅而呂刑三千其罪莫大必也蒼官青士為報平安猶如金椀玉杯罔有缺壞庶風移於民俗獲枕奠於泉扃孰謂近州令罹大患某以外王父之治命奉先慈母於墳廬營夫馬鬣之封得此牛眠之地日月云邁松檟成行蔭寒烟宿草之區佳城鬱鬱奏悲風白楊之韻愁人蕭蕭春秋每慟於祠庭檜栢亦為之變色詎意析薪之子輒興撼樹之謀盜言孔甘既難圖而滋蔓墓木已拱乃盡去其本根至櫟社之年亦靡全其天雖蓬塊之土不得蔽其冢孤墳暴露行路驚嗟遣長鬚訴于公義非得已以強詞奪乎正事豈其然及繫諸縲絏之中稍求諸箠楚之下一繩以法遂伏其辜蓋人情雖有所徇而或有所欺然天下可欺以暫而莫欺以竟豈以盤根錯節容乎刻木舞文宜二天之庇

無私致九原之魂允賴茲蓋伏遇某官先生胚胎弱植潤澤枯株萬家桃李以無言千里藜藿之不採爰念參差之孔樹毫末而成胡為蕪沒於鄭鄉寂寥如許人誰無母於汝安乎邦有常刑莫之違也錄其大者撻以計之雖莫能救積薪于未然之前猶可以回狂瀾於既倒之後在名教不為無補若人子其何忍忘某敢不則鑒伐柯報圖結草維桑梓必恭敬止勉事大夫之賢植枌檟無孤願言力課十年之効庶或昂霄而聳壑可酬嘗

膳以卧薪庸慰母心以全孝道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武舉第三名及第謝政府啟

清問十行莫贊規恢之畧鴻臚三唱遽叨鼎甲之榮拜寵雖優省躬知懼竊以古今之取士本於文武之同方周重賓興三物必先於射御漢專經術一時亦舉於謀謨自開元備闕於七科至皇祐區分於三等鄉飲如明經進士之法策對須達識善射之能宜多士之朋來致異人之輩出鈐謀中第舉皆卓邁之雄員福禄永終咸

仰令名之尚父逮聖神之繼作設學校以興造凡預選掄不以次舉內則參華於四衛外焉作屏於十連或總按於祥刑或訓齊於禁旅蓋弛張之道貴乎並用而長久之術戒於偏經天緯地曰文豈但學專於章句禁暴戢姦以武所期身任乎安危故茲入仕之權與難以非材而僥倖如某者學惟嗜古識昧通今謂權謀之書豈誦說云乎哉於軍旅之事頎方畧何如爾修名未立雖浮家若雲之間滅敵為期每馳志伊吾之比時哉難得而易失辰乎去速以來遲將求捷徑于仕途安意右庠之舍選逢山在望夫何風引以舟橫丹樂欲成可嘆骨凡而事遠當慶典誕敷之日乃祥琴未御之時大比興賢幸猥先於衆儁南宮較藝且復占於上游茲聯郡國之英入奉宸庭之對遭時遇主而建長策慙無劉切之言平齊下趙而會榮陽曷副丁寧之訓敢冀一飛之翼謀塵前列之龜此蓋伏遇某官先生社稷宗工股肱元老運大鈞而播物菁莪樂育於中阿閣數路而得人

對菲不遺於下體遂令賤子亦忝誤恩某敢不瞽策初心淬勵未學再造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繼於前修庶清宮禁而祇謁寢園尚或為於露布庶酬知遇少答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代陸安簿謝黃漕薦舉啟

鸞枳栖遲方懼譴訶之抵鶴書慰薦遽蒙特達之知寵至若驚悅踰於憾蓋聞古今薦舉法本至公賢否混淆世或私徇百女蕩而一女正固知正者之可嘉一人冠

而九人髽惟憂髽者之能勝矧其間名是而實喪抑亦有言從而行違矢情獻直者多失之誣阿意取容者不過乎佞真偽紛紛而莫辨黜陟每每以為難繩之三尺則幾無全人責以數善則焉得我輩且舉于內舉於外苟或稱觧狐祈午之賢如取以貌取以言猶未免子羽宰我之失儻非洞見乎肺腑未易輕借之齒牙如某者學昧通方志惟泥古誤上儀曹之第來從邊障之遊雖塵埃箠楚以徒勞豈風雨晦明之或已念人情相咈乃

能相濟而官事貴和初不貴同其相與如昵論事如爭在昔人有所不免若於利則動見便則奪料君子亦豈樂聞旋攝縣章謬承臺檄爰肆意而妄議務直情而徑行位卑言高烏得無罪才踈命拙祇以為憂寧期受察以受容乃欲使功而使過棄瑕錄善並蓄兼收贈華袞片言之褒增敝箒千金之重恩誠罔極德又何加茲蓋伏遇某官儒林以為指南吾黨之所寄命英鑒得於精神之表和氣見於語默之間與之以行二三子吾無隱爾洞乎其量數百輩是能容之知財貨本末源流使賢能出長入治回狂狷之徒而歸中庸之學革浮華之俗而返純厚之風桃李有意於栽培草木喜同其臭味謂小過而無咎可恕以情以大道而為公能明其故貸盆成括小有才之失察甯武子不可及之愚反復安全始終護念遂令下走亦玷公言某敢不退省其私不負所學舉善人不善人遠矣雖莫稱於言楊遇國士以國士報之庶可酬於恩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常州守服闋上政府啟

分符竹之寄方玷誤恩纏風木之悲遽罹大故偶未填於溝壑敢復覬於陶鎔伏念某姿踸踔以奚堪動嶔嶔而可笑雖行乎患難而安之若命然志於寥廓而噤不得施驚半世以胡為悼修名之弗立追想覆蕉之夢肯猶緣木之求西塞扁舟已辦元真之簑笠東籬三逕莫營靖節之田園頃焉懷組以卧家俄爾茹荼而興愍念昔者聖人之制務適乎天下之中故可立而可與權且

無過而無不及茲存餘息甫御祥琴三釜弗洎於親固已絶於榮望一見而賜之辟尚有徯於隆知盖立身揚名者孝道之先而移孝為忠者臣節之大方叡聖覽賢而虛宁與上相登明而選公錯薪言刈其蔞雖曰羣才之盛采菲無以下體曾微一物之遺欲期匠石之見收庸効頑金之自躍恭惟某官皇家柱石治世蓍龜興雍熙之和躋斯民於仁壽建久長之策舉明主於隆平天子恨無官可酬吾君欲舉國以聽運大鈞之坱圠轉一氣於洪

濛春風風人而夏雨雨人配天其澤解衣衣我而推食食我惟今其時盖飢者之易為且辰乎而去速公或棄此誰其念之再念某既罹百憂所欠一死顧來日之無幾奠大造之曲成舉手轉之清波或可延於朝夕踐冰待乎白日肯自速於譴訶誓竭毫分仰酬萬一

代賜對改官謝執政啟

望天威於咫尺謬展愚忠勤帝訓之再三遽叨京秩茲平生夢寐有所弗及顧一介庸陋豈所敢承切以古昔君臣之間難乎德意志慮之合貫誼謂正朔可改文帝之賢乃謙遜未遑唐宗問禮樂何如元齡之徒或議論不到必明良之胥會庶事功之有成洪惟熙朝登用吉士遭時遇主而建長策左右罔匪正人修身治國而獻六言終始咸有一德宜精誠之默契於猷為而允臧孰謂幺微能知利病如某者微官九品浮食十年慨想知音侵尋暮景茲誤蒙於嚴召無入告之嘉謀修政事以保邦顧鑒時機之失表廉隅而厲俗謂宜名節之崇用

人必取於經綸右武務先於韜畧以草茅言天下之事既非素宦於朝而雷霆犯人主之威多見不知其量詎意簡宸旒之聽乃荐承綸旨之褒有司雖阨以縣章温詔俾參於賓幕乾坤施厚寵至若驚螻蟻命輕報將何以茲盖伏遇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網羅群彦以輔太平總領衆職以稱上意三吐哺握髮而下白屋曾不遐遺一舉手投足而轉清波綽有餘地軫念鑪鎚之舊力垂造化之私遂致狂言亦膺殊奬某敢不銘肌刻骨

誓子及孫廉以律身忠而事上本於義不負所學勉繼前脩以其言見於有行用承休渥

代赴機幕與交代啟

望紫芝之眉宇未契夙心依綠水之芙蓉茲塵交契榮雖欣於附驥愧實重於續貂恭惟某官天賦異能家傳奥學摛文講劒蔚為盛府之元僚揷血歷堦竊笑平原之下客既遂奏功於幕府宜聞入賛於籌帷晉復輿圖益恢遠略某久留京邑行赴戍期莫知從政之方寧免

因人之誚大將軍之客亦重幸餘範之可遵舊令尹之政告新庶大訶之或免

代副總管赴任謝留守大學啟

賦祿祠庭久從家食總兵都邑茲玷上恩拜寵若驚循涯增懼竊以聖朝之治莫嚴軍政之修十國為連既列帥垣於外閫諸道置使復存兵副之常員宜得其才俾賛而長如某者幼而多難長則逢尤驚半世以徒勞悼修名之弗立念大父陷名於元祐之黨經德不回而嚴君死節於靖康之間孤忠未泯爰舍文而從武思述事以建功晚矣會逢過於分量遣使臣而送以禮始修睦於殊鄰除戎器以戒不虞旋提綱於中禁靡聞勞効自速譴訶褫帶終朝面觚稜而去國浮家二水手欃柄以歸田徒能書空咄咄奚為哉未知此身漂漂何如爾上方獨化於鈞陶之表時收窘步於奔軼之餘叫閶闔以排雲因瀝顓天回懇回邯鄲之夢枕遂叨出綍之榮錫對便朝充員大府拊微蹤而何幸仰洪造以知歸茲蓋伏遇某官治世耆龜

皇家柱石久翊政機於揆路暫分留鑰於神臯倡九牧以阜民獨任保釐之重運大鈞而播物曲垂造化之私反復覆存終始護念謂畢萬之後必大何陳掌不俟於今噓冷灰而始然回狂瀾於既倒故雖疵戾亦冒使令某敢不銘戴殊知激昂素志再造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賛於元勲肅清宮禁而祇謁寢園或可陪於下客

又與馬帥及都統啟

漂流異縣徒勤鄉往之心副貳陪都喜有親承之便已

驅車而就道庸占詞而寫誠恭惟某官以非常之才濟
黯資之畧鳴劒抵掌而馳伊吾之北誓不俱生平齊下
趙而會滎陽之西蓋其餘事夙典周廬之衛屢書盟府
之勲擊節清中原所願祖鞭之先着登壇拜大將且使
漢軍之皆驚以進復於輿圖遂垂休於永世某行乎患
難而安之若命志於寒廊而時乎為貨漫浪江庸侵尋
且老再造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贊於元戎肅清宮禁
而祇謁寢園尚可陪於末議

代賀許拾遺啟

伏審眷簡上知任司言責正人顯用歡誦沸騰竊惟分
職於諫垣無若拾遺於禁闥朝政得失有關必規吏治
醇疵雖遠必察從容諷議豈惟益日月之明彈擊姦回
所願寄雷電之下若稽古昔遴選公忠自官制之屢更
故名稱之各異茲焉肇復僉曰允諧恭惟某官逢君子
造道之原全王臣匪躬之故擢由人望來應時須出班
擬扣於龍墀論事竊毘於瓊室以才鑒見推當世既高
平允之能或除授不由中書肯視紀綱之壞將見歌詠
繼樂天之句詔命有元和之風基立太平修和有夏晉
躋兩地益闡大猷某夢遶宮墻身縻郡紱諫官之自宸
選昔聞簡册之傳明主之登直臣今捧絲綸而喜其為
慶幸罔既剡裁

代賀薛補闕啟

伏審親簡眷知進司言責衮職有闕補惟籍於仲山聖
政弼成效可隆於正觀蓋人君處無過之地必諫臣展
盡規之忠事有不便於時言有不聞於上大則廷議小
則封事既糾謬以格非右居散騎左居侍中且切問而
迎對宜無闕事馴致平隸官制之屢更故名稱之或
異茲焉復始僉曰允諧恭惟某官逢君子造道之原得
王臣匪躬之故肆踪人望來應時須論議炳炳以如丹
豈避一時之雷電獻納孜孜而無愧益堅全節之冰霜
千載以還一人而已是用期之進善寄以登賢詔中書
善為之辭遠稽於古謂拾遺未弘于選並建於今以立

邦家之基以壽天下之脈行膺寵渥遂秉政機某夢遶宮墻身縻郡紱諫官之自宸選昔聞簡冊之傳明主之登直臣今捧絲綸而喜其為慶幸罔既剡裁

謝江東漕總啟

茲以藉芘使天僭修賓謁伏蒙與進特賜温言慰勞拊存挈提褒借倒屣迎王粲初聞一座之盡驚逢人說項斯洊辱片言之誤寵士獲伸於知己誠敢後於修辭盖聞天下未嘗乏才患在學者無所歸宿自孟氏韓昌黎

而降支離將何適從逮歐公蘇文忠而来述作方明本始歷時既久專門並興舉皆昧正始於風變之餘孰能續大雅於詩亡之後迴狂瀾於末俗屹砥柱於中流非五百年有名世之英則二三子患斯文之喪天降大任於是今捨我公其誰如某者古學未聞塵編漫讀客諸侯而且老無一字之可師屢血指於巧匠之前幾喪神於大巫之側其所謂文非文也恐重貽賓贄之羞以為可教則教之庶或預門弟子之列豈圖骫骳獲與選掄接以色辭之温借以齒牙之重譽過乎實愧溢於衷茲盖伏遇某官羽翼六經冠冕百代道循循而善誘心休休而有容主張文盟作新善類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南州悉藉於陶鎔所餘俸禄皆給故人東閣素多於賢俊克勤小物加惠窮途欲其有所就而底於成是以鑒其誠而與之進故雖敝帚不靳賞音某敢不圖報厚知益勵末學給餉餽不絕糧道方將尅復於神京清宮禁祇謁寢園尚冀作為於露布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楚州司户謝守臣辟差啟

再轉為丞未紀藍田之名氏三語曰掾遽騰公府之辟書特勤帝旨之攽謬玷户曹之選望非所素得之若驚竊惟郡國之建侯允賴官曹而共治自晉宋而下名品雖有異同由隋唐以来簡拔務先賢俊三絕盡河東之秀空羣必冀北之良韋嵩善判而彥伯文辭既休稱之冠古成瑨坐嘯而宗資畫諾宜歡誦之載塗如某者才品至凡性資甚下雖蠹魚生死不離文字之内而尺鷃飛

鳴僅止蒿艾之間須繇棲枳之卑妄意哦松之樂嚴君董餉適總江淮茲邑負余空遲歲月擬駕車而由夷路往陪駟馬之後先遇有力而轉清波恐異常鱗之品彙靡俟再三之瀆果蒙特達之知此蓋伏遇某官家傳吳起之良謀身佩穀城之秘略來寬憂顧肅填邊陲方為官而擇人使坐曹而治事謂得文武之士於幕下須石生為媒有問賓客之賢於湖南庶昌黎之可信故雖賤子亦預下僚某敢不銘鏤於衷激昂其志號霹靂手知

名竊慕於琰之作歡喜詩見賞尚希於杜老

代回徽守徐子宜啟

伏審左符錫瑞東騎殿邦共理得賢僉言允穆伏惟某官見聞博洽師友淵源讀先秦屋壁之書能明其訓知當世治理之效欲行所言茲出守於侯藩復備陳於民事奏篇剴切訓旨褒嘉諒藹著於休稱遂橫搴于要路尚稽慶問先枉華緘感與愧并意非言盡

謝修奉使司轉官啟

伏惟行在尚書禮部帖承吏部關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以某前係特差充高宗皇帝攢宮修奉使司准備使喚特與推賞轉一官收使者設屬宮陵昔綴員于盛府閔勞役士茲第賞於明庭揣已奚盛循涯知懼竊以慈皇厭世仙馭上賓聖主念親宸心永慕命總因山之役時諮膚使之賢用期門兵用羽林兵蓋自有於制度發近縣卒發內史卒曾靡調于師徒汔全甫窆之工大慰攀髯之望退惟下走曷有微勞居慚濫吹以亡庸敢覬

疏榮而示寵茲蓋伏遇某官忠貫白日誼薄曾雲親簡上知肅將使指念神州未遠將朝漢殿之衣冠而禹穴相仍姑閟喬山之弓劒暨思陵之復土副威靈之在天故雖執士之微臣亦玷出綸之懋賞恩隆效蔑感劇涕零某敢不誓竭糜捐勉思補報三吐哺而下白屋已資造化之生成一舉手而轉清波更藉陶鎔於終始庶圖尺寸仰答萬分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賀張右史兼吏部侍郎啟

伏審螭頭載筆言方紀於聖謨豹尾持荷班已躋於法從朝有得賢之幸士歆稽古之榮竊以史官權重於宰臣銓部職華於禁近繫日繫時而繫月作經資記事之文或辯或諛而或姦典選賴知人之鑑然措辭未許於游夏而稱職惟推於馬裴若非命世之英曷勝兼任之寵恭惟某官行高今古學探本原羅二十八宿於胷中置五三六經於言外歷觀自昔鏡考已行凡天朝委寄之隆皆我公事業之著策勳外府則底太倉紅腐之效

議禮奉常則小諸生綿蕝之儀詔自上卿命陞右史國政攸繫君舉必書或考制度以示勸懲或紀善惡而為檢戒然人君雖起居修注在朝廷須遠近得人期閱閱之不遺必衣冠之傾屬妙膺帝簡晉陟天官清若玉壺氷諒致權邪之憚賜分金背鏡益彰識鑒之明宜褒賢而賞功遂奮庸而熙載某稟資極陋知音甚希愁把酒以對新豐敢捫蝨以談當世密邇宮墻之峻誤蒙國士之知月明而烏鵲飛方投林而假蔭厦成而燕雀賀庸修辭而寓誠喜溢於衷言不盡意

賀太常薛少卿啟

伏審榮輟使星晉躋卿月正人登用善類知歸況夙陪東閣之趍奚敢後衆賢之賀恭惟某官剛方而正直恭遜而溫良表正朝端凜然有莫犯之色識通世務即之皆可用之言須登四諫之聯力陳萬世之策茲從外計入領奉常念禮樂雖百年而興然明良必千載一會故太宗之問元齡莫能對而賈誼之書文帝所未遑宜漢

唐之多闕文繇君臣之不相邦仰熙朝之列聖振墜典於百王薦之郊丘致天地神示之格用於宗廟豈鼓鐘玉帛之云大而和邦國諧人民小而別尊卑辯同異有秩有叙不譖不差矧太平太備之時啟皇極嚮明之主繼舜以治天下命夷而作秩宗公為時生國實幸甚第恐事樞之遂秉靡容夙夜以惟寅某東魯諸生新豐逆旅期假館而受業庶附翼以攀鱗掃迂儒聚訟之非儻與聞於末議舉梁父登封之典尚或贊於成功

賀待御張先生啓

伏審眷簡凝旒命躋橫榻絲綸播告山嶽動揺時欣直道之行朝慶真儒之用竊以御史紀綱之地實為天子耳目之司國家利病得以盡言官吏能否從其糾正矧惟憲長是曰臺端炳炳如丹論諫本先於仁義行行且止威名素懾於權豪宜朝陽之一鳴罄昕庭而胥悅恭惟某官洪深而肅括重厚以端方載筆螭坳特書言動持荷豹尾備罄論思修身而獻六言遇主而建長策公

嘗明目以張膽上必歛袖而動容挈天下之大置諸安信仁人之言利甚溥南床虛席中扆急賢才應時須國實幸甚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既忠力之是資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想論議之尤審將見一臺正而朝廷治庶事康而股肱良潛消魑魅之逢人晉秉機衡而贊化某江湖浪跡籬落卑飛愁把酒以對新豐敢捫蝨以談當世竊喜依歸之有地擬待吹噓而上天去姦邪於雙闕之前方聳聞其風采誦佳句於百僚之上終覬望於陶鎔

謝郭殿帥惠湖山葬地啟

鼓盆而歌未忍忘情於家室穴地而葬敢希吉卜于湖山恩既逮於存亡感實深於淪浹伏念某新豐羇旅盛世窮民家無儋石之儲老作諸侯之客乍賢乍佞肯從世俗以變遷一死一生始見交情之向背追惟賤婦久抱沉疴生兒初曰添丁不幸俱至大故室如懸罄何以辦棺服歛送之儀地乏置錐何以為宅兆安厝之舉人誰憫此公獨念之茲營馬鬣之封復畀牛眠之地龍驤

虎伏水秀山明旁可置於萬家送豈徒於千乘昔者滕城之鬱鬱僅有其名今焉蒿冢之纍纍實為之冠雖九原之愈邈奚一念之敢忘茲蓋伏遇某官春風風人而夏雨雨人解衣衣我而推食食我哀窮悼困有始及終誦潘岳悼亡之詩心乎不忍謂王孫羸葬之制古所未聞既寓哀而脫驂且興憐而瘞骨施亦厚矣報其謂何某敢不銘刻於衷告語於後衣薪野外既獲逃苻氏之譏結草道傍尚力亢杜回之役庶幾一得仰荅萬分

謝王給事免船稅錢啟

比蒙使府特與蠲免所買船稅錢者願得扁舟寄餘生於江海輒希大府蠲故例之緡錢方虞冒昧之誅遽拜矜從之命茲意甚厚中心靡忘伏念某與世背馳因人遠役牙檣錦纜此行敢羨於登仙雨檝風帆佳處惟勤於歸夢蓋龍驤萬斛非吾固有而蝸戰兩角所得幾何擬乘太一之運未化葛陂之杖行唫澤畔縮手袖間東望夏口西望武昌來訪周郎之赤壁暮遊蒼梧朝遊南

越慙無呂氏之青蛇傾書生紙裹之資覓漁父煙波之艇垂綸釣碧將扣舷賡款乃之歌漱石枕流且濯纓詠滄浪之曲何觸藩莫能進退類推陸不行尋常僉曰券金扼於舡儈故停艫於別浦抑弭棹於晴江儻非高誼之軫憐安得一請而遂去茲蓋伏遇某官熙朝柱石善類津梁倡九牧以阜民久著蕃宣之效濟大川而作楫行膺輔相之求念筭及舟車非制之良而山有臺萊惟材是有方求文武之士於幕下及問賓客之賢於湖南欲增破釜九鼎之榮爰畀一壺千金之重某得不問去程而涓日破巨浪以乘風浮家泛宅於西塞之邊歸詠真卿之德擊檝誓江于中流之際更先祖逖之鞭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賀胡知院啟

伏審廷揚大號位正元樞揆路增華巖瞻益峻久荷鴻鈞之播輒申燕賀之私恭惟某官規模繇稷契以來事業卑漢唐而下遭時遇主而建長策輿論攸歸修心治

國而獻六言至誠不息頃從諫省參翊政機凡所罷行審其思斁扶持萬化若泰山而四維障隄百川屹中流之一柱國是既定治功已成宜邦家立太平之基致上下毋苟且之意擢冠本兵之任實貽論相之公昔韓魏公登庸於嘉祐之初晏元憲得君於寶元之除獨專樞筦協贊廟謨故能使西北二敵逡巡而遁逃且輔成祖宗大業光明而炳燿若稽成憲茲用真儒聞建無窮國實甚幸某逖聞明制喜倍常情自憐樸樕之微曾是錘

鑪之舊選車徒而備器械方將赴復於神京清宮葉而謁寢園尚覲形容於盛烈其為抃蹈罔既剡裁

容亭類稿卷六

客亭類稿卷七

宋 楊冠卿 撰

雜著編一

古賦

定交賦

風栗列兮木葉飄揺而黄落憑大江之澒洞兮渺雲濤之噴薄山四遭兮石齒齒水膠舟兮雲容凜若彼美一人兮獨褰裳以長睇抱此耿耿兮夫誰可以遐寄嘻凌

風而浩歌理蓀橈兮沿清流矚佳人兮載沈浮芙蓉衣兮佩崇蘭紉江蘺兮繚緑荷以為裯攬秋菊之華英兮擅衆芳而夷猶望咫尺而心醉兮眷此意之綢繆噫嗟余兮形畸影獨久矣哉不聞德人之言如處幽篁之蒙密兮將從何而自燭鬱中懷之莫訴第遭回以容與忽佳人反袂兮琅琅語余以好音執余手兮並余舟始詔余以一氣之要妙兮薦相期以寥廓之遊涉天津以睎髮兮攬白雲而為裘披清風之浩蕩兮飲朝露以當羞慌百骸之輕蹻兮如得砭劑而疾瘳負冥鴻而跨九丘兮將餞老於滄洲猗歟偉歟實同氣之相求

登峴首賦

惟荆故都帆轂所集唐鄧襟喉巴庸環抱挾商秦之巖阻引湖湘之浩渺有墉峨峨奠此遐徼歸峴首於南城之南漢沔來趍而回繞宛彼勝槩天設地造亘萬古如有期徯兹辰之一眺澹平野之紆餘寓遐觀於幽杳懷故都於天末限南北而增悼紛喪亂之滿前散烟雲於

羣嶠昔羊叔子之興懷發憂端之悄悄悟混濁於此世感頹齡於將老斂生死以自私虞變潰之不保彼達人之大觀眇過空之飛鳥統萬酢於太虛一古今於昏曉追物祖之至遊委心源於衆妙曾何有於陟降又奚分於悲笑嗟倦遊之煩促載驅馳於行道困暑濕之交病披新涼於秋早眷結客以寫憂逮風日之清好姑自娛於一醉罷膏油之焚燎忽暮景之相迷尚流觴而藉草招明月於林端相與臨風而長嘯

君子亭賦

時子以衆香草植於其居命名曰君子之亭

郭友屬余賦之為作楚語

震澤兮百里朝余濟兮西薄望幽篁兮隔水願一見兮
君子中洲兮若英白蘋兮既盈芳菲菲兮誰采瞻下女
兮幽貞荷屋兮菱蓋綠之兮以杜衡攬蘭茝兮紉佩辭
芳繼兮垂纓俯麗澤兮潛鑒系寶璐兮自裎廉何食兮
林間鱣何游兮水裔承朝陰兮芙蓉容夕飲兮佳蕙帝

鄉兮悠悠望道兮遠遊譎衆芳兮襲予遺吾道兮夷猶
紛茲世兮詭好然伯僚兮多憂擷茲秀兮自媚荃獨為
兮宜修願題鴂兮不鳴恐蕙草兮先秋擢繁枝兮繼佩
聊偃蹇兮淹留

上留守章侍郎秋大閱賦

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聖天子規恢
遠圖留意武備親御鞍馬閱武近郊威震戎
夷國實幸甚秋九月留都大帥待制侍郎蒐
明國典訓齊士卒宣上意也門下士楊冠卿
取左氏所書魯桓公秋大閱為題賦之用以
形容甚盛之舉其辭曰
太昊司秋時維九月天子教田獵以習戎諸侯簡車馬
而大閱此固國之重事而禮之盛節也矧曰金陵龍蟠
虎踞襟帶江淮控扼吳楚行殿九扉嘗留清蹕之塵而
駐翠華之馭是曰陪都國之門户分陝而治必時頒帥
我公以名世真儒簡知當守陘西清次對之華命鎮臨

于茲土其始至也砭膏劑肓窾蝕剔蠹威惠既孚人士
信許一如家至口訓手拊夏畦告病請禱而雨既饑而
穰飽食安堵民大歡樂公猶祇懼謂夫害藏於隱患防
於豫泰則大來豐乃多故雖天子接千歲之統大臣軫
四方之慮萬民是若百廢具舉當保治而已亂敢專文
而廢武迺命僚佐將校鎮戍鍛礪戈矛訓齊隊伍前期
戒飭莫予慢悔雲合水回有萬其旅法遵司馬兮既叶
於仲冬經考獲麟兮又符於壬午月亞於良日用其剛

金神按節玉女降霜天鏡靜而雲不翳地軸清而塵不颺公乃衣狐貉控驌驦燦軍容閱戎行雲頹火熾山行水立抱地勢也窮谷雲深鬼行無跡聽號令也魚麗鱗鱗偃月斜斜布陣形也星隕電落鶻飜鷹擊角鬬爭也胾肥東山釀盎淮浦犒士卒也刀布川流璽縷蟻疊輸賚予也輪運蹄負轆轆驛驛肩頳汗赭懽騰笑溢杳不知其數抑何夥也人如虎兮馬如龍甲曜日兮車鬬風倏往兮忽來馳突兮奔衝軍聲沸兮山四搖陣雲捲兮

天一空小安邑之水灌陋咸丘之火攻豈特擣姦心而雄國勢又將助殺氣而全天功也若乃金革無聲幕烏不驚振旅而入棠陰深明馬歸於廄士休於營令朝行於一日威夕遍於百城良由方伯之修職曾小試於勒兵皇乎哉號發令施霜慘氷冽營壘增明麾幟變色一申將軍之令若臨淮代尚父於朔方之時其嚴整有如此者屬爾櫜鞬崇我斧鉞以宰相禮受將臣謁大明上下之分若涼國見晉公於淮西之日其儀度有如此者

淳熙聖人膺運龍起夢說以康兆民命相使宅百揆將以歸齊人之疆澡渭水之恥詩袞繡而書歸禾非我公其孰能與此客有銜戴殊私形容盛美聲為歌詩以獻天子蓋將請勒勲於鼎彝又且特書屢書於太史

紀夢并序

戊戌春孟十日夜漏下數刻夢至廣庭某官侍帝旁頷之使前曰帝念爾有志事功年四十弗克就將錫爾以官授以纂述文字職命

下在春之仲季間既覺喜甚莫知所云楚有靈氛善占筮厥翌日薰沐扣之端筴拂龜卦得神助且告以吉之故退述顛末作紀夢篇越兩日獻於府下某官方秉事樞與天子進退天下士幸記錄斯語無使南柯之槐黃粱之枕得肆其說而謂功名事業皆夢幻中物終不可期某願也

閹茂正於孟陬兮罄萬寓以回眷隱几以觀羣動兮咸

欣欣而向榮胡怫鬱於此懷兮若有不得其平愴歲月之不吾與兮髮種種其將零編籍漁樵兮老未立乎修名闇闇九重兮窅昧夢之難成怳余神以遐騖兮排寥廓而上征鞭玉虬以驂麟兮驅望舒而撫流星扣陛級之靈瑣兮拜羣仙於紫庭衆莫知余所為兮睨敷祖以前般有美人兮遙相望凜而潔兮岌而長蒼玉佩兮雲錦裳森劒衛兮環帝旁領之使前兮聲琅琅乞我盡霞兮相與頡頏拔鯨牙兮酌天漿接武兮班行纂述兮辭

章余將從之兮相羊彼申申訓勑兮謂必好修以為常聞命而回遽然形開疑其所之南柯之槐吉日兮維戊命靈氛兮占其故羌紛紛兮索瓊茅筵篿以探其緒精誠既孚兮靈氛告余以吉語陽長陰消是曰神助二月之交詣於所在天其或者名騰公府我謂儒冠身爲多悞誠若登茲梯榮有路誓竭其愚報國士遇孰聞此言皇天后土

悼琴僧

妙能大師善鼓琴戊戌示寂湖之覺海悼其音之不復傳也吊之以文其辭曰

大音希聲聞而莫得器非所寓叩之以寂寂獲神農削桐為琴發揚太古之音以鳴夫至道之默默協和天人通神明德故其聲不流漫而諠譁不沉晦而湮滅高下洪纖或揚或抑汎烏雲絮之飛浮劃若勇士之赴敵千態萬狀變化無極御之者既足以理性而反眞聽之者又且改容而正色此聖神製作之妙君子所尚而衆人

固所罕識也嗚呼哀哉師進此道殆匪一日神交古人於千載之上伯牙師曠相與同堂而合席碧澗猿渡塞門積雪落霞繽紛秋風淅瀝舞三疊之胎仙傾蒼崖之碎壁寄妙理於絃外一唱三歎蓋有不可得而致詰者也嗚呼哀哉憶昨招提風月佳夕幅巾款門危坐孤石傾耳至音襟塵消滌星河易轉不覺東方之既白遼鶴言歸師方寢疾一頫仰間忽遷為塵跡也耶嗚呼哀哉師今已矣知音者稀掛琴於壁絶朱絃之松風生龍池

之蟣蝨薦誠芻奠寫我胸臆庶幾乎攝衣升堂廣陵散之音復傳不愧相知於古昔

天孫對 并序

天孫對者江陵楊某作也秋孟六日烏程尹誕毓璿源厥翌日天女之孫儷神於河漢濱因拾古語設為天孫對㠯祝壽嘏於無終窮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得貞卜於元龜蹈石梁而欵天津前期一日楊子束衽屏息再拜稽首邀祠於庭祈去蹇

拙覷夫天巧㠯無滯於心須臾起視天宇澄清絳節朱幡紛紜錯落隱微之中若有所荅曰天孫告汝吾㠯至巧專美於天能成文章妙合自然翌辰之良倈儷於神神儲崧嶽生甫及申今之聰明皎厲躡武閒平惠孚百里平易近民者即吾所降之英若其慶會風雲旋轉乾坤力補造化輔贊彌綸復周公之禮樂作聖宋之一經則吾之黼黻帝躬經緯星辰亦僅足以擬其倫汝今脂牽問塗匡廬之陰兩及其門色辭愈溫推轂發軔方且激西江而醒涸鱗汝其好修為常無負所知凡所欲為公寧汝遺況夫金璡之書瓊琚之詞千態萬狀恠恠奇奇特公之筆端膏馥沾丐士類推其餘而淑諸人者歸斯受之復何辭焉汝且拜且祈朝斯夕斯則將逢道源於左右續元氣之淋漓神授意取動皆得宜楊子俯伏聽命精誠馳騖若有所敝而莫敢遽俄有童孺青袖朱裳翩然而倈為之語曰積之厚者施必豐德之至者報必隆公方受天下重賞膺褒德之封揭貴名於日月保

眉壽於無終窮汝遊其藩依其垣親道德於前後亦既有年吾將召丹丘羽人相與講論紀懸弧之瑞以盡形容於言子亦欣然從之乎楊子欣悟檻衣而起欲殫所云莫知童子之處逡巡而退遂書其對

紀述

鳳山紀行為中隱作

鳳山枕江帶湖據東南勝會淳熙戊戌予自維揚入覲叨除羽衛公館適介其下久之周視亭宇傾圮弗支然

未暇經畫也越七年始即冲天舊址建閣其上稍窮湖海之觀又明年增修大佛寺寺之佛像亦既藻飾而明洞之右巖壑窈深古藤怪石交絡盤踞世傳唐列仙趙眞人所宅乃闢屋置像命曰愁眞於是鳳山遊觀之所仙佛之居視始至時為頓葺暇日領客來登因紀歲月俱至者十人淳熙丙午重陽日

意泉述

鳳山泉去治宇微遠暇日於東池之隅鑿井導泉將便

利汲者始度地兵隸俱以為難謂其土瘠而浮下多蹲石累政病乎是弗克舉漫然而為泉不可及予置其說不問命工徙荷畚插進隨意所指掘地趙尋尺泉脉適通浚而深之寒涼甘洌可飲可溉取用不竭遂名曰意泉云

頌贊

古銅熊斗頌為中隱壽

淳熙丁未春嘉興漁者得秦漢間飲器於海鹽斷岸石斗中鷄首鳥足幡腹圜蓋有柄橫揭取象於斗驗諸古昔其龍眠所紀杜陵銅熊乎夏六月中隱先生懸弧旦是器也金堅質良久而勿壞可以酌酒醴葆冲粹門下士揚觶御敬取為先生壽薰瀹百拜而獻頌曰惟北有斗斟酌元氣酒漿不揖斡乎天地智者創物尚象制器鷄首山立熊蟠鳥峙揭以甿柄可用酌醴在昔杜陵有曰馮氏名紀銅熊芳流圖史贏顛劉歆陵遷谷

異漂轉人間不知其幾風雨剥蝕鬼神呵衛待人而寶出為嘉瑞我中隱君其汾陽裔再造王室維持國是坯治一陶埏塤萬類海若効珍坤靈賮祉錫此大斗酌之罔既以介眉壽以綏福履與雍熙和垂休永世

又代馬幹水晶數珠贊

靈山水晶堅剛純白不磷不緇巧匠斲之為念佛子外圓中虛繩繩貫珠寶用攜持福德無量中隱先生初度日門人馬持國敬取為

千百壽再拜稽首而贊之曰

天地得一以清以寧有萬不同由是而生曰聖曰賢遂通其故變動周流數不以數功業汾陽異姓侯王純一無疵既壽且康數如河沙百億千萬雖有巧歷莫窮其算靈山之珍堅白膚腴絕絕相聯纍纍貫珠日用受持纖塵不染雷動潮音羣魔跡斂

代題入定觀音贊

相好端嚴寂然不動淵然雷聲羣魔震悚

序

犀公樂府序

樂府之作盛於唐自溫庭筠而下或者置而不論天朝文物上軼漢周而其大者固已勒之金石與五三六經並傳於無窮若夫騷人墨客以篇什之餘寓聲於長短句因以被管絃而諧宮徵形容乎太平盛觀則又莫知其幾名章俊語前無古人盛麗如遊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嫱施之袂幽潔如屈宋悲壯如燕李蓋不但一方回而已也溫陵曾端伯雖加裒集遺逸尚多況自紹興迄於今閱歲浸久賢豪述作川增雲興絕妙好詞表表在人耳目者不下數十百家湮沒於時豈不甚可惜余漂流困躓久客諸侯間氣衆萎苶時有所攖拂則取酒獨酌浩歌數闋怡然自適似不覺天壤之大窮通之為殊塗也羈旅新豐既獲其助遂掇拾端伯雅詞未登載者庋為三帙名曰犀公詞選寖木寓室以廣其傳得則書之頗無銓次惟以寇忠愍公范文正公冠篇首庶幾浮靡之議無所容聲而是集之作亦得所主盟焉其或傳誦失真姓字訛舛識者必能詳辨若銖銖而較余則有所不暇云丁未中秋楊冠卿夢錫序

霧隱賦則序

詞賦之作從古難工繇漢以來貫誼相如而下能擅聲稱者指未易多屈國家兩科取士詞賦得人為最盛然編帙所載充棟汗牛璞玉與瓦礫俱騏驥與駑駘混或者猶病其多且雜焉予束髮從師友遊凡文會課程詞

場得儁其賦麗以則其旨粹而明者必手自編錄授諸生為課試準式每一篇出人爭傳誦視書肆所集誠萬萬不相侔猶慮夫傳之不廣而學者或未多見也鋟木寓室與同志共之且名曰賦則云紹熙壬子五月既望書於霧隱之東牕

靜寄樂府序

始余客鳳山因與靜寄謝公相還往閱時既久熟其為人醞藉風流翩翩可喜而其文亦類之尤以樂府知名

於時每一篇出人爭傳誦一旦過余讀李太白從陽冰求序文書慨然若有所感乃屬以平生所為文曰庶乎其有託而傳也無幾何公有玉樓召整衣與余語拱手坐亡余既嘉其才哀其不遇又念其所以屬於余者為不苟亟請遺藁於其家則以為秦氏子取去求之不可復得收拾殘牋斷楮於散亡棄置中自其他詩文外僅得樂府七十五篇摹寫物華舒發情思俱與聲度合雖恢諧戲謔閒見迭出往往金輝玉映敷腴潤澤無一點寒陋氣於是銓次讎校鋟木以傳或者乃謂綺靡之詞發人幽感君子病之不傳焉可也曾不知至理所寓何往而不存昔柳耆卿賦詠綺靡尤甚而有浮圖氏者歌所謂曉風殘月句乃於祖道契悟豁然則詞之綺靡亦奚病靜寄之作從昔以耆卿自許晚年且嗜禪學安知無警悟於世者余故叙而首之以見不忘之意云公名懋字勉仲洛師人淳熙丙午立春日江陵楊冠卿夢錫序

送臨川簿張季海序

君子之學貴乎力行不貴乎遷就商鞅說孝公以帝道不開悟復說以王道而未入於是變以彊國之術此遷就說也司馬公以修身之要三治國之要三初獻之仁宗次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凡此六言終始不變此力行說也力行之說雖若難合遷就之說雖若易從要其成效則有天冠地履之不相侔是可不知所決擇而審處之乎張季海鄱陽奇士也胸蟠萬卷書議論洪博昕廷大對剴切詳盡務欲尊所聞行所知以堯舜吾君躋

一世於泰和之域季海誠不負所學矣有司失於選掄千仞翔鸞俾暫棲於枳棘閒識者為之太息或又從而尤之曰天下之理落落者難合平平者易從與其危言有所咈於時孰若巽順使之甘於聽季海從宦盍亦吹虀於此乎僕曰不然以水旱輟耕者非良農以折閱不市者非良賈君子之學又豈以科目高下遽變所守乎力行其說可也季海勉乎哉聖天子規恢遠圖樂聞讜論一旦入覲宣室羽儀天朝獻納論思建萬世長策似亦

未為不遇季海勉乎哉故其贈行敬以司馬公終始不變之說為之請淳熙甲辰中秋日江陵楊冠卿夢錫序

題跋

代跋御筆手詔

淳熙十三年四月二日上以御筆手詔賜臣某臣某拜手稽首伏讀震懼仰惟皇帝陛下秉知人之哲得善將之方聖心昭明幽枉洞達旌別淑慝刑賞無僭濫雖中山之謗即墨之毀日至於前瞭然若鑒照龜卜曾莫容毫髮之欺故凡分閫外寄者俱得服勤盡瘁以効尺寸如臣幺麽濫叨戎行國家閒暇時妄意先事之備嚴師律謹邊防早夜以思期有以稱上委寄夫何多仇寡與嘖有煩言轉而上聞仰瀆宸旒之聽臣之孤遠不自意全聖德隆寬曲加矜宥方其謗書來上未即譴呵及辯究曉然則賜璽書勉勵綸言溫厚訓飭再三俾益務拊循究心毋怠恩隆報茂懼辱明詔臣今而後惟知益鞭駑蹇畢命捐軀用達乾坤之造然奎壁煥爛雲漢昭回

色正芒寒豈臣一己所敢私揆日涓剛登載金石庶使介胄之士從事彊場者咸知上意所嚮精白一心相勉以忠義云年日月具位臣拜手稽首謹言

代跋御書芙蓉詩後

臣恭惟皇帝陛下精微之學得自聖傳昭回之光賁飾海宇邇者萬幾餘暇取陳克芙蓉篇親灑宸翰以賜臣某奎壁絢爛龍鸞飛翔臣跪受聳觀榮懼交集切惟詩人述作爭自名家而屬情賦物為難工自唐以來深造

是域者僅可一二數克之是詩與微而意遠典麗而豐
腴聖人取之寓諸翰墨芒寒色正增光焄揮誠詩林千
載之幸臣叨居近屬覩拜天賜深懼無以報於上是用
刻之堅珉昭垂不朽以侈榮遇以對揚天子之休紹熙
改元月日具位臣拜手稽首謹書

代跋御書團扇後

皇上御極之初元規恢遠圖作新庶政易置諸將黜陟
幽明臣分戍武昌首蒙收召晉躋嶽陛與領誰何明年

春得侍燕閒天顏有喜賜之團扇奎壁煥焉臣以邊遠
之微祇承天寵百拜登受欽頌聲觀竊惟字畫之興肇
自中古龍章雲篆登載簡編國家列聖相承留神翰墨
黼藻政化輝映日星上成五下登三繇漢以來不論也
皇帝陛下心傳道妙天縱聖能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如
臣么麽錫賚不遺鳳舞鸞翔增華衛府臣之節屋豈所
敢私篋日消休勒之珉琰庸俟君賜以昭示於無窮期

紹熙二年五月旦日具位臣某拜手稽首謹書

代跋御書酴醾詩團扇後

臣恭惟皇帝陛下重協帝華緝熙聖學宸章奎畫卓冠
古今臣以介胄之微疊承帝寵適者蒙恩宣宴天顏晬
温復取黃庭堅酴醾詩特書以賜金碧煜爚龍鸞飛翔
臣登受聲觀形容靡盡竊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色正
芒寒下飾萬物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於穆聖君德參乾
造至誠發育與物為春而淵抃亡聊狀起春風之語尚
有採於詩人之賦詠規摹宏遠鈞播亡垠八法昭垂不

但形諸翰墨而已臣叨膺睿簡親拜大賜無以對揚天子
之休嘗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之詩因知百世百年而臻
過歷之盛者實基於牛羊勿踐之初今聖心所存配天
其澤恩被動植與舜同符永孚於休以延洪億萬載之
業又豈周家得以擬倫端笑簪龜刻之金石庸示歸報
俾天下咸知上意云年月日具位臣某拜手稽首謹書

題趙康子父判院公遺帖後

儒學貴於家傳自齊桓讀書堂上而輪扁有父不傳子

之說然後款向異同之論與回視曾點曾參對春風吟
咏氣象相去邈矣余客臺城與趙康子定交見其筆勢
翩翩文詞高古意必淵源有自今得判院公遺帖殆與
鍾王並驅而爭先於是始信康子之學蓋本家傳有不
可得而跂及者康子居大將軍幕府功名昌來銘燕然
頌浯溪皆甚易事他時以斯帖勒之金石不靳其傳則
公家父子休聲令聞當並建於無終窮淳熙辛酉季冬
二十日

題趙應之雲巢集

右眞應先生趙應之文公衡人雲谷之適孫操履文章
俱有前人典型醞藉風流蓋今奇士也平時重然諾賓
客從遊未始輕許可惟某辱公知為最深年未冠登公
之門公即許為文字交終始十年一飴不相捨探禹穴浮
沅湘方舟順流歷江淮而遍吳楚尋幽吊古一觴一咏
無不與之俱以是得公詩文為多乾道初別公遊淮壖
文字散逸兵間既歸未煖席公赴玉樓召還稿為好事
者取去求之了不可得後八年於公經行之地得其詩
文若干篇為十卷授其子季皐季皐念其得之之艱重
加編次以廣其傳俾後世知有所謂眞應先生者庶不辜所
期雲巢公故隱因以名集云淳熙改元莫春二十有四日

為陳生題度人經後

太上以至眞妙道為世津梁數譯靈文度及一切謹録
諸本普勸受持

客亭類稿卷八

宋 楊冠卿 撰

雜著編二

辨疑問

治體

問治道有本原為治有經術談者類為是言然詰其所自則懵不知何說有以賞罰為言者則曰賞罰人主之操柄有國者之不可一日無也昔者齊國褊小諸侯未之服從一旦威王召即墨大夫而封之召阿大夫而烹之於是羣臣莫敢飾詐務盡其情而齊國大治强於天下賞罰者其治之經術乎然不賞而勸不令而威帝者之治又未始汲汲於賞罰何耶有以刑名為言者則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刑名者其治之經術乎然歲斷死刑纔二十九斗米三四錢户外不閉行旅不齎粮其效乃見於行仁義而刑名不之用又何耶切意談者之言

皆未得其要領所自也恭惟聖天子未明求衣日昃不食恭儉憂勤焦勞圖治十五年于今矣以仁義之道則安而行以賞罰之權則公而當宜其成效大驗視古無愧焉可也然内而朝廷外而郡縣誕謾虛偽奔競苟且今猶昔爾上而百執下而民庶浮靡驕奢越常亂俗今猶昔爾吏員兵籍日益繁多而熙績禦侮之效靡聞法令賦歛既備且極而創例虐征之舉不已簿書填委文移猥并視之邈如而陳篇奏記請謁覔舉則交馳於道是無怪乎庶事之煩冗習俗之澆漓舍農桑事雕飾棄本逐末日淪於薄而冒法抵憲者紛然莫之禁也詔旨丁寧廷臣獻納及於此者毋慮再三所以告戒者非不切至今乃未能翕然大變其俗何耶豈澆漓之積化而不能而羣臣飾詐莫盡其情所以致然耶是必有定論於此也或曰漸靡之習有不能遽革於振治之暫而庶事之備未嘗不成於積累之餘自武而成成而康驕淫利口之風未殄也自高而惠惠而文誶語德色之俗未

衰也彼周漢之君亦何嘗竊竊於是哉漸而化之其終俱底于治未可以經術之說尤之也曾不知昔之羣冠虜爭八方鼎沸而王景畧得其術行之於關中不期年而道不拾遺夫道不拾遺三代之所難致景畧且談笑致之孰謂今日有所不能乎諸君幸考古驗今歷陳其說庶有見儒者之通世務云

石經

問自秦滅學聖人之經淪於煨燼天下不復見其純全殘編斷簡出於屋壁間賴漢儒收拾其遺而補其缺故聖經於是復明然人自為學家自為師父子異同之論紛然而起甚者至於改亂篆隸書以合其私文此李巡所以有刻經於石之請而靈帝且詔諸儒讐定之也當時名儒如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刊於石碑立之太學門時人謂之石經而天下學士咸所取法固若可尚焉然石經既立議者尚或言禮經之失何耶信如其言則諸儒之讐定亦未足為世之法則矣今考之洛陽記其碑之殘缺雖不能全然存者十七八皆可覆而驗也似又不容輕議於其間而唐人乃慨然憫經籍之訛不能刊正力與諸儒討論正其遺失立石於太學以為萬世法又何耶李唐去今猶未遠其載籍所傳皆耳目所接是否尚可究也彼之所正遺失者竟何事其畧亦可得而聞否或曰揚子雲作太元後世必有揚子雲者出然後其書為可傳聖人之經自遭秦火後世亦必待聖人者出然後其經為無疵漢唐諸儒其識見豈及乎其紛紛之論奚益哉我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洒宸翰刊之翠琰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缺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又且建為傑閣揭以璇題棟宇輝飛奎壁煥爛窮今亘古未之前聞斯時得以聖主為師拭目觀盛典千載一遇何其幸耶竊謂自古帝王有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諸君蒙被教養之日久所謂考於文學者視此其可已乎願攄漢唐石經之得失形容夫今日之

盛以待有司之所決擇

禮義廉耻

問管仲任政於齊齊桓以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仲之謀也其書八十六篇自劉向校其重複至於今傳焉向謂其務於富國安民而道約言要有合於經今取而讀之初無甚高難行之說其牧民首篇乃曰守國之度在飭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彼之所謂四維者禮義廉耻是也且人而知夫禮則不踰節而上

位安矣知夫義則不自進而民無巧詐矣廉則不蔽惡而行自全耻則不從枉而邪事不生是豈不為治之要術乎切意齊之所以强桓公之所以覇皆管仲斯言維持效也然唐人之論則曰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信如其言則廉耻由禮義而生禮義之維絶則廉耻不復存廉耻之維存則禮義固自若四維者吾見其有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管子之言不幾於贅乎然漢人賈誼則曰廉耻節義以治君子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諄諄數百言且有及於管子四維之論又何耶大抵聖人之治天下於此四者不可缺一而為治也誠能厲此以御羣臣則人皆懷德戮力國家鞏固有金城之勢此誼所以謂厲

廉耻行禮義所致也今而去其二尚可為治乎唐人之論是否果如何識者其必有見於此矣近世之士夫見利則逐見便則奪叛於禮義而汩喪廉耻者十嘗八九若以誼之所謂頑頓亡耻㝠詬亡節廉耻不立者伯仲之相去盖又遠甚其勢政如痿人之疾駸駸乎日淪於膏肓而莫之振起使管子復生於今視此寧不為之寒心哉即是而論則四維之厲在今日誠不可朝夕緩也聖天子頃下明詔固嘗以無仗節死義為深憂而邇之

議臣又欲舉管子之四維而厲風俗勤懇切至誠當世之急務上之人亦可謂無負於天下矣然君子之議尚慮乎忌與怠者其心之所不樂聞且以唐人二維之論為口實而謂夫四維之言非管子之言不足以訓故願與諸友評之幸道其所以然之故毋略

求遺書

聞文書肇於包犧文字生於蒼頡圖籍之傳蓋非一朝夕也自秦下焚書之令先代墳典掃地不復存故天下

後世始以不見古書為恨而右文之主亦汲汲然惟殘經缺典之求無斁也吁秦之火其酷於書如此哉然書因秦火而亡固也亦有非秦火而亡者試與諸君評之夫書之二典載堯舜之事詳矣康衢之謠南風之歌二典之所宜載者也何為書獨遺之其言乃見於列禦寇書孔子家語耶三皇五帝之書周外史掌之三墳五典之書楚左史讀之而皇帝顓帝之道具在丹書疑若可考而知矣周武何為不知乃以其道聞諸太公耶意者外史之所掌左史之所讀黃帝顓帝之事亦有所闕而不載歟證夏商之禮孔子謂文獻不足闕史借馬之文孔子謂其今亡夏五郭公春秋或以闕文而無所增周班爵祿孟子亦謂籍去而不能詳唐虞成周之時其書未嘗秦火也書之闕已如此其於秦也夫何尤說者謂六經之免於秦火者卜筮之易諷誦之詩而已然夏之連山商之歸藏易也二易之書胡為而不傳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易也易之為書胡為而不載南陔白華之詩

華黍由庚之詩崇邱由儀之詩詩也又何有其義亡其辭耶即是而言則易之與詩非以秦而存明矣漢之入關蕭何入秦丞相御史府收秦圖書藏之則是秦自易詩之外復有所謂圖書者存其後挾書之律漢除之獻書之路漢開之或遺謁者求其遺或採闕文補其逸六藝百家之文既已悉上送官而河閒所得又皆先秦舊書孔之屋壁魯之淹中亦莫非書之古文禮之古經也書禮宜其茂有闕遺而汨作九共月令考工等篇或遺

而逸或補而全者不可一二數復何歟豈蠹簡之傳寖久而失其真抑史臣所述未足深信也隋人謂書有五厄其論不專咎於秦其亦有見於此乎嗚呼經之遺文秦之古書不可復見矣若河東之三篋西河之漆書汲冢之竹簡無非古書也其書亦可得而聞歟九種七略之名四部四類之分與夫七志七録之著四庫十二庫之藏亦無非古書也其篇目皆可得而究歟國家興精藝文求書之詔時時而下聖聖相承皆以是為急務故

遺編墜簡雲集京師典章之盛視古無愧太上皇帝南渡以來固亦詔有司搜訪逸文儲之廣內石渠中以傳之無窮然篇籍散亡於兵火之餘視祖宗秘閣三館所藏尚或有所未備今日議者所以復有求遺書之説也然求之當如何將遣使以求之歟則括江淮之使必得人如苗拾遺訪山川之使必得人如庾都官或謂其人未易得也將立賞以求之歟則同光試官減選之法乾德引驗任職官之法大中祥符賜出身補三班之法似亦未易輕舉也昔人云求訪難知知者吝惜必須誘之以微利果爾則優給金帛無惜乎千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之議可也諸君考古驗今胸中必有成説幸援前所疑者一二條陳之以待上之採擇

役法

問法之行於天下病於啟民之爭心而多怨爭且怨則趨上之役類有怵迫亡聊之意非其心之樂為也吁為法者亦安取乎民之不樂而強之哉古之時有庶人在官之役府史胥徒其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凡用民力歲不過三日故靈臺有子來之衆鼛鼓有弗勝之喜非若後世之不樂於從事之甚也試以役法一事與諸君商之夫保甲之置與夫都副長正之異名不過使之譏鄉井司鬬訟而給公上之役亦周人鄰里相救助之遺意後魏里隣黨正之故事也行於今日則猾吏高下其手以啟夫爭端姦民移其產以附之外戶雖明察之吏有所不能竟其欺而我獨賢勞僅仰休息不均之弊於是乎

生其可無所處於此乎國家嘉祐之前嘗行丁役之法矣一變而為募召熙寧之後嘗行募召之法矣又變而為丁役由丁役之弊則所配不均而中產往往有碎其家而仇其上者民瘼如之何而不恤由召募之弊則游手無賴不足倚仗往往有易姓名而之他郡者公務如之何而不廢是二說可為善後之計否耶主上厲精于治深恤民隱往者給言之布首以均役法為重務所以寄是責於百吏者勤切且至是以邇者建議之臣獻官

民戶均差之法田之制也以官品為之限而富強之家與其子若孫俱不得以肆其姦真良法也然一法立一弊生田以官品為限固也為之子若孫則減其半且家得十頃若十子均之則人得其一過是數亦役矣逮夫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數十載之後支分派別則一頃之數均為數十家未艾也是則有官之子孫俱不免於役富厚者連阡亘陌亦與前所謂十頃家之子孫流轉均差是何富者之供而官戶之子孫勞役無已耶是法一行則中下之家皆將碎其產而不可復全又何取乎均役為今欲使官戶中產之家與富者流轉均差之法行之悠久而無弊必使公家不乏事人情無怨咨如之何則可不然則官雇募之法義役之法亦可行乎君子之學貴通時務試條陳之毋畧

府兵之制

閭鄉遂之制泯然後齊以內政顧內政之法壞然後唐以府兵閭鄉遂內政遼乎遠矣獨府兵為近代之良法

蓄材待事於居處教養之日荷戈力穡于倉卒有警之時志史者謂其得古大意信乎其得古之意也然嘗考之謂天下置府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此陸敬輿之說也內以十六衛蓄養戎兵外開府五百七十有四此杜牧之說也二子唐人也所論異同如此志唐兵者乃言置府六百三十有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則又與二子之言大相戾矣其說當孰從歟自夫以殘騎代府衛其弊乃至於不能受甲為之兵者疑若有百奔無一前矣

然肅宗之復兩京李郭之平巨盜非復曩時師也而又以成功何耶若然則府衛未必是而驍騎未必非也德宗慨然有復古之意詢計於李泌者至於再三自其募戍卒耕荒田之策行而願耕者十五六請以府兵之法理之似亦可復矣而竟無成功至李德裕帥劒南家鳩一壯卒緩農急戰號為雄邊子弟則與府兵之法果相遠乎德宗不能行之於天下而德裕之區區乃能行之於一路又何耶聖上經畧中原修明軍政御便殿而閱武士詔郡國而選車徒而邊庭戍役則又遣夫禁旅之良貔貅百萬莫非精強威靈氣焰固足已折遐衝歸侵疆矣然雲屯萬騶張頤待哺者啾啾大農饋餉日以不給聞為國遠慮之臣思所以為足兵食之計未得也儒者之學貴通時務其可無說處此乎聖上聰明英武遠過太宗其設施注措嘗欲以太宗為法寓兵於農之制亦可次第舉而行之否今兩淮之民名籍隸於官而號為民兵者不知其幾監司帥臣教閱以時朝廷又間遣使

臨之以問其疾苦茲豈徒為文具說哉竊意廟議必將有以用乎此也夫民既隸籍以為兵則無事而耕有事而戰亦古制也今欲使之與戍卒耕閑田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目前之利既足以省運漕而足兵食歲月之久又可因以理府衛之法是說其果可行乎不然則置屯田者亦能省度支錢二十萬開營田者亦能歲收粟三十萬斛顧何昔行之易而今行之艱耶諸友席珍待聘非一日矣願考古驗今詳究前所疑者併以可行之制為今日邊備獻毋借聖言為解而曰軍旅之事未學也

艱田

閒地遺利民遷業大患也無產以迫之屋粟以病之夫家之征又深懲重困之古之農亦有不出於其所樂趨而必待上之法驅勢禁而後為之耶大司徒頒職事遂人教稼穡里宰田畯之屬又從而勞來勸相之古之吏其誠於為民耶抑亦奉君之意而不得不爾也漢世設

方田之員除農民之租而太倉腐紅不旋踵而效形於公私哀痛之餘後周之時蠲官牛之輸租賜田廬為永業而地利數倍之獲未幾而利於黃屋植木之後夫用力於戮戮乎之初而計功乃如桴鼓之速豈亦法意俱善而然耶抑民之自勉歟其亦長吏奉行之庳出入阡陌有以勸率而然也今之淮楚荆襄與夫湖廣閒沃野綿亘不知幾千百里然禾黍之地鞠為蒿萊肥饒之壤蕩為荒穢耕夫過之掉臂不顧何耶意者土未加辟豪

強捺契券以攘之禾未登場有司履畝而稅之農之捐種粮躬襏襫霑體塗足終歲勤動曾不得粒粟以實其枵腹勢凌虐征已紛乎其前為吏者且漫不加省農亦何苦自納諸呰獲陌穽而莫之辟也是無惑乎田野不辟家給人足之效茂如也聖天子力本務農勤懇切至近有以官莊田利病為言者帝且温頗顧問次第行之況淮楚荆襄湖廣之閒田未耕者乎竊意聖心攸屬無日不注想于是也議者謂襄歲持荆湖節者當援乾德

故典請于朝欲見佃者止輸舊稅閒墾者永不通檢而安集招誘則責之長吏帝旨俞允俾其告訐攙奪者不容理用心勸誘者議旌賞夫惟利是徇人之情也狹鄉之民駢肩側足以爭尋常一閒此令其誰不樂趨階書勸農吏之職也旌賞之渥且不忘其功一閒此令其誰不加勸將舉是說飭有司力行之不識可乎昔河南尹招流散而除租稅始也居民不盈百户終於野無曠土荆南留後撫凋殘而課農桑始十有七家終於民富軍

贍茲又勸農之效彰彰者今欲命令之孚而奉行者不視為虛文民吏之相習而安於田畝無狼顧之慮富給之利上躋周漢不特有河南荆南之風以無負聖上重民事之意蓋有故焉諸君通世務胸中豈無定論考古驗今併陳之毋畧

容齋類稿卷九　宋　楊冠卿　撰

雜著編三

愚慮說一

重楮幣說

夫所謂重楮幣者何也愚聞之物無輕重物物者能為輕重物物者執物之權者也故輕重不隨乎物而物之輕重不得不隨乎我土之與金其貴賤固異也齊高祖欲使之同價土與金不能自為輕重而輕重之者齊高也鹿皮之與錢其緩急固殊也漢武帝以方尺之皮直錢四十萬而諸王朝享非此不行鹿皮與錢不能自為輕重而輕重之者武帝也齊之君漢之主執其物物之權故欲重而重欲輕而輕惟所欲耳愚固知執利權以制天下者不患乎物之不我隨也今日楮幣與錢並行凡幾年矣始行之而利今行之且弊亦知其弊之所自來乎且西川之楮幣其便用亦東川之楮幣也東川之銅錢其流通亦西川之鐵錢也何西川用之百年而無弊貿百金之貨走千里之遠卷而懷之皆曰鐵不如楮便也而東川則不然楮日輕錢日重楮日汎濫錢日匱之富家大室競以藏鏹為得計而楮幣之行于行都近郡之外則滯而不通有兌折之弊有偽造之弊有售而不樂取之弊蓋夏夏乎難行而反以蠹銅人皆病之何耶蓋嘗思之丈帝重粟而天下之民皆力田趙王好劍而門下之士皆說劍所重在此所趨在此惟視夫上意之如何耳人皆曰蜀之鐵與此之銅一也而不知其二也愚聞蜀之父老曰鐵之為貿易于鹽壞不可以久藏如銅比也是則銅者人之所貴鐵者人之所賤故蜀之鐵與楮並行而無弊今之銅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賈利其所藏而不肯輕用耳其意若曰楮虛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錢實也藏之而無弊也況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無窮民間之輸于上則惟銅幣之為貴吾何苦以吾之實而易彼之虛哉故錢日乏而楮日輕州郡之間

執虛券相投始有終日而不見百錢者則又何怪其不弊邪或者不原其弊也則曰東南與蜀異也楮之不宜於東南廢之可也愚則曰救之可也廢之非也夫蜀救弊之法東南之所未盡行也何謂未盡行也夫蜀之立法則曰租稅之輸茶鹽酒酤之輸關市澤梁之輸皆許折納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有一法焉賤則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賤貴則官散之以示其稱提使之勢常平而無此重彼輕之弊夫如是則楮與錢常相權而

公與私常相濟何弊之有哉今此則不然天下之輸稅不責以楮而必責以錢官務之支取既無其錢而徒易以楮至發納上供官則以徵價收民之楮以充其數則是我不欲此矣而求民之無輕乎此其勢固不可得也朝廷欲革其弊裹者固常令官自出錢比民間欠折之價重其價以收之然其法則一人日支一緡過其數者罪焉胥吏艱阻之態百出民亦何苦費力如是而受無辜之責邪無惑乎今自行都兩浙近郡之外關廣荊楚楮幣不通之患如昔也夫欲使民之視銅如楮視楮如銅此其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今為之法曰吾之楮與銅初無輕重也將以相權而行也自今日以往凡遠近之輸于公者錢楮各半否者不納也如是則非特近者重之而遠者亦重之遠者重則近者有所泄楮之價其必無減折之患而銅之重亦變而為輕民之楮雖不支于官其價自與官等矣輕重之權是豈不在我哉嗚呼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我自輕

楮而責之民我自重錢而惟楮之不輕固亦不知事體矣陸贄謂錢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錢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劉秩謂物少則作法布之使多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二子之時未有楮弊之患故惟以錢物輕重為言愚請借二子之言以為楮幣之說庶其無弊不下于西州云

省兵食說

夫所謂省兵食者何也愚聞之儲儒之曹蠹漢倉之粟

濫吹之伍叨齊國之祿齊祿漢粟揃之以歲月未覺其害固也然山林之茂野燒之不供江海之泄漏卮之不能竭愚又竊為齊漢寒心也天下之事養是人也必欲獲是人之用也徒養之而無所用之徒費也徒費尚足以為天下哉何者吾之廩粟俸錢一毫一粒皆民膏脂也脧膏脂以養無用之物無用之物則利矣病民何如哉嗚呼亦知後世之兵為食之大蠹乎井田鄉遂之制寖微變之內政之法桓公姑以便一時云爾國中之士

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權宜也然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而北伐山戎南伐楚無不如意不閱其徒養而無濟于用也府兵之法唐因周隋而行之有事而戰事已而耕大利也開元之主輕變而為彍騎天寶以後邊將益兵寖多調度愈廣每歲衣用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有萬斛一旦范陽有變而六軍之士皆不能受甲嗟乎井田不幸為內政而內政尚未有徒費之兵府兵不幸為彍騎而彍騎非徒無益而又害于事其尚忍言之哉今夫傭一夫于家授若直給若食則必責若事怠而不足供于使令者則逐而斥之此庸人鄙夫之見非有過人之智而後察此也況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兵而無補于天下之緩急泛然而無所甄擇也悠然而無所訶責也拳然而不冒于矢石干戈之衝也其孰坐守窮困而不惟此之歸哉蠹之食桑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火之然膏不覺其銷有時而竭此主計之臣當塗之士遊談聚議之人所以每嘆夫兵之不精食之

不足也嗚呼不自其所由耗之處而為之計兵日以不強食日以不裕無所偏就其利而徒兩受其害者亦其事勢之至此無怪乎議論之愈勤督辦之愈急裒斂之愈苛而兵食真若愈不可為也竊嘗論之今日之兵雖以簡中者為額而老弱猶居其半也州郡之廂軍類驅之築城墾供夫役憒然而不之教也至于禁軍雖或使之習干戈聽旗鼓無故不許越境外然才不勝為兵而濫其籍者紛如也推是而言則凡養兵十萬五萬人或

無事而食也養兵百萬而五十萬人之食徒費也若之何而惟兵之不彊食之不豐哉無事時吾民受其虐有事日國家受其誤嗚呼其亦何便于此也我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惟一十二萬平蜀之後所擇而留者能數人乾德中中外之兵止損十萬太宗盡平宇宙所增不過三十餘萬積而至于真宗全盛之世兵籍不過五六十萬猶慮耗費財用時減冗當斯之時東征西伐而兵不患不精衣糧有限而財不患不足誠良法也今日之兵仰給大農者亡慮百萬兵非不多也而一旦有警常若不足于用一郡給兵歲費或至數十餘萬緡財非不厚也而嗷嗷之口猶有未滿其欲之意是亦大異于祖宗之世矣祖宗以全盛之力而所費止如彼今版圖未復職方之舊而費耗于無用者乃如此嗚呼何知而不為之計乎愚願朝廷力戒諸路帥臣及諸州軍監凡廂禁兵違法而役使者實之罪兵官早暮勉教閱之法則削其官冗食無用者則使既揀之又揀之少而弱者使

之不得預長征之選老而病者使之自復于齊民之列間有無所歸之人正欲棄之則田子方贖老馬之仁可推也正欲仍之則周世宗所謂無用之物又可蠹也則必削其籍薄給其資俾隸百司之役其為費也亦約矣州郡寬置之憂國家收精強之用富國強兵計無易此執事不以其駭俗聽咻人情而難之則泛邊屯戍之兵皆可即此類推矣

教車戰說

夫所謂教車戰者何也愚聞之楚人不齊語傅之齊人則數年之後可使如莊蹻蜀人不知學化于文翁則數載之間風于齊魯天下之人非必生而能之也責人以生之之能而罰之於未嘗教之域見其不能是也而遽棄之吁惑矣抑不知楚人無齊人之傅蜀郡不文翁之教則鴂舌之音且將沒其身而不變而詩書禮樂之風亦不能如是之鵲鵲也愚故知人未有不可教患教之無其術不患教之無其術患夫教之不以其漸而已

矣車戰之法行于古著其效求之今未見其功世之議者皆曰南人長于舟非車之便也又曰江淮之阻車不得方軌車非東南之長技也嗚呼使吾而果安於一隅也則車戰之說誠如或者之議吾欲長驅中原洗清關隴則車戰之法誠非一旦卒然之計寧不預講素練以為必勝之策乎大抵天下之理備不立者功不成習不久者用不精而地勢之論不與焉吾非器夫地勢也事固有不逃吾所見者也周人本非能水戰也世宗敎以

唐人不數歲而出沒如神北人非能水戰也我藝祖有昆明之習而終于可用北人之可以舟亦南人之可以車也孰謂車戰之法不可行于今乎則亦移之以漸而已人之情卒然為之則駭而驚強而為之則勞而憚吾誘之而使安于變則勞而憚之心不作也久而使之習于戰則駭而驚之態不興也若是而磨以歲月怯者可以使之勇怠者可以使之奮惟吾所用如何耳昔吳人僻處江湖之間聞其便於舟楫矣未見其便于車戰也申公巫臣一旦自楚適吳捨偏之兩且留其子使教之乘車射御未幾而吳人盡其技終與齊晉抗衡上國楚人一歲疲於奔命者七夫吳者亦向之吳也昔不能是而今能是微巫臣之教愚未見其可也使巫臣不留其子而教之以漸則亦未見其得也世儒往往以成敗論事一吹籥于房琯陳濤之敗聞車戰之法則掩耳而不願聽嗚呼亦惑之甚矣棋一也巧者用之而勝拙者用之而不勝弓矢一也精者舉之而中疎者舉之而不勝寧

可以非其人而咎其器乎琯之車拙者之棋球者之弓矢也平居口道先王語一旦卒然用于軍旅間事非其所素習也兵非其所素講也而欲以抗方張不制之敵如以肉餧虎以羊驅狼果何益哉嗚呼執琯之事而廢車戰者是欲見不勝者而廢天下之棊見不中者而廢天下之弓矢也其可乎今日幸無以房琯陳濤之事議車戰

興水利說

夫所謂興水利者何也愚聞之天下之理過之於此者必導之於彼有以過之而不知有以導之則其勢必激而生變夫水之為物柔而剛者也方其激激然若有所泄而不能遠潰潰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縱橫委曲以求騁奔趨之路當是之時吾不能順適其勢以泄其暴使之有所就有所避則其終必至於奔放四出決隄防蕩陵谷潰胃衝突而有可畏之患竊嘗謂治水莫善于導莫不善於過堯之水滸治之滸之心非不切切然於

此九載而績用勿成者過之而激其怒故水之為患益深滸既殛而禹嗣興其功之成乃及于萬世者鑿龍門決大河導淮流歸之海例嘗取禹貢一書讀之見其記導水者十有一而言入于海者居其七雖導渭導洛導弱水導荷澤之言不及于海要其理未始不順而導之使歸于海也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者謂夫不智乎鑿不逆乎流順適其勢使就於下如是而已爾今之謀利害者則不然見水之溢于西則過其西水之溢于東則過其東曰新田可決也曰舊防可增也曾不知水之下流無所奔趨則吾之用力雖勤而其流益溢矣是以頃歲蘇杭湖秀之邦春夏之交天作淫雨則川流泛濫決民居害田稼而其暴不可得而禁禦也夫秀之華亭瀕海有泄水之港杭與湖秀之水皆由是港聚歸柘湖以入于海昔時港無所壅歲雖巨浸而河流不壅故三州之田無虞而吳江雖處下流水勢既分民田亦蒙其利今不加意於是焉何也湖之浦

淑瀕湖亦有泄水之漊菪雷之水皆由是漊以歸於太湖昔人浚其漊而深之且于其所視湖水高下而為啟閉之具以殺其暴故時無水患而民免溝壑之虞詢之故老其遺址尚可攷也今乃委而棄之雖瀕湖之民實其漊之半以為種植之地官司漫視不之省復何耶愚願朝廷力戒有司參酌其宜遣長吏率瀕湖丁保疏導之使衆水皆有所趨則瀕湖諸郡歲免為魚鼈矣有持首鼠之說者必曰柘湖之瀕海有雲間等三鄉

方泉港之通旱歲則海波逆流為三鄉田苗之害太湖瀕之漊時有泥塗之壅歲役丁保則有妨農之害是未可輕議乎此也嗟夫天下之事有利者必有害善計事者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爾且柘湖三鄉之田與四郡之田孰多苟吾之設施得其術使上流有所泄下流不逆行則海波之患夫何慮太湖漊口之役專命一二吏董其事每於農隙之時加工焉民得保其田廬將歌欣鼓舞而從之則防農之害亦奚疑本朝天禧間江東

大水民胥艱食張綸之使東南也請治五渠以洩於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綸曰不然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盈損居二焉衆川則乘其損而趨之矣彼沙者歲月而積閊以農民豈安於災而惓乎力哉僉從其謀而蘇秀俱蒙利先正范仲淹不輕許可且以修水利如邵南陽稱美之愚之說綸之說也惟執事深察焉

革濫進

夫所謂革濫進者何也愚聞之事若弗於人情而理有所當然者朝廷力行之勿恤焉可也夫舉天下事汲汲然惟人情之恤則天下無可舉之事矣且奏補之法祖宗不易之典也仁宗朝則損之遷官之法隋唐不易之制也英宗朝則增之當時之論必謂人情有不樂於此而聖君力行之不顧者誠以清官曹之濫而澄其原苟小有所恤則大有所害焉不可也今日官冗之弊極矣中原版圖未盡復於職方氏而京官合任知縣者動以千

百計盡東南二百州屬縣之闕而與之啻不足以供其求無惑乎吏部注擬之不行紛至沓來而有賢愚同滯歎也將革其弊則如之何曰無恤乎人情之或違惟察其理之所當然不當然足矣今夫天下之士以科舉而進以世賞而進者俾之三削而關陞五削而改秩試以親民之職優賢之理當然也彼雜流入仕固宜有限格而蒙民之家有濫捧香之澤及以高貲而授妻恩者胡為亦使之改京秩宰大縣而與進士任子等耶且縣令之

職於民最親除受得人則利興害除主德宣布或非其人則一邑之間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其為患蓋有不可勝言今之豪民目不知書天資殘刻若罷以子男之任使臨其民彼志在苞苴惟利是狥必剥民之財以奉已之私監司郡守牽於請託雖目彼之姦贓且畏縮而不敢治百里善良之民三歲受其殘虐未知其何辜故范仲淹謂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天下其言深有契

乎此也竊嘗計之豪民家貲不啻百萬今以其百分之一而圖恩澤則可補官又以其補官之直而為苞苴則可覓舉舉主溢格例授京秩矣不數年叙進一官遇郊霈則又霑服色封叙之渥積之歲月陞於員郎且禄其子若孫是朝廷名器之重富者輕捐橐中之金即可探諸其懷而取之享榮禄於無終窮竊意官爵之濫從古無是也今將為之法曰民之由捧香妻恩得官者欲改京秩舉主必倍之薦舉之書必責其明言某舉某人自某塗進為監司若郡守者使其稍有知識視此必嗤去不復舉甘心舉之而不辭者則舉主之為人亦可知矣如已改京秩今則不許轉員郎今或任知縣亦復罷去以祠禄如是則官曹庶或可清流品亦有區别而縣令之官亦須得人不至為民害彼濫於澤者自恃其有游談之助也聞是説之行必有以貲戚恩澤為言而敗其議者愚則折之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而明帝不許蕭太后為親求刺史而宋高祖不許秦國公主為子求近

州刺史而真宗不許爵禄天下公器也必賢而是與識使爾為貴戚之姻族苟非其才朝廷亦不敢溺以私況爾輩田家子也非其姻族而濫其官今不實之法而全其驅命亦幸矣爾今復何辭彼自知其官之濫而畏其法之臨也將奉頭請命之不暇其或有怨怒之言勿恤焉可也昔周太祖時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責諸將以不顧人主之勤儉不察國之貧乏不思已之有何功而受賞諸將皆悚恐謝蓋彼之所以怨其

上者不直則吾之於其所怨亦可以勿恤矣夫將士國之爪牙也周太祖於郊賞之薄尚不之恤今將清冗流之濫而行其法尚何恤豪民之言為願明戒有司力行之

客亭類稿卷九

客亭類稿卷十　宋楊冠卿撰

雜著編四

疏

鷗盟先生王彥和疏并引

鷗盟先生王彥和年八十餘老矣詩益工而身益貧病卧馬頭村家四壁啼號之聲相聞友人楊芾為作數語謁鄉里朋從及名公巨

卿之高義者庶幾聞而興念激餘波沾丐之俾延桑榆暮景云

竊以作北牕之唫不及杯水緩西江之激其枯鮒魚鷗盟先生家乏儲室如懸罄瓊琚玉佩雖大放於厥辭紫鳳天吳或倒披於短褐年餘八十老矣誰與升斗活之草真卿乞米之書實艱懃之未濟為魯肅指囷之舉尚富貴之毋忘高義不遺交情斯見

婚書

代陳季海荅張氏書

蔭聯桑梓欽一時閥閱之隆契合金蘭本累世婚姻之舊洊蒙嘉好詎敢固辭伏承某人師友淵源見聞博洽而某女某人習專絲枲秀挺閨房豈若而人能配君子卜齊姜之育既誤聞龜筮之從依張耳之賢庶永遂門牆之託

代姚潤史回王計議書

將之儒雅夙欽王謝之家重以婚姻茲結劉范之好雖

幸得東床之俊自慙非北里之豪誤詣鳴鳳之占遠辱朶雲之貺以幣帛箱篚將其意益增圭篚之光無棒栗棗脩告乎虔終愧瓊瑤之報徒深感佩罔既剡裁

代趙應之回蘇經略書

令德有後適追孔李之盟同官為僚載結潘楊之睦時方多故曰未有家庸先馳尺素之書庶早遂終身之託乃勤幣帛增責衡茅婚姻以時已合好於二姓歡欣如一尚借老於百年尊溢于衷言不盡意

為悵幹與王氏書

儒雅醞藉夙欽王謝之家兄弟婚姻茲結潘楊之睦合好二姓徽福前人伏承令女某人姆訓素閑閨門挺秀某弟某勲名未立湖海倦遊採蘋與南澗之思而坦腹與東牀之選齊大非吾偶也雖莫遂于宇辭平固長貧者乎或可酬於庶德

又代王户與李司理書

同官為僚方遂聯於王事二姓合好茲乃締於姻盟託契云初占辭敢後伏承某人素嫻姆訓挺秀閨門而某第幾男某幼讀父書粗聞詩禮雖際有家之願實深非稱之慚諾重百金既協鳳占之吉幣陳五兩庸修鴈眞之禮誠意是將瀆尊為懼

祭文

代永思陵修奉使副正月六日渡江祭江神文

克貞修奉護役園陵提兵吏涉江自今以始惟神受職相茲役事俾往來善濟無驚波之虞則亦惟神之休

又代修奉司攢宮路祭文

赤符受命黃屋非心退居大庭之間訪道空同之上得青邱之真訣方茂介於壽祺乘白雲于帝鄉遽遐蹕於霄極聖心永慕孝思無窮日月有時灞水象漢陵之制人徒不變稽山惟禹穴之仍仙域肇新神靈警侍臣等蒙恩護役庀職圖功建地因山寅奉制言之懇懇踰梁下阪忍瞻羽衛之煌煌望龍髯而莫攀抱烏號而抆涕

又梓宮發引路祭文

德盛五帝功冠百王基緒重興歷服無疆退居大庭尊為上皇漢殿稱觴其樂未央非心黃屋乘雲帝鄉弓劒遐遺臣民感傷衣冠閟藏喬山之陽萬歲千秋皇圖永昌

又代鄂渚路祭文

國有大憂朝晡臨于庭臣子之義當然也屬者慈極上賓詔遣萬國臣方典方閫外不即奔趨大行前令茲靈駕在途羣心永慕潔清之薦臣又弗克躬親執事瞻瞻

橘山龍舉莫攀哀摧肺肝涕零如雨

向夫人啟靈祭文

三月而葬禮之經也遠日協吉攢于郊坰升自西階送形而往祭奠于庭而哀離於其室者茲又人子之念母示不忘親也嗚呼柩不暮宿涓休夙興旗旐翩翻笳鼓悲鳴即襄大事安明靈靈兮顧歆以燕及後之人

又同日至板橋攢殯祭文

日月有期將徇載經之制山川云遠未遑蜀道之歸即此邱園營夫宅兆其葬也不封不樹雖務權宜然事之如生如存敢忘盡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五

洋州寒食祭文

春秋祭祀人子所以致時思於其親也霜露既降怵惕于中匏繫一官不果躬親即事瞻仰飛雲遠馳敬恭心焉感傷涕零如雨

冊寶禮成追封三代代焚黃祭文

父太師

坤儀受冊祇拜殊恩渙號疏榮追崇先德瞻惟我父實大吾門勳庸紀述於旗常畏愛流行於郡國茲晉維垣之秩式昭贈典之華其命惟新欲報罔極

妣

母兮鞠我垂休無窮子之慕親欲報罔極茲受坤儀之冊晉疏泰國之封焚告慕庭增光泉壤莫罄晨昏之養惟深霜露之悲

祖太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六

鍊王陳儀厚人倫而正始明綸錫命嘉世德以追榮衍慶吾門實繇王父爰陞華於公傅俾焚告於墓庭尚克顧歆以承休寵

祖妣

位冀中闈恩霑外族追榮祖妣夙著姆儀爰膺信國之封載錫宸庭之命尚欽承於帝寵以衍慶於孫枝

曾祖太保

祖德之修其來也遠慶源之衍所報必豐茲儻極於九

重爰疏榮於三族晉爵公保貴飾幽扃雖迴隔於松阡
庸祇焚於綸告尚承新渥以燕後昆

曾祖妣

消休受冊位真中闈正始厚倫恩霑外族爰追榮於三
世用加貴於九原晉疏崇國之封載錫寢庭之命惟祇
承於殊寵以祐助於後人

歸謚五世神座祝文

五世祖祖妣

表正六宮恩霑五世奕奕寢廟妥安神靈洎吉陳儀躬
行祇謁

高祖祖妣

奕世載德建聞無窮廟饗於家國有彝制尚承殊渥以
右後人

曾祖祖妣

聲聞鄴中積有餘慶詔封王爵廟饗家庭歸謚容儀躬
行盛典

祖祖妣

寢廟罩飛洎辰祇謁惟予祖德衍慶孫枝叠拜王封尚
承天寵

考妣

二南正始王化之基欲厚人倫首頒命數祇謁寢廟孝
思無窮

春孟祭五世神座祝文

五世祖祖妣

奕奕寢廟妥安神靈歲律肇新王春茲始屢修祀事庸
展時思

高祖祖妣

春秋祭祀典禮之常廟饗于家元正伊始潔蠲以薦神
其格斯

曾祖曾祖妣

聲聞鄴中積有餘慶詔封王爵廟饗家庭春令告新屢
修祀事

祖祖妣

寢廟翬飛王封載錫青陽布令祀典肇修備物薦誠用伸追遠

考妣

天令循環孝思罔極春王正月時祭敢忘邁豆靜嘉陳儀寢廟

又秋孟祭享祝文

五世祖祖妣

五世之廟歲祀有常執矩司秋農乃登穀因時致祭備物陳儀

高祖祖妣

德全鄉社慶流後昆秋祭曰嘗順時而祀奕奕寢廟如將見之

曾祖祖妣

孟秋之月寢廟薦新國有彝章禮均外族爰修歲祀以厚人倫

祖祖妣

春秋匪懈祭祀以時祖廟翬飛邑邁森列薦其嘗事尚克顧歆

考妣

星火西流霜露將降是用孝享參之以時婁愴于衷欲報罔極

郊祀禮成及歸謁追封王爵奏謝祝文

曾祖

澶淵之役磁相被兵力剗天驕屹全鄉社慶流來裔位冀中闡熙事告成躬行歸謁詔縣公保命錫王封永衛之邦古為大國服茲茂渥佑我後人

曾祖妣

我曾大父有聲鄴中克相其成實縣懿德郊丘霈澤祖廟陳儀唐魏真封小君美號庸彰陰報昭示殊榮靈兮顧歆祗承天寵

祖考

祇荷帝恩正位坤極澤敷郊畤詔謁廟庭命畀王封用彰祖德信為名邑鄭實大邦申錫褒綸增光幽穸宜承眷渥永燕雲仍

祖妣

圜丘錫類寢廟追榮祖與妣同恩隆眷渥詔升大國位正小君自周而秦洊頒宸綍明靈如在帝寵其承

考

功在王室銘書旗常天鑒其忠慶綿于後郊丘大賞寢

廟告成帝命追榮王封再錫歷陽古郡全閩會藩綸綍一頒神人胥悅凜然生氣尚克欽承

妣

毋以鞠我顧復恩隆屬際飛龍命加褕翟靈壇蕆事寢廟告新爰舉彝章晉封大國商邑翼翼魯山巖巖誥演金葩光賁泉壤茲誠曠典式慰母慈

祭顯慶義禪師文

師之一心等乎太虛浮雲莫滓體常自如我昔兒時汩其玄珠師以至言啟關發樞二十年間載而與俱日用飲食無欠無餘嗚呼師今已矣誰其起予奠以生芻淚盈我裾

代劉運使伯和秋祭本衙土地文

春秋祭祀典禮之常擊鼓迎寒霜露將降用涓吉日走于羣祠維神之靈芘茲公宇殺核不腆恭答神休神其顧歆無忘終惠

祭廣東主管衙土地文

萬里落南黃茅間作茲依神芘疾既有瘳牲酒肥香用答靈貺神其終惠俾奠攸居所願無餘終還嶺北

祭諸廟祈雨文

四月維夏庶草繁廡嗟我農夫俶載南畝浸彼稻田以祈甘雨工祝致告神之聽之油然作雲陰雨膏之有功於民何日忘之

祈晴祭文

壟畝如雲既方既皁暴以秋陽乃克堅好既窘陰雨將

害於成閔此農功惟神聰明擴以澄霽俾就豐登

伐謝洛階官祭祖廟祝文

某領兵衛府越五六年時方戢干戈無尺寸以紹先烈迺者天子親御鞍馬閱武近郊叨被恩綸命正兵團之秩退循非據惴惴懼弗能勝惟我祖我父克相於後之人是以登于茲繼自今敢不益自奮勵思稱所蒙用以為報

代祭謝舍人文

惟公負抱才猷喋不得施出贊戎機僅越歲時云乎一疾遽爾淪棄天不慭遺而止於斯乎嗚呼哀哉公從子遊十年于茲蠟屐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詠相與追隨琳琅金薤之書璀璨瓊琚之辭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召記玉樓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日月有期時將葬矣眞以生芻薦之芳醴巫陽下招魂兮徠只

代焚黃祭文

乙巳冬天子祀南郊誕敷惠澤在庭百執皆得追榮其親我先君爰自廉車而授洋川之鉞先夫人肇膺封邑而加蓬國之華咸被贊書俾光泉壤某等恪居官次不克躬親即事哀榮之感惻怛于衷揆日淸休焚告墓下惟我考妣服此湛恩以垂祐於後

代寒食祭文二

三釜之祿貴及於親風木纔悲日月逾邁茲修歲祀以致時思遥瞻松楸寸心摧折

謬司羽衛遠去祠庭春秋祭祀薦敬頻繁惟我考妣來顧來歆以垂祐于後之人

欽定四庫全書

客亭類稿卷十一

宋 楊冠卿 撰

古律編一

古體詩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氤氳臨大路飛簷轉春風綺牕鏁雲霧姣服者誰子傾城此容與娟娟長眉青不受脂澤汙娉婷惜不嫁恐為蕩子悞寫心汎清瑟獨不怨遲暮

東方有一士

東方有一士不見心忡忡尺璧未足多夙好良所同永懷不能寐攬衣出房櫳遥夜未渠央取琴和秋蟲豈無時世交諒彼不相容

銅雀妓

分盡餘香空寶奩罷臨歌舞夜厭厭清蹕不傳虛繡帳洞房月在西陵上玉殿塵埃閑御仗翠眉忍上平臺望宮車一去不復還畫羅金縷尚斑斑

赤玉簫

玉簫早入凉王墓弓劒衣冠只同處千年邂逅出人間顏色聲音幸如故雲門曲譜不分明趙瑟齊竽各自名傳看樂府無人識此簫收聲甘棄擲

秋懷十首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為韻

寒蟬初停號客燕催將歸吾亦客一世去此復焉依歛衽聽物變著書明化機深參漆園吏渠語甚精微

秋風不肯來如挽弓百斤忽然徑排户態度殊不文方

深裘褐憂暮雨低行雲焚香快熟睡夢破尚微曛

呼船下平湖山如髻鬟瞰物華逼揺落水明天淡淡中藏今古愁歲月不可勘為語羊征南聲名本來蹔

饑來詎堪忍振履商頌歌時人不料理政可著巖阿喻龜且曳尾勸公無渡河一朝失脚去寧得此婆娑

古人例躬耕我坐老無斷勇為梁父唫已媿杜鵑喚幽幽桃華源尚不知有漢婦子彼何為徒使人意亂

月上天無雲樹陰散扶踈秋聲生寂歷凉颸滿吾廬幸

此尊有酒敢歌食無魚陶然且一醉世間各賢愚

春秧困深寒夏穗仍隱雨書來西江西赤地掃瓜芋墨

數食指多坐羞長袖舞憂憂米如珠南山采薇去

晚雲壓垂陰零露不成滴隣牆幾好樹葉下聲策策一

燈同夜闌此抱誰與適前身豈壁魚甘擅文字癖

憂來抵掎人哀懷小城孤解圍賴從事幾成不支梧所

憂豈其私天高信難呼努力加餐飯世緣久崎嶇

幽花上籬落寒煙媚楸桐絡緯勉婦織暮色淒房櫳日

月如跳丸蟲魚不書功髮黑令益白脫巾成老翁

北亭

北風無時休荒山路綿綿老馬被吹揚却立不肯前我

僕行且仆竟日數里間悠然欲何適正坐歸無田

感事

我車昔載脂柳色初濯濯及歸脫征驂柳葉半黃落恍

然僅一夢已費十晦朔祇應為客老惘惘不自覺

赴城南隱居小集

白雨濯青山孤雲靄餘姿溶溶荒江水近岸生新漪扶

輿出城府眷此幽人廬茅茨倚林麓秀薄相參差欣茲

雙解帶虛白明朝曦向來旅窮徼於鬱中懷悰相逢難

顧笑觴酒相淋漓春風不日去淹留我何為

悲秋

秋色遽如許客心徒自驚盈盈露花泣策策風樹鳴別

影詎可吊殭懷不能平軒車幾時還惻愴難為情

沄沄西江水送我沙邊舟當時送行客勉我無久留晤

言宛如昨庭葉忽再秋人生寸心違何以消吾憂

夜坐看月

南風掃陰翳快若誅神奸日暮天無雲月出房心間幽

人倦蒸溽癡坐山中山連連甲子雨幸此天破慳清明

皆我有何但窺一斑

春泥少曾乾天漏幾不補冥觀赤烏飛喜見長虹吐修

竹來清風孤光相媚嫵心神濯冰壺何必須起舞更欲

尋斷橋前溪有饑虎

春夏季孟問草木蔽山骨青蒼霜芳華煙霏相出沒適
從憂患場觀化超理窟無心岫間云有定水中月我方
意如如誰尚書咄咄

暮景

勁馬來殊方祇園已秋寂虛堂耿清夜卧聽寒雨滴永
懷平生願浩蕩誰與適愁心正紛如西風韻鄰笛
客行無常期遠適亦有歸家人具膏沐垢髮幸一晞可
憐兒時面坐受塞色欺看鏡恍如失功名定何時

九日

晨風戰枯荷清霜殺高柳人生俯仰間能得幾重九節
叙來無停已及黃花酒流落拾遺心西江獨回首
寒花有餘馨香醪甜勝蜜紅萸爾相宜飣餖雜黍粢
家事行樂似恐更無日時日豈不佳人意自難詰
凄涼少陵老梓州九日詩朝廷入夢想弟妹天一涯我
亦困羈旅千古同其悲不忍嗅新菊惟思詠江蘺

晚思

花意就銷歇芳樹初陰陰薄帷受清吹鳥聲幽院深感
此時節改素標不勝簪取酒洗玉舡慰我懷古心小醉
睨落景歸盟猶可尋

久客倦遊歸憩僧坊有懷蓬居梵笠卿寂光常
不輕

志士長骯髒曲鉤封公侯得喪亦何有賢愚同一丘日
月如跳丸少年今白頭胡為浪自苦九折不停輈龐眉
碧眼禪一笑萬事休遠鶴我言歸君其來與遊

冬半山間忽見桃花客云江梅已芳且約一笑

花下

緑雲俙遥穿林麓歲晚山寒風折木司花為我發春妍
繁紅幾樹驚愁目有美人兮在空谷似笑漫山總麤俗
淡煙踈雨羅浮村萬里相將跨黃鵠

秋日麻姑山

擲米作珠璣麻姑已僊去滄海變桑田乾坤自今古我
來訪靈蹤日落青山暮玉殿瑣清秋霞裾隔煙霧戸外

黃冠師三問三不顧騎麟翳鳳笑指虛無路

未至池陽五里有齊山寺寺後巖石巉然緣崖而上絶頂有翠微亭即杜樊川九日攜壺地也

自亭而西憩集仙洞

泉石吾膏肓佳處每忘返攜壺上翠微一雨秋政晚千巖如獻狀秀色疊層巘緣雲梯遲入危磴石儼寒洞戶訪真僊丹成骨已換羽化今幾年鸞鶴若在眼

自馬當而上至盡口三鍾石蒼崖壁立下瞰層

淵滿流急甚釣叟穴其傍往來自若吾恐其為蜚僊也故作是詩

千崖削蒼壁萬仞臨深淵老翁立其傍習慣若自然笑歌驚波瀾步武生雲煙我欲從之遊結茅山之巔舉瓢酌天漿醉拍洪崖肩明月夜橫玉共看凌波僊

古有採薪茉莧篇而無一語及淵明長房舊事薪茉於此其亦有憾矣乎九日戲為薪茉補闕其體則準之簡文

落英拾秋蕊委佩紉芳蘭以其清且芬可服仍可餐矣茉味苦辛奚亦登君盤囊紗縈臂玉恍記汝南山黃鵠招不來僊子何時還茉莧

紅塵着脚雙鬢斑折腰五斗真作難巾車一去不復還歸臥柴桑紫翠間東籬悠然見南山欲辯忘言心自閒採菊

又漁杜李先生寵以和篇復用韻

南國有秋茉芳馨集椒蘭雕儒山澤間晨霞卻朝餐置之紅錦囊薦以黃金盤瓶乳下青雲一笑顏玉山雞犬

聽湛浮遼鶴將自還茉莧

西風寒巖蕊斑索米長安行路難投林倦翼蚤知還袖手歸來三徑閒雲屏萬疊匡廬山鶴唳猿啼千古閒採菊

三輔黃圖載趙飛燕太液池結裾遊宋公難跖載飛燕太液池歸風送遠曲俱謂飛燕欲御風仙去離用古語戲題於後

欲飛挾宸舟彩鷁棨雲母波涵太液秋影動靈鼉吼觀雲掉水擷芰藻馮夷擊鼓羣龍趨飄飄仙袂隨風舉帝

憐飛鷰結纓裾當時得意更深眷承恩日在昭陽殿茲遊奇絶冠平生三十六宮俱健羨太液結裾遊

瑶池翠水波粼粼日暮寒生碧草春阿嬌厭貯黄金屋來歌送遠歸風曲仙乎去故而就新歌聲嘹亮遏行雲黄鵠一去無消息人間有情淚沾臆歸風送遠曲

秋夜唫

銅壺漏澁秋宵永翠梧葉落敲金井錦帳香消枕玉寒驚廻昨夢難重省起來刁斗連營靜碧雲飛下征鴻影

蠻牋誰遣寄相思鏁窻笑剪并刀冷

秋琴詠

巖花月彩浮井桐露珠滴悲秋適有念擁琴坐西壁古音拂朱弦一倡千慮滌無雲山雨飛松風寒淅瀝魚龍盡出聽萬籟天地寂

秋夜對酒用前韻

夜雨急復踈簷溜秋聲滴虛堂夢乍驚青燈餘四壁牢愁推不去濁酒詎能滌蒲萄出西凉瓶耻無餘瀝兀坐倚枯木棲心寄禪寂

採芙蓉詞

采采芙蓉華蘂之以為裳自彼若耶谿登于君子堂馨香壓紉蘭把玩卑瓊芳佩服古無斁懷人思沅湘

商婦唫

妾本良家子嫁作商人婦蕩子去不歸幽閨長獨守平生松栢心歲晚柯葉茂飄絮亂因風肯若道傍柳朝來尋姪娣典衣換春酒郵籤訪水程去問夫健否白面誰

家郎下馬清谿口卻立不肯前邀妾相先後寧知天壤間貴賤從其偶妾身雖同塗妾心終不負

少年樂用李賀韻

青雲年少歡娛地脆弦繁筦東風裏金狨醉倚玉驄驕歸去畫橋臨綠水釵梁斜嚲雲鬟墜錦帳美人初睡起促上紅茵飜舞袂春愁不展眉峯翠

美人在空谷

有美人兮在空谷肌膚氷雪顔如玉珠袖輕綃卷翠雲

日暮天寒倚修竹自言久住黃金屋舞遍霓裳羽衣曲
昭陽春盡音信稀傷心暗鬱眉峯綠百年日月雙車轂
富貴榮華如轉燭蓬海迢迢天六六馭風歸去騎黃鵠

山阿步月嗆

遊子莫何之攬衣出京華松舟逐桂檝渺然下鷁波夜
久葦動息明星耿斜河維舟亂石間步月前山阿霞佩
凌空僊瑤章方詠歌見我若舊識問訊今如何我欲從
之遊長嘯入雲蘿可仰不可攀高峰鬱嵯峨

久雨新霽蚤過松竹道院復以雨歸因用汪彥
章一春略無十日晴之句

一春略無十日晴窗前濕濕龜毛生晨興登視雲霽平
攬衣出門聊意行東風吹拂酒面醒花光掠我雙眼明
舉頭還聽鳩婦鳴歸來有酒愁獨傾

翌日晴霽復用韻述所見

凝雲挾雨雨不晴門外野田春水生登臨一望莽然平
滄波十里舟可行農人耕腹愁弗酲今朝喜見天日明
前村相去幾牛鳴試問誰家廩粟傾

趙仲實如吳江扁舟來別因以送之

少年結交翰墨場舉頭不覺霜鬢蒼世塗巇險如羊腸
交情耐久無炎涼我今讀書松竹莊君分去去吳松江
音書莫惜頻寄將新詩分我古錦囊

九月二十一夜夢至亂山叢石間出憩道傍拂
石坐古榕下仰視木杪蘿蔓凌空興欲盡舉既
覺戲成古篇

古榕夾道周老幹參天碧溜雨四十圍下視庭前栢垂
根相勾聯數蔭接南國凌寒不改柯閱人如過客山空
秋月明路遠車塵寂清遊記昨夢危坐倚孤石矯首睇
雲蘿雙鳧生羽翼

泰伕不調累年識者嘆息茲以規恢祕略親簡
上知有詔復其官亨衢自此發軔聞之喜甚為
作古篇

邊人飽肉氣勇決憶昨彎弧射漢月玉關保障烽燧警

烟塵塞路人蹤絶將軍方著從事衫指揮義士征河南
設奇間道依嵩谷百戰崎嶇不解驂攻城陷陣收殊績
捷書夜到甘泉北天子興嗟恨見晚俾將樓船護江國
將軍擊檝誓中流英風凜凜氣横秋胡為拘縶不得逞
歸戴南冠效楚囚一朝奮激肝膽露剌剌羞聞婢子語
袖攜文字幾千言徑趍閶闔排雲去帝敕天丁下取將
玉音誦之聲琅琅侍臣卻立屏東箱奇謀創見驚未嘗
明日北門天子詔似怪十年猶不調盡還故秩問所從

豪傑中原資號召我今塵敝黑貂裘藥裹關心萬事休
挑燈看劒夜無寐耿耿猶懷婺婦憂相期談笑青油幕
關河去展規恢略燕然碣石與天齊為君重勒千丈碑

秋日自武林病歸漁社李使君惠以長篇誦之
再四沈痾脫然

憶昨走京華炎曦晝方赫終日無一欣夢遶舊泉石西
風趁驚波茲焉掛帆席千年遼鶴歸客屨戶外積雕胡
飯新炊雲腴飲甘液杞狗雜苓龜夜吠更晨吸榮華風
中煙得喪付兒劇寧復效轅駒長鳴悲伏櫪李侯金閨
彥氣與嵩華敵龍門世莫攀氷鑒古無匹駃騠千里駿
晨炊共蓐食高唫動鬼神落筆風雨疾句誦血糢糊妙
理難致詰

古意

渥洼天馬倏虎脊而龍膺追電簫浮雲滅沒如流星絡
以黃金韈閑之白玉京王良驂帝御望舒引前旌朝踏
交河氷暮清瀚海塵歸憩華山陽談笑靜甲兵胡為芻

豆拘下與駑駘并羊腸困九折鹽車縶長纓懸金方市
駿引脰聊一鳴伯樂肯回顧價其十倍增

客亭類稿卷十一

客亭類稿卷十二

宋 楊冠卿 撰

古律編二

古體詩

天孫徠 原注以下四首上趙丞相

珠宮貝闕天女孫膠轕璇璣緯星辰徠遊河漢儷於神神儲崧嶽生甫申胷中文字覷天巧黼黻帝躬臨下民

平郴蠻

孽狐鼪鬼嘯篁竹紅綃帕首郴江曲萬牛臠炙甕行酒黨伍穰穰萃林藪牙璋夜半起兵符雲旗驛騎爭馳驅搜原剔藪殲魁渠巢顛子覆苕葦枯虎臣獻凱錫珪組玉帛金錢充棟宇追踪漢相不言功山河帶礪傳無窮

祀明堂

總章備物嚴秋饗尊祖合祠規汶上宰臣恭肅相明禋精意潛交通肸蠁殊庭朝薦燎煙升陰雲駮落天日明百神駿犇風馬下休嘉協應年穀成

除關征

翠華憶昨臨吳津駕言直欲蘇遠民三尺土階茅不剪舜循堯道慈而儉姬公制國有常經什一更除關市征男畊女織餘布粟却笑二吾猶不足

天孫唫

天孫黼黻文膠轕璇璣外大巧本無為女工畀組繪胡為小兒女纓弁雜環珮庭羅餐餌香設祠祈且拜臨池五綵絲更結相連愛

僊遊

迢迢秋夜長娟娟霜月明隱几觀萬變頫仰周八紘人間厭謫墮翳鳳騎長鯨寥天排雲征高步撫流星羣僊羅道周有若相逢迎旌羽絢虹蜺環珮鏘葱珩問我來何遲攜手上玉京陛級扣靈瑣班聯遣紫庭綠章奏封事清問殊哀矜飲之以雲腴錫之以瓊英下拜亟登受倏然雲霧興杳不知其所變化無留形俄頃雙青鸞銜牋報歸程望舒肅前驅徒御了不驚歸時夜未央仰視

河漢橫天風西南來隱隱笙竽聲鈞天諮帝所昨夢倦難成

從李使君假記室吏

阿嬰嘔心兒佩囊有異奴杜陵短褐翁抄詩聽小胥我生味風雅古人思與俱家無儋石儲誰其供指呼主翁居專城鷹鸇紛庭除記史飽餘閒願言假一夫授以烏絲欄副之玉蟾蜍睛窓拂桐葉細字蠅頭書

倚梧歎

白首寄人間萍泛無休日撑腸五千卷豈乏濟時術富貴不可期惆悵難再述日暮倚庭梧寒風聽蕭瑟

懷古

千將補弊履鉛刀割全牛千金市駿骨鼓車役驊騮薛燭已云遠伯樂不可求此理難致詰吾其賦歸休

冬十月百卉盡芳

淳熙戊戌冬十月恰似東風三月時氷霜不變泛寒色溪壑次第回春姿花情柳意已無耐紅英粉艷爭紛披道傍牛喘不復問欲了公事真癡兒

麻姑山東涉千堆壠至射亭宿黃氏新館

姑山鑪靈壇千皐如堆玉山回路轉問射亭見新築主人雅好事借我南窓宿一夢到無何夢覺黃粱熟

別鄭大用于潯陽

子真千載士流風凜然存襟期輩古人喜見雲初孫容裹青燈連夜語痛飲忘形到翩泓掀舉一笑倚胡床浩歌赤壁淩雲句楓葉荻花秋送客令人愁挽君君不留今

日具扁舟我欠蓋頭茅一把何時去結雞豚社澤畔行唫醉復醒共看屬玉雙飛下

辛丑殘臘前一日扁舟東歸阻風馬當乞靈祠下

維舟桑落洲十日風和雨雨餘江波平山橫眉黛嫵急呼黃帽郎來扣靈真宇椒桂薦芳馨魚龍忽掀舞巨浪拍天浮萬疊震鼉鼓淮州十里間蜃機不可渡三老前跪陳珍貝非神子願言黙歸裝勿為神所怒我生寧且

貧窮塗一羇旅照乘之明珠落霞有佳句稽首謝龍君
放我扁舟去

壬寅夏五月將治嚴陵之裝欲用李長吉故事
買奚奴負詩囊以歸呈谷隱趙使君

少年學書劒矯首睨八荒閶闔記昔遊霞佩高頡頏一
跌下青雲意氣久不揚乞取平頭奴提攜古錦囊歸釣
富春瀨濯纓歌滄浪

壬寅仲冬晦日同吳監丞游延祥宮延祥蓋和

靖所居也

霜日炫晴晝湖光掠眼明散策事幽討出門聊意行柳
塘和靖居宮殿若化成霞裾赤城仙笑語相逢迎雲腴
飲甘液琅函披內經趺坐縱名談妙處俱忘形須臾啟
靈鑠臺沼列萬楹逕路通深杳宮花不知名石泉鳴佩
環松篁奏竽笙髣髴如鈞天音韻鏗韺韺吾皇香案臣
筆力雕陽春危亭倚高寒意氣干青雲飲酣視八極神
馳白玉京日月看跳丸羲輪忽西傾歸來十里塘問訊
江梅英斷橋流水香一枝踈影橫煙淡月昏黃清於玉
壺冰錦囊搜好句山阿紀前盟

填維揚 原注已下四篇投中隱

古人肉食無遠謀腰錢騎鶴向揚州春風十里珠簾捲
但看竹西歌吹樓天朝選用詩書帥上策公言須自治
屏翰堅持保障功江淮益壯金湯勢强敵不敢縱南牧
關塞煙迷芳草綠兒童歌舞樂昇平一曲梅花細柳營

都作院

天子除戎戒不虞修車備器會東都羽林憶昨厭弓矢
剡木弦弧兒戲爾我公號令何精明武庫森嚴耀五兵
威震天驕奠京邑繇漢以來真鮮及

春大閱

波澄青海無傳箭我公獻納紆皇眷修嚴武備選車徒
天下雖安不忘戰車如流水馬如龍甲耀日兮旌蔽空
攙搶熒惑不敢動獨任朔方無限功天威震疊軍聲壯
會見龍庭出飛將燕然碣石天與齊為公重勒千文碑

御書東坡雪詩石刻

殘更皎月垂半破西鄰促席寒威挫風流玉局老坡仙雪夜清吟躡郊賀流落人間古錦囊帝恐天丁下取將賡歌餘暇染宸翰奎壁昭回龍鳳翔我公稽首拜嘉惠勒以堅珉貽萬世捲旗擬入蔡州城傳呼夜示吳元濟

謝人惠油炭

青藜照天祿寶炬分金蓮榮遇不可期膏火徒自煎檠短無餘輝囊空無留錢一燈假鄰壁三冬廢塵編殘膏許沾丐繼晷欣窮年

陰崖冷徹骨榾柮殘無煙號寒氷氏子炙背思負暄主君惠窮塗施予無所偏爐分天地春力奪造化權和氣與俱游死灰欣復然

楚有蕈菜色潔而味辛夜對吳監丞飲飲酣薦之以此恍然如在湖湘間

山澤有臞儒骨相無食肉平生藜莧腸愧負詩書腹碧澗掇香芹雕盤堆苜蓿艱苦謀一飽未免窮途哭君今食萬錢肥甘非不足味厭五侯鯖嘉蔬列瓊玉云自楚中來芳辛有餘馥一笑下筯空鯨飲薦醽醁吟餘詩思清如行湘水曲湘君不復見直欲跨黃鵠

甲辰季冬殘臘大雪主人以糟玉面貍及尊酒為餉

南山白額虎暴戾日以滋納諸罟擭中食肉寢其皮文貍外柔順玉面而豐肌與世了無忤奚亦遭危機得非風味殊尊俎之所宜焚山獵獸者是以羅致之主翁厭肥甘鼎食嗤羣兒殷勤築糟丘遣送持酒巵于時臘將殘雪花一尺圍玉樓寒起粟墨突晨未炊得酒且大嚼勿令兒輩知

唐劉雲有所思云玉井蒼苔古院深桐花落地無人掃因用其語集古句次韻

西征登隴首薄暮有所思所思鬱不見殘雲傍馬飛逢迎少壯非吾道百壺且試開懷抱黃帽青鞋歸去來桐花落地無人掃

謝石佛璉大禪

人生天地間百年如逆旅榮華風中煙富貴草頭露得喪能幾何頫仰即今古師具正法眼與人一線路紛紛輕薄兒誰解點頭句冥行方索塗空滿户外屨我提没底籃採藥空山去覿面偶相逢舉手便分付彈指了三生無去亦無住

寄遠曲用唐人張籍韻

江南淡蕩煙波煖蒲萄淥漲春江滿日暮汀洲採白蘋

芹芽出水蘭心短美人去矣隔湘江誰其贈我明月璫

癸丑仲冬十日蚤晴從中使過蓴湖未幾風雪交作

黄岡之北蓴湖東湖光萬頃磨青銅樓舡東下佽飛集牙檣十里旌旗紅魚龍震疊馮夷宫雲容倏忽變晴空鬖髿振袂玉妃舞雪花撩亂穿踈蓬

舟泊富池乞靈祠下

大江東南來馮夷此其宫羣山各獻狀奔走如游龍將軍萬人傑智勇摧姦胷草木知威名旗常紀豐功廟食填兹土樓閣何穹窿我來拜靈祠紅日方曈曨神鳥集飛檣雪波捲晴空椒桂薦芳馨精誠冀感通謂言身半百扁舟吾欲東羞作賈胡留願借一帆風

題郭季寛曉耕宿釣二圖

牛角横素書春犂破朝雨鴻鵠志安知功名心自許羊裘晦山澤貂蟬等鴻毛直鈎道可行一釣聯六鰲

栖霞高士以詩鳴於時方幸締交而赴玉隆之

請鶴馭西去挽之不留臨岐告别為賦二詩

大雅久不作正音寂無聞金門栖霞仙派續修水濆學海障鯨波筆力杠龍文我誦錦囊句十年思見君相逢一杯酒和氣蒸春雲去我鼻端垩君具揮郢斤蛟窟蕩羣妖霞帷快飛舉横江餘鐵鎖中流屹砥柱主人謫仙人道學侔千古紫皇香案前棹頭不肯住亭懸孺子榻簾捲西山雨鷄犬許同昇我欲騎鯨去

公無渡河 并引

古樂府有公無渡河篇從昔詩人賦詠俱與
本意不相侔余謂翁之勇於渡河者特以一
壺之力為可恃遂冒險而不之恤曾不知壺
之力甚微而河之險不可玩終遂致於淪厥
軀茲亦不可為後世鑒矣因原其指為作數
語庸以自警云
河流決崑崙微禹其為魚龍門雖已鑿犀杙孰可踰老
翁被髮鬢如絲臨流欲渡將何之嫗止翁留翁勿渡翁

不嫗從捨之去中流憑一壺意謂千金俱一壺勢莫支
千金淪其軀壺兮壺兮翁之鬟鼉吼鯨吞方得意曲終
哀怨寫箜篌鄰女為君雙墮淚
以浯溪磨崖頌為友人壽
明皇蠹妖孽顛倒由祿兒真人奮靈武羣公任安危笑
談收兩京鑾輅還京師廟社喜重安鐘簴曾不移詞臣
有元結歌頌鐫浯溪余生千載後每恨不同時半世看
墨本長哦山谷詩鳴劍馳伊吾有策喋未施十年客衛

府斗粟不療饑君今聯上閣婉畫贊籌帷眷簡隆三宮
復復可指期持以為君壽勲名書鼎彝明年奉漢觴重
修前殿儀摩挲古崖石更紀中興碑
崧高詩為九江趙使君壽
崧高維嶽美良守趙公也公以周召間出之
才歛大惠於定江越九月政成民和課最南
國生申盛旦歌舞誦詠者溢於塗門下貢士
揚冠卿揆骫骳蕪陋不足以形容公之盛也

採摭古詩語韻而歌之九頓首以薦公壽
崧高維嶽四方之極維嶽降神生此王國
綿綿瓜瓞莫莫葛藟周公之孫齊侯之子
柔惠且直小心翼翼王親命之南國是式
盡瘁以仕不懈于位四方于宣南國之紀
之綱之紀允文允武荆舒是懲四方無侮
旱既太甚以祈甘雨零雨其濛介我稷黍
黍稷彧彧去其螟螣實維豐年我庾維億

萬億及秭物其首矣此邦之人云胡不喜
周邦咸喜式歌且舞于時語語厥聲載路
其告維何自今以始俾熾而昌既多受祉
永錫難老眉壽保魯以佐天子為周室輔
我來自東小大稽首是用作歌以介眉壽

容亭類稿卷十二

容亭類稿卷十三　宋　楊冠卿　撰

古律編三

近體詩

庭草

庭草凄餘碧江風吹旱寒帶圍愁裏減詩律病中寬隱几閒留客迎門懶不冠蕭然有真處未易俗人看

別襄陽帥

淮海崇陰已著行却移小隊入襄陽江山尚帶戎馬氣齋閣遽聞編簡香自昔聲名滿梁楚向來為政壓龔黃風流高出山翁上不用擊鞭問葛疆

宿前崗鋪

老去心猶壯天邊歲欲除喜行新過路如讀未看書溪水縈回淨人家遠近居梅花正愁絶薄暮雨疎疎

暮雨

飄飄為客久在在與春期暮雨森寒意花香閟舊枝看成南國老慚誦北山移已悞世緣惡懷哉歸去遲

無題

鶯語丁寧隔曉窻露翻紅藥鬪新粧玉笙莫作相思調猶恐春歸得見郎

記夢

欹巖松檜轉龍蛇洞户仙人宇少霞烟烟長眉非是畫翠翹斜倚碧桃花

問訊人間幾日期謂言何處是瑶池玉盃飲罷夢中醉

不記神遊話別時

壬午雜詩

黃屋非堯意謳歌有啟歸德參義昊古事與漢唐非意氣傳千陳皇風浹九圍功成詎無日勇智舊沈機

寒甚王親駕春歸敢請和北軍方擁衆小戍或投戈形勢中朝壯衰離倘境多燕雲可中裂豈限白溝河

不逆强鄰詐當須報使回君恩固寛大敵意每嫌猜義舉初難廢兵端莫浪開要知情偽審往事驗方來

關內攻城戰淮東卻敵兵敗亡初妄作狠狽坐虛名客
勢雖亡命君心實好生不知他日事誰築受降城
已分依人老猶期振袂還有愁供白髮無力買青山北
駕方傳蹕西師已度關孤臣憂國泪東首落餘潸

寄別友生馬千里

秋鴻社燕幾時休萬里無家天盡頭青鞚綠蓑今已辦
江湖歸去老漁舟

薄雨蠻煙道路賒囊書匣劒是生涯海山佳處能相憶
欽定四庫全書 客亭類稿 卷十三 三
好寄新詩應字斜

齊安

寂寞東坡對竹樓兩公陳跡是前修津亭倚柁還商子
雪後獨為江上遊

復輪不返笑曹瞞赤壁空臨江水寒想得周郎鏡鼓競
小喬相與對春山

病後暑退

寬作遲留計難期歲月功方驚鼠輦舞未覺馬羣空度
暑蘇病骨涉秋悲候蟲長江二千里只欠一帆風

甲申歲作

渺渺氷雪盡欣欣花柳蘇江澄炫初日沙潤茁新蒭久
客亦勞止我行猶載驅乾坤如許大何處著吾廬
急雨來排難餘蒸頓解嚴時蜩鳴露柳客燕度風簾屈
指秋無幾安心氣自恬夜涼都不寐落月滿虛簷

讀杜工部集

平生忠義不忘君末路升沈付九原千古神交真未泯
欽定四庫全書 客亭類稿 卷十三 四
一時人事可重論摩挲醉眼朝廷在消息他鄉弟妹存
獨閱遺編堪墮淚秋窓燈火雨昏昏

讀親征詔

詔語深醇告萬方便知九鼎不勞扛波臣奔走扶黃屋
約束風濤過大江
君王神武不恬兵氣讋中原一掃平可笑西江喜歸客
便裝行橐待還京

塞上雪中

雪色迷江國人誰入蔡城牕虛元自白梅破不勝清佳
客苦難喚清尊只細傾吾衰便靜退不忍浪談兵

代別張憲

澤國春强半餘寒燕子飛絶知懸榻久故作買舟歸歲
月空荒老行藏有是非功名遊戲爾此意尚依稀
老去安為客春來不着家江湖遂良覿身世入長嗟處
死寧無地謀生信有涯分攜感時節楊柳又藏鴉

回紋四時

輕風透幕羅衾薄滿萼嬌紅綴小桃明月對愁縈錦字
斷絃空暗紫檀槽
氷盤瑩靜風簾閣酪粉嘗殘日影曛稜枕印紅斜玉頰
碧衫揎袖整輕雲
紋簟浥香餘汗粉綠眉攢恨舊愁新焚香夜拜初生月
暮色牕紗薄霧勻
霜驚葉落催寒曉夢破人愁覺夜長香暗折梅初點玉
鏡鸞呵手試新粧

九里松六言

風聲不斷天籟鐘韻初知日曛人語驚飛幽鳥馬蹄踏
破輕雲

王幹竹枕甚簡古客有得之者為賦二絶

榮枯已熟槐安境妄幻敢藏鴻寶書一節黑甜參已透
漆園胡蝶浪分踈
夜明已賜虢國姊曲肱又屬東家丘娛寢有人君得計
睡鄉留我取通侯

吳江道中

野色蒼煙闊篷籠宿雨開湖光與天接林彩覺春回心
事歸雙鬢年華付一盃松江元赴海流駛更須催
壞郭郊丘裏長橋煙浪間幽花經雨潤獨鳥受風還春
水圍叢薄晴雲吐亂山莫將吳越恨添入二毛斑

即事

歡悰憑淺酌衰相怯單衣詩向貧中好春從雨際歸氣
寒憂麥瘦桑濕恐蠶饑豫學田園計他時恐願違

人事悲懽裏交情冷暖中山林催晚計顏面久秋風有傳記耆舊無書問子公反關違世久幽事亦忽忽未辦因人出時歌不我過墨泓雲脚亂藥鼎雨聲多三篾閒浮世把茆營懶窠肯將猶在古容易說干戈

讀書

憂世終何補忠懷悵不平收回長太息翻作短歌行是事且復置今人誰可盟湘中千樹橘墨墨了餘生

題凌波采蓮圖

綽約風姿雲霧衣波心新月漾明輝更深折得清香去煙靄不知何處歸

歸塗春晚

待得春歸人亦歸風花撩亂撲征衣清香十里荼蘼路零落珠幢對晚暉

點點更籌清夜徂昏昏鄉月瑣窻虛夢回忽聽狂風雨明日前村花更踈

甦解征驂野水湄卷衣上馬夜何其客愁政自不堪說殘月一聲聞子規

山茶

綠葉巃嵸襯渥丹踈林殘雪尚班班先驅特為東君至怕向春風桃李間

道間所見

窄窄山腰路娟娟屋角花谿回蔽修竹鷗暖戲春沙

夾江

雨洗山容靜江流塞水通征塗萬煙樹行色一秋蓬黯

澹平郊霧清徐邃谷風直須歌緩緩莫作去忽忽麥浪浮濃綠山眉暈遠青光風來婉娩客意獨伶俜回鴈鳴何許輕鷗下遠汀人家揔幽隱煙雨竹門扃

漫題

著雨林花暗敲風檻竹幽翠屏踈得夢紅葉忽驚秋

適安旅次

山郭蕭條晚秋堂窈窕深輕寒籠暮靄橫吹度踈砧叢竹深藏翠孤雲晚帶陰淹留有幽趣不礙短長吟

檻蒲行碧瘦林葉得紅深客子倦長夜居人催暮砧風梢牕紙急月轉藥欄陰高枕已無睡寒螿休苦吟

曉思

山鳥春猶咽城烏曉亂啼危譙初罷角落月已催雞地迥來何事家遥夢到迷片懷如許惡深覺負瓜畦

雪後

野日茅茨短荒村霰雪餘溪流山足裂谷迥鳥聲虛矯首懷新隱歸窻有舊書殘年甘飽飯何必事名譽

觀諸園接花菓

花木聊觀化芳菲觸處同大都知歲晚各自占春風巧着移根力陰爭造物功化鈞均播埴此理杳冥中

寒食雨中

無家可耐異鄉何恠底愁邊萬感多今夜雨昏山月暗泪痕元不減金波

晚風一再花狼籍春去忽忽不可尋蜂蝶亦如人意薄便無消息到墻陰

渡口

欲繫孤舟日已斜秋霜一岸著蕭葭若為喚得愁魂醒柱杖穿沙尋酒家

絶句

東閣官梅已退粧遠村沙柳發新黄遥知歸去西江路定有飛花觸地香

忽憶前時小院歸杏花墻角兩三枝夜香燒斷黄昏月縹緲隣家玉笛吹

始覺

始覺躬耕晚從誰話此情但能安食息敢復計聲名留滯煩書信驅馳愧友生有懷愁不盡歸鳥暮雲横

自檇李至毗陵道中

風捲雲歸雨忽晴月輪安穩上青冥恠來枕底流泉急去去短桅初不停

朱槿碧蘆相間栽蓬棚車水過塍來茸茸秋色濃如染已有陂塘似鏡開

極目雲天意已舒迎人草樹綠扶疎望中孤塔松江近
便有小舟來賣魚
滿目江山無限情夫差城郭暮雲平當時不競黃池長
一再何由致越兵
晉陵城東窣堵坡兩尖高並下臨河昔年曾醉隣墻酒
卧聽扁舟唱踏歌
癸卯春雜用古語繼吳監簿水月即事
霜日炫晴晝意行春色隨平林花淡淡荒野草離離竹

徑通幽處山雲薄暮時壺觴情未極飛鞚返青絲
為谷隱和虞參議韻
誅茅祇合老僧龕一笑欣陪麈尾談天末冥鴻方避弋
遼東白豕忍懷慚折腰我已宦情薄嚼蠟誰言世味甘
萬事轉頭俱夢幻試將此語靜中參
谷隱之東芍藥酴醿涉夏尚有存者籜龍頭角
且森列於前韻呈九江趙使君
衣鉢相傳書一龕晴窻時許聽名談詩成與客探囊取
句好令人下筆慚別墅經春花未老芳畦過雨薺尤甘
明朝更欲從公去玉版堂頭作小參
歸自淮右讀楚辭有感
憶昔淮山戰國高行人持節過臨洮匣中劍氣徒干斗
袖裏綸鉤莫釣鼇世事從來兩蝸角男兒不遇一鴻毛
功名槐國吾深省痛飲何妨讀楚騷
頃歲如番禺與慶傳十六凡遇上饒後五年胥
會於霅時太學增置生試竟不遂志將別去理

朱方棹因詠昔人風雨對床之語慨然有感作是詩
囊空未辦買山錢壯志隨人祇自憐千里鄉關愁夢裏
幾年蹤跡瘴江邊回谿重困南搏翼異縣還尋東去船
何日蒼崖結茅屋與君風雨對床眠
繼詩社諸友韻
休將龜筴問窮通往事邯鄲午枕中南郭吹竽羞濫食
北山運畚笑愚公酒邊賴有賡酬在客裏還欣臭味同
得句不妨頻寄我從今莫效馬牛風

復用前韻且約攜琴尋花下之盟

吟牋寫就訊難通人在千巖紫翠中談笑尊罍有餘樂交遊氣槩壓羣公忘年許締金蘭好佳處何妨杖履同我欲攜琴坐花底乞君妙曲奏松風

淮楚春晚病中

絶塞驅馳有底忙病餘歸思遶江鄉鴈飛不到楚天遠蝶夢可堪春晝長滿地香紅初過雨一簾風絮正斜陽愁邊賴有新詩在强劈吟牋付錦囊

遊交廣用帳幹趙德縱韻

家聲久矣愧長楊浪說男兒志四方鼎鼎百年半流落悠悠萬里益凄凉羇懷嶺表芙蓉幕歸夢江南雲水鄉欲訪匡廬近消息試憑征雁到潯陽

琴久不作客問其故戲為說偈

昭琴不鼓任虧成澤畔行唫且獨醒自信榮枯本同轍誰云得喪有殊形古今幾見桑田變日月常循晝夜經去去來來祇如此風前別調不須聽

代秦幹上刑部張尚書 津

疇昔持衡氷鑑清議刑今去刻為明坐令几閣文書靜馴致齋居獄訟平疏闊漢朝新禁網風流廷尉舊家聲哀窮悼屈心如砥應笑張湯有重輕

平生報國劍鋩寒萬里漂流困一簞貧劇方思毛義檄歸來却戴楚囚冠解驂舊事無人繼慟哭窮塗祇自嘆倚伏循環知有待春回寒谷在毫端

繼朱叔謙所寄韻

湖海三十載窮觀未見書文章恥沿襲體製薄浮虛老去情懷惡生平習氣除交親應笑我術業廢三餘

王鷗盟別去久之有詩繼韻

急槳衝煙去奚奴喚不譍清唫寄囊錦妙句琢壺氷天遠暮雲碧江寒秋練澄懷人心欲折愁坐對青燈

秋日懷松竹舊友

松竹隱君子別來安穩不音書遲寄雁風雨又驚秋金井葉黃落青燈人白頭客懷難著語誰共賦牢愁

烏兎不停軌薦馥鬢已蒼囊空攜古錦賦未奏長楊林
下松風曲爐邊栢子香朝昏作禪供榮辱已俱忘

倦遊

歸去陶彭澤重來丁令威逢場真戲劇閱世識危機蠻
雨沾烏帽京塵黯素衣回頭今自笑三十六年非

水亭晚坐

煙波渺渺白鷗雙遠樹微紅襯夕陽坐久江風起蘋末
馮夷借我一襟涼

詩僧常不輕以梅花句得名時雪後踏月相過
論詩終夕退得二絕以謝

十年袖裏梅花句夢遶江南煙雨村今日相看更愁絕
天低雲淡月黃昏

荒江落日孤鴻影遠趁幽人踏月來雪屋雲林淡相對
月邊依約有寒梅

題張安國舍人平沙落雁圖

渚雲低壓青山暮煙素橫空落日斜秋老江鄉稻粱熟
一行征雁下平沙

九江春半雨中寒甚忽見梨花

江城一雨春强半寒色著人芳信遲賴有梨花遮病眼
一枝帶雨出疎籬

乙未秋賦不遂志歸寓水村

歸來不負白鷗盟要聽雲山韶濩聲鐘鼎軒裳非我事
從教水到自渠成

自儋潭治歸舟呈王鷗盟

江頭重整舊漁衣觸起眠沙鷗鷺機煙渚蘆花留不住
葉舟還趁夕陽歸

絕嶂雲煙作有無蒼崖茅屋近何如西風拍手喚征雁
恐有平安錦字書

扁舟夜泊蓼花叢曉掛風帆落水東擬辦盆頭茅一把
十年湖海浪飄蓬

江村煙雨暗霏微正是鷗盟得句時雨後屏山展新綠
更煩摹寫送新詩

次韻王鷗盟秋日郊居即事

老去柴桑晝掩關悠然得意在南山忘言妙處無人解目送孤鴻天際還

不貪薏苡與明珠曳屣狂歌信杖扶誰道先生貧徹骨先生清處若氷壺

松鞠依然遶舊廬西風歸興動鱸魚歸來有酒輒成醉旋摘秋園雨後蔬

次李提舉桂花韻

綠帷深護黃金粟嫵媚似嫌紅粉粧年來不作廣寒夢喜對孤標時踞床

人間初未識奇木子落蟾宮秋政芳託根底事在幽谷要伴清都山水郎

春雨未霽有載歌姬遊道場山者

濛濛煙雨暗空山驕馬行春翠袖寒待得東風捲雲幕却愁春色又闌珊

塞上與鄭將夜飲

白髮將軍夜枕戈樓蘭未斬崇愁何挑燈看劍淚如洗那聽瀟瀟易水歌

幾年京洛暗飛塵老上龍庭恨未焚安得君王倚天劍提攜直上決浮雲

次韻李提舉秋日雜詠

羊坂路岐險燕巢生計踈萍蓬三尺劍衣鉢一床書葉露泣金井櫚牙掛玉鉤魂清了無寐詩思不禁秋

次歸耕堂稀字韻

精忠貫日古來稀帷幄從容扈六飛風虎雲龍方際會故鄉未許我公歸

神京千里雁書稀關塞傳聞驛騎飛報道天驕遁沙漠袞衣行從翠華歸

功業汾陽千載稀龍庭單騎去如飛笑談整頓乾坤了黃鉞金鉦奏凱歸

湖山春老杏花稀柳絮漫空作雪飛橫槊賦詩有餘暇不妨倒載送春歸

又用前韻

弱水蓬山到者稀凌空須仗羽輪飛羣仙拍手山頭笑笑我漂零胡不歸

窮巷無人車轍稀尋巢燕子故飛飛似嫌茅屋太低小廣厦千間欣有歸

杏壇鏗爾瑟聲稀劒佩三千羽蓋飛獨對春風吟詠處從今願學舞雩歸

乙巳春次中隱先生韻

客勿籌帷今幾春故山猿鶴尚關情中書歷徧令公考樂道要從華野耕

種滿人間桃李春門闌舊物豈忘情江湖若也有閑地著我一犂春雨耕

挽葉南仲

疇昔丈人行典型詩禮家剛方排武叔詞賦敵張華造膝陳經濟凝旒屢嘆嘉他年想遺烈拊髀諒興嗟

次韻王宣幹秋懷

囊錐脫穎競崢嶸劒氣干霄恨莫平江左方思見王導兒曹誰敢吏淵明悲秋欲賦情難極憂國忘言酒細傾高卧東山歲將晚何如一起為蒼生

送堵修遠歸湖城

十載讀書松竹林壺觴歌詠有知音君今別我市朝去誰伴寒窓擁鼻吟

雲卧江村煙樹林懸知出岫本無心亭皐若也有歸雁得句不妨頻寄音

西樓

平頭四十悞儒冠獨立西樓憂萬端兩鬢飄蕭半華髮羞將勲業鏡頻看

次韻葉無咎梔子花

樓石山前簷蔔花品題從昔屬詩家君看五字齊梁句句好當令屈宋衙

從郭中隱覓酒併呈張君量

百斛龍文鼎可扛揮毫曾寄碧油幢酒兵若有三千騎

肯向詩壇築受降

又示同志

寂寂寥寥揚子居雲山相對一床書無人載酒問奇字自把殘編時卷舒

歸途用李泉野韻

乾坤萬古幾昏曉兎走烏飛不暫停去日荻花秋索索歸時芳草又青青

癸丑生朝舟行有感

弧初度日鞠育念劬勞未了詩書債見輕兒女曹爭知兩蝸角等是一鴻毛所貴盡忠孝結交英與豪

題畫扇

斷橋流水小舟横臥看林梢素月明雙鶴不知何事舞風前時送九皐聲

與金陵傅漕余預鄉薦時傅兄持文衡著作承明近玉堂云何持節尚為郎運儲巧思蜀諸葛攬轡澄清漢范滂自昔謀猷資啓沃於今筆閣欠平章

商巖事業公須繼好趁春風朝未英

鄉書憶昔獻賢能姓字曾叨天府登闕里摳衣欣附鳳雲程斂翼愧飛鵬流年自信一彈指末路誰憐三折肱若見金昆問消息為言霜鬢已鬅鬙

繼韓尚書春日舟行韻

河水拍堤清且漣堤聊南陌與東阡浮家泛宅苕溪路老却春光又一年

蜀魄思歸晝夜啼滿園蝴蝶夢魂飛簞瓢陋巷心如水

惟有顏淵殆庶幾

與鄂州都統張提刑

五雲樓閣武昌宮曾挫曹瞞百萬雄今古興亡付流水江山彈壓賴元戎折衝尊俎笑譚裏極目關河指顧中準擬明年會京洛為君沽酒醉春風

貔虎雲屯細柳營旌旗號令轉精明人言卻穀詩書帥自有孫卿仁義兵關塞金湯今眞枕江淮草木舊知名家聲凜凜漢人傑看取籌帷功業成

江湖嗜昔受恩深歲晚漂流傷客心雨檝風帆倦行役
雪車冰柱少知音價高肯羨連城璧才謝難希訣蓋金
但得扁舟從此去成虧寧復問昭琴

和京尚書上元日同禁從遊鳳山韻

苔封石磴遠層欄欄外行廚薦玉盤座揖湖山詩興遠
氣吞雲海酒杯寬籃輿竟日有餘樂蓮市只今無此歡
我愧么微難接武飛牋亦欲寄青翰

洪溪口

短短桃華宿雨餘風輕春水縠紋鋪杓師若要貪行色
不肯繫船尋酒酤

蠟梅四絕

遊蜂辛苦事芳菲嚼蘂偷香釀蜜肥還被東風巧收拾
又隨春色上南枝

枝上編鍾萬顆垂凌寒傲視雪霜姿從今踈影暗香句
不數西湖處士詩

塗黃不學漢宮粧一點檀心萬斛香嚼蠟我今忘世味
羞將花譜細平章

阿嬌屋貯黃金屋洗盡鉛華兒女粧香魂寒夜伴幽獨
青燈相對吟胡床

同韓吳二寺丞飲西湖梅花下酒酣繼韓韻

冉冉山雲薄暮時壺觴歌詠欲忘歸一盃且為梅花醉
莫待梅花作雪飛

港口

野寺雲山適人家煙火稀水腥漁市近帆落晚風微拂

樹昏鴉去迎舡白鳥飛吾生樂江海猶恐與心違

客亭類稿卷十四

宋 楊冠卿 撰

樂府編

如夢令

滿院落花春寂風絮一簾斜日翠袖晚寒輕獨倚鞦韆無力無力無力慼破遠山愁碧

生查子 原注聞鶯用竹坡韻

嬌鶯恰恰啼過水飜回去欲共訴芳心故遶池邊樹人去綺窓閒絃斷秦箏柱百囀聽新聲總是傷情處

前調 原注忠甫持梅水仙研牋索詞

消瘦不勝寒獨立江南路羅韈暗生塵不見淩波步蘭珮解鳴璫往事憑誰訴一紙綵雲牋好寄青鸞去

賦湘妃鼓瑟牋湘妃泛蓮葉上有片雲擎月

瀟湘日暮時倚櫂薰葭浦不見獨醒人愁對湘妃語壁月送歸雲一葉蓮舟舉寶瑟奏清商波底魚龍舞

浣溪紗

洞口春深長薜蘿幽棲地僻少經過一溪新綠漲晴波驚夢覺來啼鳥近惜春歸去落花多東風獨倚奈愁何

前調 原注次韓户侍

銀葉香銷暑簟清枕鴛醉倚玉釵橫起來紅日半窓明多病情懷無可耐惜花天氣惱餘酲瑶琴誰弄曉鶯聲

霜天曉角 原注次韻李次山提舉漁社詞

漁舟簇簇西塞山前宿流水落紅香遠春江漲蒲萄綠蘄竹奏新曲驚回幽夢獨却把漁竿遠去騎鯨背釣璜玉

卜算子 原注秋晚集杜句弔賈傳

蒼生喘未蘇賈筆論孤憤文采風流今尚存毫髮無遺恨 凄惻近長沙地僻秋將盡長使英雄淚滿襟天意高難問

垂絲釣

翠簾晝捲庭花日影初轉酒力未銷眉黛歛還停歌扇背畫欄倚遍情無限悵韶華又晚　錦韉去後愁寬珠袖金釧碧雲信遠難託西樓鴈空寫銀箏怨腸欲斷更落紅萬點

菩薩蠻 原注春日呈安國舍人

飛雲障碧江天暮杏花簾幙黃昏雨翠袖怯春寒有人愁倚欄　大涯芳草路目送征鴻去人遠玉關長尺書誰寄將

前調 原注春日西湖用吳盤簿韻

春山愁對修眉綠春衫誰為裁冰縠日暮倚欄干不禁煙霧寒　湖邊歸去路猶記傳觴處往事等空花客心驚歲華

前調

冰肌玉襯香綃薄無言獨倚欄干角相見又還休可堪歸去愁　碧波溪上路幾陣黃昏雨歸去斷人腸紗廚枕簟涼

前調 原注雪中呈李常門

玉妃夜讌瑤池冷翩然飛下霓旌影天濶水雲長風飄舞袖香　姑山人似舊清壓紅梅瘦同凭玉欄干光搖銀海寒

好事近 原注代人書扇

晚起倦梳粧斜嚲翠鬟雲鬢手撚花枝輒笑問青鸞音信　繡簾慵捲玉鉤垂風篁奏餘韻燈火黃昏院落報雕鞍人近

前調

細雨落簷花簾捲金泥紅濕樓外遠山橫翠染修眉愁碧　舊遊春夢了無痕香塵暗瑤瑟憑仗青鸞飛去問新來消息

謁金門 原注春暮有感

傷漂泊負了花前期約寒食清明都過却愁懷無處著　晴日柳陰池閣風絮斜穿簾幙簾外鞦韆閑綵索斷腸人寂寞

憶秦娥原注雪中擁琴對梅花寓言

東風惡雪花亂舞穿簾幕穿簾幕寒侵綠綺音斷絃索
宮梅已破香紅萼梅粧想稱伊梳掠伊梳掠十分全
似舊時京洛

前調

雲垂幕江天雪似楊花落楊花落翠衾不暖曉寒偏覺
起來獨倚西樓角客懷無耐傷離索傷離索鑪簫欲
寄塞鴻難託

清平樂

翠園嘉樹杜宇呼春去簾捲金泥凝望處幾點紅嶽香
雨 等閑過了花時殷勤來問酴醾恰有一枝春在畫
樓紅日林西

柳梢青原注詠芍藥

紅樂翻堦天香國艷輝映樓臺解語渾如三千粉黛十
二金釵 青鞋踏破蒼苔趁舞蝶遊蜂去來宿粉偷香
也應難似年少情懷

前調原注詠鴛鴦菊菊白而雙心秋晚始開

金蕊飄殘江城秋晚月冷霜寒一種幽芳雕水鏤玉舞
鳳翔鸞 悠然靜對南山笑瓊沼鴛飛翠瀾小玉驚呼
太真嬌困倚檻慵看

前調原注為丁明仲紀夢

歸夢迫迫分明曾見舞遍雲韶解道相思愁寬金釧瘦
損宮腰 覺來情緒無聊正戍角聲翻麗譙楚塞山長
巫陽人遠斗帳香消

西江月原注秋晚白菊叢開有傲視水霜之興李漁社賦長短句云若將花卉論行藏盍在凌煙閣上因次其韻

妙墨龍蛇蜚動新詞雪月交光論文齒頰帶氷霜鳳閣
從來官樣 壽菊叢開三徑清姿高壓羣芳折花即問
行藏會見橫飛直上

前調

羅襪浪傳仙子宮梅休寫華光人言壽客飽經霜不趁
凡花入樣 萬玉森羅素節一枝賸有餘芳孤高肯使

蝶蜂藏持立甘泉頂上

前調 原注詠黃菊

昨夢鈞天帝所曾陪奏賦明光玉除金蘂映秋霜盡道宮花別樣　嬌額塗黃半就金蓮襯步齊芳舞鸞儀鳳巧難藏羞殺鯀紅陌上

東坡引 原注癸丑季秋廿六日夜夢至一亭子牓曰朝雲見二少年公子云久誦公樂章願得從容笑語因舉似離筵舊作稱贊久之余謝不能公子咈然不樂命小吏呼姝麗十數輩至圍一方臺而立相與羣唱聲甚凄楚俄頃歌者取金花青牋所書詞展於臺上熟視字畫乃余作也讀未竟一歌者從旁攫取詞置袖中舉酒相勞苦云釵分金半股之句朝夕誦之胡為念不及此耶公子云左驗如此奚事多遜抵掌一笑而寤恍然不曉所謂戲用其語綴東坡引歌之

淥波芳草路別離記南浦香雲剪贈青絲縷釵分金半股釵分金半股　陽關一曲聲凄楚惹起離筵愁緒夢魂擬逐征鴻去行雲無定據行雲無定據

鷓鴣天 原注次韻寶溪探梅未放

歲月如馳烏兔飛情懷著酒強支持經年不見宮粧面醲碧誰斟翡翠卮　江路晚夕陽低奚奴空負錦囊歸欲憑驛使傳芳信未放東風第一枝

小重山

一笑回眸百媚生嬌羞佯不語艷波橫緩移蓮步繞階行凝情久幽怨託銀箏　些事那回曾水晶雙枕冷簟紋平窺人燕子苦無情驚夢斷何處覓雲行

蝶戀花 原注次張俊臣韻

舞處曾看花滿面獨倚東風往事思量遍綠怨紅愁春不管天涯芳草人腸斷　一紙雲牋魚鴈遠歸鳳求凰誰識琴心怨臂枕香消眉黛斂也應為我寬金釧

前調

月冷花寒宮漏促人在虛簷玉體溫無粟絃斷鸞膠還再續嬌雲時霎情難足　解道雙鴛愁獨宿宿翠偎紅蛺蝶元相逐蓬海路遙天六六終須伴我騎黃鵠

水調歌頭 原注春日行舟

春漲一篙綠江濶暮濤寒龍驤萬斛蜚舉鯨飲酒盃寬

醉倚柁樓清嘯目送孤鴻杳靄景意與俱閑恍若馭風去蓬島舊家山　記吾廬環翠竹拱蒼官碧雲信杳誰為日日報平安桂櫂桃溪歸後流水落紅香寂春事想闌珊賴有錦囊句寫向此中看

前調 原注贈維揚夏中玉

形勝訪淮楚騎鶴到揚州春風十里簾幙香靄小紅樓樓外長江今古誰是濟川舟楫煙浪拍天浮喜見紫芝宇儒雅更風流　氣吞虹才倚馬爛銀鈎功名年少餘

事鵰鶚幾橫秋行演絲綸天上環侍玉皇香案仙袂揖浮丘落筆驚風雨潤色煥皇猷

前調 原注次吳斗南登雲海亭

年少青雲客懷抱百憂寬北窓醉卧春曉歸夢趁吳帆來訪鴟夷仙跡極目平湖烟浪萬象一毫端雲海渺空濶咫尺是蓬山　佩蜚霞囊古錦幾憑欄赤城應有居士鳳舉更龍蟠待向玉霄東望相與神遊八極身未似雲閑長劒倚天外功業鏡頻看

前調 原注歸自羅浮舟過於湖罛張安國至采石弔李謫仙悼今昔二賢豪之不復見也月夜酹酒江濆慨然而去作長短句

曳杖羅浮去遼鶴正南翔青鸞為報消息巖壑久相望無奈漁溪欵乃喚起蘋洲昨夢風雨趁歸航萬里家何許天濶水雲長　歷五湖轉湘楚下三江興亡千古餘恨收拾付詩囊重到燃犀磯渚不見騎鯨仙子容意轉凄涼舉酒酹江月襟袖淚淋浪

水龍吟 原注金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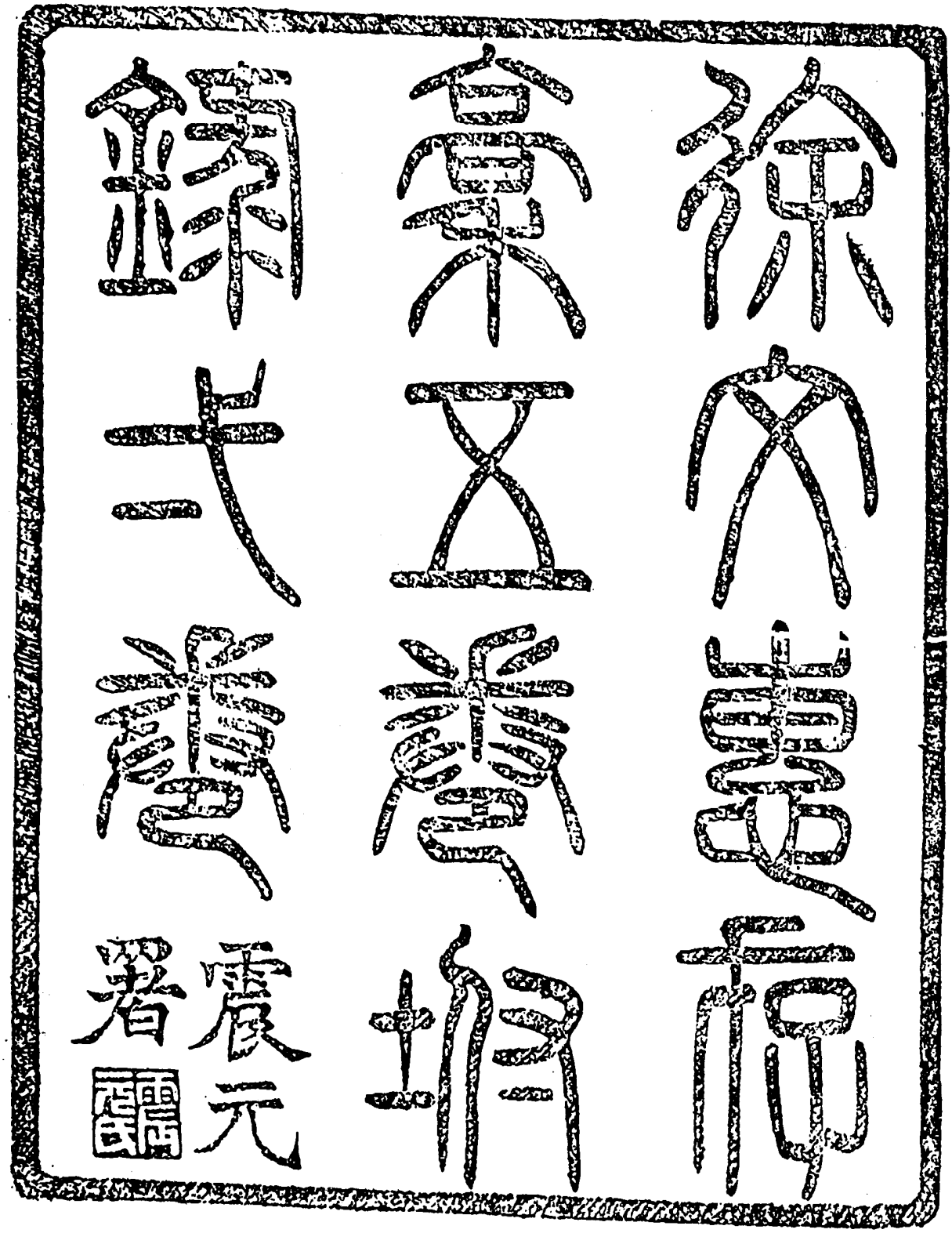
渡江天馬龍飛翠華小駐興王地石城鍾阜雄依天塹鼎安神器鵁鶄樓高建章宮濶玉繩低墜望鬱葱佳氣非烟非霧方呈瑞璇霄際　貔虎雲屯羽衛壯金湯更隆國勢邊軍膽落狼烽晝熄玉門宴閉祇謁陵園長安遠中興可冀笑六朝舊事空隨流水千古恨無人記

賀新郎 原註秋日乘風過垂虹時與一羽士俱因泛言弱水蓬萊之勝傍有溪童具能歌張仲宗目盡青天等句音韻洪暢聽之慨然戲用仲宗韻呈張君量府判

薄暮垂虹去正江天殘霞冠日亂鴻遵渚萬頃雲濤風

浩蕩笑整羽輪蜚渡問弱水神仙何處翳鳳驂麟思往事記朝元金殿聞鐘鼓環珮響翠鸞舞　夢中失却江南路待西風長城飲馬朔庭鉦鼓目盡青天何時到羸得兒童好語悵未復長陵坏土西子五湖歸去後泛仙舟尚許尋盟否風袂逐片帆舉

容亭類稿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三

矩山存稾五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宋徐經孫撰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豐城人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歷官刑部侍郎太子詹事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以忤賈似道罷歸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事蹟具宋史本傳經孫家在洪撫之閒有山方正因號曰矩山并以名集前後無序跋惟附錄劉克莊贈其先人文集序一篇殆傳寫佚脫歟經孫以伉直自許立朝大節多有可稱熊朋來銘其墓有

云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其丰裁嚴正可以想見文章則非所注意故往往直抒胸臆不復以研鍊爲長然其理明辭達亦殊有汪洋浩瀚之致至於奏疏諸篇或指陳時弊或彈劾權姦皆敷陳剴切辭旨凜然尤想見正笏垂紳氣象雖謂之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可也惟詩筆俚淺實非所長其留於今日蓋以其人而傳之爲全集琬琰之藉可矣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序

自竹素業興代有作者大率稱古文辭必軌咸陽西京而往揚搉風雅又必禘開元大曆而上已耳余每訝其說以爲猶之耳食蓋聖賢立言垂訓必有補於世而後足勒干穗如徒雕繢爲工淫哇切響即摸擬前人類桓宣武之於鎦司空亦安在爲不朽盛事也余嘗檢世譜得遠祖文惠公之集而竊忻然有當焉公處宋末造值權倖柄用之時迺介直不阿抨彈甚力他如敷陳講義條上封事皆讜論格言似陸宣公經濟之確間嘗抒自性靈宣諸牙慧或爲聲歌及比

事雜著其聲歌也似杜少陵詩史之正其雜著也似鎦中壘說苑之汪洋言言足以憲往詔來殊無取咸陽西京與開元大曆之賸馥而摸擬以求肖爲也迺今讀者披其文輒想見其人精神品格儼然如新豈非立言大業眞在此不在彼也耶余被命按閩念公曾爲閩提點安撫固所過化之地因屬有司讐校卒業付之殺青以作新舊挹士甿之耳目第計公譔結甚富茲僅得五卷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自非殫力搜索即此寥寥篇什猶軼逸莫收始信酉陽宛委實不乏閟簡耳或謂昌黎文起八代至易

世而後遇歐陽子遍獲索其遺稿於市肆殘篇中惟文忠公距三百載往矣遺集及今始剖毋亦文章神物必待人尊顯乎余謝否否記有言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梓而傳之庶幾追於不明不仁之誚云爾公諱經孫字仲立矩山其別號也行蹟詳在宋史茲不具論

皇明萬歷甲寅春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十一世孫鑒拜手謹識

宋學士豐城伯徐矩山公文集序

子思子謂國有道言足以興無道默足以容而子瞻氏乃謂無事則公卿言輕于鴻毛有事則匹夫言重于泰山夫有事之時言既足重而顧不足以容何哉則以權奸用事欲行其私同己者進異己者退是以忠謀嘉猷擯斥而不用然而士君子為國家計當言則言豈計其輕重廢興之何如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其所自盡則然也按宋史理宗末年賈似道建公田之議朝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劾之即致仕去于是著作郎陳著亦以上疏謫而公所舉陳茂濂隨謝事歸時人稱為三烈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慕經孫之為人而惜未見其疏也公號矩山登上世祖也爰從家乘中檢出公全疏讀之則見其洞民情若觀火條利害如列眉種種國家根本之慮使當時能用其言東南不至騷動元人安得遽乘釁而覆之公以一言繫有宋之存亡顧不重歟而公之言固不止此也殘篇剩牘掇拾于兵燹之後而傳抄于父兄之遺者什不存其一二然而忠謀嘉猷為國家計往往而是平時輔養君德則見于講義之陳匡濟時艱則見于條陳之疏至于糾彈不避權要即以董宋臣丁大全之寵幸而指斥不遺餘力

雖遺文所載僅見一斑而其中之所存亦可臆而知也已是公于當時能以其言為天下重而不能保其身之見容于朝雖其身之不見容而其言則未嘗一日而不盡風雨雞鳴宛公之謂首稱曰烈其名之稱情也哉昔人謂平時直言敢諫之士即臨難仗節死義之臣以公敢言之忠若此藉令不死于咸淳之時而猶存于景炎之際安知不帥義旅以勤王趨厓山以抱帝如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輩之所為哉而使公保首領以沒不染腥膻之氣固足為公一時幸乃不得與天祥世傑秀夫輩共垂節義之名于天壤間

則不能不爲公萬世恨此孟軻氏所謂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者有以也裔孫登幸際

熙時優游無事與公所值不同然每讀其文想見其人颯爽遠紹之未能乃取遺藁稍編次之而以詩歌雜著附焉往者曾携入閩欲授之梓以公嘗提刑福州人尸祝之及覈其遺跡無存併爲中輟今予叔時覩持節按閩期于必刻固家乘之光也因述平生景仰之私綴數語于篇端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前奉

勅提督福建學校副使禮部儀制司郎中十二世孫

即登拜手謹撰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目錄

第一卷

奏疏

陳綱紀疏

陳政事四條

陳納善政疏

又言苗稅斛面事

劾陸德輿疏

劾張鎮張知復疏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劾厲文翁疏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劾楊華石珍疏

繳呂開先復官疏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劾董宋臣疏

又疏

引年第一疏

再上疏

引年第三疏
第四疏
第五疏
表
致仕表
再上表
遺表
第二卷
講章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九月初一進講

九月初十日進講
九月十一日進講
九月十三日進講
九月十九日進講
第三卷
雜著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上樓監丞牒
祀明堂赦文

祭龍門碑文
新堂梁文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
賦課術王宗岩序
黃紹谷詩序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黃季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黃山谷內集詩跋
黃月山解金剛經跋
長孫敏學冠說
姪壬泰冠說
乙泰冠說
香遠舟記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第四卷
詩
四言
賜宜春易太極
元旦訓孫

五言
覺溪八景八首
題施山觀音閣
長子思訦赴江西庾幕
思訦生朝分忠勤酒侑之以詩
病中有感
幼子思誼舉次孫命名陽生
送思訦之官鰲峰
咸淳壬申六月不暑
六言
題伴雲樵唱
自贊夏端甫所繪眞
七言
春班遇雪
和端茶訓子三首
南英會芳亭
過嚴子陵釣灘
和臨湘奉議孫敷山歸田十詠并序
題安原寺
病起二首

出朝賦歸來好十一首
北坑拜掃有感
題金魚郎
贈射虎人
去國
北壑瀛洲亭
山塘精舍
恭和御製詩
弭節堂
慶仲明弟領鄉薦
福州即景
福州鹿鳴宴
長孫敏學授承務郎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
培芳亭草創胥會
送仲時弟
題西坡岁心亭
賀汝立拜恩封
和李后林分惠瑀花降字韻
乙丑三月十二夜夢得家有園池樂壽康之

句覺而足成效邵康節作首尾吟八首
丙寅九月送龍門課試士友
和胡適齊韻
詞
水調歌頭
百子令
哨遍
乳燕飛
鷓鴣天
第五卷
誌銘
三友軒銘
九思堂銘
介軒銘
君子亭銘并序
班竹杖銘
徐夫人揭氏墓誌銘
徐公六十宜義仲孟墓銘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
內省居士墓誌銘

徐孺人黃氏墓誌銘
仲表上舍墓誌銘
仲正學舍墓誌
貢士徐君北壑墓銘
附錄
詔誥
留引年詔
留致仕詔
皇太子送出朝劄
贈金紫誥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
墓表
史志
宋史本傳
江西通志列傳
豐城縣志列傳
閩大記名宦傳
給事徐侍郎先集序
贈詩
監丞樓穎

李林後
太學徐紘
東甌林弈之
蜀劉仲房
邵陽李茂貞
姪國博思立山房
特奏狀元樂雷發
萬平埜
福州士人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目錄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一

明後裔徐鑒原編

奏疏

陳綱紀疏　寶祐癸丑

臣一介疎庸叨恩分察循墻莫避庀職有初輒據于一之慮仰瀆九重之聽臣嘗觀張方平論祥符景德以前私說不行朝廷尊嚴明道慶曆之際言事日橫朝廷遂輕蘇轍力辨其非是蓋以爲朝廷重輕初不在此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臣嘗誦味至此未嘗不三復蘇轍之知言而重歎方平之失言也

彼徒見李沆當國利害文字一切不行以爲復鎮靜之體而不知上下緘默風采銷鑠異日之弊卒至於不可救藥今日之事正與此同臣嘗觀仁祖之初銳意求治慶曆之時則虎踞龍蟠聞者遠避泰山喬岳望之屹然宗廟朝廷之勢顧不重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寬厚視民如傷未嘗出一虐令行一苛政可謂有仁祖之仁鷄鳴視朝日晡講學聽覽不倦於寒暑朝夕親近於儒臣可謂有仁祖之勤開納忠嘉假借聲色縉紳奏對未嘗不示從容草茅危言未嘗少加譴責可謂有仁祖之度內外臣子之才器無不周知四方利病之纖悉靡不畢照可謂有仁祖之明夫以眞履實踐該備衆美既兼有仁祖之四德而臨朝已三十年尙未覩慶歷之治功陛下亦嘗思其故乎仁祖嘗謂措置天下政不欲中出不若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未便則臺諫得以言其失於是改之易耳陛下端平更化眞有此意衆正彙征群奸距�lt言路風采赫然有慶歷氣象曾未幾何時移事異公論乍屈而乍伸人才乍賢而乍佞臺諫之氣不如端平之初而朝廷輕矣臣嘗妄議其輕者有四方其未言也有宣諭

以杜其口有戒飭以消其氣及其既言也或節帖而不盡行或謄降而後付出使鶻擊匿爲雌伏鳳鳴喑作寒蟬漢人謂士脩于家而壞於天子之廷無乃類是歟至如近事尤駭見聞盛張北司輿臺之氣而不少存烏臺之體風憲掃地幾不復振臣於此時顧以菲才誤蒙陛下特加親擢臣之進退大爲狼狽雖然臣固知陛下非厭人言者第朝廷重輕關係非小不審陛下謂言事日橫而朝廷遂輕如張方平之言乎抑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如蘇轍之言乎方平之言一人之私言也蘇轍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繼今以往必使命令一出於中書而不由於內降然後下無以議必使用舍一出於公是而不移於私意然後下無以議必使名器謹視於舊章而不循於弊例然後下無以議否則陛下固無怪乎言者之紛紛也古今天下事可言者夥矣臣祇命之初未敢泛陳姑以職事所關係者爲陛下告然非爲微臣職事計乃國家紀綱之所係惟陛下察其愚而赦之則臣又將有以爲陛下告者謹錄奏以聞伏候勅旨

陳政事四條

臣聞先事而慮事不足憂事至而憂無救其事昔子

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子之於父母一也子之於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子之於父母一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

往藁秸已空而方行檢視流殍滿野而甫議賑邺朝廷有仁心州縣無仁政民不被其澤者多矣臣欲望聖慈念諸水旱之相仍戒夷時賑邺之無實速降旨揮如乾道四年之詔諸路漕臣不以水旱實聞而州縣隱蔽者竝置于法又如乾道二年之詔令諸處監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預備有法所當推賞如水旱去處或至無備必置于罰蓋立賞罰以勸懲責州縣以實奏戒檢放之後時此今日救荒第一議也臣又聞唐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邺帝曰聞所損少郡縣議優恤恐生民奸欺贄奏

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說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不思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臣願陛下體孝宗之心以行荒政大臣體陸贄之事以救民命及今用力無致後時則生靈幸甚臣所謂速行荒政以恤流亡者此也臣聞敵國之外患未足畏中國之內變爲可憂者蘇轍進策於仁宗朝曰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不足爲中國之憂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於邊陲而繼之以吾民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臣切惟今日之事勢實類之蘇轍言之於先朝所謂藥石於强壯之時憂治時而危明主者也臣援之於今日所謂鍼砭於膏肓之際扶危形而療急症者也何則青海之箭不傳而裹紅之期已迫邊境溪洞外患方殷而吾饑民已有嘯聚於內盜賊已有乘間而發者使內外相挺而動雖智者不能爲謀欲銷動搖桴枹之憂當行安靜和平之政而觀時事乃不其然京城百姓習於寬恩尤懼勞擾況當燬室之後未究安宅之圖而土木繁興萬役未已湖山除道石工方興近者會稽之民困於石運有家破身殞

見於守臣之所申者可爲寒心夫以畿輔之民近在目睫且無以固其志況江閫湖廣淮蜀遠在千里之外者乎宜其生意蕭然怨腹充塞而不得徹聞且和糴非得已也糴於有米之家又復何辭而履畝均數是有與無俱病矣勸分未遽害也科於富厚之家又復何說而槩及下戶是貧與富俱空矣非苦於經量之挨究則迫於徵求之無藝起差失役動以軍法不計人之多寡而民以失役困科配軍需急於星火不問産業之有無而民以軍需困長此不已臣恐蘇轍之可畏者驗于此矣爲今之計非有大恩意大號令

如元祐之快活條貫如淳熙之寬恤詔書回饑民等死之心銷匹夫貪亂之志恐未知本固邦寧之意臣所謂亟寬民力以固根本者此也臣聞臨事而需才不若儲才而待用詩曰二矛重弓說詩者以爲備折壞也夫以器械之微猶且爲折壞之備況折衝强禦之臣三軍之所係命其爲弓矢之備大矣可不預備而宿儲之乎臣嘗觀藝祖開基君臣謀事最爲深遠方其未取太原也預擬曹翰以守之可謂早計矣而曹猶曰翰死誰可以代夫以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擇守有人而又擬承代載之史冊詔厥孫謀孝宗深識

此意嘗謂蜀去行都萬里人才預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恪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轉運使可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備采擇淵哉聖謨於閫外之寄預選轉運之才以備緩急聖明深略可以想見邇者蜀閫儲才不素求之於外孰爲羊陸之仁人咨之在廷誰是禁中之頗牧授鉞萬里取具臨時不免折柳樊圃之詩遂事不諫既往何咎然陛下可謂分閫有其人而遽還聖慮如藝祖皇帝所以思爲曹翰之代孝宗皇帝所以預爲轉運使之儲者所當深長思也豈惟蜀哉今三邊謀帥皆當以此意推之庶幾昔人重弓之備臣所謂儲帥才以備緩急者此也臣聞地勢有遠近則兵防有緩急六朝立國金陵鄰於淮也故守禦以淮甸爲急國家駐蹕錢塘濱於海也故守禦以川道爲急雖然此特以立國地勢言耳乃若今日之事勢則有急於此者蕞爾海島據吾要壘窺我上流邇者東閫運籌潛師襲取其計是矣然六月興師非我之利三校失律爲彼所窺既徙敝於我心當益展於方面臣聞紹興辛巳北朝造舟於潞河將浮海入征朝廷預諜知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屯江陰以備之俾之乘便伺利觀勢而進於是先解東

海之圍繼奏唐島之捷彼謀大沮國勢以安近聞諜知狡謀有所窺覘則我之命李寶以屯江陰事不可緩廟謨淵深固未易測然以沿海易帥事覘之臣切怪上下之悠悠也蓋自中興南渡留意海道專置帥垣實爲重寄剏在今日尤當加意比聞新帥壓境則治法征謀有所自出所宜剏下司府條上利害使團結民社練習水軍或招集戈船以分戍或激勵土豪以爲助朝夕究畫隄備不測庶幾不失中興制帥之初意臣所謂急海道以杜窺覬者此也臣前所列之二條今日內治之急政也後所列之二條今日外治

之要務也徹桑牖戶已非閑暇之時厝火積薪乍爲安寢之計臣先事而言實爲過計不幸言中事恐無及惟陛下留意聖慮與二三大臣啚之如臣言可采即乞速賜勑旨

陳勑善政疏

臣聞人君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不當以一身分天下之過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之以輔弼又承之以卿大夫百執事者非徒使之俯首聽命言莫予違以植崇高之勢也其大者在於格主正事其小者亦得隨時獻言無非合天下

之善以歸人主一身而已故聖神如堯而曰舍己從人聰明如舜而曰取人爲善蓋惟恐善之有遺也成湯聖君也書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令王也詩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蓋惟恐一過之累己也自衢室總章之制不存而後世率多任己以獨斷自明日達聰之意不續而後世率多强明以自任始無復以一身兼天下之善矣漢高帝與蕭何爭請苑事而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武帝與田蚡爭除吏而曰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始甘以一身分天下之過矣噫古今君德之純駁治道之污隆其皆出於此歟恭惟國朝列聖相承君德純粹治道興隆可以遠匹堯舜下軼商周由漢而下不足道矣藝祖皇帝因乘快指揮之誤而知爲君之難太宗皇帝曰行事不近理者斷不爲之高宗不以畢辜廢朝令孝宗許令臺諫會議都堂皆以防一己之過而盡天下之善也故令之出或有未當大臣既得以從容執奏矣給舍又得以駁正而塗歸侍從既得以密勿論思矣臺諫又得以顯刺而論列嗚呼人臣咸若是天下豈復有遺善朝廷安得有過舉哉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率循舊章凡帝王之治法祖宗之心法固皆

見於知行間矣而切觀時事深有疑焉數月以來不惟內批之煩僥倖得志而名器之褻中外隱憂問之大臣固常執奏矣或謂上意之難回是陛下爲大臣分過也問之給事固常繳駁矣或謂宣諭之狎至是陛下爲給事分過也問之侍從非不論奏也或謂不見於施行是陛下爲侍從分過也問之臺諫非不抨彈也或謂尙聞於節貼是陛下爲臺諫分過也夫上而輔弼下而有司本皆爲救過之地而今也下有所議上未必從反未免有分過之疑臣甚爲陛下惜之雖然陛下豈眞欲以身爲臣下分過哉臣固知陛下

之本心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陛下之心過於仁者也凡臣下之願欲惟恐愛之不篤凡九重之所錫予惟恐施之不厚然一官之用舍有司曰奪天子必曰予一刑之輕重有司曰誅天子必曰有九列大僚吾知眷禮之而已廢黜之則恐其虧體貴戚近侍吾知親愛之而已裁抑之則恐其傷恩至於宮闈之講求至有之懇切未免有時而俯徇者皆仁之過也然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之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舉天下之事曰錫予曰赦有曰非法曰優容皆人主之德凡曰裁抑曰減省曰駁正曰彈擊非大

臣為之則有司為之寬恩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昔我仁祖之仁亦若此而已禁中求內降雖難盡抑而初不厭大臣之封還中書造命令雖已施行而亦不疑臺諫之論列此仁祖之所以為仁但見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又何嘗以一身分天下之過哉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如風之烈改過如雷之迅此天德也范祖禹有言法仁祖則可至天德臣願陛下以仁祖為法

又言苗稅斛面事

臣切聞今秋除浙西大稔外浙東福建湖北江東江西或旱或澇在在有之有田之家最為艱苦況訴旱訴澇縣不為民受理州不許縣備申於是旱澇去處無由陳訴今望行下各路轉運使專委官體訪如果有旱澇去處即與民戶從實檢較庶幾有田之家不致虛納苗稅仍禁遏年人戶送納苗稅所在官司利其盈餘未免多增斛面其間有加八至於一石而納二石者重為民戶之困朝廷雖有高增斛面之禁行之不嚴視為文具遂使貪官虐吏但知肥己不顧瘠民高增斛面者自若也至於開場未幾便有折納價錢則又倍於米價即以所得斛面折為正苗之數折

納價錢則為囊橐之計所以上戶轉為中戶中戶轉為下戶下戶轉為貧民則流離餓死或為盜賊職此之由今當開場納苗之時欲乞作急行下諸路專委憲司覺察如有高量斛面或納不及分即行下折納去處仰將所屬官員按劾公吏決配加憲司隱蔽內臺得實一例彈奏仍許人戶越訴庶得民瘼少蘇盜賊止息非實小補併乞睿照

劾陸德輿疏

臣跡躐烏臺甫供職守時當鷹擊敢避怨仇切惟文昌法從之高華瑣闥禁垣之清要必得端方直諒之

士乃稱論恩獻納之班而萌嗜進無耻之心何有封駁潤色之語臣謹按大中大夫給事中陸德輿早竊科名不知愛重自爲掌故屢玷臺評厚貌深情蹤跡詭秘縉紳間以三滑目之蓋以其口滑則搖唇鼓吻變易是非手滑則走筆飛書傳報消息脚滑則趨煖避寒歸身權要曩因妄傳玉音預報劉之傑入相尋即敗露聞者鄙笑近專封駁人或望其有守而志在媒進無復改啚南陽多得美郡有勑不見於封還武弁換蹤於郎闈閱讀不聞於繳駁蜀閫非人則書行內侍易名則書行識者譏之恬不爲耻方且日延技

術問好音之何時涖卜吉辰謂陳拜之可必涎殼升高自志粘壁其貪榮也甚矣今者進長天官仍兼瑣闥可望其能清銓綜重夕拜哉臣嘗謂侍從之臣人主所儲以爲他日宰執之用故昔或取其有宰相器或謂其有大臣風者皆於獻替可否之際占之今德輿模稜無守惟欲以依阿取容婉順啚進志趣如此又奚足觀臣與之素無怨惡但見其人貪榮嗜進上不足以嚴天威下不足以勵風俗異日果以爲相又將焉用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德輿免所居官不勝公論之幸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勑旨

劾張鎮張知復疏

臣切惟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任千里師帥之寄或賢或否乃赤子休戚之分其在官而不賢者固不可使之留其不賢而未上者亦不可使之往臣伏見朝請大夫知興化軍事張鎮貪而無耻者也初官泉幕以賄自行而見劾於其長以妓爲妾而不知禮於其妻既登朝列納賄陳垓以爲自固之計苞苴效壓無日無之攜妻獻笑或夜乃散其見於垓僕白光之所供浙西憲司之所申者班班可見使其以科目自重何至於自棄四維之外如是哉今其假守善狀蔑

聞莆民必有推不去之議臣所謂不可使之留者張鎮是也朝散郎新知融州事張知復貪而無能者也爲宰吉水無弭寇之方而宅堂至於被寇無理財之政而預借遺患至今及倅臨江政以賄成吉州有蕭文叔者預納百金于石郡守知復受之卒以誤部使者之聽而劾及非辜繼之倅舂陵貪鄙尤甚郡偶缺守漕臺欲令其時暫護印而鄉人爲憲使謂其至事無廉聲必至敗事使其平時稍自知愛則必不見薄於鄉人若是矣今方需上朶頤可知融民必無來何暮之歌臣所謂不可使之往者張知復是也臣愚欲

聖聖慈將張鎮免所居官張知復罷新任以歸田不勝二郡赤子之幸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臣聞周官弊吏以廉爲本孔門爲政始於友于世未有不廉於身而能仁于民不友於家而能忠於國者臣伏見承議郎知梧州軍事李宜之雖有科名全無廉耻其爲成都漕官也書擬公事非賄不行邊遽甫傳脫身先走及知富順鹽也寇至棄城不知守土反以封記行李誣富民以責償事至制司竟遭拘管之辱他日澧州以不廉攻劾而歸其弟襲之持節湖南

爲之置廬室分俸給亦可愛矣及襲之沒欺其孤寡百計併吞曾無手足之愛憲司特爲區處後事且述宜之無狀之迹至有豈堪托孤之判臣聞其生事不已於是挈其遺孤徙寓長沙方獲安跡今蒼梧去天甚遠宜之益無忌憚千里生靈豈堪朘剝耶奉議郎差充浙西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時廷發身宗庠實無行檢其任湖南帳管也擬筆在手政以賄成凌鑠同官傲忽在任奉承漕使陳登和糴取盈斛面乾沒糴本自入己者凡八十餘萬貫見於臺評其宰寧都也訟無曲直以賄之多少爲曲直事無是非以吏之可否爲是非催科違法百姓怨嗟寫其貪以民賊目之既遭案罷歸家黃白充斥爲其兄遜所鄙時廷使其客納賄陳垓誣其兄以不孝致遭彈劾人皆寃之登奏陛下律以永不與親民差遣之旨本不可入貪綠辟書可謂僥倖今其在任故態復作貪聲著聞是豈能盡使民之事耶欲乞睿斷將李宜之趙時廷並賜罷黜其李宜之永不得與州郡差遣趙時廷遇赦未得放參註庶幾不廉不友之人自此知所懲戒民生幸甚風教幸甚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臣聞郎官應列宿之次奉常爲禮樂之司苟非其人不在此位臣謹按朝奉大夫新除考功郎中趙時煥粗有文名全無行檢嘗爲湖南漕使司酒庫狎官妓於觴豆之間廳事之側闢一室曰耻齋而實爲酣飲淫朋之所湘人至今指目曰此趙撫屬無耻齋也至升帥幹專以役辦軍需取容督府而不恤湘民之怨及爲卒后則又駢儷小技服役材館而不畏朋友之議所主如斯其人可想維此漸階清顯公論不容假守臨川囊金發秩昨日兩節之除臺臣劾之懼其擾湖南者擾廣西也今乃以考功起家不知握蘭含香

之地安用若人哉朝散大夫新除太常博士馬夢炎
雖忝科名實無學術主文胄闈所取紕繆多士傳以
爲笑嘗遭臺臣徇私不職之劾若其居鄉寧復必恭
敬止之意往年謝公旦出守章貢有鄉民數十訟其
强占田地謝甚薄之及官于朝又爲一配吏改正取
財數萬後因吏人與鄉人有讎在京扯拽聲冤于市
至斥其姓名曰馬夢炎在朝與某人營求官事聞者
掩耳今肇慶之政未有善最召以農簿已爲僥逾遲
遲其來擢升常博不知端委佩玉之地安用此流哉
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時煥與夢炎並寢新命

以清朝廷公論幸甚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勅旨

劾厲文翁疏

臣聞言僞而辨孔子之所必誅淫辭害事孟軻之所
必放臣今月二十一日得厲文翁輪對副本讀之見
其心術險微辭淫言僞是何其敢于醜正罔上也臣
子愛君救過於微大舜時幾是勑不廢怠荒之規成
湯盛德日新猶聞自用之戒況工誦瞽諫士傳言庶
人謗古之聖人惟聞一己之過又何嘗必人之無過
而後諫我之過哉今文翁之疏立意在於鄙斥議己
之人而游辭及於忠忱愛君之士且鄙斥愛君之士

猶可也出語支離乃敢至於罔上者其罪詎可逃耶
若曰今之士大夫不能琴鶴自隨如趙抃不能樓臺
無地如寇準可也而曰而不能此則不當諫聲色亦
不能彼則不當諫土木若近習招權若宮庭侈靡若
瓊林大盈若威畹恩澤以在廷之臣言行未必相顧
皆不當諫諫則適足以啓吾君玩且厭而可諫者獨
文翁一人而不知文翁言行果如何也臣謹按承議
郎試太府少卿時兼戶部侍郎厲文翁門蔭出身本
無能解貪緣鑽刺以致顯榮其疇昔之貪聲穢行屢
玷臺評皆所不待言而臣獨以今一疏言之上罔聖

躬下愧正士謂陛下果有厭玩人言之意而在廷果
有可厭可玩之士況當臣子登對之時乃積忱悟主
之日而敢譸張爲幻妖狐晝號誣在廷以皆無人視
陛下爲何如主且君天也父也乃舉有諸己而后求
諸人之語以爲據夫人獻己之辭而於此言之何其
不敬之大者至於次疏又有議論品流之分蓋文翁
以事功自居者不知其守邊郡居京師其事功果何
如耶昔者微臣祗命之初亦欲以文翁爲論臣又念
陛下方責區處彼若能仰體保全之意革心革行亦
安知不爲善人君子之歸故不欲捃摭其過以瀆聖

聖然使陛下公平之意不白於天下人謂我何不曰小人無忌憚至是乃無敢白其奸則曰吾君果厭玩人言真有如文翁之醜正未論如罔陛下何臣於是畏簡書畏公議益不畏怨仇而爲陛下明白言之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文翁免所居官以爲小人枉上醜正者之戒天下幸甚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臣聞獎善鋤奸君子之大權同罪異罰古人之明戒近時報狀蔡榮依舊踐主管亳州明道觀趙邦永赴樞密院稟議臣切以爲過矣蓋往者陳蔡之黨大奸

距脫天下咸誦陛下之明陳垓再行追竄公論方以爲快惟蔡榮未見施行已爲逸罰何至仍職而與之祠乎且榮之罪已見於抨彈者臣不復陳有劉嚴者以風鑒自詭當蔡榮在臺之時出入其家爲之營求關節納錢以數百計嚴之子知之有僧覓錢不得陰發其私榮以諭嚴竟殺其子事至天府榮又爲致曲以免其罪物論沸騰嚴乃縊死至今人能言之以若所爲貶斥可也六月之役我師失利人皆知趙卿之罪今鄧淳已降兩秩公論尚未然而邦永乃有稟議之命尤爲誤恩且邦永向者授除之行債事誤國天下知之還者邦永與淳有約而彼此失期卒至誤事蓋前一日則邦永後期不至後一日則淳以本命不往矣失此二日而逆雛守城之備牢矣況所至砲艦短不中度亦邦永有以誤之誤國如此追竄可也臣愚欲望陛下將榮褫職罷祠更與鐫秩邦永特寢新命亦與貶竄淳更不鐫降亦令回制司所乞罷見任庶幾險人敗將知所懲戒伏候勑旨

劾楊華石珍疏

臣昨點獄見臨安府獄有吳班爲江淳侵盜錢事尋與索案祖點對則降授武節大夫楊華實爲罪魁華

初領錢置局招買浮鹽以爲國課計華乃背公徇私侵盜入己其受賕與販物得息之錢不啻數十萬緡自行供認具載案牘近者施行僅削三官可謂罰弗傷其毫髮況又攤及平民根連株逮淹延許時而華乃脫身在外監納悠悠是何施行之失當也欲乞將華照已認贓納數更與削秩竄之嶺海候贓足日押發其餘在獄人臨安府各據所認監納即與斷遣毋致淹滯又據嘉興府申秉議郎浙西路兵馬副都監鎮江駐劄御前水軍統領府總兩府都總轄石珍奉准東總領所牒催解未足綱米珍乃依憑主人之勢

凌減輔郡之守鳴鑼大郡恣爲恐脇之謀搬挈行牀踞罵設廳之上雖喻之以禮敎之以宴其無禮自若也夫綱解所以御軍有欠自當徵理何至暴慢如此全無忌憚郡守不堪至申總所總所知其無狀卽與換回然粗免總轄執事而已欲乞將石珍鐫降押起赴極邊自効伏候勑旨

繳呂開先復官疏

臣聞絶小人之根者必杜其黨杜小人之黨者必嚴其防防閑稍寬投隙者至矣臣竊見丁大全沐猴而冠犬羊而坐廟堂者也欺君誤國負罪遠徙所過之

地往往唾罵呂開先何人斯舊事大全僥倖改秩作邑太和大全之謫南安也道過其邑開先率縣僚以迎之衙袖有啓餽以庾嶺之梅頌其成功又以商舟之柵望其終相當此之時開先惟知有大全不知有君父彈文卽上僅從鐫罷向時朋黨之人已爲輕矣今輒援芽法自陳妄作勞績如向日告訐填虧苗開先只就叔簿驅磨向以訪聞助日解開先只令民戶樂輸向以民訟補綱欠開先監吏胥填納此不過解臺臣所疏之罪狀殊不知大節已虧他美莫贖況彈文所按鬻獄科罰接受錢米各有實數而可以徑叙復耶詞臣所言已誅其徼後福之心矣臣切謂天造神斷眞此臣好天下幸甚廷臣齒弊舌腐憂大全之復任近奉聖旨又諭臺臣之請察其動作嚴其防閑月奏旬報天下快之開先仍望大全再相者也而以期法叙復可乎蓋今日不特大全穽塹歸之限而其徒之分謫徼郡者莫不日望其有可攀之例今日此例一開徼日某人自陳曰風聞某人以期法自陳不審朝廷何以處之臣以爲欲絶大全復出之謀當先罷開先叙復之命始臣欲望聖旨特發睿斷繳收成命仍永不與叙復差遣以扶公道以杜姦萌則天下

之幸也生民之福也所有錄黃未書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經筵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揆躬無地臣切以風憲實綱紀之任霜臺專彈糾之司有李勉之賢則可以尊朝廷如臣光之言則貴於廣治體不畏强禦則內壯於精神稍涉奉承是自塗於耳目況元祐清殿之選必伊川程頤其人非得眞才曷膺親擢伏念臣迂疎何算義利粗明分席成均初無裨於敎養充恩資善愧莫廣於見聞大懼出

國何堪其二倘弗加於控避恐易速於顛隮伏願皇帝陛下洞察危衷俯從愚懇亟收回於成命仍改畀於時髦庶使孤蹤獲安微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劾董宋臣疏

臣聞急而呼天者無好聲切于諫父者不擇語臣與臣常挺昨以董宋臣押班之除未穆公論相繼具奏未行寢罷恭准天筆宣諭一則曰四日一朝與朝夕聽使令者不同二則曰所任皆閒慢職事不過優寵而已丞相又呼臣與臣常挺臣洪勳同至相府面諭

聖旨臣固知給舍非將順之官相府非書黃之地然君相之命有嚴且堯言再三洞然明白謂無事任祗是優寵則臣等雖抱掣肘之羞而亦以君命必信也繼而二十三日之命再出則不可謂之無事任矣今觀其印纍纍綬若若主管者一同提點者一大都提點者三而又聖主者三上自太廟下至王邸無不隸其掌如顯應觀如翰林院如軍器庫國信所猶之可也太廟乃嚴祀祖之地而一祖十二宗厥臨孔威之所在天之靈豈不曰此乃誤我神子聖孫之人陛下前屏逐之而宗廟再安實宗廟之所以亮陛下也今乃使之帶管太廟之銜得不重祖宗之怒臣伏讀國史恭觀太宗皇帝有不令宦者預事之訓眞宗皇帝有杖殺守恩之事高宗皇帝有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之訓家法森嚴載在簡冊此亦陛下之熟知而恪守者今事任若此謂之閑慢可乎臣自夏初見宋臣有符寶所之命臣則繳之丞相曰此閒慢也今押班之際臣已繳之陛下曰此閒慢也涓流不已將成江河毫髮不除必尋斧柯且此人狡險有素亦且報復未暇臣恐誤陛下國事又如前日者臣固知陛下待之有法有過則懲萬無此

慮然臣子愛君不容不預言之臣自前日以聖言炳如日星堅如金石因奉命以書押班之黃今畀之事任如此臣實不敢聞命臣寧犯陛下之怒而死不敢誤陛下之事而生呼無好聲諫不擇語惟陛下察之臣日俟錄黃今猶未至懷不能已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又疏

臣昨者一日之間兩被聖旨既諭之曰雖未盡行已示意向又諭之曰儘有商量豈待促迫臣扶憊策羸承拜坐讀雖神謨天運未易窺測而聖心悔悟天機

轉旋已足以慰區區憂愛之私臣于回奏具言謹屏息以俟商量裁處之善蓋有待也明日而給假十日之報則臣又以爲陛下意向之私由是商量之所從始也而或者過慮則曰假滿供職將若之何臣固知陛下必俟其假滿再有詞請于是從之而後施行爲有序思意爲有終不必家諭而戶曉也且自宋臣供職後丙午一雨至今凡幾日矣無晝無夜天地爲之晦昧日月爲之沉冥此非小變未可以時秋積雨之涼三日以往爲霖爲喜也且此去季秋之時卒不遠若此雨不止陛下將何以見天地祖宗也天雖不言

或者以雨諫陛下也臣聞陛下遇原壤必齋數日遇明禋必齋一月以祈晴霽故自近年以來明禋無不霽者今宋臣未去臣等以言諫陛下視如蛩鳴蟬噪可以却之使上而天意未然陰雨不解萬一有禋祀陛下將何止之耶恐非齋肅之所能止也臣聞天秉陽湛乎清明一爲陰氣所蔽則晦昧而不霽君如天亦湛乎其清明也一爲陰邪所蔽則疑惑而不悟臣嘗記往年章清孫以聚斂嚴刑誤天下遂致積雨之診久禱無應有臣慶登一疏擊之陛下甫頒出逐之命而扶桑陽谷之光已昭然矣蓋陛下即天天即陛下自古聖賢書論皆以夷狄小人常雨爲陰其氣類之所感召如針磁然今宋臣一用隨致陰雨之診若更如前此用事復召之將若之何況袁紅是時虜謀莫測未可以草方華秋哨不動爲幸也昔孝宗皇帝于龍大淵曾覿之始逐也謂陳俊卿曰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俊卿歸未及門已有旨黜二人于外此陛下前日事也及大淵既復曾覿再還又復竊弄孝宗覺之謂左右曰爲家老子誤我不少臣竊以爲陛下今日告也臣非敢有促迫實以人心未孚人言未已天意未開天怒未解用敢犯雷霆之威而冒言之萬

一望明衛慮已定如臣所期予祠于十日之後茲實宗社萬年之禍何其幸也萬一有如或者之慮則天下以爲臣職忝論思又兼封駁而不能守職盡言則今日雖可偷生而千載之下有餘戮矣萬一聖意以宋臣爲必可保其無他而以臣言爲强聒沽名則乞陛下奮發威斷明正臣譴許之罪黜之屏之幾殆無悔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引年第一疏

臣聞從欲者君父之仁知止者臣子之義人生十年入學四十始仕七十而致其仕古之制也夫學三十

而致蓋以講貫閱歷之久仕七十而致亦以其心智筋力至此有不容强得謝而去終其餘年下有以遂其知止之義上有以廣其從欲之仁君臣上下仁之至義之盡也臣少而淺學老而空疎仰荷陛下擢之疎遠置之清華第臣前此嘗與同列私議以爲從臣如包恢年已七十臣劉克莊鄧烱皆七十餘而犬馬之齒已七十矣揆之禮律所宜次第乞歸以全知止之義去年臣烱先奉祠歸臣克莊以遠次歸臣恢又與臣約謂恢先去而臣繼之今年恢以平江之命而去而臣獨未去衰顏白髮日隨橫金曳紫之班每切

自愧用敢齋沐涓吉敷陳悃愊首述古人致仕之期次陳同列知止之義且臣年今又七十二矣痰眩痔疾時時發作此而不去必有顛擠重念臣以丙辰之春叨恩入閩庚申之秋由閩入覲一出八年菊荒鶴怨所未暇論而三間蓋頭乃男思訖比年所造日披其晝夜夢見之尚未得一歸其家情實可憐今徼福而遂生還則首丘之願畢矣伏望陛下推上天從欲之仁暨老臣無用之身俾之休致而歸不違知止之義則放牛歸馬一木一草無非天地之恩經孫不勝拳拳俯伏待命之至

再上疏

右經孫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今月十四日恭准詔書不允者臣欽承明命無地措躬臣聞委質爲臣心固無二陳力就列止於不能伏念經孫學淺而才疎識凡而見陋徒以逢時休順綴迹清班思昔先朝禮部尚書則蘇軾史院脩撰則歐陽脩給事中則黃裳太子詹事則王十朋此四職最號清華而四臣則極天下之選顧臣何人乃兼四賢之職臣則榮矣獨不爲美官要職辱耶臣每涉筆職位下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刻加之痰疾黽勉不前此不能止之時所

以虔控休致之請恭奉明詔恩言眷溫以孔戣貢禹之事謂不宜去臣伏讀再三感極以泣然此願學者孔戣之志在得請而歸去矣區區愚衷已具前奏今敢以不能者止之義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賜從欲不勝瞻天望聖祈憐俟命之至

引年第三疏　咸淳戊辰六月

右臣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恭准今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承命涕零措躬無地臣切見近年以來中外庶官求去乞歸指作禮數鐘鳴漏盡夜行不休爲

上所厭於是有勒令致仕者有理非自陳者臣切謂有致仕而勒令孰若知止聽其休致自陳而謂之理作句祠者從其所陳稍回退聽之風陰寓保全之賜況如臣者踰七望八年數當去而重以衰疾執經新益講册字非不大而佔嗶者甚艱日赴朝參有凝立稍久則眩暈欲仆今強自支持偶未仆爾何日顛撲必有勒令致仕者矣臣此時豈不倍費陛下保全之恩臣應科舉以得官程磨勘而轉秩非不愛官爵者第臣內謀諸心外質諸聖賢之訓無一可留敢不避再三之誅仰干天聽得謝是所伏望睿慈察臣忱詞

初非矯激之舉保臣晚節即令休致而歸則鴻飛霄漢益知天覆之寬魚放江河等圄海涵之廣臣無任拳拳之至

第四疏

臣三命益恭傳有明訓再三則瀆易著格言臣聞君天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非敢不恭而敢于瀆也實以哀籲于天期以從欲且臣年當去禮律甚明臣病可憐首丘在念天其忍不畀矜乎臣又聞臣劉克莊乞去之詞曰與其被論而歸孰若得謝而去與其終殞于位孰若生還故鄉然臣區區之愚雖不敢以被論為懼然實以不得生還為憂臣額天至此情迫詞窮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情出于眞憐其老而且病以之曾被犬馬之役俾之歸拜蓋帷之賜不勝至願

第五疏

臣荐承休命倘閎俞音退自省循感極以泣臣載惟今日望賢相逢眾正萃集如臣衰朽留不加多去不加少且臣首疏所謂與鄧炯等約句老而去已定于兩年之前非至今日方有此意亦非他有所覬望姑為此詞特以年在三臣之後故其請亦在後況陛下于臣鄧炯劉克莊已從其請今臣衰病不減二臣所

以五奏而未已者實望陛下以許二臣者許臣也陛下若令臣休致微福生還則未先朝露之前自一日以往皆陛下生全之賜臣情迫詞窮期于得請席藁以俟陛下哀憐而終惠之

表

致仕表

臣經孫言臣昨日咸淳二年七月淮告授臣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龍萬壽宮封帛請俸料合至今年七月滿年踰七十見苦沉痾敢瀝忠忱就乞致仕者伏以經孫奉祠竊祿將成兩考之書拜

疏引年仰瀆九重之聽所祈得請非敢具文臣申謝
伏願臣素乏才能積有遭遇事先帝于三紀逼歷清
華侍陛下于初潛何稗新益寵踰其分用過吾材自
龍飛以來雨辱虎符之命迭章控避俯荷允從一札
遄飛更蒙奬賚紫殿後職名之峻琳宮賦廩秩之優
不敢再辭又歷三載重念經孫年衰氣弱禍過災生
爰自今春益復有病齒牙之搖落未已腑臟之秘滑
不常視聽俱昏拜跪良苦稽之禮律已踰致仕之期
顧此筋骸豈復能久於世願言納祿以保餘齡伏望
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廣日月之照察臣知止足之

義已愧後時俾臣全衰朽之年免貽清議

再上表

臣經孫言昨于六月上表以年踰七衰陳乞致仕七
月十八日恭奉詔書不允者伏以引年致仕已歷危
衰有旨諭留特厪溫綍未遂一辭而退敢干再瀆之
誅臣申謝伏念經孫景迫桑榆質如蒲柳罔羞而食
初何補于明時空慮而言未必回于淵聽然七十謝
仕于小臣已愧後時況以多病殆盡餘齡敢望崇福
延康之恩言下逮感涕橫流然不允者君之仁知止
者臣之義輒攀禮典重冒聖慈伏願皇帝陛下成物
如天愛人以德察臣衰曲之畢竭憐臣筋力之少衰
鑒此至忱許其納祿即遂退休之請永爲太平之民

遄表

臣經孫言病勢危篤無復再生永辭盛世者伏以惟
天爲大未酬覆燾之恩沒世不忘尚忍須臾之死氣
已微于屬纊敬致廢于拖紳臣經孫悲嗄悲嗄頓首
頓首伏念經孫材質庸凡學術短淺事先皇于盛際
遍歷清華侍陛下于初潛最加奬遇久焉休退積此
衰羸俯陳垂沒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願皇帝陛下
緝熙聖學充廣道心上畏皇穹之鑒臨下念生民之

凋弊開通言路毋養成緘默之風保毓陽明毋使爲
陰濁所蔽益勵有爲之志用垂無疆之休則臣冥然
長辭死且不朽防偏一表敢希臣栻之親書任善孤
忠願采唐證之半葉蓋相近只戀闕潛然臣下情無
任瞻天戀闕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經孫悲
嗄悲嗄頓首謹言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一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二

門後裔徐　鑒　原編

講章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九月初一日進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總命羲和曆象欽天之事曆者紀數之書即洪範之曆數所以紀星辰運行之常象者占天之器即舜典之璣衡所以占星辰常變之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止鳥獸氄毛音冗音毳

此分命四子之事二仲二叔分掌四時分宅四嵎

所以測日景考中星定中氣授民時驗物化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止庶績咸熙

此又總命羲和以歸餘置閏之事故更端以重命之允信釐治蓋信此四時之序釐治百官使其功績熙廣接續有成而無玩愒之患也

臣聞有帝王稽古之學有諸儒傳註之學稽古所以考古人經世之大業傳註所以什古書垂世之大義古今諸儒之說備矣臣不敢援引以瀆天聽敢以帝王經世之大業為陛下言之臣觀堯典此章凡三節其總命羲和也有以見合天人為一致故昊天之若

必欲其欽人時之授必欲其敬以心法為治法已非後世星翁曆史之所能與蓋苟無欽敬之意以行之則必至於昏迷天象而玩日星之變異妨奪農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敬乎天時是不欽乎天也邇者星虛殷秋其日丙寅太史占候風來自乾實為人多相掠之兆應在吳分當思根本搖動之憂臣願陛下毋以曆為步占之常而忘帝堯欽敬之意則臣今日所講說者非紙上之虛言矣其分命四子也有以見當堯之時日星軌度時和歲豐不惟斯民有以全其耕鑿飲食出作入息之樂而在郊在藪一毛一芻之微

亦有以遂其乳化氄毛之性何其盛哉臣睹陛下比歲邊陲之民死於兵革內地之民死於水旱雖有父母妻子之屬不得以相保反不如隆古跋行喙息之安其生者為可痛迺其再命羲和置閏之事也則必信日月歲時以釐百工而熙庶績以見當時之人率作興事惜陰愛日於三百六旬之內蓋無一日一時之或敢玩愒也臣觀是時君則日行其道臣則日攷其思三載而攷之而至七十載之久巍巍乎其成功也如此今陛下臨御以來視堯之在位已七之三矣方以允釐之歲月而空擲於更化以緝熙之光陰而

徒勞於革弊實爲陛下惜之臣願繼今以往上下勤恤皆以堯命羲和之意自勉一日欽敬則一日之功一歲欽敬則一歲之功兢兢而行孜孜而思百工以庶績以熙則會天萬年之曆視堯之置曆數時可無數矣

九月初十日進講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間或逗遛不發州縣慮科歛逮時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驗實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

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雍熙二年上謂宰相執政曰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以食爲命故知儲蓄最爲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無積粟何以救之（竝見續資治通鑑長篇）臣嘗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朝廷仁政所貴及時以此知堯湯不能免水旱之災而天下未始有捐瘠之民者要必有以達其仁也如使蓄積不先時而具賑恤不及時而行則博施濟衆子惠困窮堯湯雖有此心天下未必被其澤矣恭惟太宗皇帝上承藝祖龍興之業下貽神孫燕翼之謀所以億萬年而有永者皆於安民一念得之聖謨洋洋眞萬世之矩矱也夫以水旱之災無不聞而檢覆惟恐後時賑貸惟恐其不急所以民不至於流亡而無盜賊之患三代而下以盜賊而亡其國者未始不以水旱之故民饑無以恤之耳其或知所以恤之則又聞之後時檢束於藁秸已空之後而無以驗其實賑貸於流亡莫止之餘而無以全其生於是死者固絶更生之望而生者又萌等死之心盜賊之患卒至於不可收拾也臣聞今歲如浙東西湖南北七閩二廣多以旱告如天台括蒼永嘉三郡與夫潭之湘鄉寧鄉安化諸邑又皆大水陵谷變遷民

生蕩析可爲哀痛臣比者進講之次恭承聖問台處等郡水旱之災仰見留意民瘼四方有故莫不上徹聖聰臣時奏乞及時賑貸又蒙玉旨諭以速下施行臣知陛下此心卽太宗皇帝之心也斯民何幸然側聽旬餘未見施行臣切惟今日外有窺伺之奸內有水旱相仍之患則人心根本之地不可不思所以堅凝而維持之也臣願明詔大臣檢舉見今州縣水旱去處會監司郡守選差清廉官吏卽與檢放仍急行賑濟之實或就發常平義倉之儲或特發豐儲椿積之米以活饑民毋使其至於流亡至於盜賊則太平

雍熙之治復見於今日矣則天下幸甚

九月十一日進講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章欲求賢者進用之而放齊薦非其人

帝曰疇咨若予采 止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章欲求賢者論其事而驩兜薦非其人

臣聞帝王之治莫大於得人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當堯之時察民雍而萬邦和百工釐而庶績熙一人端拱於黃屋法宮之邊若可以爲無事矣而帝王之心則未然也方且歷訪在廷若時登庸有咨若予采有咨羣龍竝用未始自足而一賢在野惟恐或失何其急於得人也及觀放齊以朱薦帝則知其嚚訟不可用驩兜以共工薦帝則知其靜言不可用薦揚之辭方出於口而吁疑之頃如見其肝又何其明於知人也蓋聰明之德光於天下不惟事幾潛伏民瘼隱微皆有以眞知灼見而天下賢愚不肖之分亦皆如日月之明而容光照焉如水鑑之靜而鬚眉燭焉故凡智愚之繆其用言行之不相副者皆不能逃於片言之下此所以獨推官人之能而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如使其徒以得人爲急而無以知之則朱可以啟明欺如後世之利口捷給者用矣共工可以僝工欺如後世之小才徒辨者用矣知人云乎哉陛下神聖廣運堯之德也親賢之急堯之心也忠邪有辨堯之明也亦堯之文也天下雖大枉直莫欺其兜臣叅斥絕久矣然豈無好辨而喜勝者靜言而庸違者尙當有以審察而分別之邪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臣敢陳帝堯知人之道以爲責難之恭

九月十三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止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竊謂洪水大患也咨岳博謀也僉謀之公舉而所薦者緜此諸儒之所同惑也以方命圮族固不逃於帝曰咈哉之疑而試可乃已又不能不徇於岳曰異哉之嘆此諸儒之所惑也臣嘗思之蓋岳之所薦非驩兜共工比洪水之割方爲害於蕩襄之餘下民其咨思俾乂於浩浩滔天之際顧瞻當時有能之可使者惟緜而已故岳不得已而力薦之堯不得已而姑試之堯豈徒曰試之云乎哉欽之一字乃所以藥其

疾而玉其成也鯀之病在於方命圮族耳命者天理之自然惟敬者能順之族者物類之同然惟敬者能安之今鯀也不順其命乃至於方而逆汨陳敦倫非方命歟不安其類乃至於毀而圮悖直自用非圮族歟是肯之也堯以欽命之鯀以忽棄之故雖九載之勞而弗克績於成也子禹嗣興祗台厥德而先有子往欽哉之意行其無事而無蹈方命圮族之愆故能滔滔距川決川距海而成大功於八年之頃嗟乎同此一水患也鯀以忽心而績用弗成禹以敬心而地平天成盡臣道可不敬哉抑臣讀書至此而有感焉以堯朝之清明一咨登庸而得朱再咨予采而得共工三咨治水而得鯀九德咸事羣龍并用之時豈應有此自後世言之掩覆之可也而史氏錄為古法孔子定之以為篇首者蓋所以見天下未嘗無小人小人未嘗無朋比而皆不足以累帝堯知人之明則堯之盡君道者又可見於此矣嗚呼盛哉

九月十九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止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聞脩身乃齊家之本家齊乃國治之基父堯子舜古今盛事而求其所以相授受者乃不過脩身齊家得之有如師錫之言方發予聞之語已隨以此見大舜雖在側陋之中而玄德無不上聞帝堯雖居黃屋之邃而天聽無不下徹以聖遇聖固應爾也然帝命之而問之豈非欲因此而審其德歟今岳之薦舜也不稱其濬哲不稱其文明不稱其温恭允塞故獨舉其難事之親與不恭之弟舜處其間上友下順使之進於善不至姦以此為薦舜之原而已至於堯之試舜也則又未試以五典未試以百揆未試以賓門納麓方且驗之閨門觀其儀法及舜能以理降其驕貴之心使之行潤水之洶則又以欽哉美之以此為試

舜之實而已嗚呼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必以脩身齊家為首孟子推天下國家之本亦以在家在身言之蓋未有身不脩而能齊其家者未有家既齊而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也堯典一篇始叙堯治終述舜禪而其於脩身治國平天下之序惟此一說蓋克明峻德堯之天下不難平矣嗚呼堯平時用功之序如此故於舜之孝欽兩盡而知其身之脩於舜之克諧釐降而知其家之齊於是而授以天下可不謂天下得人乎百篇帝王之軌範堯典百篇之冠冕子思孟子所論之次序盡此而已後之欲治國平天下者蓋於

是究心焉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二終

明後裔徐鑒原纂

雜著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四載執經邇無裨益一朝被論惟有愆尤祇知隱跡以出關矣敢徼名於記府乃蒙仁言撫問恩意寵綏將之餼牢以燠其寒賜之官楮以貿其乏百拜俯僂萬感輸悃誠念經孫罪大罰輕仰戴聖恩之寬宥辭温意厚更叨儲極之垂憐東望潸然西歸榮矣弟孤蹤既遠於私室無一字敢入於帝城伏願皇太子殿下寅奉君親恪循身教謹言語節飲食妙全頤養之功尊德性極高明允廸中庸之訓暫輟閤中之註述益勤聖慮之踐脩是為三代有道之君永逭萬年無疆之福經孫無任戀德輸忠之至謹奉牋以聞謹牋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照對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三省仝奉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臣於次日具奏辭免今月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者渙頒成命震惕愚衷切以烏臺為糾察之司金華輔緝熙之學尊朝廷必李勉而後可成君德惟程頤其實宜況稍涉奉承是自銷於風采而無能啟沃曷贊仰於聰明必得磬髦乃稱親擢如經孫者來從州縣蹴綴班行資望淺則何以振風憲之綱學術疎則無以為日就之益雖已謄於免牘猶未拜於俞音欲望公朝特發斂奏亟收誤渥改畀名流庶使菲才少安微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須至稟聞者

上樓監丞牒

朝散大夫徐經孫牒上奉使監丞郎中照會今月初一日夜承公文准省劄備奉宣諭指揮差委貴職前來諭旨令某還臺治事伏承傳宣恩言開讀再三無任感激經孫自知瀆犯天威不稱言責惟知屏息以俟誅夷豈敢回臺重汚朝廷綱紀之地除已披肝瀝膽具錄回奏又復遄邁前去以俟威命須至牒報者右牒請照回故牒

祀明堂赦文

寅恭宏圖祗若成憲稽秩元祀率先申以蒐儀於昭明堂歷吉辛而展采然禮之大者非無可稱而神之格者惟德是歆億萬年敬脩之心秩然咸叙四十載憂勤之治常謹持盈賴兩儀之儲祥荷列聖之垂祐陰陽和而物無疵癘雨暘若而歲比豐登青海歸疆

咸謳歌于西北黃旗協道盛溫厚於東南方且邦遠人之貢以昭德心減明年之租以紓民力往于攸濟迄可小康爾休爾游當知申命之自我將我享益申報本之恩先一日而致齊極三日之儼恪如見所祭不顯亦臨欽謁眞宮入祼太室載鸞旗乘玉輅匪棘匪徐披龍袞執鎮圭有嚴有翼乃酌鬱鬯乃薶中壇亞獻芬芳昭震子之主器顯維雍穆萃髦士之奉璋邁豆靜嘉羽毛紛盛美光服覛衆星留俞月波日耀之宣明乾端坤倪之軒豁加荐享矣清明暢矣維天佑之福履綏之緬懷乾德癸亥賜赦之書順考皇祐

季秋肇禋之詔一以無私之義法天地一以大公之道服臣民炯如日月允矣垂訓敬其夙夜奉以畏威惟熙事之告成可朕躬之專享斂時五福普及萬方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惟天付予有家朕必思于兼覆本朝以仁立國朕必廣于好生尚賴輔弼必恭之臣小大承統之寄具宣實意式迓昇平共躋仁壽

祭龍門碑文

斗牛之分有名山焉水流其中四時潺潺有本如是浩浩淵淵潭曰龍潭門曰龍門疑有神物輸流而遷七寶層翠好峯嶺岧千佛可廬名經可繙爰相厥攸

門而不關有亢其高風雲往還表之以江西倫魁之筆實之以吾黨非常之原吉涓剛辰揭虔奉安崇酒於觴實殽于盤荐此馨香以啟蟄蟄桂香秋馥桃浪春翻神其相之有開必先

新堂梁文

伏以倦游愛吾廬偶得東源一區之勝辛勤有此屋粗適中堂四時之宜日月維良風雨攸除恭惟矩山主人一生僥倖百事迂疎壯歲詞場誤成蠅於點墨比年客路旅振鷺於光庭書殿極儒生之榮憲府濫言官之責不能者止盍歸乎來顧老屋以弗支勢須

改築去先廬之未遠地適可安三江交流有朝有暮四山回抱如拜如迎是爲覺溪之中舊襲孔園之號傍羅古木若預封培前衍平疇最宜眺望賢哉宗黨成此祕宮爰集棟梁楹桷之材以爲親賓冠婚之所地勢頗隘於我有餘自此息影林間得依美蔭學耕谷口惟願豐年得爲太平之民茲實老來之福千萬間庇寒士賴有時賢三十年攜東書聊逸吾老試題吟筆助舉脩梁

東　丹闕巍巍照眼中曉望扶桑秋日表葵心如拜

朶雲紅

西　羅浮峻極與雲齊水演龍門清且近此堂新枕
　此山溪
南　梅峰對面蔚晴嵐方正不移天所作欲知絜矩
　個中參
北　幢節分龍來石壁勇如渴驥欲奔泉水口此山
　天與力
上　水遶山圍更平曠良天好月賞心時密爾鴒原
　互來往
下　自古箕裘學弓冶詩書門戶要支持須是肯堂
　仍肯構

伏願上梁之後百年偕老億世奠安泉甘土肥漸遂
山林之樂風調雨順益知棟宇之安書脉其昌福基
以壯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

伏以中堂落成已竦飛翬之勢前榮高厥復恢旋馬
之規展矣高明美哉輪奐恭惟勉仲主人精神秋水
笑語春風心逸而休克守過庭之訓面勢必審更深
肯構之思爰自舊年迄成新築望先廬之未遠覺勝
槩之彌多塘瞰大溫泓然可鑑岡連石釜歸若具瞻
青山當戶流水入池白雲爲藩寶氣在闔況有前人
之命是爲安宅之基狀與目謀屋兼身潤又念親賓
冠婚之所當有東西階序之分乃詔工師乃宣哲匠
厚棟大梁以禦寒暑廣居正位以備周旋揖遜其間
登降有數屏開孔雀未數李監之豪家瑞應麒麟會
廣徐卿之有子脩虹斯舉賀燕聿來
東　主人胸次妙春融門前又報高軒過坐我光風
　霽月中
西　山頭寶氣喜朝躋客來杜笏閑相對笑指浮雲
　自有梯
南　不寬不隘笑潭潭我閑居第傳孫子文靖當時
　有美談
北　華堂相值眞安宅方寸心田萬卷書箇是君子
　無窮澤
上　舉首先廬盈一望好天樂事賞心時棣蕚相輝
　互來往
下　家塾旁開文字社堦庭蘭玉香詵詵鸞鶴書聲
　連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庭睦肅門戶光輝智以謀之仁以
居之敬脩其可願祿爾康矣敢爾常矣亦維適之安

贈課術王宗岩序

余平生安於命而星數之說未學間有爲余言而驗者百一二爾惟蜀士李德甫嘗課予命自辛亥而乙丑由提管而龍圖節節皆驗如印券然予甚神之而惜其不復見宗岩王君一日過予謂得其術其課予卦數亦頗與甫合然德甫嘗自言其術無文可傳不知宗岩何以得之也雖然不必問其術傳不傳惟當觀其驗不驗於其別也爲序以送之

黃紹谷詩序

沇江黃君妙年篤學勵志前脩暇日彙其詩不鄙示余余開卷讀之則後村李公省身雷公各爲著語而

蒼山曾公又爲易其字曰紹谷盡以山谷文章之印期之也余復何言然嘗讀鶴山黃太史文集序有謂世之以詩知公者未也獨於其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親險百罹不見隕穫者再三致敬慕之意然則紹谷合志其大者焉勉旃毋怠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江山風月黃元肇燕息所也梅亭先生翰林季父溪山翁和之諸賢繼是有詩有序有記搜抉其秘天地無盡藏發越殆盡而元肇猶謂余獨欠著語余惟天地清明之氣莫如風月而挹之江山尤清明之至也元肇家傳山谷之印見聞文獻與他人殊而遊目騁懷又有江山風月之妙余復奚言然元肇亦有思夫自有此天地即有此江山昔也清夜故園地靈尚閟人謂斯何今也飛閣渠渠登臨得要人謂斯何況山徑之蹊介然成路滄浪之水清斯濯纓孟氏此語豈直爲山水發哉反之身心亦猶是也余方有警於是願與元肇加習察之功一燕息頃因水上之風而識天下之至文因月林有影而悟容光之必照庶乎與天地同一清明而不獨以嘲風弄月爲得江山助矣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昔擁雙旌在斗城今朝孤館語同名天連秦樹無因見極眼空遥悵望情右二十八字寇忠愍萊國公所賦也謹按國公以天禧己未召自永豐軍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明年七月罷尋降授太常少卿知相州八月徙安州再貶道州時也問之故老此驛名永興後以公故名萊公館而或者又以皇華易之噫孰謂永興驛不如公安之竹乎切惟君子所遇山川草木皆得蒙被芳潤以托不朽況嘗有遺蘆之托翰墨之留乎後二百一十九年當嘉熙戊戌邑令南昌徐某因葺是館刻詩壁間仍今名而堂以萊

公扁於以存先賢之蹟回此地之光景云

黃季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右訓蒙絕句五卷晦巷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註則沈江黃君季清之所述也謹按先生自序謂病中默誦四書隨所思記以絕句後以代訓蒙者五言七言之讀然自今觀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掃步趨之末帝王傳心之妙聖賢講學之方體用兼該顯微無間其目雖不出於四書之間而先生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具於此矣其曰訓蒙乃先生謙抑不敢自謂盡道之辭云耳季清研精是編有年矣一日心會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學或取諸章句集註或取諸文集語錄又參以周程橫渠五峰南軒勉齋西山諸書如綱以黃鍾而四聲迭和原於岷山而百川會同其例則先訓詁後文義一如先生註書之體自非潛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其釋命詩云新者如源來無窮也舊者如流往不返也其釋戒謹恐懼詩云寇未至則高其垣墉欲未動則敬以直內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與季清交四十年中間辱授館者非一載見其讀書專靜反覆沉潛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進有非不肖所能及其後

數歲一見每見必進於昔今於所註書益信雖然先生之詩章句云乎哉皆其得於心見於躬行日用之際俛焉孳孳有不容以自已絕句凡九十八首始於天而以事天終焉其辭有曰存養上還天所付終身履薄以臨深余以季清今老矣尚皆懋敬哉季清名惟寅氏伯新實從加齋學師友淵源有自云

黃山谷內集詩跋

太史黃公詩有內外集夫任氏所註者內集板本雖多而其烏烏傳寫之誤亦自不少暇日稍加較正刻之閩憲始與薌城所刊薌室外集註並傳之

黃月山解金剛經跋

月山黃獻之余老友也生平歸儒解金剛經偶黃電岩以所繪眞像示余爲下轉一語時咸淳辛未五月既望矩山老人徐經孫書其上而歸之若以色相見我能知者微若以音聲求我能知者幾大虛雲散大音聲希月山居士之子孫永言孝思於時保之

長孫敏學冠說

正月丙午吉叶於卜吾孫敏學舉加元服古者冠禮三加彌尊厥初祝辭訓義具存始加曰棄汝幼志蓋欲其童丱之習痴劣之態絕之而若棄也再加曰敬

汝威儀蓋欲體貌必正色辭必莊可象而可畏也三加曰以成厥德蓋欲其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而成人之德備矣三加之禮彌尊三祝之辭有序蓋必如是而後元服之無愧也於戲既莊爾首毋邪爾思今爾何盟是訓是蕘今汝何懲於嬉於隨學以自強敏以求之受天之慶福祿咸宜

姪壬泰冠說

咸淳三年九月望日猶子壬泰冠老伯矩山爲之說其辭曰我如汝年冠於王正今予既冠迨此秋清古者冠禮盛服夙興筮日筮賓其責匪輕言行貌思規

矩準繩汝其永忘思誨是名字以必矩維我思榮念哉敬哉景曰東升

乙泰冠說

古重冠禮盛服夙興今子既冠祝辭是聽家學淵源汝其繼承顧諟明命迅如雷霆有慾必窒有忿必懲名曰思諟字曰必明友愛同氣温然如春佩服斯語其書諸紳

香遠舟記

余友羅仲志種蓮植梅着亭其間取濂溪香遠益清之說康節夙駕寒香遠遠留之句合名曰香遠舟蓋以其亭之如船也余和之曰盛夏流金爍石百卉欲焦而有蓮焉大寒折綿冰潰萬木禿立而有梅焉予於是掀蓬四望或雲錦之絢爛或冰雪之清妍玉龍有神亦知其香之遠乎余聞得陰陽之和者寒暑不能隕其節守性命之正者威制不能易其操予如悟此則知二先生之所取或曰東坡詠茶蘼亦云無風香自遠曷不取而參之予曰隨芳而倚賴東風者蓮梅之所羞也又焉得俎豆之哉仲志曰善請書以爲香遠舟記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經孫嘗妄論今日大勢自庚申寶運重開之後聖天子有乾旋坤轉之妙大丞相有再造乾坤之功琴瑟既調百蠹盡洗武功既續三邊宴然從昔更化善治未有過於此者聞知聖朝惟曰和糴之數未能盡蠲楮幣之造未能頓住不能不上貽聖君賢相之憂近者仝臺有言欲革二弊遠稽漢人名田之說近考先朝限田之制除面官限外之數官買三分之一無官之家亦以九品之限與之大約田千萬畝歲收七百萬斛粟則可以盡免和糴之數楮幣可以住造而軍餉亦無不足之患矣一舉而兩弊盡除甚大惠也且

漢人之說諸侯王公所占不過三十頃耳今一品至五十頃所限比漢時爲優漢人自限田外悉以沒官今無沒官之令而限外秖買三分之一公家之利如此民間之利如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或疑此令風行州縣之間必索各戶出身官誥而後知所占品限虛實必索各戶砧基簿書而後知所買畝段着落又不知官所給價將決於官牙耶亦秖據其契面舊田之好惡將聽人戶所申耶亦從官司據契而面點買也既買之後佃戶積賂將誰給之雨暘不齊或有減放將誰主之或者又謂此去夏稅開場不遠官

民之交易未定夏稅必有遲疑不納之患住造之期未卜目下增造有數恐有楮價日殺之疑甚者至謂以浙西合買之田計之未必能及常年和糴之數他路或如是所買之田又不足以爲所得軍餉之備又如何此皆衆人之所疑者經孫切謂廟堂之上智慮必周商確必定必無此慮特州縣之間官吏未必能盡體朝廷安靜不擾之意民戶未必能盡體朝廷明白洞達之心恐須條示晝一爲之區處使官吏有所奉承而無所容其貪緣之擾人戶無所疑惑而有以知吾平明之公則此二舉不惟可以除二弊興五利實可爲長久之良策矣經孫自揆疎庸無補於世浮沉州縣之久獨荷大丞相擢之疎遠置之清華數年之間叨塵至此蓋必有以取之也今朝廷行此利民之事倘或有所聞而不以告有所疑而不以獻則是負恩於知己之地將無以自立於覆載之間矣經孫朝夕思惟義不容默萬一所聞皆不足疑大丞相必亮其愚不解事未必遽加之罪如聞或有所疑則少加詳緩熟籌而後行之亦未爲晚經孫干冒斧鉞罪當萬坐伏望鈞照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三終

明後裔徐 鑒 原編

詩

四言

賜宜春易太極

易有太極在天地先兩儀四象是謂後天春臺得之云自希夷吉凶禍福予以前知八十二宮頗與俗殊數往知來亶其然乎

元旦訓孫

咨爾潭生今歲十六棄汝幼志企慕老宿收汝放心歸就檢束業必精思書必勤讀敬事父母出入必告欽奉師模傳習必熟友愛同氣如手如足珍重自身如珪如玉非禮勿視祇汙青目非禮勿聽祇亂心曲非禮勿言言必招辱非禮勿動動必非福翁作箴言爾其佩服念哉敬哉中有天祿

五言

覺溪八景

雷奔石壁間瀑瀉洞門側蜿蜒乘洪濤變化莫可測

右龍門春浪

西風吹石岐鱗甲起深蟄借問去來人誰是騎鯨客

右鰲頭秋風

初生半崖陰漸失雙峰翠倏忽滿太虛蒼生望霖雨

右羅阜朝雲

溪月濯銀盤溪橋卧脩軏沙淨碧波寒分明見蟾闕

右潘溪夜月

山園古寺陰曙隔鯨音發悠揚三四聲喚上東林月

右隆福晚鐘

飄蕭鷗鷺羣淅瀝孤蒲晚雲斷山月明新泉落前澗

右驪塘暮雨

林館碧溪陰絃歌雜燈影夜分猶吾伊學海在人境

右水北書聲

詩家在東皐雞林價爭售作者復幾人風月三千首

右東源詩社

題施山觀音閣

閣道連雲棧簷牙覆竹陰南來天馬渡北落水龍吟林鳥疑諳偈田花欲佈金凭欄觀下界洞見遠公心

長子思訢赴江西庾幕

三年永豐簿兩載半臨川納滿無多日奇逢有二天臨民須近厚減價要重鑄莫道違離遠常如在膝前

思訢生朝分忠勤酒侑之以詩

帝正襟五五吾子始生猶潘縣花將錦陶門柳欲絲與民同樂意在我卽琴棋酒自忠勤出公餘薦一巵

病中有感

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盂帳中聞燕語瓶裏看花開醫已庇三折愁來腸九廻何時得疎散展齒印蒼苔

幼子思誼舉次孫命名陽生

吾年七十四始見兩孫枝陽德初回候蟾光欲滿時傳家惟簡冊願汝似蘭芝何日解言語能吟公此詩

送思訫之官鰲峰

我如汝年時昉問便江戍選穿如海深望洋吁可怖

汝今亦宜教去作鰲峰主有民環百里待汝字而撫何以奉寬條何以撫黎庶惟公則生明平心閱牒訴惟廉則寡過莫受脂膏汙惟勤則集事慎勿習逸豫惟儉可無求只學我清苦持此四字符便是作縣譜去家三百里兩地無多路安問來與往時走一健步居官而民宜暌隔非所慮三年課最歸可以見君父

成渟壬申六月不暑

常年六月六暑氣何其酷犬有吐舌頰猫得負背燠今日胡不然蕭然涼氣足陽烏潛其輝小雨時霖霖重裀猶未溫浴了肌起粟老病固宜然壯者亦不浴

短至未及間秋陰如許毒本朝王火德德與堯運續文明耀四海年世不待卜吾君乾六龍剛健粹如玉吾相泰九二夬夬出蒐陸君臣德旣同誼有此陰伏吾聞氛氣惡殺氣盛西北襄城旣失守生靈爛魚肉匹夫尙懷憂知此妄屠戮臣固告上天忍淚不敢哭願言精陰邪日月舜耳目中國盛陽明從今調玉燭

六言

題伴雲樵唱

佛法生憎綺語道人妄用樵歌有時言外悟意不覺山中爛柯

自贊夏端甫所繪眞

老我不堪位還歸來久混漁樵忽然珠玉在側見之令人意消

七言

春班遇雪

拜賜通班近玉墀小臣今日覩朝儀雪花飛在藍袍上粲白其身正此時

和端荼訓子　三首

東坡月窟天香遠山谷雲濤味玉溫相對兩翁元祐老說茶風味到今存

寫詩只到黃山谷又失西川蘇子賢更把名章細商
略續絃那可惜膠煎
三日君詩當刮目有來字字到雲和從今喜入聖人
手孔杏壇中取瑟歌
南英會芳亭
衆芳會處得春多草色隨人氣亦和聞道吾宗好兄
弟棣花香裡細吟哦
過嚴子陵釣灘
仰止高風不可攀且啚生出鬼門關稽首臺前無復
過歸家斬却釣魚竿

和臨湘奉議孫敷山歸田十詠并序
余引年得謝因思同里有前輩孫公奉議以年
未五十致其仕賦歸田十詠音調幽閑心切
慕之勉强追和然豈特其詩不可及其見機
知止之早尤不可及也姑錄以示兒輩知里
中有此亦可以洗林下何曾見一人之誚云
仰止高風早賦歸晚生自恨不同時公如嶺上孤松
秀我亦松間百尺絲
尚記千官拱帝堯日隨環珮早趨朝螭蚼氊下從容
際咫尺天顏未覺遙

喬山却似會稽陰千里孤臣淚滿襟沐浴恩波無地
報始知滄海未爲深
咸湻天子憐臣老紫殿清華極邃情賦祿玉隆眞晝
錦有時聽得步虛聲
九重憂責詎能分不雨羞爲出岫雲累疏匄歸今得
請保全晚節荷明君
北窗自有來薰處長夏何妨一枕高竹薄未能遮照
徧西風我欲障葡萄
活水一溪如玉瑩好山四面似螺堆個中自足歸吾
老莫待北山文勒回

家有園池幸未荒客來有酒或傳觴秋宵玩月冬觀
雪春日尋芳夏納涼
人心易溺誰能拯世道如瀾孰與回賴有聖賢遺訓
在好懷每爲古書開
早眠晏起自安恬頭上從教白髮添和了十詩賒七
字太平時節效陶潛
題安原寺
杜老曾留脩覺句韓公亦有岳山題愧無健筆希前
哲謾把飛紅當踏泥
病起二首

去年習懶因成癖瘦骨支離怯病魔今日團圓環四
世玉滴細切泛金荷
上高珠思尚吾鄉千里相忘是建康王事賢勞宜不
廢師生義重詎能忘

出朝賦歸來好十一首

歸來好籬下菊花應未老晚香猶可薦清樽淵明醉
後和衣倒
歸來好兩歲引年章屢紳聖恩寬厚不容閑今得生
還眞大造
歸來好顏巷安居樂吾道此行不敢怨風聞只恨舒
君言不早
歸來好一入山林迹如掃杜門謝客免愆尤几淨牕
明讀莊老
歸來好菊後梅前宜問道退朝羽翼此心生從此五
更無起早
歸來好從此五更無起早雖然畝畝辦香心天子萬
年多壽考
歸來好三徑須宜有花草於中竹柏可耐寒更種長
松成四老
歸來好飲食起居隨晏早閑身樂得未龍鍾東阡西

陌翠芳草
歸來好茅簷曝背無煩惱欣時讀易困時眠箇中輸
與痴頑老
歸來好龍門有山名七寶宿生泉石頗有緣往來儘
可休吾老
歸來好萬喜千歡無煩惱日課吾孫讀古書此是吾
家傳世寶

北坑拜掃有感

手植松楸四十年扶疎枝葉欲參天四兒惟有衰翁
在時領孫曹拜墓前

題金魚郎

金魚有術妙談天走遍江湖謁俊纏玉帶貴人如一
遇定知換酒不論錢

贈射虎人

馮婦下車須有勇將軍射石亦通神南山白額新除
害好賞今時射虎人

去國

崎嶇山路記曾遊誰識爲臣去國愁柏府官中羞多
角桐江臺上愧羊裘重違君命留行者既竭吾才歸
去休霜露感人千里思松楸未掃已三秋

北壑瀛洲亭

山中有水水中洲欲訪蓬瀛此處求孤嶼插天如揖
笏危亭臨渚似飛樓竝崖香草仙餘藥隔岸人家風
引舟箇裏藏脩功行滿弘文學館快情遊

山塘精舍

踏來魚鳥亦相親草創山塘設以名旋築堤防留水
住盡除苗翳聽松聲族姻語語人情洽雲勢陰陰天
氣清好續溪山萬率會從今八景又重成

恭和御製詩

多士新彈貢禹冠對天忠切動龍顏廬傳聲徹頒袍
笏燕喜筵開蕭佩環樂奏簫韶成廣內詩成奎畫照
人間微臣捧詔慙疎拙也抱傳宣拜賜還

弭節堂

感勤主禮重賓榮弭節新堂慶落成語熟不妨移座
密更長那復記盃行藉投相共傳佳話榻下于今見
故情太史定知牛斗分客星也傍使星明

慶仲明弟領鄉薦

記得溪山橫牒語何時解取世科收薦名恰在二八
數屈指重來四十秋歲月滔滔催後進功名冉冉繼
前脩福州得捷知安福更願君恩賜狀頭

福州即景

一別居諸歲月增遙聞此景畫難能潮田種稻重收
穀道路逢人半是僧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雙塔百
枝燈當年六月東山裡地湧寒泉滋齒冰

福州鹿鳴宴

鹿鳴今日宴佳賓六萬場中一百人鰲嶺峰前連巨
釣龍臺高處耀脩麟假途文字皆由命寶地功名好
致身得意春風馬蹄速杏園交慶綠袍新

長孫敏學授承務郎

辛勤場屋一書生六卷時文謾策名身事兩朝奚所
補恩覃五世亦何榮前人慶澤宜豐報爾輩官曹詎
可輕移孝爲忠斯不負更須勤學紹家聲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

江山到處堪圖畫風月無邊自古今但要清明如外
境便分動靜即吾心坡仙玩用原無盡康節登臨豈
浪吟天理流行須體識莫將嘲弄費光陰

培芳亭草創胥會

培芳草創强鋪筵盡出清明三月天長少團欒還五
世笑談邂逅集羣賢或歌或奕盃無算非竹非絲樂
自然過則相規善相勉須令和氣滿無邊

送仲時弟

江關千里隔山川有弟能來慰眼前方喜鴈行隨處樂可堪蟾影別時圓暑行勿亟宜强飯湍激多驚莫問船歸到家山相勞苦團欒恰是菊花天

題西坡岑心亭

翛然古木湛然池樂意相關自造微莊子非魚眞實問海翁狎鳥本忘機樽中有酒逢人酌琴上無絃信手捫禿盡劍藤吟不就妙哉川泳與雲飛

賀汝立拜恩封

君恩歲序兩俱新鶯誥叨榮鶴髮親天上龍光疏雨露堂前燕笑壽松椿孫枝子舍皆騰踏蘭省璧池交問津此去椒盤重獻頌班衣中有綵衣人

和李後林分惠瑤花降字韻

詩句尋芳自抑揚一觀佳什覺心降山中玉蕊雖無數天上瓊花就有雙愧我未能瞻後土荷君分惠到南牕從今可小中興瑞大地移根到此邦

乙丑三月十二夜夢得家有園池樂壽康之句覺而足成效邵康節作首尾吟八首

家有園池樂壽康四時隨分得徜徉魚遊春水吾同趣逆拆秋房客共嘗風裏松聲傳古調雪中梅蕊驗初陽官閑身老猶幫俸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閑中日月覺偏長睡餘攜幼遊花圃飯後呼童給鶴糧堆案縱橫書數冊隨盤歡喜酒三觴客來問我渾無事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君恩廣大壽無疆玉龍自是神仙骨紫殿容依日月光不織不蚕時賜帛無功無過歲支糧老臣得此知慚愧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撫存松菊未爲荒斛租不及胡椒數樊圃何如步障長靜裡謾看猿弄臂閑中時聽鶴鳴吭山林陰密宜藏拙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人生何用苦乾忙三冬慣曝茅簷日九夏貪眠竹簟凉大寫文書遮老眼熟煨芋栗飽枯腸無榮無辱渾無事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北牕何敢傲羲皇池開滿引靈淵脉戶做西迎太乙光初節易渝誰保晚好人難做必親常老來自適閑中趣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晴簷曝日小春陽爐存榾柮火難過餞酌芹蔬味更長更覺寒威潛出戶便令和氣復蓮床團圓家慶堪圖寫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浮雲富貴利名場欄栽藥相揚樓

美壇植花王姚魏良忘機久結盟鷗社得意閑觀狎鷺塘提壺挈榼堪遊賞家有園池樂壽康

丙寅九月送龍門課試士友

涼風九月菊花天路近龍門自坦然勝友如雲儒雅集雄文麗藻燦連篇平時學問勤攻玉聖世功名好着鞭黃屋臨軒新策士姓名一一聽臚傳

和胡適齊韻

得得高軒到澗泉眞成空谷喜跫然三詩惠我驚人句八袠如公現世仙一見長身知潤德頗疑盛際有遺賢君王已獲非熊兆釣隱如今起渭川

詞

水調歌頭 致仕得請

客問矩山老何事得優游追數平生出處爲客賦歌頭三十五時僥倖四十三年仕宦七十歸休頂踵皆君賜天地德難酬詩書數冊綦兩局酒三甌此是日中受用誰劣又誰優寒則擁爐曝背暖則尋花問柳乘興狎沙鷗知足又知止客亦許之不

百子令

八句加二荷君天垂祐扶持老拙目送新來簷外燕手揀好花輕折比似去年十分强健日看朱詩說篇三百五歲前儘有披閱天教兩子供官一男留養右左相娛悅五見孫枝三拜授童冠參差袍笏四侍鰲峰拏舟在卽次五今圓月曾孫湻老想能隨叔嬉劣

哨遍

江山風月耳目聲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造物之無盡藏月白風清有客有酒踞虎登龍放舟中流聽其所立而休焉歸去來兮昨非今是舊菊都荒新松老矣吾年今已如此歸去來兮忘我忘世草木欣榮幽人感此吾生行且休矣

乳燕飛

一爾炎洗似天知山溪佳處玳筵珠履六十年前今朝慶門左桑弧蓬矢也侶恁鬱葱佳氣綠鬢童顏春未老問壽星模樣君眞是新甲子從頭起應門有子能承志總人間皺眉底事不關君耳看不日孫枝毓秀袞袞教人滿意更又報門闌多喜飽受人生眞富貴便蟠桃三熟堪彈指知幾個千秋歲

鷓鴣天

安分隨緣事事宜平生快活過年時長歌赤壁東坡賦又咏歸來元亮詞開八袠望期頤人生如此古猶稀香飄金粟如來供歲歲今朝薦酒巵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四終

誌銘

三友軒銘

大倫有五友居其中于以輔仁匪直朋從直諒多聞乃益厥躬便柔則損友道斯寓哉取諸物曰梅竹松亦以歲寒匪蒲柳同吾家爾勗蔽軒於東扁以三友八窻玲瓏入乎物乎惟益之榮損己者遠無俾憧憧取友如此有告必忠我作銘詩式輔爾衷

九思堂銘

學造三思再斯可矣今曰九思豈思殊旨蓋此有九者之目乃主一無適之謂彼則一而三之不幾乎憧憧朋從之累視必思明非禮勿視聽必思聰非禮勿聽色兮必温毋很而厲貌兮必恭毋傲而肆必忠於言必敬于事疑而弗問蒙蔽孰啟忿而不懲或至暴戾見得而思義乎不義物各有則合循其理是謂孔門思誠之學所以著于善言之記若稽洪疇心思曰睿作聖之功日積月累內外交持存養之梓天君泰然各止其止不思而得自九思始我作銘詩告江夏氏楫門之扁已歷三世乃祖之訓艮齋之字陟降是

堂合顧是諟敬之敬之一言以蔽

介軒銘

仲友銘其燕坐之室曰介從兄仲立衍其義而爲之銘物之兩間其際曰介辨則必明昧則有晦一念之前有公有私一事之舉有是有非其間幾何不能以寸學以精之毋淪其分鷄鳴而起同是孳孳此舜彼跖所差毫釐豫之六二見微于石三公莫易下惠廸知譬之此室介於東西一左一右跬步背馳分尺既殊當謹所發我嚴其誼托名于閨

君子亭銘　并序

翔甫姪構亭小園結架皆竹剪茅覆之既成問名于余余曰惟古以竹比君子而近世鶴山先生亦以茅爲君子之屬請以君子名之何如翔甫曰善既書其扁又爲之銘　竝舍西北有亭卓然進脩之暇游焉息焉相彼攸宇編茅架竹易泰其茹詩斐其箴允矣君子君子居之匪尚厥德斯焉取斯

斑竹杖銘

斑竹之紋孤竹之傑滋以雨露傲以霜雪修然相間吟風弄月取而爲杖本末有截十節以前更高一節

徐夫人揭氏墓誌銘

族叔母揭氏夫人世居豐城揭源余嘗聞鄉長者言元祐中夫人之族有字伯徹者博學强記游京師不偶東走錢塘以詩百韻干太守蘇文忠公公頗奇之從容問所祖伯徹以漢安道侯揭陽定以對故今之辨族姓者祖焉曾祖諱宰祖諱先民父諱丕承鄉里世稱善人夫人天性慈靜從幼不妄言笑父母重擇所適時族父榮叔力學有聲乃以歸焉既歸室爲冢婦養舅姑相夫子無遺德其處女叔諸婦間始終無間言治化絲枲必力必時凡家內之事若米鹽細故以身任之不以累其夫若子平居服御簡約澹如也

歲在乙亥榮叔以疾卒數月夫人立子婦而詔之曰吾前此未嘗以家事混爾慮妨爾學今不幸爾父棄我而先且汝長矣我老凡門戶事汝兄弟宜自力若閫以內婦職也蓋至是始釋煩謝事而子婦亦能娛侍養志有以佚夫人于老如是十餘年以寶慶丁亥五月丁未卒年六十六子男二甫冠科女一適同里甘元秀夢科元秀皆待補大學生孫男四人夫人以是年十二月庚申塟於所居之後梅樹坡前事二兄衰服謂經孫曰吾母塟有日幽堂之石已具矣而缺其銘敢請禮辭弗獲則拜曰諸恭惟先君與榮叔生同年幼同學長同志塤篪相好若同氣然遇時休暇蓋無日不相聚也聚則論文賦詩酒無算爵饌以雅歌善謔而歸於正經孫嘗侍先君訪榮叔於時賓友狎至笑語竟日觴豆楚楚不戒而具先君因誦東萊呂成公之言曰求師求友嫗人何與而好善之志不可不聞知子之來之維珮以贈之知子之好之維珮以報之婦人如是而後其夫能好善矣榮叔亦知嘆昔之所以遂此樂乎榮叔曰然經孫追紀遺言感念昔者則知夫人之行亦可書也已榮叔諱樞年姓徐氏家居富城之覺溪上喜能好脩郡嘗三遣試大學

晚號拙庵云銘曰

嗚呼夫人　係漢揭陽　來嬪于徐　閫範用光
夫先其歸　巍彼螺岡　梅坡相望　而不同藏

徐公六十宜義仲盈墓銘

君諱元方姓徐氏仲盈其字也世居豐城之覺溪曾祖諱尚賓祖諱廷寶父諱瑜力學有聲淳熙丁酉初立待補大學試法首與其選晚號爽軒居士仲盈其仲子也少頗不羈已而悔曰吾幼不嗜學今時過嗟何及獨不可撫壯棄穢勉吾力以大吾祖父之業乎悉索奩中裝曰是足以救吾貧於是徙有之無疾爲

而用舒不數年息千金則又曰吾聞擇人而任時陶朱之緒餘也乃嗣族姻之可任與僕隸之有材幹者悉畀以貲或坐而賈或行而商多寡各稱其力歲時子錢輻輳充棟滿嬴或有空所攜而不敢歸者曰是何足問仍以畀之卒以不負晚治室屋延師儒誨子以學曰凡吾所爲不得已而舉也汝祖有遺書故冊在汝其勉之梅峰吾鄉之佳山也仲盈儆樓面之予嘗爲名曰層碧大山蕭公書其扁曰良天佳夕聚族其上酒餘滑稽談笑造次能得人歡心人亦每爲之醉寶祐乙卯理宗時九月七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三

娶揭氏先君五年卒子男三人克己克昌克順克己亦先君十五年卒女一適同里甘蜚英孫男四宗宏宗大宗允酉孫女孫一適甘應登蜚英之子也曾孫男一曾孫女二諸孤將以丁巳十月乙酉塟于所居之前坊鄧家園前事以書來乞銘余猶記甲寅春鄉里艱糴人持錢竟日無所遇仲盈首發廩爲倡計口而糶之人以無餒又記己卯秋不雨仲盈精禱卒獲嘉應歲以有秋此二事皆有志於善而鄉人德之者是可書也已予視仲盈爲族子年長于予居相比且相好也銘何可辭銘曰

勤儉以裕其家　詩書以訓其子
是惟仲盈之墓　衍慶源其無已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

淳祐丙午夏余令臨武收仲弟家問諗余以族姪士貴物故余盡然流涕既以書致奠且吊其孤越二年余貳郡長沙其孤繼鉉又介仲弟來請銘其父之墓余念昔叔父通直公嘗銘士貴之父矣今何敢以王事不閒爲辭乃叙而銘諸士貴諱希周姓徐氏士貴其字也初名景周因讀西山眞先生希元字說謂景非經旨易名希周曾祖諱浩祖諱檜考諱灼妣甘氏

生而終鮮父母鍾愛欲其一意於學不使聞外事自成童志學則延師家塾明窓短檠晨夜程書足跡不妄踰閾既知方則詣名師重費不憚故東江帥幹林公彥掞以學問文章榘矱後進衿袂雲集士貴每爲林公許可嘉定壬午秋試以詞賦屈充太常博士弟子員君笑曰志于目而中于眉我則無勇然賢關亦吾願遊鼓篋未行而丁父憂惸然終喪隻力膺門無復四方之志所居富水之北涯環山面勢茂林脩竹翛然處士之廬扁曰山居今廬陵太守宗丞李公義山爲書其扁士貴爲人重義輕利自己事常若戚嗟

畏縮不敢有所爲他人有急慷慨喜自任奮不顧危難人以是多之丙午正旦忽得異夢語家人曰吾其不逮七七之數乎果以是歲四月戊子以疾終于寢生于慶元己未享年四十有八娶同里甘氏子男二人長曰仙感早夭次曰繼鉉習進士業女三人長適臨川進士王應津次適甘士元次許適黃季璘皆同邑進士繼鉉將以戊申十月甲申奉柩葬于富城喜源之阡距家纔數百武于是係之銘曰

富水之北　喜源之陽　有山如壺　杉松蓊蒼
是爲士貴之藏後嗣其吉昌

內省居士墓誌銘

族伯父內省居士徐公諱桂字億年居豫章豐城之覺溪其先則撫之宜黃人也曾祖諱端仁祖諱邦義父諱浩皆蓄德不耀公天性孝友事親左右無違委順伯氏人無間言考君既老而傳分稼歲入饑饉而公能苦攻貧淡織裔自力仰有取俯有拾晚歲家益豐咸謂公可少紓矣而敝冠短褐自奉泊如未始易其度獨于勝緣善事則樂爲之脩孔道成徒杠捐金佛老之宮範鍾塑像金碧丹漆雖重費不憚尤喜蓄奇方良藥遇疾痛艱棘者和方飢飲之隨失其疾來

謝則却勿受曰人患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豈吾心也嘗汛掃一室藏焉息焉扁曰內省族姻過從則觴于是余叔父金陵法曹爲之記故識與不識皆號曰內省居士平居訓飭子孫惟儉惟勤乃克負荷有布衣一實得之王父褚藏五十餘年風炙惟時以久不敝一日語孫執善曰我于吾祖爲仲孫實受此賜今汝吾仲孫也我死則汝保之公之心蓋可見矣春秋八十四以疾終于寢實紹定庚寅三月九日也娶同里甘氏媲德勤家先公二十年卒葬富城鄉之登科里子男四人燧煒勤生志學女三人適黃佑揚惟脩甘

贊孫男四人應善雨充大學生執善友善明善女一人適甘壽南曾孫男三人宜孫龍孫符女一人尚幼其孤將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甘氏之兆前事命經孫曰吾父葬有日敢請銘經孫三辭不獲命則退而以所聞見誌之恭惟公之壽八十三戶曹甘君同叔誌其墓所謂醉鄉有備五福之君子也考君壽九十四特書直道而行略無拘束之語以沒先君嘗跋其後亦以爲庶幾仁者之壽余嘗謂富貴或可以智力取壽祉不可以幸而得然可以智力取者或能有諸其身而不能保諸其子或能保諸其子而不能必

諸其孫甚者一日之間始裕終裔孰謂耆年備福不可幸得而祖父子孫之可相望乎今公三世踰八望九至垂百齡又皆康强考終子孫逢吉豈非積善成德世濟其美而天道既定常與善人故耶乃係之銘曰

有祉有年　如祖如父　匪天之私　惟德之裕
我最其德　代石以詩　式告後人　勿替引之

徐孺人黃氏墓誌銘

孺人黃氏世爲豫章豐城人曾祖諱巷祖諱仙父諱昌隱德勿耀孺人在父母家孝諳專靜從祖柳州錄

事參軍文林公奇之曰是女必貴且壽勿以與凡子年十七歸我族父徐居士上侍重堂禮無違者時居士家尚微孺人相以儉勤姑叔多幼孺人視猶弟妹迨畢婚嫁貲助爲多閤閫五房性靜躁不一食指且千孺人盡己而恕人門內肅雍帥之爲順至相語曰我學長姒諸子少長居士遺從師資或延至家塾孺人仰承盡禮居士既捐館孺人誨子若孫尤篤介然自守持門戶益嚴經理有方家益裕然自奉簡約則履其素歲在辛未天子慶東朝壽馳恩區內凡父母年高者賜有差孺人年應詔書縣府以聞始受封子燮新堂落成迎養有偉經孫爲取命書其錫華偕以

閒壽域之辭扁曰華壽湖南常平使者姚公大書之拜命之日子婦孫曾羅拜上千歲壽孺人飲而醮且曰吾逮事曾舅姑今抱曾孫頻仰六世老身康健且拜天子錫命何以報造物惟一念平善尚庶幾焉汝曹共勉之淳祐癸卯三月甲申以疾卒孺人莊重寡言笑至有所教戒言從理到聞者心服待族姻以厚凡貧無歸或不能自衣食者隨力贍之歲凶少食不自足而飽饑者御臧獲以恩不責所短曉歲尤樂善事老佛之宮有謁必施日課西方書若有所自得者居士諱椿年季父通直公嘗銘其墓曰資之奇學之時材與命違人人以爲至論子男四人曰焴曰炎皆先卒曰燮曰熹好學能家孫男九人方競于學女二人適同里進士孫禮仲范念曾孫男二人女孫三人長適同里黃瑀餘尚幼其孤將以卒之明年十月癸酉奉孺人柩窆於所居富城鄉羅坑之源羊角峰之下前事燮熹縗服過經孫哭且拜曰先親窆有日敢乞銘經孫自念幼辱知憐長蒙授館且母與孺人生相好誼不敢辭謹序而銘之銘曰

婉娩令儀　允婦允母　始于儉勤　終貴且壽

鸞誥煌煌　天子之錫　人曰以年　天其以德
羊角之峰　鬱天其蒼　山環水環　子孫其昌

仲表上舍墓誌銘

君諱緯孫仲表其字也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溪曾父諱長孺號桂巖逸人大父諱濬累贈承仕郎直院侍郎李公劉銘其墓曰覺溪先生考諱茂異累贈奉直大夫皇妣吳氏累贈令人仲表生嶷然甫就外傅與羣兒殊年十二隨先大夫客授能以身律同學者未冠習舉于業下筆數百言既冠與予偕假館以養名節歸省各以所得相琢磨歲在乙卯元叔通

直公充賓貢仲表待補大學明年通直公擢第春官仲表試成均不利歸而益治其學自是學益工從遊者亦衆凡經口講指授者隨資稟有就升於學薦於鄉登於仕版者皆有之寶祐癸丑予綴朝班仲表補國學生私試賦用盈缶納約自牖原韻云處富貴之地者入儉最難因開明之天者進言孔易司成孫公願質喜其氣老語勁既謁謝孫公曰吾得人矣尋謁告歸今年天子加恩三學皆得試別額仲表初不欲就予强之試不偶別予曰功名有分弟歸不復來有子可教抵家書遺予曰屋西架小閣日宴坐其上友

蒼山延白雲課子讀書有足樂者余心嘉之悵然作風雨對床之想書還未達而仲表以疾終矣嗚呼痛哉仲表學識有源委作文有氣骨臨事辨義利與人交有信生平不妄登人門惟受知于清敏范公應鈴最深清敏登朝持節江西湖南皆與俱景定庚申胡馬遶渡哨至隆興大岸已而臨瑞故鄉人大恐皆欲逃生山谷間仲表曰吾徒不幸而遇狄難仕者死官守居者死墳墓義也且望風先勤虜未必至而鄉皆寇矣卒不動衆時以安其臨難有見如此故其殁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傷悼初娶同邑胡氏再娶崇仁胡

氏三娶同邑歐陽氏子男三人思謙早夭思誨思諟女二人長適同里范藥今任南安軍南康縣令登之子也次尚幼仲表生慶元丁巳閏六月丙子卒於景定壬戌八月乙酉得年六十六以是年十月丙辰葬余坡去家纔百弓地從治命也嗚呼自先大夫捐館弟兄相依爲命扶持門戶不幸仲敬早世今仲表又棄我逝矣惟予與季弟相望於千里之間諸孤斬然幼者未亂益重鴒原之痛嘗三疏乞歸願未之遂思諟以遠日來告謹識其悲而銘之曰

有學以爲本　有文以爲華　涉壁流而弗濟

孚其命耶

仲正學舍墓誌

君諱綱孫字仲正姓徐氏上世撫之宜黃徙隆興豐城之覺溪蓋三百餘年矣詩書之澤日演以盛會祖諱長孺號桂巖逸人祖諱濬特贈承仕郎父茂異累贈大夫妣吳氏累贈令人仲正天性孝友九歲喪大夫公執禮如成人從諸兄讀書學文知自刻苦辛卯秋試充待補太學生是冬從予侍宜人之官長沙益勵於學越二年自宜人曰伯氏有祿養親仲叔又皆官授先廬誰與守網孫請歸宜人許之既歸且學且耕力貧自拔積勤儉三十年田有租山有木撤故廬而新之堂有序一閣翬飛族姻朋友往來臨風對月盃酒相屬歡如也余兩登朝有西湖之約不及踐癸亥冬予以煩言去國仲正迓至臨川以予得歸喜見顏色蓋自是無日不相聚也今年三月以疾歸自邑余日夕往問必冠而後見越五月辛嗚呼余弟而止是耶娶何氏子男一人思詢女一人皆幼仲正處己謙與人周故卒之日哭者必哀藎生於丁卯四月癸巳卒於乙丑三月辛巳得年五十有九以是年十二月壬申葬於所居富城鄉含山之源予惟兄弟四人同受先世簡書之托今諸弟既沒予獨後死昔嘗誌二弟今又忍誌季弟耶泚筆淚落不知所云是年實咸淳元年

貢士徐君北壑墓銘

君諱泳孫字仲時元名子中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溪曾祖諱長孺號桂岩逸人祖諱濬承仕郎學者以覺溪先生稱之父諱華登嘉定庚申進士第歷吉州安福縣主簿建康司法柳州司理以通直郎致其仕仲時生而警敏年十二三通直公攜之客授於外嘗語之曰我以貧故受人子弟之托力暇及汝汝宜自力每授業即時拱侍左右他生有未習仲時轉以曉之暨隨宦四方多識名人先達所得前言往行尤多如金陵陪都之形勝湘南海外之風物時時為人師之聽者如親見而身歷之也通直公卒仲時扶護以歸既終喪又改葬母饒氏夫人禮無違錯為文有氣骨以理致為主試庠序輒出流輩右歲在戊午偕計上春官今上登極又以潛藩恩試禮部俱不偶益自奮勵孰謂天不假年竟齎志以歿耶仲時生於嘉定戊辰五月甲子卒于咸淳庚午四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三娶臨川方氏居士諱叔淵之女子男三人

思諒思蒁皆向學思諒尙幼女三人長適承信郎趙大球先仲時弟三年卒次未許嫁而夭次適同邑進士范坤載仲時事親孝處族姻以和待朋友以信尤篤于教子知己過從篤諏連日人或以急難告不以存亡有無爲辭故卒之日弔者甚哀聞者悼痛思諒將以是年閏十月己酉奉母命葬于所居水北山之陽去家纔數武嗚呼覺溪先生五孫先通議四子通直一子余最長仲時最幼仲表仲敬先後淪謝余癸亥來歸惟仲正仲時相聚仲正不幸以乙丑歲沒好天良夕杯酒從容惟余與仲時爾今又棄我而逝余讀昌黎集見其銘崔叔清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不見而死吁其可悲嗚呼昌黎於同官尙爾況余兄弟之至情乎銘曰

氣吞餘子兮智可一官清秋一鶚兮飛不盡翰天既生之兮曷成之艱年赤中壽兮返其家山義木之亭兮瀛洲之灣精爽如在兮往來其間山明水秀兮面勢平寬後人之利兮宅兆之安我銘諸幽兮百世不刊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五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

明裔孫鑒 編輯

詔誥

留引年詔

勑尚書省所奏乞引年致仕具悉唐孔殘爲尚書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止之曰公尚壯奚去之果至奏疏流行到今以爲美談卿年尚少于殘是一不宜去漢儒貢生以子少欲退初元有詔止之曰以王命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卿自言有子肯堂又過貢氏多矣是二不宜去矣以直清典朕禮以華皓從吾兒方于卿有賴所請宜不允

留致仕詔

國家體臣務合九經尊賢之典大夫有德奚拘七十致仕之文以卿厚重有常碩大且儼由翰林而進今之職既特拜于延康任耆社而當壽之年宜養恬于崇福雖齒之宿而力未愆若爲抗章遽欲投綬故國有喬木每懷舊德之高華髮爲元龜尚冀遠猷之告引年之請非朕樂聞所請不允

皇太子送出朝劄

輔青宮之教久藉儲端綴文右之班莫挽內相有懷警誨無計挽留顧行色之匆匆重此情之戀戀將寸忱于實篚少效勤惓渺千里之歸舟特加珍護敬有塵溷伏冀炳融

贈金紫誥

佚老丘園久遂掛冠之志輸忠畎畝忍聞易簀之言嘗首橐班可稽襚典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豐城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徐經孫端方有守孤潔無朋出領屏藩備殫牧禦入司獻納畢吐忠嘉乃辭金馬于直廬自適白駒于空谷朕載嘉雅尚遐想高風前代金章之官所以華耆德我朝資政之職亦以寵舊臣惜不畀于生前徒加榮于身後庸頒特命姑寄深悲噫一鑑云亡孰効進規之益九京可作尚欽追錫之榮可特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餘如故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墓表

嗚呼官至於金紫壽至於大耋其生榮矣雖晚福考終不及悲于風景而幽堂改奠廼屢越於星霜君子羨學士徐公之令終亦重悲其閱世之不克以禮葬也坏土荒涼與凡民等墓前不容一圓石書其姓名謹按豫章徐氏皆出高士而覺溪之徐名在進士科

舊矣公諱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應舉始改今名登寶慶丙戌王會龍榜進士出身歷官潭州瀏陽主簿郴州永興令知桂陽軍臨武縣事通判潭州國子博士監察御史福建提刑安撫知福州貳秘書宗正起居左右史兼給事中刑部侍郎禮部侍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度宗在東宮公初爲資善堂直講又歷諭德庶子詹事尋至豐城伯官至正奉大夫遺表贈金紫光祿大夫以紹熙壬子九月辛亥生咸淳癸酉閏六月乙亥薨逝曾大父長孺太父濬以公贈承仕郎妣范氏繼唐氏俱贈孺人考茂異以公贈至通奉大夫妣吳氏贈淑人娶饒氏贈淑人子男三人思訣知饒州鄱陽縣事思訓知贛州府贛縣事思誼前杭州檢點所提幹桑海一變蘭玉連摧孫男四僅存者三敏學承務郎務學通事郎心學公薨後乃生曾孫男四璋亦早逝璋瑜生晚皆不及見里居洪撫之境有山方正因號矩山公之在臺察給舍彈劾繳駁屢犯戚里近侍景定間貢似道初相莫敢議執政善否公抗論買公田不便未幾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官舊不常設旋以御史舒有開奏免所居官遂歸不復仕度宗以宮僚欲留莫得尋奏畀祠祿逮其卽位以引年致仕屢除不拜榮以書殿加以封邑及聞遺表備極恩贈閑居十年皆似道秉政之日辭世三年始有魯港之敗舉目山河之異公不及見矣惟公貴而能貧不治產業身後蕭然思訣等嘗奉柩葬于所居之水北俄以地理家異辭舉遷世換人亡孤弱不克葬歷四十有三年爲延祐丙辰三月二十六日諸孫始復奉柩祔于始祖何夫人墓左其葬也多心學之力敏學走郡請于朋來願書墓石惟公卽世已久當時及門之客莫有存者余弱冠以里中子嘗托門塾故不敢辭而表其墓曰

斯墓也是昔翰林學士也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鶯臺而不畏近侍者是景定罷朝而不附公田之議者是咸淳遯野致爲臣而不仕者避世十年辭世三年而山河異矣葬之緩急正不暇爲身計也吾書在石勿礪勿燧倘見采于太史也

里生前進士熊朋來撰

史志

宋史本傳

徐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須

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韓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田豐儲倉提官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劾京尹隱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卽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陞安撫使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韓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卽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閒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陞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事啟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

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靖共爲主有懷者以譁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江西通志列傳

徐經孫字仲立擢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辟永興令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遷安撫使尋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宗正少卿起居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陞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三年太子入侍悉以其所講聞奏帝未嘗不稱善會春雷詔求直言入對曰數年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言皆剴切深中時弊後加端明殿大學士閑居十年卒 江西參政林庭楊副使周廣纂脩

豐城縣志列傳

徐經孫字仲立覺溪里人濬之子號矩山登寶慶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

廷方下令須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爲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召爲秘書監太子諭德遷給舍論謝堂不宜以後族次對西清繳董宋臣不宜以近倖與兵柄陞太子詹事敷陳經義隨事啟廸景定二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論者以靖共爲主有懷者以譁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

時賈似道議買公田以省糶運經孫亟論非便忤似道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爵豐城伯謚文惠經孫既貴不治產業身歿蕭然葬不利舉遷至再歷四十三年爲延祐丙辰乃克葬

閩大記名宦傳

徐經孫豐城人寶慶間官福建提點刑獄號稱明允歲餘轉安撫使知福州經孫先宰臨武爲潭州帥閩人陳韡所知既任閩適韡家居經孫秉公守正韡親屬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經孫韡深怒之韡尋起家帥本郡懷私忿劾奏通判語侵經孫朝命斥通判經孫造朝具白政府明通判無罪事聞帝欲罷韡經孫於是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力請不置遂自乞閑識者韙之（候官野史王應山纂輯男王毓德編次）

給事徐侍郎先集序　宋劉克莊（莆田縣人禮部尚書）

某庚申仲冬朔侍立直前奏事越三日蒙恩擢貳夏卿仍兼西掖時矩山徐公兼東省同論思同封駁每見公於朝廷文字溫潤精切常自媿其言之繁蕪其於宮府命令士大夫除授必是是非非義形於色某

素懦雖欲自毀袖中之稿附名淳夫之末而不敢近傍也兩省同寅者幾二載一日公出二徐先生遺文一帙曰覺溪公王父也曰觀過堂公嚴考也覺溪之作如蟠桃實如優鉢曇花希世一見見則爲瑞觀過公大篇如廣樂萬舞短章如廟瑟三嘆鶴鳴章指金華殿中語也豈特足以補呂氏讀詩記哉二老有文如此而終身隱約不遇詩書之澤鍾於矩山公之身宜哉昔坡穎爲文章大宗師而歐公尤稱老蘇秀才之言曾南豐亦作明允哀詞山谷爲詩初祖而句律自山鬼水恠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之語而出某

於矩山公三世亦云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

贈詩

監丞樓穎

祇道襟懷止水平那知袖裏有雷霆姦儔破膽潛幽穴善類揚眉集廣廷勇退何須三出晝不留可驗少微星幾年劍氣冲牛斗端的先生炳地靈

見說君王重講書傳宣三日到桐廬請賢近歲多遷就公義今朝却展舒霄漢星辰今失伴溪山風月好留渠子房高卧周昌戇商皓應難學二疏

李林後

局勢孤舟駕怒濤急流誰肯暫停篙那知鶻擊秋霜勁不放鴉音晝夜號鐵面拔山輕若厲丹心戀闕銳如毛見機而作眞君子官爵雖卑氣節高

太學徐紘

世事糊塗盡退藏鬼車眼底幾金章空舟清載桐江月直節高凌柏府霜不爲諸郎官職計只留千載姓名香煩誰說與歐余蔡要共椒蘭一樣芳

東甌林堯之

夜忤中能叱鶴羣竹輿拂曉出脩門去程五里復五里世道一番差一番國去老醫人共駭史留野筆古

難言此歸向後多風雪不是春晴莫出村

蜀劉仲房

白簡朝陳暮掉頭飄然一葉理歸舟嚴霜載路風逾勁泉日當空霧欲收嗅蕊梅邊還我去尋芳花底爲渠留劍江千古英靈物紫霧仍前射斗牛

邵陽李茂良

六宮脂粉角春嬌巧畫蛾眉俟燕朝一見傾城傾國色低頭不敢說妖嬈

侄國博思立山房

寶祐癸丑秋叔父戕豸冠赭袍重親擢率傳爭相煩

諫舌劇帝闕英風凜朝端疾惡懷剛腸憂愛由忠肝伊耆本能哲集處猶交驩醜正恣腹悱罔上多面諛豺狼正當道獬豸宜觸奸世俗固喜圓忍使方爲刓誰爲中流柱以身障狂瀾誰爲獨擊鵠霜簡先抨彈手排一不肖汗流三諫官驅厲亦何勇拔山古爲難夜漏庀抗筆遲明理征鞍行行復行行行竟至羊裘灘公非悻悻者純然烱衷丹聲諫既莫容身諫那敢安天王果聖神感悟中赤墀御筆謹勉諭宣使來江干六丁難力挽百壬空膽寒脩明日月皎歸袖天地寬公出亦榮矣夾道紛圜觀賢哉是丈夫直節看不刊其間知已者欷歔爲長歎開元與天寶進退惟一韓

汲直不補外漢鼎方石磐願公聞此語憂國强加餐暫撫松和竹三徑猶未殘黃花香晚節功名攸久看

特奏狀元樂雷發

浙江潮浙江潮聽我撫劒歌長謠何物厲鬼逞妖媚鰅鱮掀舞狐狸嗥奄奄泉下蜍志輩波流風劇何滔滔亦有忿世嫉邪者往往欲進欲退項背生寒毛天生聖明眉八彩渾沌檮杌與饕餮惡貫自待滿疎網終難逃彼哉木魅肆巧辨蟣蠓衆正欺蒼高西顥橫殺氣南岳才涼颼差哉神豸出靈嶠突兀蒼隼凌崇

霄臣有剞劂鐵臣官柏府曹臣請誅正卯之僞辨臣請斥國中之昏妖排奸擊佞臣職所當盡釣名賣直臣心無所要夜飛白簡徹御榻曉披青簑棹歸舟鳧鴨折翅竟驚逝鸞鳳遐翥邈難招偉哉骨鯁臣壯哉清明朝是爲南州徐高士衡廬翼軫盤結成此豪外有光霽涵落之氣象中有巉岩斬絕之風標正如豐城寶劍勁氣射斗牛又如旌陽鐵柱神力鎮逆蛟想當草奏時百靈護揮毫豐隆執法拱手供服役崖公富媼降鑒何昭昭功名自將留久遠只今埃塩輕蟬貂顧予共忠憤曾對選舉條斥狼奸恨不力靦面汙

藍袍陽城陸贄久不作見此偉節頓使鄙吝消古今富貴磨滅安可數惟有清明萬世常岧嶤狂歌豈但張盛美要將便豎脊梁攀華鑣浙江潮浙江潮我詩激烈應須聽君其間諸釣台之石晉江之濤

萬平埜

西風昨夜忽然狂萬葉飛紅天下霜晚節可觀霜後菊一番霜過一番香熙豐平地起風波砥柱中流有老坡舒亶一箋坡老去後學國事竟如何朝雲黯黯日陰陰泰宇無塵有此心一笑出關天地闊人生至樂在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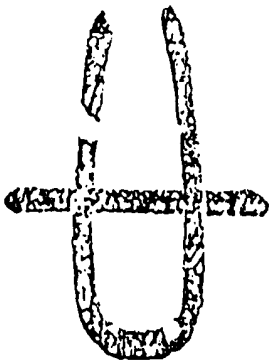
福州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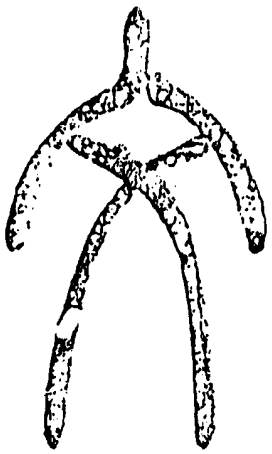
公今持綉斧一似未官時無地通關節憑天判是非吏閑衙退早事省印開遲八郡闌干月分輝照客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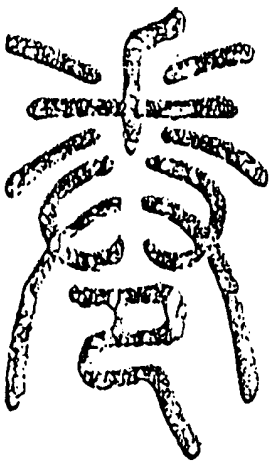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終　豐城熊羅宿譯元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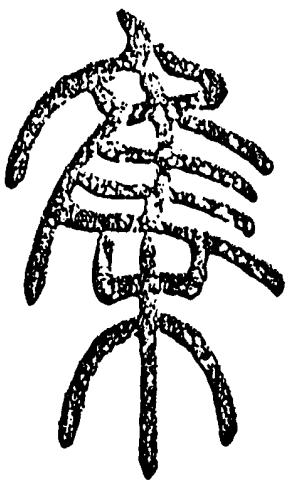
徐文惠公存稿跋

豫章山水清奇其氣鍾於人也每生剛介絕俗之士立朝不爲權貴所懾臨民不爲苞苴所汚歷代先哲以節義焜燿史册者後先輝映此鄉邦盛軌後之人於其遺文所當賡續刊布以爲後來矜式者也豐城徐矩山先生生於南宋以進士起家中外廻翔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爲御史時則忤時相爲諭德時則忤近侍疏陳時政則洞中民隱深切著明致仕十年而卒卒後三年宋社始屋非天之厚於先生使不睹黍離麥秀之慘歟明萬曆甲寅公十一世孫鑒始編公集爲五卷附錄一卷距公卒已三百年此本即據萬曆本寫刊相距又四百年矣萬曆刊本乃二徐合刻其一爲徐鹿卿之清正存稿書爲豐城熊譯元羅宿舊藏校勘之勞亦熊君任之原刻間有俗寫字體譯元以爲可存明板舊式故不更改乙卯孟夏南城鄉後學李之鼎謹跋









李文溪公文集序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伸乎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藁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絶至或不能以句以爲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

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爲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蘊顧平昔所以告德孚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冊之中麤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尙奚疑哉傳曰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缺乃深自思惟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

謄本參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肩子昭董其事而俾予爲序之於乎自予爲兒時已聞文溪名而喜少長益嚮慕而獨恨未識其心胸氣象爲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其世譜今幸寄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伸予奪一切果皆不足爲累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孚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尙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成化庚寅九月同郡陳獻章公甫書

嘗觀古今士大夫有其資者或無其才有其文者或無其行有其遇者或無其氣故進退出處得失恆不能齊也吾廣忠簡李公崛起南服爲宋名臣其傳在國史不可尚已一日公嗣孫璧山氏遣其子鼎來持所著文溪集見遣予反覆誦玩手不能釋見其資粹然如麗金崑璧其才浩然如江漢溟渤其文蔚然如天葩雲錦其行犖然如泰山北斗其遇殷然如雲龍風虎其氣肅然如秋霜烈日出則危言危行距邪翊正處則耕且漁靡

適弗樂故徐梅埜稱公爲南方問氣文文山評公爲菊坡揉人如公眞可謂完人矣所著集凡二十卷文百十二篇奏議二十一篇詩詞百七十六首遐哉邈乎公不可作已讀其書想見其人猶凜然有生氣也璧山翺名字如鳳守漳州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卓有政聲尤剛毅不隨有文溪之風鼎來爲邑諸生英資未艾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尙克承哉并書以復時嘉靖癸丑中秋後學南海鐵橋黃衷子和甫頓首書

文溪集者宋侍郎忠簡公李先生之所著也其文質實而簡勁盡脫陳俗初讀頗難偶以爲樊栁之儔也及觀跋菊坡之作及淳祐赴闕奏劄乃知公正直忠信學宗清獻崔公而立朝之讜論浩氣骨鯁凌人數被史嵩之讒沮有經綸之才而不獲輔相之任其言之奇古固有由也語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其然哉公至今且十餘世矣其嗣孫翺仕爲南禮部主客郎中言動不苟文雅清修綽有公風方將纘公之緒而益光大之則公

之道雖未大行於一時而實遠流於百世矣吾知斯集也當與文溪並行於永久而不替乎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冬十二月辛亥高陵呂柟書

文溪文集二十卷諸體具備宋侍郎謚忠簡李公之所著也厥居文溪之上肆以名集公弱冠起鼎魁歷仕中外垂三十載名在史志昭昭乎世憲故稱其人與文者曰南方間氣余無容贅特因而有感焉君臣之際不其難乎漢文之世而賈生長沙武帝之世而仲舒江都長孺淮陽夫二君君矣何其遇不易如此哉它不必論理宗者非宋之英主哉謂宰相曰李鼎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公亦曰一介孤遠不由薦進故其陟言路登

從橐知爲斷乎親擢非不知公者而竟取嫉於史嵩之讒間於盧董年未老乞身端揆輔弼之績無自見焉則公爲遇耶未盡耶於乎難言矣公歸三年沒又十有六年而宋迄錄文文山陳文龍二公皆以大魁起家食此亦非盡遇其君者竭忠徇國乃公不及與矣要之精忠大節易地皆然何感乎何感乎故臣之於君所遇者時也所以遇者道也道苟在己百世而下猶想其所以爲遇者安得不悄然思嘅然俯以悲也昔余南遊拜公祠於海珠之山作歌詩弔焉茲幸得觀遺集於其孫如鳳

氏完整可愛抑亦有道者言宜永其傳則公之遇不遇吾奚悲云如鳳君諱翱同知吾郡德徽惠政續其家聲翻升是集於梓余嘉其仕不忘學尤不忘其世之所從出也樂爲校讐而又重之以辭致其古今之感焉於乎

嘉靖辛卯孟秋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奉敕提督南畿學政莆陽鄭洛書撰

忠簡公文溪存稿重刻序

先公以鼎魁當宋末造歷中外隨地著勲今觀其立朝奏議追斥王安石叛經請正儲君名號擊奸相史嵩之劾樞密陳韓京尹趙與懃力詆巨閹董宋臣盧允昇務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非僅激烈於詞章者其在外也節推汀州則靖亂兵存郡守破劇賊提舉福建則驅濁吏活饑民秉憲江西兼知贛府則劾貶貪決冤滯置平糴罷官酤化尚蠻爲良民其居鄉也繼城諭賊而賊旋解去攝鄉帥邱迪哲誣戮平民則繳詰

敕辯其冤褫閣職有但得一方存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之句初以右正言劾陳趙不允引裾留牘去後除知贛憲聞改漳俱辭不赴參大政徐清叟力薦起官旋以侍郎劾董盧不納遂同御史洪天錫出國門歸隱文溪著書講學以植綱倫存節義爲本宋社屋而文獻凋殘家藏御書四十二道盡爲昆明劫灰先公之文幾不可問幸先公門人東莞李春叟收拾燼餘得奏稿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付之剞劂名曰文溪存稿歷元至明踰二百載成化庚寅族祖禎得先公所撰墓誌二於裏水林巒正德己卯族祖達元得先公所撰清獻行狀於崔公文集中嘉靖己卯族祖翊同知與化得先公請方謚狀及祭方文挽方詩併先公轉朝散郎制書一道於大琮十世孫方宗重是年九月復得文文山跋會子美書文於御史朱澍嘉靖癸丑彙集重梓板藏宗子家後沙灣房請板留於祠中適遭鄉變板遂失落嗟乎先公功業文章炳耀今古僅存此集世變屢更梨災棗厄所幸舊帙猶存因訂其魯魚分類編次而授之梓亦此集更新之會也念厥紹者惟懷永圖焉賜

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加一級掌光祿寺卿事前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浙江道御史改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實加陞一級知南直隸池州府建德縣事十四世孫際明頓首撰

文溪李公文集序

士之生世當以氣節爲主文章次之古今文人凡幾窮者涵蓄山林達者顯著朝路然文之行世窮者恆多達者氣節難全而易虧少虧則以其文俱廢矣文溪先生登丙戌科第三人聲名已赫赫初宦於汀州戍卒鬨欲害守公以身翼蔽之守獲免及里居循戍卒叛囘圍廣城公縋城出諭賊退城獲全威武不能屈如此初登言路以直諫去再持從橐亦以直諫去富貴不能淫如此樹立高則言辭偉故其文隆崛崔崒淵淪瀆瀑千態萬

狀皆氣節之所充也晚歲間適無日不登臨無日不賦詠自騎騾後六丁取將者不少大震初受公訓常撰杖屨惜不掇拾以富篋笥五十年間往來懷抱一日其孫憲文以文攜存稿見示感愴久之既喜二文之如姚珽又恨大震不如李漢也公號文溪以郡北諸山泉滙於所居後元有此名蓋地靈所鍾也噫溪以文顯不以愚辱山川亦有所遭云時大元大德戊戌夏門人陳大震書

重刻李忠簡公文溪集序

天地之精英人得之以爲文可以黼黻朝廷芬芳宇宙存乎中中必有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此天地之正氣也故論人之文當先觀其人之所養先生昭代偉人年弱冠以雄文魁天下追風絕塵之資刷燕抹越其進也孰禦而居官守當言責則寧爲國死寧以言去身與家不遑恤何官爵崇卑足計哉則其所養可知矣居官多惠政及民未易縷數姑以立其大者觀之初筮汀幕適有軍變郡侯束手就執僚屬鼠竄不暇公從奮身直

前諭以禍福脫郡侯於虎口不崇朝而大難立解後數歲家食循陽戍卒倡衆直擣廣城震撼一道清獻崔公判鄉郡選幕下士諭賊人人相顧股栗公以廷紳贊閫畫毅然請行縋城詣賊壘言未竟聯事者已血刃頸儗刃向公恬不爲動從容陳義以調伏其心賊爲逡巡退却卒斂兵去城賴以完探虎穴抖虎頭設不幸則男兒死耳豈全軀保妻子之爲者眞丈夫哉既而入烏府立朝若少屈意穹班可以一武至公方碎首玉階與天子爭是非辯可否出袖中彈文對仗斥宰相借尚方劍斬

佐臣苟利國家雖鼎鑊不避一言枘鑿拂衣徑歸視軒冕去來太虛一微塵耳孤忠突兀凜然與冰雪爭嚴三學諸生送行詩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剛方正大之氣蟠鬱胸次泄而爲文光芒自不可掩大者中圭瓚小者鏘珮環奇峭者如怪石之倚斷崖清麗者如明星之炯秋漢進而立朝則論奏丹青言言藥石皆足以裨主德格君心而深衣獨樂則嬉笑怒罵字字箴規皆足以植民彝垂世範蓋忠義以爲之骨學識以爲之根故芬郁葩華爛漫宣吐不自知

其爲文也而文益工天收其聲山頹筆絕遺編散落浩不可收僕從先生游舊矣賜牆及肩未覩閫域方將擬集大成以俟識者世運中更衣冠禍烈士家十二樓竟墮昆明劫火中斯文何辜例坐此厄噫尚忍言哉先生有子五人今中峯獨存諸孫競爽追抱往恨皇皇乎赤水元珠之求春叟耄矣於師門無能爲役大懼放失永負夙心於是勉收燼餘僅得奏藁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編次成集命之曰文溪存稿卷飭而歸之羣玉府俾登諸梓以壽其傳嘗鼎一臠知味者有遺恨焉雖不幸而不得其全也猶幸斯文之未盡喪也杲日行天照映宮壞先生之節卓乎不可尚已先生之文泰華之毫芒耳所可傳者僅止此其所不傳者又孰得而窺其際哉掩涕濡毫撫卷長歎九原不可作吾誰與歸先生名昴英字俊明宋朝賜之謚曰忠簡文溪則其自號云時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中元節門人李春叟百拜敬書

文溪集像贊 一 詩雪軒校刊本

夫何若目之營然憂世志也若冠之峩然撐天墜也若笏之奮然擊佞史也若綬之縈然縶賊壘也若愷悌之藹然贛民惠也若視之瞠然從師義也若神之淵然文思致也嗚呼此非文溪先生之行義文藝流光於百世也乎甘泉湛若水贊

文溪集像贊 二 詩雪軒校刊本

文溪自讚

玲瓏山癃搭颯野服煮茗松根煨芋巖曲且農且漁非僊非俗其傍何有秋鶴霜竹

文溪集目錄
卷之一
記
卷之二
記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題跋
卷之五
題跋
卷之六
奏議
卷之七
奏議
卷之八
奏議
卷之九
奏議
卷之十
書狀
卷之十一
判行狀
卷之十二
祭文 墓誌銘 雜著
卷之十三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之十四
五言律詩
卷之十五
七言律詩
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
卷之十七
七言絕句 贊銘
卷之十八

詩餘
卷之十九
詩餘
卷之二十
家書

廣東通志傳　　戴　璟撰

李鼎英字俊明番禺人少雋穎絶人寶慶丙戌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鼎英第三人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巖鷙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埤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鼎英爭不聽徑棄官歸亟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泊回悍兵王寶已閉關將

殺守吏士民擁之入鼎英開諭諸賊乃解既朱積寶合磔寇攻城設備待之調右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畧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乙未摧鋒戍卒叛鼎英出諭賊甫繼城羣凶露刃森立毅然不爲動從容諭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後與之平賊以鼎英有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奏數千言極剴切上賜金酬其直尊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變猶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卻納尊丁父艱既終喪累召不起杜範入相首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丙祠不允丙午赴闕上言請正史嵩之罪以伸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姦猶未勇宮媼閹寺猶未斥絶是皆爲更化之累上謂宰相曰李鼎英南人無黨中外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抗疏乞

早正儲貳言極懇切又極言史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以抗疏與在外差遣俱辭不赴人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劾貪決滯一道肅然課治最召除大宗政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疏極言時事既奏左右皆側目有西太一之幸又抗疏諫之上嘉納除兼侍講權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開國男董盧二閣竊弄威福鼎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之不報

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憸壁尼焉遂歸卒謚忠簡平居溫然接物至於臨大節雖鼎鑊在前不懾也

黃佐撰

李鼎英字俊明番禺人寶慶間以春秋擢進士第三人初調江州推官遷太學正除武學博士未行擢鋒成卒緜惠寇廣崔與之登城撫之鼎英偕楊汪中出城諭賊事平召除太學博士試館職爲校書郎累疏言事上意嚮納丁喪服闋淳祐初赴闕擢右正言劾奏知臨安府趙與懃聚斂害民理宗難之至牽裾力諫後罷歸適權

鄉郡邱迪嘉虐殺無辜鼎英繳告敕乞辯平民之冤於是全活甚多以此竟祕閣職而歸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被召赴闕兼國史實錄院檢討奏擬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屬中官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攻之俄解言職鼎英奏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歸居文溪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

論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李鼎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吏輩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諛爲之寒膽患先鄉閭寧褫職而不顧粒饑氓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郭棐撰

李鼎英字俊明番禺人父天棐龍圖待制母黎氏時大

星降庭而生鼎英少雋穎一覽成誦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解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丙戌進士第三人授江州推官郡牧陳孝嚴聲悍暴虐部卒搆亂鼎英討平之以母憂去起武學博士未赴會擢鋒卒叛攻廣州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闔郡大震帥守曾治鳳輩航海潛去庾使黃成請於崔與之爲守禦計與之令鼎英偕楊汪中縋城下諭賊退擢大理司直轉太學博士賜對奏劄語多剴切上賜金旌之累遷大宗丞權兵部郎中以親老求外補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

去歲大祲捐俸賑貸所活萬計崔與之卒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以父憂去既葬築室墓左與宗姓子弟講業其中累召不起淳祐初以吏部郎召會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所爲廷臣莫敢言鼎英獨請正嵩之罪復陳三事曰定國本曰去權奸曰斥閹寺上嘉其直書名御屏尋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鼎英南人無黨中外頗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會史嵩之服闋謀再起鼎英奏嵩之罪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率同列抗疏亦不報於是復

自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第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奸賊民巨蠹何足置念乎上爲動容乃策免嵩之時執政陳韓剛狠京尹趙與懃暴斂並奏劾之上却其疏鼎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命與外補三學諸生餞諸國門外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三除外秩皆不赴會權廣帥邱迪嘉淫刑以逞戮及無辜移書請覈之不從而暴益甚鼎英繳告救留郡庫乞辯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竟以此落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糾貪墨決冤滯一道肅然郡人崇像祠之擢直寶謨閣尋徵爲大宗正卿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時賈似道丁大全用事首疏論之上有西太一之幸復諫曰胡虜方強四郊多壘臥薪嘗膽此其時也湖上遊觀路途迢遞同輩必暮意外可虞上嘉納焉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番禺開國男屬內侍董宋臣輩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疏攻之俄解言職鼎英乞與俱貶留疏拜辭歸隱文溪之上久之召爲端明

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嘗賜其所居額曰久遠曰文溪曰鄉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降舍東閶城駭觀次日鼎英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鼎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婉一時同館名流如汪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然不可奪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廣州南江中有海珠山鼎英讀書其上後人因祀焉有司復祠於城中

文溪先生傳　後學莆田姚　虞撰

公名昂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廣之番禺人其先家乘國史未詳父奉直大夫諱天棐有隱德母夫人黎氏有娠時大星降庭未幾公應期而生弱冠登上第洪平齋徐梅埜諸公異其才以為南方問氣調推汀州平反清讞民無冤者時守陳孝嚴鷙悍刻下遄致變作公委身蕩平之端平乙未戍卒亂由惠州直趨番禺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守帥曾治夙航海潛去公與崔清獻公提兵討賊一道生靈賴以安全事聞入朝理皇以膽畧褒美首上疏言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風紀凜

然提舉閩粤貪吏望風解印蓋氣節之悚人也如此淳祐初杜公範入相與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時稱為三賢僉庭薦公公至抗言時事一曰定國本二曰去權奸三曰斥絕宮媼闔寺尤奮激論列伸三賢暴卒之冤士論壯之上嘗從容謂宰執曰李昂英南人無黨進秩兼講筵公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劾奏史嵩之奸諛貪殘罪浮四凶宜遠竄荒裔疏三上迺出嵩之於外時陳韓趙與懿輩黃緣為孽公力詆之至引上裾奏不納旨與外遣三學生用李師中送唐介韻餞之有庾嶺梅花清

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輿論傳誦然公之忠鯁出於天性未幾遷直寶謨進大宗正卿貳冢宰志在格心時宰側目竟以世議迫阨不容其高公亦莫之顧也若其廬墓卓行積倉惠民孝弟之化及於閭閻嗜殺之殃止於鄉帥尤有出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及歸田賦詩抱道自樂湛然若終身焉謂其立身制行大節足以廉頑而立懦是耶非耶卒之前數日忽一夕大星殞既而公歿識者謂公之辰繫於天固異云所著書文有二十卷行於世名文溪集

論曰嶺之南雋士奇人亦多矣唐宋而下莫重張文獻公九齡崔清獻公與之立朝造粵皆有異勳由今觀李忠簡公班於二公之間豈其軒輊哉善乎文文山評之曰崔公天人文溪崔公掾人崔公不可作已願見文溪嗚呼文山振古人傑其為評亦心服於文溪可以觀公之平生矣士有懷琬琰而含輝光者亦何可泯哉

忠簡先公行狀　孫殿苞撰

公諱昴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初祖邵朱侍御史由豫章至南雄四世祖承奉大夫僊之始自南雄溪塘鎮遷於番禺鷺岡村傳六世至奉直大夫天棐公生五子公居長焉生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將誕母南海郡開國夫人黎氏値大星降庭因名少雋穎絶人長讀書海珠山博學多識一覽成誦嘉定壬午弱冠以春秋首薦於鄉菊坡崔公深器之諸老見其文咸謂當遜一頭地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

春闈知貢舉官鄒應龍得公文欲置首魁而公治春秋或曰上始卽位宜崇帝王之學時帝方諒陰遂以台州王會龍書義第一而屈公鼎魁三名洪平齋徐梅埜諸公皆異其才以爲南方間氣由是名動海內如景星鳳凰士爭先快覩初授汀州推官州守陳孝嚴驁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公料其禍必至力請增陴浚湟以備不虞適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兵充口券公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公厲色呵之徑棄官去方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盍同救民命洎同則悍兵王寶已閉關殺吏矣士民乃擁公入公以身翼守諭賊退而賊闔然必欲得守公叱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自投於地衆咋舌共梭公起乃散去守始獲免既朱積寶合磨寇攻城公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畧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走功聞於朝有旨特遷二秩除太學正未行是年壬辰十月繼母夫人潘氏卒公丁艱歸番禺端平乙未服闋除武學博士未赴會廣州摧鋒軍戍建康歸不踰嶺復更戍江西戍卒皆

怨卒有曾忠者相率爲亂焚惠州二月遂圍廣州聲言欲得連帥幕屬而甘心焉帥守曾治鳳聞之航海潛遁石漕孝淳避寇水之南獨庾使黃公岳請於菊坡崔公權宜措守菊坡乃登城曉以禍福賊羅拜城下而公獨毅然偕經幹楊汪中縋城出諭賊賊擬刃欲向公公不爲之動從容明利害順逆以感動其心賊皆聽命而首謀者懼誅終不肯降公知其黠不可口舌說徑歸厲兵秣馬遂啓關擊賊賊知有備遁去事聞除公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起菊坡鄉帥指授諸將悉力討

賊不數旬而定一道生靈賴以安公贊畫之功居多召除太學博士丙申至京陛見賜對帝曰前此五羊之寇卿能縋城諭賊可見膽畧公奏曰疎遠小臣辱陛下簡記豈勝感激因賜公以金公首言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飾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宮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又言願陛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

郢之歎凡數千言帝皆納之丁酉嘉熙改元歲當秋闈公被命衡文取劉必成爲解首人咸稱爲得人戊戌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榮王府教授辭五月改授祕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朝散郎兼屯田郎官時朝廷屢召菊坡崔公爲右相不至帝以公遊菊坡之門俾奉御札還召菊坡因除公直祕閣知贛州而菊坡固辭不行公還朝亦辭贛州之命尋遷知大宗丞權權兵郎公以親老乞外便養蓋是時奉直公年已六十有四矣帝從其請遂除直祕閣出爲福建建寧憲倉提舉已亥奉奉直公之任建寧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饑公多方賑濟捐俸以助之活者甚衆是年十二月菊坡崔公卒訃聞公請於朝乞歸服心喪不許會臺臣彭方以風聞劾公公遂奉奉直公歸番禺還至江西臨江城南慧力寺奉直公以病終焉時嘉熙四年庚子十二月十九日也淳祐辛丑奉柩歸里哀毀終喪壬寅十二月奉葬於增城南鄉嶺大面山親書以紀因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累召不起甲辰廣帥方大琮行鄉飲禮請公爲儐既而大琮復立四先生祠四先生者公

與校書古成之祕書溫若春正言郭閶也蓋謂公之行誼可以媲美古人故生與古人同祠焉乙巳立齋杜公範入相首薦公曰李昴英好監司也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再召始幡然改曰權奸去國衆賢拔茅正朝廷清明時也吾敢有遐心乎丙午夏赴闕帝曰卿去國幾年公奏曰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庾節以臺臣劾去因進二劄言范鍾之昏耗建儲之遲遲史嵩之奸邪吳知古之詭祕又言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之拘每劄中讀至一事帝必從

容問之讀畢帝又問曰外間有何所聞公奏曰臣之所聞已盡見於奏劄中矣帝深嘉納且書御屏紀姓名杜丞相範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忽相繼暴卒人皆疑姦相史嵩之所爲而廷臣緘默無敢言者公獨斥言不避廷紳學校始相繼論列乞正姦相之罪以伸三賢之冤十月擢右正言帝謂宰相曰李鼎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公感激親擢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貳且曰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望成謀堅疑所以釋

人心之疑言極懇切既而史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朝論洶洶公與殿中侍御史章琰監察御史黃師雍復奏史嵩之諂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四凶盍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公獨再疏曰臣疏列史嵩之奸狀踰旬不報屢入催奏未聞制可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乃賣國之賊臣蠹國之盜臣擅國之強臣誤國之奸臣將爲害國之亂臣疏三上語益切帝爲動容卽日與嵩之宮觀勒令致仕十二月公上殿復劾樞密院陳韓臨安尹趙與懃未及讀劄而帝卽問所論謂誰公以陳韓趙與懃對帝却其疏不納公引帝裾復奏帝怒拂衣入宮公留其疏於御榻再拜而退諫議大夫鄭寀因乘間劾公又嗾同列再疏有旨罷公言職與在外差遣翰林學士李韶上疏留公不允遂出國門三學諸生用李師中送唐御史介韻餞公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持幟郊迎里閈詫爲盛事踰年丁未十一月三省同奉旨除公知贛州

十二月三省復奉旨公依舊直祕閣除福建提刑又改公知漳州俱辭不赴戊申九月又致書於鄭丞相清之求免知贛州時庸齋趙公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公韶陳公愷徐公清叟也八士公其一也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天下聞公之風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家貧數載杜門却掃已酉權鄉帥邱迪嘉妄指平民爲盜攝倅陳知章復恣爲羅織淫刑以逞戮及無辜公移書迪嘉諍之嘉不聽而暴愈甚公遂繳告敕留郡庫乞辨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僉

壬所陷竟祿閣職免新任公聞之怡然賦詩曰但得四方全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其勇於爲仁如此淳祐壬子十月徐公清叟參知政事又力薦公帝思公賢遂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州公慨然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劾贓貪決冤滯一道肅然置平糴倉以惠饑氓罷官酤驕民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爲便郡人崇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公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臺訓治掇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

酋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嚮化無復爲梗徐公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爲矜式課治天下最陞直寶謨閣寶祐甲寅正月被詔除大宗正卿赴闕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賈似道丁大全方用事公首疏論之又上殿奏劄援唐憲宗之言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爲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時宰左右皆側目帝將有西太一之幸又抗疏力諫其畧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遥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帝嘉納除兼翰林侍講學士時皇子忠王冠卽度宗也復進公太常卿爲之贊禮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除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監修國史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公所薦也三論之不報遂解言職以去公乃直前敷奏其畧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臺

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之紀綱紊矣非是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疏上不報公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祭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遂留疏拜辭與御史俱出國門搢紳士庶祖餞者絡繹於道咸惜其去時寶祐三年乙卯冬公遂歸隱於羊城文溪之上又於城北白雲山構文溪小隱軒玉虹飲澗亭遨遊山水間漁釣自適著書行於世自是無復仕進意矣時軍國多務帝屢有

大用意竟爲憸壁所尼尊有詔除公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公乞辭不赴帝念公賢因賜其所居扁堂曰久遠里曰文溪洞曰鄉陽御書大字賜之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遠近駭觀後數日而公歿時宋理宗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七聞於朝錫謚曰忠簡葬於增城縣雲母里豐湖山癸向之原景定三年壬戌漕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公於海珠山咸淳九年癸酉士人又請於郡與崔菊坡合祠明嘉靖十五年丙申舉人倫諫梁津李鸞曾貫周懋德黎文表等

以合祠湫隘又請於僉憲李公默特祠祀公於城西後以稅監逼擾萬歷二十九年辛丑督學袁公茂英復改建新祠於雨帽街備倭府故址有司春秋專祭今祠地入爲尚王府而沮豆於海珠

論曰先公之生也值大星降庭而生及其歿也亦以大星隕舍而歿豈偶然哉觀其由筮仕以迄官成皆以直節侃侃於時百世而下讀其書想見其人所謂廉頑而立懦者非先公其誰與歸

記

肇慶府放生咸若亭記

人與物林林然宇宙間氣之正偏性之靈冥物不得同於人如其肖形然而同一生意天生聖人所以厚羣生使各安其受於天者然後無負於天之付託我者每歲誕彌日郡國臣子旣瓣香祝萬壽於佛老氏之宮必籠禽而林之盤魚而溪之端笏如植視其翬翬而高洋洋

而深乃再拜而退筌者羅者爭前期生致以供官之須是猶獄無罪之民徐脫釋以恩之亦稍頓挫困悴矣終不若此不放彼不捕之適其性也三代而後以好生之德賑其國無如本朝禁翠飾罷蜂貢放洛鯉止庖羔見蟻蟻而避卻鶉兔之進列聖之心卽天之心今天子聰明神武而不殺日月所照露霜所墜皆在聖德包涵中翔走蠢蜎之微孰有出此心天地之外蓋無一物不得其所初不待一日之間縱舍百千萬億以示小惠然故典沿襲久謂不如是非所以歸美報上也故莫之敢改

世以是爲尊君一事則揭虔之地崇大爲宜端之放生亭舊不專設始卽送迎之驛又遷之僧廨蘇僅扁之寄州柝然大守臣類窘於支吾姑湫褊簡陋之仍雲章侯莅鎭垢刷黷剔儉其出勤其積再踰年而後有羨力事無如此重且急者亟瀕江經營焉七星巖秀鬱倔奇爲一郡最勝處若屛幛其後役起重陽而落之臘題曰咸若謂萬物無不蒙被帝澤非止斯亭歲所放者也敞拓華壯譬紳雍容旅進退輿隸堵立其旁猝風雨有所庇潛龍藩體貌始稱亭雖三間而關繫大法當得書雖然

君子仁民而愛物愛出於仁而民又先乎物者也夫子恐廄焚傷人而馬不問非愍然於物者齊宣不忍一牛而百姓不見保則所厚者薄矣人主履大寶位推行天地曰生之大德二千石分土而治所以流布此德也物吾與且惻然全護況民吾同胞乎毋寃繫如籠閉毋橫斂如竭澤毋暴政逞威怒空其室廬離散其妻子如覆巢毀卵饑溺猶已手拊息噓使仰事俯育熙熙怡怡安樂之而不自知環千里皆放生亭詎止一林之棲尺水之泳而已哉必如是始無愧於受而爲牧之寄侯於仕

學優念此已熟其勉潤澤之侯名勵爲端平朝士云淳祐九年二月既望

廣帥方右史行鄉飲酒記

田復井民必葬戰復車卒必奔古之泥今之弊固也若夫鄉飲酒昔人歲時講之常尚賢而人趨善先齒而人興遜俗以懿世道以升此禮更千萬世當如一日人情往往樂簡仍陋非有害而憚非小補而忽迂之曰理軍市焉用彼苛之曰起伏煩碎將難行力回古風於二千餘年之後豈易事耶方公大琮之鎮南服也一年政優

二年化周將古飲其州命賓佐日在泮與領袖士討論之林君公珓出一編曰此某人近歲行於泉者足證也余君震洪君天錫取其本參以儀禮頗不合共質之公公曰吾從周於是議始定宏綱細節必攷必據間一二從時宜而可以誼起人習之咸說未旬而熟謀賓介得顧君梅陳君應辰僎則常平使者王公鐸愚何人斯而俾贊僎以德涼齒劣辭不獲迺二月十有二日質明凡在位者題其幅巾粲其深衣大帶乖乖方屨几几以次即其席如植鞏喙一默惟獻者酢者酬者執其事者交際應接翼如禮如莫不肅頌中度罍洗也尊勺也爵觶也籩豆俎也揖上世而新就歌瑟堂廉笙鐘磬在下間合鏗鍧夫人目盛容耳正音油然心之良驩然情之眞自以爲身蒼姬之元而無昌黎不及揖遜其間之恨盛矣哉主人拜凡七十有奇爵于上筵焉取于東榮焉洗于尊前焉實于席前焉授與其他進退升降無算手獻賓主人之黨二百三十人辯又疑立觀二百三十人旅酬辯既徹俎始膝席坐以燕漏過三十刻强有力者猶不勝公靜專肅莊以至送於庠門曾不少懈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所以行之者一積誠定力也禮成諸友合詞以請曰吾鄉鄉飲酒百年幾見乾道間龔莊敏嘗行之惜紀載脫遺雖宿耆不可得而聞公一循去聖之儀制非碣其大略來者將安稽子與行禮焉此筆宜屬之子因告之曰夫禮者天理之節文學者所以立也平居視聽言動一之或非是先失其恭敬之本而物欲得以乘之矣一旦動容周旋於廣衆中必周章失措微之不可揜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原其初心以衆人自恕謂若昔聖人非可學而至故自棄至此亦可哀已今師帥蒐講

曠典服古器古樂古豈徒崇美名侈美觀要使鄉人士君子秉古心行古道不睹不聞之境儼若對大賓時已克而禮復自然於其家雍於其里恭於其國也忠無一毫愧於古將見暴慢消鬬爭息陶一方之民皆古觀鄉之效易易蓋不誣唐人飲禮稍倣古耳贊皇公在常登歌降飲人猶知勸裴文獻在宣歌白華等章且有泣者二子亦直聲而公所學過之是舉也禮樂尤備人心感發又當何如衆曰唯至於度數文爲之詳則有編次在此不書淳祐四年三月朔

東莞縣學經史閣記

莞號廣聞邑羅浮址之厚海負之鉅產秀民爲多設學宜稱是淳熙此爲始基開禧丙寅遷大成殿於西嘉定辛巳因移黌舍其前面勢眡厥初差易位而當勝處至紹定己丑而後對闢齋廬重作南門纔具體而微亦艱矣世俗吏類急期會迂化本鞠蔬積弗治老屋將厭新築亦敝何易也温陵許公以海內大儒來爲宰士相慶曰吾邑其幸乎吾道其泰乎嘉熙之元元日公始廟謁喟厓序圯陋謂第一義不可舉出來橐十萬授監河張君樸匕繕其事繇殿而廡而祭器庫而門而庖而湢鼎鼎偉觀乃躬程試收其雋尤育之淑之員倍給腆衿佩自遠方至于于絃歌洋洋前此未有也邑有没入之田一頃八十三畝有奇金銀爲錢五十萬有奇法當上之憲臺公請並歸於學繡衣吳公旂素敬公慨然弗靳繼粟益裕以其錢即直廬而閣其上輪奐雄峙博收圖籍庋之萬籤森架士得讀所未見運使陳公疇亦捐三十萬相厥役又不足則鳩節用之贏資其成成而虞其壞儲十萬爲後日補飾費慮周矣學垂百年草創未完公

一手營之學田閱幾令漠不問公獨能增益之然皆其餘事公之學得伊洛紫陽之心傳所至山斗後進異時橫經番山規矩嚴條教悉日夜至齋房與諸生講論有一藝能極口稱奬不中不才者亦循循善誘卒使爲成人一時席間士皆卓然有立廣人德之深共建生祠於泮宮之東至今朔望羅拜其下如初菊坡清獻公自蜀歸聞而嘉歎方言狀於朝時未識公也公茲來莞人孚其德望民曰吾父也士曰吾師也公亦愛其民而子之樂與其士而弟子之縣務雖甚煩劇必時詣學與生徒

接始月書季攷礪術業始立小學迪童蒙無小無大日講論語中庸而誨以微旨凡經子厚指教爲文皆有法士習新美文風丕暢邑人士倣郡庠生祠之先是累大比不薦一人復有鹵賢書者延錢君益長於學遂登儒科亦教化緒效也蓋公以道爲已任尹一邑則欲行於一邑如明道先生扶溝興學故事他日大其用以斯道覺斯民使天下皆在道化中卽百里規模之充也某弱冠游芹泮公期待之獨厚且嘗至是邑撰杖屨行釋舍敬識其實公名巨川字東甫嘗中異科云淳祐四年二

月朔門人朝請郎直祕閣李昴英記

增城新創貢士庫記

曲江以文獻重增城以清獻重清獻起陋巷取巍科至於今六十年矣其間踵名第不乏人文風郁乎日以盛白屋之貧則今猶昔也縣去行都里以千計者四負笈一詣費比中州數倍州勸駕餽錢緡百此天下郡國所無寧儒道倣猶有失其常產者南冠仕進不如北方之多非藝之不敵特病於地遠而發身之難耳淳祐元年聖天子頒興賢詔鳳岡經義詞賦皆預選久鬱忽伸明府何君喜邑人之所喜禮遇視故例有加以風動百里一日升堂語諸生曰愚不敏學製相鄉與衿佩日周旋士習淳古薰然有清獻遺風可敬也漢制習先聖之術與計偕縣實給食將久遠利之亟三百千之損而更掌以學職聽民持所有抵而出之復入則收其贏什二積三歲爲緡錢若干新貢士人五十千合所得於州者可不損家藏銖粒但囊書襆被足以優游往返先薦送今還試者抑於貢額之狹而激昂璧水試者皆厚給有差策名飛捷至又助之犒區條畫目纖悉曲盡士驩然相

告曰業患不精何患裹糧之不克自此西笑惟一意溫故知新無復向來皇皇謁辦裝之窘將又有清名高節如前修者出惠豈細哉凡力振人之匱缺必艱難險阻備嘗之人也君雖身詩書之澤未嘗口薑鹽之味而拳拳爲寒酸地若深計其子孫於無窮是眞知斯文之爲重發於良心善性油然不可禦天資過人遠甚儻益之問學充拓其功用將大可觀琴堂主人奮緜布衣屨屨相望貢士庫乃自君創始他治狀未暇論只此一事已無忝特筆矣余又怪近世士大夫欲蓋其厲民之跡必

厚於內交士謂游談聚議足以好醜我濃墨大字足以輕重我也則禮貌焉贈遺焉惟恐少失懽蓋蠢且弱之莫予毒也則漁獵椎剝苟可以自豐殖無所不至不知一得罪於百姓已得罪於名教雖日畀之千金安能遏鄉校議政者之喙彼是非之心轉移於小濡沫是賤丈夫簞食豆羹見於色者烏得爲士乎增城斗絕一隅學者盡在庠序鄉居惟石灘爲士區至於深山窮谷家牛犢人耒耜寥寥絃誦聲利於士信美矣必充周於民而後其澤溥君盍推所以膏潤後進者施之田里毋苛取

毋曲決孰爲之利必興孰爲之害必除則四民均受撫字賜雖古魯卓何以加君名籍月湖尚書其祖也月湖在石城送人赴省有道在功名小之句此意又超然利祿之表試與友朋味之五年上巳日郡人李昴英記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漢以來使粵嶺自陸大夫始攜二千金去而人不非入南者遂以黷貨爲當然刺史一經城門例四千萬傳聞可愕千餘年間廉牧率載史牒寥寥晨星中人以上自拔於污俗者豈特近世少哉吾州全盛巨舶銜尾籠江望之如蜃樓贔贔殊蠻窮島之珍浪運風督湊於步豪賈四方至各以其土所宜貿民以饒侈使家賦額足以周兵額而羨故用溢而儲實邇來唐兒罕到獅國編戶以財雄惟桀賊頻嘯重屯婁贅多乎戰勞乎戍人人得紊資級給倍無藝竭其有共億而州驟貧余三十年所目擊公私氣象繇豐美入狹嗇歲甚一歲也江湖猺峒錯落巢險苞蘖出草無時裹鹽嘯羣千百所過尋釁起剽敓艚寇駛風濤出沒飄忽難孰何水火旱螟不可謂無備宜豫萬一大調度諸臺力屈富困無可指殆哉柱

史方公十乘來自莆劉公克莊謂公曰日將漕於南帥唐公璘每言郡計歲缺六萬嘗攝事稽其籍大約欠四萬然辦未易也公曰州不難則夫人可自見焉用我輩爲既至教化焉古其治獄訟焉時其眡餘力焉治其賦而垢翫淄蠹迎刃去未嘗嚴趣苛斂民信之租不逋商樂之稅不慢財用之充政事之以自衣食其軍外凡不急無益費一切省鳩所餘就百役而又有餘比及四年得錢以緡計者三十萬別藏之爲甲乙丙庫庫十萬曰猝一方警遽甚無他鏹可支取諸此名曰備安所以備

非常安遠甿也聽民以物抵質而微取其息官民相資生生無窮異時號健敏手科潤屋賣吏家無虛月猶不足公秖據賦常錙銖與公之天家以公宜南人難其代許借留又將再考而後得遂所儲安有他謬巧哉士大夫職思其憂已可書公切切焉去職之後之思豈譽之沽所至力行好事蓋初心然乙巳夏五晦狂颶怒突過夜潮不得退復駕晝潮沓之西北江淫潦適暴至瀕海室廬倏在四五尺湍浸中凡八千餘家災也公充猶已溺之之心巡捄賙賑爲錢緡若干騰初大雪三日積盈

尺銀城瑤林羣犬猉猉炎方昔所未見瑞也公充猶已寒之之心城表窶民與諸營健兒給有差爲錢緡若干皆庫所獲利豪芟之積效亦速矣慮患之深智也流惠之長仁也所學稍出膚寸已如此清獻崔公晚歲卻奉祠之廩帥鄉部亦不受俸錙踰二萬米斛二千有奇留州家無何問之倉庫氏則烏有矣人一身所須幾何貪夫滿意囊橐將遺雲仍曾不足以供騃子孫一笑用清白留芳欤後必昌宵秩備祿其來莫禦積之於官者其家之無盡藏也賢者規來者隨錄三十萬推廣之而百萬千萬可坐而至也縱無所增益能愛護俾勿壞尚不失爲中人若夫括羨贏輦獻之巧名色羽化之惟已貴富是規使邦人緩急失所憑而受其害則中人以下亦不宵爲也直小人不畏天命者耳獨爲君子實公所恥

淳祐六年正月

文溪集卷之二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記

元老壯猷之堂記

唐合四管疆西道而大府部自爲東一當四廣莫可知水數千里旁午必趨灕東下清海一大都會蓋天造地設也鎮治雄壓粵連偪後城兩浦臂挾之尤勝者石柳子厚饗軍堂記謂治城西北陬泉池如在林壑彌望極顧莫究其往黃髮相傳卽此地握穗騎羊之仙幻五石

其前老夫臣故臺之山闖睥睨送青入巨石竛崿倚池立如呀如傴如蹲如舞疑海神揮巨靈擘崑崙鞭驅之來狗脚朕强以月峽珠池號石君終傲兀不肯得本朝名人題刻其間益重嘉定甲申有堂于池之北扁壯猷者架以脆耎成之蓬劣怒風雨殘剝之久而莫之葺帥方公大琮治一路視其家据案勤文書至於日中昃無倦胸次有方壺處浩穰紛綸中益競爽從頌意行偉境之倔奇而陋堂之非敵也命毀撤徙去除榛穢展其狹走畚鍤起其卑規模巧出心匠匠伯巧圖位置不敢秋毫之差千夫砉其斤風爭奮銳騁技棟隆宗其鼇立梁蟈蟉其虹跨椽嶟嶟瓦濈濈欲飛動入霄漢綺疏闓敞文甃縝緻躡數級而前楹又進數級始堂廉藩以濬房殿以邃閣望之嶽嶽也卽之閎閎也遊焉近而息焉閟也尺其從百有十而衡八十有四堂之北蒼筤玉立千箇風月無盡藏旁築梯城路二幪複屋而上有亭東曰連天觀閣凭虛引覽則遠峰疎煙霏翠冥濛溼晴空野闊溪長琉璃田渺千頃西曰先月樓臺於圓牖中見層樓擁喬木宛具桂影婆娑與廣寒宮隱映堂之南運石

洲太湖甲品列于前七奇拔端凝可敬可友修廊翼如演迤紆紓以夷繇散屨東凡二十有七間西羨一焉運甓齋饗軍堂對敞其上存古也界池矼方橋聯絡之穹闌橫檻若長龍飲泱漭爪鱗撐拒輪奐四面相繆碧渥彤融交煜可鑒偶彩榭爲舫舲艤步上下水木芙蓉浮游出橋之南登對越亭則橋以北渠渠眈眈之屋盡成罨畫堂東北隅又廊遶燕寢之背過東園梅桂蘭菊所至而有隨物態著小齋短軒曲折丈室行窩雅有壺翁橘叟趣妙巧無以踰之若夫曠垠衍沃登閎舄奕則西

園專美彷彿乎祕林木天但未知海上三山玲瓏五雲之字何如爾有大賓客則張具橫陳歌樂遞作堵妓圍棚優狡縹緲乎幔亭之集僊也軍有勞則竿魚旂熊旂威棼垂雲鏃祕震轂森肅乎後先元帥戎服中坐諸將俯伏拜庭下踶踖就位鼓磅礴然士伍鞮鞻鎧扞儳聽號令無譁徐解綠沈黃間席地于廡行以列甚整灑酒坻肉滂浪脂腴莫不浹匝靡厭轟騰乎魏博之歡雷也花時無禁邦人羣敖爭先帽桐之鞋騎竹之稚韶粧縵裳之麗遍繡臺館秋千蹴鞠妓嬉老榕高柳邊雜遼乎

滁亭之游人也公於財用愛惜錙粒出不妄凡可以新美炎邦被無窮者則傾倒弗靳是役也最鉅且完固可堅久非苟焉欲速成此厥費無算皆撙縮之贏乎出民未常勞其勞故樂其樂停杯說軍府者咸曰丕哉鑠乎州自漢初以來未有此也于以抗颶母伏天吳瘴霧蜃氣一洗空之豈徒靡曼赫戲駭眙南人哉按州志蔣公之奇嘗隅城築石屏臺湮沒無復遺迹龔公茂良闢廣平堂來者潤色之常如新二公皆十連兩地後之有人心者好惡則甚公公天粹其姿渾涵斂圭角立朝特勁敢言清名厚德重一世天子久倚公覘嘔葭萌調虞猺蠻治聲休其稱最行且入爲明堂一柱是堂也將與潞國之德威韓魏公之晝錦俱不朽額曰元老壯猷之堂沿舊名而廣益之也客曰公其以方叔自況乎公曰不然夫一之謂元先覺之謂老正大之謂壯而猷道也能正而一是聞道先乎人可以爲師帥矣畱南廵五年幸士民熟信而相親驗之政揆之心粗無愧是道也嘗聞之諸老不敢不勉且有望於後之主此堂者進此道以福此民也老以齒言虜矣客曰唯淳祐六年正月

德慶府營造記

高皇帝受命中興億萬載鴻業基於康州得爲府宜與國初之應天並官府非壯麗無以重龍藩鎮侏儒菌蠢然已非稱欵弗支鎋弗補豈惟風雨之憂抑國之羞邑賦例郡家自督庸資吏貪肥已安得餘力及土木雖德慶踰百年仍昔之康耳鄞馮侯光裒左魚來駕左朱喜其俗醇眞用古循吏法摩以簡靜民各安其天而心化徐索財計源柢廋斯抉滲斯窒汎斯裁贏斯紊銳欲起百廢而力副其志迺撫迺址迺才迺工故陋撤去盡而

新是圖儀門闕棨戟嚴麗譙巍鼓角壯外爲雄樓縣永慶軍扁而雙門其下宣詔頒春之亭翼然東西向仟院與敖倉皆二鼎鼎峻整藩屏之體貌隆矣閣焉宸章煥殿焉素王儼廡焉從祀序講堂宏宏櫺星密密射有圃童有校又相攸香山下流泉瀡瀡注其前收攬奇勝著貢院數十間由是青衿思樂乎芹泮白袍踴躍乎棘闈士氣張百倍矣除地壙百畝如坻閱武揮彈壓之鼓行旗舞行陣以疾徐進退軍威暢千里矣廟城隍而飾其像邃嚴殊詭靈赫馮依以福其土人所以敬神也近郊

傳驛邸來迎往餞高車大騶息焉所以禮賓也城之外西北隅限以闕莊逵畫如枰各華表其衝憧憧者知所趨所以使民不迷也亭西山之麓碧溪帶環事隙一登眺領僚佐春頌觴詠其間所以與邦人共樂也幾人傳舍眡苟秩終去官帑未嘗羨役百興費萬計茲不見其窘肩者受欺貪者自欺不能者與不爲者之失均清白守秋毫必公家用而財足以自辦顧何事不可爲侯睟然德人望之已可敬疏通而密察事大小悉中節蓋天姿近道者銜右大夫蕭然如布韋生胷中古今流筆下璀璨可觀則其緒餘耳若士若民若走卒交頌不容口賢哉教授鄭君夢弼書來俾識營繕次第昴英曰東南旺氣聚興王地雲龍五色常鬱葱亘天臣子任藩翰寄鋪張發揮當極其崇大今輪奐突其干霄朘碧燄其耀日山川眩觀可以占國祚靈長尊國大節也宜特書淳祐二年夏五月朔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康府崇禧宮李昴英記

羅浮飛雲頂開路記

嶺以南之山長羅浮一島浮海來沓于羅傳疑昉漢地

志竅逼句曲茅山聞之老隱豈盡誣負抱大標韻高若張崔人品以越產重天下偉矣始隱桃椎子又葛稚川巢其間日以夥蛻解枯寂之流不書所至有佳泉怪石奇植瑞羽忽如雪片梵員散飛林谷蝶也忽如天孫斷織大練下垂瀑也忽如乖雲揜日陰亘數十里喬木也山行者沿人迹所易及已應接弗暇飛雲頂兀四千丈十步九折其下陵深壑暗無底足慴心悸輒尼興中畫故至者鮮天子賜趙侯履於惠得護名山銜命醮祭已亟領客排叢薄陟罕巉或屏軒朱楷曲木仰攀千歲藤

延緣毅往俄身在山巔颼颼然坐鵬背御長風宇宙茫
茫八極一眡某州某山髣髴可指點雲氣猝起衣袖莫
認對面侯竦然曰眞靈境也觸石膚寸不崇朝而雨徧
嘻其是歟路之不治來無以棲爲地主羞之默識所經
行地勢折旋歸而指畫授其屬相險易取便捷補陷缺
隘夷峭曲直設橫木櫛比級而上迎轄脂納屐齒乘月
衝雨俱可詣每歷一峰望之壁立層躡徐以進不覺其
爲峻遂成通涂亭于衝要五少憩亦占勝槩平麓曰屐
雲峒戶曰僊春鄺僊石之前千玉樹橫斜明葩異馥仙

種非人世有曰梅花村路中分處度短磵小石室砑其
傍蔚蒼周遭曰橫翠過朝眞石石磯砥焉橫出俯見大
小石樓椀盂覆萬皐曰拂松最上峯築庵五間宿好事
者俟雞一鳴觀燭海曰見日費於俸材於山工於庸作
此山千年未有事刻期而成勝士朋來于于綸巾羽服
跰躚若遨仙山中人謂創見戴白席地飲瓦盆村髫拍
手歌熙然無懷大庭氏俗太守與衆樂也此路既開闢
人人有飛雲分無復蓬萊弱水歎彼縣壺叟僅引長房
入壺中狹矣且計及久遠別菴於見日左延山老王寧

素以居買田歲得五十緡入食其徒使好看客時時省
道路壞必葺非若駕箸之梯擲巾之橋神幻頃刻而已
今世版圖中名山之大者幾適境內有之而曰無與治
殿最姑舍是可乎侯了公家事則整萬趣佳山水則暇
改觀豐湖祠先賢十二晞高趨正眞有古心三踐朱明
洞抉幽搜隱收之吟篇略盡風骨不凡超然立塵表宜
胸中邱壑如此昌黎好奇登華山絕峰不能返縣令百
計取之乃得下使先有令如侯鑿通綫路豈誤翁至此
哉余半生夢羅浮是歲再遊逍遙乎登臨誰之賜歟侯

名汝馭雪廬其自號云淳祐五年十月南海李昴英記
并書

義鹿記

端平之元夏五朔府帥曾公縱鹿二於白雲山昨歲六
月十日菊坡先生壽公物也始養之郡圃攸伏既入層
林薈翳間噳噳得所猶屢顧不忍去逾月邦人爭爐瓣
薌祝初度頌聲讙雷龢氣熏春方稱觥公堂鹿雄雌追
隨繇城北隅復遄繞旗幢呦鳴伎躍如舞已去四十日
詰屈二十里是胡爲來若五仙羊導之萬衆詫詡屬某

筆一段奇事夫物各性其天惟至誠能盡物之性樂忭百獸信孚豚魚不期然而然公莅廣其政仁眡民物不二推俸傾橐廩饑賑窮充是心將使飛潛動植咸若鹿嘗侶西歸龜鶴來處已不凡矧圃賢牧德寓中宜若是誼古循吏白鹿隨車豈誕且誣物戀戀不忘人心愛懷又可知矣然公非姑息爲仁猩鼯嘯林鯨鯢舞海稍出奇略一網成禽鉏姦束猾弗宥毫縷固異夫內欺校人惠而不知爲政者云公名治鳳字君輝清源人番禺李昴英記

詩隱樓記

何謂隱自適其安而已廬人境而襟物表奚必蹈高遯遠哉吾友昭武黃君希聲工晚唐詩游五羊獲登菊坡先生門因築舍其旁前爲重樓俯坡山控越岡窣堵坡童童如雙筆書空樹林遠近罨畫成圖碧瓦差池玻璃千頃地據三城正中四面平遠故宜樓揭李杜寫眞貯唐人詩卷至人寄目天末擁鼻風前一景物之歆一興趣之味盡入句眼方其會心得意且不知身之樓居而何有耳之市聲耶字樓以詩隱其志也或謂昔人之市其隱者君平以卜伯休以藥詩則未聞蓋紅塵浩蕩中未免催租人至非灞橋雪中驢上何處有詩余則曰心有動靜地無喧寂阮籍竹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曰俗子來殊敗人意戎謂如卿之意政易敗耳此山林而動者賈浪仙鍊敲推二字觸京尹前導而不知此城市而靜者詩隱主人其浪仙後身乎矧才高志大不止嚬呻痛癢屬者頑童叫突菊坡起帥鄉部繡使彭公督師銜密畫往來其間迄清亂略閑則詩人用則國士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希聲自此不得隱矣希聲名鏞其詩有樵溪初藁云端平丙申元日

壽安院記

天地之大德生而已所以無終窮生意不息而已凡物囿形其數之自然慘舒其氣之使然彭殤椿菌固不容强齊亦各正性命焉大君位乎中妙贊化育分羣有司代天工要使生意流布充滿覆載間無一物不得其所國朝置福田院恤窮疾與天地同一好生常平倉專使領爲凶荒疾疫設將以救民病而或者反以政事病民今天子軫遠方元元選物望民庸兼者畀右司劉公倉

氏節公一意推廣皇澤進耆老諏之曰賦過重痡吾民歟役不均瘠吾民歟官吏饕朘吾民歟追呼數惱吾民歟豪斷椎剝吾民鬱不吐歟聞一事繫戚休亟罷行不終日南人如解沈痾積痼豁然甦快無復愁嗟公猶以爲未也廣山寬海鉅嵐霧散泄故無瘴土饒饘鮮細人恣屬厭亦易疾鰥寡孤獨之窮川浮陸負之賈馳書傳檄之价纔病於主家旅館則畏其累已迫遣之往往轉徙閭巷雖受病本輕而不粒不劑且風且露困頓久必僵厠邏又視爲奇貨重誅求於死所爲邦人害最大公

惻然倣東坡在杭蓄錢糧作病坊故事乃相爽塏址於威遠門之內宵堂閎閎嚴禱祠香火幹僧其左醫局其右修廊渠渠對闢十室可容十人男東女西界限有別病無依者以告隨得入診必工藥必良食必精烹煎責兩童緝必恪日欲聞所苦重輕課醫之效募夫婦願俱廡者共凡役庖斯整湢斯潔百爾器用色色具奄奄無聊賴之人忽處廣廈適眠飧所需如意頓使神醒氣伸居養所移半藥力既康强則資之歸脫不可療則斂瘞如法租收之田贏取之庫所入足以當所出畫爲成規

可行之悠久外峙崇門曰壽安顏其院因人情所欲也扶曳來居無虛日全活甚衆人病之者既能厝之安天病之者亦欲拯之生公之心無愧於兩間無負於吾君矣夫人爲三才之一仁人心也與天地心本不二如果核中有仁生意在焉惻隱其端不特發見於孺子將入井時雖草木禽獸之微萎瘁不得甯其生亦憫焉動念病柏病橘病馬病鴟杜詩韓筆且不遺而況於民吾同胞乎苟其位其力可以利衆庶而呻吟叫呼在吾境若不聞良心安在哉公可以爲仁人矣蓋元祐相國忠肅

公其六世祖也家學源流有所自來公名震孫字長翁渤海人

文溪集卷之三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序

重修南海志序

志州之土地風氣莫先於表其產之良以矜式生乎後之士此一書大綱領也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於湟是時閩聚猶未有此然皆奇拔於支郡筦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白麻卧龍蒲澗之阿勤

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興百世是邦宜有紀載以俟太史氏而久焉猶缺帥方公大琮檄張君雷震曰邱聚不修且四十年矣郡文學爾職盍討論潤色之迺視故府延問老成人分授以凡例使各以其見聞述然後合而參訂是正焉壅疏漏袽誕去實存又布之衆使疵瑕咸以爲精當乃己南國一大典獲寓目其成何幸余何敢涉筆其間乎惟廣素號富饒年來浸不逮昔而文風彪然日以張雖蕉阜桄林之墟蠣田蠏窟之嶼皆渠渠齋廬幣良師以玉其子弟弦歌琤相聞挾藝待試上都者數甚嗇每連聯登名與中州等惜人士重於簦笈遠遊所以發其身祇鄉舉一途故仕進者鮮雖然中天地而立爲世所珍必有卓然殊於流俗者窮達不論也匹夫匹婦以一行稱於鄉皆可書或高顯通貴而泯淪無聞幢節來南前後凡幾清名媺政照圖牒有幾人使仕此而州志之觀其孰無強爲善之心哉亦扶持世教一助也若曰山川之區兵賦之額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耳焉用志淳祐七年四月朔職方氏李昴英序

方帥山判序

吾儒本領在所學而發用在所筆心正則筆正矣平居辯經疑破衆史百氏誤以祛天下後世惑此筆也其至外服則鋤惡束姦卹窶伸枉片言分兩造之曲直此筆也時有用舍用有內外而所學所志無不行方公藩嶠南晨出廳事吏擁連牘牛腰然森立庭下次第而進不竟不已晏且暮不知也落筆絫千言原情據法必曲必盡雖刑之奪之無怨第一義則厚人倫美風俗故道化孚暢所部大治一判出佐屬爭手抄久焉所編鉅迺彙

分而梓於寄來者稽焉知學校兵防財計之本末與炎人之情僞習尙能推行其說流惠益遠矣公治廣之懿固不專在此而五年目力心思大槩聚於此泯沒可乎列可稱者唐香山我朝武溪然拘牽儷對或未能盡寫其意公之判辭旋頓挫隻字不苟眞可爲吏師世方繼巧詩詞新集捷出在在有眞可醬甌此刻皆及物實功不啻宜哉

西疇常言序

孝以順親爲大先訓之善而世無傳爲子安乎立言如

河汾猶不免六籍奴婢之譏有福時分宗辯類至今膾炙人口盱江何公坦憲嶺東折姦洗貪風力凜凜難犯余以廛民見則温其和氣有古君子典刑既一紀過淩江涂之人多談郡紓賢益其子鑄也捧公所著常言來試閱無艱深可怪語誠如所編其書者參以聖賢儒先論議則愈讀愈有味學焉治焉此其紀綱於世教非全無裨不但可私藏家淑後而已紓曹睹手澤愴然謹布於刻昌其傳繇是心而充其公其廉其勤必能率父道突或謂韓筆獨步有唐雖根銀之凝而書不坐是廢也

噫千載所共師尊如昌黎代能幾士稍出其類平生學力豈盡無所得他人且歎雞肋矧必箕必裘而忍高閣束之耶有是言西疇未必聞有是子西疇將不朽紓曹可謂能顯其親矣孝哉孝哉

游忠公鑑虛集序代

君子立言不獨以書傳也苟於世教無關於人國無裨不過組篇鏤句落儒生口耳雖或可託姓名以不朽而萎然無復生意矣子雲遂於元不如更生攻外戚一疏子厚雄於文不敵昌黎論佛骨一表蓋其言用舍係當

時安危千載下猶使忠臣誼士聞風而興起尙論古人大節爲先不專在言語文字間也果齋游公年少長負奇節在東西州爲名進士官幕府時騰書制總條列戎情民病自立已崖然孤高紹興癸丑以小朝士言五事首曰隆孝德反覆推明天理冀感悟上心且謂退宰相不以禮給諫論駁不行姜特立不當召入陳源不可親信明年夏五顓天乞車駕省重華辭皆激切乞先以身膏鉄鉞踰月國有大故上下洶動公折簡忠定趙公趣斷大計寧皇以太后旨履寶位人心始安多公力也然

侃胃浸用事公屢諷忠定早爲計不能從朱文公去國復抗疏乞留積爲權姦所忌忠定被逐公卽丐郡歸言者指爲黨魁至誣以從臾異圖將陷奇禍幸祇罷免久之以薦得利路節逆曦包禍憚未敢發密謀代之公聞亂髮植眦裂遣子若友約制閫諸人起義藐無有應者賊勢披猖人爲惴惴又不肯避吁其瀕於死者幾矣方忠定秉國最爲雅故僅班六院且閱月十有九日不遷嘉定更化異時號爲黨者皆超擢不次公力請掛冠而得祠諸賢言狀纔進一秩夷攷其平生出處未嘗希進

至於遇大事敢言臨大變不怵死生禍福不入胸次蓋愛君愛國發於至誠無一毫邀譽之心諒乎其爲忠也余昔參滇蜀見公之子景仁期以遠器薦之力歸老海瀕景仁時時相問如一日比走書來示以公遺文俾序其元余耄矣思涸筆枯恐不足以發潛幽張芳潤竊謂文以氣爲主猶林茂而影稠鐘巨而聲迥非可強而致公從諸老游學粹養洪充之浩然可塞天地筆下流出自無軟腐語詩律尤老勁深詣理妙如世荒耽齊竽士弱同楚四羣杜儻未杜誰正君心非廢廢工雕鏤何益眞儒事頗裒訂身三昧得蒙中養正一心虛等語亦非羣呻敲推輩所能到也景仁韶定間以直言不合去再入論思愈峭拔不詭隨忠公敎忠之訓不孤矣王晉公謂吾不作兒子必作納君於善者有後豈誣也哉公字子正鑑虛其自號也

代李守作柳塘詩序

士處沈鬱頓挫之極不能無酸楚憤激之辭三閭大夫醉濁一世長沙太傅涸視餘子豈惟貽娼流汙著此胸次適自累耳達人大觀等是非於夢蝶悟禍福於塞馬

行廢委之命公論付天下後世未始怨天尤人幽圄重爻圍厄絃歌浩如也故履患難而安柳塘凌君守輿宰如子思寫賊如顏杲卿羈窮重困吐不平之氣於詩累累成集覓余著語余謂陷賊中復棄官流落蜀湘間繫臺獄貶黃斥惠徙海外氣味畧同然感時寫物之章則皆渾涵隱婉襟期軒豁可以遊造化狎宇宙毀譽榮辱眇不容涯高矣哉余敢以二賢之所養廣柳塘之見

代李守作汀郡諸寨圖序

閩寇根汀蔓邵禍於虔至煩朝廷顓大閫調大兵

余扈戎環其境則山獠劒鋌戰人睫湍怒戟聲砭人耳雖激矍繇吏不畏亦風土致然安平時猶有桀孽藪其間兩郡比襲舊各列巖卒籍虛援遙猝遇劫敗莫能禦招捕陳公以遂猷奇畧鏟凶滌穢一道晏澄必欲長杜亂萌迺探狡窟俯巢巢分築營壘而軍其壯悍者度地邇遠量屯多寡使氣勢連屬相應如常山蛇樓鼓遞鳴鎧仗齊出鼠輩將無所容蹟慮亦永矣是役也淸漳判佐陳君乘之庀其事觸熱履險不畏勞募士必好身手劫柵皆奇面勢月閱三以竣事告余得其圖觀之喟然

曰賢者立大規模可利百世亦須強敏人任責乃克辦韓魏公招關陝兵有屬官薛向乘傳料理今元戎傅君此行蓋不下薛也吾郡蒙成實多喜而筆諸帙首

送潼川憲胡元玻序

君所命臣所敬致其身而已矣士見理明而後臨事果惟知主恩重而身輕國事重而家輕名節重而禍福利害輕故犯可畏辦至難而安蜀之將壞也名家豪族纍百珍航千指下瞿唐惟恐舉不幸而蜀果殘親戚墳墓便如隔世始而悲漸而怠久而忘結屋訪田姑東南乎寓亦其勢然朝廷勤西顧往往擇才於其土使就經理自是無隻輪敢向難於上青天果然邪胡君景玉蜀於產柳於牧已脫產地久樂郊夫誰不懷其安乃逢人感慨有申包胥必復楚意天子壯之命繡衣仗斧使於潼卽奮然杖而西豈計穴中虎子療儂桀橫時余襄公帥桂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詔經制廣西東盜賊卽疾趨南海蓋勇於赴鄉國之急者君是役畧同而所遭艱余嘗一接論議爲人膽畧必能負擔問之蜀士謂厥居孔道大盜幾過門皆相戒莫敢犯數千里瓦礫突然魯靈

光德於人又可知西人望之如父母君視之猶子弟忠聲義槩豪傑作興必爭出死力救井里折哨騎全蠶叢將有古語聞孔明盛心處在開誠布公臨分特爲同志贈

送趙新班崇垓序

我朝恩公族厚度越古先計偕寘其額科級升其名闕簿先其注至於薦狀登格而後易京秩則儕之庶姓何哉蓋繇此等而上之外則郡守部刺史焉內則爲郎爲卿爲公無所不可者任益以重係生民休戚益以大故

必嚴其所從入之途使自砥礪職業以求知於其長而恩不得施焉祖宗之意何其深長也宗室子落南海僅數十其英英者崇垓以唐身言書判選觀其人皆卓然優然第進士二十年始通金閨籍積其所至治最以得之非若世之假權力脅人以薦己者將西侯班見余知其可與爲善也勉之曰富貴如浮雲俄頃變滅名節則日月也可千萬古光明漢宗盟有爲宰相者人雖齒牙之不得更生列九卿而諫疏鯁鯁至今不朽吾子自此升矣請擇於斯二者

送陳公儲序 名容所齋

孟子謂士之豪者異於凡民何謂豪浩然之氣之充也餒其中而放於禮法之外若晉之人是反中庸無忌憚也焉能豪陳君公儲才氣豪一世百家九流之說無不通古今天下事事物物必究極所以然長章巨篇傑壯奇詭酒酣氣張急取墨汁作千萬丈龍於尺素間雲蒸雨飛天垂海立騰驤夭矯幽怪潛見疑前身豢龍氏役風馭霆盡護角鱗之族故能逼眞如此所至相追隨多可人而學之所到心之所存人未必盡知之蓋抱負偉而志未信政屈賈沈鬱無聊時方汗漫塵表有軒軒自得意胸中定力茲可驗矣詩焉畫焉託焉耳一日我知得與朝廷大論議疏上累百不止卽走筆作歌行手也其豪爲剛擁百萬重兵止旗鼓分合之鏖陰山之北纓單于頸凱還玉門關卽解衣盤薄寫龍時意思也其豪爲勇豪之禪人國不細狂者進取聖人所予或以是歟余於斯人敬之深其將如京師而來別也語之曰君當遽伯玉知非之年而克已功夫過之愛助何言惟勤飯以厚氣之豪疎飲以壽氣之豪

送周士元序

貧無以養由也傷之菽水盡歡子謂之孝士之身於貧飯釜塵簞瓢空安處而無求焉固也若夫半菽不充親無歡顏未免皇皇奔走以追斗升豈獲已哉余館清漳逆旅邂逅寧德周士元問其來愀然曰雙親耄矣併無儲粟不遙千里將控諸誼人而未遭也樂歲聞之人仰事不足之歎不覺涕下執其手語之曰子處人所未嘗之貧而爲人所不能之孝因至貧而至孝著焉使子有二頃田侍兩安輿庖猩熊裘狐貉以順適其志則子之

職盡而孝之名何有是如臨難捐軀而得忠義名非幸也夫孝者誠之發誠至則天通地感況人乎世固有擁厚資家垂白猶健以備甘旨之奉者見子之來必忻然同志舉千金以贈子身美官戲綵娛侍以遂祿養之志者見子之來必懽然錫類輟三釜之餘以贈子子姑持此誠以往必有誠於孝者應如膠漆如符契矣子其行

紹定庚寅月正李昴英序

送循州余法掾仲宣之官序

幼學壯行一命皆可及物三尺法係人死生忍背所學

惟上官喜怒徇哉余少日游泮與余仲宣爲最密友淵乎其醞藉精乎其踐履眞可殼敬短窗孤燈話到夜半每謂我輩得行所志必惠利生民爲先余仕媿前君後十年決科又四年爲循陽法掾天將大其任故厚其養如此余以著局歸班卽扁舟送過靈洲臨分曰殘夏當之官子盍言余應之曰疇昔所講論仕以行其學當官奉法無高下其手有不平必爭爭不得則去是卽他時定大議臨大事之推自誒官卑纔一事放過將終身悔其何追國朝嶺服人物祇說二公襄自君家好揾菊坡遠業亦發軔於梅仲宣勉旃

送糾曹吳雍之官序

自于公以治獄聞其門世遂有故縱以覬覦後福者君子不可無辯也夫于公謂未嘗有所冤者昌嘗以有罪爲無罪哉特不以無罪爲有罪耳笞其當笞者墨其當墨者大辟其當辟者至盡得其情實而無枉雖戮其身而無怨事事皆然其爲陰德已不細有後宜哉故罪疑惟輕可也事白而出之爲惠法有過無大可也故犯而釋之爲黨惡存心過於寬固盛德事然殺人者獲免挺

刃必交於逐奪於貨者弗治剽攘必紛於市姑息於一二貽害已千百惡人多幸而善良懼如此而能昌其子孫天意治不其然鄉大夫吳公純臣溫厚有古人風祥刑於嶺之西以恕稱子雍是似且甚秀爽來訪於文溪之上且別焉問之何官曰新糾曹又問賞之逐獠之犯何也曰初心欲有所平反以成先志耳余嘉其志而贈以言曰吳氏父子視于氏父子官崇卑不盡同而再世俱典獄于惟清惟明惟平小大之獄本其情無以私意有所重輕必身享駟馬高蓋車之榮矣

送判縣楊侯汪中入京序

公論消長與世道俱大道之行也夫人不失其是是非非之心之天豈惟大廷賢不肖若白黑閭閻之匹夫匹婦好善而惡惡皆斷以理之正不以一毫私意參其間汙世反是以大佞爲大忠以至貪爲至廉士窮達有命焉寧以是休戚而關於人之國大矣菊坡先生老於鄉余與楊侯日撰杖屨起居言動必見必聞縱城罵賊同部入幕侯清白於冰玉有關西夫子風天知之先師知之宰廬陵之政若士若民安之平生辟立萬仞不稍下

賣菜傭飛語蜂起或者竟投杼焉夷而跡之渭而涇之他人不能平侯謂官職儻來泰然不以蒂胸中所養未易涯也貧驅復入京余送之江皐曰朝廷清明公論自定不疑之金必有能辨之者侯笑而已侯名汪中

吳華門杜詩九發序

草堂詩名輩商評盡矣反覆備論爲一書者蓋鮮莆田吳君涇思覃句中息索言外尋音響泝脈絡舉綱目工部胸襟氣象模寫曲盡皆前人所未到余味之雋永深歎其用工之精戶掾余君得葉祖桑捐金鋟梓蒸深於

杜詩者謂是編不可無也足未　萬里途不讀萬卷書莫讀杜詩信哉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題跋

書胡致堂敘古千文後

文定胡公潛心春秋四十餘年而後徐出其說致堂其親傳故筆削皆有法敘古字凡千不重雖飲席間談笑成之而上下數千載關繫大處包攝畧盡興君昏主之理亂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異端之正偏一字森嚴自世確論不但可以習童稚而已古千文猥陋不倫乃盛

行於世俗益未知有此作也其書一經朱文公表揭遂傳廣帥宗公慈里兩翁之里學兩翁之學既梓之衡陽又梓之廣之坪石自此流布天下人人得諷詠有功於人心多矣南嶽之高南海之深不泯不磨致堂之心淳祐十年月正元日後學李昴英書

題章公權進論稾

金珠珍矣饑寒不一日衣食則適用莫粟布若也雄深倔奇之文自名一家人爭寶之價誠金珠矣使非切於時無裨人之國亦徒可玩而已矣讀章衡之　論錄　之

暢若不求工於文者然論古成敗商今利　奇見之施行其日用之布粟歟世之舍金珠取布粟者幾人耶毋怪乎天下之未平治也

題鄭上舍玠大學策稾

士試於有司曰時文志於得而已鄭君對策天子學乃極言天下事皆有關於君德有裨於世道方鰓論崛起與國論爭鋒禍且不避寧得失計耶胸中所存定非尋常諸生拔尺寸比是真不負皇朝淑養之意衡文者拔其尤則公論猶未泯可爲斯文賀君其堅此志勿渝厚

其養勿餒大建立於世垂聲名無窮毋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吾黨所望也嘉熙庚子四月

跋許廣文一鶚廷對

士初試大廷多未脫時文氣讀許孟翀對策體製全似奏疏首排李清臣葉祖洽媒進阿世條陳切時病而言甚直雖屈第七視紹聖初力詆元祐諸老竊榜亞者相去霄壤均爲胥產氣稟自不同然歷攷國初以來三百年間名公鉅卿由第七人者絕少若有所待勳業與名節俱不朽深有望焉孟翀勉之

跋清獻崔公手墨

嘉熙己亥某在著庭清獻崔公自南海寄書來別紙如此公拜集賢相天子遣中使踰嶺趣行且賜金二百兩治裝蒲輪日在門而公之病已深矣累疏力辭始得請以金付武臣鄧祖禹護納內庫莅公帥鄉部時祖禹實爲事務官所以委之也此役他人所難而祖禹不憚勞費似知慕獨樂園之守園者亦可尚也偶閱公手澤俾模刻而藏之淳祐五年元日

題菊坡水調歌頭後

清獻崔公劍閣賦長短句卷卷愛君憂國遑恤身計此意類出師表雅趣欲結茅庾嶺邊一琴一鶴緜湘桂歸南海竟不得踐緣陰青子約然幅巾藜杖徜徉老圃寒花間十有六年晏歲之樂不減洛中耆英也好事者揭此詞山中借非公手跡某敬以所藏本授橫浦校官賴君棟使刻之文獻張公始鑿嶺路而未有祠著公同龕爲宜此則地主事非過客所得專也淳祐六年三月既望門人李昴英

附刻崔菊坡水調歌頭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泣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綢繆寸心丹　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閑蒲澗清泉白石梅嶺綠陰青子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跋菊坡太學生時書藁

此清獻公初入太學寄其友林介仲書也吾州去在所四千里水浮陸馳大約七十程士以補試雖登名猶未脫韋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猶勞且費之憚而尼其行寒

士又可知矣公奮然間關獨往一試預選隨取高第平生勛業名節實賢關基之長短句有人世易老之歎必期三年成名而歸書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至於逝齋舍之費頗悉問其入京參齋時皆朋友相資助故書報之詳貧者士之常公之貧有人不堪其憂者處之甚安所以富貴不能淫而清白照一世也林介仲名介增江老儒者生沒在公之前後人不能寶有此紙轉落士人之家某近始得之公以歲庚戌入在膠庠庚戌而此書出若有數然外姪陳某往試橋門持此授兒子守道

守道亦就試且堵菊坡之門公手澤宜歸之淳祐十年二月朔

跋節愍王公行實

舍生取義所欲有甚於生者平生講之熟故臨難處之雍容非猝然勉強能之寇之犯益也節愍王公翊以議官權宜肘制置使印收燼兵支孤城野戰不勝巷戰又不勝然後徐結纓而入於井此他人之責而身之不避壯矣哉先是菊坡崔公貽之書曰一段冰清萬仞壁立竊意公平生忠義自許惟菊坡深期之其子闔募死士

赴難道遇寇且鬬且前創甚偶不死今為東莞丞遂得見公行實與守城日記風節凜凜使人慨慕且三歎菊坡知人之明淳祐辛亥冬至文溪李鼎英書

跋鄧通判行實　始興人

予聞耆老言桂潭鄧公平寇事英氣奧謀不在杜杞下老槍欲談以美官使摧殘謫客則崖然正色拒之士志於立功少定力公則驟之以學故能不為勢利所移高廣於上書布衣中識拔南方一傑可謂無遺才矣淳祐八年八月二十日

題循陽通守黃必昌大學中庸講義

吾友黃京甫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大學中庸之味揭宏綱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眞切處如良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歷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益淵源乎北溪而根抵乎考亭者為後學之益多矣京甫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已然士之講學豈惟獨善要推以澤民利物與上官相可否毋有所恐懼見義必為行之以勇又持此書判千

里矣勉之哉淳祐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題諸葛珏北溪中庸大學序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帥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彩務切當於理義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於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緜北溪之流遡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功夫可循循而詣矣余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

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淳祐五年三月朔

跋西山眞先生送李教桂高序

士生遐陬學無名師誦無全書得於氣稟或秀而文職教者復不屑誨士習日降而庳豈顓士之咎哉莫遠於蒼梧有陳欽明左氏爲博士眡閩歐陽詹始舉進士且先數百年而思人士至今湮晦其間豈無瑰奇不模不範無以玉而成也温陵李君茂先繇膠庠登雋科以先正嘗教授於恩勇踐前志達尊眞先生有言侈其行勉其以實理淑諸人以實學充諸己葢厚於其偏方之士

而周於望當世之賢皆樂教英才盛心也茂先可爲師者而温知不廢青衿叩請洪鐘應之學者能心契意領矩步規趨固無異登西山之堂而親承謦欬也異日卓然以道鳴世淵源葢有自來者番禺子弟遠從胡安定游恩之士坐聞長者之餘論幸矣亦可見先生之言之教所被者遠矣敬書詔後俟摳趨牆仞而質正焉

跋陳侯贈曹貢元士圭詩

儒將雍容氣象與武夫不同孔明七擒孟獲而卒縱之非力不能殺不忍耳總管陳侯以文武兼材假右科發身策勛北陲浩然賦歸澹如也汀甿憑險裒兇天朝起侯付以外閫撲屯蜂蹂聚蟻叱咤頃耳尚欲招致而生之涵澄一意宇宙並量筆之詩章布宣盛德視競病之句陋矣安得渤海解刀張嬰面縛刃不血而功全此詩季將軍一諾也曹邱生善游揚之紹定己丑良月朔

跋第二首

手劍要盟曹子也望轍眡旗亦曹子也磔寇阻兵曹君士圭請於郡身蹈狡窟曉以逆順禍福此舉甚誼而壯陳侯延之玉帳間從容札所爲詩以贈空巢成禽之句

非戾拊柔之意葢不執安之之說而廢勝之之畫此正元戎高處萬一鼷鼷怙終罔悛則兵其可已乎夫苟不可已也則曹君又將移其前日之憑軾口伐者而櫜鞬相從矣此詩旨也

跋魏鶴山贈醫者曾貫詩

宋清氏以子厚傳之聞姜大中以轉物翁詞之著二醫皆工己疾而不祈人之酬者也長洲曾君客五羊大書其門曰病且貧者診乎我藥施之是不忝鶴山贈句矣淳祐甲辰仲春

跋魏鶴山題尹商卿自信齋詩

伊川先生曰孔孟之門人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朱文公曰信者眞知其理之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尹君試思之

書杜去非所藏西山帖

西山嘉與人士接遺墨落四方最多杜正甫所藏帖則許之深勉之力其人蓋可想而知也

跋錄曹吳雍所藏鄒南谷書墨

樞密南谷鄒先生名德窮博海內人士所宗垂五十年

矣平日於一字之褒不輕與人春秋法也曩甲夕郎拜帥西廣南海吳公純臣古君子人也以憲節同寅其子雍寶藏乃翁所得先生書所得褒語則淸通仁厚而已辭甚不費而曲盡繡衣公平生所爲士大夫作時樣書尺須德或累百言觀此可少媿矣吳氏子資稟穎特於此四字克肖而簡方少里人李昂英爲先生門人輒發明言外之旨曰淸也通也厚也皆仁中有也宜益克己使人慾淨盡天理混融以全吾固有之仁所到豈易量哉先生聞舊同僚之有子必亦喜淳祐二年五月望

跋陳光庭所藏蔣實齋遺墨

細數在世緜科級梯貴顯凡幾能全節始終有幾容容溫飽固不足算乖初心而謬末路良可憫惜方老奸擅權以區區官爵籠天下士鄙夫爭吞炭爲啞以媒進取一世習熟謂敢言爲狂實齋蔣公始召忽大聲長鳴於仗馬間贖者愕默者愧正論命脈賴以挽回其憂時愛主之忠甚至於病且死不渝也科目得如此士庶亦不忝陳君元實布衣時登其門最久而密貯遺墨盈幅讀之凜凜猶有生氣元實今尉增江甚公甚廉甚恕使家

稍抑之羣邑人叩臺府乞留非衙驅利誘使然觀其字與公之名齋同益信端人端友平日相省講切皆實理也百里人心德之不忘其實學功用小驗云嘉禧戊戌臘

跋吳都統所藏菊坡先生帖

淸獻崔公護坤維晚必自出伺烽火至報稍急輒通夕不寐思所以應乃心無頃刻忘邊憂也指縱諸將每手筆驛以授情通如家人而人樂爲之用都統吳侯彥公所識擢薦之之詞曰宣力邊防輕財得士卒心介胄之

士才且廉世不多得公以清勤身帥之驗也是時全蜀如金甌無少玷缺續貂以狗而貽禍遂至於不可救藥吳侯久已擯去流落天南邂逅共談西事慷慨憤激有老馬千里志歸斯人於鄉國使經理殘碎地豈不愈於用新進輩哉同時有李侯紳受知於公後以死節聞公知人之明類此故併識之淳祐三年良月

文溪集卷之四

文溪集卷之五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題跋

題潛守黃連傳

雪巖潛君起傳黃連以其味苦而能愈疾猶言忠而能救缺遺也然苦易厭忠易疎古今同一病此佳傳可藥天下後世豈但體物游筆力而已哉予嘗謂黃連最甘舉世莫曉蓋不適口頃刻耳爲身已安非甘乎物之甜人其害有沈痼不可療者非苦乎日昃不暇食民亦勞

止終與民皆歡樂元宗末年聲色豈不大快意卒不宴於蜀明驗可睹夫君心苦身苦學苦行苦其性黃連其氣味黃連寧自苦而欲遺世以至甘故言尤苦必有持是言進之上者國脈庶其有瘳乎唐博士嶺南貢蜜果詩曰政恐無裨益所出非和平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輕在惠陽作也其忠愛深矣黃連傳惠陽所著二篇政堪作對

跋潛守治獄好生方

治獄好生方雪巖潛起所製也方所主者一曰仁其用有三曰研之實辨之白決之早余始讀之意其如世醫雖能處方未必有眞見定力能察脈投劑也南海値厄運漕邱迪嚞攝帥尉陳知章攝倅以殘虐爲能以多殺爲功時號大小屠伯虎噬蟒吞俘平民爲寇纍纍血刀杌繡衣陳公均久知君檄之詳訊凶人方煽威焰脅制同列或勸君引避可以免君奮然曰人命至重但平心睹是己之禍福利害在所不論乃躬審問具得情實賴以更生者十九與唐眉山序蕭師顏明興元獄非叛活數十人事頗相類人始服君有活人手能用此方矣既

隨試效不得不廣傳

書菊坡先生蒲澗生祠記後

端平二年二月二日廣人奉菊坡先生像生祠之先生莊之峻不能止也衆屬參預宏毅齋游公似秉記筆文絕奇偉先生戒毋刻尤力蓋謙不肯當吁先生騎箕尾去矣運判劉公克莊始入記於石命其客鍾大鳴視工以淳祐之元中元後三日立先生所以惠其鄉國人所以尊其老來者有稽焉游公之文也抑劉公之力也菊坡祠二在蜀仙遊閣劉後溪贊之在南海之蒲澗劉後

村碣之鋪敬大賢者盛德乖之無盡兩劉氏之意俱豐而後村慕前脩於既往勤勤焉非利而行之此則過人遠甚邦人士謂宜識俾先生之門人李昴英書

書瀧水趙宰汝軏生祠後

端平二年二月七日狂卒曾忠嘯聚突南海城余縋出行其舉且周曉以逆順禍福羣兇帖聽遁而西又四年讀瀧水民立趙令君生祠記而後知賊據古端日康之人大恐瀧境內鮫黎獠假防懸爲名鳴刃譟庭下令從容折以理卽解散去時菊坡公帥鄉部如此好漢惜郡

將不以聞余方在幕府實負薇賢媿趙君有靖百里功未嘗口微邑人載之碣殆不傳今士大夫幾大樹將軍刻宗室子君名汝軏敏才而力學所至有政可稱南海李昴英書

書士友張德明擁書樓

余友張君諱允迪字德明奇偉士也自言出曲江文獻公派嘗郁城共邨見其挾冊竟晝夜吟不輟心甚敬之無何挈人壁流齋房就訪焉則壁橫墨本二大字曰擁書蓋菊坡筆也謂余曰某不才辱鄉達尊不鄙夷其敢

暴棄而戰其藝南宮輒北俛就西廊試入前鎩迄不肉食余來寧安登其藏書樓二大字宛其舊識而故人隔世久矣爲之愴然且仰歎大老先生樂與後進惜天不壽斯人少副所期也其三子斗文翼文光濟皆力學克支門戶皆與潛計自此能刻厲以成先志則德明猶不死也勉旃嘉熙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書胡侯竹巢七思集

細誦胡侯大學七思之作迎鴛謁殿之篇其綱領與君之仁所以敎育我師之道所以作成我功與天地並蓋

終身受其賜如之何勿思侯去瑩水幾年而卷卷然形之聲詩視世之豢富貴而忘蘧廬者大逕庭矣茲牧千里將行夫子之言以澤天子之民推廣其所思則天下有溺者饑者皆在吾念慮中侯必勉之寶祐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南海李昴英書

題劉漳州必成三分集

嘉熙丁酉秋余被命衡文貢聞右科中得一奇士揭之解首則劉君必成也明年君廷對魁其倫又十年以清漳使君寓南海始熟其標致論議競爽可人與其所爲

文不異而吟九工豪逸雅澹兼衆體題所編曰三分取東坡戲郭功甫語也謙退不自足如此進未易涯雖然世有擅八斗之才而他無可書者器識先而文藝後也立身行己當如前輩所謂八九分人推以及物必寬之一分君所學所志蓋有余所期望者不但進於詩而已

題鄭宅心山居槀

余乙酉與鄉老進書鄭君宅心由東廣漕閩舉名始聞未之面也嗣歲識之於期集所邸寓又相鄰日夜劇談不休蓋博物而多藝者又十年四月邂逅爛柯山喜其

詩益工相與道舊留三日而別未幾以死聞同榜中如斯人豈易得哉君之弟宅仁收遺槀得數千首將板傳之可謂篤友于之義矣佳士不可作同年多罰謝拊卷悵然淚祐丙午

題危志仁恕齋詩槀

四體具而爲人而夫子所謂成人異於是則知杜子美詩成泣鬼神之句非成章之謂謂功夫到成處也盧陵危容孫出家尊恕齋吟篇句而琢字而鍊興高而味長一讀知爲老蒼輩庶幾於成者此足以成恕齋名矣奚必仕

題二衢陳大經詩卷

陳君自號岫雲所以寄蕭閑之處非以是狀其詩也而澹乎物表納宇宙之大於胸次吐之成韻自然清絶不塵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必有賞音如昌黎翁者寖祐八年八月八日

題節推張端義荃翁集

士行乎患難可以驗學力所至深淺苟聞道矣雖瀕於死不變有飽雞粥鼾睡以須者羈困旅逆又焉能動其

心姑蘇張君端義以選人三上書帝閽最後書言最狂端平明禋雷雨時也天子顧之僅於韶以置乃得與監門俠謫所鄰老矣落南依敗屋然破釜竹榻紙衾凄其誰堪而顏丹如氣虹如不作顦顇無聊狀其詩累篇骨處實眼處活峭奇而非怪含婉而不怒多從胸中書流出他日將與名相久遠而後知數年數千里外所以充充然自適而忘秋風蓴鱸之感者心寄於詩也或問離騷荃喻其王而君荃翁號何余應之曰荃香草也特寓焉以自別於蓉施諫耳周大君在上楚莫非臣是於義

無嫌淳祐三年重九文溪李昴英書

題鄭南瑞礫鐵集

鐵隨取而有人得而凡之然極其至精有天下至寶不能當者一劍而敵千金已珍矣一鼎而壽國且千祀誰得而價哉閩鄭君南瑞標所業曰礫鐵自謂其文如鐵藏沙礫中俟淘鍊之工而未遇也意則甚謙矣鐵亦豈易方耶能堅其志剛其氣學成而器於時則腸焉宋廣平面焉趙清獻可不朽百世彼錐以刺硯以磨徒欲資筆舌錚錚旦暮間君子不貴也返其行卷書以厲之若曰鑄人則予不敢淳祐三年十一月一十三日

題郭景舒梅埜百詠

暗香疎影一聯出梅孤山和靖成三高蓋工之難豈多之貴耶郭君蜚卿頗有王謝家子弟風嗜於詩酷詩於梅獨富趣尚殊不塵然年盛氣銳往往成之易出之早才性固自佳特未逢好師友砥礪磨耳歲月益宿推敲宜益苦華收實在潦盡石見觀舊作當自知郭功甫自謂一世豪東坡於其詩纔許三分蜚卿能勉用力將不止此家數淳祐二年七月文溪李昴英俊明父書

題鄭宅仁詩藁

詩詞雖寄興寫物必有學爲之骨有識爲之眼庶幾鳴當世落後世不然是土其形繪其容望之宛然若人也置雨中敗矣余識鄭君宅仁已數年今見其近作如此君同年之弟也愛而莫之助可乎淳祐六年三月朔

題趙公玉新昌紀詠

澹菴謫仙人一疏請尚方劍前後三十詠始落南荒公去新幾年仕宦新幾人傚其數而詩惟一趙公玉蓋勇於步趨前修者詩寓焉耳

題彭昌詩下車錄

下車而揖戴笠此布衣交富貧毋相忘之約耳若夫一言而善介卿下堂一字之工大尹駐馭前達之賞識士不必舊嘗半面也士有安窮闇而陋結駟寄飲市而傲召輪又曷嘗汲汲焉覬貴顯者之一顧盼哉窮達不足以論士新故不足以論交所以意氣相與惟其人而已人如彭君昌詩所至誰不倒屣誰不下榻此以謁諸公庶幾他日一邂逅雖似乎贅視世俗所謂雲萍錄泛泛然紀載則大異矣余方耕釣文溪上效東坡雨笠曳

屐則軒渠甚適乘車鶩榮途者甚多矣君必欲頹然山夫筆其編甚矣其迂之過我也淳祐十年四月既望

題鄭寧行卷

雲峯所爲文曾經眞魏宗工指教既數年矣筆力當益進必不止是編恨未盡見也

書趙經幹彥捍自鳴錄

趙君禦賊龍川余方闔戶恤居不得耳顛末逆卒犯城以後事則身其間歷歷猶在眼也是時肉食者爭藏深遁遠寇退亟呈身從而論功者亦衆矣君入與毗富道

兵偕自言沂韶溪趣之來援似權以濟事而心未暴白於人竟爲法受惡朝廷徐知其無他過賜之環訪余出一編曰將持此鳴其不平請爲我一語以證余生平不解絕物而筆不逐世情君異時督捕誠有跋履之勞今自惠來此邦人士相唁問不絕於館亦必有人心未能忘者是則可錄嘉熙戊戌臈

書方右史請田知白作濂泉堂賓書後缺全文

是邦老成人無踰田知白者聞其壯卽厭科舉專志理學使領袖書生爲宜知白長余三十歲有疑必就質焉而不敢友也因從

文溪集卷之五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奏議

端平丙申召除太博賜金奏劄

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覘國者惟觀諸此人主以其履之身措之天下質之理蔽之心焉道伸盛際庶幾同符事襲衰季將至台轍考古驗今斷斷不易有天下者宜知所決擇也恭惟皇帝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為五三登閎一蹴可到然欲祈天永命而

雨血告妖如晉永康識者有五胡之憂欲復恢境土而戎馬踐淮如宋元嘉江右寖荷擔之懼襄峴失而江陵孤三山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沈億萬生靈重罹塗炭大勢日蹙遁國懼亡自去冬以來然矣陛下自視今為何時反觀行事果皆同治之道否耶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旦夕不移陛下儻若慨然於興王之規模惕然於亡國之龜鑑必晝夜以思凡是理所安人心所同者皆治之基也則如趨康莊不可趑趄而進凡壞常戾正啼衆徇己者皆亂之階也則如避陷穽惟恐跬誤其間聖賢明訓若揭科條設違其言罔不取敗臣謹昧死為陛下陳之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雷而輟宴益深自警省矣是或抑畏於過災之時恐易怠忽於已私之累縵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寡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宮廷之費不會此冠布衣帛之時毋曰貴為天子不得一舉手足也此臥薪嘗膽之時毋曰惟辟福威玉食也陛下儻念三陲之民轉徙無依必不

忍適一己之安遊儻慮多難之際日不暇給必不肯汨聖躬之清明媿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哉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而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諭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何以奬犯顏之直氣已頓殊導諫之初心年來人物凋謝存者幾何正當愛護豈堪頓挫不容過闕致抱没身之恨朝野悼嗟皆有珍

瘁之憂守輔郡者人方喜其名而成命竟寢贊幕府者衆皆惜其去而列疏未俞聖主本無厭薄忠良之心中外竊有疎忌賢者之惑陛下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同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宮府非

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宸札叮嚀闔虎未分制書符移束閣弗願嘗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參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斥簡記弗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昧進退之義者不恤人言倒善類之戈者勇犯不韙挾敵自固欺誕無忌求得欲縱躁競愈滋平居習爲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尙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安危之機當決於一心陛下以今之爲合古之法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取舍殊途瞭然而易見也我高宗皇帝間關六飛基圖萬載中興鴻業貽謀具存焦思先吾身之詩放宮嬪損服御之詔諫官所言多寡置簿以考面對不及闕失降秩以懲大臣勒令內品責軍令狀而上爲改容親筆戒以軍法而外閫震恐詔諫之人不使廁身於班列振

拔名節以起士氣之委靡宏規懿範最爲切近陛下有志中興能循高宗之治法則亦古之治法矣臣願陛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歎當如炎紹之初狄至必戰毋悠悠歲月而自誤於不可信之和也大臣開誠布公鞠躬盡瘁屏常程之碎務以澄心靜慮移堂除於吏部而一意籌邊當如李綱以去就爭天下大計毋徒曰鎭之靜也士大夫當如宗澤所謂非臣子安居美食之時共攄主憂臣辱之忿各辦趨事赴功

之心毋徒覩風景而感慨也邊臣當如劉錡所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而併力拒敵毋徒靠撒花以爲綏圍之策也君臣上下共惜分陰共商緊著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勍敵之在前常若禍至之無日庶幾無秋高塵起之倉皇而取襄葛蜀固淮之規模立矣臣區區憂國之心不識忌諱陛下裁赦取進止

公未奏劄子聞上曰前此五羊之寇鄉能繞城諭賊可見膽畧公奏云疎遠小臣辱陛下簡記豈勝感激公奏第一劄讀至愧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上曰

多事之時正當以中興爲法讀至督幕府者人皆惜其去而列疏未俞上曰日來士大夫多尚虛名而無實用公奏云名者衆之所推予也亦宜留之以慰物望與其使之在外不若使之在內讀至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上曰士大夫全少氣節公奏云亦在上之激昂耳

嘉熙戊戌奏劄

臣聞儲才宜預搜才宜博雖書生之常談實今日之急務也強敵挺禍浸淫累年去冬之變尤可痛心步騎纔二千而潼益不支哨馬或數百而淮郡已震碎我城邑糜我赤子其來莫拒其去罔追非彼實強由我自弱國之無人甚矣臣嘗妄論洪水懷襄而伯禹能平之虎豹犀象而周公能驅之自古無不可爲之事荆尸後勁而敗於鄢陵鄭瞞長狄而敗於宋魯自古亦未有不可制之夷苟得天下之奇才斯能就天下之偉績田單一逃難者耳守區區即墨而復齊七十餘城祖逖一司州主簿耳以千人廣募衆鑄兵而自河以南復爲晉土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陛下近命臣鼐兼制淮右布著已

定機括已同沿邊將士前日之勍鬱者今吐氣諸寨豪勇前日之怨怒者今屬心臣鼐亦當以單逖之功名自期求副陛下專委之隆江淮重寄體統漸有所歸列障廣莫分任須令可託代郡邊吏或當科瑣翰孰可代先科其人洞開胸襟容納衆長以爲輔車之助此大閫責也廣設網羅收拾羣豪以備重弓之需此朝廷事也淹恤百里循晦鳳棲低同治中未展驥足州縣豈無遺才草廬臥龍深識時務褐衣捫蝨劇談方畧山林豈無遺才苟徒采取於目前不思蒐索於度外毋乃示人以狹

乎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於朝薦紳進人才之外申命諸路帥守監司各舉堪充沿邊任使者不拘限員明著其狀如先儒所謂某人能吏也嘗因某事以知其能之意博參公言精加考察或實之殘破之地以觀其經理或處之風寒之衝以觀其禦防不以資格拘之不以繩束待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之功矣柳開以文士請兵果能制契丹之部落虞允文以儒者視師卒能成采石之駿勳安知今無若人乎惟陛下與大臣圖之取進止

讀至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上曰天下事有人才便可為近日更張帥閫卿亦知否公奏云陛下區處得宜切中事機讀奏劄畢上曰右相有來期否朕自更化之初簡在朕心儀圖共治渴欲一見公奏云臣崔與之遲方一老辱陛下殊常之遇但高年久病而又道遠恐未能上副陛下延佇之意上曰聞其年事雖高體力尚強可勉為朕一出公奏云崔與之居家庭之間或可以勉強涉道路之遠恐難以驅馳上曰卿近得書否公奏云此月初旬得二月十六日書云云上曰可作書道朕切望之意勉其亟就道以共圖康濟之功公奏云謹當作書諭以聖意

嘉熙己亥著作郎奏劄

臣聞天變卵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均為悟聖心之一機均欲扶國脈於一綫人主於此大惕懼而進德不已廣聽受而改過不吝則積憂啓聖一言興邦未可量也不然天人方愛助之靡在已無畏警之實則上下之望孤而莫之救矣若曰天變

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在今日可不深戒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生稟歷數躬膺聖學精微聖度恢廓將與盛帝顯王而比隆蓋非中才庸主之可及皇穹眷命久而彌篤羣下歸戴誰忍負之陛下亟思所以仰承天意而俯愜人心可也然自往歲以來飛廉動威回祿扇焰雨雹流沴旱蝗為妖怒濤浸逼於都城列緯數愆於舍次一警之不悟而咎徵疊見焉屢譴之不悟而大變異出焉是仁愛之已極且轉而為震怒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陛下所以應天者當何如哉

敬天之圖未必見於躬行親禱降禮乃及期而遽飾雕
祭之繁文若爲感通奇衰之異教無乃瀆慢古人慮女
謁之盛而崩不自責庇勳舊之罪而席藁南郊於嚴恭
之際未始徇虛文也陛下非無應天之念也然災至而
懼既久而忘能保此念之常堅召乎諫紙來上邇臣直
前輪班敷陳投匭徑達上而規切於清躬下而枚列於
缺政公論以爲是則衆論無異詞前日以不用去而來
者亦不敢嘿是忠愛之所激雖批鱗有所不顧矣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陛下所以聽言者當何如哉拔山去佞

猶或疑其心違如羹之和尚或議其貌厚邊臣輕視於
朝廷言者凡幾而玩褻猶故宮掖不會於費用論者非
一而節約未聞在昔御史條奏則宦寺亟歸於故郡一
言感悟至謂高廟神靈使之於聽納之際未始留難也
陛下非無聽言之明也然顧問雖詳施行實少能保此
明之常新召乎夫天人之際本無二致人君之心當主
一忱積此忱以消變推此忱以受言上下感通悉本乎
是今天下之勢亟矣吾國正憂元氣之壞強敵尚稽授
首之期兵弱財殫境蹙民散自非陛下發一悔心以感
動彼蒼奮一勇心以主張公議將恐天下見異而魯以
衰仗馬俱瘖而唐以亂豈不大可懼哉臣願陛下充此
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民天民也念轉壑之
可憂職天職也毋旁蹊之捷出陟降常在於左右戒懼
如對於覩聞以吾之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轉禍而福矣
充此勇而行之以公不容一毫之私意言及缺失不憚
於改行言及貴近毋過於回護以伸衆正之氣以杜羣
枉之門卽一人之心合千萬人之心庶可以易亂而治
矣機括既同精神立起一念之烈旋乾轉坤猶之窮冬

千林搖落一氣纔復何物不春力量大則功效速天下
尚烏有不可爲之事哉疎賤瞽言觸突睿聰惟陛下察
而赦之

第二劄

臣聞邪正之用舍國家之安危繫焉於君子不可以過
疑於小人不可以偏信蓋君子直道以行骫骳難近而
臨大節不可奪者斯人也小人詭遇求獲柔佞易親而
誤天下國家者斯人也武帝不悅汲黯而黯能寢淮南
之謀成帝雅厚張禹而禹竟稔西都之禍人主於用人

之際可不鑒哉陛下無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臣下賢否如辨白黑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於取舍不暇計也不然豈不容嘿之多後福何苦爲是強聒哉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以得罪公論去以不慊物望去僅一二耳或俊麟周章而宮班非據或城狐依憑而美職如攜竊意陛下不過信其無他腸耳信其無顯過耳彼之操心惟知貪冒於寵榮而已於人國無益也萬一利害怵乎其前安保其不易所守哉陛下亦可以察其心矣今正論稍伸正氣漸復政陰陽消長之機也臣願陛下公道宏

開私意盡克收人望重朝廷以示聖德之廣大遠庸邪清班列以彰聖斷之剛明則衆賢協和同心同德共壯國脈共起治功尚何孤立之慮哉惟陛下留神

文溪集卷之六

文溪集卷之七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奏議

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闕奏劄

臣猥畝五年退居庸陋聖恩不棄叨擢郎闈萬里一來豈爲榮進淸光再望誓竭愚衷臣聞處難爲之勢而有可爲之機此天下之所望也當改爲之時而無勇爲之力此識者之所憂也蓋機者矢之發而力者矢之至也一發而未數步焉安望其能中哉以英明之君值艱難

之運幸而諸賢翕集世道挽回人孰不曰此傾否爲泰之候轉危爲安之兆也海內顒顒日望一日規模未立效驗良賒一劑起九陰之脈而邪氣尙蠱於膏肓一籌活將敗之棋而取勝未工於後著不升不降決於此舉緊切用力猶足扶持不然則所謂難爲者終附之不可爲是聽其淪胥而已豈不大可懼哉恭惟皇帝陛下銳精欲治二十三年矣天災所警策而德日以進敵患所嬰拂而慮日以深閱天下之義理熟而見日以精充而上之盛帝顯王不勞方軌乃者發乾之剛奮夬之決斥逐負國之權姦屏棄朋私ㄅ 睨類正路開闢化絃更張此一機也惜乎心術純白者天不慭遺阿佺取容者尸如充位以自顧年老子孫弱之心謀吾國以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萬機模稜歲餘竟成何事陛下察其昏謬亟聽引去此又一機也 此段論范鍾 君明臣良可謂千古之遇合而宏綱機要未見一二之設施夫以太子之少漆室婦人猶知隱憂陛下上繼列聖之炎圖親授寧王之大寶豈不欲隆萬世丕大之緒臣下進說今幾歷年前代明鑒援引畧盡竊意陛下往來於心自不能以

頃刻忘也小學內建茂淑宗英躬督課程日以爲常閱之多則選必妙教之專則成必速而稱謂未聞少異中外豈能無疑事體最重固難草草以易談而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故凡聖意之所向當使外廷之與聞胡不謀之二三大臣胡不謀之老成從臣儻盡愜於衆情宜亟定於大計於以繫四方之屬望於以杜姦萌之窺覦何至遲遲之久而虛前星之炎耶是陛下於正國本猶未勇也高宗皇帝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非成憲乎 此段論建儲 杞鬼雖竄而德宗念之不衰蓋

不知其爲姦邪也陛下大明當天魑魍焉逃遺其親者必後其君苟患失之何所不至陛下亦既灼知其凶悖矣似聞捐金置局厚結貴近潛伺上意動息必知以一人之獨惡恐不能終勝左右之交譽以三數端人之牢拒亦安能盡絕餘黨之交通大抵小人之謀險而君子之術疎彼必多方以相誤因得求疵以藉口今出力爲陛下扞禦外邪者如提重兵對勍敵萬一裏言浸潤淵聽動搖是開門納寇也處騎虎之勢者何所置身乎臣子事君禍福奚恤而宗社安危關繫非輕胡不明正其

罪詔告天下以安善類之心而委曲掩覆養癰護疽耶是陛下去奸臣未勇也蘇轍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惟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非後戒乎此段論史嵩之王媼擁寶扇於斜封墨勑之時蓋由中宗之昏庸仇士良以毬獵悅天子使不觀書乃可以竊柄陛下淸明在躬緝熙典學豈不知女子小人近之不遜曾謂舊邸之使令殿省之灑掃得以容穴鼠之干請恣城狐之憑依乎閎築鶴觀而土木之僭奢外設狡窟而蹤跡之詭祕雖宸衷匪石婦口何施而勢焰熏灼趨者如

市陛下不得而知也天下所少者忠臣義士耳老練宮人諒亦不乏又何必玩視人言而不勇於抑絕耶計臣莫塞其溪壑之欲而終代去鎖闥聲言其以挺之罪而不盡行雖威嚴若神斷無假借而朝夕褻近巧於逢迎日漸月漬恐有時而轉移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烏可謂其未至於大肆而不勇於禁束耶慶歷上東門之押出恐見其人祥符重入內高品之刑而一時忻慶可以爲法也此段論吳知古事無急於此者充此心之力而勇行之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厥今事會之來無涯而事

力之窮靡底要必如創造之刻苦豈宜襲承平之故常留一弊袴專待有功韓昭侯猶能之獨不能撙裁宮掖之費以助戰士之賞乎匹馬毅往周行寇壘晉明帝猶能之獨不能振厲用武之志以作六軍之氣乎爲宰相者當自任棟梁之重毋曰畏避形跡而徒勤細務爲執政者當助成推車之勢毋曰分聽任責而不相爲謀爲給諫者當各奮鶻逐之忠毋曰宣諭有旨而言不敢盡張浚曰人主之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爲嗜欲私溺所移則失其公理矣

舉錯無有不當而遠人胥服臣願陛下堅定力於上每事揆之公理以求合天心諸臣協忠力於下相與持之正道以共消厄運庶幾興起大勢漸至小康苟不強爲善而諉曰時難豈不孤天下生靈之望耶狂瞽小臣不識忌諱惟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竊觀今日邊用無藝而民力亟罄時艱未靖而人物晨星州縣凜焦熬之憂臨事興乏使之歎豈天地之藏有限而土產不足光岳之氣已分而奇才頓稀耶臣妄

謂今日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歷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之拘雖書生常談而切實救時之策無以易此與圖非舊仕版日增循資序者皆可得一州一縣之寄執權衡者豈盡知孰臧孰否之眞鬨不多而求者紛如予不審而奪之亦亟或一歲而屢易或旬月而更新送迎動費累萬貧夫席捲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噬糜遺國之命脈緩急何恃可不亟思所以救其弊乎臣以爲宜從臺諫公舉廉能之士可以爲監司牧守者大臣攷其已試而納之夾袋有闕必以此選補焉治績顯著則稍進職名而仍使因仕歲月寖久則擢實班行以昭示奬勸數年之後庶幾在在稍有餘蓄民力少紓矣千夫之羣必有拔乎千人者萬人之聚必有出乎萬人者謂天下果乏才是厚誣當世也欲共扶緩弱之勢宜大啓功名之門而今日之仕進者苦於遠次而觀光難困於舉削而通籍難壯盛之年駸尋而晚暮勁毅之氣銷蝕而異柔幸而一遇焉而精神筋力已衰矣又有抱負奇偉而終身不遇者豈不甚可惜耶臣以爲宜令帥守監司各舉其屬之賢且才者明著實跡勿循

私情大臣參之物論以取其尤異覈之都堂以觀其人品使條陳當世之務以覘其器識如果可采則稍出資格之外或委之邊面風寒之地或置之錢粟浩穰之場眞才實能必有以自見他日磨隆委勝重負者於此乎出其有益於國家豈小哉高宗皇帝諭宰相擇監司郡守皆使成資以省送迎之費又嘗因臺臣言資格大拘有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峻擢可也是皆中興之良規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圖之取進止

上曰卿去國幾年奏云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庾節

以臺臣劾去上曰是彭方第一劄讀至猶足扶持上曰此全在大臣輔國讀至以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萬機上曰范鍾年老廢事亦多奏云范鍾老而且懦讀至以建小學茂淑宗英上曰朕於小學之教極留心讀至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上曰其年尚未讀至胡不謀之二三大臣奏云此國家重事須與大臣參決不可使宦官女子干預上曰自是讀至捐金置局上曰果有置局之說否奏云臣聞之國人之言皆然陛下當先絕蹊逕使無以自通讀至以安善類

之心上曰如何區處奏云如近日臣僚所謂或欲毀麻或欲勒令致仕皆可行上曰此則不可已與宮觀但不用之足矣奏云如此恐中外之心愈疑望陛下更作區處使聖意明白讀至氣焰薰灼趨者如市上曰朕未嘗容之干政不知外間何以有此說奏云臣來自道途已聞人言籍籍若非陛下決意抑絕使內外明知之則人意愈見紛紛異日書之史冊亦爲聖德之累讀至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奏云范曄作東漢宦官傳贊亦引大易履霜堅冰之戒蓋謂漢末宦官之禍因漢君不能防微以至於此上曰固當防微杜漸第二劄讀至貪夫席捲甚至掃空上曰貪吏未戢一至於此未見有廉吏者聞陳愷亦廉是否奏云聞其人亦清約讀至數年之後在在皆有餘蓄奏云如方大琮在南海頗與士民相安百廢具舉而清苦自將故能積羨錢近四十萬緡治績爲諸鎮之冠其人又時望所歸者宜召用之以示激勸上曰如果有奇才當不拘資格聞廣中斡腹之傳如何奏云臣本欲作一劄敷陳此事然事關機密恐播傳於外上曰極

是極是因奏云上曰已令徐敏子去體探奏云此事須是純實可托者方可信若喜功生事者徒知爲一身功名計又恐別生事說則不惟廣西受弊必欲通廣東之兵財而兩路俱受其弊矣上曰沿路來如何奏云沿途麥麥皆熟雨暘時若更在陛下增修聖德使天意常順又問外間有何所聞奏云臣之所聞已盡見於奏劄中矣

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

臣聞人君之心必無愧於天人臣之心必無負於君蓋

人君履大位有四海皆受之於天容一念之私則爲有愧矣人臣享高爵飽厚祿皆受之於君容一念之私則爲有負矣今之大勢危急爲甚蜀碎而淮殘兵單而財竭楷輕如毛民流如鴻農扈蠭登而星變累形哨騎倏退而戎情叵測此正一人敬德以祈天命之時此正羣臣盡瘁以報國恩之時可不各盡其道哉恭惟皇帝陛下睿智高明聖度軒豁日御經筵深研理要躬決機務熟知政體可謂不世出之英君矣然察之時機良可隱憂難靠人謀全望天助猶祈能感動何耶陛下試端

坐而靜觀凡平日一念敬忽之殊而上天之應如響斯答陰顯無間其不可誣必道心主一而不制於人心陽明常存而不滓於陰濁成湯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蓋恐人欲一勝則天理必微陛下神明之舍果皆對越而無愧否歟宇宙之大民物之衆所恃以立者公道也臺諫所以主國是委曲而宣諭則非所以養直氣名器所以待賢才輕褻於內降則非所以塞倖門黃門之依憑假托或未能峻其防朱邸之非意干請或未能裁以正是皆牽於私情而未契乎蒼蒼者也臣願陛下舉動一事凜凜然常在帝之左右將見天心悔禍庶可以轉危爲安矣揆路爰立以其有宿望也政地延登以其久引悟也二臣之策孰不以協志併力共濟艱難期之然寬者畏縮而欠大事自決之力量狹者躁急而有互失不和之氣味周頤以無斷爲柔惡以猛隘爲剛惡蓋事未必可爲而強爲私也事到當爲而不爲亦私也胡不弦韋其氣質之偏而乃矛盾於議論之異中持兩可者又復差池鼎足承君責望謂何貌厚而心不然言甘而情不孚是皆未免角立之私豈不孤陛下委寄之隆乎方巨

姦傍睨要杜其來豈宜同室之操戈邊燧未消盍嚴其備烏可同舟而胡越猝有警急人各異議豈國家之利哉況不靖之徒交鬬其間嫌隙生於囁嚅躁激起於縱臾二三大臣不成而國不競其負吾君又甚矣臣願陛下申諭大臣俾之去私見而徇公家釋小嫌而就大事則扶顛持危庶乎共濟昔高宗皇帝日朕在宮中聲色未常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答天意者此可爲陛下法張浚趙鼎本相善如兄弟因二家賓客離閒遂至失歡此可以爲大臣戒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文溪集卷之七

文溪集卷之八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奏議

除正言上殿奏疏

臣生遠迹孤學膚識狹陛下拔之疏散俾綴諫曹聖恩如天誓圖報塞臣拜觀國史范鎮擢知諫院卽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計也爲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事陛下是不知諫官之任也拳拳之忠首以正國本爲言臣何人斯詎敢望鎮萬一於忠國愛君之

職分則不敢不盡焉臣聞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三王家天下其初心豈專爲子孫地所以弭爭端於未萌杜厲階於未形而欲措斯世於久安耳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詎容一日稍緩哉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寶歷光紹鴻圖惟天惟祖宗豈私於陛下將以垂統無窮爲萬世開太平者望陛下也春秋浸盛蒼震尚虛羣臣懇切交疏而力陳四方傾耳翹首而聳聽幾年於此矣陛下環視而未有定向遲回而不輕一發事大體重於謀始宜謹非常情所能測識也邇者謁饗宗廟駁霧劃開惟天之眷惟祖宗之靈默贊大計隨灑宸章遴納猶子嘉名寵錫聖意丕昭朝野鼓舞神祇歡悅然雖有舉棋將定之喜不能無羽翼未成之慮臣於此時叨被親擢事莫此爲大謹以三說上瀆聖聰惟陛下垂聽焉一曰正名文帝卽位初年有司遽以建太子爲請今不可謂早計矣歷觀往昔當璧而拜之觀惟神之所予有心無聊之歎惟人之所付是皆牽纏己私不克斷制陛下此一盛舉蔽自聖衷度越前古出於同氣天屬爲最親儲以

繼體人道爲極順倘或猶豫能不動搖名號未正恐無以塞從旁之覬覦體統未一恐無以收衆望之歸向謂宜亟正青益車之制佇開日重光之祥侍膳問安自此全天性之樂主器承祧足以衍國祚之長天下咸曰吾君有子矣則宗廟社稷之福也普安建王之封宰臣請以冠屬籍高宗皇帝曰可便爲皇子此陛下所當法也二曰保養保其身體列職周官養於掖庭有漢故事挺生岐疑之質猶在髫稚之年必先葆固其天和庶可自貽於哲命昔人有嗜鮑之勸戒有玉斝之嚴惟所闕所

繫者不細故防微杜漸者至悉出入起居寧衛防之過密饑飽寒暑必調適之得宜此天下之大器也豈止於擯拱璧培桐梓之譬哉謂宜專屬禁闥之尊曲加撫摩之愛宮人之老成謹厚者左右彌縫之奇衺側媚之人不得與乎其間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高宗皇帝因大臣宮人可託否之問有曰若不先擇宮嬪可慮之事更多陛下所當法也三曰敎道道之禮義周過其慿傅之刑名秦祚遽危益小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者有保敎有齒學莫不於其初而漸漬入之是必妙選於師儒所當涵養其德性毋徒事章句之末技毋但拘講誦之常程俾善言正行日接於見聞非心邪念不萌於方寸則凡朝夕宴處之際無非薰陶淑迪之功又當擇臣之有物望者時視其德業之進因以爲內學之重他日恭敬温文發達於性資孝友仁愛著聞於中外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陳俊卿每入必傳經啓沃且殫諷諫之益陛下必得若人而委之輔導可也厥今時艱未靖國勢未強陰邪譸張於肘腋之間夷氛熾爍於邊庭之外消弭奸黨鎮壓羣疑全在此著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付託之不輕下慰生靈徯望之甚切決意建置無墮因循億萬載無疆之休實根本乎此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史丞相疏

臣末學陋聞誤蒙睿知擢聯翠幄獲執麟經日昨進講至魯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因考寤生之無主其惡根於城潁之寘母以爲世之大不忠皆大不孝者爲之夫子無其位故誅奸臣於直筆陛下操必罰之柄昭懲惡之公儻不孝於親且將不利於國者幸免焉此豈聖人作經有望於後之明天子之意哉臣曩在嶺海聞竄聆陛

下雷發英斷山拔巨奸至於窮陬僻區之人莫不歡呼鼓舞日以俟謂之渡崖確之徙新也踰年而祇聞二三邪黨之貶羽翼雖翦元惡未除天下已共疑而切議矣臣今夏造朝首乞明正渠魁之罪聖意尚需遲而欠決容德天涵或以其未終喪姑有待焉今服闋近在於旬日而官刑未舉於司敗人言籍籍通國皇惑臣而隱嘿言責謂何臣竊觀昔之所謂四凶者非如後世大奸劇惡之甚也投畀魑魅舜豈少恩益小人衷險裒狡乘間輒發一旦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有不

勝窮者操之已盛古且然嵩之謫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於四凶前後白簡之所擢數阜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臣不敢更瀆天聽大抵其挾虜要君如秦檜其嫉賢妒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己者如盧杞其藉權寵厚貲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殲行醜聲如楊國忠其匿喪不持服如李定其懷宰相不足爲之心如宗楚客人臣有一於此皆宜在誅絶之科況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日常嚙齒握拳書空擊地憤憤然規復出以快報復私布駛傳於道路多設狡窟於京都賂貴近

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浮士以刺探中朝之議論羣不逞爲之耳目爲之爪距者在在布滿也鴟梟乘暗鼷鼯晛昏磨虎狼之牙噴蛇蜮之沫意欲何爲哉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萬一通神計行冏天力到必將懲前日之輕失積邪心而動於惡無所不爲矣此天下之巨蠹潛伏而未發而曰此不復然灰耳可懼哉又況國本漸定正要保持堅決爲宗社計人望稍聚正要協比聯固爲世道計歲事少稔正要涵潤蘇息爲生民計小人之根未去宗社之危安世道之升降生民之休戚關焉利害曉然而未卽加罰或謂陛下外示寬洪之恩意中寓羈縻之微權卒有緩急或堪倚仗又臣之所未喻也益自陛下收攬大柄親決萬機以來區畫邊防亦未嘗失事機人才陛下之人才兵財陛下之兵財自有而用之若大臣降心相從商量恰好天下事豈難辦集彼小人者於謀身則周密於謀國則掛漏已試明驗大畧可覩矣臣側聞陛下有對越高廟神靈之詩有姦邪終擯斥之句則知定見不惑定力不移決不至來外邪以壞局面然化絃更張亦既久矣而大綱領猶未正大機括猶未定

此一事顚末未備恐無以垂汗青詔後世陛下亦嘗思及此乎章惇繰免父喪便堤舉洞霄宮俄而得政遂嘯兇儔毒毒類爲國厲階往轍可鑒臣愚欲望陛下俯從輿議獨運精剛亟煩宸札寢高之服闕與宮觀之命仍削官爵遠竄荒裔使羣陰掃跡衆正伸氣於以安人心於以壽國脈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論史丞相

臣昨論奏史嵩之姦惡罪狀皆國人之公言今旣累日未蒙付出欲乞陛下決行宗社大計早賜區處恭俟睿

斷

列奏史丞相疏

臣等各有疏論列史嵩之罪惡俯伏俟命未蒙報可遂具劄白之二三大臣冀其密勿開陳近聞陛下宣引宰執必有商榷在朝莫不懽躍聳聽竊責共驩之命又累日矣嵩之得罪宗社得罪綱常通國一辭謂宜誅絶而陛下遲回至今罪名未正當明主可爲忠言之時而感動之難如此豈非臣等敷詞未能眞切不足以開悟淵聽耶豈非二三大臣無非畏避不肯盡情以告陛下耶

又豈非諸大臣國人皆曰之公論不足以勝阿諛之口耶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諫而不止又敬不違乃職分當然謹不避鈇鑕聯合以請欲望陛下察臣等拳拳愚衷出於爲國早賜處分以前所奏付外施行儻臣等屢言不行而強顏憲地豈不上負陛下之親擢下負海內之責望乎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史丞相疏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銳氣借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絶之既滋蔓矣除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初意哉此臣所以早夜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疏列史嵩之奸狀將涉兼旬屢入催奏未聞制可聖意淵深外庭未孚始相顧而疑今相語以憂矣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赦陛下獨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並立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以不負天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相須之義然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

不以事天事陛下而視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復以大臣待之可乎自其漏我師期於是乎有京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有邀索之辱導敵入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爲賣國之賊臣席卷部內之帑藏囊括諸路之利源借國用匱乏之名鬻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於國是爲蠹國之盜臣給諫宰掾朋分雜布以障蔽人主之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爲擅國之強臣科抑太繁而民怨券給不均而兵怨扼遏摧沮之過甚而士大夫怨是爲誤國之姦臣抽移江上之軍入補周廬

之額用意殊叵測向非陛下洞燭邪姦力拒不納且將
為害國之亂臣矣大臣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姦詐
陰險忮毒於臣道何有齊豹位司寇作而不義春秋書
之曰盜嵩之尚得為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父是禽獸
也以若所為尚不得齒於人類尚可以謂之大臣乎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年本根者深且固而嵩
之日尋斧斤焉雖肆諸兩觀未足以上慰祖宗在天之
靈踰兩年而罪名未正陛下寧不動心於見宗廟之時
乎陛下剛健中正與天同運儻以姑息為至仁以不斷

為盛德是有春而無秋有雨露而無霜雪雷霆非天之
所以為天也臣於嵩之無纖芥之怨發於忠憤不容但
已苟利社稷一身之禍福所不暇計欲望陛下盡取前
後臣下所言書疏參考其不道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
先所奏付外施行使天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眞意千載
而下疎服鋤奸之偉斷臣退而瀆犯天威之誅死無所
恨區區血忱惟陛下察之

理宗御筆

昨史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請可從所守本官職致仕
已降宮觀指揮更不施行

論帝屬貴臣不趨早朝奏劄

臣二十一日綴四參官起居因侯候奏事竊觀帝屬之
班稀疎為甚赤墀步武殆類晨星退而詢問則知遲者
常參或祇一二人趨趁夫鳴玉曳組鵷列鷺行以進退
朝廷之禮貌也晷漏端覆威顏咫尺而酌定在前尚多
曠闕欲門庭之外事事整肅難矣陛下大昕而南面雖
隆寒不憚貴臣或連日不望清光理恐未安昔人有盛
服假寐者有駐車待漏者夙興匪懈自是臣子分內事

況清晨一覲而退他無職業儻復於此忽畧豈一德尊
天子之義乎輝輝覩明聖濟濟行俊賢唐人形容早朝
之盛若此陛下正朝廷百官要以心為本欲其平旦清
明敬心油然而生非但貴其僕僕拜起以侈容貌采章
之美也臣以為其間眞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者當察
其情至於無他故而屢不至焉是則豢安成惰可不畧
加警策乎欲望陛下申儆有位使咸造在朝庶幾人心
不玩主勢益尊所以肅朝儀而振朝綱亦非小節也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奏議

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

臣聞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孔子論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人臣納君於道祇當辨事之是非據理之可否必其美而後可以將順如其不善則不可以逢迎以責難爲恭以非道不陳爲敬若夫視指意而憸就覘辭色而轉移則是諂隨容說而非忠愛其君者

也世之砥柱特立者常少枯槁俯仰者常多得喪交戰於其中操守易變於其外人主設或喜脂韋而疎骨鯁愛迎合而惡拂拏是導之從諛也孰不俛然惟上意之所欲哉原其初心亦不過求以固位而已求以希寵而已遂至於誤人國家事有天下者奈何忽安危之大計而遂邪臣之私情乎漢之禍成於張禹對成帝之一言唐之禍基於李勣對高宗之一語自欲保其家而忍於負國自欲存其身而忍於欺君此固佞臣之罪亦二君素不能容受謇諤固應有此也國朝兵不如漢富不如隋土地不如唐而鴻基駿業與天地並峙有直言讜論以爲元氣耳有爲宰相而補綴裂奏以復進者有爲執政而爭事立庭下不去者手詔趣書讀語甚峻而八上章竟寢其命者紹舍也以彈疏之煩見厭而上前自訟求罷去者言官也手引上衣使復就坐決其事者員外郎也上不以犯顏逆耳爲奸事事付之公論而私意不行下爭以披肝瀝膽爲忠事事決之正理而身計不恤一脈之壽以至於今陛下俯接臣鄰威顏天霽樂聞剴切德量海涵人臣遭逢明主而不能致諸三五之登閎

則爲有負然往往多逢迎而少正救工揣摩而畏觸突陰模稜而欠直截以可爲忠言之時而猶若此豈非陛下於忠佞之間好惡未明臼歟臣妄謂今之世不患無文墨之士而患無氣節不患無議論之士而患無骨力不於平時獎勸招徠激昂砥礪而遇事責其奮不顧身何可得哉故論事無所避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依阿以求媚則臨難而苟免者也至於陽附正論內懷二心緩急又烏可保哉陛下靜觀而密察則無不洞見其衷蘊矣昔汲黯有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語武帝殆不能

堪而不冠不見最爲嚴憚且期以古社稷臣之事觀人如武帝庶乎得其眞矣臣願陛下於柔佞者疎之絶之忠直者親之信之得如黯數十輩布之朝廷爲吾國之倚仗他時宗社終必賴之區區愚忠惟陛下留神

論陳樞密疏

臣聞罪莫大於背國惡莫大於庇奸兩地之重職爲大臣一言之發關繫不細倘或立異論以沮大計懷私意以昧公非羣情爲之動搖衆口從而噂沓良由心術頗僻識見猥庸用過其分不覺呈露事既關於宗社責難

逭於簡書臣切見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陳韓自負膽畧亦銳功名江閫討寇雖屢書勞妄殺平民頗多枉濫後來調兵過江之輕舉遂至匹馬隻輪之不返志廣才疎前功俱廢且莫當於一面尙可望其遠猷陛下念其久閑權之近輔勉思所以上答主恩下副人望可也理財專局畧無設施褊性狠態時復妄發此猶未足深責也國本始定神人所同喜韓獨出語不遜識者駭愕奸相負罪神人所同怒韓獨盛稱其孝識者忿之陛下決天下之大計去天下之巨蠹斷自聖心超越前古身爲執政不能從容密贊乃持論悖謬如此心事可知矣夫沮抑普安之事非秦檜之姦不敢爲而管攷蔡確者雖以范純仁王存之賢不免黜罰臣採之公論皆謂韓之叨塵已極矧其猜忮嗜殺使得自恣流毒必廣斥去爲宜臣舊嘗爲之屬不敢以私情廢公法欲望陛下察其非忠退之以禮職名藩寄華其暮途爰示寬恩之曲全式彰清議之不貸使臣子各厲忠純之節天下明知是非之公實世道之幸取進止

嘗閱近世言行錄載知院陳公韓行狀一段云先公

侍郎仕汀州推官激軍變陳公時爲招捕使嘗欲劾之後居言路遂劾陳公以報怨噫有是哉世所謂行狀皆各家子弟自爲之辭非信史所載不足證也先公侍郎初簽汀推不過一寮屬耳郡政不在手何以激變此乃郡守陳公孝嚴貪激之爲叛卒所執辱幾殞厥軀先公挺身爲之排難公論在人不可誣也使激變果出公手招捕公縱不見劾郡守豈容不聞於朝以自白此理甚明觀其詞曰嘗欲劾之而不果如是則當德之不暇又何怨之云且臺諫爲天子耳目

官朝廷選擢委寄非輕所言皆社稷大計若區區爲報私憾之地小丈夫尙恥爲之先公大節表表而肯爲是耶況先公之於陳公本無纖芥之憾行狀所云欲之一字特曲爲之詞耳旣無是理必無是事私門紀述姑以文過豈可使先公受誣於地下而千萬世之人受欺於曲筆故不得不爲辯正 孫際明識

論趙京尹疏

臣聞國朝舊制不以宗室居宰輔以其有逼近之嫌也其爲慮遠矣畿府號衆大之區委寄隆重有利權有兵

柄有狡黠健悍之徒爲之分布奔走是雖非宰輔之位而權力過之縱使處是職者果宗賢且難久任蓋積威積惠之深人心所重在彼非國家之便也今有帥雄繁之地涉嫌疑之跡而頑然不知引退者衆情皇惑人言囂故事優畀職名遣鎭外服不惟國本安固可以一人心之趨向乃所以福與懿於安全之地亦親親之仁也小臣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取進止

繳奏劄子

臣一介孤遠誤蒙容簡擢之諫職非由大臣薦進舉朝共知臣朝夕自厲惟知報君父惟知衞社稷惟知利國家一身禍福且不暇恤雖聖諭亦不敢阿順詎肯俛受他人風旨哉臣今早上殿讀第一劄將畢陛下問臣次劄所論何人臣以陳韓趙與懿對天語再三止之令不須展讀臣辯說移時聖意堅執倍力亦不許納奏劄祇得踧踖而退緣臣所言二臣皆於國本有關旣切宗社皆是國人之公論臣所職者言若置之不聞而捃摭瑣碎以塞諫紙則物議交責臣何顏立於風憲之地乎謹不避誅殛連元本繳進欲望聖意察臣愚衷祇是爲國

非出於胸臆之私特垂省覽亟賜付外施行仍乞睿旨放臣歸田里實荷聖恩保全之賜

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

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甚矣東南輿圖寖非全璧之舊吾國事力何異乖磐之虛外侮內攻之多虞百孔千瘡之畢露如居敗屋東撐西拄於疾風苦雨之中如駕漏船左支右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此非出一奇所能振起亦非變一法所能維持也治亂存亡之基全在人主之心此心雖微而萬世

基業四海生靈關繫甚大出理則人慾去私則進公上而爲三代之隆此心也降而爲陳隋之季亦此心也自古艱危之世豈無可以挽回之機括其君迷而不復迄無幡然改易之良圖遂致圮壞竟難收拾迺若穆王荒於馳騖王業幾殆然一聞祈招之詩其心止焉而周鼎重矣武帝毒於征伐海內已虛然一下輪臺之詔厥心悔焉而漢祚復矣一念之勇不俟終日力量之決坤轉乾旋穆王猶得享國百餘年武帝且不失爲七制之賢而況不爲二君者乎恭惟陛下天錫勇智度越古先日

就緝熙獨得道要昔人主之退君子也有棄置終身者陛下洞察其忠則不旋踵而收用昔人主之惑小人有專任而不疑者陛下既知其姦則或斥或貶畧無留難明習久而利害周知密察精而是非立決和顏樂受於苦言每事悉從於羣議此天下臣民所共贊詠以爲不世出之主也臨政願治餘三十年宜盛而有衰之形宜治而有亂之兆災譴頻仍帝怒未息流離愁恨民情寖睽犬羊窟穴敢據戶庭之間鯨鯢出沒近在股肱之郡楮不行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事事掛漏色色窮

空症候轉危景象愈蹙陛下深居九重雖聞知而未必盡知也人情隔於耳目之所不及者易疎而日親於左右者易入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陛下揆之心前乎幾嘗悔艾而復懈幾嘗憤發而復沮人欲終能勝天理陰濁終能勝陽明所以爲此之累者必有由矣故言湯之美者首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繼之曰改過不吝湯自責之辭曰女謁盛歟苞苴行歟湯曷嘗有是而惕然恐其有此其所以爲聖

也西鄙厚藏瓊林充積竟成何用祇爲亂階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其言至此遂驗可爲後世戒臣去國八年重違闕下意謂陛下學力益深義理益熟聖德日躋羣事日除而藉藉塗巷之切議彰彰封疏之敷陳迺無異於疇昔殆有甚焉此臣之所甚駭也陛下非不知普天率土皆吾藏富之所區區外物於清躬何補而認爲己有哉如聞北司竊弄藉勢招權掖庭嬖妮憑寵干請倖門四關賄徑多蹊前者得而後者慕名藩臣鎭視如探囊好官美職爭欲染指

無恥之頑因應濶倒嘗自愛者亦復效尤豈所以杜羣枉厲四維乎雀鼠之訟亦徹宸聽蟣虱之吏上煩聖決至於修內司之獻助取浙東西之上腴所過需求見謂騷擾不幾於下行有司之事與民爭利乎文昌八座執政之儲也以處恩澤侯之瑣庸鄉監郎闈侍從之選也牛是王家之子弟外焉郡國之麾節類多戚屬之膏粱政事既非其素嫻民物何從而得所進有德以尊朝廷選良吏以安田里其庶乎夫私情勝而後女謁行私愛牽而後恩意褻一私膠固始猶根蟠旦旦行之明知其

非而安之以為常事人人言之明知其是而玩之以為常談內降多而視中書為奉行文書之官節貼宣諭多而待臺諫為奉承風旨之地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私意感召乖戾應之為夷狄為雨淫為潮決極而為開元末年宮中之怪識者隱憂焉陛下不於此時大警省大懲叛亟思所以轉移之而待何時乎不使馮野王為顯官恐人議其私後宮親屬漢元帝猶能之邵光超以中使受緘而被罪其徒悉棄所獲於山谷唐德宗猶能之詔以別貯錢物以所占陂田歸之有司唐文宗猶能之數君皆唐主也曾何足道陛下聰明神聖可以為堯舜而不能勇於為善豈不甚可惜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眾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明達的切似為今日發臣願陛下思祖宗付託之不輕念國勢阽危之已極克己如勝敵室慾如防川戒謹恐懼無一息之間斷精粹純白無一毫之瑕疵痛懲前失猛剗宿弊如人之久病力救幸而有瘳多方防其復作陛下悔過之心既堅上天悔禍之心必速則外患潛消天下事

可以漸就吾之條理矣不然君臣不儉以樂玩憂將有如唐晉季世之歎可不懼哉臣又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在人主而格君心之非則大臣責也故都俞而有吁咈焉將順而有正救焉縱未能使人主嚴憚正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亦當與人主相可否審之於命令將出之頃酌以道義參以人言從容啓沃必求其是庶幾上可以感動淵衷下可以愜服羣望倘遵奉之惟謹而規正之不聞國何賴焉或告唐憲宗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奸臣乘間弄威福憲宗曰朕幼在

德宗左右見事於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爲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臣拳拳憂國之忠不敢少隱惟陛下留神

乞罷幸西太乙劄子 闕全文

其畧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日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

乞行御史洪天錫劾閻寺之言疏 闕全文

其畧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

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瑫而去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 疏入不報

再疏乞與洪天錫俱貶 闕全文

其畧曰迺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俱貶 公遂與御史俱出國門

文溪集卷之十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書

上鄭丞相書 戊申九月乞免知贛州

昴英楷題既襞不敢瑣碎儀式恐貽溷瀆之譴首乞鈞照昴英疎遠之蹤狂迂之性不識事體沙斥固宜自歸三逕杜門掃軌誦習故書求以克去氣質之偏獲逭謫徙已爲萬幸安敢作榮進夢忽叨誤渥予郡起家聖天子乾坤同量不棄螻蟻之微廟堂包荒不遺葑菲之賤

得之如驚感深以愧自合奔走奉職少見寸尺以贖往愆實緣一春行役衝雨溼感風邪百疾交攻精力全衰偸安泉石間尚可以徐徐療治倘昌焉當繁劇之任必至敗缺不惟身計之誤而誤國之罪大矣心之精微盡在免牘謹錄副申呈五羊去天四千里駛輩一往返動是三閱月而虎城重地宜亟選長才所以不避誅殛繳回省劄者蓋欲一辭而遂所請非特爲身計實爲公爾計也欲望鈞慈爲之密啓於冕旒之前庶幾小臣眞切之悃獲徹崇高之聽收回成命畀以叢祠使進退稍安不得罪於物議其榮過於二千石多矣此身未塡溝壑他日尚能蹈刀鋸鼎鑊以報國恩干冒鈞嚴不勝戰惕之至

與祕書徐霖劄子 戊申

某去臘束擔出六和塔朝士送者才四執事其一也相與促膝攢眉語至暮而後出別後忽十閱月懷賢耿耿一食息不能忘也四千里跋涉春晏方抵敝廬杜門掃軌一字不敢出門故於畏友亦一例似疎絕邇者聳聞大聲疾呼之疏上拂衣徑歸天子灑翰大臣聯札淸班

追挽竟不能回天馬之馳向來首搖冰山已立羅浮四千丈之上此舉前無古人又在祝融峯九千丈之巔矣卓乎高哉不可跂而及也已敬歎敬歎某婆娑三逕熟復故書麤得靜味忽誤渥予郡起家乃與重名同一除書廁穢形於玉側頗覺羞愧聖天子天地其量超軼古昔恩寵殊常本不敢控辭私念平日受教菊坡公講明出處最不草草深懼得罪淸議爲先師辱故以眞實之悃寫之免章切度公朝必見察可以遂所請凡可以開發者幸不鄙相去三千餘里無從握手傾倒倚風惘惘

乞爲偉器自愛不宣

與廣帥徐意一薦僧祖中書

某數年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來出餅中卓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風忽起坐間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歲在甲辰兩遊羅浮至必住旬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而山中人絕少道人則有王宝素年八十餘碧瞳炯然照人頭陀則有祖演年高過之髮色如黃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此大夢德因之子而克肖者也將辭歸中閣必欲識意一而後去渠無他

求必有異乎人之求者風雨如許政齋閣焚香靜坐時試延之前使呈露所蘊必不能謾具眼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竊度其所求不過如此而已進之退之惟所以命

與廣權帥邱迪嘉治盜書

某晦藏林谷不敢與聞戶外事每荷龐漢陽先候之厚且懼杜周甫寒蟬之誚有聞而不以告終愧於心民吾同胞也況父母之邦之民乎方此上下疑懼之時某備以利害不切己而不知恤桑梓之人交責以義無以自立於父母之邦矣夫治盜固貴於嚴尤貴於審惟非盜或遭橫戮而真盜未必能獲此賊盜所以滋多也前乎嘗聞途人之言曰某人以姓名同而捕某人以盜賊之親屬而捕幾人善良也亦皆捕未幾則某人獲矣某人梟矣某人截手足而死矣心甚悼之而悔不先以此聞徹足下伯仁由我而死之念至今不忘日來所聞又有甚焉蓋官司捉賊不容不倚辦於隅總而爲隅總者類皆小人不識道理但知憑威勢爲姦利安知人命之爲重往往半公半私以快其所欲或宿怨之未償或厚賂

之未厭或黨與之所仇陰嗾使之甚其誣捏送於官彼覬厚賞者利於俘數之多罔不分別躬自訊鞫窮極慘酷誰不承伏雖分麾諸獄然鞏有司非卓然自立者未有不承望風旨自爲身謀何敢可否於其間足下以疾惡之心視已成之牘則皆死有餘罪有非其實情足下烏得而知之利歸於小人謗歸於足下使足下知之必不肯輕於筆矣自清遠兇徒日就擒獲則足下之功亦偉矣必不藉此區區數輩以張功狀非通猺而爲通猺非賊而誣以賊豈足下之本心哉今士論議於途什什

伍伍冀麾私語而某於朔日固嘗面言其畧既而聞用事者有遂非之意恐足下竟爲憸巧轉移草菅斯民虧足下之盛德某連日思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私念此身非僥倖一官家在城市安保此禍之不及也惟視人猶己之心噤不一語安乎故盛服焚香籲天而布此札稍有一毫私心天地鬼神其誅殛之惟足下是非之間審之又審謹之又謹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使平民免於屠戮于門之陰德豈易涯耶某狂妄之言至此極矣不敢復有言矣若足下不以爲然而不加之意則是邦

之民遘此厄會某抑末如之何也已惓惓愛助之心惟足下其察之

狀

辭免知贛州狀

照對某淳祐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準當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備據某狀辭免繳回差知贛州省劄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幷元省劄付某者殊渥仍頒微躬無措某切謂榮寵迺人情之同欲威令宜臣子之欽承矧閑廢而得州合馳驅而徇國伏念某最凉其分不競於才咸謂之迂非剸裁之敏手而有斯病由憂懼之熏心字對眼以如遮事轉頭而隨忘會是可當於劇任冒然繳納於除書雖不加以方命之誅猶例待以具文之遜量已莫裨於世用顧天更積於衷忱控告廟堂奏徹旒冕憫此柳蒲之覽質許其香火於眞祠二千石起家之除不爲棄物一再偃循牆之避庶附全人所有省劄二道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除福建提刑狀

照會某淳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準淳祐七年十二月

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依舊直祕閣除福建提刑劄付某者異恩昔至小己若驚伏念某起自單寒最爲綿薄樗櫟散材之無用豈適時宜草茅習氣之未除易與物忤內徒汗於班綴外何有於民庸僥榮頗越於分涯未老已成於衰証怔忡多忘視聽難眞一障承流尚慮驚疲之弗稱列城折獄自憐鼈枝以奚堪敢貪斧繡之榮懷有針砭之懼莫裨國事徒速官刑仰祈宰路之奏陳特畀祠庭之閑散倘必待其曠敗而後加汰斥孰若察其眞切而早賜存全退處山林庶可療采薪之病稍

遲歲月不敢辭蹈刃之難所有省劄寄謫廣州軍資庫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請謚李韶方大琮狀

昺英竊惟端平更化當時言官皆上親擢修名直節翕然可稱今其存者悉已顯庸其歿者悉已節惠獨有內翰端明殿學士李公韶右史寶謨閣學士方公大琮節行立於朝功德著於民乃聲實彰著人所共知者且其官品皆應命謚而既歿數年易名未舉非闕典歟昺英待罪奉常不敢自嘿竊見李公韶自為太學博士已有

直聲方公大琮早登高科服勞州縣三十餘載恥及權門人知二公卓然有立迨蒙拔擢感激思奮聲猷相繼至今若存李公韶為臺諫侍從為詞臣出入數十年間彈擊姦孽呵斥近侍明辨和戎之非乞正首兵之罪權姦挾君柄國則援春秋世卿之法以攻之權姦服除子祠則帥從官合詞以奪之其辭召命率是經年其居要塗無非去日其知道州則葺元公故居錄子孫於學提泉舶則盡卻兼司非額之宿例治臨漳則極言遣使秤楮之獘端其清名勁節終始不衰方公大琮居言路侍右螭兼詞掖不一二年首疏明綱常再疏正君心斥舊璫之蠱媚抑後宮之濫恩建明國本則乞立內學以重教養愛惜時望則力與給舍爭辯是非奴才守邊者覬之重名器也揣摩得官者革之息邪說也其將漕福建舉行荒政賑糶有方寬弛鹽征與民均利移帥嶺隅首尾五載潔白自持恩威並著訂正釋奠禮則取淳熙新儀按其服器而一新之舉行鄉飲酒禮則沿中興舊典本之以儀禮而屢講之買田入濂溪書堂節用創備安四庫增補軍額而盜賊不敢犯境禁買南物而蕃貿至

為立祠其英聲茂實內外如一嘗觀狀李公之行者曰忠厚純實平粹簡淡於人物無臧否而遇事敢言無所避忌而狀方公之行者亦曰謙和沖澹奉己約薄閒居不見喜怒之色至其立殿陛爭是非凜不可犯始李公在臺端劾內侍女冠方公以言官請故相罪兩疏同時聞者聳動謂仁者之勇會明禋免相李公除權工部侍郎方公亦除起居舍人是其制行同志尚同出處進退皆同而其未及盡用也亦同昺英每念人才難得晚節難保若二公者生為名臣歿為全人稽之典禮宜得美

諡以明公朝勸善之意是用轉聞於上

文溪集卷之十

判

大學果行齋學生蔡順孫等劄子乞差充鷺洲書院學賓職事判

太學生蔡君順孫舊識之於南海別去兩年矣忽偕其弟源來訪於贛亦太學生也文皆倔奇可觀而手標灑落傾一座如雙璧相照映使人起敬問其衣何以墨則曰有母之喪也問其所以來則曰爲貧所驅也昆季方

淹恤而不憚遠役豈其得已哉且致辭曰鷺洲書院有學賓無限員監司帖差前此甚多願得此以糊口庶專心學問也昔范文正居憂嘗掌學事今欲爲書院泛職於理無礙況書院之設政欲儲四方英俊相與講貫以上庠之士乃屑預籍其間亦可謂下喬矣不猶愈於其他濫吹者乎照所陳帖差充鷺洲書院學賓夫所謂賓者當以客禮待之每月錢米宜加優厚少俟服除即參太學亦非久縻廩稍者也

蠲除受納官事例錢判

朝廷置倉受納苗米所以給諸軍月請計民之產而取之甚非得已也民之輸官剏內補瘡豈其所樂哉官員吏卒每石立爲定數而誅求之不知作俑於何時沿襲既久目爲常例吏卒小人不足責也官員自有俸祿差充坐倉董納亦職分中事乃公然取受畧無愧怍習以成風所在皆然而錢數未有如江西之多也故於未開倉之前爭營求爲受納官上官或委之私人明言照顧之蓋有一年在倉而獲數千緡者此錢何從來哉皆民之膏血也當職起自閭閻久知此事思欲一洗陋俗去

臘承乏攝郡未欲便行改易姑止將苗倉事例錢自官員至吏卒痛加裁減雖所減之數若不多然積而計之民之蒙惠亦不細今年次第開倉所合先期告諭士自一命以上皆當以愛物存心臨財毋苟得必義然後取士非吏卒比也上件錢既令甲所不載委是違法而誘曰有例受之安乎爲士夫不自貴重乃下同於吏卒其人品亦可知矣今一時同官亦多端潔好修之士豈甘自汙下特前此未有人說破故爲受納官者未能自拔於流俗之中耳今自開倉日爲始監納官並不可接受

分文事例州家每月自有添支錢會一十五貫文儘可以供入倉飲食之資若能洗手奉職革弊察欺自當劄薦以示旌異其吏卒等人且照去年榜文裁減數目不得過取分文仍不得故作邀阻因而索覓如招詞訴定行決配攬戶仰照官司除去官員事例一項減價接攬不得欺瞞鄉民如違重作施行案只今備榜仍報提刑司遍牒本路軍州一體施行

發妓孫惜回南安軍判

當官籍妓使終身不得復爲良人非盛德事也本司昨

見阿鍾之詞蓋念婦人無知一犯不赴則妓之是無以開自新之路此塗通判之擬未敢以本官施行爲是此亦忠厚之論也今觀本軍所申則孫姓婦人元是路妓散樂因公吏益官錢游其家事發係籍則其人先已爲不籍之妓矣又非可以有專夫者並論籍之似不爲過本軍以爲此事有關名分在本司何可固必雖然爲路妓人則其身可以東西南北逐食爲妓則老死於其土而不得釋如鳥之入樊籠魚之在盆盎見其他鱗羽翔泳於天寬海濶之鄉健羨而不可得仁人君子見之亦必惻然今從申將孫惜押回本軍留之縱之惟地主所命已照施行

革榷酤弊判

官釀則弊積於吏卒之侵欺難於遽革以漓薄強人飲而售其直官之取利奚安民之受害未艾稅酒民甚便之而所收難以豫計則郡計有不足之慮至於城外拍戶尤要區處得宜不然則前日之耗於吏卒之蠹者所失猶少而稅酒之後耗於奸民之隱蔽者所失更多始謀要當謹重審詳不宜草草須是商量利害到底爲一

定而不可易之論方可見之施行不然則朝行夕改徒爲紛擾觀陳事宜共一十八紙會計出入之數關防內外之弊討論裨助之策亦可畧備今專請塗通判集兩司僉廳商議取所陳切當者次第之詳爲規畫立定格式庶幾經久可行而不可變此非止爲一時計若行之而官民俱便則聞於朝乃百世之利也切望同寅留意早有成說

行狀

崔清獻公行狀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
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
跡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
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
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
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
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
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民
一槩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爲

法且特薦於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
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
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
之邕守武人性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賓
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
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
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
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
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攜緡錢自隨計日給

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
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
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
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
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
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
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
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虜不克虜
乘勝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illegible]

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陽叩[illegible]
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謄榜諭陝
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灘
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
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
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
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
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
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

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羣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
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
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
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
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
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
參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
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illegible]

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illegible]
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
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
下老亦有盡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
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畧魏了翁
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公嘗度劍閣留題詞蒲澗
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
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楫
倅高惟肖鋟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

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
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抃並祠號爲三賢
甲辰廣師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於學號爲二獻

文溪集卷之十一

祭文

祭許象州文

維淳祐十年歲次庚戌二月朔越祭日門人朝散大夫李某謹以清酌告於近故判府朝議鈍齋許公先生鈍齋之學本源一誠文最近古誠之著形政先及物誠之流行問無不知惟誠故精事至能應惟誠故明誠則無欲冰蘗自清誠則無營軒冕甚輕師道自任南海橫經

會人範模一一玉成士德之深共祠之嚴至今朔望瞿拜於庭絃歌東莞課試始程亦崇厥祠書閣崢嶸菊坡西山皆極口稱才可經綸位不公卿既踰七秩乃僅雙旌輟俸廩士食續貢英藻飾泮宮百廢並興米入斛減鹽出衡增寧損公家以寬遠氓會未期月洋乎政聲老不廢卷細書如蠅其文之厄泰山俄傾志未盡伸用未及宏夫人惜嗟而況諸生某少撲杖屨早蒙旦評誨猶藥石愛猶父兄猶記廈旃薦公姓名年貌幾何清問親聆未幾去國竟負師承靈輀來東酹澧涕凝返築未能何敢不銘伏惟尚饗

祭鍾子鴻文

維年月日朝散大夫直祕閣李某敬奠於故友堂長祕校子鴻之靈潮號七區君名最早昂藏標度磊塊胷抱天文地理翟曇莊老博識其書妙處精到桂湘閩浙江淮蜀道名山古迹窮極幽討文窺先秦詩軋郊島長章鉅篇奮筆一掃小奚蹇驢輕裘短帽掀髯揮麈廣座傾御所至交期豪傑諸老愛如至寶餅粟屢空充然養浩斗酒孤酌絲桐一操不屑意於科舉趣林泉而高蹈樂

禽之臭茹芝之皓喜方外之散侶對王公而睨傲達觀太方齊物自號希年少一素無病惱臥纔數日遽以訃告幸有諸郎收拾遺藁某三十年間情篤交好日從吾游研索理奧益者以矣可勝悲悼寸心惘惘一奠草草尚享

祭廣帥右史方鐵菴大琮公文

厥今人望若晨星稀公老遠播天復奪之豈惟廣人之悲海內善類蓋莫不歔欷也嗚呼公之學探聖門之徽公之文根理窮而奇靜者其性而敬以持暄日霽風接

物怡怡見義勇爲鐵石不移敢言動天無愧拾遺使部
其鄉肯故人私蓋海旂幢前誰五期精神筋力畢竭於
茲器古樂成幅巾深衣鄉飲凡三動中禮儀齋廬閎閎
書閣巍巍玉女青衿賢哉帥師牘累千言判墨淋漓兩
造息爭曉之片辭雪軫爾寒荒恤爾饑手拊遐氓父母
其慈崇室大榭闢圃東西杖屨婆娑民共敖嬉突兀軍
門雄視南維廑曰備安貯緡不貲爲此州千年計而百
廢必治子產之仁校人猶欺孝肅之明吏計得施人知
公心如玉無疵大書連篇幾德政碑萬人香火在在生

祠蓋信之久德之深不待其去而後思詔徙洪都將以
公歸素無病惱一臥不支語音朗然易簀之時面貌如
生卒襲之尸所養又可知也某疇昔嘗寮今巢一枝肺
肝不隔眞切相規商評古今竟日麈揮公不可作何所
質疑酒落涕俱世少子期

又路祭方右史文

輀車東浮兮黃木之灣傾城挽送兮積涕回瀾魚龍泣
護海山慘顏惡人多壽兮賢者不使之生還天不可問
兮時事愈囏十年締交兮相照膽肝色笑若平生兮夢
寐之間羅浮之約付渺茫兮冷月空山想像蒼虯於炎
洲兮一酹招魂

墓誌銘

林隱君墓誌銘

昔之以卓行名不必皆仕者也懿於一念奇於一節太
史氏筆之則聞滅沒無傳亦多矣南海林君鄉曲稱好
人焉闓其名端甫其字訥然言頹然貌而所存踰人遠
甚不心乎利名不色乎喜怒不耳乎人之過屋闤闠中
惡其囂闢隙地於後窠花盆荷觀魚狎鶴寄意塵表或

窮年不出戶妖卒譟城下官委之登陴執戈爲里閭先
時窶民窘食指囷以給有述前古吉凶人明驗可爲世
勸戒者君模本散布費不貲不靳已樂善且欲夫人皆
爲善已不敢爲惡且欲夫人皆不爲惡用心類如此安
然一生七十有一歲而終將以寶祐七年八月甲申窆
之於番禺縣峩官山子一人名洪娶余女弟者拜且泣
以銘請可書於其人不於其姻曰
秉彝之眞古之遺民茂其後昆此爲種德之根

學士林君墓誌銘

君諱植字建之譜系古沛名閥也國朝南渡初乃先世
著作郎佐郎俛始徙其族浮光絶復規蒐裘遂定居於
閩之長溪厥後簪纓代不乏人如家沛時迫君之曾大
父坦隨李父宦遊南海遂之番禺家焉坦生君之王父
清臣清臣生君之皇考申早聲場屋爲庠序冠冕儷於
扶風氏生君甫髫齔夐穎悟暨長娛色養必愉必婉以
至於失怙恃哀瘠終喪無嘉容且終其身濡露履霜之
思弗少替噫孝已夫孝爲百行原宜乎君之行著於鄉
咸曰義人也同胞五人有鶺原急難君屢蹈死弗顧親

黨里閈有窶不自贍者有及期不能婚嫁者君罄所蓄
賑之茲皆厚於事親故推其餘以往所薄者厚也亦宜
使假君以年則强爲善當益充惜也其數七七而止竇
祐甲寅正月初五日殁於正寢易簀之際作數詩偈皆
蛻生死語悲夫君室隴西氏子元申弱冠嗜績文婚於
玉牒時潘之女女二人長適予之長孫亨寶父將并戊
午七月辛酉龜筮襲吉其孤泣血托樗窶於郡之永泰
里虎欄之原祔先塋也余識其邱隴銘曰
君義人孝天性世茂閥喜餘慶宅大宵閟魂永櫝拱兮
後昆盛

雜著

韶石說送曲江趙廣文

韶盡善之樂也以名州嘉矣名之則昉於唐初去舜之
時如此其遠也山有異狀石耆老相傳嘗於此九成焉
故石之形肖之其說甚荒唐無稽粤嶺秦始通南巡狩
故未必至此然聖人聲教之溥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粤當舜之世獨不在舜之天地中乎甚矣聖人之德感
人之深且久矣後乎舜千有餘歲季札觀樂三歎不已

夫子聞遺音肉食焉而不味至於今又千有餘歲而石
其魚頫其依常隱然在人心舜何以得此於州之人州
之人何以不能忘於舜也孰謂州之人非其遺民乎則
此石特人心感觸之一機不必致疑可也教授趙君崇
禮既模南海禮樂器以文丁奠且將樂於有虞氏之祠
以實是州之名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舜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此當求之於金石絲竹之外趙君淑諸生而古
其心必有道矣淳祐八年二月朔

送邵淑

肉食者得良客難尚矣象牀之諫迹是而心差傾坐之琴人高而行穢欲避正堂夫誰能當況治獄官乎館尤難於客貧者因以貨愚者爲所賣卓然自立之人事決之心揆之理得矣彼既無所容其欺假托焉於貨主人之公見偶與彼之私情暗合則人競趨之矣雖身賢而奚以白於人爲累豈細哉余同年生顧君雲仕於時爲郡理猶仟事廉平聲孚於吏民三年矣而未聞有客也一日邵君淑來訪銜袖有詩問矣自曰顧君館舍也語叩其隱其來纚纚心敬之不專章顧君賢究所自樹能

不以一介輕取與節可尙也他日得其位行其志操守可知行篋將出顧可無言以分一中造化心上經綸歸而求之家有餘師

贈懷集莫貢士

不見莫君瑞應八年忽叩門訪小隱留之對荷花細酌因談懷集產水晶石瑩明特異惜吾邑無能攻治之者列之几案供耐玩淸寒照人亦天成奇物也余曰君亦猶是夫一日遇良工具眼稍加琢瑳卽成美器矣時有龍舟躍至小溪君喜甚舉太白滿引淳祐十年夏五月

朔

贈香山王公

先人與香山王公爲莫逆交余兒時撰杖屨侍左右見其情好親密如兄弟先人下世今九年執友凋幾盡獨翁一箇在扁舟遠遠入城敘契闊余適有季弟之戚不能款曲陪色笑而遽辭歸使人感慨不忍別翁六十有九強健不少衰許明年重來必不渝此盟也

贈傳神張森

建張材叔以能模寫晦菴翁名江湖間藝工也而多從

名公卿游氣象猶士也非若世之庸手但能看人顏面弄粉墨採理義之精微豈不有得於公之心也哉余曩使建將繪公像問孰能之者皆首稱材叔後致之果奇筆也別十餘年忽來訪山居技益老老益窮南北數千里逐食役役無寧歲蜀僧之靄傳神得妙柳仲塗謂其至藝天與纖無差忒寫太宗龍顏天爲之笑寵榮冠一時品題連篇不止一仲塗而材叔至今不遇何耶遇不遇有命焉歸尋舊隱集西山數老宿衰字遺子孫足以不朽孰謂材叔不遇哉淳祐十年端午日

送相士朱杞

士大夫贈相者之言多譽喜其美己也相者對士大夫之言多佞望其利己也彼此交相悅遂無是非之心俗之不古類如此或薦談相朱翁杞來曰此以具眼得品題於諸老者袖出復齋西山遺墨而信意其見必眞守必固試歷指坐客使鑒別則多臧而少否乃心果無所利果無所隱乎忽以將東歸告不贈之覩而言之乞褒字之爲惠不費吾何靳懼同乎流俗而不自拔也故不敢

從學者題名疏

李子先經義知名湖海間尤長於論策訓經生固其本色賦友欲師其後場之文無不可者先疏來學者姓名豈若世之有求於人者哉蓋欲知其爲如何人耳（李子先春臺字也）

諭鄉飲酒行禮者

某承乏此邦愧無善狀惟於風教所關不敢後已涓吉旦迎賓僎介於庠行鄉飲酒將與多士共興禮遜此蓋以古風相期待也禮云禮云豈虛文之謂揖遜升降進退周旋亦可以驗其人平日之所存禮之有儀所主者敬儀之不肅斯焉取斯行禮之日執事者各供乃職在列者各謹威儀頭容必直手容必恭足容必重毋惰以羞於傍觀毋譁以亂我邊豆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凡我同志敬之毋忽

諭鄉飲酒觀禮者

某講行鄉飲率由古禮俾邦人皆得寓目焉政有望於相觀而善也動作有法容止可觀執事者固在所謹然觀者亦當整襟正視屏氣肅容攝以威儀共成嘉禮倘

或跛倚謔笑是干大禮以自取輕此豈眞好禮之士哉觀禮者固欲觀行禮者之敬忽而觀禮者之敬忽行禮者亦於是而觀焉

諭峒長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犯上是干犯在上之人作亂是爲爭鬬悖逆之事蓋人能孝其父母敬其兄長便識道理知名分少有犯其上者既不犯上必不肯作亂大凡世間作犯上作亂底事即

是不孝順父兄底人若是孝順父兄底人便不肯做犯上作亂底事有子之言最爲親切然人雖至愚未有不可化者監司郡守纔見有一二梗化之人便一切待以非類加以刑戮他既冥頑無知而長民者又無以開諭訓誨之使誤入於惡者終無自新之路良可憫也今進爾父老於庭諭以此言爾其歸告鄉黨子弟宜細思父母所生我者須當孝順兄長同胞而先我者須當敬遜則此心和順自不爲惡汝等得與父母兄弟妻子同樂官司亦得與田里相安豈不甚美其有暴狠不率者則是孟子所謂禽獸而非有子所謂人也國有常刑後悔無及

文溪集卷之十二

文溪集卷之十三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詩

五言古詩

送廣帥趙平齋汝暨解印趨朝

海瀕老同年五載依宇下春風舞羲笠愛日曝田舍喜無撞搪吏追逐款段馬劇談許條褐得趁公餘暇達官來三逕小隊鄰翁詫明公傑俊人麟族稱大雅典刑攬諸老胷次郁醞藉西派溯其源境物入陶寫才高事無

難隻手擘太華乘軺始踰嶺風采賢使者堂堂開大閫部屬肅轅帕臺端有老蜮闖影含沙射孤忠冕旒知還許河內借鈐齋安獨處冷淡閑僧夏例錢推不受金貝視士苴首祠酌泉翁坐使饕俗化葭萌細摩拊生意被原野循艮渤海遂平理潁川霸威風戢偷竊德意銷詭詐能令颶毋伏默禱雨師灑開倉散窮閭儉歲低粒價貢場宏倣拓庇士千間廈歷觀古賢牧美政公其亞讒夫眞枉矣有識共唾罵君子竟何傷徽譽愈膾炙詔還九棘班明發不俟駕傾城送津亭牽纜不忍捨老夫前致辭再拜進離筵立朝要敢言切勿效喑啞此行衆所望磐石輔宗社

送荆門王廣文之官

京都士如雲一見知好修未嘗廣文飯已替肉食謀炎門恥曳裾漫郎肯從游驚座吐倔奇倚廬覺我羞窮邊人憚之長笑驅行舟遠烽亂夕烟胡馬驕高秋清野空子衿叢棘荒半流此去欲何之幕府應拔尤吾道豈空談取勝在一籌獻馘早歸來平步班瀛洲

久住白雲呈鎮長老

桑下戒三宿我此尚留戀曹溪悟一宿我復無知見鎮公房逕客所須如執券園丁曉供茹行者時灌硯飯奴更芻馬紙帳費香篆主人眞好事應答色無倦欲歸與未闌欲住而有靦飛錫肯三逕亦有伊蒲饌

游峽山和東坡韻

雙虬挾泓玉與入百轉灣向無長公詩草木今何顏此山二百年蹇偃客往還長風駕余舟老人急開關逢迎欠高僧喜有識面山平生癖幽壑便合茅三間君命何敢留歸棹隨賜還慚愧和光翁笑指青童鬢

酌別張子元二首 并序

子元已注今年班籍去臕余以言職免歸子元不待引見毅然相隨南還茲再入京送之至鑒空閣下用東坡韻酌別

去冬初去國逆旅等順境禍機衆危之沙蜮伺人影拂衣肯同歸荒驛燈夜永幸脫妖墓口黑月重磨鏡勤君再行役我愧心耿耿陛下皇明容賢聚纖邪屏石渠盛此士豈復松驄冷貿中貯奇策可以靖邊警平生羞轅駒看取囊露穎堂堂曲江翁芳躅在梅嶺

其二

南士如君幾妙處方寸境撐腸五千卷落筆擅三影喜談狂朱雲恥作諛谷永憂時點髭雪未肯疎鑷鏡摩挲匣中龍起視斗牛耿每同晝灰語寒夜僮僕屏吾儕期歲晏世俗任炎冷江亭揮別酒謔笑鬬機警景文兄弟情畝異禾同頴日邊多便驛頻書來越嶺

重九遊鬱孤臺和座客韻

座上多俊人奇倔角拔犀追風飇館游鸞鳴玉龍嘶夕陽催歸鞭更酌樽重攜懷開鉤鉤簾語合印印泥似與花神期拈出糕字題壯哉千尺臺虎踞譙之西柸中十萬家一目城市低乘風巾可橋取月著可梯豪氣壓崆峒雙月照虹溪譬山慨懷古妙句吾家雞邦人趁遨頭盡榼山之蹊最喜秋事成千畝黃雲齊

是日至馬祖巖和前韻

九秋天地香贛產饒木犀登高詣其顛風健戲馬嘶徐得一日閑古錦奚奴攜秋陽閟霏雨飛蓋換障泥舉揚馬祖禪拂歷老坡題菊萸勸人飲猛吞玉東西凭闌視九州莽蒼烟水低如何昌黎翁華嶺須縛梯野性淡無

嗜所樂惟山溪每羞名利區得失爭蟲雞意行契眞趣荒苔踏成蹊嘉辰且盡歡聚散或不齊

肇慶府倅王庚應平反廣府帥司冤獄詩以紀其事

人生天地間本是同胞出貴賤與賢愚分殊而理一上帝立君師朝廷設官職凡百有司存各欲盡其責一或無人心何以順天則廣南十四州官吏幾滿百公道孰扶持田野多菜色大桀作威福小桀肆蝕賊周興而仆牙郗超而賓客君祿君忍欺天民天弗恤貪饕事筐包

殘忍尚徵繆可憐田舍翁駢首膏斧鑕可憐富家兒鞭
背遭黥墨怒氣劇炎火讒言易轉石恩門甘仰面墦間
爭屈膝喑啞一世人天高雲霧黑豈無賢大夫罟此一
綫脈堂堂西蜀翁憤氣填胸臆尚友周濂溪拙矣謀身
策念我同胞人罹此操戈厄苦語爲平反片言天可質
細閱拙錄篇事事皆陰騭孟子謂非人由其無隱惻此
翁仁者勇妄諛誄以筆天道本昭昭彼巧竟何益吾皇
本好生桁楊西列棘安得百千公落落參邦國

苦秋暑引 并序

己酉歲廣漕邱迪嘉攝帥苛虐流毒朝廷劉趙
倉汝霖兼攝帥漕其人刓忍不授印故作是詩

商金久得柄老火未退舍甑中黍宇赫酷甚於夏池
湯頗殃魚田龜應害稼桃笙亦漿汗水國無凉榭扇揮
腕欲脫忍渴異杯掬樹間寂秋聲矩令何時下四序本
循環寒暑相代謝炎炎推不去誰與詰造化人思濯清
泠風露願一借再拜祈尋收西陸早命駕

七言古詩

觀入試者

鐘撼雞鳴萬家起月下紛紛白袍子提壺挈榼春遊鬧
擎箱擐篋誰家徒逼衢隘塞行人絕露坐久伸奴跛倚
遠聞雷譟轟應答近亦洶洶殊聒耳軋然棘戶破曉色
陣脚忽移去如蟻壯夫先入護几案儒雅雍容行且止
乖髻趁鬬未知苦戴白相持歎衰矣自從明詔到郡國
士出深山集城市但能操筆不曳白秋榜人人都準擬
分明結社戰所兵投合主司誰得髓昨科試人今或亾
三年場屋能消幾功名信分置勿言身健頻來已堪喜
槐黃早脫吾儌倖因送兒曹得觀視傍人休笑李秀才
三十年前亦如此

再用觀入試韻

涵育累朝士興起薄海絃歌爭教子贏金世守韋一經
俎豆少成孟三徙盡從科舉梯進取鶴髮望深門日倚
藝先德後已非古心術乖違徒口耳天門髣髴馮爲馬
陰德却關橋度蟻時來乳臭亦觀光潦倒英雄頻坎止
棘闈投卷姑應之桂籍題名先定矣可憐數千困毛毳
僅二十人誇利市近歲詞場尚剽拾文體腐陳難古擬
倩人者幸耘人貧氣習陋汗淪骨髓士司頭腦易冬烘

目色不迷世能幾所憂程文誤後學豈但升沈繫悲喜他人愛子亦如我何敢庸心秦越視願言選榜皆實才如已得之無彼此

送梁伯隆歸丹谷舊隱

秋堂之客自建上來省攜以偕行昔人入山訪隱君每恨見山不見人子持畫圖走踆踆人雖可卽山非眞自言谷中萬修筠泉鳴琮琤石嶙峋誰甘混跡麋鹿羣雅意遠遊闊見聞飛笻遂過南海瀕翻海一洗征衣塵東望絕域天無垠藥洲風月蒲澗雲

間出奇語頗自珍奚囊十襲而三熏槿花猩血荔錦紋何如故園桃李春江湖社友杯十分何如族聚情話親行路之難多酸辛還家火急埋車輪拂拭磯苔開徑榛晚蘭離菊庭古檜贈篇滿篋不療貧幾人煉藥能輕身本分荷鋤驅犢西疇耘武夷山下擊壤爲堯民

羅浮何君祐夫相訪惠詩又出所作水墨魚戲題卷末

山頭釣引千鈞魚鐵橋曾逢稚川奴風波平地誤點額戲取墨汁翻模糊縱觀濠上契妙趣浩浩胷次涵江湖

墨雲忽從硯池起撥剌跳出形模殊大魚騰驤撼風雨小魚瑣碎游荇蒲枝如元放幾許奇金盤一箇松江鱸試張亭前漲波影春鋤飛下傍睢盱世間畫史少活筆描寫終類鮒肆枯文溪一灣浮釣徒欠得龍眠爲嚴瀨羊裘圖

三山亭

山中招提鼎足踞路如丁字分頭入遠看港汊紛長繩俯見阜邱纔小笠班荆坐僕縱之息爭解綠荷撮紅粒羣然飲澗忽喧噪石兀深叢疑虎立我起胡牀劃孤嘯

前峯響答松風急舉頭雲端尙天半指竹攀蘿進千級

題石室木

似屈纔伸蛇解蟄似斷還連龍蛻骨天河失却古槎槎落在人間撐突兀若非胷中磊塊灑澆出老死畫工無此筆

題東坡竹

葉葉枝枝各標致密密疎疎總風味筆爲化工壁爲地刻頃種成此君子雖然月影水影寫眞似安得千年尙生意

河南掃松訪古勝寺不遇主僧

主僧走城磨驢兒廊僧閉門縮頭龜長髮行者披鶉衣
倫我苦茗行相隨禪牀破簟客自展急呼蒼頭揮大扇
臥到夕陽暑力軟歸趁潮平柁流轉

五言律詩

送鄭雪屋歸里

征衣點落紅君去與春同貧到歸時見吟多醉後工不應冠尚鶡自許氣如虹急著看山眼飛帆吸快風

送連推黃端簡赴班

端簡山谷之後其兄端亮余丙戌同年也

別我谷之盤今誰似二難西江詩種好南斗劍光寒千

里依蓮重三年食蘗安頭班人品稱春意暖征鞍

武夷觀

閑乘石鼈船又到浙江邊回向初心地皈依古洞天成丹呼鶴舞噴酒起龍眠雨意偏酣客杯茶定宿緣

建倉解歸詩復徐意一二首

恨未澄清盡孤蹤已不安繆悠臣罪大感激上恩寬鄉國三千里人心百八盤夢歸今始驗為我謝言官

其二

吏擎雙印出便覺此身輕物我忘恩怨漁樵寄姓名笛聲黃犢背詩興白鷗盟故舊休相訝無書到帝城

題雪峯因大夢頂相

終朝咬菜根那得許精神自笑形為贅從渠畫不眞閑雲留片影活佛化千身大夢何時覺癡人問木人

贈始興順首座

江湖三十載敗笠破裘裝老面阿羅漢全身小釋迦定無牛犯稼不見鳥銜花一笑西湖上相逢且喫茶

景泰寺

樹合疑山盡攀緣有路通遠鴉追夕照低鴈壓西風瀑

勢雷虛壑松聲浪半空凭欄僧指似漲霧是城中

挽鈍齋先生許象州三首

家學存齋授淵源自晦菴（存齋公伯祖也晦菴為名齋且為之記）魁文行海內師道重天南銜永冰條一州纔刀夢三芳名却千載俎豆拜祠龍

其二

義重人誰及高風有古人已田分友子（友人林司法初筮西廣終於官妻子貧先生割已田贍之）黎事保羈臣（顏瓊守羈廣西先生以經幹告身保薦顏起廢撫定黎峒有功朝廷嘉之授瓊莞守）抱負耕莘志依稀陋巷仁丹青遺像在難

寫道心眞

其三

文席卽之溫終身佩一言棟樑失安定山斗慘韓門慟
矣心喪重凄然手澤存江聲助悲些莫返大夫魂

白雲山見五色雀

羅浮禽五色創見此山椒錦羽嬉同隊鐵冠遷最喬疑
隨仙馭過喜趁白雲招貴客非關我勞渠千里遙

送梁上舍必得太學解試

南國去天遠行程勿滯留試期催負笈戰決勝焚舟澹
墨題金榜英聲起璧流且評期望久著力在毫頭

用前韻送潘上舍

謙爲賢業址取履卜封留筆下千鈞弩會中萬斛舟椿
庭聞誨語米廩友名流連捷歸藍綬鄰翁好話頭

挽如老歸眞

不見纔三日喧傳已坐亾平生功行到歿絶偈言香緣
分無高刹禪名却四方開包殘葉在切勿放毫光

送葉者卿試太學

背城贏一戰璧水是儒林詞賦八叉手功名寸鐵心程

兼馳數驛學苦惜分陰清獻起庚戌長風送捷音

觀穫

負郭平田閱秋深穫課勤短鎌行缺月多稼剪黃雲舊
臘占三白今年稔十分太平村舍裏堕穗飽雞羣

山行

塵中事日生撥剔且山行襆被欣然出登車趣便清奴
收攜蠟屐客請帶棋枰纔過城闉外耳根無市聲

後峒月溪寺

寺巧蟠山背池圓印寺前連筒泉落舊如鏡地無磚茗
苦苛留客僧浮懶說禪使君期不至一宿笑無緣是日期吳守未至

樵者

近道其樵者勞哉食束薪運斤碎盤錯荷擔下嶙峋恐
是仙王質何須貴買臣路傍迎一笑笑我絆簪紳

雲泉亭 白雲寺前新築此亭自爲作銘

絶頂鬱其前寒崖噴玉泉亭成山補闕境勝我攙先樹
杪江天接榕根石磴懸賞心遂連日合爲智仙傳

哭淸遠權宰樓海司法二首 并序

樓君宰清遠峒寇一夕入縣治倉卒告變君挺
身出諭賊竟遇害歿於兵
諭賊散私財冥頑不可回憤然瞋目罵吾已戴頭來一
死當凶刃千家免劫灰遺孤元未有行路爲悲哀
其二
百里稱廉吏誰歟起釁端州符需賦急軍餉及期難節
義扶澆俗朝廷贈大官邑人崇廟像猶似髮衝冠
送陳大雷試太學
裹糧數千里賈勇萬人場庾嶺琴書去橋門姓字香有

司應眼具喜氣已眉黃踐履宜天相時文況所長
悼花首湛長老二首
碧眸泓鐵面跣足衲懸鶉數日蒲團定一如泥塑人施
錢隨散擲忍辱已忘嗔丁字何曾識拈提話轉新
其二
別我笑吟吟羅浮願力深空拳糊衆口平地起叢林山
迴孤雲沒溪寒片月沈人今奇坐蛻在日孰知音
飲赴解試士友二首
座滿挺時髦經明亦富豪幾年勤用志三日健揮毫笑
取刀牛角相逢酒蟹螯有名還有分秋鶚碧雲高
其二
少日諳場屋斯文爲細論艱深成札闥卑弱又西崑與
客爲佳讖當年是解元賀詩多辦取盛事屬于門
山寺夜起看月
丙夜忽窓白披衣起凭欄山川如畫見松檜照人寒孤
鶴欬屋脊羣僧鼾紙單燈前呼老佛妙境許同觀
看僧披剃
爾教言無相誰教蛻髮毛虛名猶度牒多事更方袍父

認師傳的年推戒臈高冠巾何不可只要斷塵勞
挽右史方鐵菴詩三首
一疏綱常重端平起直聲難磨石宋璟不動鐵元城前
輩風流在南州箇信誠精神兼學力傾倒爲遐氓
其二
喜怒皆和氣天全一片春眼高多識士心直不疑人稱
得深衣古爭傳判筆神恙微談笑去忽失玉嶙峋
其三
紙錢森插竹遺像在方橋月暗甘棠密風嘶韓木喬所

悲緣瘁國於誼況同朝凄斷黃灣路丹旌些莫招

五言排律

觀定堂

梵宮凭水建蓬荻費芟除岸破羣魚出枝危獨鶴居定鍾僧睡早揮麈客談虛月滿龕燈小風停幡影疎供盤多佛果僧飯飽園蔬惟有開山老清高閉草廬

詩雪軒校刊本

文溪集卷之十五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七言律詩

送高禮部不妄知嚴州

從來直氣勁摩空又吐忠嘉忤九重指斥分明人所忌去留諄復上能容清風凜慕桐江釣異渥新疏竹使筒熊軾一行聊復爾羽儀禁路要夔龍

別陳霆并序

永福陳霆客鐵菴方公之館見謂清謹予送公

之喪至浴日亭下餞以小詩

政喜論文子遽歸扶胥之口訪韓碑吟篇佳處南游得行李輕如始至時石友秉心終可托鐵翁具眼遠相期勉旃辦取蘭闈捷四六供官且放遲

美廣帥趙平齋拓貢院

圍棘千間手拓開帥幢元是箇中來前峯卓卓尖如筆正路堂堂穩踏槐自此鵠袍容萬士渾然龍化出倫魁南州盡說明年好依舊科名得上台癸丑菊坡翁登科

送循倅黃必昌之官

好風佳月說龍川人喜新來別乘賢才儘優為千里式學今有用四書全黃門祠下揮唫筆丞相嶺頭先著鞭莫但俛眉銜紙尾忍教田里苦顛連

白雲登閣

白雲捧擁到危巔傑閣翬飛倚半天谷響頗疑吟木客潮回坐見變桑田幾重山隔幾重海一日身閑一日僊眞樂無如會心處林花野鳥亦欣然

雲關觀月

山間未晚先得月料想城中見較遲海吐銀蟾漸呈露

林垂翠影早參差孤輪涵澗安禪處明鏡當空沈籟時夜半衰翁猶獨坐清光吸盡入詩脾

登峽山疾風甚雨

長風吹裂碧雲堆捲取銀河瀉下來雨攪犀潭千尺浪煙遮龍窟一聲雷松翁偃蓋巖隈立猿女穿蘿洞裏回舊事蘭亭好粘出婆娑溪曲共流杯

峽山飛來殿

龍門鑿破碧天池呈佛高峯揷翠微對岸鐘聲猶隱耳御風簷角尚如翬一神擇地非著相雙錫騰空向上機

此境世間如更有安知古殿不重飛

峽山全清閣

無塵明鏡太玲瓏匣向周遭紫翠中地有仙家雲母石
天然上界水晶宮通宵如晝溪頭月盛夏回秋竹罅風
萬斛客愁都盪盡一杯聖酒畫欄東

同劉朔齋游白雲寺二首

衝暑登高人所憚雲韓龍孟樂相從眼窮溟海九萬里
身在蓬萊第一峰潮長嶼低帆勢急山迴路曲樹陰重
日斜移席臨池飲戲掬清泉解酒容

其二

勘破禪家最上關掀髯朗笑響千山海門正湧冰輪出
昏鼓先催玉節還獨上層巔風浩蕩歸沿小澗石孱顏
尋幽本是閑人事聊復分君半日閑

送張子元班見

笑掇巍科是管君等閑馬上換京官扶搖九萬從今易
植立千年自古難多辦衣裘禦風雪緊操維栝過瀧灘
中朝知舊如相問試把吟篇舉似看

和廣帥宋自牧勸駕韻

天將造榜放秋晴南國新逢運會亨障礙洞開來試者
計偕穩送上華京主人況是梅花宋寓客慚非日色程
面見河南已分曉佇聆魁捷響仙城

西樵巖

巨石卷阿駕半天樵山風景豈虛傳水簾不捲四時雨
丹竈空凝萬古烟印石尚存烏利跡問誰會識紫姑仙
我來遊遍登雲谷更借山僧半榻眠

送都運陳煒以煩言去

鐵漢從來去就輕當年烏府樹風聲福星臨分人安樂

濁世如泥志洗清祠命忽傳姦吏賀歸裝絶少擔夫驚
退卷本慳家林與父老攀轅却有情

碧霄

未到白雲先碧霄瘦藤支我上山腰煙橫遠樹醉眸豁
竹引清泉塵慮澆酒滴松根和露飲茶烹石鼎抱芧燒
平生不被利名鎖半掩柴扉聽晚樵

送李尉興龍之海豐任

書味無窮得屬厥待瓜六載不辭淹乃心雅欲親諸老
初筮惟知守一廉毋縱彎弓獵雞犬謹防暴客起魚鹽

同鄉同姓鍾情處酌別中秋吸玉蟾

送舶使孫叔諧東歸

尊鱸高興趁新秋帆腹吞風湧去舟萬寶集登天子庫諸蠻遮泣海山樓世間顛倒是非夢達者逍遙得失侯歸到家林定重九團欒杯酒菊花浮

宴鳴珮亭和趙漕韻

數尺飛泉漏隔城寒巖坳處落琮琤懸知勝境無塵到却訝晴天作雨聲一歙不容貪者飲兩峰宜著醉翁行此泉千載因人重會識光風霽月清

送三舉人 并序

己酉鄉貢鄰曲得三士甚爲之喜玉帳鹿宴有詩已卽席和二首歸而別成一首贈三傑之行銅蟾滴硯不曾晴命到通時文乃亨善射定知楊破的力耕必穫稼如京錦旗門巷誇聯薦椽筆春闈又中程擢第三人如下問定將四字語元城

贛學鄉飲禮成二首

風化之原出泮芹飲循儀禮豆籩陳國中推擇爵齒德堂上獻酬介僎賓主一敬存容自肅歌三樂備意相親

粲然應接非觀美所望今人揆古人

其二

無譁觀者也深衣古典如迂效頗奇放出曦輪行事日飛來捷幟序賓時俎陽便覺春流暢拜爵潛教俗轉移此禮重行應易易邦人耳目熟威儀

送子先賢歸南海

東書相伴到江西我尙濡睫子遽歸輪角難生催別舉刀頭欲折爲斑衣功名有分須如意學問無窮更造微若到家林遇奴輩先教拂拭釣魚磯

寄贈竹隱李聘君

圓沙有此隱君子短褐枯笻自一邱安樂窩中寬宇宙逍遙游處眇公侯逢人皆喜一無忤於世何求百不憂種德已深天必報大兒玉立最淸修（翁長子春卿三薦於鄉名士也淸修可敬）

按通志聘君名用字叔大東莞人少孤侍母雖盛暑未嘗去巾襪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初業科擧及讀周程諸書卽棄之杜門潛心理學者將三十年人稱竹隱先生公聞其賢就見與

語出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
究明伊洛奥旨以溯洙泗之源學者傳習之公
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不受遷承務郎以旌
其高安貧樂道無求於世理宗御書竹隱精舍
額賜之祠於邑學

同劉朔齋游蒲澗謁菊坡祠

曉隨絲轡飯僧坊丞相祠堂一瓣香試問神仙蒲九節
何如名德菊孤芳高山仰止堪模楷百世聞之尚激昂
我輩此來深有意豈專泉石癖膏肓

蒲澗滴水巖觀瀑

與可人游五四并快風吹面洗炎蒸鹿巡夾道千章木
猿掛垂崖百尺藤石室橫琴清振玉壺飄酌水冷調冰
瀑簾雨後龍山闢不許塵埃俗耳聽

送鑒師住靈洲寺

少年芹泮也儒冠底事緇袍染異端孤島一燈開佛屋
長身七尺占僧單鐘鳴魚叩隨緣過棹舞鷗飛取次看
亭下聽經罷在否石欄搖影碧波寒

贈海珠湛老

也曾勘破到風幡坐得形枯鬢早斑衲子指爲眞鐵漢
江神幻出小金山華亭浪急翻船入葱嶺雲深挈屨還
香燼未寒行道處蕭森翠竹護禪關

送廣東憲陳均二首　并序

邱漕陳知章抑平民爲猺且就刀鋸陳公伸其
枉全活甚衆反爲所誣遭劾而去

十五年間再繡衣幡然一出浩然歸囚空但欲全人命
網打誰能避禍機壬巧交攻邪害正丁錢奏免是成非
離亭父老遮如堵莫駐春江去棹飛

其二

我如越雪致信信此事牽連亦到君久矣浮名等蠻觸
付之公論定猶薰四知誰不推楊震三已何曾損子文
甚欲一行陪祖帳萬山遥隔幾重雲

黃士奇沿檄送其雙親歸閩以詩送之

佳哉茂士頗圓機頻到蕭齋對麈揮官長見知因職業
人生最樂有庭闈東山王寶身當惜伯玉中年力去非
一事說來眞可敬來裝罄矣貧金歸

贈曾士偉用許廣文韻

里閒如君苦績文幾年良玉困炎岩鶚書快甚催隨計
鶴髮忻然慰倚門袍綠光華應分有汗青久遠要名存
江頭目送西行棹驚起驪龍渴睡昏

送演姪三首 并序

演姪自建來省侍寧化尉闕到將之官作詩警
之

少年政要識艱難受國恩深早一官著力莫孤先世望
從頭細把四書看金蘭益友眞同志菽水慈親曲盡懽
學取老夫窮意思免教人指袴襦紈

其二

五常百行異其名腔子源頭一箇誠數馬似愚寧過謹
懸魚雖矯却眞清寬和愛衆衆同愛驕倨輕人人所輕
詩好何如勳業好旂常元不載詩聲

其三

一同休戚尉相關肉食邪容職曠瘝驗視難眞防木刻
追摘易誤戒弓彎千尋樹看萌芽始萬里行從跬步間
大抵窮通皆定分炎門邪徑莫蹉攀

七言律詩下

子先宗友試蘭省送以小詩

毫端五色織成章皎皎清標月照梁再戰文場推定霸一經書法首尊王鞭揚庾嶺梅花早梯上寒宮桂籍香師道自居吾豈敢所期竹帛遠流芳

北山證果寺

久聞北寺最清幽因看花田遂一游近國好山半煙雨

參天喬木幾春秋香凝永晝添談柄風送長松爽茗甌此境今纔逢我輩不留詩去鶴猿羞

羅浮國醮 并序

昔下元日朝廷遣使齎香建醮有五雲呈瑞霓鸞蹁躚拜玉宸發揮道德五千文步虛夜半千山月朝斗空中五色雲風雨若時昌國運乾坤齊壽祝吾君賢侯方寸精誠積散作豐湖叶氣薰

羅浮飛雲頂

山行頗覺思悠然游遍仙家幾洞天登見日亭風刮面立飛雲頂月齊肩稚川翁有燒丹竈景泰師留卓錫泉我得眞人金石訣無求自可享長年

羅浮峒長寶谷王宰素送藥瓢

久矣深山煉鶴形聞呼峒長又逃名斷崖怪木人稀跡亂石奔泉洞有聲劒定通神收古匣棋聊供玩戲紋枰藥瓢解贈寧無意重到孤菴論養生

贈雲峰演菴主

一菴移向白雲堆檜柏參天少日栽頗怪髮如金線矮想曾眼見鐵橋來佛粘土壁煎茶供客對蒲團取芋煨

却笑老盧懷鉢走只因說出鏡非臺

題羅浮冲虛觀化緣疏

仙去千年重此山不禁風雨屋摧殘金能點化空談易錢欠通神著力難支廈終非一木了成裘未免衆毛攢洞天有分人人到輪奐裁嵯起筆端寶祐乙卯峒長黎求詩化緣修造輪奐一新道靜住持冲虛觀

送湛師回羅浮花首山

翩然拂袖忽然回帶得羅浮面目來乞食又還雙足重坐禪豈是寸心灰故依花首從三靖旋摘茶芽供一杯

蘭若苦空君不厭可能爲我掃蒼苔

秋試已近用韻勉兒輩

鄴軸輪囷數世藏乃翁曾讀被龍光詩書有種芥拾紫科舉催人槐落黃學到自然名盛大文工更要理深長歲當酉戌吾家旺月府先教竇桂香

送黃提幹赴班

不枉金閨貯一賢唱名重見冕旒前省闈見說第三賦選調猶遲十八年據實語人南嶠事無多行李浙江船壺山羣彥官今緊直諒如今合茹連

送恩平潛使君還里二首

風流太守作春遊到處恩波浩蕩流懷綏故鄉需上日移舟別浦趁中秋聲歌洋溢行人口書翰縱橫健筆頭識面雖新心頗熟慇勤話別送歸舟

其二

五載南州屈重名活人一段是歸程兩州曾喚兩蘇起孤節要師孤竹清合有鋒車催赴闕不應畫戟又專城閑身已決深山底千里猶能共月明

壽張新班

喜氣稜稜肖紫巖向來石燕毓奇男九十（平聲音旬）入相今纔半七日爲人恰後三（正月十日生）籍溼金閨穹地步椒香玉斝盎春酣赤松須待功名遂蒲澗清泉墨菊潭

送次兒解試

四度牋名達帝聰（國子監中者一臺諫及者三）布衣便有此遭逢吾家積慶爲心印一戰收功在筆鋒舉子頭場關薦鶚時文手段要屠龍庭前手植森森桂飛捷今秋好事重

紀事和林尉韻（并序）

保昌尉陳知章權廣倅捕南海平民爲猺賊凡

三十人獄將具余作劄子露香告於天而後達於帥閫不行其言又以公狀達於憲臺遠檄循倅潛君審之而後獄得少緩林尉汝沆有詩用其韻云

清晨風日闢羣陰一紙三熏上帝臨或者貪功頻滑手毅然奮筆特誅心冤辭賴有由言折聖世難施漢法沈此舉豈謀身禍福秪憐無罪縶南音

聞褫閣職免新任之報二首

遠民冤甚草菅芟抗論公庭出至誠且喜一方全性命

何妨三字減頭銜機關平地藏深穽仕宦伶人視戲衫
五遜州符今免矣幅巾藜杖可松杉

其二

狂妄孤臣罪有餘三年三度掛丹書羣兒過計愁郎罷
外物浮名總子虛只是儒酸眞面目不題道號混樵漁
親朋欲語澆教醉休與時人定毀譽

送族子春叟游西廣

鳳出丹山定九苞桂林要揀一枝巢久聞巖竇須幽討
不是豪人莫汎交鶴髮頻將安問寄螢牕勤把舊書抄

功名到底還堅志崛起新豐一草茅

後峒月溪寺

森森杉檜鬱相繆散策何妨逐勝游梵宇莊嚴傳浙樣
碧池蕩漾納泉流將軍贏得山林在衲子多因粥飯留
眼界雖云欠軒豁晚凉宜酒且夷猶

送荃翁張端義之惠陽并序

張荃翁太湖人端平雷變上疏直言謫居曲江

往來韶廣間後又以言忤當路者謫化州終焉
吹面東風堅綠蓑詩翁七十醉婆娑放懷自號天隨子
知我無如春夢婆吟有小奚磨破硯臥看赤脚踏行窩
太湖爭似黃灣闊高浪粘天獨笑過

卽席和人韻送荃翁

詩似油翁背注油知音世有幾荆州乍寒乍暖方榆火
無米無錢只葉舟客況可堪今老大人生何必盡封侯
津亭且莫匆匆去萬斛春醪任拍浮

送李路鈐萬入京有序

路鈐李萬建安人邱漕以梅州辟之不受
運厄南州暴吏專鶡冠却有好官員補猶怕損平人命

製錦盡除常例錢柄鑿一言辭辟郡胸襟三略合籌邊
景文匹馬長相過我愧才非玉局仙

和心字韻送林尉公琰校文

鵠袍忙立老槐陰爭望文星早照臨稱物衡無高下手
別形鑑有是非心品題豈逐朱衣轉沙汰何妨苦海沉
將見賢書協輿論眞才到此遇知音

蒲澗和東坡韻

四時冰柱涇風前絕頂飛來一派泉瘦蔓相牽根太古
蒼崖特立探長天竈荒孤鶴尋遺跡寺老幽禽闔坐禪

閑日頻游歸復夢結廬會許躡坡僊

蒲澗山行宿景泰呈諸友人

澗蒲採得汎金船滴水巖前且地僊造物添支閑歲月
上恩不與好山川意行芳草迷丹竈旋摘新芽撥澗泉
欲雨還晴便登覽更消一宿白雲巔

四月十五游僧寺

今日快逢僧結夏不妨乘興扣禪扉山乖遠瀑溪聲急
風捲癡雲雨脚稀囊錦詩成偺借看紋楸棋落鳥驚飛
此來莫訝凭欄久傑閣新成拂翠微

代送邱漕迪嘉

假帥如公自古無邦人久矣望鋒車政聲難掩諸公說
明主周知萬里餘豹尾雞翹那久此尊彝鑪鬵且歸歟
江頭鼓動江船去喜氣歡聲動里閭

用人韻送梅糾梁現

征鞍風軟踏香塵又送斯人南海濱糾郡正資賓畫重
洗冤須放筆頭春勉期聖處功夫到肯學世間兒女顰
五瘴由心今一洗笑渠辟瘴嚼人頻

送舶使周申

堂堂山立舊朝簪久屈清流督獻琛風趕連艘出獅國
浪吹殘句到雞林平生不隔同年面中歲難禁惜別心
歸見耆英定相問只言閉戶萬山深

贈宋省元巍薦經義

宋秉孫廣帥慈之子也治周禮義

傑作傳來見一斑少年筆力老孱顏根源有學皆堪味
首尾無瑕孰敢刪工要前篇人易取說須兩段意相關
森森天骨晶光縹去必軒騰十二閑

八月驟寒

秋欲中分暑更祥金風崛起便成寒桃笙夜展猶嫌熱
狐襖朝披便怯單翻手炎涼眞可笑循還造化果無端
老來一任添霜縷寒暑難磨只寸丹

中秋無月

已孤前度一中秋滿望今宵月下游藥杵放閑靈兎懶
鏡奩掩却素娥愁知誰有術擎梯取枉費當年弄斧修
天靳清明每如此樽前休恨翳雲浮

示兒用許廣文韻

斐然狂簡不知非席帽何時免誚譏官樣詞章惟典雅

心腔理義要深幾各隨鵬鷃高低適一笑雞蟲得失微
偶未成名兒勿恨我方追悔蹈文闈

鑒空閣

鑒空閣上賞僧軒祇樹深開不二門一水橫流界平野
數峯突起補前村舟來舟去人多事潮落潮生岸有痕
鎮日長閒輸老衲倚笻獨坐古榕根

七言絕句

建寧解歸寄雪峰因大夢

行脚今朝又起單欣然歸去得安閑從前大夢難忘處
上白雲山望雪山

弋陽鄭氏翠麓亭

管領寒溪揖怪峰徑穿鉅竹綠陰濃幽人去後無猿鶴
冷落亭臺涇蘚封

羅浮梁彌僊游爛柯山贈以曲笻方笠

葛坡龍竹東坡笠合伴山人到洞天柯爛想應留斧在
憑君試問石橋仙

過嚴子陵釣臺

船重秖因將利去船輕又恐爲名來如今羞見先生面
夜半撐船過釣臺

勸梁青霞歸羅浮舊隱

逍遥八極片雲浮所過名山不久留依舊片雲歸石峒
從今休更下山游

南華寺五首

誦經聽得入從門壁上偷他四偈言畢竟單傳端的處
賣薪供母是心源

其二

西方骨董南方寶留鎮曹溪幾百年自是後人當不得
有如翁者亦單傳

其三

從前梵說墮虛空獨有壇經說不同體用圓明皆寶相
一丁不識却心通

其四

未參五祖已開山合下全身此地安不是香煙忘故里
衣留孔道要人看

其五

清者何曾飲盜泉僧孟庶飯逆巢田此疑欲問師無語
風撼長松嘯半天

雨行梅關二首

濃嵐四合凍雲凝水墨連屏鬬崛奇衝雨此行風景別
滿山翠滴水簾垂

其二

通宵雨滴急催梅枝北枝南曉盡開多謝花神好看客隨車十里雪香來

雲封寺二首

鑿通危石張文獻勘破禪關盧祖師奇絶已堪誇北客梅花先暖亦南枝

其二

征輿六月度梅關大地清涼樹影斑行客不須梅止渴流泉到耳冷潺潺

峽山詩 并序

壬午仲冬逾至三日羊城進士李昴英西遊抵峽山舟距寺而維焉是夕也風壯浪號颐聲戰激蛟騰黿湧與舟盪摩乖丙而不寧枕翌日既望攝衣登寺觀其靈跡森然昭布不我誣也嗟乎是胡爲而來哉境奇物勝千態萬狀神愛而茲來則士之假道乎是者亦必不凡矣行將掬山之青歃水之綠與山水俱甲天下以實地靈人傑云於是乎書

山通一水逕皇都多少英豪出此途傳我飛來元羽翼好風吹送過天衢

靈洲

眼前無限往來舟射利干名不肯休少見人心如此寺屹然砥柱在中流

池州溪橋

萬里長江吸一盃等閑袖劒九華來溪橋獨坐無人識又駕長風跨鶴回

迎廣帥徐意一大參五首

桂林舊著繡衣來久矣餘波拍越臺自古直臣多牧廣廣平曾賦嶺頭梅

其二

曉來竹馬躍兒曹次第牙幢壓近郊五老跨羊持色穗也應歡喜候前茅

其三

別去丹山劃七春一塵今日是滕民擬撐釣舸迎前路猿鶴從傍冷笑人

其四

魚稻之鄉鴈鶩騙鯨鯢噴沫撼江潮明公自是威風手
南土應無莠害苗

其五

杜劉二子潁川居出處雖同語嘿殊勿謂寒蟬吾願學
閉門自辦靜工夫

送魁星與李子先

金斗高挑鬼狀獰世傳此像是魁星祥光閃爍開先兆
助子秋闈筆硯靈

司法會子美新第榮歸欲得余詩不敢效世俗諛

語二首

里同清獻久聞風耿耿胸中便不同一疏叫雲羣布日
大廷對策想輸忠

其二

舌似河懸筆水翻春官首疏見忠肝士須卓爾名當世
好取前修節行看

表釋應端住興化寺以其說而勉之二首

鉢中滴水也難消切莫貪他寺富饒留取大皮纏大樹
腹圍緊緊箍三條

其二

一船奇怪弄精魂猪蜆皆餐針戲吞未到空通渠地位
只當齋戒作沙門

白雲獅子望羅浮

白雲乃羅浮西麓

不到羅浮瞥六年後期幾誤鐵橋仙遠雲不隔山眞面
西麓元同第七天

羅浮桃源洞

在山東北其峒幽邃人跡罕至

靈符鎖盡穴中蛇深入千巖處士家峒戶隔雲呼不應
時時流水出桃花

戲題羅浮梁彌仙寫眞

八十童顏雙眼明浪游湖海一身輕莫將啖肉先生比
箇是羅浮老樹精

和徐意一韻贈寶積中空山

道是空山却有渠元來有有亦無無若能空到眞空處
萬斛塵埃著碓夫

採陽軒

看盡西園十里梅黃昏寒月趁人回要圓一段清游事
更訪仙宮索茗杯

古成之仙箕

翁來靈筆舞龍蛇翁去瑤堙鎖暮霞舊事欲談三百載
五雲閣上望仙槎

書龍頭義約簿二首 人鴻一千

桂菊風香造榜天門標捷幟地流錢筆端快便行年順
騎鶴纏腰身兩全

其二

鶺鴒聯翩二十名看看金榜是同盟河南人面分明見
盡說龍頭識已成

重九日游南山峽覺海寺

恰重陽日到南山小摘黃花供綠樽鐘叩一聲蕭寺晚
移舟載月過前灣

夜夢漁父求詩覺能記其全書贈梁彌仙

酒壺無盡春無限一葉江湖萬里天明月滿篷風荻響
醉眠正在白鷗邊

衆建蓮社堂求疏語

遠公鼻孔著連香引得喃喃鬬幾場供佛建菴人更錯
老胡元不在西方

贊銘

淨慈釋剌血寫經贊

浮屠覺新在淨慈針血書楞嚴圓覺法華華嚴
經兩年而後成錢塘劉植捐金植藏而匾之文
溪居士李某爲一轉語

此經如筏寫之者相而剌血寫妄中之妄經諸佛說血
父母生何淨何垢等爲前塵末法閻梨沈酣入骨一毫

且斬而況於血血猶可舍是知身幻大痛一回直須臂
斷

三十五代張天師贊

冷面皴霜凝電光雙目崢生來元自別不但父書靈

鍾離仙贊

衣兮木葉髯戟面鐵所執何書願聞其說

呂洞賓贊

碧其風巾皓其雲袍六合飛遊仙中之豪

維摩贊

丈室著不得文殊衆香國裏薰教臭無端詐病却成喑
只爲從前多業口 丈室作室中裏作上多業作業多

自贊

玲瓏山癩搭颯野服耄茗松根煨芋巖曲且農且漁非
仙非俗其傍何有秋鶴霜竹

廣州天慶觀衆妙堂東坡井泉銘

方右史取定林寺銕井欄護之

老經云坡記成名非古堂遂輕兩翁像久晦冥偉方公
舊貫仍取彼欄護此泓新作蓋環以銘遺千年飲清泠

續坡誰李鼎英

行者了寬等題錢買度牒疏四章

已辦僧心未圓僧相纔得方兄便成和尚

其二

作佛何曾要裹纏頂門尚欠世間錢舍身者與舍佛者
選佛場中化有緣

其三

作佛本無相爲僧却要錢豈無人割捨爲結惡因緣

其四

即心是佛見性成僧無奈世緣要二尺綾

詩餘

蘭陵王

燕穿幕春在深深院落單衣試龍沫旋薰又怕東風曉寒薄別來情緒惡瘦得腰圍柳弱清明近正似海棠怯雨芳蹤任飄泊　釵留去年約恨易老嬌鶯多誤靈鵲碧雲杳渺天涯各望不斷芳草更迷香絮問文强寫字屢錯淚欲注還閣　孤酌住春脚便彩局誰忺寶軫慵

學堦除拾取飛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閑吞却闌干猛拍歎命薄悔舊諾

摸魚兒

曉風癡繡簾低舞霏霏香碎紅雨燕忪鶯懶春無賴懶爲好花遮護渾不顧費多少工夫做得芳菲聚休聲百五却自恨新年游疎醉少光景恁虛度　猊煙瘦困起庭陰正午游絲飛絮無據千林溼翠須臾遍難綠鬢根霜縷愁絶處怎忍聽聲聲杜宇深深樹東君寄語道去也還來後期長在紫陌歲相遇

摸魚兒

用古買陂塘旋栽楊柳韻

敞茅堂茂林環翠苔磯低蘸烟浦青蓑混入漁家社斜日斷橋船聚眞樂處坐芳草瓦樽滿酒頻頻注鼻禽自舞慣松逕穿雲梅村踏雪朗笑自來去　車乘墜爭似修竹穩步前塵回首俱誤安閑得在中年好抱甕尚堪蔬圃高眼覷算不識人間寵辱除巢許風塵解語應共笑羣狙無端喜怒三四計朝暮

摸魚兒

五羊郡圃築壯猷堂落成

遶西園粉籠千雉鏡池屏石天造主人意匠工收拾華屋落成聞早輪奐巧望標緲五雲深處移蓬島油幢羽葆指貔虎長驅鯨鯢網取電走捷旗報　鐃吹發回廡連屯飲犒海山波靜煙掃綸巾蕭散環珠履春滿綠楊芳草人境好是握穗五翁福地無塵到芝書在道便整頓乾坤經營萬宇棟國要元老

摸魚兒

送王子文知太平州

怪朝來片紅初瘦半分春事風雨丹山碧水含離恨有
脚陽春難駐芳草渡似叫住東君滿樹黃鸝語無端杜
宇報采石磯頭驚濤屋大寒色要春護　陽關唱畫鷁
徘徊東渚相逢知又何處摩挲老劒雄心在對酒細評
今古君去此幾萬里東南隻手擎天柱長生壽母更穩
步安輿三槐堂上好看綵衣舞

賀新郎

陪廣帥方右史登越臺

繡谷流明幟穩飛輿茵柔草碧蓋欹松翠遨首意行窮
絶頂綵樹千年勝地遠峰斷莽蒼烟水護日晴雲收午
暑颯長風振葉生秋思籠霧牡彰霞袂　清明官府歌
棠芾且蕭閑事外下看玉城珠市山色驕人逢此客塵
尾霏霏露碎一笑五羊街新穗田野歡聲和氣合喚舡
船猛為魚占喜誰會得醉翁意

賀新郎

餞廣帥馬方山赴召

世羨官高大又誰知幾多卿相身榮名壞我輩相逢無
愧色彼此蒼顏健在又容易分攜越海寫出陽關離別
恨看一行鴈字斜飛界天下寶願自愛　白衣蒼狗須
臾改久冥心雞蟲得失鵬遲快君帶貂蟬頭上立老
我荷衣草帶肯此膝向人雅拜遠餞元非趨炎者二十
年相與形骸外義金石更堅耐

賀新郎

同年顧君景沖雲翼經屬官舍白蓮盛開招飲
水亭

誰種藍田玉碧雲深亭亭月上水明溪曲羞作時粧兒
女態冷淡冰餐露沐出塵外風標幽獨除了酋侯無此

貌便何郎傅粉終麤俗意凝遠韻清淑　涼臺向晚微
風馥訝銀杯羽化折取戲浮醽醁安得梅花如許大天
遣辟除暑溽渾不覺鶯翹鷗浴可恨妖妃汙太液只東
林社友追遊熟宜夜看燦瑤燭

賀新郎

賦菊

細與黃花說是天教開遇重陽玉裁金屑老健要尋松
竹伴雅愛山翁鬢雪任滿插追陪節物惟有淵明吾臭
味傍東籬盤薄芳叢擷便無酒也清絶　苾寒色正孤

標潔慣平生餐霜飲露倚風迎月不比芙蓉偏嫵媚不比茱萸太烈似隱者蕭閑巖穴至老枝頭猶健在笑紛紛紅紫塵沙汨香耐久看晚節

賀新郎

餞廣東吳憲燧 時持節憲江西

元日除書溼到而今西風老矣駕軺初入自是龍顏深注想孤鳳翔而後集久父老攀留原隰庾嶺經行梅亦喜小奚奴背底惟詩笈冰雪操又誰及　昨來容易風雲翕便三台兩地也只等閑如拾天馬不鳴凡馬喑百

步何如五十況洶洶波濤方急此去一言回天力着着高百尺竿頭立澆磊磈快鯨吸

賀新郎

再用韻餞吳憲

過雨璇空溼浩秋香光浮桂菊曉風吹入柳繫牙檣應小駐草草還成勝集又追趁牡車原隰照座玉人風骨聳想胷蟠蘂闕琳琅笈眞作者世難及　遠山雲霧工開翕共朱闌徙倚總好錦囊收拾老我秪今才思澁知二爭如知十戛金縷檀敲休急訪古夷猶行短境憶朝陽鳴鳳臺端立筆也醉硯池吸

賀新郎

丙辰自壽游景泰小隱作

天地中間大縱遨遊登山臨水散人一箇學易已來秋又六肯趁名韁利鎖得日日安閑笑過金馬玉堂也曾到儘不妨拍手溪頭坐風蒻笠月蘭舸　今朝記是初生我近小春黃菊猶葩早梅將朶拔宅危巔窮勝踐指點塵寰蟻磨看澗底飛泉珠顆松柏蒼蒼俱壽相更千年雪鶴鳴相和安期老舉盃賀

水龍吟

癸丑江西持憲自壽

唱恭初意如何朅來五十三年矣犂鋤頗熟詩書麤解簪紳聊耳自信柴愚眞成汲戇却無劉膩向高秋初度同時有菊淡相對風霜裏　最癖登山臨水又何心蝸名蠅利俗緣未了强教肉食何曾知味無事微吟會心微笑逢場微醉把日生只恁安排領取百十二歲

水龍吟

和吳憲韻且堅鬱孤同游之約

驛飛穩鶩高秋迎人滿目清新景秋還有色芙蓉照水晨粧對鏡雪捲寒蘆字横過鴈渡浮孤艇是騷人行處腔風調月香滿袖過梅嶺　斷岸烟收人靜雨聲乾桐琴楓冷掀髯獨笑仙翁起舞臥龍呼醒近小陽春爲梅也合遲遲鞭影頃鬱孤一笑追歡料得坡翁首肯

水龍吟

觀競渡

碧潭新漲浮花柳陰棡綠波痕膩一聲雷鼓半空雪浪雙龍驚起氣壓鯨鯢怒掀鱗鬣擘開烟水算戰爭蠻觸

雌雄漢楚總皆一場如此　點額許教借一得頭籌歡呼震地翻嗤浮世要津攙進奔波逐利鬬了還休倩渠銜寄三閭角黍會風雲快出爲霖可但領明珠睡

詩餘

水調歌頭

題舫齋

郭外足幽勝潮入漲溪流舫齋小小一葉老子日遨遊管領白蘋紅蓼披戴綠蓑青嶠直釣任沈浮玉縷飽鱸鱠雪陣狎沙鷗　箇中眠箇中坐箇中謳箇中收拾詩料觴客箇中留休羨乘槎博望且聽洞簫赤壁樂處是瀛洲日月盈虛與天地一虛舟

水調歌頭

題斗南樓和劉朔齋韻

萬頃黃灣口千仞白雲頭一亭收拾便覺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來去山色雨晴濃淡天末送雙眸絕域遠烟外高浪舞連艘　風景別勝滕閣壓黃樓胡牀老予醉揮珠玉落南州穩駕大鵬八極叱起仙羊五石飛珮過丹邱一笑人間世機動早驚鷗

水調歌頭

壽參政徐意一

地位到公輔耆艾過稀年幾人兼此二美而況是名賢松柏蒼然長健蕙桂老來愈辣勁氣九秋天鯁鯁攖鱗語不改鐵心堅　說武夷同此月瑞三仙公雖居後壞奇偉特却光前續得紫陽脈絡了却西山事業舟楫濟商川飲對黃花榭一酌歲三年

水調歌頭

題登春臺

野趣在城市崛起此臺高誰侈蓬島馮夷夜半策靈鼇十萬人家甃碧四面峯巒湧翠遠峙拍銀濤插漢筆雙塔鏃雨葉輕舠　我乘風時一到共嬉遊江山無復儃鼯彈壓有詩豪寶劒孤橫星動鐵笛一聲雲裂寒月照宮袍滄海一杯酒世界眇鴻毛

念奴嬌

壽王守母

瑤池高會見雲香鳳背風柔鶴脛天遣月卿來拜舞新拜璽書增秩有母能賢生兒如此總是前身佛孫曾戲綵慈顏一笑閒逸　會向渾尺軒中共評今古手寫王

言綍箇裏迺翁棠蔭在映得梅仙山碧人愛黃堂祝萱
堂壽拍拍歡聲溢明年宣勸蟠桃大棗庭實

念奴嬌

寶祐丁巳閏四月偕十友避暑白雲寺

麥秋時候薄陰罩炎日山行乘興筇屐追隨多勝侶青
珮黃冠方領坐石談元聽泉濯暑直上千山頂倚風長
嘯籟鳴林谷相應　忽湧雲氣漫空海吹急雨覺冰練
微冷洗盡人間名利障便是蓬萊仙境半日偷閑一生
清福豈在榮鐘鼎青燈深夜陶然獨妙清聖

瑞鶴仙

甲辰燈夕

王城春不夜映月璧寒流燭蕖光射鼇山海雲駕擁遨
頭簫鼓錦旗紅亞東風近也趁樂歲良辰多暇想陽和
早遍南州暖得柳嬌桃冶　堪畫紗籠夾道露重花珠
塵吹蘭麝歌朋舞社玉梅轉鬬蛾耍且蠒占先探芊郎
戲巧又卜紫姑燈下聽歡聲猶自未歸鈿車寶馬

沁園春

監司元宵招飲不赴

纔到中年節物渾閑賞心頓輕據隨分東風瓶簪柳雪
應時燈夜棚綴蓮星自一家春也三杯酒巧蠒堆香笑
語聲又何須聽那西樓絃管南陌簫笙　平生黃卷青
燈肯珠翠奢華八尺檠欲趁隊閑嬉雕鞍寶馬回頭猛
憶破案囊螢鄰曲漁歌庭除鶴舞塵外冰輪徹骨清人
閑處這炯方寸一點長明

滿江紅

江西持憲節登高作

薄冷催霜碧空豁飛鴻斜度重九日御風絕頂下看塵

宇滕閣芳筵牋筆妙龍山勝踐旌旗駐料山靈也要可
人遊成佳趣　吹帽墮羞千古題糕字非吾侶却坐間
著得煮茶桑苧萬里寒雲迷北斗望遠峯夕照頻西顧
且滿浮大白送黃花劒休舞

滿江紅

和劉朔漢節亭韻

人似梅花峭玉立歲寒風節新圃闢種梅千樹幻成南
雪池碎瀑聲荷捧雨徑涵秋影篁篩月喚石君錯落坐
庭前紅塵絕　嫌刮耳秦箏戛慵著眼俳優狎但一觴

一詠放懷開闊湧地池亭工掩映擎天柱石峴施設待
枝頭金顆可調羹休輕折

菩薩蠻

別劉朔齋後寄詞時朔齋抵峽山拾遺詞至

雲山盤盤雙眸短夢魂夜趁行人遠千里共襟期吟風
飲月時　碧溪穿翠峽雪意逢蕭颯安得翅飛來衝寒
同訪梅

漁家傲

重著夾羅猶怯冷隔簾拜祝團圓鏡取片龍涎安古鼎

香閣靜橫窓寫出梅花影　寒鵲鷓枝飛不定問紋刺
就更籌永小玉欣眠呼不醒霜氣緊麗譙吹動梅花引

西江月

小鴛載池心月長虹跨水中天主人情重客留連便欲
乘風寒殿　霜竹且傳秋信鏡藥不作春妍夜凉正好
倒金船朔飲而今再見

浣溪紗

筍玉纖纖拍扇紈戲枯荷葉起文鴛水亭初試小龍團
拜月深深頻祝願花枝低壓鬢雲偏倩人解夢語喧

喧

城頭月

和廣帥馬方山韻贈斗南樓道士青霞梁彌僊
工夫作用中宵晝點化無中有眞氣長存童顏不改底
用呵摩皺　一身二五之精媾積得嬰兒就試問霞翁
三田熟未還解飛沖否

文溪集卷之十九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文溪集卷之十九

文溪集卷之二十

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

家書

丙戌科過省第一捷書三月十八日捷子到廣州二十日到石灘

某頓首百拜上覆大人朝議亞媽孺人某茲者荷先祖餘慶大人陰隲省試叨冒第三名自顧識淺才疎何足當此今因捷走報謹寫數字以寶其信然鄉間前此無報三名前之例必有無厭之求亦宜權其輕重多不過為政首可也恐州縣有禮議大人可謀之親知諳識者

隨時區處即此報知他冀精衛寢食以迓鴻祉某此來合受推官文林郎出身乃廟堂送闕亦候在外待榜者畢至方始唱名賜袍笏聖上御便殿以頒之仍舊例入局待法受畢日七月初必有歸期謹此拜覆伏乞尊覽某百拜上覆某煩一哥覆知大人門徑只宜依舊不必加粉飾過某舊亦煩一哥呼名致謝

第二家書

某頓首百拜上覆大人朝議媽媽恭人即辰季春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茲者叨冒正奏第三無非大人平日積德之驗但開榜之後百費叢集租一屋在學前庶得王魁張魁亦在左側某所賃之屋一月二十券捷人與諸人來賀亦五十券受劄之始凡百物件皆是新置如買轎皁衫袍帶幞頭朝靴一身衣服轎番四名每月二十餘千書司斤子二名每月亦十五千以至借僕一日十餘人況某不諳此間新第事體只得挈張上舍德明事與之商榷庶得適宜日間供膳皆是已出出二元信費二十千未用一百餘券自惟窘乏不能措只得轉假之鄉人候回日償之有便可報陳宅必有錢助費但非

親實人不容付之來也書鋪來呈丙辰科事例到五月中方唱名入局以至受闕并其他禮儀亦七月初方畢到冬方有拜侍之期所喜二狀元相處甚得有事必日來相報出入皆同行大魁台州人三十四歲榜眼亦台州人六十餘矣凡見主司及朝士皆與之同及見鄒尚書彼再三丁寧未要相見諸朝士某自此不出諸同年及鄉曲相識官員日間相見常一二十人只得奔走報謁不容已也某茲者本經出王太傅定房參詳丁郎中補知舉鄒尚書應龍論在林太博艮顯策未知在誰房

三場未經改削未敢附去恐有人問但以試官所批示之某此回例受推官已令人尋訪江西廣西諸處自揣疎於吏事亦須一年以上可也亦但言其槩已至兩處店主人書鋪亦須百以上千請兩人作四六亦須百千事體大槩始末非千券不可鄉間風俗薄惡多言某受人繫著不可信某新得一第尚要前程久遠

第三書

某伏以春律向盈韶光未減恭惟大人朝奉亞媽孺人尊候動止萬福某自得捷當夜即發家書與捷子又附

一運司走文字人想皆到矣然潮州陳子諒必爭先但以家書爲實犒捷之資必候潮廣兩處人俱齊方始酌其輕重不可作兩項支與某嘗會張魁渠云鄉曲捷人必待八九月自歸方始結付乃其鄉例也恐未有錢推以待某歸尤佳小人無厭黠多與之彼必求索無已更在斟酌輕重合數報人共二百上下可也某自歸榜後終日奔走及歸安下處則諸公來訪及同年諸友相見求入局者甚衆應酬無暇來見鄒先生丁寧勿出某恪守此戒然程中書陳中書皆遣人來請見不容不往以至某文字出渠房者皆往一見之然諸公以某遠方人忽在前列皆有願見之意凡所造見甚荷温接相見必問堂上及聞某具慶則歆羨不已又問大人之年某乙未對尤加羨焉其問娶否則以已綴親對書鋪呈甲辰例唱名在五月十二緣其年混補別來試所未閑今歲既無混補必須待出局及注差了畢必七月終方有歸期前日局中合干人來參書吏厅子虞候上名事官每位三四十某不敢留使且待入局京城桂玉之地日費不貲王魁綴其同舍寧國府杜丈之女岳翁爲之支遣

張魁乃宰執侍從撰述文字人故諸公送饋良厚惟某之素其接待禮數出入儀從只得勉强隨之鄉間義約錢一百券帶來四小鋌梁幹又借去一笏雖鄶之笏猶有窘乏之憂不免就施丈假借渠又要歸還七百足更與渠商搉如何勢亦只得就渠借也家亦不必附錢與之但龍涎香可買數兩素馨湯茶餅之類可買二三十瓶作人事戚家蘇合香丸感應丸亦買數兩來更白拂手數條云云

第四書

某百拜上覆卽辰清和在候恭惟大人朝奉亞媽宜人尊候起居萬福某伏自塵叅之後三附問安之書想已俱到後遇鄉間補試諸丈詢及家間動靜三月廿八日某人抵京復接家書深用慰浣某自箭橋移居學前非報謁官員不敢輕出凡事不敢輕舉張德明以私試回齋適惠州朱新恩篆至某遂拉之同樓復留一房以待倫耀卿而四月初彼猶未至也日來諸廳賀吏已撥剔稍定惟是同年之求入局者多挾朝貴或托相知頗爲所撓只得隨輕重區處至於潮惠南雄諸同年旣是一

路不容不存之也唱名亦未有日子想只在五月初間矣所費浩繁已就施丈借五百券家間亦不必寄錢來用若有所爭不多不必與較若大段相遠某做一道理此不足慮某前者已修劄達之陳宅不知彼曾來相賀否朱新恩篆文雅且賢與之相處甚得彼遂有續絃之意大人便問發與令往說之朱丈乙巳生可與爲親邸丈亦知其五行若消耗之便中亟示有一劄達之廣平公少紋謝意人旋甚亟漕臺倉舶書未發尙需別進未由省侍伏乞倍加調護以介鼎來之祉某下情祈祝之至某百拜上覆大人朝奉亞媽宜人六叔朝奉

第五書

某頓首百拜上覆卽辰炎伏在候暑氣方殷恭惟大人朝請亞媽安人尊候起居萬福某偕璧英在此如常毋在留意念六月初二日陳全付至家書與陳宅書信皆到官券五百貫已如數得訖十三日上御文德殿移御榻臨軒引見前三甲人三名前作一班相去纔咫尺日表龍姿儼然在前餘四甲五甲人只在殿門之外不及見也禮畢三名前就幕次各賜食七品羅滿几案精美

可挹累科所無也中貴快行衛士來索謝恩詩卽時就換袍笏是時駕已入內但抱勑黃拜殿門而已三名先謝而出卽重戴乘馬所喝迎導如每科儀但未過太廟不審其儀也

附菊坡回劄

某惟時初夏氣淸而和伏惟新恩朝議鄉兄稽古策勛有物作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屬厭德聲久其日矣自西戍南歸謂有一見之便而抱病簡出披瞻猶未見快茲聆擢儁南宮歸乎充選亶爲盛事用壯老懷

枌梓亦爲之改色顧如天才甚穎月評所推文章有經世之宏模撫義得尊王之大體再鼓而氣益壯一呼而人皆驚因思士以得時而爲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間出之苛況年不可及自守甚堅卽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豈易量似聞春風得意之初聲容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益厚則所受必大區區贊美正爲是也某以疾丐閑幸得請屈伏牖下餘息厭厭忽聞捷音不知宿疴方圖致慶乃爲故人所先三復不勝

慰滿錦還諒在秋中初筮不必擇官擇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指快憊刊此見意膚帥不逮所施而情則眞矣尙希孚炤右謹具呈四月日

煥章閣直學在中奉大夫提舉崇福宮崔某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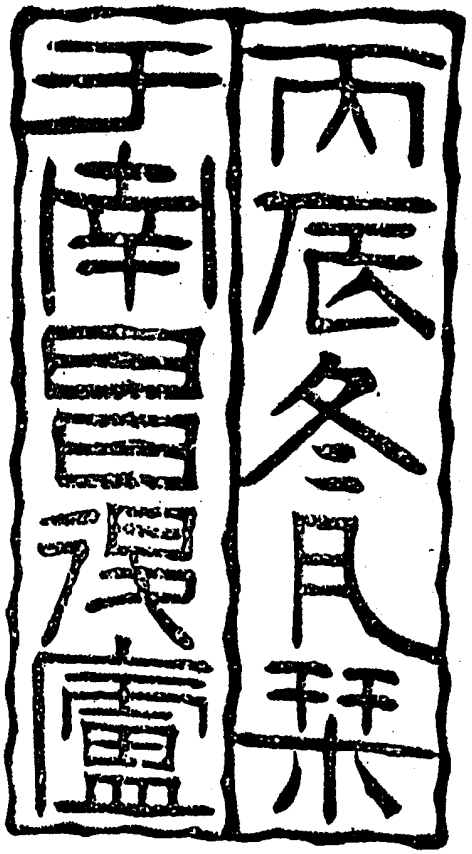
文溪集卷之二十

右文溪集二十卷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先生事蹟附見宋史黃師雍傳中明邵經邦宏簡錄暨各通志府志縣志均有傳是集亦經其後人屢刻顧舛誤不一而足卷末附錄事文考異同考各一帙幾於捃摭無遺然如福建通志名宦傳一條張端義貴耳錄一條均未之及端義號荃翁太湖人集中有荃翁集題跋送荃翁之惠陽及即席和人韻送荃翁詩則端義與先生往還素密所言彌足以資考證況所謂除榮王府教授力辭不供職云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韙之云云而各列傳

均未之及然徵引太繁且雅俗並陳反足爲原書之玷茲刻但錄原書二十卷其卷首各列傳畫像贊行狀仍之此外概從芟薙先生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亦遂以名集按屈氏廣東新語滴水巖其下又有水簾下注爲流杯池沿澗而南爲文溪爲上下二塘則文溪當在白雲山之麓此賀新涼詞所以有丙辰自壽游景泰小隱作也阮通志謂志無文溪之名而以長塘街北口小橋謂即古文溪橋先生所建實家於此恐誤其後人謂楊升庵詞品謂先生爲李公昴名昴英資州盤石人萬樹詞律遂以公昴爲名更訛昴爲昂沈雄古今詞評至謂李俊明字公昴董文友古今類傳又誤作李公昂然朱竹垞詞綜發凡謂借之吳興藏書家已經遞輯者內有李昴英文溪詞一卷則竹垞實見先生詞集矣而錄詞一闋補錄二闋目俱作昂英而書內均作昂英復注云一作昂英一云字公昴一云資州人信乎讎校之難也是集亦通行本　四庫全書已著錄奏議尤剴切詳盡固不獨以塡詞擅勝場也奏議每則後其後人多所發明似可不必以原書如是謹仍之庚子上元後後學伍元薇謹跋

雪坡舊人集

五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四 集部 別集類

雪坡文集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姚勉撰勉字述之一字成一高安人寶祐元年以詞賦擢第廷對萬言策第一除校書郎兼太子舍人宋史無傳是集藝文志亦失載此本爲其從子龍起所編凡奏對牋策七卷講義二卷賦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麤豪然落落有氣文亦頗媕雅可觀無宋末語錄之俚語外間傳本頗稀譌闕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各爲

校補其永樂大典不載者則仍其舊集首有文及翁序稱其磊落有奇節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宋又有方逢辰序亦稱爲瑞之奇士觀其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對諸篇論時政之謬辨宰相之姦皆侃侃不阿惟二十二卷載賀丞相賈秋壑一啟題下註庚申五月十六日考宋史理宗開慶元年十二月賈似道奏鄂州圍解景定元年正月詔獎賈似道功四月詔赴闕庚申即景定元年啟蓋作於是時與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兩手殊爲白璧微瑕然啟末多進規之語猶有曲終奏雅之意固視劉克莊王柏之諛頌差有間矣

姚雪坡東南間之瑞氣未可專以文章論也予癸丑夏自吳幕入館時雪坡初第見其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與朋友相語必曰雪坡之文不易及也越數年相會於館中見其持身之介立論之莊負氣之英且屢挫而不衰又知雪坡之所以為雪坡者同館之士其知余者莫如雪坡而知雪坡者亦莫如余也未幾成以罪去越三年予起家承乏于瑞則雪坡已下世矣其族子龍起刋其平生所為文屬予序予曰雪坡之操守議論氣槩欲為天下國家與事立業者也豈徒文章而已乎奈何天奪之早而僅僅以文章

傳後嗟哉惜也宋景定四年蛟峯方逢辰序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適相後先聯鑣入期集所一見傾蓋確若生平握手論心知其抗慨有大志越明年予遊滑江碧嶂間距瑞陽三舍竹輿山行入竟問俗知其倜儻有義氣爾后渭北江東未睽再晤四方傳誦累疏襲封憤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磊落落有奇節夫以成一之志與氣節奮乎百世上下而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宋年僅四十有六遠修文白玉樓翁綠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不幸之幸成一有從子龍起得以天子之舅有一子元夫已受天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脈不

在茲乎龍起裒編成一文稾五十卷予讀之悲不自勝烏乎此特成一之文而已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止者昔龍川陳同父亦癸丑倫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第未及大用而歿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為世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於成公何能為役而所以深期成一與成公同撫遺編而欲煥掉吾黨之零落敢以

期成一者期其子若姪景定五年夏六月甲子古涪文及翁書于道山堂之直舍

雪坡舍人集目錄

卷一 封事
卷二 封事
卷三 封事
卷四 對劄 貼黃
卷五 表
卷六 牋
卷七 策
卷八 講義
卷九 講義

卷十
賦
卷十一
詩七絕
卷十二
詩七絕
卷十三
詩五律
卷十四
詩七律
卷十五
詩七律
卷十六
詩五絕　五古
卷十七
詩五古
卷十八
詩七古
卷十九
詩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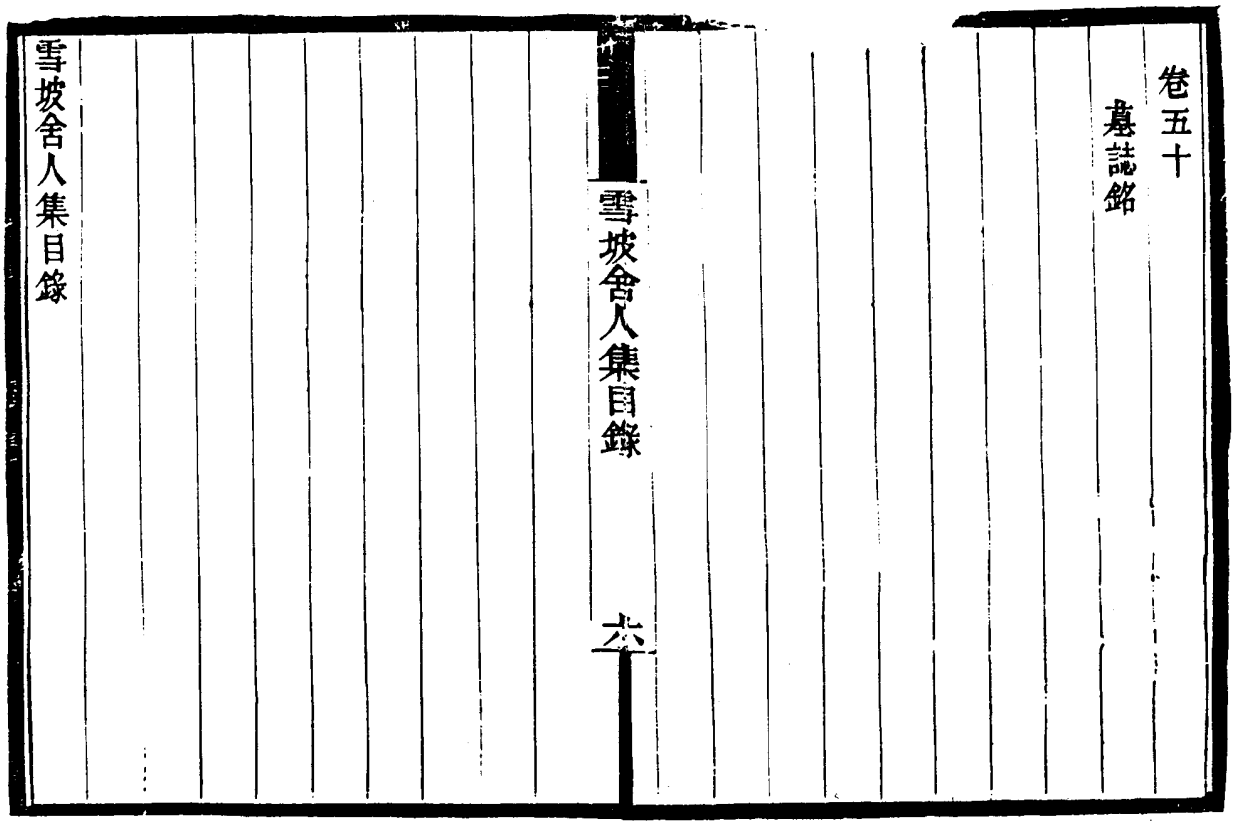
卷二十
詩七古
卷二十一
詩七古
卷二十二
啟
卷二十三
啟
卷二十四
啟
卷二十五
劄子
卷二十六
劄子
卷二十七
狀
卷二十八
書
卷二十九
書

卷三十
書
卷三十一
書
卷三十二
書
卷三十三
記
卷三十四
記

卷三十五
記
卷三十六
記
卷三十七
序
卷三十八
序
卷三十九
論

卷四十
說
卷四十一
跋
卷四十二
雜著
卷四十三
上梁文
卷四十四
詩餘

卷四十五
樂語
卷四十六
疏語
卷四十七
祝文
卷四十八
祭文
卷四十九
墓誌銘


卷五十
墓誌銘

雪坡舍人集卷一

宋新昌 姚勉 著

從子 龍起 編

封事

丙辰封事

十二月吉日承事郎新除秘書省正字臣姚勉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江西一寒學未聞道癸丑奉對大廷[illegible]臣策在第四陛下念其愚直親擢以冠羣才又恩西歸福過災至未及一月即遭外艱得祿既不逮親從吉未忍問仕陛下曲賜憐念以趙汝愚故

事起之疚棘之餘願臣何人蒙此異眷不由五刻之薦而即登於通秩未有一日之考而遽玷於中除恩大難勝感極繼泣雖乖親養台報主知不忍固辭願移忠事祗承召命已至半途將咫尺於天顏忽驟嬰於寒疾欲進不可有懷莫伸臣伏見前朝蘇洵奉詔試舍人院辭不拜命輒陳奏箚今也微臣敢援為例僭以書獻惟陛下試垂聽焉夫陛下之所以召臣者豈欲榮臣以美官哉蓋念其前日之能直言時事故進之耳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陛下既親奬於其先則是既信而可諫矣不得以未信為謗自諉忠臣前此獻策於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奬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臣之所謂立中道也者蓋欲清去朋黨所謂奬直言也者蓋欲廣通下情言雖若迂事則甚切臣今所見無異於前臣觀陛下聖度如天明見如日忠厚如仁祖英果如孝皇信用忠賢容受切直俠張士氣長育人材護如珪璧愛如桐梓正人暫去而即召言者雖忤而必容四方稱仁萬世誦聖雖盛美殆難縷述此二事實最可稱如端平之甲午改元淳祐之乙巳壬子陛下此時之用人聽言青史書之蓋無窮之令聞也雖然臣願陛下競競業業保持初意

而已驚心遍日駭耳異聞不知彼何人斯乃爾上誤陛下臣知陛下之本心不爾蓋必有簧鼓聖聽者也臣初離瑞陽忽傳時報乃有立石三學之事臣固已駭之矣猶恐實有蹈非奭而累教育者敢行數日漸至臨川側聞兩御史之章大斥三學舍之士不知所謂益重厥疑至於近時漸為敢言之臣亦皆相繼而發罷臣於是益駭焉臣至上饒得覩邸報則臣蔡杭又已去國臣之駭者至是愈甚矣夫斥逐學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檜侂遠之時所為耳今日聖君賢相詎宜有此哉以學校未離章布之人在平日

豈無市井之過然而外議初不謂然但知爲前日上書之人故今致臺諫復仇之禍其間雖有一二士不與上書姓名皆謂朝廷借此以蓋非不知蹤跡欲掩而愈露況不與前日上書之士亦是攻乙卯去相之人斥士者縱不以此而加誅得罪者豈不藉此以自解此聲一出天下謂何必謂朝廷今諱人言自此誰敢獻其狂直言路一塞所繫不輕儻使國有大姦將恐無復言者敗亡軌轍前古所同敢於沮抑人言是豈爲國忠計夫帝王大德在於納諫朝有直言謂之國華陛下聖明豈不知此三十二年容受人言之盛

德忍於一旦斷喪之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陛下欲進用私人恐言者藉藉先斥士以塞來者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蒙進用者援引其同列以排去與己爲仇者乎朝廷之上縱無是心天下之人不能無是議也此蘇軾所謂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也臣觀陛下今日之所進用者其眷未必如前日之嵩之也亦未必如前日之與簠晦也然三學之攻嵩之簠晦則陛下不怒不斥何獨於今此而遽怒之斥之邪天下於此疑矣非所以視方來也夫敢諫有鼓進善有旌書愆有板設於朝市

古先聖王之欲以來諫也古先聖王本無可諫之事猶不能無求諫之心陛下本有好諫之心何遽設爲拒諫之具三學之立石臣恐諫鼓謗木不如是也漢文帝止輦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夫言之眞不可用者容之可也而何必拒之哉方文帝有獄繫周勃之愆賈誼進刑不上大夫之說自後文帝體貌大臣以弄臣輒嫚戲於朝廷在丞相亦得伸其國法文帝之用誼言如此又何嘗聞有誅斥賈誼之事哉漢文帝三代以下之賢君猶能若此陛下姿兼五帝道邁三王又豈可出文帝下乎臣知陛

下之決不然也昔章厚蔡京之徒上誤祖宗立姦黨碑於內殿賢如司馬光乃以爲姦黨之首一時小人自謂可以欺天下也而石工安民乞不刊其姓字恐併譏於後世今之學官奉承此事不聞諫止寧不有靦面目於石工乎立石之餘繼以斥士此殆角公論以求勝挫善類以取快者矣甚非盛世事也夫易進難退者世謂之小人難進易退者世謂之君子儻有一毫貪榮固位之意豈逃鄙夫患得患失之譏陛下今所進用之人使其眞有德之可尊有才之可用人望所與官職何辭遲之歲年試用未晚何必驟擢之

臺察驟長之諫坡又驟躋之政府哉使其本無驅逐
前相之心能納盡言爲法受惡或有丐祠求去之請
豈非高尙退縮之風心事靡他人言奚邮何必無一
語以及去不幾時而受遷哉是爲臣者不以難進之
君子自處而以易進者自處爲君者不以難進之君
子處之而以易進者處之矣臣恐陛下君臣未必甘
受此名也驟加進用欲以勝公論竟不適以滋公論
乎夫公論者當使之在上不當使之在下也不幸公
論逸而在下在上者當有陰消替弭之以使之平不
當壅遏抑絕之使至於激也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朱熹釋之曰天下有道則自然不議非箝其口
使之不議然則箝之者豈非所以激之歟東漢末年
之黨錮皆激致之耳激而致此豈天下國家之福又
豈忠臣志士所願哉遷者臣蔡杭去國之由與臣夢
炎臣逢辰之罷臣雖未知其故傳之道路不知信否
皆謂臣杭因救三學之士其說不用而行至於臣夢
炎臣逢辰之寢命去官則謂朝廷恐其有言先事逐
去臣逢辰則是去年上疏排近倖之士臣夢炎則是
前日越次求對欲言時事之人果若人言尤是不可
臣不知今日何爲而如此得非疑其爲朋乎昔唐元

宗時劉晏以神童爲正字元宗問之曰卿爲正字正
得幾字晏對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
有朋黨之小人也晏之在唐後來乃鞭算聚斂之人
未爲知道但其當時所對則亦可謂至言臣今蒙陛
下除官適是此職敢借劉晏朋字未正之說願今日
有正朋可乎本朝歐陽修在仁祖時嘗作朋黨論有
曰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蓋謂小人之僞朋
不可有君子之眞朋不可無也以利爲朋者小人也
以道爲朋者君子也君子公於爲國故志同道合不
能不皆出於愛君小人私於爲身故朋姦結黨不能

不皆出於竊位君子小人之判蓋如此君子小人之
分朋其初若未見損益但君子之朋與治爲朋小人
之朋與亂爲朋其究極則天壤遼絕有關於天下國
家之安危存亡耳知人固堯舜所難然察其用心則
君子小人亦不難辯陛下天資睿哲閱歷精深致知
既明於此蓋昭然黑白中庸知仁勇之三德陛下之
所素講貫而體驗者謹毋使天下謂陛下知足以周
物而仁反歉於惠姦勇反歉於斥賢也仁勇失其所
施則是知亦爲未盡矣陛下毋疑在朝諸臣之分朋
植黨毋謂在朝諸臣之背公徇私但當審而察之孰

邪孰正其朋於爲國乎抑朋於爲身乎其朋於愛君乎抑朋於竊位乎其朋於盡忠竭節乎抑朋於徇貨殖利乎左右其有譽阿大夫而爲朋者乎斁臣其有進商鞅而爲朋者乎執政其有與臺諫而爲朋者乎臺臣其有與諫官而爲朋者乎外戚其有與宦寺而爲朋者乎無之則善矣如有之則必不逃陛下之明鑒也乙卯去相不能知子瞻道濁汚人孰肯與之爲黨今年去相致君無術功烈甚卑人孰肯與之爲黨至於乙巳壬子之善類甲辰庚戌之魁彥則天下所謂忠賢不得謂之爲黨也指其黨於陛下之前者恐

未足以爲黨而陰相黨於陛下之前者陛下不可不察其爲黨也君子無罪可名無過可指小人欲激人主之怒不過以黨之一字目之則必犯人主之所惡耳至於所斥逐之黨則大抵皆君子也以黨爲名空國君子小人異世同術莫不皆然黨錮空而漢危清流空而唐禍元祐姦黨空而宣靖之變作小人至此亦非其福矣豈獨君子哉事久論定君子小人之名萬世之下昭若揭日在黨錮者人謂之君子殺黨錮者得謂之君子乎與清流者人謂之君子投清流者得謂之君子乎列姦黨碑者至今謂之君子立姦黨碑者得謂之君子乎小人亦何利於此哉故朋黨之名在今日朝廷之上決不宜有有立黨之說以告陛下者即黨之尤者也惟陛下察之臣願陛下精別眞僞之朋廣開眾正之路已斥之士終與叙還已去之賢旋加收召端平之善類今皆凋落所存者不過一二老乙巳壬子之善類今散在四方者幸尚有十餘人至於新進鯁亮之流亦且不下十數皆宜引以自近眞彼周行雖有麟趾逆耳之言當廣乾坤容納之量直士聚則嘉言日進公道開則治勢日張天下未有求治而不用賢而不聽言者也昔仁祖皇帝慶曆

之際登用諸賢不一二年皆爲小人以朋黨傾去亦嘗救政而用夏竦亦嘗宰相而用執中然而小人暫親即疎君子暫散而即聚迄至嘉祐一皆正人踰時太平功在社稷天下皆謂陛下深似仁祖陛下可不繼仁祖所爲乎國家自宣靖以來無復人才至紹興初年方得涵養成就未幾又壞於秦檜至孝宗皇帝又加之涵養成就是故乾道淳熙之盛無減慶曆嘉祐之時先皇之初年人才皆孝宗皇帝之所涵養成就者也一壞於伪胄再壞於彌遠士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之節人知有諂諛而不知忠直之風夫今

天下之士所以正論昌言瀕死不悔屢仆屢起曾不挫折一躓一奮曾不畏縮者乃陛下三十三年之所涵養成就耳以三十三年之極力涵養成就者一旦斵喪之可乎不特此也祖宗三百餘年之所涵養成就者而一旦斵喪之可乎此臣所爲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也故敢妄發其狂言願陛下保持其初意使朝廷常有賢士陛下長爲聖君臣雖養痾山林食茶如薺不然臣之來也不過一留夢炎一方逢辰不罷則斥耳臣妄援蘇洵躐上封事罪在不赦但臣筮仕之始於朝臣未有素交至如三學諸生亦皆懵不相

識初無附下罔上之意皆出愛君憂國之忱知則當言言則當盡至於出位實不自知席藁私室以待鈇鉞臣雖受誅亦願陛下用人聽言保持初意而已惟陛下留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雪坡舍人集卷一

雪坡舍人集卷二

宋新昌　姚勉　著
從子　龍起　編

封事

庚申封事二月四日供正字職翌日奏

二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姚某謹沐齋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天下未嘗有難爲之事人主不可無肯爲之臣以肯爲之臣輔有爲之主天下事難者易矣易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夫屯者難也不曰君子以畏避而曰君子以經綸豈非

世雖屯難正可經綸之日乎有經綸則屯者亨矣但患無經綸耳方今天下之事勢有可惜者一有可憂者三而幸有可爲者四可爲者即所謂經綸也臣請疏言之姦相丁大全欺蔽聰明壅塞言路敢於言者必加之竄以不得其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誅陛下踐祚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大全蓋欲以此箝天下之口而恣已之私也臣於彼時知有今日久矣是以丙辰祇召已至中道不願與之立朝疏陳其姦亟歸俟罪自時厥後大全朋姦罔上日甚一日凡天下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汚之以數百萬極重之贓而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用其腹心十數輩布滿諸路行一切不軌之政白科强抑付取六七謂之和糴以失盡陛下之仁心安以富國强兵自詭時不過竭天下之膏血以奉陛下目前之欲耳此即蔡京豐亨豫大之說王黼應奉享上之舉也富國者如此疆兵者又安在哉夫己未之狄戊午之糴之應也昧者猶曰幸有戊午之重糴猶可以給己未之禦狄殊不知若無戊午之糴則決無己未之狄矣陛下知漁舟渡韃之畀趙於袁玠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使陛下去年大悔悟大更革之時厥既登庸左右賢相亟以大全及

其黨與投之四裔則天下大悅眾憤盡紓百將一心三軍同力韃即退伏消弭矣姦臣誤陛下之罪甚大陛下責姦臣之罰甚輕此固陛下之仁厚也然天下謂陛下尚有眷顧大全之心他日必念其能生財不念其幾誤國必至復用重害吾民是以怨尚鬱而未紓憤暫解而復結加以奪官之命越數月而後下求言之詔亦越數月而後頒古人所謂改其政者當一反前之所爲而乃癰疽之根猶伏胷腹瞑眩之劑未徹膏肓使天下有悔過不盡之嘆夫前日悔過之不盡則今日逐寇之不盡也前可爲而不勇爲今雖欲

爲之亦緩下之劑矣此臣所謂可惜者一也去年秋
鞬在鄂渚耳未至興壽也冬則南在湖湘北至興壽
耳未至江西也今則在江西矣臣所居之郡瑞陽所
鄰之郡清江今聞皆已殘破矣隆興之邑凡八如分
寧如武寧如奉新在章江之外者今皆蹂躪矣如豐
城如進賢在章江之內者今皆弃瀆矣是八邑而失
其五也支體已斷腹心能自固乎萬一虜用避實擊
虛之謀捨隆興而不攻或自南康而渡或自豐城而
渡或自清江而渡或自章江之源而渡越西江一步
所在州郡不過如興如壽如瑞如清江耳陛下何以

限隔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虜本無謀皆中國
爲姦相患苦之士民爲之禦道既犯鄂渚又出廣右
盡用巫臣疲於奔命之謀伍員多方以誤之之計萬
一率制重閫以一兵徑渡下流而來以一兵倏自海
道而至陛下又何以待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
韃之初破蜀也一歲一抄掠之害其耕奪其聚殺其
民人使不得供其軍賦謂之涸水取魚之法竭掠即
去雖去不歸以一酋蟠伏興元以爲歲入寇之計不
殲殺而全蜀陷今興壽二州聞已爲虜所巢矣萬一
如兀朮欲築建康避暑俟秋復動之計留患腹心何

有窮已此臣所謂可憂者三也雖然豈可徒憂之而
已哉高宗皇帝六飛南渡之初國勢未定兀朮亦嘗
驚犯江浙當時事勢可謂陷危迫其次年大作措置
則曰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又曰雖以檄呼虜渡
江亦不敢來矣然則虜之渡江不足慮也但使之不
敢再渡可也陛下君臣儻能以高宗皇帝之時猶可
有爲爲心則臣所謂可爲之四策皆可行矣何謂可
爲者四一曰築城壁以衛州郡二曰教民兵以護鄉
里三曰分責任以全境土四曰一體統以集事功韃
長於野掠短於攻城鄂渚有城則不能攻長沙有城

則不能拔豫章有城則不能近衡全永以無城而破
興國壽昌以無城而破瑞陽清江又以無城而破城
之有無利害可覩也去年冬臣在瑞陽嘗勸守臣築
城乃取橋樑寺觀塔廟之石以助之量功命日用蔦
艾獵城沂之法則三旬而可濟守臣雖是其說竟爲
幕僚沮撓而止不過曰恐費州縣之財粟也今財粟
果安在哉孰若以一州之財粟衛一州之生靈乎縱
乞朝廷一二年上供綱解而爲之朝廷亦必不計也
不愈於爲寇所蕩則亦無所謂上供乎今天下之無
城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可不念其民哉臣所謂築城

壁以衛州郡者此也鄂渚官軍之外有義士壯丁數萬人長沙官軍之外有鄉隅丁夫數萬人皆能相助戰守民兵之於鄉井用力尤至也韃之所以彊者空國而皆兵使吾州縣皆有民兵以敵之彼亦安能遽犯勝韃之策莫良於此朝廷去年亦嘗許州縣結民兵築山寨矣不知後來何爲而遽罷農隙講事寓兵於耕蓋亦近古也主佃相養貧富相資可以弭姦可以教睦亦不費官也若畏其爲盜賊畏其相讎殺則但當區處之得其道勸率之得其人耳督之以才且賢之里寓總之以才且賢之時官不治而不爲鄉里

所服者不使也天下安有才且賢之里寓時官而肯爲盜賊肯相讎殺者哉韃至而民殘韃去而民盜有民兵而如此乎無民兵而如此乎軍新招則不能精單兵多則患無養固不若民兵之不費也但不必盡取保伍以爲民兵保伍者止爲姦盜之防民兵者當擇彊壯而教教之以洞貫之弩教之以拒馬之鎗教之以陷陣之斧斷無謁遣止衛其鄉利而誘之激以厚賞民必樂從矣去年臣在瑞陽守臣嘗遵朝旨委臣以教閱民兵之事畧有緒矣但未幾而報罷罷一月而遂遭哨騎之苦守臣得百十民兵走一小山寨方能免禍民兵山寨不可謂無用必使盡如臣言鄉鄉皆兵處處皆寨豈至是哉臣之州痛矣無可言矣今天下無民兵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可不念此民哉臣所謂教民兵以護鄉里者此也廣右湖南江西州郡今固殘破矣可殘破而已乎殘破方新修復亦易但一人而爲之則難衆力而圖之則易耳且以江西

言之閩之在九江者宜命之脩復興國壽昌兩軍閩之在隆興在清江者宜命之脩復瑞陽清江兩郡及分盜奉新諸縣官許辟置財許移用則修復之事可次第舉矣脩復既畢然後命四監司各取所近之州郡分而掌之責其守禦責其應援失地則加之罪卻敵則重之賞但是分任防扞之責至於本司職事如刑獄如茶鹽則仍前日之職而掌之宣閫大臣則加總其權於上不立唐人藩鎮之名陰合中興鎮撫之使祖宗之法不必變而列郡皆蒙其利矣廣右湖南諸郡推此意而行之江東福建兩浙亦用此意而預防之責有所歸力皆願效臣所謂分責任以全境土者此也責任雖分意嚮當一要皆爲國不必爭功高宗皇帝初在臨安嘗有聖製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此詩也蓋高宗皇帝

中興之規模也越之謀吳臣種治內臣蠡治外高宗聖心蓋有見於此其後用趙鼎張浚爲左右相遂用此法鼎居中秉政進退人才浚江上視師專任邊事表裡相應舉天下而運之掌矣使三十六年之間皆此規模中原卽日可復獨惜呂祉之間一萌兄弟之好遂失而秦檜乘之矣今二相同心濟謀萬無不和之失更願堅凝重固事事一體一人一心運掉四方身使臂而臂使指所在諸閫亦宜同體國事共濟時難謹毋曰吾皆執政也吾皆大臣也勢敵權均胡可相使如此則天下之事誰其爲之哉臣所謂一體統

以集事功者此也此四者皆可爲之事也卽屯時之所謂經綸也世之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之多事聖哲馳驟而不足今日聖哲馳驟不足之時也仁宗朝言者論呂夷簡曰大富貴呂夷簡享之大憂患留與陛下臣今亦曰大富貴丁大全享之大憂患留與陛下爲大全游說者必告陛下曰大全之時州縣未多殘破也殊不知此虜則誰致之哉屯者大全之所遺患也二相則經綸其屯者也抑臣嘗求經綸之道於屯卦而得其說願未有獻焉初九一爻爲動之主屯之經綸君子也其爻辭曰盤旋利居正利建侯聖人釋之曰雖盤旋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三者經綸之要道也屯難之時未有攸濟故盤旋而不速進但所利者在居正在建侯在以貴下賤耳居正者順公理而無私邪也建侯者衆眾賢以自輔助也以貴下賤者屈己求謀而廣忠益也鼎之相也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黃彥節之移竹裁微罪也責軍令而禁止之馮益之買鵝鴿曖昧也亦予外祠而疎遠之陛下今能聽大臣如此否乎此居正之道也呂本中張九成潘良貴魏矼胡寅范冲朱震之諸賢萃本朝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璘王彥之諸將布

襄淮荊蜀陛下今有人才將帥如此否乎此建侯之道也天子罪已而求言宰相謙沖而待士詔近臣編類奏疏擇而行之陛下今亦求言矣曾有見之施行者否乎此以貴下賤之道也是三者高宗皇帝之所以亨屯也高宗皇帝之時豈不尤難於今日哉而能有爲若此則亦當時有肯爲之人無難爲之事耳今如曰不可爲使陛下當高宗之世將不攘夷狄而平盜賊乎陰山窮髮之虜蕩然窺閬內地如升廬邑纔十數哨騎入境千萬人皆望風而潰曾無發一矢與之抗者臣甚爲中國羞也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與二

三大臣亟圖之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然臣粉榆已失今而後以罪去已不如前者在上饒驛奏封事時尚有可歸之路矣觸鼎鑊斧鉞而死乃其甘心臣無所逃罪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雪坡舍人集卷三

宋新昌　姚勉　著

從子　龍起　編

封事

擬上封事庚申三月

三月吉日承事郎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臣姚某謹昧死百拜裁書獻于皇帝陛下臣聞祖宗朝許館職非時言事仍許銀臺進入與臺諫等祖宗之所以優異館職者何也儲材於館閣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然而不當言而言謂之躁當言而不言謂

之隱必其事關國體人不能言然後館中之臣抗章極論胡銓之竄范如圭留之朱熹之劾葉適辨之曾覿龍大淵之恣王十朋論之是皆得其言而後言也臣於先正諸賢無能爲役然亦待罪中祕不敢緘默取容是以供職翌朝亟言時事今則事有大此繫國安危隱而不言臣實不敢臣伏見初十日聖旨以太學博士臣徐庚金等去國委司業何夢然勉留謂方今多事毋徒紛紛爲夷狄盜賊之所窺伺姑惟體國臣伏覩至此涕泗交零方當陛下更化用賢之時豈容有學官盡去之事衆聽惶惑羣小驚疑載在史編貽譏萬世此非細故小變也陛下委長官留之固足以見體羣臣之意然庚金等之所以去又豈無其故乎得非以近日所上兩書未見施行不得其言而去乎臣聞庚金等所上之書乞斬丁大金董宋臣五人以謝天下其意雖是其言則似過於慘也陛下未見施行蓋必有待庚金等即相攜而去其事亦未免過於激也然其心則實本於忠愛覩天下大勢之危急故心痛不及緩聲耳其辭雖未必可盡行聖心獨不可爲之裁度酌其當罷其宜而行之乎陛下而惠從諸臣之言酌其當罷其宜而行之則有好善忘勢之

賢有從諫改過之美天下之人必謂陛下屈萬乘之尊而伸庶僚之賤克一己之私而從衆論之公羣憤泄舒士氣興起夷狄可御盜賊可消當時稱明而萬世誦聖也陛下而不從諸臣之言忌醫護疾反謂以棄而征吉者爲植黨謂出晝而庶王之改者爲要君其文而留實聽其去天下之人必謂陛下忍於空學官而不忍於去貂璫忍於去善類而不忍於去姦相上滓聖德爲累不輕下失人心爲害不細雖欲夷狄盜賊之不窺伺不可得也陛下即位以來凡皆見矣獨未有學官羣然去國之事耳學校師儒所以教育

天下之士一朝盡去此何等氣象哉先儒周厚堉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陛下端拱九重抑嘗思天下之勢何以至於今日乎臣跧伏草茅日夜念天下事察此熟矣陛下端平甲午淳祐甲辰去姦任賢天下駸駸有向治之勢也把握而堅凝之其勢豈趨於下哉其失在於把握凝定之不堅耳然猶驟仆旋起纔傾即扶未至如後來之甚也故臣子之去者復歸人心之離者復合有如丁未之歲臣徐霖疏攻趙與懃葉大有言不行而去陛下疊遣朝臣而留之然不去與懃大有而

霖竟去霖雖去而與懃大有陛下亦終去之也是以五六年霖復以召還而大有之陷害忠良與懃之掊斂民怨其禍亦旋息獨以與懃之去稍緩言者不已雖在京汴亦皆紛紜至辛亥而遂有京汴逐客之變朝廷以草茅之士視之甚輕無復有慰留之舉故其後遊士間有北胡南越之禍又至壬子臣蔡抗與大學諸生共攻余晦言不得而皆去朝廷亦再遣朝臣留抗留太學諸生抗雖竟去而晦亦不旋踵而罷也故次年抗復以召還而晦之貪虐百姓亦不深被其害獨以晦之去不出於眞朝廷尚以爲材癸丑又起之帥蜀故其後有全蜀陷沒之禍以此見陛下從人言而勇於去邪則天下之勢轉而如此咈人言而凝於去邪則天下之勢激而如彼也然是時公論時明未至盡廢陰長陽消之會泰往否來之交則在乙卯洪天錫之一去耳天錫疏攻二閫言不見信翩然竟去亦不復留自此北衙之勢始盛於中朝宦官之名方播於天下陛下未嘗有好遊幸之失也而人則曰宋臣誤陛下以脩飾湖山營繕靡麗矣陛下未嘗有殉貨利之慾也而人則曰宋臣導陛下以議價西園賣官鬻職矣陛下未嘗有奪民生業之過也而人則

曰宋臣誘陛下置御前莊及御前房廊矣甚至引丁大全爲相則曰宋臣聚丁大全之黨則曰宋臣援方大猷職貴則曰宋臣與丁大全蔽蒙邊事則曰宋臣不知宋臣實如此否也而天下之議如出一口則以洪天錫一斥不復而致此耳一天錫之去未害也自此姦壬竊政憸黨如林臺臣不敢糾繩給舍不敢封繳侍從不收論思班行不敢輪對言路壅塞釀奚成風屏斥諸生誣以善類在者不敢言言者不敢去又有人臣敢輕於去國重加竄削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雖以臺諫遭黜左遷亦皆忍辱包羞靦面目而坐朝

廷禮義廉恥之四維盡皆廢壞元氣既耗外部遂侵致有戎虜透漏而不知之禍此蓋言路壅塞之致也夫曩者京學逐客之時即後來太學屏士之漸也曩者太學諸生空學而去之時即今日學官空學而去之漸也不銷其萌勢遂至此陛下安可聽其勢之愈趨愈下乎去年陛下改紀更絃悔過罪已拳拳乎任用非人左右蔽蒙之戒復開言路旁達下情天下方有極而將返之勢挽回不力後將若何臣謂陛下今日當亟召回首言二閹者以明陛下本無庇宋臣之意抆拭諸賢以明丁大全誣忠良之非已召而未至

者趣之使來肥遯而未召者加之亟召以繫人望以重其端庶幾可以回天下之勢豈有諸賢猶未至國而六七學官乃忍使之去國乎學官爲國排姦言不行則已去朝臣必有留學官者言不行則又去學校諸生失其師儒亦將叩閽請留言不行則又去在朝失直言鯁論之士空國無章甫縫掖之流得不盡失天下士大夫之心乎是驅天下士大夫而去之也既失天下士大夫之心必失天下之人心是驅天下之人而盡去之也而可乎學官所乞誅五人其四前此已畧施行猶可勿議宋臣招致人言如此猶未有毫

髮之罰陛下又何愛一家奴而不以慰天下之人心哉爲宋臣者亦當思所以自全也漢之曹節王甫其權盛矣他日東都宦者之禍非曹節王甫遺之乎唐之仇士良魚朝恩其燄熾矣後來唐末宦者之禍非士良朝恩遺之乎然則庇而護之者適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朝張浚在督府上疏乞軋馮益趙鼎謂其罪雖曖昧未明不可不置之疎遠遂與外祠外祠雖不如內省之樂也而馮益則無康履之事矣孝宗朝甘昇亦竊弄威福厥後孝宗出昇湖州居住湖州固不如錢塘之美也而甘昇則無童貫之誅矣然則蘇

而斥之者正所以保全之也陛下聖明決不效漢唐庸主之所爲以留爲後世之禍高孝兩朝家法具在陛下必能舉而行之也當此大勢危急之時陛下而能爲逐姦遠佞之事易於反掌不難於拔山則學官之去者可還人心之疑者遂釋輿論稱快和氣致祥上天必悔禍夷狄必殄滅天下之勢亂可轉而治危可轉而安矣此萬年無疆之休也亦萬世無窮之聞也惟陛下亟圖之不備臣昧死百拜

時三月十一日也學官去館中有書援之通進司弗受復自草此書欲明日伏闕而十一

日晚已有逐董之命遂不果上

雪坡舍人集卷四

宋新昌 姚勉 著
從子 龍起 編

奏劄

庚申輪對八月十一日上殿

第一劄玉音問答附

初入奏云臣疎謬無庸學未聞道癸丑蒙陛下親擢冠之多士之首臣感激知遇每思捐軀以報陛下丙辰蒙陛下以正字收召是時姦臣丁大全竊政臣見其欺君罔上不願與之比肩事主用不敢

前夫年又蒙陛下以校書郎賜召臣自叨忝以來未曾有一日實歷故不敢當乞仍舊班又蒙陛下務從所欲曾未三月陛下又俾臣待罪校書郎臣累辭不獲六月十六日供職至十八日又蒙陛下除臣兼太子舍人臣受恩愈深義當效報用不敢辭茲當班對獲望清光可謂千一之遇臣有管見劄子二件冒昧聞奏乞賜采覽　玉音可之臣乃進讀

臣昨蒙聖恩親擢賜第中值姦貪欺蔽不忍附和詭隨退處山林未報毫髮近叨收召曾未幾時陛下茂建儲宮妙選天下之端士爲之輔翼臣以疎謬亦厠末僚又越故常俾陪講誦臣雖弗稱義不敢辭欲答殊知願忠職分

臣奏云故事舍人但掌文翰蒙陛下特俾與講臣罔弗敢當但臣謂效忠於陛下之子卽所以效忠於陛下故不敢固辭　玉音曰素知卿忠茲當班對亦安敢出位而言願以臣之職對臣伏見皇太子天姿高明德性仁厚好學善問謙恭受言臣每欽嘆陛下眞有爲天下得人之仁皇太子眞可主宗廟社稷之祭盡善盡美何以加茲

玉音曰太子頗聰明可教臣奏云臣素不能佞但見皇太子實天縱聰明且又好學玉音曰尙賴卿等悉心輔導臣奏云敢不盡心臣又奏自古人君多以建儲爲諱問有能建儲者又多昧於知子陛下上法仁宗高宗旣有與子之盛德又有知子之至明此行建立東宮可謂上符天心下合人志陛下作得此一事不差　玉音曰卿等可爲朕教之陛下近又命皇太子侍立斯朝參決庶務宰相執政爲之師傅賓客日示以事而習之陛下之於教迪蓋無所不用其至矣雖然盡亦知所先務焉臣聞帝王

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訓詁章句經生學士之學也脩齊治平帝王之學也

玉音曰極是

其要在於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此皇太子今日之急先務也格物者窮理之謂也

臣奏云陛下此理洞貫胷中臣不必贅陳在皇太子則格物致知乃第一事能致知則知人之邪正識事之是非然後能用其正去其邪格其非存其是意方能忱心方能正自此天下可有治而無亂

臣日侍東宮專爲皇太子講明致知一件分別人

心道心要於念頭動處看是人欲是天理若善念起則是天理是道心當存之若惡念起則是人欲是人心當克之

玉音曰正要卿如此

隨事以觀理然後能卽理以應事天下之事衆矣其大綱領則莫若用人聽言

臣奏云事事皆當窮理但帝王之學用人聽言是大綱領

玉音曰極是

說雖若迂事則甚切臣癸丑大廷奉對丙辰驛遞上書皆以斯二者爲陛下告

臣奏云臣癸丑廷對獻二策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樂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丙辰趨召至上饒驛奏封事託丞相程元鳳繳奏亦只云願陛下保持用人聽言之初意臣今亦只是此說不敢有二心

玉音曰是

臣之愚竊無有二心今者備數宮僚所以告陛下之言者卽前日之告陛下者也陛下所以教皇太子者在平日固甚嚴皇太子侍立參決之時所以觀法於陛下者在今日爲尤切臣願陛下致謹於斯二者而教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陛下固決無此失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必事事皆以正而後可謂之罔缺

也

臣奏云陛下今日委任賢相言路廣開羣才漸聚固無用人聽言之失但臣願陛下益謹之重之故臣引書曰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蓋事事皆正而後可謂之罔缺也

玉音曰極是

比者左庶子臣煇嘗爲皇太子講司馬光論知伯才勝德一章切切乎君子小人之辨皇太子曰嘗觀國史中奏議每論君子小人二者眞未易辨何以能辨

玉音曰能有此問

臣煇遂以嚴者易疎愛者易親之說反復陳之皇太

子極然其說臣以是見皇太子欲致知於用人也

臣奏云左庶子乃吏部侍郎臣王爚每與皇太子講說必極言正論皇太子必樂聽之天顏甚喜

皇太子又嘗問臣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如之何而爲瞑眩之藥臣謹對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也然而每難於聽當如伊尹所謂言逆于心必求諸道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然後能聽之皇太子亦然其說臣以是見皇太子欲致知於聽言也

臣奏云臣恐與皇太子言者只是順不敢拂故欲

皇太子致察於順與拂之間　玉音曰是庶他日能從諫

臣願陛下於其侍立之間參決之際教之以敬大臣體羣臣之事教之以內君子外小人之宜教之以左右罔匪正人教之以姻婭則無膴仕一賞而千萬人勸毋使一之有未足勸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毋使一之有未能服也正人得以指邪人爲邪邪人不得以指正人爲邪使無復有姦臣敢倡朋黨之說以空國之君子蹙國之元氣則皇太子用人之知至矣

玉音曰此都要太子曉得臣奏云所謂使無復有姦臣敢倡朋黨之說者今日雖無此議論但臣謂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若再有如丁大全者出則不可　玉音曰極是

教之以祖宗不罪言者之家法教之以祖宗置籍記言之善規

臣奏云上一事是仁宗聖訓有云朕未嘗以直言罪人下一事是趙鼎爲臺諫高宗置籍記其言事一月之間言四十事已施行者三十六事祖宗時言者肯於言祖宗樂於聽如此　玉音曰有此事

教之以舍已從人教之以改過不吝人臣固不當以

訐而爲直其有直而非訐者不可例以訐罪之也人臣固不當揚君之過以爲己名其有爲君謀而忠則姑聽其自爲謀而過也

臣奏云論語有曰惡訐以爲直者臣見有一種好名士大夫專以訐爲名又喜自矜其言殊不知已欲爲龍逢比干則置君於何地桀紂其君孰若堯舜其君　玉音曰是此魏徵所以願爲良臣

兼聽以爲明不偏信以生閒達聰明日使無復有姦臣再立誹謗之禁以弭天下之口貽天下之禍則皇太子聽言之知至矣

臣奏云此亦是指丁大全方其壅塞言路之時若能使人無異議然韃寇之來非陛下聖明則蒙蔽而不得知矣　玉音曰是

此蓋陛下優爲之事也前者姦相橫閣表裏肆欺天日似爲之蒙蔽陛下一旦天造神斷如仁宗之竄丁謂孝宗之黜甘昇片紙斥去曾無留難克己工夫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此皆皇太子之所當則效也

臣奏云陛下前此固不曾縱其姦聽其橫但天下人不能無疑以爲陛下之私臣今年待罪班底見

陛下行此二事臣不勝欽歎以爲此乃陛下克己工夫處臣日者侍講東宮皇太子嘗問如何是克己復禮爲仁臣嘗舉陛下此二事即是克己蓋臣謂以古來事告皇太子遠而難知不若舉目前之事庶皇太子深信　玉音曰正要卿如此

繼自今皇太子學問思辨極所知而篤於行宗社無疆之福皆陛下遺之矣漢唐以來君不知道間有用人聽言之美尚收小康蓋治之功然而非出眞知但是暗合故聽言亦多勉彊用人未免混淆有初鮮終莫克純一不知道者固如是也得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孔孟周程朱張之學千載獨陛下耳

臣奏云漢唐以來人君之賢者但是尚藝文詞章所謂知道者只是佛老之道臣每拜讀御製皆深造四書閫奧故臣謂千載以來獨陛下是知道之君　玉音曰何足當此

陛下以是道傳之子使由格物致知之要得恍意正心之方自脩身齊家而推以至於國治天下平之效斯世斯民實被吾道之福天下後世謂知道之君果能以道致天下之治而道非無用之物先聖賢之經傳不爲空言吾道幸甚爲萬世規是在陛下臣不勝

拳拳取進止

臣奏云自古時君皆以道爲無用之物故少尊信故臣願陛下以道致天下之治更傳之聖子是又開萬世之治庶天下後世以爲道實有用聖賢不是空言皆陛下主張斯道之賜臣不勝大願再三

蒙　玉音稱奬云卿言極當

第二劄　玉音問答附

臣將讀第二劄奏云臣第一劄乃萬世之事此劄乞催監司郡守赴任乃今日急務亦一時之事

玉音可之遂讀奏

臣區區本職既言於前矣當世急務敢僭嗣陳姦貪
啟戎狂虜侵軼賴陛下神聖相臣忠畧迄奏膚公元
祐相光遼人已戒生事
玉音曰是戒邊吏不得生事
紹興用鼎檄虜不敢渡江矣
臣奏云高宗時金虜亦曾渡江其時趙鼎主有進
無退之議遂獲捷虜既去大作措置鼎曰今年以
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今陛下任用賢相經武緯
文亦決無去年透渡之事　玉音曰正要經理
然天下不多智者秋風在候創殘州縣人情岌岌常

若虜之再來寇盜假哨以駭民居人東擔而虞禍
臣奏云今經寇去處盜賊每假爲韃哨以駭百姓
臣鄉里一帶多如此近聞南方諸蠻亦然只爲牧
守更易不常無人鎮服所以如此　玉音曰果是
近來更易不常
傷弓驚餌理固宜然探本索原亦豈無自哀由所在
牧守更易不常鎮定危疑罔有任責人心無主是以
未安夫監司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封建不能
古矣就郡縣之法而求治舍牧守將奚先使諸路皆
賢監司則守必良諸州皆賢太守則令必不繆布滿

天下莫不得人自可舉天下而皆治其要在精擇之
於前久任之於後耳不精擇則徒久不久任則徒精
漢宣帝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擇之精也璽書勉屬增
秩賜金任之久也政致中興其本由此厥今一年之
間京師三易尹矣曾稽再易帥矣
臣歷數其故　玉音曰皆是
此猶安地也江西湖南廣西經寇之所詘可以尋常
視之江西半歲六易漕臣湖南廣西游易帥閫
臣奏云江西漕臣初是趙汝暨次李介叔次印應
飛次李遇龍次杜庶今方是陳夢斗湖南帥先是

向士璧次李遇龍廣西先是李曾伯次趙汝暨憲
臣漕臣亦皆更易多未至任聖容愀然曰今人多
是辭不肯去臣奏云臣子之身君父之身也雖捐
軀亦不可辭臣近在東宮與皇太子講禮記至四
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臣爲皇太子言如去年韃
在江上正四郊多壘之時若古人處此則以虜侵
入境爲自己之辱爭驅除之必欲洗雪其恥今時
士大夫不肯以爲辱但要謀身爲避難計臣實不
曉今之士大夫是如何　玉音曰是
臣州小壘閱守且三與國臨江撫信衡永桂陽武岡

等郡易守皆再方當還定安集之急是豈疲勞迎送之時前者展布不能後者遷延未至江西則今僅一帥湖南則帥尚攝官監司郡守除授方新之人大抵皆未至也按圖則皆已有人考實則率多虛席寸陰當惜其可緩乎臣觀近日指揮趣湖南憲臣限一日起發臣謂不特湖南憲臣凡天下皆當如此

臣奏云江西今但帥臣陸景思到任陳均爲憲臣王佖爲常平使者陳夢斗爲轉運皆未到任湖南聞李邁龍未出蜀猶是朱應元以提刑權安撫司公事臣恐安撫司公事非提點刑獄者所可攝近

日指揮趣黃夢桂限一日之任極是但天下監司皆當如此　玉音曰是

改鎮易擇代難寧前劣而後優毋倡絕而和寡寧用心力有餘之士毋任精神向隳之人必如近日維揚帥臣方能遠過所代臣不知天下皆能如此否也

臣奏云後之人勝前之人則易之是如不及則徒然易之如以李庭芝代杜庶此方是後勝於前如李庭芝臣謂久當使之帥維揚但是相臣以公道用人不欲用私客故正用元老趙葵迫葵不肯去朝廷方用庭芝維揚兵火之餘豈可久無帥臣此已是遲但幸已到　玉音甚以爲然

爲國辦事之臣要無拘以文法假之歲月責以功程勿一簣而虧其功勿中道而掣其肘臣觀大臣初至之日嘗有奏請欲嚴於命帥而久其任臣謂不特帥臣凡監司守令皆當如此也

玉音曰是會有此奏

昔仁祖皇帝臨御歲久天下乂安用郭元爲轉運至十有三年而守令清白不擾實惠及民令監司保薦再任家法可舉而行也

玉音曰仁祖此事眞可行

陛下久於道而天下化人臣久於官而實政修治效庶其見矣願陛下與大臣力行之併取進止

貼黃

臣奏云此一段是言去年諸處軍無紀律事臣聞用兵行師所以救天下之民豈可不利禦寇而利爲寇去年漢鄂諸將屬大臣統隸者固皆整然有紀至於朝廷調遣趨江湖者臣但見左金吾一軍秋毫不犯耳

玉音曰是

其餘所至貪暴掠子女攘貨寶甚於寇也道路之間

郤舍狼藉生意蕭然幸不遭虜禍者乃遭兵禍豈不重失陛下之人心哉

臣奏云臣來時所親見逆旅無人籬壁傾倒問之則曰苦於過軍朝廷遣軍所以禦寇所以救民今乃爲民之害豈不大失人心聖容蹙頻久之

臣州瑞陽積峙頗厚銅錢累數十鉅萬倉米亦可三十萬糴無所用也

臣奏云江鄉論萬與京浙不同京浙是言舊會江鄉是言銅錢臣州之苗計八萬石丁大全橫斂和糴十四萬石又舊米及累年和糴總領所未敢去

者共有三十許萬石臣去年勸守臣以此築城郭臣教習民兵守之臣是時雖未蒙陛下收召然念在鄉亦是報答陛下眞肯以身扞賊後爲人所沮臣不得遂其心正月三日方趨召纔兩旬而虜已至使臣策蔑行未必如此　玉音曰知得

小校吳思忠江東西宣閫本遷之戍豫章沒口聞虜已去瑞乃不稟宣閫之命提兵往來自謂虜退之後例有檢括盜倉廩府庫之錢粟發城市富民之窖藏連艘稠載而去李虎繼至攝郡又盡其所未盡者而席卷之毫孔靡有遺者遂使瑞陽無力可以修復合

舉城築爲之孔艱今攝郡之將雖竄南荒所得既充未失爲富而作俑之偏校猶漏網者朝廷不知也

臣奏云臣初亦不欲顯斥其人然念事君勿欺不敢不直言其事　玉音曰須要施行

臣願陛下自今出師戒勿將臣必用軍律太祖皇帝聖訓有曰苟犯吾法惟有劒耳願陛下馭軍以太祖之訓行之併乞睿照

讀畢再奏云臣冒竭狂瞽儻有一得之愚可采乞賜留中仍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玉音可之臣又奏云臣言無可采伏蒙玉音曲賜奬諭雖仰見陛

下以虛受人從諫如流之美然臣無以當之臣職卑不敢殿上謝恩容臣拜下遂下殿再拜曲謝而退

雪坡舍人集卷五

宋新昌 姚勉 著

從子 龍起 編

表

賜第謝表 癸丑

伏以相上帝而作之君實兼師教有天下而選於衆在得人賢方獲望於清光遽寵承於異數叨榮過分報德無涯中謝恭以堯舜親賢惟求實用漢唐取士始尚虛文利祿競趨風俗愈薄欲聿新乎聖化必首正於人心臣等識不通今忠惟好古毋曲學以阿世

蓋出眞忱以直言而取人幸逢盛際求才械樸垂問勿羣成造大廷對揚休命修道謂教願立中庸之經明德新民當知大學之本庶各安於趨向皆可副於選掄胥陳狂瞽之言簡在高明之聽誤膺親擢未協衆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洽道豐行高恩厚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黨無偏皇建其極發究心於選舉詳爲法以搜羅遂使寥庸亦蒙甄拔臣等誓操素節仰答洪私懷仁義以事其君敢昧平生之志有謀猷則告于內願輸他日之忠

賜聞喜宴謝表

伏以恩叨賜第仰承晉日之清光禮寓肆筵載舉需雲之盛宴薾生觴豆喜動簪裳中謝竊以極榮者九陛之龍光殊遇者一時之燕衎野食苹而取義蓋施諸羣臣嘉賓露在草以興歌獨言夫君子令德敢謂儒科之始進亦蒙帝渥之下霑臣等文乏咀華學勤味道天涵地育久漸豐芑之仁霧滃雲蒸遍與鎬京之飲餞陳八簋酒拜三行歌且舞以有儀燕以敖而是則凡而飽德均此尚和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酌道之源求士如渴商惟尊之善政官不及私周既醉之太平人皆有行推至忱而與共俾嘉惠之恭承秩若

無譁翕然胥樂臣等志存氷檗願匪膏粱飲之得盡其心肯狥醯醢之俗食焉不怠其事誓逃餐素之譏

賜御製詩謝表

伏以君賜之食式均鼎養之恩帝勸以歌庸示賁成之化儒科增重士類知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聖筆成書王言作命堯章煥乎其有德運乃文周道粲然復興功烈于雅天顧一札風厲四方臣等欽親昭回祗承訓廸作誦雖慙於吉甫美在任賢載賡竊效於皐陶謹毋廢事

賜花謝表

伏以恩霑露草萃生意於羣芳香動天葩散陽春於萬宇寵光所被枯卉皆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中庸素根道德爲麗廣開衆正爰攬其英博采直言以華吾國特頒異貺昭示至榮臣等志慕垂簪學思就實孤忠報主敢求桃李之門深操厲卵願在蕙蘭之畹

賜氷謝表

伏以湛露霑恩式綏宴衎頒氷示寵祇服光榮當暑之隆不寒而栗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淵衷水止靜鑒天昭臨政萬機凜如履薄謹微一念深戒坤凝載分玉井之珍增耀瓊林之集臣等敢不忠清秉節精白

承休昵見陰消仰贊去邪之決天寒地凈願爲固圉之圖

東宮受册賀皇帝表 庚申

伏以天付有家式重承祧之寄王命作册丕昭啟後之謀寶曆無疆瑶圖有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堯中舜一文顯武承身度準繩示效子君臣長幼之道天常筆舌爲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將肇舉於明禋爰載崇於家嗣上公授命百執在廷衮冕黼珽之度昭祝敔笙鏞之樂備於采國家之盛典永綿宗社之玉基臣等忝列宮僚幸逢邦慶稗日就月將之德自媿罔功作星輝海潤之歌願言歸美

謝皇帝賜馬表許乘騎入東宮講讀

伏以揣分僥覬濫廁露門之講蒙恩赫奕遽頒天廄之良得所未嘗感而益懼中謝竊以過闕則下庸見尊君之心俟駕而行亦豈爲臣之禮獨以說經於儲館遂令給傳於禁途策茲騏驥之材媿矣駑駘之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飛龍上治通駿有聲馳驁乎仁義之途游觀於道德之域尊禮經士啟迪後人盡忠嘉之羣心將之帛旌知勤勞於臣下酌以金罍憫茲出入之微勤假以超驤之上馴臣敢不竭其忠力範

我馳驅躡彼遐蹤必陋漢唐之陳蹟導夫先路願趨堯舜之通衢

沂邸賀皇帝肅清江上表 庚申兼宮教時作

中國猶太陽犯顧豈容於小醜仁兵若時雨奏功大慰於羣黎王心載寧天下底定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廟謨雄斷神武聖文昌曆開天等藝祖造邦之日輿圖拓地紹高宗復古之勳屬者裔戎啟茲邊隙生靈塗炭中外淵氷罪已之詔一頒悔厥之天隨格及相同德與神爲謀王命于宣虎告成而式辟皇者其武度董師而集功智勇協心將士用命三軍夾擊萬虜

俱臧昔符堅踞于淮肥佛狸殞于瓜步皆天險之未越亦事機之幸乘未有安內攘外於幾危控北軍於已渡茂建丕烈前無古人江海一清謳復四民之業乾坤再造永垂萬世之基宜廟宜郊可歌可頌臣某義均休戚慶倍等倫舜舞兩階已喜班師而振旅舞有七德尚期保大以定功

沂邸賀皇帝東宮正位表

千歲皆安立嗣必于四方繼照麗正重明宗社尊隆臣民悅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傳心堯舜嬗德殷周寧王遺大寶龜昭嗣無疆之服孫謀以翼子燕式觀

通駿之聲契惟天惟祖之初心舉有國有家之曠典丕蹤景命敷遺後人臣忝列宗支喜培國本安磐石壽箕翼祝天子之萬年隆岱嶽深河源慶皇基之億載

沂邸賀皇帝太子入宮表

伏審茂建青闈密依紫禁端聖人之南面昭此大明位元子於東宮子以自副室家胥慶廟社有歸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恭己採功宅尊麗正土階三尺昭令德以示子孫世室九筵有成命而祀天地聿嚴主鬯爰重立儲載肅翬飛以安鶴駕爰居爰處來燕來寧臣屬在宗藩喜深厦賀虎闈尚齒知內先九族之親龍樓問安願上祝萬年之壽

皇太子侍立參決謝皇帝表庚申兼太子舍人時作

問安清禁方嚴子職之恪共立侍紫宸乃獲政機之觀決得於目擊授以心傳揣分未堪蒙恩過厚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以聲爲律其動應規昭其度昭其文示之令德丕哉誤丕哉烈佑我後人肅然身教之儀刑見于家法之純懿若稽嘉祐先宗祀以建儲上則天禧命宰臣而習事不以臣爲幼侗而俾之繼紹不以臣爲愚陋而誨之經綸拱親蒲扆之日朝聳觀神

斷之天造若明發詒可學知方臣有獲多聞祇承尤若視乃無時豫怠帥而不敢有加晉王治之懦庸夫何足效曾孫誦之道德所願庶幾

皇太子謝皇帝令百官詣東宮表

鴻册誕敷仰拜君親之茂恭鵷班移賀懼非臣子之敢當揣分僭踰捐躬惕厲中謝竊謂以儀辨等初無二上之尊事主比肩敢辱百僚之見獨以宗祧之至重特令品級之少殊外似聳於觀瞻中實深於戰栗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接千歲統垂萬世基以得人之謂仁念立嗣之必子昭德而示有則以貽堯歷試而

考言既云乃可禹圖辭而稽首必曰汝諧華建青宮俾承紫極茲舉正名之典又隆納謁之文臣敢不自牧以謙相躋于敬見公少如保傅之禮宣有怠驕以英俊爲師友之交決無私暱庶克堪於付託期不忝於繼承

皇太子辭皇帝賜扇表

伏蒙聖慈賜臣紫扇四把者龍光赫奕特頒列侍之儀雉尾森嚴願近至尊之衛未容借受決不敢當欲望聖慈特賜竭免

雪坡舍人集卷六

宋新昌　姚勉　著

從子　龍起　編

牋

宮僚賀皇后册太子牋庚申兼舍人時作

寶圖光啟由關雎王化之基玉册誕揚重燕翼孫謀之命慶流宮壼福在宗祧中賀恭惟皇帝殿下坤體順承家人正吉塗山聖德宜乎繼禹道之能賢大姒徽音所以有武王之爲子贊成睿斷允出母儀永爲萬世之規茂介兩宮之祉臣等備員儲宋拭目景光

實爲千一之逢曾蔑萬分之助器歸長子已紓漆室之懷壽祝聖人願效華封之請

宮僚賀皇太子受册牋

天子當陽肇舉建儲之禮王言作命聿嚴奉册之儀神悅人和禮明樂備宗祊有慶中外屬心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粹質金相淵姿玉裕主器莫若長子有宗廟匕鬯之責存遺寶以紹天明有室堂菑播之任在顯膺瑞玉端秉植圭丕煥前星拱承北極某等濫聯宮宋欣覩上儀奉琱珉而涖東宮幸際百年之曠典從青蓋而朝太室聳聆兆姓之歡聲

宮僚謝皇太子賜宴牋

星暉海潤位新正於東宮露湛陽晞恩共承於北以燕以衎爲龍爲光中謝竊以建元良者所以垂萬世之基示慈惠者所以侈一時之典置酒而侍必商山園綺之流給膳以珍在瀛洲房杜之彥某等猥非妙選曷稱盛儀茲蓋恭遇皇太子殿下視膳孝隆主鬯任重酌道之源覈仁之藪傳聖上訪儒之心由義之路入禮之門得君子招賢之正推忱樂與執饋載親不遺宮宋之微俾與賓筵之秩某等餐和甚至醉德惟醲樂鳴鹿之蒿苹不知所報撤鮑魚於俎豆願

竭此忱

賀皇太子正位牋

伏審肇建儲宮於昭盛典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爰重詒謀宗祀饗上帝於明堂聿嚴主鬯拜家有慶運祚無疆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文明溫恭孝友仁愛乾稱父坤稱母允爲宗子之賢月重輪星重暉咸仰副君之德舜守帝堯之道一文朝王季者日三心謀大同天廸從保某猥承鳳詔入侍龍樓愧無贊道之文未稱承華之選惟君子命惟君子使誓當殫引翼之忱與正人居與正人游願益就高明之學傾心懇切

拜手敷陳

除舍人供職謝皇太子牋

賢聖仁孝聞天下方新謀燕之詒左右前後皆正人有賴朋龜之益若爲膚謭誤入選掄 中謝 伏念某曩玷微科未酬異渥馳心魏闕每懷漆室之倚楹厠迹石渠忽尾商山之侍宴願忠雖切揣分無堪茲蓋恭遇皇太子殿下問道承師敬賢好士春學千秋學羽時敏厥修史誦詩工誦箴日聞者正遂令孤陋亦厠羣賢某愧乏奇才幸非曲學近周召之賢則善所望親仁非堯舜之道不陳是爲效報

謝皇太子賜馬牋

學務時修獲侍潛龍之邸禮隆晝接特承用馬之恩揣分未堪拊心重媿 中謝 竊以載驂載駟君子來朝乘牡乘黃在公載燕畀之五良者見其好善予之駟牡者所以褒功若爲一介之微得御六閑之駿茲蓋恭遇皇太子殿下珠庭質粹金輅望新以駿馬不獻東宮爲賢以龍樓不絕馳道爲孝前明師後勸講樂豈銜橛之間趣肆夏步采齊行有鸞和之節念茲駑蹇乘以駃騠某敢不恭侍羈羈欽承鞭策述德車樂御之理講帝驟王馳之方命彼載之道敢辭於云遠薄言駉者思願一於無邪

沂邸賀皇后立太子牋 庚申兼宮教時作

坤道資生爲天下母震宮主鬯乃聖人男九廟奠安三靈闓懌 中賀 恭惟皇后殿下塗山興姒簡狄生商衍國家之慶源贊宗社之大計若昔昭陵建嫡式由光獻之功高廟定儲允出憲聖之助承天與子視古有光臣忝列近藩獲觀盛典龍樓致孝益隆保護之恩燕翼詒謀丕享延洪之福

沂邸賀皇太子受册牋

前星正位震器有歸暈日開祥離明繼照一人有慶萬國同驩 中賀 恭惟皇太子殿下徽柔懿恭溫良寬裕謳歌曰吾君之子亦既有年賢聖繫天下之心久孚衆望肇正儲位益隆我邦某忝屬宗藩喜聞典册萬年受天之祐在致孝忱三代有道之長願親端士

沂邸賀皇后太子入宮牋

坤宮主靜在母不煩甲觀僝功翼子以燕三宮忻慶九廟安寧 中賀 恭惟皇后殿下齊體紫宸儷尊皇極椒塗壼壁式開宜衆之祥花繞禁庭昭受問安之禮立承華於近闕名繼照以爲堂某忝列宗藩實深厦賀親闈密勿龍樓嚴日致之忱子職恪共鳳斝上天

齊之壽

沂邸賀皇太子入宮牋

肇建春坊聿新甲觀游雷爲震位爰正於在東前星近心辰載瞻於拱北神人交慶朝野同歡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處已温恭傳家忠厚學益躋於聖閫孝恪奉於親闈體元將以長人仁爲安宅朝日以明有敬禮乃入門密依紫禁之天丕闡青宮之地某鳳麟屬近燕雀情深館有弘文知已妙俊英之選苑無博望蹔不聞賓客之私

雪坡舍人集卷七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策

廷對策寶祐癸丑科

臣對臣恭惟皇帝陛下十詔賓興九臨軒御求賢靡倦博採芻蕘茲者進臣等於廷策之以選舉之八事而欲得夫學術才智之二者以扶世道眞堯舜之用心也臣來自遠方懷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當世之務理亂安危之機而聖問所及乃止於此其慮臣

等觸時諱而不使之言乎抑慮臣等有待對之帖括而問其所不備乎甚非策士之本意也雖然人才亦國家之重事陛下求學術者則欲其達性命而學聖賢挺氣節而發言議求才智者則欲其理國家而究民事裕邦計而捍邊陲亦皆時政之大者臣敢因陛下之問而條其所以對然後以臣所欲言者爲陛下言之惟陛下試垂聽焉臣聞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盡其心也上帝降衷蒸民有則孰非良心善性之賦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古先聖王所以教天下者惟修其性中之道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言古先聖王明其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止於義理之極也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自鄉舉里選首廢於周而策士有科始見於漢既非古意矣猶未至以詞章也隋唐以來始有進士科目之誘既設利祿之習亦牽然後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謂道心術日壞以至於今士習之趨猶唐舊也雖然變今之士習臣猶以爲易致力焉何也自孔孟絕響以來士不知道隋

之世惟一王通唐之世惟一韓愈然皆得聖門髣髴莫造斯道之精微如通以聖人之心迹有殊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於聖道皆昧指歸學道之士且然而況科目之士故士習難猝變焉天開我朝道統復續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氣感類從五星聚奎異人間出有濂溪周惇頤倡其始有河南程顥程頤衍其流有關西張載翼其派南渡以來有朱熹以推廣之有張栻以講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畧聞古聖人之所謂道矣雖爲科目之學盡其心術而道學之功每從而救之識

之明者亦多覽焉臣故曰變今之士習爲易使上之人不專以文求天下之士而專以道淑天下之士則學術才智之士宜出而爲國家用矣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得孔孟中庸大學之旨陛下可謂知道之君矣抑臣猶願陛下推是道以淑天下之士也而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則未免於文爾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無素求而得之者亦陋矣間有能爲天下用者亦天資暗合耳豈以道用天下之士哉古之盛時自八歲入於小學其所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禮樂射御書數之藝也

十有五而入大學其所學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後世以來所習者詞章所志者利祿進士可以求仕則挾書假手者有之矣學校可以求進則詭名冒貫者有之矣世祿之家能學有幾里社之人可試尚多賢良惟僻書奧傳之觀而道則不知詞科惟奇文麗藻之習而道則愈闇武科則豈真有山西將帥之學遺逸則不過惟終南捷徑之求道之不聞弊乃至此無他上之人求之者以文則下之應之者亦惟以文也陛下而欲一新乎士習盍亦先正乎人心人心正則士習新雖以科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學術才智之乏哉臣請爲陛下疏言之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臨政願治夙夜不遑康寧每惟自昔帝王莫不急親賢之爲務今選舉之法未背於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當饋而歎子大夫咸造在廷其相與茂明之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欲得人以爲用而歎選舉之難得士也臣聞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心術者本也選舉者末也本之正則選焉而得舉焉而獲本之不正惟欲于末以求之雖日變其法而使詳日講其術而使精天下之所以應之

者亦止于如是之人耳何則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則道矣求之末則文矣文豈足以觀人才乎故成周之時以德行道藝興天下之賢能德則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也行則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藝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而獨不言所謂道豈非道貫乎三者之中而有德行藝者皆不可以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將相不殊途可相者亦皆可將古之人何以能如是也無所不通之謂道知道則無所不能也成周曷嘗求之選舉之末哉鄉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教後興蓋有

素矣興而曰實蓋有禮矣豈若後世圖棘以試之糊名以考之待之者亦甚賤乎況乎古之所以用乎士者所獻之書雖登于天府所任之地則不出其鄉閭故天下之士知所以自重而無所謂奔競之習今之所以教天下則異是矣六藝云者古之人所謂末節也今之士亦皆不復知矣而況所謂六德六行哉末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進愈貪棄父母左親戚背墳墓遠鄉邦逐逐然惟利祿之計則科舉之法有以壞之也科舉已久其行何敢輕議變革臣願陛下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

可貴而人爵之不足貴知義榮之可尊而勢榮之不足尊利祿之心輕則科舉之念亦甚不得已而後應科舉則恬退靜重之士出而頑鈍無恥之風亦可少息矣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者哉臣伏讀聖策曰夫學術者君子所以維持斯道者也達于性命之原窮乎聖賢之旨形於氣節見於言議平昔之所講貫其要可得聞歟才智者則所以經綸斯世者也或識國家之大體或知民事之本末材術足以裕邦計謀畧足以折邊陲平昔之所蘊蓄其亦有所本否歟今朕所以搜羅天下士者無所不用其至而膺斯選者

卒無其人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思得夫學術才智之士以爲天下用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臣聞學術才智一事也學術其體才智其用也有學術而有才智其人則君子有才智而無學術其人則小人陛下之求人才必皆求其兩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聖問所及學術之四事才智之四事則脈絡相貫事理相關亦不可以異觀者是故達性命之原則能窮聖賢之旨矣秉正直之氣節則能發忠鯁之言議矣識國家之大體則知民事之本末矣有裕邦計之材術則全捍邊陲之謀畧矣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夫聖

賢教人惟性命之學而已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命則天命之自然性則仁義禮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爲士者當全天所畀賦之命而盡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不可執氣質之性以爲性也四端之性則一眞而無僞不可泥釋老之性以爲性也聖賢教人不過如此今之學者則異是焉資稟之下者局於功利之申韓資稟之高者溺於虛寂之釋老高談性命藐視輩流好虛議論者無實事功尚虛聲名者無實踐履爲程顥之體認天理二字者誰歟爲程頤之求孔孟所樂何事者誰歟爲朱熹之欲爲朝

廷指置大事者誰歟明善誠身之言責士大夫談柄而已固不知善若何而明身若何而誠也格物致知之說竊先儒之緒論而已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也道之在天下體可以達用精可以貫粗而今之言道者則以爲無用之空談不能見於有用之實學聖賢豈如是乎臣故曰達性命之原則窮賢聖之旨者此也夫議論者自氣節而發也天下安有無氣節而有議論者哉王素爲諫官以獨擊鵠見稱則王素之氣節爲之也劉安世之在言路以殿上虎見憚則安世之氣節爲之也有歐陽修之氣節則能排

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則初雖彈夏竦終則攻杜衍矣有呂誨之氣節則能劾王安石之巧詐如常秩則始雖立節終則附安石矣無氣節而有議論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氣節言議視先正似若少遜矣以訐直爲矯亢以緘默爲安靜以隨聲附和爲不立異以無所指斥爲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又非不舍已從人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今天下之切議時政惟曰內批也營繕也近習之弄權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繳還內降如杜衍者誰歟論張堯佐四使如唐介者誰歟請不再建玉清昭應宮者誰歟奪任

守忠節度指曾覿龍大淵奸邪者又誰歟苟有一言臣知陛下必從之也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而徒諉曰恐陛下之不受得毋類于欺君乎是皆氣節不立之過也而何言議之有故曰秉正直之氣節則必發忠鯁之言議者此也國家大體其本在仁藝祖皇帝陳橋驛之言柴雲樓之誓子孫萬世根本在斯愛養元元是爲大務胡令膏澤不下於民陛下仁厚論中所謂以術輔貪以材濟虐者往往皆是有如去歲聲見重災九郡生靈爲魚鱉之墟眾大民居爲灰燼之地不加賑恤民命謂何撫闔閭而廣通衢畧無救正之

諫侈土木而窮物力茍先應辦之謀以至守令之官罔知承流宣化之任而諸路臺爺曠職更多弄印不除衰帷何有貪吏腴民之脂髓虐吏戕民之肌膚陛下深拱九重亦安知此是蓋不知有國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識國家之大體則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今之備邊重在兵食食苟不足兵何由強而今之兵財體統乖異制閫則曰食少總餉則曰兵多制閫則曰乏糧總餉則曰虛籍歲行和糴內斷本根邊有屯田竟無效驗徒耗物力不立規模寇至則逃敵去則舞乘虜之退則以爲功愚弄朝廷希覬釀賞側聞王

子之曷禍甚於丁酉之虜兵而掩敗不言惟以捷報觀其奪回侵掠三十萬計則知殘害魚肉凡幾何人生聚良艱豈堪頻蹂邊之不能禦政坐不能練兵足食以爲備而徒以啾朝廷爲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計之材術則全打邊陲之謀畧者此也是皆不知道而然也無道中之實用而尚虛文以欺世其失固宜矣故臣願陛下求才智於學術之中而無求才智於學術之外苟不求其學術而第求其才智雖求士無所不用其至非所謂至矣陛下而先審乎此則選舉入事臣得以次第而熟數於前臣伏讀聖策曰進士二

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時或一榜纔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或臚傳之際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歟近歲州鄉貢舉率多混淆考覈之法有不容略故既選於禮部又覆試于中書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械樸之茂豐芑之仁子大夫其亦有以稱朕意者歟臣有以見陛下加意于進士之科而欲如祖宗得人之盛也臣聞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壞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務道惟知工於聲律之文用不適時惟知習于套括之學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從政曷知其方失在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非科目壞之乎大抵科目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於道故天下之士不習乎道惟習乎文每至三年謂之大比羣聚以考其藝謄錄以觀其文不求之鄉評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鄉里也惟能竊用先儒之言而謂明理學足矣初不必用力眞在乎義理也詞賦不本乎理致日以雕鐫經義不求其指歸日以穿鑿至于論策之作欲觀其通達之才而乃儷葉駢華抽黃對白競爲纖巧之制無復渾厚之觀世變如斯可爲太息然此猶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時不稔于文聲一

旦忽騰于榜帖由私徑以躐舉挾厚貲以倩人公道益亡科舉遂陋臣觀有唐取士鄉貢以薦而充雖或間有私情不敢大廢公論有如武陵之託杜牧一賦韓愈之薦侯喜數人尤爲得人今豈能及故唐之世雖曰私而猶有公議今之世雖曰公而實用私情臣爲科舉之謀其說有二一曰嚴考校于其始二曰公覆試于其終科舉所選考官必由出身科第之人然後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牛是假手之人以若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爲方今諸州貢士之際以至省闈廷對之時精選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謬獲科

第決不使與校文則不至于滋謬種種矣昔仁祖朝用歐陽修典貢舉事一脫西崑之體丕變嘉祐之文用能革險怪之劉幾得名世之蘇軾皆考官得人之驗故曰嚴考校于其始今日省闈取士之後必行道試可謂良規獨於州縣取解之時雖有簾引未免文具使鄉舉果皆得實則省闈安有不通而州郡之間奉行不恪以覆護爲長厚以駁放爲過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又將安用臣謂州郡奉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連坐之法不嚴倘自今以往省闈覆試不通者所屬州郡直行連坐之罰則必可以得實材矣前日

都堂委試已極隄防然雖能察張奭曳白之庸未能覺溫岐潛救之巧似聞掩覆大是吏奸今已噬臍後當加意毋使人謂清明之世而猶有是也昔藝祖時徐士廉詣登聞訴榜不公始命覆試當時考覈可謂至公雖以陶穀之子登科亦必在所審察此覆試盡公之法也臣故曰公覆試于其終雖然此猶未爲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嘗因縣酺明示訓諭俾父兄毋爲子弟假手以教之欺陛下倘能以道淑人心使人知此義則能而肆假手庸而求假手者皆愧矣榜纔一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廷唱之際五色雲見而得

名世臣何患不如祖宗盛時乎臣伏讀聖策曰學校之設所以教養作成慶歷中湖學最盛置治道齋以講明世務遂取其法以教大學而胡瑗職教京師幾三十年是豈徒取一日之長者歟今負篋擔簦雲集行都來者甚眾而與選甚寡朕心爲之惻然其當何道使無道路之勞而坐收教養之實歟臣有以見陛下軫念天下之士而欲加教養之功也臣聞學校者最近民而易化民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學而學校以養士科目以取人兩不相關學遂虛設于其藝而不于其行考其暫而不考其常能爲發策決科之文

則曰能事已畢問其根本當然之事則茫然不知氣習一浮風俗遂薄內則有燕居廢學之實外則有佻達在闕之愆逐利惟競于錐刀養指遂失其肩背失在於所養非所教所教非所養也大學四方所聚天下觀瞻而乃詭冒成風遂成奸弊之藪祈恩趨利尤開僥倖之門大學尚然況乎天下有如省闈之試輒求泛免之恩使朝廷確然不行則倖門何由而啟而乃務爲姑息復與放行弊例一滋公法何在朝廷曩欲士子之安鄉井乃徧州郡而行類申曾不幾時又復中變于是補闈之士雲集京師無鼓篋遜業之風

如鏊孤先登之狀踩死不可勝計仁人豈所忍聞是啟僥倖之心所以激紛紜之禍邇者廷臣欲分路而而試其法亦可謂良而臣爲學校之謀其說有二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二曰示獎勵之微機夫養士欲養之爲異日用也而可徒教以無益之時文哉是必教之以三綱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齊治平之序而後可也今天下監司郡守有能知理道之人乃於學校之外創立精舍講明理義意固善矣而精舍講道學校習文然則學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不當如此異其趨也昔先儒程頤有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養人材

爲本宜訪經術克備足爲師表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自洒掃應對以至修其孝弟忠信明善誠身以至于化成天下其學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之受其業若顥此言則臣所謂教育之良法也科目學校自是兩途欲立學校之規當於科目之外方今大學舍選亦與科舉並行固亦此意然舍選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謂行則坐齋滿季無私過議罰之謂耳行止如是而已乎此特蔡京之法也況大學爲然而天下之學皆不然乎程顥又曰擇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于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節通明學業曉暢治道者若顥此言則臣所謂獎勵之微機也雖然師儒則每難於擇焉昔仁祖朝命胡瑗以爲大學師取湖教以爲大學法瑗教人以有用之學者也當時伊川程頤實在表倡之列天下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陛下而以道淑天下取程顥之言以爲法命胡瑗之類以爲師則士無道路之勞而有教養之惠矣臣伏讀聖策曰資蔭入仕與寒畯

同升患其不學故嚴程試近歲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詔令于國學習書二年乃送審官考試淳熙之議欲令銓試本經法律各取其半今舉行之可歟書判之選唐銓部嘗用之至有龍筋鳳髓之譽建隆天聖立拔萃科或于內殿或于秘閣朕比以吏道之衰復書判于吏部以考獄官縣令之能否亦唐世與祖宗之舊也其法可加詳否歟臣有以見陛下欲察任子於未仕之初且欲察縣令獄官于已仕之後也臣聞已仕未仕之人皆當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則未仕者固無所取材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臣請先以任子言

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載取士僅數百人而任子每歲一銓以百餘計積至三歲亦數百人矣泛觀州縣之仕爲進士者不十之三爲任子者常十之七豈進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衆耳閥閱鼎盛親故復多挾厚貲而得美除結奧援而圖見次考第未滿舉剡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識如呂端問學如張栻豈不足以爲天下之用獨斯人不多得爾身燠錦綺豈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飫膏粱豈知陛下之民之餒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寒畯生長詩書明習禮義決不至

有是也臣謹按春秋譏尹氏之世卿譏仍叔武氏之子弱則任子之不當有明矣臣觀古人賞曰世延仕曰世祿使之有田祿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法起自漢朝必父兄眞知子弟之有才然後保任而授之位非如今之官及則任也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纔玷通秩蔭可及門則不復爲是言矣是私也非公也爲已子之計故不復以任子爲非也是必爲父兄者如先正之不爲子祈恩爲子弟者如先正之自取儒科不受門蔭則善矣然而難能也臣謂任子之恩朝廷當加裁抑不至冗紛三歲一郊

少減奏薦之數每歲一銓必嚴考覈之法如祥符之詔令于國學習書二年使稍知道然後如淳熙之議以試之斯可矣否則亦文耳文豈足知任子之賢否哉至若令錄之官尤當深識道理使爲縣令者常有學道愛人弦歌爲邑之意爲獄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則書判雖不試而何害苟惟不爾雖有龍筋鳳髓之譽徒美觀也雖中書判拔萃之科亦虛文也士而能爲文章安有不能書判此第可以觀其是非曲直之識耳其貪如狼其苛如虎者亦何自而知之哉雖然臣猶幸銓闈之試尚可以懼癡騃之

任子書判之試尚可以懼庸謬之令錄也抑臣聞之試則當公不公則不必試聞之道路銓闈固可捐厚貲而得傳義書判亦可先囑省吏而得案牘儻或無之言之者固無罪萬一有此聞之者不足以爲戒乎試已非古矣試而私焉曷若不試乎惟陛下察之臣伏讀聖策曰賢良之舉祖宗以收魁奇特達之士如富弼張方平輩出焉自熙寧以試進士策與大科無異由是罷之紹興淳熙追思前憲下詔復置而應者絕少今可復之茂異之才其出否歟自紹聖以宏詞十二體取該博華藻之士比年以來應選亦稀朕方

慮詞采之衰欲令四方人士共與其習議者乃謂立法未盡善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欲復賢良之科以收魁奇特達之士又欲新宏詞之科以收該博華藻之士也臣聞異等大科皆當知道苟不知道名賢良者固無足觀名宏博者亦無足觀也臣請先以賢良言之今世賢良久廢不舉蓋自淳熙以後無之矣夫賢良者所以待非常間出之士也三歲大比之時所得恐或常士于是又設賢良之科以取之能謀王國斯可謂之賢良能直言極諫斯可謂之賢良此名未易當也熙寧之朝以賢良與策士無異由是罷之蓋有

深意自蘇軾兄弟以直言對策簡知仁宗其後立朝風節堅勁爭論新法積忤大臣故當時怒影移木併賢良之科而罷然而本朝賢良知道蓋亦有數如富弼張方平如蘇軾蘇轍是眞賢良也姦邪之夏竦傾險之李清臣亦謂之賢良可乎讀人所不知之書何如知人所共由之道爲世所不能之文易若爲世所可用之才千門萬戶之書何補于晉之衰濟水帝邱之對何益于唐之亂公孫弘之賢良固不若董仲舒之賢良牛僧孺之賢良固不若裴垍之賢良也賢良今不復試矣賢良之才臣不敢誣天下以無人也但所以取之當以其道耳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祈招之詩則不能知以救楚圍之汰是知記問之浩博適足以爲玩物喪志也賢良之策亦始于漢觀其策晁董公孫之徒無非問之以謀國之大方爲政之大畧初未嘗以隱僻難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記楊萬里上書孝宗皇帝有曰孟子之時去周未遠也而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聞其詳孟獻子去孟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記誦非孟子所能也乃若孟子則有所能矣孟子曰天之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此孟子之所能也今賢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萬里此言則上所以策賢良之道也程頤亦有言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强起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則自求舉耳若曰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尚可若志富貴則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放曠與悲愁而已若頤此言則下所以爲賢良之道也至若詞學之科其文猶當貫道文不載道雖華奚觀文章所以徽徽皇猷號令所以鼓舞天下詞氣萎薾世道係之不可不加意也陛下近者明詔四方自今三年省闈別立一小詞科一試激昂表

屬陛下可謂得其術矣但願陛下力而行之必有蔚
賭之才出應搜羅之意謹毋以舍大就小卽易去難
爲浮議所搖方行而復輟也又旣設此科當壽其脈
倘使眞無可取亦當短中求長市骨而駿馬自來悅
畫而眞龍必至苟進取之無階則習尙之無益然臣
聞之異科之才多負勁氣出爲世用每不見容熙寧
之罷賢良蓋以蘇軾兄弟之故近時詞科之不取士
陛下亦知之乎亦由前日詞臣忤於當國旣已逐其
心而拂其意所以止其身而罷其科不然何名存而
實廢也惟陛下察之臣伏讀聖策曰右科之說本以

示右武而求韜畧非徒校虛文而課騎射也兵興累
年未聞慷慨以英畧著者其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
慨念時艱思欲得武畧之士以爲之用也臣聞以武
設科雖曰右武以文求武反不得人今之武科臣得
而議之矣貢薦額狹選舉路艱于是以武爲捷徑而
求爲右科之試能誦兵法者罕能兼騎射之習能便
弓馬者罕能兼刀筆之長於是能文者代課七書能
武者代執鞭弭是無非欺朝廷也間有能兼二者之
長亦不過苟一時之試求其英畧聞爾無聞今之文
官必有五刻而後改京官今之武科不出十年可至

郡守旣登武級復試文闈換授其官已在通籍之上
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爲速化而競趨之也陛
下於此方且求其英畧焉可謂按圖而索駿矣寇準
器兼將相非右科也韓琦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舉
也此猶文士也岳飛韓世忠諸將亦嘗自武舉中來
乎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指武舉爲速
化之地則英畧者出矣臣伏讀聖策曰遺逸之召當
取于巖穴如藝祖之招王昭素太宗之召陳摶眞宗
之起种放有光簡策矣今日未聞有可副明揚之旨
者抑又何歟臣有以見陛下廣羅人才而取遺逸于

科目之外也臣聞逸民之舉天下歸周幽人之求民
心附漢遺逸固有國之所先也然而不求聞達而後
可謂之遺逸借此以釣名者非也不慕榮貴而後可
謂之遺逸借此以媒進者非也漢有樊英終于敗節
唐有藏用亦至損名本朝邵雍常秩其初亦無大異
審觀其後然後秩僞而雍眞矣其羹藜飯糗非不欲
膏粱也衣荷製芰非不願文繡也將有所待也是詐
僞也非眞隱也夫治天下者進恬退之人固可以風
奔競之士然而恬退之僞者進則奔競者愈競矣恬
退之僞奔競之眞也种放之出人猶議之況又不及

放者乎如王昭素陳摶斯可矣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毋使人以遺逸爲仕宦之捷徑然後詔內之侍從臺諫外之監司郡守舉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則競科目逐利祿者亦可以少弭矣陛下之所以策臣與臣所以奉大對者已畧陳其槩而陛下於其終復策之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乎下法意之未盡可爲商確者固朕所欲聞若學術才智二者則下所以應上之求有關於世道之大子大夫責然來思必不恥于自言其合而具陳之毋畧臣有以見陛下求言之意有加無已以八者責之已而以二

者責之臣等也愚臣淺陋何足以仰承聖問抑臣之意則終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亦可謂盡矣而陛下猶以爲未盡者是無乃詳于法而畧于道乎今日之患正在于下之求上者切于上之求下上之所以求于下者雖廣其路以招延之亦密其防而檢束之已非求士之意而下之所以求于上者投牒自舉肆欺售僞無所不至又豈止如漢人之自衒哉是尤非古意也若是者既皆不以爲恥又豈特恥于自言而已乎風俗益薄矣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臣不知其後之所趨又當何如也然此選舉事也臣觀陛下發策大廷前乎此時莫非問以當世之大務獨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時政此則陛下養明于晦之時而嘗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則偕欲隱而不言則欺敢因陛下之所及而畧言之可也聖問之中有氣節言議之說臣於今日正不滿于是二者敢以二說爲陛下獻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二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何謂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湯之執中也曰立賢無方武王之建極也曰無偏無黨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後可謂君

子君子未嘗有所謂黨而上之人亦不當以黨視之禹皐叶忠於事舜而言焉不合則有吁咈不苟同也旦奭同心于輔周而事有不可則或不悅不詭隨也唐有白居易不附僧孺亦不附德裕本朝有蘇軾不徇熙豐亦不附元祐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若之何而以黨視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國者必惑其君而指君子以爲黨空黨錮而危漢空清流而禍唐而指元祐臣僚爲奸黨者當宣靖之時空國而無君子其禍尤不忍言也獨惟有道之朝雖倡爲朋黨之論而不勝方慶歷諸賢之用事也夏竦等輩結內侍藍元震

上疏謂仲淹修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四賢得時遂引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爲祿爲私惠膠固朋黨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仁宗雖不之信未幾諸賢相繼皆去是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以行其動搖之術也獨惟仁皇之天宇終定浮雲暫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之時皆用慶歷之彥而成功致治竟是當時指爲朋黨中之人然則君子之黨何負於人之國哉何代無賢固有治今之時義膽忠肝如慶歷諸賢者而或者以譁競朋比目之陛下本無是心也臣意必有倡爲是論者矣夫使眞譁競眞朋比固可嫉矣第

恐以好論國事爲譁競以志同道合爲朋比耳夫以好論國事爲譁競則喑默唯阿轅駒伏馬者爲是乎以志同道合爲朋比則懷奸相結根蟠株據者爲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曉也大槩今日之弊在於用一宰相則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則凡在其時者皆指爲某相之黨而盡去之非如范仲淹既出而吳育猶奏行其事者也非如張浚既罷而趙鼎猶不變其所用之人者也去年以庶官而論臺諫者有二前日大臣進擬其一乃已得衡山之麾其一則猶縶白駒之谷得非前日之論臺諫者其臺臣已去故可以擢用後之論臺諫者其諫臣猶在故有所妨嫌耶今之諫臣心乎體國則必如彥博之不憾唐介夷簡之不憾仲淹夫亦何嫌于此況西蜀之賢乃其所劾亦已得郡乎而乃同罪異罰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中者執一之謂也元祐調停爲禍不細建中靖國何所謂中陛下至德深仁矜念遠謫謂除誤國殄民之外並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議指揮他皆未及獨惟前日之柄相密黨數人首拜此惠是得無類於調停以平舊怨者乎夫其據言路爲宰屬之時陷忠良不知其幾誤國殄民孰有大于此而前蒙湔濯臣甚爲執事者羞

之臣願陛下與大臣自今進退人才秉持公道不肖者終身可棄忠良者一肯不遺且毋使大失有東人西人之議毋使天下有川黨洛黨之說則人才之氣節者出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者此也何謂樊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舜聞一善若決江河禹聞昌言下車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而入有法家拂士則出無敵國外患也漢有汲黯淮南爲之寢謀唐有溫造悍將爲之墮膽三鮑可以斂貪戚二勉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功於人國者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輕視之古之危邦未嘗不符諫者之口以自塗

其耳目賀琛之言未爲切直梁武罪之他日侯景之禍竟無與言張九齡之諫可謂忠鯁唐明皇黜之宅日祿山之變曾不知覺泛觀史傳如此甚多不可枚數也獨惟盛時則不若是仁祖朝士氣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樞密十入疏上而竟行其言攻陳執中之宰相十九疏上而竟可其奏叩銅鍰之呼事關宮禁也仁祖雖以是出仲淹竟以是擢仲淹燈籠錦之誠事關廊廟也仁祖雖以是謫唐介竟以是用唐介仁祖之容養直言者如是陛下端平初政天日昭蘇積鬱頓舒久蟄咸奮諫官論事御史斥姦侍從有論

思之忠百官有論對之直以至草茅投匭學校上書華國直言何減慶歷當時天下延頸太平徒以一鑑早亡諸賢失助相踵而去漸已銷聲淳祐初年柄相當國純用私黨布滿朝端示縉紳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學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議于是直言日銷矣今雖更化稗政未收噤無能言萎瘁滋甚泛觀士大夫之奏疏無復我先正之緒餘凡所封事之文類如舉子之策平平論事小小立言惟恐傷時姑以塞責臣謂直言之不振原於直氣之久銷陛下責諸臣以先正能言之風當責聖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聖度天廣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未有如范仲淹唐介再蒙顯用者得非陛下雖能容攀鱗之直而終不能無逆耳之厭乎臺諫許以風聞祖宗自有典故陛下邇者宸翰乃責其廉訪之不眞如必待其眞而後言臣恐自此無言者矣況其一臺臣之去職其一則猶未至罔也而併罷之可乎夫其遜避再三久而後就臣意其人必有一言而恐不見聽者陛下曾不待其一言而去其爲結言者之舌不亦甚乎前日臺臣之罷或如聖訓之言然而外議紛紛則不謂是咸曰臺臣之僕隸怒於近倖之貂璫浸潤密行由此遂去臣

知此事萬萬無之第惟臺臣未去之先偶有僕隸交鬪之事是以外議不能無疑心固不然迹則相似萬一因循不革遂長此風則漢之常侍必橫于司隸唐之中尉必橫於南衙矣陛下固不縱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其微杜其漸也蘇軾有言曰奸邪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夫亦可以奮揚風采委靡之餘雖豪傑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嘗終日廢食終夜不寐以爲方今事勢蓋有莫大之隱憂火未及然安于薪寢所賴朝廷有見遠識微之士必能

爲陛下陳長慮却顧之謀而近日以來言者畏忌天下有患誰與陛下銷之臣願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時次用端平之初政廣開言路旁通下情言不可從置之無害倘或可用豈小補哉則人才之言議者出矣臣故曰奬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者此也臣草茅愚生不識忌諱忠愛一念與生俱生陛下可爲忠言故敢於聖問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謂出位犯分矣大則殛而投之鼎鑊小則退而屏之山林其甘如飴九死無悔雖然陛下必不然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豈以臣一螻蟻而累陛下天地之仁哉第惟

臣言歷議弊端旁忤貴倖將恐第劉黻之策者雖嘉其忠而不敢進之陛下之前耳然而臣自幼以來所學者道事君之始安敢不忠且諛悅以取高科非臣本志苟有一語可裨時政雖黜不恨也臣固萬不及劉黻而堂堂天朝豈唐比哉臣可以無恐矣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幸聽之臣不勝惓惓臣謹對

雪坡舍人集卷七

雪坡舍人集卷八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講義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正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殷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堯占天授時之事也上言修齊治平之事已畢故以治曆明時之事言之乃命羲和至敬授人時總言其綱也分命羲仲至鳥獸氄毛分言其目也羲和南正重北正黎之後世掌天文之官欽若昊天者敬順天道之自然也曆者書也象者器也璿玉衡是也作書以考日月星辰之度制器以驗日月星辰之行天之日月即時之日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日遲天一度而歲一周天月行一日遲天十三度十九分日之七而月一周天星二十八宿也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四時迭見辰十二辰也子爲立杓丑爲星紀寅爲析木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巳爲鶉尾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戌爲降婁亥爲娵訾日月一月會于一辰星辰皆一歲而徧天時者天道之自然也天時既定然後敬授之民使因天時以修人事故曰人時春先夏秋先冬故春秋掌以二仲冬夏掌以二叔二仲言分命二叔言申命春秋書以殷冬夏言以正嵎夷在青州

暘谷日出而明也南交在交州西在天水西縣昧谷日入而晦也朔方在幽州幽都幽陰之地也宅定居也定此四地爲東西南北之正然後可求地中也寅敬也賓迎也餞送也羲仲主東故敬迎日之出和仲主西故敬送日之入平均也秩序也均則遠近皆用其功秩則先後不失其次東作春時畎作之事南訛夏時化育之事訛化也西成秋時收成之事以時所屬言非以方言也夏不化則其春雖生而秋無所成矣尤不可忽故曰敬致言敬以致其功也聖人立心立治一生於敬曰敬授曰

寅賓曰寅餞曰敬致無所往而不敬也朔易則春與冬交易之際不能察則將至於寒暑易位故此職不言平秩而言平在在察也日中星鳥者三月之時日夜平分適中而星則南方諸鳥七宿之中星曰星者見于南也方歲之春二十八宿皆安四方之定位故南方七宿見于南曰星者以星火星虛星昴推之聖人南面故驗星於南日永星火者五月之時日去北極近而晷長星則東方蒼龍七星之中星曰房者見於南也天左旋故東方七宿宵中星虛者八月之時亦日夜平分星則北方玄武七宿之中星曰虛者見於南也春屬陽故言日中秋屬陰故言宵中其實則一

日短星昴十一月之時日去北極遠而晷短而星則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曰昴者見于南也四時舉仲以推孟季列宿舉中以推驗星此固史官之紀述有法亦見盛帝之世每事皆用中道也析因夷隩者驗之人事也孳尾希革毛毵氄毛者驗之物理也析散也春則民散居於野以就耕因仍也夏則仍春時所居而不變夷樂也秋則物成熟而民夷樂隩温室也冬則寒氣至而民温聚孳生育也尾交接也春之生意也希少也革改也夏之時鳥獸羽毛希少而改革也毵理也秋則毛已革而整氄厚也冬則毛厚氄而温若民若物各得其所此帝堯贊天地之化育也帝曰咨汝羲暨和至庶積咸熙者又繼命之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陽數嬴故月多六日陰數縮故月少六日合爲十二日積三年得三十六日則除六日而以三十日爲一月故三歲一閏又積兩年得二十四日則又以先所餘六日足三十日又爲一月故五歲再閏此姑大畧言之至如十九歲七閏之法朱文公之說已詳閏者所以權中氣而正四時也每月有朔氣有中氣如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之類朔不必在其月如十二月得正月節正月得二月節之類中則必在正

數之月如兩水則必在正月春分之必在二月時無閏以定之則推移不齊久而必舛故有閏而後可以定四時成歲是以聖人建天地之中也歲月日時無易故順天時以脩人事可以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信治百官趍事赴功皆有所就眾功由此而皆釐矣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治曆明時豈苟然哉帝堯之位天地育萬物如此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

帝曰疇誰也咨若順也時登庸用也放齊曰胤嗣也子朱丹朱也啟開也明帝曰吁嗟辭闓多言也訟好爭也可乎

堯欲求賢加之上位放齊小人乃謂嗣子丹朱爲開明以應其求帝則嘆其闇訟而不以爲可也丹朱非蠢然無知者但以其聰明用於闇訟耳丹朱堯之子也人莫知其子之惡堯則知其不肖而不私之此聖心之大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事驩兜曰都歎美也共工方鳩聚也僝見功帝曰吁靜善也言庸違用則背其言也象共滔漫也天

帝欲求能順治我之政事者驩兜小人之黨則謂共工方聚見其功而薦進之帝亦知其爲人謂其貌象則似恭而其中則有滔天之惡也帝知人之

明如此放齊驩兜共工皆小人也何堯時有之蓋天下未嘗無小人帝則知而不用耳

帝曰咨四岳湯湯小流貌洪水方割害也蕩蕩水勢懷包也山襄陵平大阜也浩浩盛大貌滔天下民其咨怨嘆有能俾乂有能者使治也僉衆也曰於亦嘆美之辭方逆命天圮敗也族類也岳曰异已哉試可乃已試其可而後已也帝曰往欽哉戒鯀之辭九載績功也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人也四岳者四方諸侯之長唐虞之時內有百揆四岳帝問四岳以洪水方爲害於民有能治者欲使之治衆乃以鯀爲對帝則謂其人方逆天命圮敗善類蓋愚而自用之人决不可任四岳則使帝姑惟試之帝遂以四岳之言而用鯀且戒以敬重其事乃九年而功不成丹朱共工帝知其不可則不用既知鯀之不可胡爲而又用之蓋是時水患已極民怨方深帝急於拯救而神禹未出鯀自以爲能治水四岳群臣又以爲鯀能治水天下之人亦以爲鯀能治水帝雖知其不可用亦不可違衆之心也此帝之舍已從人也他日績用弗成舜攝政時殛之羽山帝亦未嘗貸其罪豈若後世違衆用人迫其無功則又從而蔽之哉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無德忝辱也帝位帝曰明明揚舉也側陋隱僻之人師衆也錫與也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已先聞之如何又問衆岳曰瞽子瞽瞍愚也父頑也母嚚象舜弟傲慢也克諧和以孝烝烝乂不格至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以女嫁人曰女觀厥刑儀刑于二女釐理降下也二女于嬀汭水之汭舜所居也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以下載舜之事也帝以年老欲遜位于四岳四岳不可則使之明明揚側陋迨夫衆與帝言以舜爲可帝亦謂已聞此人但又不自足而詢之四岳

四岳舉其盡難能之孝者告之夫以自處於頑父
嚚母傲弟之間亦難矣而乃能和之以孝使之蒸
烝漸漬如烝物然潛移默化使其至於順治而不
至於姦惡豈人之所易能哉而帝猶以爲未也則
以二女女之夫以天子之二女下嫁一匹夫之賤
當如之何而驕蹇之舜則能以道理降下其心於
所居嬀水之汭皆執婦道于有虞氏帝於是稱其
欽而美之知其可受以天下而以天下授之矣堯
舜之治天下莫不自齊家始瀹溪周子曰家難而
天下易惟難者易則易者不難矣抑舜之所以能

是者亦敬也堯典一篇始終皆曰欽聖功信無以
加此一說釐降二女于嬀汭帝女下降故曰降欽
哉者堯戒二女之辭其說雖順然不如前說有義
理況以降爲下嫁亦與女于時句相重複只當從
前說

舜曰言舜以咨四岳有能奮庸奮發其
功用熙帝之載廣
堯帝之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成其事而且
事能惠順者誰僉曰伯禹
作司空言伯禹今爲司空之官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懋者勉也平水土者言其前日之功懋哉者勉其盡今日之相業禹拜稽首讓于
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俞者然其讓汝
往者不許其讓

此以下舜命官也先命伯禹以爲相宰相之職太
振作則過於嚴而不足以養天下之元氣太安靜
則過於寬而不足以起天下之精神必相濟而後
可奮功廣事振作也亮采惠順安靜也禹平水土
有大功如此舜不自命之爲相必咨訪四岳待公
論皆協而後用之蓋如此用人斯可以服天下

帝曰棄稷名黎民阻饑言衆民皆艱阻於饑汝后稷言汝爲主播
稼穡之官播
布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
種常遜順也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掌教之官五教即五常
之教布教之道在敬在寬敬
則在己不忽寬則在人易從帝曰皐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
中國也寇賊

姦宄寇賊在外者曰宄姦在內者曰宄汝作士士師掌
刑之官五刑有服服受
刑之中有五服三就既受五刑中之當受者則就五
當受之罪五服三就三處行之於朝於市於野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刑之寬宥者有流但流所居則
有三所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
其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惟明則
方允當

此舜因禹遜此三人而舜命之也棄爲后稷契爲
司徒皐陶爲士自堯時已然矣舊官則熟於其事
故舜因而任之不復改命古人成功以久任也

帝曰疇咨若予工誰能順我百工之事僉曰垂哉垂聖時巧人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共工官名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
曰俞往哉汝諧其讓固是但往任
是職惟汝諧和

此舜命共工之職也後世有垂之竹矢其任百工之事可知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誰能順我上下之草木鳥獸欲使皆遂其生草木則在山者曰上在澤與平地者曰下鳥獸則在天者曰上在地者曰下益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汝作我虞人之官虞人掌山澤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舜命益作山澤之官也禹遜稷契皐陶伯益遜夔龍帝皆就咨命之殳斯伯與朱虎熊羆則不復就命何也蓋四人者皆賢人雖不就命亦皆當時在朝有職位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典主掌也有誰能掌天地人之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禮事也故又訓戒之曰敬曰直曰清掌禮者當有此德也敬則謹嚴直則中正清則潔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此舜命伯夷以掌禮之官也禹與伯夷不曰往哉汝諧而曰汝往哉曰往欽哉者相與羣臣不同故尊異其辭而曰汝往哉禮主於敬故嚴重其辭而曰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子者天子之子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學世子與之齒所以教序也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物之有聲者五聲之所寄也克諧者其聲諧美無相奪倫者倫理次序不相侵奪也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舜命夔以掌樂之官樂由人心而生然教之人必自和其心而始直寬剛簡四者皆教也直者多躁暴而不能寬和温者多弛慢而不能莊栗剛者多虐簡者多傲必扶其偏而教之則中和矣直寬剛簡氣質之性所稟之偏也而温而栗無虐無傲則教也舜方命夔而夔即言功者夔亦堯時掌樂者也故有效可言百獸無知之物猶相率而舞則

樂之能感神人可知矣皆一和之所致也以其心之和發於其聲之和和之所感者遠矣八音獨言擊石拊石者玉振乃樂之終此言其成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堲者憎惡之也讒說者誣譖之言能殄人之善行震驚朕師讒說行則衆皆懼矣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命龍作納言之官也出納之間不實則讒說可乘間而入故以惟允訓戒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舜又繼命之也二十有二人者四岳一人禹稷

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謂之九官共十人并十二牧共二十二人曰天功者王者代天督人職曰天職位曰天位故其功亦曰天功也然其功之有無必久任而察之九年之後無功終身黜而不用之矣此所以賞罰明信而人莫不知畏慕也後世任人而不久責成太速賞罰又不足以勸懲其不及盛帝之治宜哉

分北三苗

苗民者頑不可教誨之人然舜則必有道以化之始者攝政之時則竄之於三危屏之於中國之外使不得敗吾民之俗今則又分而北之使不得相聚而為惡可化者作一處未化者作一處必皆化之而後已此所以後來收七旬之格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植之風聲成周化殷之頑民蓋亦如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史記舜之終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汨作九共槀飫蓋逸書名書既不存義不可强通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禹言六府三事養民之政而舜復美其功也所謂帝舜申之也自判陰陽以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穀又土之所生也以其養人故通謂之六府府聚也所以聚人者也六府出於天不能自為民利故必待聖人脩之如水必澄治火必新潔金必鎔範木必作棁土必耕墾穀必種穫而後可以為民利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則人君之事也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此正德也作為佃魚網罟宮室未耜杵臼等事以教民此利用也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者此厚生也三者不可闕一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惟和能如是則其功可歌詠矣雖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亦無以化天下故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庶天下皆率作而興事也而聖人之意亦豈徒賞罰而已哉優柔獎勵之心常行乎恩威予奪之外故又以九功之叙而可歌詠者

勸之使續此生生之意於無窮而勿至於壞蓋使民不倦之意也此禹平水土以後之事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蓋如此必欲帝舜彰此念於心無一息而忘養民之事焉是念也卽克艱之念也帝於是然其言而就贊美之且以起下章遜位之意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口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此帝舜遜禹以位而禹遜之皐陶也耄期倦于勤者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今在位又三十有三載蓋年九十有三將及百歲之時頗厭倦于勤勞也聖人未嘗有倦心也但志氣則常盛血氣則不能無衰耳禹惟勤而不怠故舜欲以遜之禹之不怠蓋亦克艱之念也帝以位遜之禹則不敢當謂己德無所能不爲民所歸依皐陶則能遠布其德德乃降下於民衆民皆懷愛之欲帝念之而以位遜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此四句舊說謂皐陶之用刑以上茲訓此人下茲訓此德言皐陶服念此人之罪則亦在此德諸家之說皆如此但上文不曾言用刑不應此處如此出四句且帝念哉之念與惟帝念功之念意皆一同皆以爲舜之念而中間念茲在茲之念乃以爲皐陶意念全然不貫兼之服念此人之罪卽是名言此人之罪縱釋此人之罪又不應如此重疊故此四句頗不易訓釋某聞之師曰四句非言皐陶之用刑念茲在茲者蓋皐陶有德帝當念之而遜以位無以易此人者帝如念之則亦在此人如釋而不念之則亦在此人

名言欲遜之則亦在此人實出命欲遜之則亦在此人縱橫上下則一皐陶也惟帝當念其功而遜之似此則文義皆順念字不作兩般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予于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過於罰而殺不辜不好生若過於賞而失常法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此帝舜因禹稱皐而就美其功而皐則復歸美於帝也非因禹之言又轉而遜皐陶特稱美之耳臨下之道惠乎煩而不能簡簡則易從御眾之道惠乎嚴而不能寬寬則得眾帝舜之治一簡易寬大而已至於罰弗及嗣至寧失不經則帝之厚賞薄罰忠厚之至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能全之耳聖人之心無非生意民感此意誰忍犯刑後世之君用法深刻賞寧輕而罰寧重者烏足以語聖人之治哉

初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以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觀知瑤之事而孟子之言益信瑤之賢於人者五而一不仁足以敗之甚矣才之不可恃而仁之不可無也初知宣子與趙簡子皆議立後趙簡子則捨伯魯而立襄子知宣子則捨知宵而立瑤趙襄子能以升鐸為晉陽用保障而不用蘭絲盡取民財如取蘭絲者謂之蘭絲不盡取民財而固結民心者謂之保障其仁如此豈瑤之不仁者所能敵哉不待三家共攻之時而勝負已決於此時矣左傳哀公末年載荀瑤伐鄭將門知伯謂趙襄子入之趙孟曰以能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趙孟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襄子由是基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傳之所謂貪愎即輔果之所謂不仁也左傳載之於終通鑑載之於始此以見通鑑之作上接左傳也雖然又有說焉聖朝得姓之初即此趙氏趙襄子不繭絲一念在當時自大夫為諸侯在後世聖子神孫遂有天下仁之功效如此矣藝祖皇帝紫雲樓之誓其仁愈克廣乎此宗社千萬世無疆之福也仁之一念願聖子神孫世守之

知伯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知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知伯之命必不長矣周

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知氏矣奈何獨以吾爲知氏之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任章之言此後世權謀相傾之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豈有是說哉無故而求地於人固知伯之貪慄無厭也與之地而張之使驕蹙之使亡任章之心亦不仁矣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夫子所定之周書無是語也嗚呼貪而復驕而輕使人得以術而傾已爲知伯者亦有以自取哉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故君子之學當以

懲忿窒慾爲先務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講義一　澗堂書院講書

周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此成周六鄉取士之法鄉老二鄉公一人則三公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六卿也興賢能之士而以三公六卿主之且又以賓之禮興之獻之於王則王拜而受登之於藏大寶王館之天府敬士之至也此周之士所以貴也然成周所興賢能必取其爲德行道藝之士德者六德也知仁聖義中和是也行者六行也孝友睦婣任恤是也藝者六藝也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言德言行言藝而獨不言道蓋六德六行六藝無往而非道而道則實貫乎三者之間也舊說謂德行爲賢道藝爲能此說非是德行爲賢藝爲能有此三者則道在其中矣賢者亦有道而能者亦有道道蓋無所不包若只以道與藝爲能則道之一字小矣

論語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道在先而後據德依仁游藝也此不以道言于首而言于中者正謂道行乎三者之中也古之賢能者必有德行道藝而後賓興之未先理會藝且要先理會德理會行理會道先本而後末也況所謂藝者又只是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非若後世之所謂文藝乎禮樂且以爲藝則古人之藝可知矣知者始條理之事聖者終條理之事仁是本乎天理之心義是裁制事物之宜忠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和即是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無非是學道是最緊要底

事成周之世司徒以此教民鄉大夫以此興民便是人人皆理會此道既有此六德然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婣於親戚任而信於朋友恤而感於鄉閭兼有此六行而後可以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藝猶論語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後世之士所尚者文詞所習者章句只是有古人六藝書之中一事耳所謂禮樂所謂射御所謂書數固已置之度外六藝且失其五而況六德六行哉間有天資暗合者僅能或孝友或睦婣或任恤耳知仁聖義忠和則本也此古之所以人人皆士君子而後世

之士不古若歟有志於道者可無意哉今歲又當科舉試士之年是月求賢之詔已下正是古人三年則大比之日賢師儒作成于上吾澗堂諸君仰挹三劉先生之風而學于此無非可以應賢能之選者願益用功於道用功於德行而後用功於藝可乎孟子曰仁義忠信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則棄其天爵矣滎陽朱夫子曰修天爵以要人爵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其惑又甚焉今科目所以求人爵者也盍亦脩其天爵可乎伊川程

夫子曰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又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則已明道程夫子亦曰惟能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然則誠心固可用於文章而舉業盡無妨於道學也賢守貳勤駕伊邇是卽鄉老鄉大夫之資興者在是矣願相與爲德行道藝之賢能以應之以無負作成之意

講義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謹其獨焉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

某聞諸先軒蔡先生曰顏子四勿之學謹獨之學也爲學之要莫大乎謹獨克己復禮爲仁此主夫至重之事而顏子請問其目夫子指其要處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句以此見其謹獨之學乃學者用力之至緊至切處也某時聞此言竦然領會因悟中庸率性修道非易能也而首章兩端必歸重於君子謹其獨大學正心誠意非細事也而誠意一章兩歸重於君子必謹其獨顏淵問仁一

段乃夫子傳授心法之精微大學中庸二書乃聖門教人爲學之要妙而旨意融貫如此學者不可不知所用其力也朱夫子曰獨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也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乃常情之所共忽苟於此隱微之際人欲一萌動乎其間不知警覺至於放肆則人心之危者愈危道心之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奪於人慾之私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卽所謂道卽所謂天理之公人皆有之苟無此仁是無此心非所以爲人矣故學者以求仁爲第一事求仁則是求其心也求其心是求其所以爲人

也人皆有此仁蔽於私慾則仁之本體若有虧欠然而本未嘗虧欠也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仁之本體全矣禮者天理之節文動合於禮卽天理之公也然而何以能復必克去己私則復何以能克必謹四勿於四非則克程先生曰非禮卽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去己私復歸於理方始是仁四勿者所以禁絶四非卽謹獨之學也非禮一念方萌于中卽己禁止而遏絶之非用功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乎人所不知若可以隱微言也而己則知之明白昭晰孰甚於此果隱而微乎抑見而顯乎於此之時操存不力放心一恣奔逸四出隱者見微者顯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人鮮克謹之惟顏子勇於任道聞夫子之言卽請事斯語平時用力專在乎此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者非知他人之不善也己之一念微有不善卽己知之旣知之卽絶之不復更見於言行此卽是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也非禮之視聽物誘自外而來非禮之言動情慾自內而出惟顏子先謹於視聽不惑於非禮則言動之間自能謹之不陷於非禮矣勿字是用力緊要字非不可有勿不可誣非纔

一萌卽以勿之一念制之天理勝而人慾泯矣非者卽是人心勿者卽是道心也人有非心邪念第患不能自覺旣能自覺卽當思所以制之成湯以禮制心亦不過如此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顏子有覺於非處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用力於勿處顏子工夫到此故聖人於易贊其不遠復於語稱其三月不違仁稱其不遷怒不貳過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一知字卽是覺卽是大學致知知至之知知者此心神明朱夫子所謂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此知而或不能

使之表裏洞然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强以
誠其意有不可得然則學者於念慮方萌之動人所
不知已所獨知之際必也眞知其孰爲善孰爲惡孰
爲禮孰爲非燦然明白然後禁絶其不善則意誠而
心正矣此程先生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之說也故曰
謹獨工夫乃學者用力之至緊至切處也人不知用
此工夫故其爲心出入而無鄉流蕩而忘返人所不
知己所獨知之地不知所謹至於爲惡之著人所共
知而己則不知其爲士也顚迷於姦聲亂色放曠於
博奕飮酒自以爲豪而不知人指目之爲不才子矣

其爲吏也白晝攫金掩耳盜鐘而謂他人爲不覺暮
夜受餽四知昭列而謂他人爲無知自以爲可以欺
人而不知人指目之爲狼籍人矣既是私意如何得
仁人之心不存則人之形徒具失其所以爲人此其
去禽獸不遠矣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
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數語如畫出一小人情狀
也與其作僞而勞且拙孰若作德而逸且休哉人所
知亦如此人不知亦如此內外洞貫隱顯如一工夫
至此打成一片本立效形又豈不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哉又豈不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哉又豈不篤敬而
天下平哉謹獨之驗如此謹獨卽是持敬聖賢立言
雖異爲旨則同敬者入道之門躋聖之級端正徑直
更無他歧自古至今由聖及賢莫不於此用力彼有
謂敬非聖門先務者是不知所用力也敬非所務不
知心何從而存性何從而養陸氏之學所以大異於
我文公者以此陸氏動曰只信此心而乃不以敬爲
存心之要直不可曉慈湖楊氏陸門高弟每疑夫子
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以爲大學非孔門之書殊不
知毋意是絶意之私誠意是存意之公意之私固不

可有意之公又豈可無以意之公者爲可無是惡非
禮而併與勿者去之矣可乎哉一超頓悟不用工夫
決無是理學者循序漸進但當學顏子之學顏子何
學不過自謹獨持敬始而已此某聞於蔡先生者願
與同舍之同志者共學以求仁焉判府寺丞旣新夫
子燕居之堂而於諸老先生從祀之中徹舊來陸氏
之像厥有深意故某旣敷述謹獨之說而末因及陸
氏之所以異於程朱二先生者而與同志正其指歸
是審進學之路頭也同志諸君其然之否

講義三　正誼書院訓學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

論語第一篇所記者多務本之意朱夫子所謂入道之門積德之基乃學者之先務有子者聖門高弟論語之書多成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故首篇卽以有子之言繼於夫子三言之後而孝悌爲人一事又學者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最急先務故又以有子此言先之其詔萬世寓有深意孝悌之心人皆有之乃本心中自有非外邊生來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皆自然而然所謂良能良知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已行乎其間蓋皆是自然底道理有天地卽有男女有男女卽有夫婦有夫婦卽有父子旣有父子則子受父母劬勞鞠育之恩而孝已在乎其中矣人旣有子非一子而止先生者爲兄後生者爲弟兄生在弟之先長者尊而幼者卑則弟之卑者必敬其兄之尊而悌已存乎其中矣又由此而分則父之兄弟爲伯叔伯叔則謂己爲姪己之兄弟爲己子之伯叔父之兄弟則又爲己子之伯祖叔祖由是分而爲再從三從由是別而爲大宗小宗有父則有母有夫則有婦而父族母族妻族皆由是而有而謂之三族九族矣九族卽三族合父族而論則原於一人之身合母族妻族而論則原於夫婦二人之身故一人之身散而爲千萬人之身則理一而分殊千萬人之身皆原於一人之身則分殊而理一但自陽變陰合以來鍾爲人物各下自有許多許多中自然有高有下故由是而有長幼長幼者父子之積也旣有一家之長幼則又散而爲千萬家之長幼有千萬家之長幼則不可無一人大爲之長者以治之使其下皆聽命焉由是而

有君臣君臣者又長幼之積也至於朋友則是自有長幼以來同門異戶自然有志相同而道相合者相與講明義理而朋友立焉故三綱五常非聖人强立之皆順天下自然之理也孝悌者不過一順而已孝悌兩字能盡其道便治得天下何也通天下皆有父子皆有兄弟皆有夫婦使天下之人家家子孝而父慈家家弟恭而兄友家家夫義而婦聽朋友者專只講明此理以明教詔則天下太平矣君臣之分萬世常定矣又豈待爲之君者威驅勢迫操刑罰法制以臨制天下而强天下以爲臣哉故孟子曰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皆知親其親皆知長其長天下豈有不平之理孟子教諸侯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又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孝悌兩字可敵堅甲利兵是豈小事蓋甲兵者主於爭而已其心未必順孝悌者以吾之順敵彼之爭爭者億萬人惟億萬心順者三千人惟一心也人徒見聖人說平天下在於治國治國在於齊家齊家在於修身修身在於正心正心在於誠意誠意在於致知致知在於格物平天下許大事却只

原頭如此甚小遂以爲聖人迂闊不切之談而言管商功利申韓刑名者往往相與笑之殊不知聖人乃是執要以御詳因心以爲教從聖人之言則天下自然順服從管商申韓等言則天下不過强服强服者豈能得其心服哉故强服者其勢則必爭爭則亂順服者其心必順順則治亂者以逆治者以順也夫聖人豈自修其身而不問他人之身修與不修自齊其家而不問他人之家齊與不齊哉自修其身所以使天下皆化而修其身自齊其家所以使天下皆化而齊其家一國之人皆身修而家齊則國治矣天下之人皆身修而家齊則天下治矣故聖人不求之國不求之天下只求之身與家家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自平矣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是理會修身事誠意正心要全此理格物致知要窮此理無非是理上推去也有子謂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亦正是此意程夫子曰孝悌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倫之事程夫子順德兩字說得極好孝悌是子愛其父弟愛其兄故謂之順德因人所固有亦謂之順德德順則無逆矣天下所以不治者只是民好作亂好作

亂者豈不是平日以下犯上之人敢於以下犯上豈不是平日不能孝悌之人惟其不知有父則不知有兄不知有父兄則不知有長上不知有長上則豈知有君不知有君則乖爭淩犯之習成寇攘姦宄之俗臧反逆篡弒之事兆矣不孝悌其原甚微縱而至於犯上極而至於作亂其禍甚大人可以不孝悌哉孝悌是爲人之本故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言孝悌乃是本君子專務爲此則本根既立而道自生孝悌是本仁是道故曰孝悌爲仁之本爲仁是爲仁者之事猶言行仁也程夫

子曰言行仁自孝悌而始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悌爲仁之本孝弟者乃爲仁之本非孝悌是仁之本也譬之造屋孝悌是箇屋基爲仁是後來就上面造屋儻若不先築基如何可以造屋孝悌之人姿質好胚璞正便做得求仁底事仁者天理之公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自吾親之愛推而至於無所不愛孝悌者愛親故爲仁之事從上面起去聖人又何以專教人以求仁哉蓋仁者吾性中之所固有也人不求吾之仁則是不識吾之性不識性安識心不識心終日猖狂妄動逆天悖理至於犯上作亂是去

禽獸不遠矣何以爲仁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謂仁者乃人之心體得此仁而後可以爲人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蓋天下之人皆同此性同此仁吾體得仁則可以爲天下人之長則是體仁不特可以爲人又可以長人也人爲天地之心盡得人道然後撐拄得天地故曰爲天地立心此是多少大事吾聖人教人只是從孝悌上起夫子又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孝悌謹信便要愛衆親仁愛衆即是要盡仁之用親仁即是要爲求仁之助聖人何嘗一語不教人求仁哉學者又豈可不以此爲第一事哉

講義四

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鄭人刺學校不修也學校不修雖上之人之過然亦下之學者自有以致之故詩中但責學者無一語爲上之人忽其曰青青子矜子佩者指學子之衣服而言也青東方木也木屬仁古之學者以求仁爲第

一事故入學之服皆服青青子矜青青子佩思學者相與服此矜帶此佩而游于是學之中也學校廢則不來游來歌矣故思之曰青青者子之矜也今不來游於是焉能無思乎故曰悠悠我心又相與責之曰縱我今不往子寧不繼此音響而來乎此朋友責善之語也謂我之不往固非矣子而來猶可以不使學校無人也而不嗣音可乎下章却只換韻意與上同末章則深譬責之矣挑達輕薄跳梁之貌城闕城門車馬往來之地紛華盛麗之衝也學者不在學校間則在城闕間矣此最害道雖聖門弟子如卜子夏

亦嘗從裏面打交滾來但是聖門弟子天理能勝人慾耳昔者子夏瘠而忽肥夫子怪之問其故子夏曰商入閭夫子之道而說出見紛華盛麗而喜二者交戰於胷中故瘠今則夫子之道勝故肥子夏當日豈不稍為紛華盛麗所惑但是又愛夫子之道故終於夫子之道勝人徒見子夏於肥之時方是夫子之道勝殊不知當其見紛華盛麗時與聞夫子之道時已有輕重淺深分數不同矣說字樂意深喜字樂意淺聞夫子之道即已深說見紛華盛麗處便只畧畧淺喜當受病時受得已輕故易於用藥也使當時見紛

華盛麗而說聞夫子之道但喜便不易勝矣然子夏尚有此病若顏子則全無此病食簞飲瓢一如列鼎玉食不知是簞瓢在陋巷如華屋雕墻不知是陋巷故人不堪其憂顏子便不改其樂不但是樂又乃朝斯夕斯更無改易非深有見於夫子之道一於天理而無人慾能若是乎然古人為學直是眞實更不作僞子夏見紛華盛麗而喜時直認是喜到不喜處眞箇不喜却非是如今人心中實愛紛華盛麗到口中又强言不愛也此子夏在聖門所以為篤實懸鶉百結而不憂處貧賤如富貴也學者直是要到此田地

鄭人責學者所以終以挑達城闕為戒也乎城闕紛華盛麗之地人所以愛之者只是見未破耳歌樓舞館撞鐘擊鼓秦娥趙女窈窕列肆雕車翠幰充塞道路忽來倏往驟有即無無非假僞腦弄之具無一毫眞實縱使人人留聰明於姦聲亂色放志意於浩歎狂歌連如是三朝五日不得息鼓舞之餘厭倦即生矣孰若閉卷有益日對聖賢稽有所得其味無窮乎惟是這處看不入所以愛那處儻於此有所得則回視紛華盛麗殆猶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豈足道哉若存心於此則大害於學方其學時

念念遊戲身雖學校心已城闕如此則於學問徒費日也故詩人深警之曰三日不見如三月今言三日不在學校而佻達城闕便如是三箇月不學然則三日縱放其心便用三箇月日工夫亦趕不上也前輩譬撐舟上灘着篙方撐不上忽鬆慢退下十數丈矣今人玩歲愒日嘗其所學無長進也又豈止不見一日如三月而已乎挑達兩字最學者所當戒佻達有輕薄之意學問決不是輕薄底做得故聖人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欲要有威儀欲要學得在已堅固須是於重字上着工夫重便是持敬輕便

是無敬心重則放心可收拾輕則心轉放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且首言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兩字此孟子緊切喚醒人處雞犬放失尚思求之心放不求是待此心不如雞犬也豈不哀哉講至此忽有一人問鄭亂世學校不修詩載在五公子爭以前至子產時相去已久何是時鄭人尚欲毀鄉校莫是學校不修之詩在欲毀鄉校後否曰非也不脩但是上之人不留意下之人不入學耳非謂即毀去學宮也然此亦是國之學也鄉校者周之時二十五家爲閭閭

有塾五百家爲遂遂有序二千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其時學遍天下鄉校蓋閭塾黨庠之類也國之學縱不修鄉之校却未廢迫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後子太叔欲毀之賴子產不肯曰使夫人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從之其所過者吾則改之是吾利也若之何毀之若非子產主張則亦毀之矣然鄭人亦有取毀之道聖人之教人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夫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非特包周身之防亦是重責己輕責人意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與其議執政之善否孰若察吾身之善否乎今之人但知說他人不是未嘗檢察自家不是此一失雖某亦有之因戒學者亦以自警

雪坡舍人集卷十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賦

秋懷賦

天時倏兮如流西杓揭兮復秋露零零兮蘿薜風嫋嫋兮梧楸草蛩凄兮夜弔夕陽亂兮蟬愁嗟物理兮若此焉人情兮銷憂想征夫兮天涯歲月悠兮未歸懷故鄉兮千里羌目斷兮魂飛悵思歸兮閨中罷膏沐兮飛蓬角枕粲兮衾爛耿獨夕兮誰同夕風起兮

凄凄瞻大火兮流西氓蚩蚩兮多寒歲無褐兮疇衣棗纍纍兮欲丹寒苦早兮陰山哨騎肥兮將馳兵何時兮戍閑節物驟兮駸駸日復日兮秋深幾何人兮悲秋羌獨集兮予心微無酒兮以遊酒莫銷兮此憂彼已子兮不知覆謂予兮何求嗟時事之日非暑已退兮寒凄嘉禽逝兮鶻擊蕙蘭摧兮蒿肥簷雨兮浪浪寐復寤兮宵長西風兮鴈行梗泛泛兮異鄉望家山兮飛雲明月思兮故人我不如兮季鷹思鱠魚兮羹蓴孰有山兮可耕孰有溪兮可釣願從子兮是間一登臨兮長嘯

蘭國賦　爲左氏作

孔素臣之苗裔兮厥鼻祖曰丘明謂蘭有國香兮載於傳感麟之經耳孫有味乎斯言兮爰嗜蘭以爲朋若靈均之在郢兮蛻眾濁而獨清夢天與已國兮以蘭而爲名其封疆雖不越夫九畹兮塞宇宙而皆馨試周遊其邑都兮芳菲菲其英英繚夫容以爲池兮扈江蘺以爲城建薜荔而爲門兮合百草使實庭蓀壁桂棟兮匊椒成堂辛夷爲楣兮蒻之爲房芷葺荷蓋兮橑之杜衡戶素枝而赤節兮家綠葉而紫莖天氣如春二月兮光風泛其載榮又如秋之云初兮露

瀼瀼兮朝零人好脩而信姱兮俗嚮清而湎汙久而不聞其香兮若居夫沅湘與澧浦荃爲之君兮蕙之爲妃杜若爲之大夫兮菊爲卿以相之君子眾芳之所萃兮紛揭車與留夷蕡菉葹不使盈室兮屏萸檓而不使充幃服蘭衽之芬菲兮結蘭佩之陸離焚蘭膏以爲炬兮蘭藉烝以爲靡啟蘭宮而擢秀兮闕蘭省以儲材演綸言於蘭坡兮萃緗帙於蘭臺士同心而如蘭兮斷金其利只化善人之蘭室兮無薰染乎鮑魚之肆芳草不爲蕭艾兮荃蕙不變而爲茅惟以蘭爲可恃兮匪薰蕕之混淆鼓蘭枻於江之湄兮擁

蘭旌而在郊朝馳馬於蘭上兮夕弭駕於蘭皋人間乃有斯國兮無一蔓之穢雜雖壤地之徧小兮可并包乎六合於茲焉且止息兮憺清興其安窮倏蘧蘧而形開兮乃得之於夢中寐既寤而復思兮欲彷彿其遺跡乃種蘭乎丘園兮重之郊圻之申畫遂開國於茲土兮奄其疆域加千本爲食邑兮餐風晨與露夕亂曰以蘭爲國兮蔓草必刪願移之吾國兮徧國中而皆蘭爲國之道兮種蘭乎觀

梅花賦

壬辰之冬雪霽寒麓有二嘉客訪我梅屋炙晴窗之

新暄酌瘿樽之清淥值余梅之暖吐巧裁鏤乎氷玉出臞僊於山澤揖處士於巖谷微風天落暗有清馥幽間淡雅照水橫竹客謂主人曰天英地華融爲百花或以香珍或以色姱觀其爭麗而奪秀蓋亦千芳而萬葩何吾子之皆不取而獨內交乎斯梅耶主人顧客而笑曰養竹于庭所以標醉吟之清滋蘭在畹所以風靈均之馨君子好恬而樂素不羨侈而慕榮桃李華而近浮松柏質而少文未若斯梅之爲物類於君子之爲人今夫異萬木而獨秀冠羣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眾萃而莫倫立清標而可即正玉色以無媚是即君子之容羌既溫而且厲寒風怒聲悄無落英嚴霜積雪敢與爭潔君子之節也瑤堦玉堂不增其芳竹籬茅舍不減其香君子之常也在物爲梅花在人爲君子皎茵璧之連接瑩壺氷其表裏既物我之通稱又焉得舍此而取彼茲予所以內交於斯梅而植之以爲庭實也方其林梢盡枯瓊蕚孤出霜風肅肅庭有愛日負朝暄于檻砌而繙玩乎書帙此時此花味我閑適又如殘雪在簷寒月侵室浮雲四卷天宇寥闃倚欄干而長嘯遇神人於姑射此時此花助我飄逸嗟吾屋之半間陋纔止於容膝惟

此花之清絕相娛笑以朝夕開醉襟于酒觴生妙墨于吟筆使予舍此而他好殆將喪志于玩物矣況夫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味可世資從古以來方將薦實於鼎鉉豈徒脫跡于塵埃彼百花之紛紛亦何有于我哉客聞此言色笑心悅挹清芬而度酒嚼瓊蕤而嚥雪醉相枕而不知同一夢於霜月

嫉蚊賦

顧余宅之近市兮既湫隘而囂塵值炎夏之蘊隆兮加倍蓰之惔焚夕余冀其小紓兮復擾予以聚蚊風箑倦于長驅兮煙烽煩于屢薰曾一寐之不遑兮羌

雜揉而紛紜予也中夜以興振臂拊髀而長嘆曰嗟哉黍民眇然汝形喙纖銳其鍼利翼浮儇而絮輕不爽處于高朗之區而潛伏于奧僻不顯行于大明之晝而竊出於昏冥大之不能如虎豹之怒以戕人之生也次之不能如蛇虺之螫以傷人之形也顧所求之幾何特血肉之微飽曾奚足以害人酉營營而至卯蓋類乎無所能之小人徒聚其力而爲君子之撓若乃熾日方夕餘暑未收體倦氣呀珠汗雨流欹枕風櫺庶幾少休乘日入而慝作大呼類而嘯儔閧焉如雷滃然如霧趨炎附熱蔽牖蒙戶忍長日之枵腹

謀一食于向暮遇裸裎而不爲浼吮痂癬而不爲汙陰肆毒而中傷慘有甚于膚愬方睡睫之欲交忽奮拍而驚寤左方驅而又集東忽散而西聚盈耳根而鼓譟藹萬口之和附羣攻競齧多不知數飢無所擇飽不能去纍纍紅粒滿壁羅布襁童驚泣竈婦瞋怒呼燈就爇隨觸隨仆曾不爲之加少羌難得而驅捕受其患者居多極人情之同惡爾其風榭豪室冰館貴家簟紋凝水厨幕護紗無纖隙之可入雖一喙而莫加何蓽門而陋巷爭鼓吻而搖牙彼蟲類之齧人固有蚤而有蝨或傍緣而肆侵或跳梁而逞黠然皆緘口無聲潛伺竊發獨爾蚊之可憎蓊喧譟而强聒如自鳴其得志曾不思其苟活此其爲患之最深而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予又重哀之曰嗟嗟汝蚊何役役兮形則微眇志洩洩兮乘時炎熱投間隙兮晝伏夜動謀血食兮羣聚戍雷聒終夕兮維爾之故不能息兮欲粉汝形特一摑兮煙烽火燧矧可炙兮仁心愛物微亦惻兮汝寧擾我不汝敵兮物盛必衰不可極兮今勢雖張後則衰歇兮秋風掃除影滅跡絕兮

戰蟻賦

蟻之有生微軀眇形穴居蠕動爲蟲之靈禮克辨於

尊卑智能卜乎晦明羣慕羶而沓集各銜粒而經營語其義則感恩而穴犴言其勇則萃力而制鯨合庶彙以槩觀亦有能之可稱何弗安乎性分乃從事于戰爭若乃柱礎潤流濃雲鬱興潢潦慮及坵垤思升授兵於雷雨之堂整旅於檀蘿之國列行伍而序進勢有類于征役數越千萬隊分什伯黍民肆騰翥之勇元駒逞奔驟之力初曼衍乎墻隅旋圍繞乎砌側登爽塏以屯集養鋒銳而待敵緣堦歷坎負塊依石若創營而立壁也交持競齧以力相格若陷陣而縱擊也弱者散驚强者攻克若追奔而逐北也利吻如

鉗各啣所獲若獻俘而斬馘也方且圍戶之前入冗之隙軍扳熾而漢勝師館穀而晉食窮沙礫之樓觀空羶穢之儲積乃整眾而還歸類志滿而意得一寓目而觀戲三重爲之太息使殷師聞之必以爲牛鬬之可駭而蒙莊覩此豈獨哀蝸戰之不釋耶嗟夫大模既分百僞斯勤逐利隨欲鬬智角勇弱役於强寡奪於眾迭相憑陵日鬬而鬩雖以蟻之至眇亦紛拏而總總又孰知夫擾擾之無益而南柯之爲夢耶是不獨蟻之爲然也天下之區區何以異於蟻穴之微人心之好競何以異於羣蟻之知相古先民鞠旅陳

師蓋欲戢乎暴亂非樂殺於兵威奈世道之日遷異往聖之所爲韓白騁其巧孫吳奮其奇驅萬姓于鋒鏑爭一戰之雄雌竭民膏于中國要邊功于外夷財力既凋憂患乃隨鑒在邇而弗悟轍既覆而尚追安知教修而崇服德敷而苗歸蓋亦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宜堂賦爲張倅作

魯丘稱好賢之詩兮曰如鄭之緇衣惟周司徒之善於職兮國人美之而曰宜適子館而授粲兮衣苟敝而又改爲邊干載而誰嗣兮乃復見于此時粤高安之勝區俗清嬴而易化乃以從遊赤松之僊人而爲平分虱月之別鵲居無何而政成思欲樂其閑暇爰啟新堂以宜字之甥椽筆而成記發江山之潛輝有麗者眉左扶右携來觀厥成載笑載怡私問于公之客曰宜堂之名何居其此堂之宜我公乎抑我公之宜此堂乎顧天衢之方亨兮展驥足于千里決非如休亭主人所謂之三宜也又非如竹樓使君所記之六宜也以宜字堂厥有其義客如知之願爲父老言公之意客曰叟不讀公之記乎公之意在于爾民而樂事其寓也故其爲堂也不雕其楹不峻其宇席可

函丈室如環堵寓意于鼓琴奕碁之間而意不在于樽俎托興于賦詩吟嘯之時而興不在于歌舞故能無所往而不宜而斯堂也亦貢宜行樂之所是故煙晴景明花菲柳榮則宜于春萃陰鬱蒼冰壺晝凉則宜于夏風露鮮霽則宜于秋之晨雪月爭清則宜于冬之夜焚香讀易則宜于自公之餘品茶評詩則宜于對客之暇頌聲溢清水之庭訴牒稀徹棠之舍此宜堂之無所不宜者也況夫鄰碧落之洞天對蓬萊之絶頂荷山自獻其萬狀錦江橫陳乎于頃揖安期于九霄吸流霞之八景宜駕氣而馭風而游于方壺

圓嶠之境又不特製茜酋于劒池酌清泠于丹井也宜之義大矣哉孰爲之宜蓋有其故鈴閣無有蟹之嫌寮幕深詠魚之趣全芒刃于解牛微捷徑之窘步此堂之所以爲宜而斯名之所以無負也言未已爻老欣然而笑曰宜之義知之矣而斯堂則豈公之所宜乎我聞佩倭花吟紫薇時則有白玉之堂列三槐植九棘時則有中書之堂公之所宜蓋宜于此而豈止宜于分雌堂之半席乎客以爲然遂從而歌之歌曰公作新堂是名以宜可以飲酒兮可以賦詩攬風月兮無邊樂朝暮兮四時身軒冕兮志丘壑匪堂之

樂兮樂民之樂時和歲豐兮民物阜康公領嘉客兮來宴斯堂撞鐘兮擊鼓鼓咽咽兮醉言舞祝公眉壽兮俾熾而昌公宜天下兮豈止宜于此邦抑公之宜兮奚堂之居匪槐堂之位則玉堂之廬

雪坡舍人集卷十

雪坡舍人集卷十一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詩

春日即事

梁燕無聲半掩關晝長人靜覺春閑閑中却有農歌起聲在晴煙綠處山

花下聞鶯

吹花不起午風輕懶絮閒絲颺暖晴詩料滿前收不盡海棠花下又聞鶯

催海棠二首

燕子嗃春已幾時嫣然未見茜紅枝天開錦幄烘晴晝着力東風一夜吹

把酒叮嚀屬海棠睡紅何似未曾粧不嫌老杜吟無句定爲淵材恨少香

海棠一夜爲風吹盡三首

翠的紅嬌得幾時不甘飛動雪臙脂問天借醒書窗眼爲報東風且慢吹

不作天開錦幄紅却成急雪舞回風多應欲襯吟春步綉出香裀展逕中

海棠自是百花仙霞袂霓裳下九天昨夜詔歸紅玉闕但留翠幄鎖晴煙

海棠落盡葉間猶見數花

狼藉吹花一夜風錦裀織就錦機空葉間尚有餘春在深處嬌藏四五紅

花障

綠外穠黃白外紅一屏香錦立春風天眞步障豪難敵借與王家賽石崇

綠陰

紅滿芳蹊綠滿叢未須惆悵怨東風綠陰正耐經秋看不比花纔十日紅

晝步江村

碧空一片水雲飛竹裏人家午唱鷄江路雨晴芳草潤杖藜行遍水東西

山中

俯掬清泉漱齒牙仰看白日照山花山中閑趣誰能會更過僧房話午茶

豫章道間

平疇雨過稻花香草木風前舞翠光天意知儂今日出先期一夕薦新涼

書塔浦橋壁

密邇松楸彩霧開卧龍行矣起春雷大揮椽筆剛題柱即日高車駟馬來

題桂籍

年來文物盛江西捷幟聯翩報錦溪好把香名題此籍此題已兆杏園題

廷唱日待漏麗正門

毓稜片月影將西鵲立宮門待啟扉騎馬似龍旗似雨不知誰是狀元歸

鏡齋相士求詩二首

鵲袍待對滿京華剛許癯儒作探花性淡不知花可探班頭獨立紫宸衙

人間鏡是無心物物到皆知醜與妍欲得一雙如鏡眼中書堂裏坐搜賢

贈賈相士

相見湖山記昔年吟肩坐聳聽寒猿祇今面目何能改剛被人呼作狀元

謝田賢良送蓮藕

京陌塵埃渴肺腸藕蓮分惠帶湖香羨君一葉穿花底醉吸荷筩月露涼

游湖

雲錦香中着艇撐煙霞高處步筇登寺逢好處都遊遍身似西湖過夏僧

玉井亭觀蓮

幾隊紅粧擁蓋青凌波僊子立娉婷晚涼孤坐香風裏如在西湖四望亭

題江山風月樓三首

明月清風不用錢謫僊吟思浩無邊此清若也錢能買金谷人須勝謫僊

江上清風月在山葉舟赤壁蚬塵寰坡僊心事君知否不取一毫天地間

風月江山自四時个中誰識活天機會渠結峙融流意方解吟光弄霽歸

題梅谷詩藁

不與春風落世間萬山明月雪漫漫谷中更有人如玉招隱不來清夢寒

丙辰冬和樂魁聲道四詩

蘭芷儀思未敢言美芹良欲獻君尊八珍側畔堪容得虎豹猖猖踞九閽

白柄長鑱曉入山欲尋黃獨駐君顏雲深路晦來風

雨惆悵空携竹筍還
龍堂魚屋悵忘歸桂楫荃橈蓋九芝望斷碧雲天愈
遠美人南浦竟安之
時節驚人欲折心空堦片葉又秋侵燕歸鴈止潭閉
事只恐山寒雨雪深
雪中雪坡十憶
近水新栽數本梅而今雪裏想齊開只愁夜後花幽
獨誰與携笻踏月來
此君應似舊平安瘦節森然最耐寒萬葉瓊瑤光照
眼夢披鶴氅倚欄干

磲砢擎雲十丈松冰髯不剪照瓏鬆曉窗明眼山前
雪猶似巡簷看玉龍
對床風雨飽曾聽聽雪敲窗更自清舊日擁爐聯句
樂而今欹枕打篷聲
近郊勝處小雲居一水如龍湊佛廬長記釣簑披雪
去磚爐温酒煮溪魚
倚空銀管立嵯峨看雪須登翠堵坡一覽瓊田三萬
頃分明掌上見山河
氷襟玉抱幾交遊儘自風流勝子猷有興可乘應不
盡定無門外便回舟
萬箇琅玕遶舍青風聲相和讀書聲蛛絲近日應侵
几孤負虛窗照雪明
帳睾銷金舊党家未知清處在煎茶便應歸去燒松
葉細碾旗槍煮雪花
欲折梅花寄故人驛無來使草成茵輕風細雨分寒
暖已是江南數日春
題雲窗
詩材無限思無窮斂在唐人四句中參透此關猶細
事作詩知道始爲工
贈畫師二首

虎頭筆法得來親佳士相逢必寫眞今代英雄良不
少未知誰可繪麒麟
胷藏天巧錦雲梭萬象都收入網羅只作蟲魚非磊
落安排手筆寫山河
贈石工二首
削玉裁成巧自然雲根水骨更無堅不知可助媧皇
否補取人間缺處天
禹世龍門巧鑿人傳來心法妙通神倩渠斲取擎天
柱撑拄明堂億萬春
章釣仙吹鐵笛善醫眼與齒相說法尤高

穿雲裂石笛聲秋與在江湖一釣舟貫柳無魚囊有藥直鈎應是太公鈎

嚴於治齒要如軍治眼當如愛護民此術儘堪爲世用鈎魚船上豈無人

眼眵書册隱廬蝸健論誰聽落齒牙說起元龍湖海志扁舟又欲出蘆花

贈吳相士二首

不分麈頭愛虎頭世間能有幾封侯何如靜去修天爵此貴人人可得求

盡道狐裘勝縕袍誰知富貴只鴻毛急流若使眞能退不作神仙更自高

贈高眼陳相士并序

天下有兩等眼一俗眼一具眼具眼識人於未遇方窮而知其達俗眼窮則毀之達則譽之者也豈惟世人凡以卜相名號爲能知人者其眼亦往往而俗窮也則曰子未可問舉第既達則曰吾嘗許其舉許其第窮達各一舌是何號爲知人者亦若是邪獨陳高眼者則不然方丙午秋榜將揭高眼謂予曰子虧籌可惜予時頗忿其言越明日榜揭予與胡英甫皆自正榜出而亞方驚異其虧籌之言有詩遺之已酉其說復爾亦驗今秋高眼至予迎謂之曰予今無功名妄想矣子非再來以虧籌相語乎偕坐而笑高眼睥睨良久謂予曰子今雖不虧然亦虧舉首矣今年春秋作解頭吾已屬之化人子當詩賦薦予亦未甚信其語越旬日榜揭予春秋卷果失利僅以詞賦爲第二解頭春秋則予畏友胡李弦也夫許人薦易許以某經薦難乃果如其言豈其嘗以舉首許李弦故不復可以誤我姑以詞賦薦許之遂幸中耶抑眞有所見耶然以丙午己酉之言驗之則眞有所見亦若可信高

眼言既驗復來索詩予問其丙午之詩安在則壞燭于舊笥間久矣不復有矣窮則棄其詩達則復索其詩高眼亦轉而俗眼耶予所喜者不喜高眼今日誚我之言獨喜高眼前日不誚我之言予之心無窮達高眼之眼不當有窮達然後高眼益高而俗眼自俗予不復作詩恐他日復爲所棄高眼曰子明年且上第他日見吾將以錦軸裝詩進矣予笑曰世間有是人耶眼雖不低俗不可醫乃賦吾庭前之梅以清其俗詩曰

請君着眼相吾梅自是羣芳合逊魁但有一般難相

處玉堂也似竹籬開

再贈癸丑十月

黃金在手亦能揮爭奈無錢自忍飢未得酬君錢百萬且先持此一篇詩

高眼執去秋筆帖來取相錢驗之是醉狂時所書高眼之言則驗矣予一窮入髓安得有錢百萬以償相債耶輒效顧虎頭施財例以詩予之諺云一字值千金一金漢法一斤金也此詩二十八字是亦二十八千金矣高眼笑曰其如字不堪貧何

贈尋賢相士

三載須尋一狀元難尋邯是狀元賢近時橫浦梅溪老方是人中第一仙

殿直求賦狀元遊六街詩

玉絲鞭裊散天香十里欄干簇豔粧但念君恩思報稱懶騎驕馬過平康

離京留題蔣店

閶門傳旨放朝參歸覲親庭聽整驂葵藿丹心猶戀戀五雲線繞望宮南

瓊瑤爲室玉爲臺隔岸羣花照水開莫道此樓容易上天香曾到此中來

宿珠橋見龍上天

升天舊說有神龍今覩蜿蜒在日中莫道已騰霄漢了願施霖雨作年豐

贈李樞幹三首

身方否極當如泰命到通時亦似窮此事總皆由自己算來都不屬天工

盡道掄魁世所榮誰知須要似王曾鳳池身到渾閑事如董如何豈足稱

富貴功名不足誇肯將一第博榮華春分正欲均天下何必長安看盡花

贈達齋術士二首

昔年袠牖讀書時誰許蟾宮第一枝今日誤恩纔入手便來爭說鳳凰池

鳳凰池上亦何榮道義曾知有利名達則春風天下共窮時曉雨隴頭耕

贈呂南叔談命二首

開口談天數似麻向人諂笑詫榮華惟君說命能窮理說到精微別一家

龍首皆求到鳳池此心只爲利名馳吾儕所志惟天曾厚祿高官總不知

再贈尋賢相士二首

逢人說相不求錢春色湖邊一醉顛眼法自高人幾看不尋富貴只尋賢

姦蔡邪丁兩貴臣目光不瞬漫精神相師若有尋賢眼莫看包羞祿位人

再贈陳高眼二首

高眼先生本姓陳閱人多矣妙通神地爐傳得麻衣法恐是希夷身後身

狀元出應河連識人說先生相法眞更有河連丞相出不知高眼屬何人

贈蔣儒宗算星辰

看破浮榮醉色醒如貪青紫豈明經只煩君把天機泄四海如今幾福星

贈張山人談命

等閑客裏捧茶甌說到人間第一流把上遺編今在否異時來問赤松遊

贈古鑑相士

以古爲名便異今況能有鑑照人心舊聞古鑑知與替借與清朝獻六箴

贈趙碧眼相士

李白唐宗英也能識郭汾陽今趙明叔亦天姓乃能知斛峯李先生先生當世第一流人物也能知之賢於識汾陽矣敢借斛峯先生韻送之

拂袖蓬萊羣玉峯伊人不可遡游蹤煩君喚起山中睡爲說蒼生渴雨龍

贈天台相士

龍榜鳳池俱細事十年身到待何如問天乞取百年活圖得山中飽讀書

贈鄒相士三首

浩蕩狂風聿雨霾燥田渴雨欲生埃煩君爲覓爲霖手傾倒天瓢澤九垓

玉帳元戎過福州誰擔此擔向邊頭中宵欹枕難成寐底道儂無隔夜愁

人生有子萬事足不問官稱有與無老子希文何事好踏渠腳步得堯夫

雪坡舍人集卷十二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詩

題小西湖

主人胸次一西湖新展蘇堤小畫圖待種梅花三百本請君雪裏訪林逋

再題小西湖和張琦韻

閣前自倚竹扶疎梅似逋仙柳似蘇待向山椒結茅屋更添偉觀占江湖

深深晴日漲湖煙開着蓬牕飽看蓮只怕客來童放鶴又催花裏棹歸船

記得臨風玉樹前聽詩長愛思飄然肯來重結鷗盟否新有湖亭八九椽

題惠政橋

生愁杜宇叫津橋叫入南人贊貶朝安得砥流如此石康衢日日聽童謠

題藍橋

芝堂自瑞天朝宋竹郡久更江左唐顧似誠齋詩句說朝京舊路再筠陽

題長沙鋪

君向長沙驛舍來驚心此路想遲回漢庭賈傅曾還否風撼空山葉欲堆

題左國寶後村

桃李隔牆花滿園卯君曾此賦東軒祇今左氏莊如許恰在東軒近後村

題胡景顏雙清堂

盤桓松菊陶元亮俯仰山泉白樂天長謂若人無復有後身却在石溪邊

題靈溪道傍水閣

一碧無波淡淺溪釣舟已槳打魚歸碧山黃葉排如陣中有鳴鷗白鷺飛

題崔莊庵壁

碧潭兒說有龍蟠萬里滄溟氣欲吞此去風雷轟蟄起大施霖雨需乾坤

筆峯秀聳帶溪榮人傑當知自此生說與山靈須借助從今姓字達天京

題月巖

巖影嵌空月欲圓天風吹動碧雲端到天一半已如許眞到廣寒應更寒

題松風閣

萬松排立撐雲表虛籟生風秋月皎了翁安在不可呼雪鶴飄然下林杪

題鵲巢寺

脩竹蕭森影過牆履聲寂不響回廊道人獨坐清無對飽殺薰風一味涼

孤山納涼

雙鷺窺荷弄水香一蟬嘶柳送斜陽京華涼處惟湖上更有孤山第一涼

遊冷泉亭宿四聖觀

晝日追涼到冷泉晚風呼酒醉湖邊醉中興懶休歸去試叩丹房借榻眠

題四聖觀小蓬萊

湖光平接碧天開浮世笙歌下往來箇是蓬萊眞絕頂如何只道小蓬萊

四望亭觀荷花

面面湖光面面風可人最是白芙蓉分明飛下雙雙鷺纔到花邊不見蹤

孤山閒木犀

湖面清風拂酒盃異香一片自天來明知不是荷花了金粟漫山昨夜開

木犀

絲絲朝雨濕窗紗薄日疎雲弄霽華可是都城秋事早新涼更有木犀花

賣花擔上買秋光分貯冰壺沁曉涼滴取露珠供硯水筆頭已覺帶天香

蜜餅對貯碧金叢萬斛香藏一粟中侵曉起乘清馥滿夜來眞睡廣寒宮

芙蓉

水芙蓉了木芙蓉湖上花無一日空卷卻水天雲錦

畝又開步障夾堤紅

遊下竺園

穿洞扳巖日幾回瘦笻欲去復徘徊園丁亦怪經行數笑道今朝官又來

九月十日晴

簷雨窓風隔夜秋曉看天宇忽雲收菊花尚在仍佳節未必今朝蝶已愁

九月十三日飲湖上

閉門十日厭塵埃纔見湖光眼便開最愛平堤楊柳外幾舟撐去幾撐來

別西湖

別丁東坡更樂天重來薦菊又明年欲行且止眞難去再泛西湖半日舟

漸是梅花雪片時鴈書底苦趣歸期雖然未賞西湖雪猶及梅花第一枝

道中即事

路盤山行崖插天儂行山頭下有船逆船上遲步行速舟人指儂誇爲仙

霧氣浮濛水氣蒸上與寒日爭昏明江心有船不可見惟聞咿啞搖櫓聲

霜融霧消又作晴四山日氣烘春明黃葉如金紅如錦枯梢無葉更覺清

心馳家山恨不飛兩句欲作一日歸征衫尙絺未足苦天寒親老未授衣

蕎麥花開如雪鋪新霜寒早半欲枯故山今年熟此否讀書夜饑需餅爐

誰家玉雪花嬌兒頓足嬉笑牽爺衣韓家阿拏今已矣有誰門前迎我歸

天晴日短亦覺長客行一日兩舍强道傍蕭蕭木葉下天風又辦明朝霜

橘纍金印楓錦衣夾路相照生光輝我非買臣與季子但有菊佩芳菲菲

我亦欲懷三赤珠陸郎有母槩獨無治生復無人諫止亦豈能有千頭奴

怪梅蟠屈如龍蛇小紅如粒欲作花雪坡一株恰如此歸歟月明看橫斜

道傍紡女

道傍女子雙髻鴉兩足如雪踏紡車村莊人家只如此齊宮步步生蓮花

贈陸伯容

掛琴無壁一長吁可是儒冠竟誤儒好把清波回涸轍莫教白眼哭窮途

陳明卿覓瓦蓋屋

玉川幸有數間屋子美怕卷三重茅爲君覓費易陶瓦夜窗寫詩聽雨敲

早起觀雨餘蛛網

嫩涼催讀矮窗書晚色初分恰雨餘莫笑頹簷無活計四邊寶網掛眞珠

七夕分韻得絲字

柳子中庭乞巧時始知抱拙不汙卑向令早似愚溪

日未必緇塵涅素絲

題蜀江觀

漢中元元年光武中興三十有四年也是夏洛陽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自建武數至中元三十二年然光武興於更始元年尚有二年也寶祐丁巳上卽位亦三十四年矣瑞蜀江觀靈泉復湧功與漢泉等先是淳熙十二年曾湧觀以是建今復湧是吾君聖德昭夫漏泉軼漢光規孝祖也不然何此瑞復見瑞之陽乎維時先臣某嘗歌詠之矣某不肖逢今昌運詎敢默然謹拜首稽首而作詩

光武中興三十年愈民痼疾發靈泉吾皇何止如光武瑞井宜通瑞錦邊

孝祖淳熙極盛時此泉曾發蜀江湄繡衣酷吏雖湮塞難掩公朝賜石碑

飛昇千載許旌陽一念吾民尚未忘循吏儻憐民疾苦開泉療疾又何妨

幸喜甘霖做歲豐靈泉又奏濟人功但令姦猾銷聲好莫禁民躋壽域中

題嚴子陵釣臺

倡明節義有夷齊釣渭鷹揚可太師西漢頹波無砥柱先生只合一綸絲

扁舟誰不過嚴灘喚醒貪夫醉夢寒名教扶持眞百世豈徒當代懾曹瞞

封了全燕不復臣友朋從此廢天倫子陵不爲光皇屈要識君王有故人

懷仁輔義戒阿諛萬古先生兩句書長往不來安有此始知王佐在樵漁

除夕前一日湖中望西山有感

西山青處近家鄉先世衣冠正此藏明日千門俱祀歲墳前誰拜一爐香

思江南筍蕨

先生亟去理山齋筍蕨春甜味正佳一夜東風催變綠筍吹成竹蕨成柴

贈陳龍湖

蜿蜒寒碧捲深清一酒甘霖澤萬生此際莫驚蟠蟄好近冬時節不妨晴

題王昭君

謝邸君恩入塞塵宮花從此不能春丹青莫恨毛延壽畫工敬先爲作俑人

送周縣尉卿月滿秩歸

清浮寒露在冰壺一節三年更不渝莫道來時琴鶴
在而今琴鶴一齊無
采棒年來可怕人先生一念只慈仁吏奸邪立晴冰
曉民瘼皆甦化日春
鄉戶生愁役破家貝田助義息紛譁從今閭里皆安
業男課犁鋤女績麻
自古高安欠學宮新庠贊立竟誰功青青子佩爭絃
誦總在先生化育中
方今天下少眞廉廉有如公豈暫淹見說東皇思栢
用姓名已向玉瓶拈

送京學林申甫

京學林申甫余舊同舍生也庸齋先生趙端明嘗
爲書小隱萱堂四大字申甫復欲余書既有先生
銀鈎鐵畫在前後學不敢僭也姑各賦之詩
林飛倦翼已知還小隱何妨且住山未始便爲長往
計回頭魏闕五雲間右小隱
萱草忘憂底解忘慈親鶴髮坐高堂羨君有此忘憂
得如我添憂萬斛强右萱堂

送歐陽應夔

瓏岡六一先生鄉也舊有祠中廢弗葺應夔請于
郡與之是可嘉尙索詩爲賦
祠宇重修復舊觀喜知家世永厥寒祇今陛下如仁
祖安得先生作諫官

寄題章貢劉氏麗曉樓

玉虹翠浪雪堂詩底事山光曉獨奇看取陰雲都捲
處直須天下大明時

題梅莊郭成甫瘦吟帙

倚着梅花讀瘦吟氷章雪句照人心未應只爲吟詩
瘦且占春風笑上林
梅似臞僊瘦似詩清寒直欲不勝衣吟成雪裏調羹
句此句却令天下肥

小蔣店題壁用趙信國韻

雲腳崢嶸日欲西釣舟箇箇泊前溪客窗不寐君知
否枝上飢烏夜夜啼
踏梅聊爾過江西月裏漁竿冷插溪料想故園春事
好亂花深處聽鶯啼

菊節宿白沙次友人韻

野市難爲側帽紗家山猶遠雪鷗沙退之尙有衣堪
準悔不留君醉菊花

贈李森樸頭

冠幘非古也然所以莊其首則亦古意京師工此
製者甚多獨眞李官人爲第一求詩爲賦之
如龍驕馬出東華競指橫烏席帽遮盡道李家模樣
巧最宜頭上帶宮花

贈施大夫履鞋

漏院穿霜聽徹更催班影踏禁花行不須更待尙書
諫聽履先知有直聲

贈劉仲圭占牌

書銜莫羨一條氷美職高官不足稱何似只存天爵
貴令名長與日俱昇

天巧都存篆刻中得君刀筆卽榮通鳳池誰信曾三
入闕吏猶猜八十翁

張道夫惠大小硯五走筆戲謝

蛾眉五硯列窗前漬墨磨丹總可憐試向鴛鴦主人
問大鬟何似小鬟妍

贈數上人遊五山

拄杖挑雲過五山無心出岫倦飛還參禪奚用多行
腳道在如如不動間

贈衲上人石窗

八窗本體白玲瓏鑿石爲明更不同折莫獼猴常應
外直須蟾月鎭當中

寄感山二詩僧

到感山尋雪山樵詩僧不遇寄以詩又入旃檀寮
中見几上有江南麥詩問誰作乃有如是佳句眾
以眞半顚對問居何地則云南峯王月莊云是嘗
嘗見余說詩者雖未識亦合寄以詩

欲聽茶鼎轉風松底事雲房白晝封應在山中採樵
去雲深何處問行蹤

右寄雪樵

讀君桑葦疎籬句知得猶存用世心拄杖借將來解

虎不須堅卧白雲深

右寄半顚

江南麥詩欲改一字謾錄于後

江南麥似草離離馬負青隔岸嘶驚得村翁無
計較旋樵桑葦縛疎籬元本是多計較今改作無
字覺尤有味顚以爲如何

贈僧雪翁

雪翁來覓雪坡詩水雪相看太絕奇一片紅爐參徹
了梅花香透玉橫枝

丙辰祇召入京道信州題一杯亭

山行願覺興悠哉到此何妨更一杯爛醉不須愁世

事明朝醉醒又愁來趙福王飲一杯于此

南臺福王所建

一片荒碑立翠苔空餘基址鬱崔嵬此臺酒廢渾閑事山北如今未有萊

跨鶴臺唐時有仙人于此跨鶴升天

仙人白日上青冥鶴去臺空喚不應千載令威歸得否雪堂有客夢如氷

寄題茶山汪玉山爲大壯後從曾茶山學于此

文獻風流想故家玉川室遠已人遐何時細賞文清竹與客同煎陸羽茶文清公有手植竹在

題祥符寺鍾樓前有古木可三百年

山在雲間幾上梯最高緣有福王祠尚怜不及樓前木得見祥符極盛時

贈長老洪野衲

舉目茫茫宇宙間畏塗險甚太行山饑湯隨地無氷處只有僧廬野衲閑

洪長老惠藤杖

高僧挑月一枝藤惠我登山脚便輕濕洞風塵豺虎惡從今險路穩支撐

泖江買魚不得詢之則前此多爲官船所强取故有亦言無因成三絶

江行安可食無魚問着笭箵總道虛底事官船渠不賣從來汚吏喜侵漁

分明翠籠掩金鱗鼓枻飄飄不可親底事官船渠不賣官人不是愛魚人

人間到處有魚羹我亦扁舟柳下橫一任官船渠不賣歸歟鱠玉膏深錟

過麻子湖遇逆風有作

我自甘心欲背時舟行一任逆風吹去帆今日誇輕捷只恐前灘也怨遲

自喜扁舟載月明涉湖底事不宜輕浪痕深沒風仍順今日天公亦世情時見有自吾州解官歸者數船滿載且遇順風來去船皆欲便風天心豈解雨相從儂帆一順渠應怨不若從渠且苦儂

茲行已誤出山來得就蓴鱸亦快哉造物莫嫌歸未是故教風力倒吹回

世道如斯決意歸此心不怕入風吹吾生忠信無休日天下風波有定時時丙辰十二月

次鄒希賢買魚不得三首衍爲漁翁問答六詩

問漁翁

撥刺金鱗競躍淵決非明月載空船有魚不供行人
買莫是漁翁不愛錢

漁翁答

游魚驚餌總沉淵一任攜竿晚立船今世有錢人總
愛漁翁豈獨不貪錢

再問

魚器如何盡擁虛未應寒鼠總依蒲終朝竟夕澤無
得莫是君鈎太直無

漁翁答

渺渺澄江淇碧虛風帆一幅掛輕蒲吾鈎豈直魚鰕
設人鈎文王未解無柳文一鈎易得文王

漁翁問

見說京糧舊日簪學將湖舫入江撐而今歸去應無
事蘆筍蒿芽錦鱠羹

答漁翁

茅屋無金可滿籯湖邊小艇却堪撐縱無介甫魚羹
飯也學東坡飽菜羹

和陳和卿四絕

絕交久是孔方兄賒得村醪小欵迎君豈眞無食肉
相夜來蔬筍太憎清

梁燕無聲晝掩扃若爲消此畫堂清急呼煮句陳無
已莫撚吟髭且一枰

蚤裏溪人又饋魚未容歸興動尊鱸秪今更辦間蔬
供君若來遲釜恐無

空齋長夏永如年鶯囀林陰鷺水田只好更尋棊一
局莫孤花影午時天

和龔宗諭五絕

多少搶魁豈獨今道心誰勝利名心只知晁董前頭
立何似周程樂處尋

吾儕從仕爲家邦豈羨科名世少雙激浪須看歸柱
立犯顏安可畏郎撞

學不求名況爲官官甜初不似儒酸無能富貴都磨
滅眞作浮雲一樣看

聞僅二知雖賜也道傳一貫必參乎己私克盡融天
理表裏通明月在壺

名下誰知不可居誨言終日及三隅愛人以德今忠
獻莫道前賢久已無

勸學示子元夫

事業功名在讀書聖賢妙處着工夫區區只爲潭潭
府不敢如韓訓阿符

奕棋有感

奕秋鴻鵠未須驚一着才差敗一枰不信但來茅屋裏紙碁盤上看輸贏

己未秋抄虜騎雲擾　聖主神斷斥逐元姦臺臣始有扑彈之疏因成二絶一惜言者之後時二願局面之堅凝也

窗紙曉紅枕上知破寒初聽一聲鷄雖無風雨瀟瀟度也勝隣家曉不啼右失曉鷄

積雨霖霪忽報晴元來依舊有清明霜天護取晴牢着莫放寒雲半點生

嘲猫

斑虎皮毛潔且新綉裀嬌睡似親人梁間縱鼠渾無策門外攘雞太不仁

嘲燕

蓬蒿塞徑掩柴關紫燕離巢更不還大厦連雲成就日重遊簾幌有何顏

詠蜂

百花頭上選羣芳收拾香腴入洞房但得蜜成甘衆口一身雖苦又何妨

贈電眸陳相士

嚴電當年說阿戎清談于世竟何功君今雙目眞如電舉世忠邪一覽中

贈談天星數王子貴

談天客子晝敲門相對晴窗話一樽到底忘言方是妙梅花枝上看乾坤

雪後同友人觀梅

舊珠溼溼雪初晴酒滴寒槽雜溜聲旋醖梅花斟夜月人間那得箇般清

和姚權院送茉莉花韻

清甚氷葩淡不粧能從盛暑到秋涼瓊樓合着移春檻却向山齋供淨香

送曾蒼山

平生共飲西江水今日相逢南浦雲玉潔日光湖上宰與君有舊是斯文

雪坡舍人集卷十三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詩

新晴散步

晴曉芳蹊潤幽尋得自怡露粘依草蝶風舞胃花絲
竹靜聞鄰語林虛度客棋意行無伴侶池上只鶯知

春日即事

行野醒春困看山立晝晴鳩啼青樾破驚匝綠秧行
物到忘機樂人因遠俗清覓詩無斷句敲板午茶聲

山齋

茅齋結翠林一徑總清陰澗近水聲入牕虛山色侵
讀書依竹靜送客出花深此地無塵俗令人長道心

芭蕉

窗外幾芭蕉幽懷慰寂寥晚宜風颭颭秋稱雨瀟瀟
清滴漁蓬碎徐翻風扇搖進修期似尒日日長新苗

歲莫

歲莫仍爲客書空默白嗟鴈聲催念友魚鱠起思家
廊靜風鳴葉窗虛雪入花醉鄉聊避世天外白寒鴉

山市

路詢山市宿店近石橋橫老木穿簷過低窗照水明
雨聲淒客思野處愜幽情沽酒聊牽睡茅柴醉不成

舟泊蘭溪湖頭市遇雨

望燈投野市沽酒泊征船茅店不容客柳堤聊繫舷
欹眠濤拍枕起坐漏沾肩夜半窺微月蕭蕭已在天

登四聖觀月桂亭有感

石刻云紹興十三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建
將軍休戰伐居士號清涼亭創煙蘿古山深月桂香
夢寬猶九木風景已錢塘往事都休問鐘聲又夕陽

登北高峰

秋風吹鬢影涼意足登山人立晴林杪猿啼霜霧間
好山多佛占浮世只僧閑我亦耽奇者禪扉日叩關

冷泉亭納涼

人間方鼎鑊個裏獨氷霜自是清難濁能令暑亦涼
客遷愁瘴海妃浴浣溫湯惟有玆泉冷冷中滋味長

放生池納涼晚歸

湖山輕烟起前山漸不分鐘聲連寺答人語隔船聞
吟客衣生月歸僧笠帶雲及城門未掩燈火已紛紛

湖上隱者所居

家計松梅竹日程琴酒碁呼猿僧到處放鶴客來時

壁上皆蘇字窗間只白詩卜鄰心已決未有買山資

病後久不到湖上晚與客到斷橋

病倦久不出未知湖上秋偶逢佳客至少作斷橋遊

荷暗仍香岸柳踈猶舞樓相期明月夜更此放扁舟

次劉仲山錢歸韻

幾同湖上飲俱愛晚山青雅趣方泉寺離舟又浙亭

贈行詩自好愁別酒休醒後夜思君處桐江傍客星

富陽道中

翠駕凋零盡芒鞋響葉聲晴江潮後綠寒日竹間清

曝背翁微睡挑包僧自行離京纔一日便覺愜幽情

道傍水閣

一川澄不動山色浸分明噪晚雅寒甚撓魚驚瘦生

人家江閣好天下釣翁清想此幽居者何知有利名

丈室

蕭然丈室虛彷彿似僧居影與身爲伴琴和鶴也無

飯時三種菜香畔一函書不似僧家處曇曇饕羹疎

贈徐處上

劍津徐處士湖海盡知名術造勾庚妙書研遁甲精

寒齋留爾久別驛若爲情定赴秋風約西湖酒重傾

客中遇雨

名韁驅遠役孝孝未遑安春只雨中過花從客裏看

水聲添昨夜風力盡餘寒但喜前程闊不愁行路難

及第歸入江西界

詔許還初隱秋風信馬蹄此心宸極北今日大江西

戲綵呈君賜擎珠教御題家庭眞樂近慕食及晨鷄

送梁新恩夢靈歸鄉

畫錦賦歸歟梅花萬里餘同盟難此別後會定何如

袍綠爲親壽編青課弟書燕山今再有五桂耀鄉閭

梁氏有五桂坊

送王希聖歸興國赴舉

之子趣裝歸占黃已在眉雕蟲觀暇日薦鶚信秋期

喜有傳衣鉢慙無助鼓旗捷書來報我端的菊花時

贈燁上人

選院蕭蕭竹僧中爾獨清佛燈行道影梵磬誦經聲

露葉晨蔬熟風松晝茗烹夜深誰伴侶月在石窗明

送趙僉判與輸之任二首

佐幕此三年邦人盡說賢吏寒清夜月民暖小春天

祖帳旗交綵歸裝石壓船甘棠在何許積粟市橋邊

底事三年冀纔膺兩薦書邦侯辦賓晚使者設羅疎

知已初何計能官自有餘漢庭今欠者子政與朱虛

與毛教授

州有典客吏以賄得官天基節乃敢立祝壽班雖前此嘗吏之者亦不羞也而廣文毛丈獨能叱而去之充是心以立清朝必能排姦邪去不肖矣喜而賦之詩

舉世無清濁誰歟障倒瀾獨能驅雁鶩不使汙鵷鸞此事雖云小其人已可觀近來峩豸者欠此廣文官

次陳肩夔韻

蠻觸爭蝸角興亡土兩丘一家文到古萬世月行秋鰲可三山冠鵬須八極遊胷中治安策時事幾堪憂

贈廬陵三劉神童

唐時劉正宇今復見廬陵珠樹三根秀金門一日登贈君無句錦覓我到溪氷不爲炎涼變童年有此能

寄題上饒周儀仲西疇

聞君負北郭築室偏西疇綠水人家曉黃雲穡事秋吾生如有此外物更何求堪卜東鄰否耕餘着釣舟

送胡教授之沅水任

君今鳴木鐸名與芷俱香後夜月千里美人天一方往追湖學躅更擘楚臣芳了邦皐比事歸來振鷺行

其二

近聞沅水路今亦是風寒忠信如先教邊陲儘易安勿云師可去甘與國辭難文武能兼盡功名更好看

有感

范張心許友餘耳面爲朋世路巇於嶺交情薄似氷綈袍非舊戀結綬況同登亦莫他人責先施恐未能

夢太夫人如平生

山鹿隨麋樂林烏返哺慈傷心惟夢裡有母似兒時愛子平生念思親隔世悲松楸霜露冷北望淚交頤

靈源上太夫人冢

一別慈親面春風十五花但知人有母誰念子無家

社雨隣巢燕清明壠樹鴉動皆感傷處慟哭夕陽斜

題族子霆伯西征錄

閒味西征錄霜橙嚼鱠齏俊聲壓湖北詩派接江西鎮日心相憶何時手重攜相期一樽酒重與叩雲溪

贈玉隆都監周抱

一別丹霞洞何年到此邦犬隨燒藥鼎鶴伴改詩窗談柄風生席清標月在江西山聞欲隱來訪鹿門龐

晨興

晨興未梳盥此興亦何清看竹鈎簾坐澆花遶逕行葛巾聊復正塵事即時生安得簞瓢足扃門遂野情

贈趙神眼

杜門人事少排闥相師來童子忙驅鶴先生正看梅頰君騰口說如我豈身謀水鏡能司馬隆中負異才安象祖攜子餞行英爽可愛贈以詩嘉其有好德秉彝之天必能世其家

西蜀安公子爲謀不在身倚楹惟國事于道亦忠臣偉矣雙書纂清哉箇逸民丹心天所相宜有此麒麟

和姜明甫

詔放山林去時人冷眼看新詩爲我贈高義似君難又說同年第尤知取友端市將梅子隱冠尚貢公彈

和葛德遠

脫兔驚罝逸潛魚畏餌逃山林聊復爾湖海可曾豪藥笑多方誤棊嗟不着高且須隨野鹿共此食芹蒿

其二

霧豹文雖隱風蟬蛻即僊伴書猶有劒食硯豈無田發藻多師董思經敢笑邊晚成知大器天詔正求賢

挽十尊長居士

聘君今已矣月入少微星又失崇盟長空悲族譜亭生芻嗟莫致歌薤若爲聽只喜陰功在三槐已綵庭

又代作

鹿門龐德公款段馬少游古人不可作君賢抑其流清風足廉頑厚德亦鎭浮君今復古人善士吾何求

代挽甫西雲

杜牧先銘墓淵明自祭文兩賢俱造理百世又逢君把釣溪沈月看書山繞雲誰能上遺稿堪與木天隣

送王仲安歸武昌

武昌洲畔去端不爲魚肥欲起初平石同娛萊子衣夜長秋雨急天闊白雲飛何日同携手抱琴對月揮

詩

元日試筆

今歲新年最喜晴宿陰都化作清明氣從地角天涯轉春向梅邊柳上生鴻路五更鏘劍佩虎關半夜出弓旌諸公奕奕新除日笑我山中飽菜羹

元宵雨

東風已滯上元晴入夜敲窗又雨聲天下更無燈可賞雲頭應是月孤明遥知日甸驚回祿未用星橋詫太平旅舍一枝梅共燭照人紅影十分清

遊曲江分韻得日字

曲江磯頭山卒律此景江南誇第一漁舟晚弄月波閑市樓春映晴嵐出摊肩寒吟入圖畫席地草飲成眞率更叩僧房借榻眠再上山椒約明日

遊感山題甘露臺

講師曾此雨天花臺築山椒幾歲華一蓋雲松擎羽葆四盤江水走龍蛇好教絶頂峻嵽出莫放濃陰蒼蔚遮亦有醍醐餘味在僧房試覓一盂茶

題西湖竹閣寺

入門纔見萬琅玕便覺玲瓏日影寒峯勢近環簷外立湖光更好竹中看烟霞古淡僧容瘦風露清高鶴夢殘微雨初添涼坐足試登傑閣倚闌干

瀛嶼孤山御園中涼坐

自是瀛洲近帝鄉孤峯宛在水中央地雄海上三山境天與仙家六月涼雲母屏寒蒼檜色水精奩啟碧湖光雪中來此尤須別好作珠簾棹玉航

觀畫竹

外間盾日正相仇忽有清風起筆頭坐對不知三伏熱起行如與七賢遊洗空京洛塵埃氣化作江南水石秋我有一溪恰如此因君思去理扁舟

詠金橘圖

雪不能甜橘小酸若爲有此蜜氷圓比將金彈可勝軟骨破水精如許寒泉石碎聲鳴齒頰乾坤清氣入脾肝京華六月塵生渴賴爾煩襟得自寬

思家信不至

又是秋風入茭荷尚無黃耳到如何慈親想是精神健嬌女應添智慧多踪跡自嗟成孟浪利名到此亦奔波幾時了卻平生事只傍南溪理釣蓑

有懷學子

吾生傳癖更書癡排笑紛紛獨喜隨簑火共窺韓子筆袁茶細說杜陵詩論交無此知心友得句常于見面時一念不教千里隔慈恩花下夢微之

有懷族子

秀出吾宗獨有君等閑相別又秋新江山樵悴生歸思風雨淒涼夢故人天境儘供分石釣雲溪擬卜住山鄰何時對酒聽佳句洗我胷中一斛塵

贈陳栢堂道士

孤山古栢鬱蒼蒼中有高人住此堂峻入太空摩日

月清蟠勁氣挾風霜葉餐曉露通仙藥子爇宵煙謁帝香已結歲寒方外友願分一半白雲鄉

題釣臺

等閒伸足動天文須信乾坤繫此身天上有星猶是客漢廷何事肯爲臣祇當泉石容眞隱安可文書役故人豈但雲臺高不似釣臺草木至今春

送陳新恩赴殿試

桂花香滿月輪秋穩送鵬程萬里遊身近清光瞻帝座手携多士上瀛洲戊申奏對規模闊庚戌掄科氣象周陳亮自來天下選老年更作好龍頭

送同窗趙章甫上舍入京壬子春

正誼羣英自藹然喜君已是耆先鞭翼搏北海三千里身在西雝尺五天學舍快升優禆上酒樓莫繫軟紅邊雙親教子相期切成取功名趁妙年

送周榮瑞

一別西湖又見春夢魂長是繞江濱爲煩竹簡揩題墨更向梅花送故人槐市舊游休復問龍門佳客尚能新明年倘共羅廷對願過當時蔡與陳

寄鄒希聖兄弟

槐花欲向此秋黃槐未黃時趁早忙龍到水高冲浪

起鵬因風厚貼雲翔吳金鏃取筠霜健越砥磨開掣電光努力晨窗并夜案天庭已動桂枝香

和郡侯勸駕韻

聖朝珍重設儒科總總英賢入禮羅天下豈無偕計上日邊此獨得人多仙橋快應龍頭識工席忻聆燕衍歌雅志不爲溫飽計尚期勳業等山河

希顏欲進聖門科何意姮娥剪綵羅拾紫不知如芥易一紅也覺占春多興賢借此雙旌動得士灌於五袴歌九萬扶搖風力健穩吹搓馭上天河

和郡侯喜雨韻

玉龍捲動海千尋一滴天瓢水尺深農父帶雲耕宿
潤使君喜雨入新吟浪低麥隴登堪薦針短秧疇插
未禁三日頓回生意滿天心只在我公心

送趙判縣 崇暖 滿任改徐聞倅

仁如愛日絜氷壺鞭不曾施豈用蒲吏服官清羞鬻
獄民憐邑窘競輸租甘棠舍在春常暖行李船空月
亦無展驥分州猶未稱合于紫禁着飛鳧

和劉月湖縣尉

不見元城下泗州令人愧汗直如流獲瞻沂水春風
點洗到濂溪太極周我豈能爲前輩後君眞合向古

人求考亭一派今寥落誰識淵源問魯鄒

用藥魁聲道寄李後林韻寄聲道

尺書春寄忽驚秋未見新除入報郵鐵漢尚添丞相
馬玉兒豈俾秀才牛欲令世事更新易可使時賢不
進休子職顯揚千古事聖恩深重更龍頭

又

一葉梧桐喚動秋分投閒散亦無郵超踰未羨詔金
馬進退不妨騎土牛天爵夐殊人爵貴僞心那似德
心休讀書豈爲謀身計未必三公要黑頭

再用前韻寄後林

別來知是幾三秋書倩洪喬懶作郵帛足忽傳來自
鴈軸腰更喜大如牛信知蓋世名非枉吟到驚人句
未休何日杖藜參口訣歸來閉戶學從頭

再用韻

貞心古幹健凌秋人似淵明愧督郵覽德未能儀舜
鳳干時那肯食秦牛紋楸失着誰能整黃繭同機底
未休杜若山中人窮窕白蘋風嫋楚江頭

送王新恩赴省

老泉坡潁成名了曾應君家木假山父與子偕陞禮
部弟隨兄去入賢關龍驅萬馬空如洗鳳挾雙雛逸

莫攀及早歸來榮晝錦繡衣爭映綵衣斑

送萬仲榮赴省

梅梢枯處忽東風魁壓千花一點紅歡喜馬頭飛雪
處安排龍首五雲中內訌外阻憂方大東拄西撐策
已窮試了南宮趨北闕好輸鯁論達天聰

送童子敬赴省 乙卯

滿望飛騰幾許年一聞充賦喜如顛金經爐冶鋒方
銳木飽風霜節始堅此去穩登雲裏路定知榮冠籍
中僊近聞上蔡鸕洲合一似前年錦水連

送王元高兄弟東上 乙卯

前歲秋從玉殿回素娥引領到瑤台桂枝指點教新折仙籍披除看後來恰見拱辰名字接一如公序弟兄魁梅花消息如今報好向春芳頭上開

其二

春到龍門客又新一鞭猛過禹濤春芦觀極論陳三策切莫潛兵救八人沂國素無温飽志梅溪不作諂諛臣二難兄弟當如此及第歸來慰老親

送羅道甫歸廬陵應舉

西風滿路桂枝香催整登雲步月裝羣輩總皆推德行三年稔已聽文章琅琅議論須披腹瑣瑣功名只

探囊捷了早來談傑作聳聞鳴鳳瑞朝陽

送陳縣尉之太和新任

古來尉自號神仙況是棲身快閣天好向盤根施利器如登熱路着先鞭可知豈患無知己自愛應能不愛錢近世末僚卿相少願儲遠業繼前賢

送洪右司去官

戀陟懷遷怕去官近時君子退如難中書堂拂高風袖神武門留太華冠此舉直堪驚俗夢斯人端是障狂瀾先生眞正平齋子凜凜清標萬古寒

寄題陳肩夔兄弟夢草堂

謝池草句本無奇千古流傳五字詩祇是可人醒欹席許多生意在壎篪信渠風雨聽眠處快甚江山得助時顧我此懷今已矣羨君兄弟撚霜髭

寄題陳肩夔雲錦窗

八窗面面受新涼萬蓋盈盈擁靚粧倩得天孫雲杼柚織成駐客錦衣裳雨翻綠淨盤中玉風攪紅嬌鏡底香簡裒搜詩最奇絶吐爲黼黻五文章

奉題呂氏宜老堂

北堂無事笑含頤最喜雙親佚老宜春酒儘堪眉壽介斑衣長似乳時嬉婦垂白髮陪姑績翁撚銀髯課

子詩飽飯菊花潭水上雞窠猶自拜孫枝

和豐城鄒端簡韻就送其歸

千里携書謁帝閽如君忠義出天根筮筭已卜回淵蠹寸草還思報厚恩且共漁樵談帝霸豈無豪俊整乾坤細吟窗下廬山句亦欲鄉人訪道原

其二

批子龍鱗歸釣魚江濤帖息果天敷腰雖未印衣重綬囊縱無金篋有書日可事劉宜令伯天教名子更儒如本原培養非愚計遠業何妨厚自儲

題百花林書堂

書堂靜占百花林蜀錦香浮一徑陰楊柳軟風吹雨
醒海棠輕霧擁春深盈樽有酒供清醉滿眼皆詩足
勝吟冰雪相看人更好竹君梅友歲寒心

溪山堂翫月 施府判別業

前山杳藹翠煙凝幾點疎星隔岸燈不是飛來千里
月如何照徹一壺冰天開圖畫無窮趣人在林巒最
上層動智靜仁須有得闌干只莫等閒凭

招友人夙山觀雪

霜風纔辦雨朝晴怪聽敲窗又雨聲一夜忽生虛室
白六花已與短簷平酒斟銷帳眞成俗興盡扁舟且

未清想得夙山高處好試來着屐水精城

入京遇雪正月二日

馬頭雪絮舞花深便覺新陽改故陰天下素光開玉
府眼前一色是瓊林定知洞曲師當捷且把新豐酒
獨斟萬木清寒客袖薄梅花點點露春心

道中積雨

纔起程時雪絮春雪餘又是雨兼旬肩輿聊復能安
穩步屧其如受苦辛楮賤米穹嘗世味風餐露宿鍊
官身一朝儻有青雲上莫忘泥耕水耨人

贈俊上人雪崖

雪崖來覓雪坡詩崖險坡平雪總宜每羨僧房閒竹
折終強俗客聽窗知巖收泉竇無聲溜石壓梅花側
出枝到了紅爐融一片須還門外尺深時

題道士碧潭

幽人何處倚漁竿萬頃清潭浸碧寒不動一波疑水
定中涵萬象覺天寬山堆螺髻窺銅鏡月借玻璃現
玉盤莫作窮深無底看其間亦有卧龍蟠

贈朱五星

貴賤由來不自齊巧將纏度說高低星環雲漢胸羅
列斗挹天漿手獨提太乙曾傳通蜀道文昌今喜在

江西中興氣運亦如此試問何時復聚奎

鬱孤臺九日

天風吹上鬱孤臺太守登高領客來地近九霄星斗
大秋涵八景水雲開吟成一徑黃花笑召節催傳紫
詔催琴鶴自隨千古事興來且與盡餘盃

輓楊玉溪

蜀道艱難又幾年錦城斷礎帶淒烟從今井絡虧全
勢只恨坤輿失巨賢山有蛾眉空積雪國無峻柱可
擎天英魂楚楚能知否應在青城作浪仙

秋夜

明明月影帶河流雁在天邊鶴在洲四壁蛩催幽夢覺滿窻螢助讀書油金莖露點三更冷銀漢星移萬里秋醉倚不堪回首處雙清風月儘淹留

示同學

蠶絲義理苦追尋方寸那容外物侵伯樂未逢無識價于期不遇少知音泉源有本淵淵靜學海無涯步步深仰望泰山高北斗何時許我一登臨

雪坡舍人集卷十四

雪坡舍人集卷十五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詩

廷唱謝恩

赭袍黃屋儼臨軒獨立班頭領衆仙五色雲乘金殿日一聲雷吼玉除天浮雲何敢矜科第實地惟知學聖賢珍重皇恩何以報疾風勁草雪松堅

恭和御賜詩

叨榮愧甚鶴乘軒誓報洪私敢塞源回有聖明眞願輔弼于仁義豈忘言清朝長欲諸賢在公論常扶一脈存湛露獨霑慚過厚耆推四海福皇恩

聞吳山鐘

舉世紛紛醉夢中一聲震撼自天東鰲呿大海三山動獅吼危巔萬獸空待滿早朝驚假寐求衣宵起悟宸聰須臾濁霧都收斂喚出扶桑曉日紅

寄題武安節推同年萬君定翁露香堂露香取趙清獻公夜則以日所爲告之天也是官也蓋清獻初仕云

盡將心事寫成碑大要操修在不欺此一辨香前輩似只三箇字老天知素瓶貯豆應先滿匹馬攜琴料自隨吾榜得人今又盛會排介甫擊升之

送鄭編修倫子四省元

文章得印天嘗新家世傳燈古亦疏幸甚遷能紬石室惜哉秩亦誤銀車君今自是人龍子名復高橫鷹鶚書讀飽鄴侯三萬軸放高通德舊門閭

着身書帶草堂中得與鄒君視席同能學鳴蟬宜賦好不求野鶩自書工壯懷直擬聯龍虎別恨休驚背燕鴻包日東山香宇宙格齋方不負誠翁

次韻黃東野德明且識初識

敲冰燒葉煮鎗旗一笑平生識面遲道上孔程傾蓋日酒邊賀白解貂時飽參霽月光風趣似讀晴煙暖霧詩甚欲爲雲從上下只愁龍去渺無期

奉餞萬安贊府兄長之官

有客來從仕贛中多時竹馬鬧兒童爭言記室崔斯立今屬詩家姚武功一節清如金掌露十分明似水晶籠先聲已好爲官易儒吏風流詠滿筒

天下如今怕力彈盧陵見說縣尤難抉搜隱匿嗔豪戶遲鈍催科怒上官革弊有方須是漸鄙民到底莫如寬萬家壯邑雖煩劇邑相能賢儘易安

吾族年來亦自奇兩年兩度報瓜時班行夾我難安
腳州縣輸君省皺眉學不濟時非有用官能及物儘
堪爲山林肥遯方深密夢入春池但寄詩

和趙提刑韻送呂堂長主簿

道在顏瓢樂不憂清風端可繼前修竭將西澗重新
了莫是東萊再出不學校諸生俱嚮仰文章太守共
賡酬戍瓜忽及東吾道輕重從知繫去留
花下咿盃手自攜驪歌何必語酸悽題橋舊事傳邛
蜀衣錦新榮耀會稽未領眾星朝極北且擎一柱立
天西鳳鸞矯翮寧栖棘五色雲間有紫泥

戲叔納寵

阿大中郎喜事宜黃金不惜買蛾眉春風帶醉掀桃
葉暮雨凝絲滯柳枝香閣鸞偕雙雁奠牀台鳳引兩
皇來從茲准協熊羆夢多辦犀錢爲洗兒

己卯七月庚子魁祀禮成同舍諸新元相與宴
擬鹿鳴也故敢亦擬勸駕詩呈幸領此意

四州入邑此同窗鏡石鏘金日擊撞鵬翼相將搏北
海龍頭更奪過西江蒿萊是日開先宴黃菊他時捷
各邦橫浦自期吾豈敢玉山對策又無雙

次韻友人示詩集辛亥春

杖藜看筍數羣株天墮香雲五色書落月照人驚夢
昨光風識面記春初珠駢巧語誰能采錦比新詩迴
不如轉讀轉佳難去手眉間愁思爲君舒
錦江前日解征鞍剩擬春衫準酒歡杜宇有聲催客
去海棠無伴與誰看而今柳巷青春老又是秧陂白
水漫君欲相思須命駕休言別易盡簪難
去歲東風客帝京西湖煙雨過清明蘇隄畫舫春三
月天竺清鐘夜五更行李囊書歸舊隱野村沽酒賞
新晴只緣未讀時文熟端合山中具菜羹

次韻諸友遊雲居

又是東風柳絮時催春尚喜杜鵑遲雨晴蔓綠侵高
木風定殘紅閣舊枝眼底好山開妙趣耳邊幽鳥話
心期雲居見說郊行樂不得騎驢背錦隨
絮風絲日麗新晴望柳前川學大程淚不起花澄沼
瑩雲無留葉太虛清林間整履聞鶯語竹外搘笻數
蟻行底事春愁都滅盡新來不似舊鍾情

松窗主人薦墨客詩

久不歌吟聽說詩心茅又塞介然蹊那堪蠶葉鳴窗
紙徒自雞天舞棄醢時態笑看雲薦藹客懷喚醒曉
凄凄龍香惠我眞安用君有清編好自題

和通判直閣立春聞鶯

寂寂江城又立春土牛何物竟無神試傾官酒梅花畔不似園丁菜把新綵勝豈留良夜夢紙窗靜拂隔年塵東風畢竟於人好早有鶯聲入紫宸

再和韻

畫角聲中曉喚春夜城眠柳鬬精神試呼臘蟻梅邊酌恰喜朝鶯雪底新幽谷暖融空翠濕上林香動軟紅塵燕樓暗想新翻曲惱破朱櫻一點唇

和張公望苦熱韻

火傘停空更不移此身如着甑中炊蠅方附熱爭投

案蟬欲追涼別過枝靜話竹窗煎雪浪倦投水館卧風漪渠儂箇底休嫌熱聞道瀘南正出師

再和韻

一榻尋涼晝已移畏看煙火欲停炊喜聽晚雨翻荷葉安得秋風動桂枝林靜獨宜眠綠蔭波寒誰伴釣清漪讀君妙句眞如濯欲問柴桑六月時

題朱氏梅芳書院

暇日訪炳昭秘書于新創之精舍見其所以爲學喜而賦之

玉梅蒼竹擁冰壺中有揚雄宅一區地占清虛開境界人從確實作工夫窮經得趣牀橫易體道存心望畫圖格物致知功用大的傳願繼考亭朱

題胡景顏雙清堂

石灘江上一詩仙家住雙清小有天句裏出奇超景外人間無事到溪邊讀騷長在滋蘭畹好客多留種秫田見說尙參顏樂處今時誰似古人賢

題華嚴寺　庚申正月五日

蕭寺恭拈一瓣香漢宮遙上萬年觴庚申再造皇基遠甲子新開御曆長萬物總歸春宇宙八荒都入壽封疆小臣正此朝天闕葵藿傾心向太陽

送別張倅

滿襟霽月皎無塵愛客寧嫌客過頻倚竹題詩驚思妙傍花尋柳見情眞如今南浦傷行客此處西湖有主人與着三年端的約孤山同訪早梅春

送別趙倅

寶婺星邊太白仙馭風飛下錦河邊揭來盡散陽春脚歸去獨撐明月船名重題輿千里郡詔催步履八花磚只愁此後民艱食誰與邦民作食天

和友人春雪韻

曉來積雪被長巒約住春和縱臘寒詔賀豈堪隨味

道高眠且只學袁安謾驚柳絮攪先舞獨愛梅花奈
久看安得化爲千萬粟放教羅事一分寬

丁巳春夏之交巨浸屢至小民艱食郡侯請諸
寓貴講行賑濟漸就次第險幕有撓其議而變
其法者楊監簿再來請入局商搉不赴寄以詩
趁晴亦欲強追陪爭奈濃陰墨樣堆燕子纔啣春色
至鶺鴒又喚雨聲來從教野草爭先長勒住名花莫
浪開世道而今總如此竹關深閉且擎杯

戊午喜罷和糴

聖主天姿本至仁豈容重糴久傷民聲傳丹鳳啣來

詔媿殺蒼鷹枉做人方峻符移譁吽突忽收筆楚罷
吟呻歡聲和氣乾坤滿爭祝皇齡萬萬春

到處相悲虎政苛設官本意果如何民今不足將誰
足糴本名和豈是和一例冉求增聚斂幾人陽子拙
催科昨來投劾歸歟者到底賢聲却不磨

珍重蕭灘刺史賢能令四海徧皇恩奏篇總上旋如
請明主何嘗不可言彼已任教書課最若人方稱册
臨軒正愁舉世皆喑啞也有朝陽鳳叫閽

虐糴安能峙糗糧只應根本暗中戕並緣鼠猾豐衣
食受納狐貪富橐囊中戶白科都罄室列城黑窳謾
盈倉邊塵須洞烽煙急民命如絲謹勿傷

和鄒希賢舟中遇風雨

湖干野泊不知更水國荒寒愴旅情一夜奔雷吁可
怪滿空寒雨注如傾颶風翻海驅潮勢戰鼓轟天震
地聲到曉定應三尺雪短蓬忽漏赤曦明

次方蛟峯餞行韻并柬蛟峯

公孫曲學聽渠阿正則寧隨上下波浪憶笑談今已
矣不知眠飯近如何故人几上書應少俗客門前屨
豈多賴有頴濱相慰藉夜牀風雨對東坡

和劉山居見惠之什

久矣蓴鱸欲趁歸自知花樣不隨時巖張欲保君心
泰英塚終嫌聖德詩榮辱不知欣我在怨尤俱泯恃
天知達官格子那能學橫塾何妨釣野池

再用前韻

喜逐秋風馬後歸及君猶未戍瓜時儘傾無底囊中
話細讀前吟卷裏詩好趣莫教兒輩覺此心惟有故
人知只愁天欲孤籠翼早晚芙蓉在綠池

西山庵居

作者於今有幾人角巾南下憶鱸蓴爲尋林鹿沙鷗
伴乞得孤雲野鶴身閒味聖賢千古意靜觀景物四

時春元正除授君知否食邑西峯號逸民

贈術士姚有應自號通靈心神僊口

一點靈虛鏡樣明只須提掇要常醒微幾纔動先知
吉萬象交森獨測靈至寂靜中能有感遍酬應後却
無形元灰枯木都非法但讀吾儒一字經

其二

僊在虛懷不可知神僊有口欲何爲餐風吸露囂塵
表說地談天爛醉時不帶一星煙火氣儘饒三寸帝
王師到頭莫把眞機泄靜默元來未是癡

代謁張別駕

入境歡聲聽野農題輿今有曲江公官居寒露清冰
裏人在光風霽月中席有新詩吟閣滿案無滯牘訟
庭空只愁驥足難淹久行奉絲綸入漢宮

其二

放浪江湖已幾年袖攜長劒倚天邊草廬不見蜀諸
葛采石誤思唐謫僊虎穴未能酬素志龍門端合謁
時賢鄉邦幸有乖崖在庶許諸生學李畋

挽趙制機

見說襄陽墮甑時公嘗前此料危機傷心淚灑峴疆重
拓回首羊鄒事已非安得籌邊書日報誰能薦士刻
天飛當年予羽知吳玠倘作西撐一柱巍

雪坡舍人集卷十五

詩

梅境

仙家瓊林天移來在江國誰與境中人山立如玉色

桂莊

不求二頃田只種桂爲莊秋滿黃金粟飽餐風露香

仁山

山爲仁者壽克復個中論坐與茲山對悠然天地春

題月磯詩葉

古苔磯上立釣爲月明垂夜半清歌起無魚釣得詩

湖上釣者

荷風湖面曉垂釣柳陰中何日能蓑笠扁舟此興同

題雪竹扇

此君腰不折玉立有餘清曉窗擁鼻吟聽渠落冰聲

王君猷花園入絕

海棠城

家住山水國種花以爲城詩將日登陣圍春驅酒兵

薇香洞

密粟出濃紫幽花間深黃有誰吟其間含香一薇郎

若春

靜中見萬物各各有春意收拾入襟懷陽和散天地

花谷

羣花各嬌春粲若錦繡谷於焉日逍遥中有人如玉

橘隱

商山不茹芝對奕寄此橘巳人忽招隱似爲子房出

臨清橋

遥渠入小池循除濺濺鳴羣魚忽悠然過橋聞屐聲

山扉

一逕綠陰去隱隱花竹幽主人地行仙終日杖履遊

鑑池

春風鑑池水長年弄清暉仙翁脫歸來子孫笑幸衣

感山十詠書於雲卧菴壁間

松關

舍舟上招提遥入松林間透脫塵俗網是名第一關

翠鎖

濃綠滴濕衣煙嵐翠交鎖名韁莫能縶方此不失我

感山

山以感爲名可見天地情萬籟恬不作風來自松聲

石橋

石梁平砥似池水明鏡如晚涼散步穩凭欄此觀魚

華嚴堂

寂寂華嚴堂富貴佛境界何須九九編吾有艮一卦

旃檀林

心清聞妙香宴坐旃檀林座香元不斷莫作死灰心

慈航

佛手撐慈航尙欲濟我人寄語作舟者江濤渺無津

甘露臺

有唐太和年宮中亦甘露曾不如此臺空山自甘霪

雪窗

地鑑宿松火紙帳橫梅枝春甕撲蒭蒭惟有蒲團知

雲卧菴

動靜意誰知妙處作塊坐高人定不死杭此白雲卧

先賢八詠

三閭級蘭

三閭級佩秋志在公子蘭茎不察予衷江干淚潺湲

濂溪愛蓮

新蓮君子花幾爲佛所汙先生獨拈出萬世知向慕

靖節採菊

腰不爲米折頭獨採菊低晚節名元亮思與隆中齊

和靖探梅

孤山養孤鶴宜與梅爲鄰處士若輕出梅花應笑人

嵇康撫琴

先生人中豪志不肯司馬一曲廣陵散絕世不可寫

謝安圍碁

安石廊廟姿豈不閑將略氐奴驚偉人艮已先得着

杜甫吟詩

平生忠義心一飯不少忘臣甫寧餓死願君堯舜唐

李白醉酒

殿前伸脚時奴視高力士羣閹旁吐舌翰林醒不醉

雪景四畫

題剡溪乘興

山骨凍稜稜溪色清練練溪山中雪月如對故人面

門高隱廬深舟振征柁轉勿云興已盡不見乃眞見

寒江獨釣

殘蘆颯欲乾枯柳折已集彼舟者誰子披此玉蓑笠

寒鱗正依藻垂餌安可及此興不在魚擒竿雪中立

霸橋騎驢

飄飄風中雪瀟瀟橋下水雪寒換清骨水淺漱塵耳

詩情散天壤妙處乃在此得得欲似誰岸梅是知己

藍關擁馬

雲尙橫秦嶺天際杳湖陽我馬不能前吾骨復已僵
仰視雪中峯萬仞摩蒼蒼非馬度藍關騎龍白雲鄉

謝久軒蔡先生惠墨九首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爲韻

孔鐸經百年誣世有楊墨天生子輿氏邪說一以息
紫陽曾未遠人復詆無極先生嚴衛道功比異端闢
使從武夷來惠我墨長咫黝然禹玄圭上有久軒字
他珍不余畀遺此貢有以天未喪斯文誓將立人紀
孔學授顏曾有孫復能傳道脈萃一家壽此嗟其天

西山宗紫陽妙會眾理全先生嗣派嫡再演中庸篇
軒冕儻來物豈足羈聖賢素王萬世功杏壇誨三千
平世膺戎狄事功止當年六經發蒙蔀今古日在天
巍巍無極翁昌代正學祖生從道州地如孔出姬魯
西山道州派上接濂溪武夷意豈偶然眞傳紹先古
科目動榮想葩華競浮文既獲釣名位鄙夫豈知君
愚生不此志願策堯後熱蕞驅夕可死但欲朝有聞
寥寥六經餘天下無文章楊韓特近似班馬熏何香
道至文亦精萬世朱紫陽願言楫滄海安敢航絕潢
世路既如此皇皇欲何之閉門事古學妙處儻可窺
欣然或會心俯仰得自怡先生惠終教勿作門牆麾
摳衣憶初時謹獨拜明訓冥途方擿埴夷軌忽發軔
始知顏四勿於此道有進敢云聖賢遠二字古心印

和楊鐵巷送子監鎮之任韻五首

隋西夫子家清白乃世傳傳授已到君此脈要渾全
青雲開亨衢況及此妙年願言植名節照映東西川
君家遺子籯只在一卷書四世續科第積善慶有餘
乃翁一片心秋月行太虛宜哉有是子大似回不愚
去年唱第時文陣見整齊萬花迎歸來白馬黃金羈
及今催戍瓜步武青雲低風埃澒上征飄飄乘白鷺

初仕謂之筮已是行道時爲官要自強謹勿事詭隨
一命可及民官正不論卑當令淮塽清犬眠足生麏
文章世家難有子夫何憂吾亦有青氈未作箕裘謀
駕鞭不及驥汗喘徒呀斡願隨君後塵擊楫江中流

番陽張君叔振覲予以其家雙瑞圖俾詩之叔振大參忠定公諸孫也惟忠定公政和八年魁天下某先世實隸其榜今某於叔振令子若鳳爲同年生世科之契也又何辭雖不能詩謹課二首

望月犀角明涵星蚌胎聚斯石卧龍枕宜有蜿蜒具

龍頭君家舊有子踵高步層雲觸石出四海望甘霆
堂堂忠定家三世蘭爲祥父子繼科第菲菲姓名香
雙英今復然階庭燁生光願言紉佩之百世當流芳

贈星學彭砥齋

彭君妙星數爲人說窮通爵祿時磨鈍是名砥齋翁
我鈍不可磨礲礪煩良工寸鐵足刳蟇遙遙廣寒宮

贈月堂涂相士

衡門選龍首摸索未容易龍首許黃扉卻亦非難事
濟物乃素心好爵豈予志時來亦不辭焉用早諛媚

人皆以貧憂

人皆以貧憂君子獨能樂中心賤榮利外物甘寂寞
富貴如春花時去易凋落不如一簞瓢可以長處約

雪坡舍人集卷十六

雪坡舍人集卷十七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古風五言

送廬陵郭僉判致仕歸并序

某聞士君子之進退風俗厚薄之所關也雖然巧進易勇退難進而得富貴以榮一時易退而立名節以垂後世難一時之榮輕于後世之不朽也而世俗之人醉名利之膠甘爵祿之豢味鮮衣華求得所欲亦孰肯捨其適心快意之地而從事于寂

寞之濱哉君子則不然雖能無心於求名不能無心於立節進而得富貴以不義吾寧保吾名節退而得貧且賤也君子豈求異於人哉輕所當輕重所當重不肯以此易彼耳是故難進而易退焉君子之易常人之難也漢西都時風俗偷惰疎廣受始立高節以障頹波然而世知賢其人終未知蹈其節自晉而下有張季鷹陶淵明一以蓴鱸去一以松菊歸在李唐時則有裴晉公白太傅皆以强健乞身去之數君子其爵位雖殊名節一也本朝風俗最淳節槩相尚在上位如韓富歐陽司馬諸公皆功成名遂而身退在下位如吾鄉三劉亦以忤權貴引去難進而易退大抵然也南渡以來此舉漸罕始廬陵周平園楊誠齋則皆於爵通位顯之時而上掛冠乞骸之請同辭宦路返鄉閭之詩至今播諸人口近年以來奔競風熾昔人以爲易者今愈轉而難矣嗚呼安得如前數君子者之爲以挽回今之例瀾乎廬陵郭先生以碩學掇高科歷官高安判佐贊理毗政盛有能稱膴仕崇資衢且亨矣而力乞掛冠於朝弗得請又再上朝廷知所志不可回乃聽去嗚呼世方以求進爲心而先

生乃獨求退爲所難而不爲所易賢矣哉位不究施未得如二蘇韓富歐陽司馬周楊之位俸薄職卑僅與季鷹淵明吾鄉三劉比然君子論人當以名節不當以位同不同論也況先生所爲乃今之所難乎某辱先生知最深挹慕高風以敬以嘆自惟富貴利達夫人可能全節專名不可多得常以今風俗爲恥而以古風俗爲慕但今未得位未能無志於天下國家他日此志獲伸或得少立事業於斯世敢不重其所難輕其所易效吾鄉三劉之爲以學先生之學周楊二公者不知先生許之否

乎先生之歸恨以身處異鄉且屬疾不得與東門祖帳之列切效退之送楊少尹以序而詩以寄情焉惟先生亮之

世俗風波甚誰能退急流淵明存菊日張翰憶鱸秋高躅今云遠清風孰與侔明公回末習逸韻踵前修元振才高古林宗學鮮儔未爲川上楫姑運幄中籌太守先公孝同僚上伯遊德偕才並茂文與政俱優士有春風慕民無北雪愁寬平人自服欵紿吏應羞逸足方當展閑身欲早抽聲名從日起富貴等雲浮帝許掛冠請人多卧轍留山中無怨鶴海上有盟鷗

西澗先生漁平園老叟周高風追故國雅節映吾州巧祿慚奔競懷安鄙懦偷號應重拜散亭欲遂名休親戚娛清話溪山豁遠眸詩情入囊錦世事付紋楸陸子新茶具嚴灘舊釣裘問松猶在逕種秫喜盈疇眼覺功名夢心輕利祿漚竇山森桂茂謝砌長蘭幽清白傳家法詩書遺孫謀摩空已鵬鷁得路即驊騮事業今猶嵩功勳後必收三槐終得相駟馬會封侯滿砌皆朱紱看公尚黑頭定知豐有報此去浩無憂草色風飜翠楊花雪衮裘同歸春作伴欲借路無由某也眞疎陋公焉辱庇庥龍門曾足履鱣席屢衣摳

獎借情俱厚掀騰志願酬東門聞祖帳南浦想離洲心曲懷依戀江鄉恨逗遛諸生數千兩帳望送仙舟此某少送廬陵郭僉判先生致仕歸時詩也蕭灘

彭君不知從何醬缶問得之而傳之副墨之子詩僅誤一二字序則遺誤多矣是雖少作然某自幼謹爲文不若是其踈謬也因取未焚去藁是正之

嗚呼送郭先生致仕時去今能幾年流傳之誤已如此況古人文章去今千百年者耶爲之三嘆彭君曰誤不必論重所難輕所易之語願毋忘之某曰此素志也詩文歷年多容有誤此志則愈久愈

厲矣決不敢誤也子誠於他日驗之寶祐新元冬十月望姚某書

送鄧若思赴南劒鄉舉

龍泉與太阿紫氣牛斗衝神物雖必合龍津復相從偉哉千餘年神秀人物鍾高密雲仍孫星宿羅心胷居常佩此劒溝瀆難藏容揭來磨劒池清水爲淬鋒秋風催斫柱迥脫塵泥蹤勉哉各努力更作延平龍

次友人王半山韻

詩家王半山妙語占清絶曲高和斯寡郢曲愧春雪句中寓深意端爲我輩設以規不以須如玉得磋切

予生戰場屋一勝久未決勇餘尚欲賈磨硯欲穿鐵
第慚不善斲顏汗指亦血乞靈濟楚師此敵儻可滅
如君罍洗古盆盎易甄別鷹揚會有日奮翅脫籠紲

贈霆伯姪

靈源聚英氣融作雲霞精霆伯挹其秀胷府懷光晶
誦書過萬卷落筆超羣英文章有餘力賦詩吟性情
短章或大篇點翰長風生或吐健麗句氣象高崢嶸
雲濤洶萬里出沒蛟龍驚或寫閑逸句句法如天成
微泉溜石壁清吹調松聲或句和且婉純如奏英莖
晴風舞雪絮曉日歌春鶯或句端且嚴凜凜不可輕

星辰列雲漢營壘森甲兵變化千萬狀發越無定名
清標鎮浮態沈謝隳文成勁氣擬古作甫白焚詩泓
不負飄逸姿孰爭前輩衡學海不汗漫安見酌復盈
文章用無盡蓋以天才宏宏才戲翰墨筆勢宜如傾
譬之一輪月皎皎當天明晴輝照春夜花柳皆敷榮
高秋爽氣盛桂影翻凄清又如百川水滔滔地中行
江湖風雨霽碧色連天平奔流出三峽欲吼雷霆爭
詩歌具眾體古人所難并子詩得神助逸思隨縱橫
失手墮之地聲作金石鏗俊才有如此九萬飛鵬程
卑哉溝瀆中安可容鱣鯨于以見吾家人才世登瀛
勉哉復祖業謹勿寒宗盟某也習箕裘生涯風露檠
家徒四壁立獨以道爲畊文章厭卑薾壯志思軒轟
紛紛笑餘子藐視如孩嬰詩書自娛悅終日關柴荆
欣然得子至倒屣來相迎佳篇出見遺未讀顏先赬
遷喬不擇木求道乃於盲視我如土鶪視子如顦鵬
英風當遠避況敢事酬賡新蒭日初熟我姑酌彼觥
晚風入簾幕窗外斜陽晴紅爐坐相對簷馬聲鏦錚
試將今古詩與子細共評幽懷味此樂鼓瑟仍吹笙
胡爲不留處駕言欲西征清飲不可再使我搖心旌
努力各自愛共濯江湖纓

訪郭德甫

闕

訪胡景顏

適齋詩仙人吟境天寬廣聞詩未識面魚雁空來往
道周欻相遇慰此積歲仰烟林指深處邀我稅塵鞅
入門境自勝萬竹颯蕭爽燈前酌夜雨談笑劇拊掌
錦囊出新什句字兩供響明當早脂車未別先惆悵
嗟予走紅塵方此墮世網羨君飽林壑四序足幽賞
努力喜自珍清名照天壤

贈宗人簡齋

博文約以禮夫子誨子淵詳說將反約斯語在七篇由繁乃入簡此舉本聖賢卓哉紫陽公道統得正傳剖析到精微而後會大全議以爲支離此說恐未然閑邪至敬義簡易斯坤乾後學懶用功疎畧取自便藉口鵝湖詩一蹴登青天浪云即心是所學竟類禪不知格物學蓋在誠意先如斯謂之簡毋乃墮一偏此風近頗張門戶欲自專君既學雙峯趁向尚謹旃路頭且要正莫踏船兩舷

題陳致仲環溪

出門何所有四面圍青山是溪從山來亦復茲回環

高人潁川君結茅此中間溪光挹瀲灩溪響聽潺湲四面勿着橋往來聽渠艱是名仙凡界亦曰清濁關可人送過溪否則溪上還

同張公望湖上避暑到四聖觀招桓堂月潭二道士出飲

清晨有客來畏暑思避地涼多獨湖上一棹拍空翠長堤舞楊柳餘雨在荷芰炎蒸俱已失滿抱足清意頗思孤山頂有客具高致扣門聞琴聲便覺洗塵累湖邊出問酒飲興隨所至池鮮煮珍甘水果剝香脆好風林外來吹面凉不醉清談詣物表絶不挂世事

畫舫何人斯簫鼓正喧沸清遊彼應笑世味吾不嗜尚思携枕簟同叩竹間寺從今日日來莫厭驚畫睡

贈畫山水魚龍章秀才

章生畫中師神秀蟠心胸兒時學山水近復能魚龍拂素欲畫時默吮南山松斯須景與物以次生筆鋒畫山巧安排咫尺千萬重陰晴弄明晦近遠分淡濃雪月清瘦嶼烟雨朦朧峯有時作江湖萬派俱朝宗雲濤洶澎湃雪屋驚奔衝風平坦如掌微穀浮溶溶因水魚更巧回翻態從容藻荷猛跳珠聚藻相喁喁中有化龍鯉靜伺機便逢天門露頭角滃滃祥雲從

看君此四畫眾史待奴傭當知各有意不特誇纖穠丈夫抱膝時清樂山水供觀魚或濠上笑何臨流節一朝蛻鱗鬣屣脫塵泥蹤甘霖澤四海覽塋慰九農闕

日食罪言

題郭氏梅莊松壑竹澗昆玉

美人在空谷久別良懷哉秋風天氣佳特爲斯人來踏月訪清夜岩扉肯余開昆弟儼相對松竹間古梅子姪環侍側蘭玉依瓊瑰青鐙照圖史新酒羅瓶罍一家三代風和氣熙春臺績學富儲蓄厚德深栽培

皇路方險巇天馬須龍媒早歲思霖雨神龍起淵雷
君家多賢達上國選奇才詔書明年近雕鶚相追陪

遊靈源天境遇雨各奔歸晚坐以不是溪居者

那知風雨來分韻得那字奉呈一笑

靈源水有天日涉勝趣多同行十數子散策經山坡
溪行小盤礴石坐閑摩挲野菊留餘花新梅著微柯
寒鴉落平柏暖鯉跳枯荷是日冬曦溫景象如春和
笑談不知歸亦有載酒過忽瞻彼北山黑雲生差峩
陰晴反覆手天測不可俄長風舞紅葉急雨翻銀河
儒冠各欹墊僮屨皆奔波路滑爭牛羊泥濺亂鴨鵝

席地聽沾濕蹲沙委駢羅五十笑百步曳杖如橫戈
林間偶自庇棄甲我則那留戀歸不早顛沛逢滂沱
出遊不知時廢此嘯且歌綢繆無遠慮其如近憂何
茲遊已狼藉後計毋蹉跎歸歟亟誅茅結亭依巖阿
震陵有帡幪樂哉澗槃薖

麻子湖遇逆風

嘉平既望餘玉氷發歸槳舟行苦灘澁三日葛陂上
天寒歲云晏道遠空悵惘行行且旬日僅此舟泱漭
順流風忽逆進尺退或丈魚黿多出沒濤浪相潏蕩
范范水接天四望極空敞雖令歸思滯亦覺胷次廣
是時羣漁集軋軋亂輕榜紛來以千百並進或三兩
懸金上絲綸跳玉中層網中間數十輩簑笠牽畫舫
沿流勤按視似是此湖長彼行良甚捷此進不可强
儻無觀魚樂孰慰岑寂想篙師不告瘁奇觀亦可賞
黃昏成野泊風雨助悽愴勢如潮汐來怒若聲鼓響
吾獨安所適幸不愧俯仰緬懷金蘭友氣義特慨慷
念我歸苦遲舍我願先往亟趍南浦城擇館待稅鞅
今宵此風雨露宿必草莽繼茲更三日會面一拍掌
屠酥酒同傾共挹西山爽

白鶴

白鶴有奇質從古巢神仙飢餐必瑤草渴飲惟瓊泉
朝飛閬苑霞莫宿炎洲煙一從落塵埃六翮翦不全
身居樊籠中心往雲霄邊長鳴欲誰訴顧影私自憐
清都夢如昨欲去曾無緣安得支遁林使之遂飄然

蓮竹鶴

蓮爲君子花竹有君子操深衣古君子清以仙自號
徘徊蓮竹間似覺皆所好水邊立良久林外復高蹈
翩然側翅舞意喜佳客到客家江南村幽處着吟帽
有蓮環釣石有竹近茶竈胎仙夜坐子併入平安報
揭來踏京塵久矣不聞耗今晨三君子一見慰懷抱

主人勿卻客借此日笑傲

醉芙蓉

庭前木芙蓉姿色貿殊異初開花微碧仙子淡雲袂逡巡改瑩白玉骨淨無滓爛熳欲謝時潮臉暈紅媚詩人第花品獨號此爲醉花雖無情物司者定有意晨醒粲初發晚醉風欲墜乃知沉湎者顚沛在造次可以爲酒戒看花當歌器

贈相道士梁彌仙羅浮人

羅浮古洞天花木麗春曉仙人住其間鸞鶴飛矯矯尙有蒼生心一念百憂繞日與諸賢游仙人如此少

徐梅埜潘紫岩不可作空有贈子詩一察久軒二李文溪解峯存請子善視之願言福壽兼長在白玉墀壽域躋吾民安用神仙爲

題廉泉

凜凜清獻公盛德世所儀當年章貢治去止琴鶴隨於水取廉泉於人識濂溪廉泉水之清濂溪道之師斯濂願力學彼廉猶可爲

題騰芳書院

若稽隆古時教者家有塾英材歸樂得粹學就私淑淳風日云遠美意久不續朱君魁傑士卓見拔流俗燕山蔣椿桂謝砌峙蘭玉所居必精舍高繼紫陽躅揭來十畝地建此一書屋前山畫屏列暖翠發晴麓騰芳揭佳篇意匠雅營築依墻御史栢繞舍君子竹雪香冠春葩月馥播秋肅回廊啟齋扉雲蔭納喬木亭橋跨天沼檻影浸寒綠中堂富圖史縹帙照錢軸仰瞻聖賢像冠履森在目虛儀設棐几日靜嘗好讀南窗最明快天籟響琴筑延師啟堂壇規矩倣白鹿義方已家庭仁意更閭族朋來秀子弟戶履輻輳轂擊撞金石樂眞趣寄沂浴似聞入腴壤將使盛教育如斯邁種德豐報在名祿願言眾龍駒相與策驥服

體茲騰芳意誓必播芬馥灌纓攬荃蕙結佩擷蘭菊藝文摘香豔義理浸醲郁學苗勉哉植仁種貴乎熟大學先致知中庸必謹獨曾襟富道德詞藻自充足富知宏施設得自大涵蓄雲龍起蟠泥霧豹出隱谷芳名會軒騰霖雨天下福

雪坡舍人集卷十八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古風七言

題雪巖胡則潛詩卷首

君有雪巖予雪坡坡中雪少巖雪多試將二雪平章看坡中雪比巖如何有人問我坡間雪一色平鋪寒玉潔夜深明月照中庭化作冰壺底俱澈不知君巖雪更奇怪松天矯銀龍垂倚巖一嘯望清曉千巖萬壑俱瑤池莫將大小分優劣只喜坡間同此雪蘆花

月色一樣看吾雪本來無欠闕羣芳落盡梅始花形雲漠漠天之涯索笑巡檐坐聽雪春蟲撲窗蟹行沙興來題作雪家契最喜君書此三字世人愛暖冷即嫌我獨與君同此字雪無彼此共一家玉堂茅舍相等差紅爐一片會眞趣藩籬剖破非封蝸雪堂仙伯騎鯨去天台雪巢復何處與君分釣雪江寒同唱孤舟簑笠句

題李銳父所藏陳所翁龍軸

所翁先生人中龍豪氣下吞江海空當時得意作龍首老子眞與天神通雄詞妙語層層出醉中千幅筆一息不遇先生大醉時人間安肯留眞迹先生往往自寫眞非龍之龍蓋空人請君什襲寶此墨此翁此墨不易得

題墨梅風煙雪月水石蘭竹八軸

清晨有客南昌來袖出數幅春風梅芳根不種生絹上安得的皪霜葩開霜葩能開不能謝始信筆端生造化細看入趣眞欲攀亦復不知枝是畫迎風冷笑斜窺簷披烟淡貯拖輕縑豐腴略帶清曉雪疎瘦半橫初夜蟾根栖怪石增奇絕倒影寒溪點清潔斜枝蘭外侶幽姿冷蕊竹間操勁節超然筆法無糝塵正

欹俯仰態逼眞幾回捲軸却復展生意不窮看轉新平生愛梅如愛賢恨無好句模幽妍看君此畫得天趣妙寫無聲詩八篇吾聞古來能畫者畫馬胸中有全馬君應滿腹皆梅花不爾安能筆瀟洒想君家住西山邊萬梅谷中廬數椽月宵扶筇雪着屐坐石瞷水窺風烟紉蘭傲竹今幾年殞香換骨身可仙凝神吮墨淡一掃不覺筆下花眞傳嘆余自愛冰玉幹久裁一幅黃麻絹請君爲作雪家契闕百花頭上占春魁挂我壁間供客看

送友人陳上舍兄弟試太學

東風颯颯吹行李榮送雙龍璧池水璧池浪濶高化
龍直透銀河三萬里君家兄弟眞雁行季方學行如
元方中眉不是弓力軟個般人物宜膠庠祇今膠庠
多俊傑正是勲名立時節陳家原有兩狀元釋褐臚
傳未應別顧予不問京華春蒼蠅願附驥尾塵干將
先去快風雨大阿行亦龍延平

送松麓李應龍奠甫携阿韻鵬升參學

老龍本自天門出躍入璧池聊換骨鵬雛天矯更不
凡平視南溟渺東渤玉京道上五年前曾見鱗翮雙
飛天祇今江國梅花路又送鵬雛逐龍去明年秋風

眉雲飛後年春浪桃花肥搏鵬高騫龍速化倘許共
勤青冥羈甲辰父子同榜

送胡從甫劉仲山入京

梅花先臘開香雪魁信已隨春漏泄送君聯騎入天
京不作人間兒女別錦江俊秀皆朋儔其間偏善胡
與劉胷襟巧蟠錦綉段文采互照珊瑚鈎采芹宮裏
羣遊戲文字韻頭春燕翅西湖萬柳嬌春風相期同
緩看花轡棘闈風動桂香秋一駑邯鄲雙驛騮我悲
日色謾迷眼君喜朱衣皆點頭青天一界蟾宮路只
要朋儕先着步祝君猛去化爲龍行繼延平躍雲霧
君不見蘇易簡不事探花與榜眼明番狀元未爲晚

龍道者生日就狀元局中置酒寄以詩

去年六月初九日天地光明一佛出今年六月初九
日慈恩名標千佛一吾家德本深栽培庭堦燁燁芝
蘭開自從有子即擢第阿兒生時都帶來今朝宴客
龍頭局遥想吾翁抱孫浴手携俎豆與干戈更提一
筆蒼生福願兒長成勤讀書忠孝一脉天相扶張家
師德梁家固重入衣冠盛事圖

姪阿鍾覓字與詩

阿鍾五歲已大奇從我覓字與覓詩栗梨不愛愛紙

筆此意豈是尋常兒吟詩寫字非難事字畫是心詩
是志器量充周志氣宏勁筆雄辭皆極致吾家鼻祖
豐城公庭叱百萬無尪雄子孫世襲節義風流傳直
至江西翁江西夫子今希有四經七舉爲龍首不作
孫弘曲學儒文章只是宗元祐祖宗積善源深長爭
奇競秀生諸郎諸郎更有如鍾者引領丹山羣鳳皇
曉窗讀書肯至午夜燈淚淚明月廡只今小年已勤
苦從此讀書到十五貫經穿史包今古雪坡癡叔未
足多下駑驥子一躍遥河南晁氏曾有樣二十子弟
俱高科汝今羣從多兄弟勲業相期各如意家塾相

師學聖賢廟庭再拜傳忠義羲獻帖李杜詩遺縱雖
在不必追請曆慶曆徂徠頌更立中興浯水碑

賀族兄寵妾生子

豔紅香紫春正中扶輿磅礴清氣融玉麟夜製香案
鎖五雲裏送光玲瓏吾家自是詩書裔秀傑相承擢
丹桂太丘合有二方兒省華須看三堯繼近聞絡秀
生伯仁喜君掌上明珠新願言種德相扶植此子定
是高車人

賀趙宰美任生子

趙侯德與甘棠種製邑三年民歌頌玉皇有詔促歸

班一夜長庚來入夢豐江羅岫神秀奪龍泉太阿光
芒動玉女擎香龍吐雲孔室親抱麒麟送懷玉仙人
秀眉目披羽嘯出蓬萊洞奇骨崢嶸千里駿異彩繽
紛九苞鳳人生有子萬事足又值朝天欲飛鞚驪珠
在掌鳧在爲家之喬梓國之棟此兒見說骨已異壯
氣冲天搖蜻蛉我識英物試一啼他日當安磐石宋

賀孫舜臯子周歲乙卯生

卯君元是月中兎搗藥長生壽根固去年此際抱清
秋飛駕冰輪碾風露來爲龍谷曾孫兒生來一歲骨
格奇廣寒宮殿出身處看折桂林第一枝

贈新昌王薑田三子

太原曾有三珠樹花夢一團光彩聚清晨肯挾三鳳
來眞是王家兒可譽乃翁哦詩松竹陰三兒吾伊玉
應金不須累碁撚蠟作跳虎駿譽續取河汾琴沂公
不作溫飽計他日簾前退丁謂讀書有用須濟時莫
只覓官求富貴

訪李與伯不遇其家人命二子留宿有古人載
髮撇薦之風喜詩之

暮烟蒼莽浮林麓征馬踟躇歸鴉宿山前知有故人
家急往叩門驚啄木主人多日出未歸鵲飛三匝愁

無依刲羊忽逢伯仁母肅客雍容見二子烹雞炊黍
羅酒漿奴飯馬芻更充美慷慨好客尚父風酒仙家
人自不同古來如此能有幾載髮留客書入史

薦黃平仲過雪巖以詩代簡

秀巖萬仞拔天超劃塿剜塊爭怪詭六花一夜積三
尺化作冰壺無表裏幼輿丘壑自不凡何況有雪比
此巖天教盡管清世界雪巖自號冰壺銜巖前列植
梅松竹三友相從吾事足靈臺片雪視不消吐作新
詩動驚俗有客有客山水仙揮毫欲寫雪洞天敲門
試驚袁安眠莫作剡溪王子船

贈墨客呂雲叔

柯山葉姓貨墨者甚多皆冒茂實名而實非也有呂雲叔後出不假葉氏以售而其法亦出諸葉上予省試廷對皆用其墨偶利市歸道柯山呂請詩識紀其實

昔我奏賦趨南宮路逢墨客回仙翁筆端攪動雲霧起袞送龍入天門中薰風入對經前路更覓仙翁一九去覩光旗影照丹墀一笑天顏承雨露謝恩獨拜雖偶然回翁墨好蛻使仙時人從此塡戶買錙銖可博黃金千一名一第秋蟬翼視草判花兒戲劇殿頭

演筆和金盂方得回翁龍劑力

贈丹客鄒道士

退之不肯與神山盍肯崛曲處世間業陽先生亦有語金鼎偷生詎能安政令白日生羽翰瓊樓玉宇高應寒虎鉛龍汞吾豈曉獨有炯炯雙眸丹

贈宗道士元一自稱忠愍孫號雲隱能符法煉丹

黃冠元帥之子孫於今身入虛皇門當年元帥扶宇宙瑣瑣粘罕氣可吞汪黃沮撓不如意空使英雄滿襟淚子孫從此懶作官隱入雲間羞用世詭胡俘虜志未伸以不如法治鬼神家傳一點心及物燒作金丹功活人蒼生億萬方受苦莫戀蓬萊隔風雨急鞭禿角起鄧隆瀉作甘霖蘇旱土

贈黃道士思誠祈雨感應

丁巳孟秋日戊午不雨三時嗟旱苦低畦高隴皆黃埃嘉種歲成不入土富家倉廩鐵灌鎖民腹爲雷淚如雨更遲十日天不聞血肉磨牙總豺虎縣官祈禱聊具文饑聲嗷嗷恬不聞山中道士睡不着鞭雷起電驅風雲天瓢點滴翻駿馬一日甘霖遍天下盡將昨夜赤千里化作今朝青四野農家笑語無愁聲指

日可謠天下平熙朝眞主聖且明漢雨不待弘羊烹或言天民天自恤或誇調燮有新術山中道士不言功飽飯熟睡聽松風

贈山月道士

山高月小赤壁游夢中道士鶴掠舟當時此鶴是君否猶愛山月懸高秋夜深萬籟寂不聞金波時帶白玉樓劃然一嘯白雲起宇宙萬物皆浮漚

題道士瀟碧

此君蒼蒼誰手植萬箇琅玕列如戟翠寒綠淨不可唾一朵化作瀟湘碧堂中有人有詩癖日坐清陰聽

玉擘巖廊舜正南風琴不作江邊淚斑滴

中秋放舟

玉壺瀟醒澄風露一派銀河卷輕素九秋此夜恰平分冰輪輾上青霄路繞枝散亂警飛鵲搗藥分明見靈兎荻花冷浸一汀水桂子香飄半天霧江山如畫洗塵目風景人詩多秀句乘風綴放牛渚舟仰空長歌赤壁賦狂來舉楫直欲舞興到行盃不知數此江流水自千古此月照人知幾度一年好處在今宵不到天明莫歸去

西山雪嶺

風掀晴空作頑冷雪欲成冰漫翠嶺白雲嵯峩堆不散玉龍蜿蜒睡未醒峨峨太白橫參井移作西山奇處景洪崖安在呼使來與鴛飛車登絕頂

清江曲

夾岸桃花燕子飛一江春雨鱖魚肥絲綸百尺烟波闊夜夜鳴榔載月歸扁舟一葉橫沙嘴得魚爛醉春風裏綠楊深處酒醒時半江潮落天如水萬頃滄江五月涼一川錦繡藕花香綠蓑青笠鳴疎雨老樹殘烟帶夕陽野船燈火夜明滅一笛風清楚江闊無魚無酒且歸來篷卧蕭疏看明月江南江北老天涯萬里西風雙鬢華瀟瀟雨岸梧桐葉漠漠平川蘆荻花柔櫓聲中山水綠平生未識黃金屋沙邊鷗鳥莫相猜是非不到清江曲葦折荷枯人未歸波寒霜落鴈初飛人間節物時時換又折梅花下釣磯青山四面清歌發幾點沙鷗起天末一任長年醉則休醒時獨釣寒江雪

桃源行

武陵溪邊翁好魚笭箵釣車日採魚扁舟爲家葦爲屋豈知世有神仙居曉來不記舟行路忽在桃花深絕處紅雲杳靄望欲迷絳雪繽紛落無數水源盡處

便逢山一逕似通人往還穿花竟出洞谷口別有天地如人間青山高下鱗鱗屋秀野桑麻深淺綠春深耕罷犢牛眠晝靜人閑雞大熟村中老幼皆相知鶩逢外人子爲誰平生採魚不此到借問此是蓬萊非笑言此亦人間耳聞有蓬萊何處是秦初避亂偶此來今日已傳秦幾世漁家不識青史編相傳去秦六百年吁嗟已不聞漢魏豈復知今晉太元當時祇恐秦萬世携家挈鄰相遠避早知秦不五十年安得種花來此地採藥山人去不歸唳松女子今何之種桃着花尚未實未必歲月多如斯家家置酒延雞黍便

好卜鄰花底住中心自喜口不言後日重來今且去
悽然辭別便登舟依舊花間溪水流插竹識標來處
路鳴榔無復舊時遊顧家一念仙凡隔如夢驚回尋
不得當時不與俗吏知或可重尋舊蹤跡五胡雲擾
豈減秦晉人台作桃源人漁郎出山自失計秦人絕
蹤應未仁漁郎漁郎休太息漁家自有神仙國鮪艫
沽酒醉蘆花此樂桃源人未識神仙有無何渺茫退
之此語誠非狂淵明作記亦直寄便如東皋誌醉鄉
秦風鑿薄難與處晉俗清虛何足數願今天下盡桃
源不必武陵深處所

雪坡舍人集卷十九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古風

送陳糾任滿歸

江西道院春風裏田里嘆愁聲不起黃堂太守政如神館閣掾官清似水掾官皆清誰最優寮中錄參陳太巨奮身元自科第出不比召筆庸常流生平妙得書中趣默會欽哉恤刑句木天玉堂未肯遊且爲黎黔了寃訴操心仁恕眞崔公湯瀋沐浴羣囚同雷轟

電燭不留滯狴犴昔滿今俱空歸巢羣鵲依庭木春晝圜扉芳草綠政成來泛幕中蓮吏案凝塵無訟牘幾年推政氷霜嚴生怕歡與愁俱添公揮椽筆議革獘和氣藹藹生青帘感恩戴德殊未已鳳詔飛來趣行李雲衢直上驟驊騮一日追風千萬里昔公留此民如瘳今公去此民如愁父老何常欲君去州縣但恐難公留陳平他日宰天下大志奇材見分社況公陰德似于公寧不高車乘駟馬于公受報在子孫天今報公及公身公身榮顯復子孫造物豈負眞賢人錦帆招颭鼗鼗鼓愁聽數聲離岸櫓公還爲雨澤九州多爲高安添滴雨

送揚帥參之任

古來幕府居才雄子美嚴武韓裴公近時幕府養清望一事不到籌帷中先生人物宜臺省豈合官曹坐閑冷秖今時事欠撐拄袖手旁觀應不肯潯陽戈甲屯如雲天子命我叅卿軍江頭策馬梟黠虜快作當年虞允文欲知允文宰相業只觀采石江頭捷滿望麒麟第一功不唱陽關第三疊

送高錄叅美任

高安之民椎且質空蒙惡聲頭上筆獨惟猾吏可怕

人架鷹騰霄柙虎出貪官乞錢吏手中庸官仰筆描吏容獄情黠淡直爲曲雖欲辨雪何由從先生來糾高安獄直道仁心作民福吏知積德不忍欺囚感吐誠爭首服掉頭不肯徇上官幾回拂意思掛冠伸寃振抑必得請媿殺同列雙顴丹先生種滿甘棠了天子知賢恨官小若人底處可安排不在玉堂應鳳沼鱣鯨自不溝瀆留郡官無賢民却愁愁公歸去莫報德但祝高門于定國

送鄭編修偘罷任

江城雪作陰如暮兒樣老翁啼塞路雲深日隱天不

知驅馬蕭蕭使君去使君四海鄭村邊人是白玉堂中仙君謨政事文永叔五花爲筆蒲爲鞭民酣醇酧春風裏吏奸如魚在寒水橫江立石霓截流要使千年履如砥瓜時且及報政成漢法選表宜公卿況今世號天清明如何飢烏啼夜聲飢烏聒聒正攫肉驚起鸞鳳騰去速世間公論竟有否汙此無瑕雪團玉杭州白集亦自無若有慧苡猶款珠中湖築堤到今賜當時憸兒羣謗蘇先生去住輕蟬翼一笑歸歟黜如陟但民失母士失師欲取讒人投有北浮雲豈解終爲昏先生即來直北門偏州畢竟着不得滂沛霖

雨蘇乾坤

次楊監簿上陳守賑災韻

稻田碁局分郊區人煙畫障聯城隅新秋入夏種俱下一色秀綠連天鋪年豐止爲憂國願雨霪忽動民愁吁浪浪竹瓦日鳴瀑爛爛苔砌長跳珠江流入市舞篙楫野潦斷路迷樵蘇孤樹空留白屋少平地欲縮青天舒犬雞登簷叫雲霧蛟鼉上岸疑江湖使君視民容有感憂且蕭牆非顓臾家沒半扉盡在竈食不一粟糟爲餔鶉衣鵠形避淪沒槁項髫額相攜扶下車以來宣德意但有寬政無急符溺飢沓至蓋由已食必稷奏土禹敷故侯遺我四百萬指此亟作民良圖餽無所處不受是君子貨取安可乎分甘固欲買不語溝清那肯同渠汙二朝盡散色不靳可使被澤遺匹夫錢從民來復還民塗血不用子母蚨坐令雁澤得復集豈但魚沫聊相濡四旬奚堪水一至十室不忍煙九無只求氓編易菜色寍計私橐如匏虛方今汙吏爭侵漁溪壑不厭求贏餘官錢花破入私帑期限火急催民輸貪者盡笑公迂儒安得天下皆公迂

次楊監簿新闢小西湖韻

搜奇抉異三十載此湖如玉韞而待發源遠自錦江來匯流近與柴門對山川融結自古有造物扃藏深意在瘦筇曾作日尋討一見便覺天廣大兩山宛似南北峯況有層塔相映帶芰荷十里蕚綠華雪月三千銀色界深藏最有君子意自衒殊非小人態西湖每遇蘇雪堂妙句尚憶秦淮海此湖端爲舊游發壯觀未信吾州隘鐵菴蜀珍坡仙派下筆作詩風雨快從今新瑞次古杭敢賀此湖貞慶會

題河沙寺西崖

河沙古寺臨江干山如蜿蜒翠龍蟠入門雙石踞虎

豹排雲萬竹森琅玕山中有景開屏面路入西崖羊角轉一湖橫陳白於銀一溪西來淨如練僧言此處好結亭孔方絕交呼不譍竹陰深中即亭子風月爲戶雲爲檻寄貲錄事今豈少不日誅茅坐林杪飯餘曳杖一登臨看盡青天沒飛鳥晚天落日浮湖光漁舟相連鴻雁行浩歌橫笛互相答底處更欲求瀟湘荷山對面不盈咫門前吾家錦江水何時亭子高崔嵬年年釣蓑爲此來

題南昌邑大夫俞君尊公坦庵

人心機穫日以非太行羊腸同一巇坦庵先生獨不

爾方寸境界天平夷絃歌武城有賢子寬曠襟懷亦如此會令天下歸此庵蕩蕩康莊行九軌

梁新恩送龍涎香盃

神龍側枕瓊瑰卧表裏透薰香玉唾巧工斲取破天馨碎屑沉蘭百芳和製成七寶金霞鶩猶帶嶺外梅花香醁醽一酌發奇馥滿中灩灩浮龍光感君遺我眞情厚歸拜庭椿一盃酒峻第高官不足榮人生只願親庭壽

謝胡龍溪惠酒材及五德

臘寒無酒虛瓶罍雪窗孤此梅花開乾簷鵲噪悵鶴舞蒼頭疾足龍溪來龍溪遺我明珠斛玉蘂仙花光照目急呼侍兒洗瓮盎壓此蒲萄一江綠缸中酒熟雞更肥癭樽竹筯常相隨故人故人來何時安得勇赴雞黍期

余評事惠龍團獸炭香瓔鳧實且許以百丈山楮衾而未至

青禽啣雲落蓬壺風簷快讀光眉鬚百朋珍貺羅庭隅一一皆可當清娛建溪龍焙香雲腴香瓔巧製來東吳鬅鬙獸炭奇形模碎邪天祿獅熊貙王家舄種君家鳧晴沙暖抱明月珠雅意下照仙人癯矮窗醉

兀詩情孤蒲團松拂燒紅爐蝸廬積凍春潛驅侍兒金珞香玉膚月襠着雪煎春酥窗前笑玩嬌黃雛託言直可貢上都其波及晉皆君餘獨欠一幅橫雲鋪王孫醉擁紅氍毹楮生長揖非吾徒藤牀紙帳恰此須能供梅花清夢無

贈綦翁挾二童皆高奕

蓬萊閬風白雲鄉瓊樓玉館相低昂蟠桃影滴仙露濕壺天晝日和春長老仙鬢眉白於雪雙侍女仙冰玉潔龍牙棋子琅玕盤消遣洞中閒日月乘風來戲塵凡中皓皓驂以雙鸞紅女仙似是王屋婦老仙似

是商山翁一聲飛雹枰中落應手鈞天僊樂作環看
側睨驚相呀盡是人間未曾着人間事變如雲輪面
勢更改番番新撫枰不是少奇着往往當局多迷人
五老峯前白鶴址晝眠扃門日清美棋聲流水古松
間忽然聞之雪堂喜雪堂欲學竟不能不如旁觀眼
自明馬鞍聽朽柯聽爛局中有路能長生

贈定軒游季升能地理

海風吹潮濁如泥咫尺不辨魚與龜秋潭表裏冰鏡
淨下瞰直可莖鬚眉巧知有萬不齊物心到定處皆
能窺君心久矣波不起天地不逃圓鏡裏胸中玲瓏

列星宿眼底遠近住山水人言君脚踏四方不知君
閒謂君忙寒爐曾與話清夜始覺牖戶虛生光我生
之日直南斗逢人得罵不脫口而今只把定眼看得
失空花總何有但愁國事紛披猖舉棋不定觀驚旁
天傾地仄欠撐拄安得不動鐵脊梁

贈郵文秀才

風行水上眞文章不羽不脛遊四方妙語綴入牙頰
香意有佳客揚其芳美君金璧不願將多文爲富紛
儲藏牙籤玉軸緗縹囊書船貫月飛虹光鼎肉試取
一臠嘗珠璣璀璨錦繡張疾指快讀下五行虎鳳蔚
躍蛟龍翔尚欲效學雞林商遍索偉製豐行裝哲匠
謹勿麾門牆當遣紙價貴洛陽

贈眞術秀才

秀才天台人善談星命先兄存日嘗以詩遺之攜
以來爲予言命予不喜問富貴者也感先兄遺墨
聊以賦之

天台眞術李秀才手持先兄遺墨來先兄已矣遺墨
在三讀感噎重生哀哀餘試問子何術星斗紛飜舌
端出不須問術只觀詩詩好應知術眞實大凡學術
總要眞不眞誤殺天下人近來世人多弄假不獨肆

中談命者

贈古朴相士

巧夫縱誕爭說相口角瀾飜如翦樣眼中元不識英
奇隨世炎涼分下上貢諛乞得貴人詩紅籤綵軸珍
攜持未遭窮士或有贈爛在醬瓿問不知如斯等輩
眞肉眼砂裏精金豈能揀古朴相士却不然品題每
在未遇前前時贈詩紙欲朽逢人誇張不去手古朴
相士眞識人識人須要當賤貧信知巧者盡虛僞惟
有朴者全天湻願君終身如此朴俗態高低不須學

贈金斗相士

君有金斗盡自珍持此量我非其人欲我覓印如蘇
秦我寧滿堂三斗塵

贈行在李主人二子

李家自古兩詩仙太白長吉相後先蟠螭屈曲作妙
語到今氣燄干雲天君家家裏二奇子眼如明珠頭
玉峙長成學取二仙人要使詩人常姓李

贈天王長老無着能醫兼善畫龍頭

唐有一僧妙醫藥得大醫王三昧覺雨中盥手瀑簷
飛驚歎病龍腥唾落須臾雲霧忽銷霽白髮老人來
矍鑠自言病中困行雨願得良鍼蘇脈絡授方寸劑

應時愈拜奉僊方效思邈此事今無古信然說與時
人渾驚噱早來忽得縑素軸挺挺辟龍露頭角心知
此龍非病者噴霧洒雲天洗濯龍身不病澤四方萬
物全生總安樂此龍此醫今是誰天王長老僧無着

贈饒春卿丁巳秋醫痔有功

扁鵲華陀不可作龍宮寶方閉金篇春卿奚氏劒江
饒老眼熒熒仙授藥傳醫五世活幾人計日而愈功
何神縣疣附贅夜驚失立使笑語開顓呻方今氣運
乖生盤天地中盤大癰疽養疾誰見憂彼何人
斯甘吮舐石猶生我疣毋多能治不使如國何嗚呼
安得醫國之老如此手勿談時事且飲酒

古風

潘凱吳燧二察甚振風采劉仲山有詩因次其韻

國家元氣幾如髮章李以來幾臺察謂章公琰李公昂英飜盆窺甕若不聞射影含沙但潛發坦途自詫忘羊腸堅冰恐已在履霜熙豐舊人正伺隙乃爾寂寂無精光抨彈已上旨宣諭諫不能行法當去老烏欲食不再

鳴幸有新來柏臺疏螢霆忽擊瞶者驚不待數月如陽城中書君已非偃月何事亦惡仗馬鳴奏疏流傳人吐舌未死姦諛面頼熱祗今時事尚可言奏四十章當一月直言不憚方威靈本朝未嘗言罪人但圖奏上天子喜莫管近前丞相嗔向來慶歷子庶子千古名垂漢青史青山炎海固鬼愁志士寧能彼易此風塵須洞何如時麒麟豺虎方爭馳士所當爲未止此志完幸聽承君規

丁巳春言事西歸和朱子雲賜詩韻

鯉魚書來上誰字斗牛光中湖海士梅花臘雪曾會面桃李春風一彈指剡書得詩意雄傑鍾呂驚聞箏笛耳懦夫有聞氣可作姦諛未詠神已死努唇爭笑乃獨否我心有同固如此君家請劍攀折檻遠勝衣繡誇歸里立朝日少諫多蘗況有竹林老夫子百年易了富與貴萬古不磨天此理笑罵從渠官欲好妻妾羞人身不恥獲禽一朝固可十天下艮工安肯詭古人寥寥今不見舉世滔滔此皆是蛾眉方遭眾女妬足音忽動空谷喜我欲淨洗后土泥子爲快挽天河水

和楊監簿詠梅

不知年換山無歷日短著書陰自惜臞僊誰與伴清孤竹裏梅花破幽寂月窗看影嗔曉奪雪徑尋花驚夜失絕憐一點清淡意不作羣芳妖艷質夢寒翠羽真恐涴香遠細腰何敢即廣平亦作軟媚語可笑鐵心輕變易梅州忝徽梅花髓句中有味供抽繹冰甌滌筆想更奇試爲此花重請益

送孫龍谷

徨煌南方老人星天邊飛來地上行秀眉方瞳瑣骨聲升降步履如風輕生平見說勇爲義千指團欒一和氣祗今福壽天所報眼底曾孫家四世瑞祥融作

合幹松豈惟義聚蒙天封義人合得松椽壽孫枝蓊勃環老龍先生教人忠與孝家法可爲民則倣道中有福理自然必收詩書仁義效子孫森列皆有文次公長公爲弟昆曾孫早娶見元孫蒲輪迎召登金門

送李幼張

梁間呢呢燕將雛林中櫨櫨反哺烏君前舍羹頴谷子橐中寘簞翳桑夫五年得金方還養有婦有婦愁秋胡士生志大雖江湖不堪回首飛雲孤伏雌扊扅且未論占鵲日日旦及晡篋中萊衣幸可着腰下何必印若蘇因君歸去長嗟吁君有毋遺我獨無爲親

負米今已矣落日慟哭悲今吾願君升堂奉甘腴毋使專美徐仲車

九日簡張倅

西風破帽吹不斜東籬繞行空嗅花隔牆酒熟無鄰家草堂欠醉從誰賒亦思峯頭作重九安得天風吹灩酒別駕倘作城南期賢似江州王太守

送胡季弢入太學

春秋自有胡氏學盡束諸家上高閣當時小試錦江城橫翼秋風天一鶚祇今冠帶圜橋門孤羆兀席空狐羣近來文氣頗卑薾要使四海宗雄文余生志願遊璧水竟隔蓬萊三萬里雖然末第偶成名俗骨自憐凡可鄙君今換骨向時中六街名流自不同宰相狀元三舍選齋前碑字看塡紅

送漆文甫尉分宜

吾兄梅花冰雪臞胸中萬卷行石渠同生丙子自兄行才學兄我更有餘月中折桂仍先余兄騎快馬余蟾蜍一行作尉袁貳邑春臺春風宜吹噓阿瞞綵棒謹勿設民命今皆轍中魚合得官職聽自除覓薦莫作迎逢諛寒齋話別酌霜月祝子但此霜月如欲留不可空攬袪兄出我處從今疎兄出我處從今疎有

便但寄箴規書

送琴隱吳君

天高日烈勢欲然秧已生節未入田誰歟操琴尊師涓使我赤地里至千風雩且歌吾自樂窮閻不可無炊煙薰時解慍民望切亟爲我作南風絃

題譚君詩集譚君蘇野塘婿也

建州衣鉢傳武功山谷濠梁窺謝公譚君之詩何自工君家詩有冰清翁野塘千頃涵秋風資奩盡在奚囊中蘇仙今已騎虬龍野塘釣艇君誰同

贈彭花翁牡丹障

洛之花圖歐公詩驚怪天巧呈新枝自言當時記者數十種姚魏後有潛溪緋蜀之花圖景仁句香雪藥金藏不露徑圍三尺瑞雲紅尚有二花添未具此花非惟今所無世間久亦無此圖東南花樣自來小如盤能幾多如盂曉來明眼花翁作風韻宛然如蜀洛寫作花中第一花羣類一時都脫落想渠欵筆小盤礴心去化工無一膜天上司花巧不神筆底春風光欲爛籠寒在假青翦庵護日何須碧油幙月坡堤張家園郭令公宅東街偏錦衾繡帳相接連一夜移入歌堂巔吳臺教戰娃數百漢宮列侍娥三千斂綃十

丈思公譜錦與萬態元與賦花自長春蠟不封根無下土蟲難蠹花翁花翁子誠能見渠此畫萬感增此花昔惟載本草流傳至唐花始好移來從武曌愛重由環兒名花與傾國初著沉香詞從此帝城春爭逐賞花期徑尺誇千朵萬錢買一枝三街九陌沸遊賞冠蓋車馬相追隨自入天朝花最盛長壽不數唐崇敬豈非洛陽天下中和氣又匪長安同故令百卉巧變幻黃緋紫白深淺紅簪花下至採樵子獻花上至蓬萊宮或言此花特妖媚只解趨時爭富貴阿嚜移來醜比妍阿環貴重榮猶悴四香閣上屬誰家朝思

宅裏知何地世人浪自相矜誇看到子孫能幾家我言此罪不在花自是時輩爭榮華洛人珍重姚黃不輕畀一根不入權豪第花知天朝眞治世萬古天藏發奇祕洛不愛寶蜀出珍如鳳如麟王者瑞洛中富馬程與邵蜀之蘇范輝相照人品亦如花品高斯人斯花古來少後來蜀洛黨小分世間萬變如輪雲洛陽名園占治亂讀書至此空三歎洛宮禾黍今離離蜀道峨眉更慘淒花翁作此豈無意要見祖宗全盛時

京城苦熱

羲和鞭日就地行祝融張傘燒空明錢塘人家苦偪仄行立坐卧皆如蒸清宮遙殿山巖雪樂飲相攜冰藕潔溫泉浴罷好風來太液池邊芰荷月王公甲第連雲霄松泉竹石秋蕭蕭龍皮淺沁寒坐客驪珠直上清塵囂天上清涼不知暑炎熱人間徒自苦亦有江南雲水鄉胡不歸歟釣煙雨

夢保母如兒時

憶昔兒時衣百花阿保扶我上戲車兩歲讀書未離乳書罷尋乳猶歸家年方十三失阿保弱冠慈母仙去早祗今堂上獨靈椿念及庭萱怨露草夜來忽夢

如兒年阿保攜抱慈母憐人生安得常童顯只作嬰兒啼母前

題魁字軸

玉衡杓建天之綱枕參魁耀森寒芒總提眾星環侍傍仰望燁熠開神光有美俊容分天章收入翰墨何淋浪一筆三丈超尋常字勢直作蛟龍驤錦裝玉軸垂高堂標靈發異呈嘉祥卽吐奇策先眾芳巍巍姓字歷四方魁下三台炳煌煌上拱紫極天中央作第一流謹忽忘冠冕今古萬世香

游曲江分韻得月字 曲江在豐城縣有磯山海慧寺僧雪樵能詩

曲江磯頭山岑嵂此景江南誇第一漁舟晚弄烟波閒市樓春映晴嵐出擁輿長吟入畫圖席地草飲成真率更叩山房僧榻眠卧聽松風待明月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古風

贊趙直閣所藏四美人畫

春 兜鞋踏青

晴絲啜絮浮春光牡丹醉裏微風香簾簾半捲日低柳百囀黃鶯啼斷腸玉兒步整金蓮穩回首光流花面粉嬌慵欲去未肯行一逕落紅愁踏損

夏 出浴納涼

瑤臺夢斷敲門竹鳳蹬溫泉新出浴侍兒扶起嬌不禁蟬翼紅綃影紅玉晚蟬聲裏追新涼藕腕輕挹龍巾長留仙裙舞風力軟不知何處荷花香

秋 挾扇看菊

林稍脫葉飛斜陽寄書雁着西風行思情怕學中斷絕畫扇未忍高秋藏中庭寂寞歸鴉後鬢損遠山雙峯鬬淚珠濕袖對黃花人比黃花人更瘦

冬 玩吟望信

紅爐暖閣烘如春玉琴不撫生微塵梅花嗅罷寂無語千里瀟湘思故人燕釵和閙都敲折愁攬柔腸千萬結沉吟望斷信不來同雲暗釀江天雪

題楊妃出浴圖

溫泉暖滑留餘香芙蓉出水紅生光寶釵義髻鬟龍鳳力困未必忺霓裳斂衣側步無窮意猶勝朝來海棠睡誰知迎洗錦綳兒已在華清賜浴時

題西施捧心圖

紵羅山頭浣紗餘酥胸嬌擁翠不舒高軒直蓋填寒閭東家少婦羞弗如越宮選進吳王側光照姑蘇春奪色鴟夷心痛痛更深亦自顰眉但憂國

贊張英玉所畫山谷老蟻蝶圖

穹碑一立承天寺吟骨遂重宜州樓當年羣蟻亦策勳豈知須臾夢封侯南柯一散風雨惡未若栩栩爲莊周

贊張英玉蟬驚螳螂圖

一螳踉蹌上枯柳一螳欲上鼓劒走驚蟬側翅着樹枝性命幾成落渠手物生遠害當知幾不知猶可況已知干林何處無風露莫曳殘聲急飛去

禽言十詠

不如歸去

翠煙深樾江村雨蜀魄催春勸歸去勸春春去勸未

休客子傷春慘心緒只今蜀土錦城荒蜀客望西蜀故鄉故鄉蜀客歸不得何況當時蜀帝王

泥活活

黃梅蒸雨已幾時路泥活活沒馬蹄前山咫尺似千里十步九跌行人疲漫塍白水秧欲老黃雲漸黑來欹倒泥汙后土何時乾天若憐農放晴好

着新脫故一名闍耕闍布

繰車欲動蠶春暮水足秧青行白鷺着新脫故山禽呼也似催人闍耕布着新脫故也自奇闍耕闍布也自宜冬苗夏絹星火急欲着無新耕亦飢

郭公

郭公古時亡國餘姓名尚掛春秋書問其故國何丘墟知善不用惡不除今人皆知笑亡郭胸中亦自鏡善惡不知山高正呼君身似郭公猶未覺

麥熟也哥哥

晨起涼潤疑秋肅格磔軋軋叫雲木似催農父急腰鎌村北村南麥皆熟屋頭場地初雨乾手聲拍拍兒童歡田家未敢冀一飽父老相呼先了官

看蠶娘子得幾許

流鶯前身織綃女猶抛金梭學機杼隔窗嬌喚看蠶姑娘子看蠶得幾許今年蠶慳熟處稀採餘桑葉青滿枝一年養蠶四番熟安得長似開元時

婆餅焦

趁晴割麥收雲黃焚爐新熟餅餌香阿婆炙餅半焦赤阿婦罵兒嗔不食山禽戲語婆勿嗔有餅可焦猶食新西家割遲麥爛死婦姑對泣空酸辛

姑惡

煙林望帝聲思歸風枝齊后音悽悲如何人永化爲鳥猶訴姑惡無停時純孝通神泉鯉躍寃氣感天霜爲虐螭蟠有味安得珍婦自不賢姑不惡

提葫蘆沽美酒

晴煙如潑春光濃萬花笑日爭嫣紅百金沽酒直取醉有酒不醉孤東風不如遂我豐年願秫米價如黃土賤家家有酒不用沽何用提葫苦相勸

百舌

百禽巧作百種音一禽却學百種禽晴風暖日意自樂圓吭變換皆清吟多能不如止一得多言不如止一默一朝閉口不敢聲莫有讒人在君側

問鴈

家山已作一月疎鴈鴈爲取秋風書鴈飛竟去已幾

日乃爾寂寂知何如曉霜雁聲又東去急起出門呼
雁住前時囑爾爲寄書汝今將書落何處雁言丈夫
志非常桑弧蓬矢示四方顧家安足就大事底用屑
屑悲故鄉吁嗟來汝空中雁黃耳猶能書往返飛奴
解遞丞相箋鵲鴝亦傳商婦簡帛書自古倩汝傳詩
人流詠知幾年汝今何事倦來往應我不如蘇武賢
雁言君擬乃如此信史不如無此史當年史册語多
欺我亦安能書萬里湖田漠漠多菰蒲就食聊寄江
南居書郵安得爲人作君欲覓書尋鯉魚

聞鶯

晝涼百禽交鳴一鶯和之殊有幽意急取書讀與
相間雜既已賦詩

風吹微湍入松壑雲幢葉蓋相低昂山禽此時似得
意雜奏一曲娛新涼流鶯頗嫌無宮商飛來中間作
笙簧廣寒一闋新霓裳天遣鼓吹吟詩腸取書細讀
與相和金春玉應聲琅琅曲終書罷各無語林影滿
庭清晝長

觀風馬

簷間鐵馬何威獰霜刀雪劒爭鮮明秋風一吹陣脚
動跳梁春擊聲鏗鏘何時直提十萬兵金戈鐵甲相
磨鳴縛俘斬馘墟龍庭歸來馬後笳鼓聲

烏鵲吟

鵲噪人所憐烏啼人所唾謂鵲能報喜謂烏常送禍
烏啼鵲噪何必然孰爲此者皆其天預占禍至使人
避比鵲以烏烏更賢欲忠於人反嗔已喜諛惡直常
如此君不見九齡去國林甫相崇侯得君比干死

錢唐吟

錢唐家家重生女自小無人識機杼教成歌舞十二
三花燕身材柳鶯語去年學得琵琶成今年學得彈
秦箏豪家亟聘明珠斛來換綠珠入金谷敬行小女

肩輿來親情送別羅酒盃拜辭父母登車去歡喜出
門不回顧親恩無復雉將雛兒意亦忘鴉反哺阿婆
八十泣送門自憐終身無阿孫笑言阿婆不須泣舟
子乘潮渡江急

義娼吟

雲樓余兄舊遊也余兄死平生密友至有不哭弔
者雲樓鄭雲英獨卷眷不能忘慨而哭之時而莫
之可謂義娼矣是可媿天下之爲人友而生死相
背負者余嘉其義詩以贈之

燕子樓中一搦春十年紅袖消香塵尚書墓上白楊

拱曉燈猶伴孤眠人楚樓佳麗清梅似識得詞中秦學士玉盂一笑古藤陰便學斷腸河滿子燕樓寂寞楚樓空鄭家雲英千古同崔徽心事照秋月玉京舊恨啼春風人生交態分貴賤況是死生情分變域蘞未緣拜無人千里素車那復見知義如今到此流冠猴襟馬皆堪羞

聽纂

春簷雪乾初日長簾花深壓梅影香美人帳中午睡起釵橫鬢嚲慵添粧文窗窈窕鮫綃綠卧按古纂橫漆玉微揎翠袖露春葱學弄梁州初遍曲拂絃輕揠

三兩聲問渠學曲成未成已成未成君莫問聽取軼軋伊嚶鳴七絃一似焦琴樣立雁參差相下上左按天孫織錦絲右幹仙人飛海杖輕扳淺揠聲短長疾徐洪纖抑復揚瓶笙吐韻出蚓竅雲車碾響升羊腸雙龍曉日吟秋水孤鸞春風悲鏡裏清猿嘹喨萬松間雛鶯惺鬆百花底平生有耳喜此聽手不能作心目醒除却高山與流水琵琶箜篌俱逕庭樓中弄玉吹簫侶同學丹山鳳凰語鳳凰鳳凰來不來蕭史行雲在何許

贈玉生玉生能雕能染近又能郵文李松麓欲其專於一送以序求語於余松麓盡之矣姑以詩

三年刻楮多苦心不龜手方只百金近來自笑巧成拙捨去二藝趍雞林文章小巧蟲雕刻大巧天機五雲色單傳此印到人間君亦當成近朱赤松麓先生嘆歎窮請君專志毋分功悲絲政謂可白黑斲雕庶得還淳風方今天詔興賢急家家倒屣迎君入試按春風官柳汁更刊進士題名集從此君應百不憂十萬腰纏鶴揚州雖然文章亦徒爾萬言不直一盃水聞君一藝尤更精明珠爲人買娉婷血色羅裙掩雕

字囊金櫃帛當充庭

馮京曾醉題角妓股上一聯云玉體貼懷香勝玉酥胸到手滑於酥妓遂雕繡之後京爲狀元再過其家題一絕云冰肌滑潤帶微紅戲寫羲之舊筆蹤血色羅裙巧遮掩不煩他日碧紗籠玉生近爲人市雙寵故末及之

雪坡舍人集卷二十一

啟

上丞相吳履齋啟　庚申

温詔起家誤忝校讎之新渥命音從欲仍還考正之初班妙轉大鈞曲全小物愛人以德合義之宜嘗謂荆公除官而每辭不辭掌制晦翁侍講而不受願受說書觀其進退之間居然眞僞之辨然而養培後進之器質源流前輩之典刑洊及相門文正深惜於師

德徑蹊翰苑忠獻不願於子瞻豈圖斯今復見先正某忍窮如鐵抱鈍非錐昔者將朝亦欲正天下之宇吾之不遇乃未拔眼中之釘方秦鹿之肆欺何魯魚之訂舛肥遯之利苦節而甘生不願登京檜如市之門身何幸逢文富並朝之日然君子載質惡其道之不由苟虞人以旌非其招而敢往請安於分隨獲所求胡珵之初去是官自甘東澈之累籍溪之肯趨此召直爲張劉而來輒企前脩幸符鄙志茲蓋恭遇大宰相樞使國公先生忠良麟鳳廊廟蓍龜周公受人之徽言伊尹乃天之先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兼收並蓄一藝必庸短長惟器采此葑菲種之蕙蘭某敢不盡職鉛丹厲心精白雖幸冰山之久圯尚憂天步之多艱深恐議春秋而廢防秋不敢泥亥豕而忘封豕止戈爲武通觀戢兵禁暴之功鑿鼓作歌尚須復古攘夷之美編摩辭淺倾嚮意深

賀丞相賈秋壑啟　庚申五月十六日

帝舜班師乃干羽舞周公入相以衮衣歸福被生靈功在社稷天開鉅宋代有元勳寇萊公澶淵之功成章聖太平之治張忠獻江上之捷定光堯再造之基雖措國於泰山磐石之中尚挫虜於長江大河之外

未有坐縛踰樊之虎盡驅入室之蠭前無古人有若今日恭惟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經文緯武之畧出將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俾造化三代而下稱王佐獨有孔明四夷之長問公年一如裴度幹回世運康濟時艱斷鼇既奠於西維飲馬誰開於南牧方叔淮止伐玁狁而蠻荆威召虎來宣營江漢而王國定天下拜更生之賜上心寬孔疚之憂日月重明乾坤再立王于出征我是用急遄奏膚公皇曰來歸汝遂相予載咨壺德蓋既有撥亂興衰之烈又當爲深根固本之思立少師曰三孤職大宰建六典深識朝廷之

大體首清機務於中書典故問東府文學問西廳自
當大事刑獄責廷尉錢穀責內史惟鎮外夷商出於
市旅出於塗賢和于朝物和于野民歌快活之條貫
士誇公大之規模庶政惟和萬邦作乂然而愛山甫
而莫助圖伊尹之有終因景德之勝而天書以孤注
之論起轉紹興之戰而和議由二策之說行今固萬
無此難一有立政其惟吉士必勿用於憸人繩愆而
格非心在交修於后德茂建無疆之閎益彰不世之
勳成績紀于太常則高美矣令德辭於永世惟良顯
哉某性本山藪迹徒天祿昔作明允辨叅之論非欲

釣名今賡祖徠聖德之詩又虞涉怪有懷難嘿因須
敢規聊鳴賀厦之私非有問鈞之想文正惜師德之
競寧蹈此風子韶爲忠簡所知願觀異日寸丹有穩
尺素未殫

見侍郎江古心啟

天之未喪斯文必將有主師者以傳其道敢後親仁
歸心一代之宗工拜手當家之正印嘗觀佛氏可謂
異端然正法眼藏有待乃傳而宗派心燈不輕所續
況此扶持於奠教可乎間斷於眞傳先後進貴乎相
須師弟子難於兩遇歐陽公放出頭地必東坡而後
然陳履常敬爲瓣香非南豐則不可每自嗤於劣識
不深肯於時流獨惟咳落而唾飛則必心悅而誠服
弗圖今世乃有古人望匡廬千仞之山昔悵無於飛
翼立程門一尺之雪茲得遂於素襟所逢甚奇其喜
欲舞恭惟祭酒侍讀侍郎先生受天間氣爲世英流
筆寫雄辭變化雷霆浩汗河漢胸蟠大巧轇轕瑰瑋
經緯星辰嗟今之人罕言而理儷花鬬葉頗倒相尚
習以成風拙黃媲白眩耀爲文讀之短氣卓以七儒
先之精粹寓於一王法之森嚴春麗鯨鯨偉梆骨韓
筋之製金聲玉振蔚周情孔思之章兩美具兼四海

寡二自宜鼓吹聖作黼黻皇猷播言綸而盤誥殷周
秉史筆而典謨虞夏而乃蘭之畹蕙之圃荷其衣蓉
其裳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初何傷於日月天之欲治
時則可矣寧終捨於山川還之經筵持以從臺切劘
君德追琢人材奴隸知青天白日之明學者如泰山
北斗之仰和聲以鳴國家之盛在溫純深潤之辭交
泰而相天地之宜究經綸位育之用有如某者素願
學焉富貴飄風之榮華恬無此欲聖賢實地之踐履
誓力於行久矣仰高於焉就正謹再拜問作文之關
鍵求一言爲進德之階梯庶於口講指畫之間躍然

心領神會之妙孺子可教矣儻能受衣鉢於師門先生其許之或可備栖榱於道圖敎茶辭淺畧意深

見祕監洪恕齋啟

空山肆學心師世掌之文中秘服膺耳側師傳之誨素是待秩之稻今爲托根之梅久懷南豐一瓣香之誠來侍東觀羣玉山之長躍頑鑛冶就正範模恭惟大監國史直院先生號行秘書推眞學士以洞庭雲夢之宇吞蓬萊道山之藏人品坡公老泉其父而叔黨其子淵源程氏正叔爲弟而伯淳爲兄觀近時不踰權門之塵卽先正安吟老圃之賦其在端平之君

子乃篤忠正之世家鄱陽之三於焉媲美豫章之四視此懷慙峙海內龍門之尊擅池上鳳毛之美胸蟠五色之線補帝衣裳手演六經之麻新民耳目而且汲引後輩延譽諸公有先進以爲之先使小者得成其小書其門而去卽在郊島籍湜之間淪以茗之珍遂進黃秦張晁之列所以士求品目人願依歸某跡雖後於及門身已同於長廡昔民于邑飽聽阿戎之譚後客于京屢進卯君之坐如聞誤渥甚辱溫噓公之求不待士之求古所有而非今所有轉麟煙鬧雀影幸隨碧落之班附鳳翼攀龍鱗儻在青雲之上棲

身天地感德丘山

受校書謝丞相啟六月十六日

陶鈞萬類例叨序進之榮師式百僚復佩時中之誨揣分雖懷於重媿蒙恩何敢以固辭待之非常宜以何報自義理之學不講而利欲之習相延一日九遷誇張盛事三入四至流播美談至於偶得之微科尤曰速化之捷徑鳳池十年之語皆詫爲榮龍首四人之詩頗懷不滿所慕甚小自處何卑皆世變之使然於己分乎何有某人雖未古志則匪今雖徹骨之酸寒終無心於甘暖排雲而叫閽闔適逢虎豹於九閽

引鳳而去蓬萊遂與鳳皇而干仞漫浪一第侵尋七年人笑拙迂坐閱董德元執政之歲自嗟閑散尙半張子韶寓寺之期孤根煖而萬木之折可憐野舟橫而千帆之過何害微管仲其左衽矣欣聞一正天下之功歸周公以衮衣兮復見勿用儉人之政裂此芰製荷衣之服登之芸香花露之天閱月僅三承遑玉再義然後取其取不厭夫豈其然前之不受則受之非殆無所處休惕惟厲敢居靡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敢辱高位以速謗坎坎伐輻胡爾有特必以無功而刺貪昔有司嘗求程子歷任之文而舍人尙議晦

翁遜官之僞辨如後學敢望先儒深畏笑嘲未容祗若匪怒伊教無言不酬謂孤竹子之清未若聖時當知所擇而蘧伯玉之恥獨爲君子毋閼於同稽首誨言浹背流汗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既深相國之恩洋然動我然纓于然來敢在諸賢之後欽而承命殘不敢辭茲蓋恭遇少師特進大丞相國公先生入柄詔王萬邦爲憲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暨乃儕咸懷忠良罔匪正人以承厥辟三握髮三吐哺以下白屋一舉手一投足而轉清波至公無私小善率錄用弘丕訓昭啟愚衷某既拜玉成益嚴珍襲雖知仕止久速之當可終覽安恬靜退之爲宜富文忠之告范純仁固勿遜清資於臺閣文潞公之薦韓持國政將抑浮競於縉紳關係惟深敷奏則淺

除太子舍人謝丞相啟六月二十八日

在周有武燕翼子以詒謀惟尹暨湯求哲人而輔後極天下之妙選開皇家之太平胡爲譾材亦誤殊渥若稽古昔嚴護儲闈贊之羽翮干戈詔以弦誦書禮三公三少莫匪正人之居一話一言必惟成德之彥至後世有舍人之職在朝廷如省掖之榮匪專以文所重惟德晁錯以知術數爲教毋乃刻深鄭莊以推賢善得名失在趨和獻釋奠頌者乃匪人之比進承華箴者竟姦人之歸惟張茂先以忠正聞而杜世譏以亮直著寥寥千古磊磊幾人惟我天朝多王吉士然居文字之任率皆禁近之臣在至道元年時則有昭文嶠在天禧四載時則有翰林殊自璧水範模而兼者三由蓬萊長貳而領者二或以天子言動之史或以御史耳目之官委任至隆擇使彌重用能成金昭玉裕之德開星煇海潤之祥運祚之長源流此選繼自今日盍追前人某樸思無華鈍材不顯但有山林枯槁之氣初無臺閣温潤之文夜照焰於青藜讀

書未徧日談經於朱邸講道無奇忽承命於龍墀俾陪班於鶴禁雖崇文館校書之隸舊在春坊然諸王府記室之卑豈堪官宋濫厠青闈之屬尤由黃閣之知茲蓋恭遇少師特進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德厚而功高識深而慮遠五百里曰荒服既湯蠻方萬億年敬天休乃隆國本皆身任於大事以力扶於丕基若神文與子之時臣琦定策若光堯建嫡之日臣鼎贊謀簡忠純貞實之流明孝仁禮義之習師傅馬呂講讀震冲萬夫之望皆來一時之勝特盛致使德陽之誤拜及於天祿之冗員某謹乃攸司欽于時命何

敢賦洞簫而取悅亦願撤邪蒿而進規爲國士以報待國士之恩誓求責塞愛吾君必先忠吾君之子當效棄捐四六載陳萬分一見

雪坡舍人集卷二十三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啟

及第謝牟存齋啟

斗瞻重望願登四海之龍門天遂初心得附九霄之鳳翼沾寸階而非喜拜大席以爲榮平生所期一旦而稱惟先後有相須之理而感應亦必然之機東坡慕歐陽子於兒時竟歸門下道原爲司馬公之史學遂入選中立心素有於依歸造化乃爲之成就使介

甫爲考官則東坡在所不取如熙寧用新經則道原有所不能泛觀所逢亦繫於數某生當後晚志慕前修雖愛讀東坡之文無能爲役偶生在道原之里竊慕其人釣名射利之念甚輕醫國砭時之心則重獨於平日仰止高風聞其論諫則以爲今之歐陽敬其德望則以爲昔之司馬無階望履有志執鞭偶來羣試於蘭宮忽值並持於藻鑑恃斯文之有主可肆斐狂以直言而取人果蒙賞識垂雲霄之隻手濯江漢之窮鱗拔之衆人所不好之中有此諸卷莫能及之許賦或譏其體字公則稱其工緻於發明論或疑其剽文公則稱其奇傑而儁壯謂之撫餘子而立其上謂之必素學之飽於中至於三策之敷陳尤辱一言之獎借如僕輩不可勝數豈眞在於下風無高論令今可行安能動於人聽雖過情之聲聞亦定價於品題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幾爲缶棄類我類我久則肖矣獨以鉢傳方憂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乃謂人之諾諾不如士之諤諤不嫌金躍力與玉成向來欲敬爲南豐之瓣香今日乃得拜西山之風采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品庶爲好脚跡之門生一時未足以盡人異日當觀

其立已粤從弛擔自合摳衣屬當待對於君庭未敢謝恩於師席舍館定而見長者固負深愆杖屨撰而侍先生終修庸敬蛻身仙舉肉骨恩深永言感藏何敢背負茲蓋恭遇某官國家碩望宇宙直聲古者有臣如汲黯斯近矣天之欲治舍孟軻其誰哉代言摛盤誥之文作史秉權衡之筆奉詔求士爲國搜賢不遺菲葑俾厠桃李某敢不力鞭所學益礪厥修爲歐陽之蘇而不爲之奇爲司馬之劉而不爲邢恕飲冰食檗忍凍看梅歸潔其身弗畔於道縱橫對三千字已攄殿陛之忠結裹作第一流庶不門墻之辱心丹

有蘊手墨未殫

及第謝鄭慥堂啟

平生立志願出正人君子之門一旦進身果在弟子門人之列忝氊書而非喜在爐治以爲榮豈惟誇吾榜中之得人蓋將稱於天下曰知己雖至寶不爲衆好非妙耳寧賞絕音韓子之文好則皆以爲笑怪東坡之學或者亦謂之縱橫然而有陸宣公則置韓於虎榜之間有歐永叔則進蘇於龍門之上非韓蘇之難得蓋陸歐之罕逢古之奇聞今者復見小材如某拙樣背時非孔孟之書不觀惟程朱之言是好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不羨寵榮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但知忠孝屢蹇場屋分甘山林偶然秋賦之充聊爾春官之試靜觀世事深切私憂默而不言是負所學訐而肆論必忤於時但思突梯卷臠以得官不若拙直狂踈而失利矧今時之牟鄭即古者之陸歐可恃以言未爲不遇私意自期而語口老天果使之如心雖云機會之來蓋亦氣類之感眇然窺管曷當卓識之稱鈍甚割鉛曷當勁氣之許至謂已騰踔餘子之表又豈止榮華一字之褒隻手雲霄怪鱗風雨非逢春育幾困冬烘平生不襲陳言而疑其剽文所學一本先儒而謂之礙理粲然一笑知者幾何不入他人之籠中亦奚所憾獲出先生之門下蓋極其榮向來欲敬爲南豐之香今日乃果得李君之御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物庶爲好脚跡之門生有此遭逢何敢背負茲者恭遇某官兩間正氣四海名流偉望壓時黃河泰山之高大孤忠許國青天白日之清明主京泮則勇擊姦儔對承明則極言時事處已如此求人亦然故使小材遂蒙大造某敢不如韓於陸爲歐之蘇歸潔其身弗畔於道領英雄三百輩何知科第之榮作人物第一流度

不師門之辱矢心已定腐舌莫宣

發解謝判府蔡寺丞啟

天爵自修初不作場屋爭名之想薦書偶及聊以娛老親教子之心方慚溢譽之過情敢以浮榮而衒俗輒裁尺楮祗述寸心自鄉舉里選之道乖而德進言揚之實泯糊名圜棘上之待士者愈輕負笈踏槐下之失已者皆是世俗如此古風謂何然不爲應舉覓官之謀無以行致君澤民之志故英人偉士亦屑於科舉之學而名公鉅卿率由乎進士之途伊川格言亦曰修舉業以及第紫陽前輩且嘗自儒級以發身

雖進以文無悖於道況混成一賦可以覘白輔之器而削平等語可以占將相之材因言以觀其志斯見有如某者非曰能之第思方駕於前修何敢爭衡於時輩筆硯之生涯甚涸箕裘之冷緒欲灰念瀛洲學士疏國爵於豐城書脈之傳七百載而江西夫子擢倫魁於京汴文派至此百餘年繼之八行之賢首于三舍之選賦廉頗之童子幕府泛蓮志蜀江之先生文闈擢桂以至椿庭之老隱亦嘗槐市之先鳴其業儒非崛起驟興之家而在今爲任大責重之事蘇之一族得坡老乃能興味道之文聲韓之兩世惟退

之若爲抗安定之門地故夙夜每痛心而疾首雖夢寐亦刺股而垂頭此爲家謀猶有國慮生斯民而覺其覺敢忘伊尹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每誦希文之語匪名揚而身立矣幼學而壯行遂奮身於詞場期獲齒於仕版搏鵬九萬里銳欲圖南夢翼八重天每成戰北屢罷辟雍之羣試遂媒京洴之類申論士秀升漸已近長安之日逐客令下乃不遇洛陽之春彈鋏而歸故山帶經而鋤夜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已悟孟軻無益之言病乎在已順乎在天是則陳生速化之術仰父俯子讀書著文衿佩來游正其誼不謀其利準繩自律據於德亦依於仁知古今之學所爲不同求聖賢之心所樂何事雖亦隨羣而就舉未嘗決意於求名豈期豆爆於冷灰遂作黍生於寒谷走卒兒童之呼舞見謂已遲父兄師友之誨言未嘗自足是蓋功名之輒於此乎發豈如世俗之器易至於盈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以道正思極猶己之溺飢寵辱不驚溫飽非志一簞食一瓢飲主有聖亦願輔之數仞堂數尺榛我得志皆弗爲也方將以孔門事業自見於世安肯效唐人浮薄取嫉於時然而吹送之上天必也作成之有地判府寺丞端

明世德御史家聲明道化以淑澆風重學校而護善類刻正心修身之語用以訓人揭持志養氣之言見於勳駕至如屏瑣尤辱眷知青萍登薛氏之門緑耳入王良之御箋曹乏使亦採其駢花儷葉之文講席說經尤賞其刻華歸根之學甚至主張於義事到今銘刻於厚恩既邦君得師帥之良宜歲貢盡能賢之實不棄菲葑之下體亦爲桃李於公門某敢不益屬踐修愈加愛重奉天人三大對願據董子之忠作人物第一流必遂勉齋之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發解謝趙府判啟

連錦水於市河雖已啟功名之會燁文星於場屋乃能羅俊異之眞權衡一定於手中玉石自分於眼底非有人而率屬疇爲國以搜賢別駕有展驥之才一榜盡如龍之士竊謂無崔郾之司貢士必無吳武陵之薦牧之有永叔之知舉闈斯有梅聖俞之得坡老蓋取士貴能擇士而惟賢然後知賢使貪根繆種不得亂其是非必眞見遠識乃能權其可否董試一逢於具眼懷才多謝於知音所欣士類之有遭不爲已私而獨喜如某者厄楊最久散櫟無庸硯席同盟半是青雲之士弓箕令緒未收黃卷之功固思擊三千

里水而九霄每不進百尺竿頭之一步洴澼絖不手龜之藥人或以封甓浮圖病顙駒之流時皆有遇獨成不武頗類無文辟雍五試之辛勤京泮兩年之苦淡忽悟外求之無益何如內樂之有餘事親且適於家居逐客幸逃於吏議人不吾與知我者其惟天乎時自爾迍有性焉不謂命也志道據德種學績文達則致吾君而澤吾民窮則載之書而傳之後眞已無心於得喪未嘗妄想於飛騰豈其寒谷之黍生遂作冷灰之豆爆走卒兒童之呼舞見謂已遲父師朋友之誨言未當自足是蓋功名之輒於此乎發可如世俗之器易至於盈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以道政思拯猶已之溺飢寵辱不驚溫飽非志所喜天府同登之士率多月評共許之人舉首先鳴自是平生之畏友榜中最盛半爲同舍之俊游使諸生不患有司不明亦大夫曰賢國人曰可精矣暗中之模索飄然送上之吹噓府判監試天祿書胷金鑾詔手賦鯤鵬水之句公在杭州得龍虎榜之英人如陸相眷惟孱瑣尤辱提撕取數過多感恩有二司箋改命故得安於鄉里秋賦之常典貢加嚴故不厄於主司冬烘之繆持文衡者且服兩眸之月皎說戰場者

豈憂五色之目迷薦才雖自於吳公舉士實由於趙孟某敢不操修愈力遠大自期冠聖門之科而首朝廷之科願應北斗魁四星之象不眾人之報而爲國士之報誓堅南豐香一瓣之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發解謝新昌趙判縣啟

芝亭布政文星依臨照之光桂籍浮香化雨沐沾濡之賜倘匪作成之有地誰其吹送之上天認葉尋根飲泉知脈竊以宜豐之邑實爲多士之林錦水發源春動墨池之浪桂峯拔秀霄崢文筆之尖英氣攸鍾異人間出至近時之西府嘗首選於南宮有若寒宗

尤爲著姓粤自瀛洲之學士肇開劒水之國封由子而孫遂家是邑南唐倉監當五代之亂世首避地於靈源江西夫子以七舉而倫魁益有聲於鄉郡爲弟子以千數計至今日僅百餘年試詢竹樓書院之基猶在梓里故山之側繼以八行狀元之名子嘗都三舍釋褐之上游高傳而曾儒益以世如王大父生三棄而失怙以奇童子十四歲而薦名官雖初至於泛蓮文則愈昌而未艾在我書厨之祖方徒附庸然而天府之名尚仍故邑惜以世傳之再各地安著之拘兩岐之派既分一綫之脈幾斷北宗禪析二兄猶繼

捧於鄉書南阮家貧諸父乃不收於文薮雖以椿庭之老隱僅於槐市以先鳴某也小生念此重事上欲繼六百年之書種下欲爲千萬人之儒英力加黃卷之功冀大青箱之學蘇之一派得坡老乃能興味道之家聲韓之兩世惟退之若爲扶安定之門地每痛心而疾首至嘗膽而臥薪作賦擬黃門郎抱經如玉川子搏鵬九萬里銳欲圖南夢翼八重天每成戰北方當丁歲踏槐之始幾成甲戈鏖敵之功偶因新昌壯邑之無人竟以高安小子而敗績使早仍於本籍當已策於雋功人事偶繆於差毫天意殆嫌其背本

況松楸之皆在而蔓藟之尚蕃苟不遡源豈其徼福噬臍雖悔強項不回逮兩科之在鄉邦如前之失先二年之居京泮方舊之思久塞復通隨試輒效仍舊貫則加之何人有言而必中操土風不忘其舊事雖大以可成然與其左親戚去墳墓而遠游又不若安鄉井崇孝悌之計得自念充賓之未晚乃先逐客以來歸讀書著文仰父俯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煩無益之謀病乎在己順乎在天是爲速化之術達則用伊洛諸公之學而及於物窮則以河汾六世之書而淑諸人均爲無忝於爾生但欲勿忘其所始首隨

羣而應舉初無意於求名偶然寒谷之黍生遂作冷灰之豆爆或者先祖矜孫枝念舊之意抑亦造物慰老親教子之心豈伊鯫生能取鷄表人以爲快我則未然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以道方將拯猶己之溺飢此但功名之路於是乎開可如世俗之器易至於滿獨惟在邑多號通經令二士皆以賦而登此一榜盛得人之兆先達尊顯俊之舉將復見之賢令尹作人之功有自來矣茲蓋恭遇判縣公族麟角帝家龍駒筆粲五花牌長庚之絢彩眼空萬卷凜太乙之垂青香名曾滿於杏園政最今騰於花邑

圭璋儒實砥礪文鋒是雖僑寓於鄰邦亦若親聆於
道韻愛日容光之必照景星快覩之莫先魯有澹臺
雖不至武城之室秦用士會實舊爲晉國之人終借
吹噓用神變化某敢不操修愈力遠大自期繼鄉樞
蘭省之先登更高一步進先祖楓宸之獨對移在正
科不辱大夫之知是爲國士之報心聲欲寫手跡奚
殫

啟

上程丞相啟

伏審渙敷廷紳晉秉國鈞天子有臣七人久負經綸之望冢宰詔王八柄式隆輔相之權啟紀方新迓衡有屬中外想聞其風采華夷交聳於聽觀恭惟大丞相樞使國公肅懿而惠和直溫而寬栗任天下之重信其爲先覺之賢格君心之非有所謂大人之事頃

居言責茂著忠悃善類所恃以無虞上意已知其可相王之喉舌旣優賦政之功帝曰股肱尙任弼予之責載登揆席爰易化紘擇人任責之成功特重九齡之委得君專行乎國政豈如管氏之卑僕指近時驚心往事謂之將順其美而併失其救惡之職誠曰靖共爾位而遂銷乎好直之風守法惟困於孤寒閱畧貴成而弗問攬權雖聽於自用旁落左右而不收一整弊綱是在今日側聞入事之入告已慰四方之具瞻知之艱行之惟艱終賴扶持之力啟之貴繹之爲貴端由啟沃之功昔魏公七事之陳至司馬五規之獻偉然遠業具在此書先正保衡罔俾商邦之專美程伯休父願言周雅之歌功某求道未聞受才不韻昔羣趨蘭省濫隨鶯谷之門生今新正槐庭首拜鶴書於郵便自惟何物敢累大鈞矧因負米之願乖頻覺彈冠之念冷縱令從政未合造朝附致青雲豈在速驅於宦路立深暌雪誓當不辱於師門

賀蔡參政啟

伏諗敷告大廷晉陪近輔國皆曰可選皐陶伊尹之賢道之將行用周公仲尼之學眞儒得政善類宅心聳寰海之具瞻匪門人之私慶竊以道由天出心自

古傳堯舜盛時罔非修齊治平之事秦漢叔世始爲牽補架漏之規幸至我朝復承斯統然僅書傳於來世未能功被於當時自昔罕逢乃今有待恭惟大參相公先生弘深肅括明允篤誠祖西山而師考亭獨傳正學派伊洛而源洙泗蓋得眞傳識貫精粗道該體用大學八者之條目妙會於心中庸九經之規模如指諸掌多于嘉積簡在上心擢之獻納之班委以經綸之寄遂領兵筦參秉國均吉士立政勵相國家式副用人之望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必推論道之賢屬時多屯積弊如蠹苞苴女謁清賄道以當嚴外戚

宦官折姦萌而貴早夕谷毋容於駒縶朝岡宜集於鳳鳴風采聿新觀瞻斯慰知吾道之不爲無用庶小人之罔或有辭聖賢之難得者時幸際風雲之慶會宇宙之不磨此理聳觀日月之昭垂勒彝鼎於明庭屹棟梁於道閫某名科徒躐祿養竟乖固知儋爵以柝圭盍思移孝不得爲親而負米何忍希榮未嘗通光範之書乃遽誤公車之召極知提挈欲惠作成尚願察於眞忱俾少全其初志當圖國士之報以答先生之知張師德及文正之門斷無是事劉安世守溫公之學誓以終身

通陳判府　昌世　啟

伏審受册臨軒驅車蒞郡氷江理棹嘗登千仞之龍門錦水棲廛又托萬門之燕厦喜我二天之獨有爲公特地而一來將斂板於道傍先羾函於節下恭惟判府删修判部侍郎長者君子古之吏師玉壺凝萬壑之氷清融表裏霜水洗九霄之月明入毫釐頃開廣信之藩茂著廉平之化百堵皆興而人不知役一介不取而官有餘財縮吏老姦造民大譽帝曰嘉止來歸立鵠之班公則翩然渺動冥鴻之志無寧外服未欲中朝睠古昔之竹州乃先公之棠舍詔謂西江之道院其撫朕師民驩東閤之郎君又爲吾父凡此日迓軾熊之耆老皆前時騎竹馬之兒童獨是陋邦已非曩俗民窮似蟣賦毒於蛇歲無萬億秭之登糴至什六七之取倉有紅粟而錢貫朽矧多化於歸舟野無青草而室罄垂孰興憐於破屋魯侯蒞止齊國庶乎追孝于前一復其舊君陳宏周公之訓茲率厥常戶牖爲漢相之時亦如此宰某忍寒甚慣炙熱不能竊第七年豈有鳳池之想反關四載頗安鷗海之盟回憶歸時深蒙異顧借尚方之劍者衆已駭其妄作用司農之印者人尤服其難能不圖再逢相視一

笑幸以吾黨小子之簡得事是邦大夫之賢致私謁於翁歸斷無此請和新吟於嚴武或有所長

謝陳判府賀生詩啟

我辰之月直斗正愁得罵之多巨公之筆補天遂有生華之感得非所稱愧不敢當矧方念於劬勞何可堪於頌禱顧驪珠之滿掬難鯨錦之卷還某官民社宅生文章司命耆壽俊越在厥服藹令聞之素穹老成人尚有典刑追前修而獨立乃不遺於么麽而曲惠於生全唱郢人白雪之詞妙幼婦黃絹之語不恭是懼重拜惟慚謹篋笥之襲藏爲子孫之輝耀君子

壽壽天子還祝我公皇極福福庶民願同爾眾心丹
永篆手墨末紬

回童倅

伏審疏恩天陛借重星屏虎檻宣威久服童君之善
政漁竿借釣幸安姚子之閒居將披覩於雲天遂帡
幪於風雨迎軒胥慶拜櫝有嚴恭惟某官碩望耆儒
清名厚德受天粹氣得湘潭嶽麓之至清隨地政聲
與石壁洪巖而俱峻盍聽星辰之履上乃將風月之
權分清朝自近世以來半刺異初基之重以烏有子
虛之課額當白崖赤打之浪頭綱解取辨於鑿空事

勢幾成於築底秪如道院本非有蟹之邦必也通才
可勝展驥之任而況教適新於董學糴專主於平農
民命幾何所重惟食士風壞矣在正其心宜有良規
聳聞新政第虞裝趣不待席溫刺史相必考所行丕
拜璽書之寵耆壽俊越在厥服人觀璧帛之迎某祿
不逮親學難偕世盟鷗結社聊自樂於孤聞騎馬朝
天終慚隨於羣隊分甘藜藿歸隱菰蒲欣聞佐郡之
來端有事賢之幸燕雀之喜以賀厦知可依栖龍蛇
之蟄以存身尚祈覆護

回王倅

市朝懶到自甘山人姚合之窮邦國不空喜有別駕
王君之至風月平分之自始雲天覆幬之有歸贄名
未徹於記曹委牘忽先於編戶恭惟某官英聲震地
峻閥倚穹爲留耕之諸孫所聞已異在會稽之羣從
厥譽尤佳瑤林瓊柯無塵俗之姿栝柏豫章有廊廟
之器故象賢崇德求忠必於其門而事君立身觀遠
以其所主惟是淮堧之幕府獨收天下之英才王通
登將軍之門以奇自著元琳在司馬之府見器尤深
發硎以還脫穎而出自合聽履於星辰之上胡爲岸
幘於山水之間蓋不欲同流而合汚是以若輕內而

重外睠此高安之郡事簡俗淳第非中熟之年民貧
賦重吁旱苗之已槁慨糴數之甚繁嗟我人其誰生
恃賢者以爲命仁人之言其利溥寬尚拜於一分大
賢之德在民深是當先於百姓若時先正嘉惠清江
世於此而具瞻民到今而受賜纘戎舊服追配前人
此時相郡之規模他日濟時之事業讀沂國句知梅
鼎之必調視晉公家覺槐陰之已滿某學惟好古樣
欠入時徒能畎畝之不忘有懷莫吐非敢山林之益
密求志所安第知掃軌於閉門罔覺乘軺之及境遂
失前茅之拜且稽右櫝之恭如愧恧何幸矜赦爾隨

州里之民而往役毋敢不欽舉家庭之學以砭愚庶終有立其爲慶抃靡極傾殫

回趙司理

竊芘枌鄉久仰景星之耀陞華李椽幸依愛日之春豈特受廛而爲氓蓋將就正於有道恭先弗果賀後爲慚恭惟某官地望穹隆天姿粹潤雄辭勁氣陳思王繡虎之才道骨仙風李太白騎鯨之韻自證慈恩之佛合陪碧落之郎乃爾斜飛甘於廉取亨衢筮仕姑養望於珠曹當路貪賢復借重於花邑便合飛雙鳧而東覲胡爲驅匹馬以西來得非欲行其一片活

人之心故寧少迂此尺五近天之步乃睠高安之郡實爲嶽俗之民頃因揚粃之在前每與刻木而爲市攫金白晝豈如楊震之畏知蒙霧青天安得謝令之推去民其否往賢者鼎來嗟我國人眞望葉公之如歲告之天子願留侯霸以朞年第虞玉節之來又趣金鑾之召某懶於釣祿願此耕寬親養乖違仕何敢問君恩深重辭不獲俞方强治裝忽聆及戍遲吾行也尙能隨負弩之迎適我願兮當早聽驅車之叱

回胡簿

伏審筮仕友邦涖官簿正枋榆乃蜩鳩之止曾辱迂臨枳棘非鸞鳳所棲喜聞俯就未馳慶幅先枉賜函初非敵以下之可當欲不愧於中而莫得恭惟某官學優而仕華妙於年江夏黃香負天下無雙之譽洛陽賈誼能諸老未對之言摘髭巍科拾級膴仕便合凌清而遡紫尙煩稽墨以勾朱以卑飛培雲翼於九重以平進養霜蹄於萬里睠惟陋邑深積弊源伐檀多刺於狼貪刻木殆踰於猱猾聳聞新政載滌舊汚惟嚴於束濕可以使一發而百懲惟潔於飲氷可以出獨清於衆濁有如賢者蓋易能之平生之志豈止榮身一命以上皆可及物昔明道先生之在鄠縣以

德化人至紫陽夫子之仕同安以學造士卜其他日皆以此時仰企前修永有令聞某雖懷至慶尤切深期理萬事惟欲問胡公何敢願此人於執事讀十年不如詣主簿尙當請所益于下風

回解頭李有開

錦水偶連敢自詫黃姚之品筆峯曾記果遂符綠李之魁驚耳一鳴拭目先覩矧幸同於經社尤喜倍於鄉人魯皐貢賀之先施鄭重貽緘之倒置恭惟某人賦姿甚穎有志竟成偉雛鳳之孤騫自知親師取友之益隘篆蟲之小巧能爲抱經束傳之勤月書屢占

於上游歲貢預期於首選果聞一日盡歷羣英旗鼓孤以先登前無勁敵靈姑釭之卜吉勇策勝勳此蓋間師所書黨正所書是謂大夫曰可國人曰可月評人定天府宜升偉哉貢益郡之畎行矣繼廣川之葦錦標重奪再爲鳳凰山之榮金榜將傳已見鸕鷀洲之識某久知簣價式副砧期念嘗窺聖師親筆之書乃不立左氏學官之選聳觀傑出祇抱深慙歸耕徒羨於拾青就試亦甘於飲墨自量謝學猶玷誤恩羞揚枹之在前看積薪之居上李文正有三元之故事願踵英蹤公孫子擢第一於大廷尚期正學編摩辭

淺期望意深

與鄒定親

誦鄒軻願爲有室之言宜家是望秉姚崇必貴可嫁之識選婿方眞偉矣高風振乎流俗賞目稠人之表盟心片語之間次孺子有志斯文頗能詠氷壺之賦長令娘擇賢而偶無暗投月璧之珍地鄰龍劍之英天俟雀屏之卜於諸少矜持之內獨重義之在舉子疎俊之中能知彦國既諧合姓敢後問名恭陳繫臂之儀永結齊眉之好吹暖律以春燕谷願言蓬蓽之生輝奮學館而登瀛洲行見門閫之有喜

定親啟

伏以昔吾伯父嘗得婿於魁門今我宗人願請盟於鼎族益篤親親之義遂爲世世之姻幸矣訂金榮哉倚玉恭惟某位小娘生奕世狀元之里夙帶天香自顧某位學生以塞谷小儒之家敢攀地望特孟氏之言願爲有室而武功之女必嫁能詩須因判合之言仰拜王張之賜不云齊鄭之非偶乃若朱陳之爲婿義絜雲天之九重和氣陽春之一脈鳳占協吉鴈幣贊恭旣永好於百年亦可誇於羣俗生於鄒而通於孔已沾講道之風妻以姚而邑諸綸其有與家之望

不腆非禮具如嗣箋

餉欵

言念締好請盟已荷訂金之諾拜嘉受室願成種玉之緣旣卜良期敢忝微禮惟男女及時之義非幣不交至婚娶論財之風則吾豈敢二姓相孚於道義百年永托於姻婭春然姚花暖我鄒律迫氷未泮輒陳鴈奠之儀當月仍圓拱侯鸞翰之下纏紅不腆嗣錄具詳

定親　姚娶趙

望高閥閱宛同儒族之清喜動門閫幸托王孫之貴

草木既欣於同味葭莩遂映於末光作對自天締盟卜日先君幼子祖修家學之箕裘令姪宗姬見謂公族之儀範頃因媒妁欲附婚姻第相交儒素之風安敢效夷虜之習一言而合二姓以諧覿玆琴瑟之和鳴保我憑筏之怕聚此求鸞遂所得良多猶子有家公既盡爲兄之道及時爲娶僕敢忘愛弟之情

回定親姚答張

登瀛之派已遥曾何足慕鳴珂之里相接乃遂榮攀氷語初聞天緣即合恭惟令郎璜宫秀選久已聞張孺子可教之風庶女主賓儒酸亦可謂姚祕書能詩

之女題紅有兆納采登嘉勿云嫡庶之分殊自有父兄之義在但相與詩書之味願不爲夷虜之風鴈幣禮陳已重千金之訂鳳樓書報佇觀三草之榮

回定親姚答胡

詩人姚氏之女不與凡流大姬胡公之姻式聯舊好龍承妙墨欲締嘉盟雖知巨族之難攀獨喜微宗之有托令猶子生居望族早能詩禮之傳舍姪女幼失慈親已備艱難之歷伏聞高誼不鄙寒門畧撫夷虜之陋風但取詩書之同味如斯惠顧敢不敬恭娶女必貧素之家君既用温公之法送門爲箕箒之訓余

敢忘王子之規

劄子　四六

賀沂郡延國夫人生日劄子

伏以近天孫之七夕式際嘉辰慶王母之千秋聿登上壽和薰朱郡喜溢綵庭輒祝菲儀小伸賀忱蒸惟延國太夫人四德身備五福首全夫人起家有召南鵲巢之德壽母多祉歌魯侯燕喜之詩載瞻瓜果之期茂介松椿之算某橫經賓塾依庇侯門大國增封願益煥魚軒之寵慈闈致養更永觀象服之宜

復東宮二門司劄子

某猥以譾材濫聯宮宋衛翼是選端士姚不能當侍御罔匪正人聿資協贊職既嚴於振糾身有賴於維持未由貢名先辱貽翰宛成倒置不任內慚謹具稟酬伏祈炤察

某自揣譾聞謬聯儲禁道術之士以衛翼漸教詔之無良小大之臣懷忠良喜導承之有助既密奇衰之察可無瘝曠之虞未貢賤名遽領華劄先施甚腆內媿惟深謹具稟酬伏祈鑒察

及第回徐國博

依光梓里久借餘輝唱第大廷誤膺親擢雖出冕旒之異眷亦由衛鑑之至公屬未拜於君門尚遲趍於師席仰勸賁翰深紉謙光禮辱先施事成倒置念挈提之至此將稱塞之謂何天下有三達尊德與鄉童之進世間第一人物願從長者之游

回田賢良送所注論語說約

伏被誨箋寵頒傳帙知姚元崇之折節可與讀書得田子方而與游庶幾聞道博學將以反說約也有朋遠來不亦樂乎某人文物故家聖賢奧學馬遷於父

太史克紬石室之藏韋賢及子元成不寶金籯之遺他日有聞於獨立春風妙得於詠歸不爲己私嘉與人共某雖叨親擢方進學知平生溫飽於三場非所志也大事剖裁於一部繼此教之他有謝私尚容嗣控

回易天祥送曆墨陳黃詩

山中無曆不知回北陸之春蠹裏搜詩政欠問西江之派且寵以塗龍之劑以供其榮蚓之書蒙賜甚珍拜嘉有覿閉門靜讀從今願惜於寸陰吮墨窮吟自此或知於尺度

回張生去華求詩序

伏承賓翰見遺珠聯稱張籍之古詩豈無韓子賞文潛之妙語自有浩翁苟匪其人未當斯任第願輸於愛助庸少見於忠謀粤從初詩未有大序迨聖門始聞子夏之作至東漢則有衛宏之辭蓋是後來之人述所作者之意曹劉見夢乃於異世以求知蘇杜遺編何敢當時而作引如自有膾人口之語亦何資冠篇首之文降於今時甚矣陋習纔能爲里巷之詠即自曰江湖之人以詩自名者於道已卑借序爲重者其格益下不求工於鍛鍊第欲假於鋪張儻無劍如

千口之垂又何衮衮一字之用衒鼠璞爲燕玉寧取信於荆和譽嫫母爲西施但可欺於師曠一經品題固作佳士苟輕許可比亦妄人與其稱三好以誤其一生孰若效寸長以補其尺短伏想高明之見必俞狂謬之言省元學士航句如癡好遊成癖新章累牘大集成編鎔意鑄辭欲作出月穿天之巧飴飡枕麻莫非批風判月之詞借聽於聾使削其聖願不隨於流俗翊益進於古人吟家稱張祜之詩只消兩句文選愛景陽之作能用幾篇貴乎工不貴乎多求其傳豈求其序別三日刮目相待豈復阿蒙得一顧增價遂高終逢伯樂僕無敢僭子有餘師

送陳守昌世午節

我獨二天竹馬肅開藩之旆月重五日蒲龍稱介壽之觴不有髮僕曷旌心賀輒馳俗禮仰獻邦君蘭佩蓉裳吟澤自甘於憔悴雪羅風葛賜衣佇被於恩榮

回陳守午節送物

仁政受壓而氓方仰蘇天之庇大夫有賜於士遽增楚節之華貴然寶緘隨以珍餽紫駝出釜洗空豆粥之腸玉麟堆盤驚吐柳車之舌揚仁風於輕箑醉醲德於上尊百拜登嘉一忱懷感禦蛟纏黍諒同弔古之心煮梟爲羹願出去邪之手

回陳守招登高

無錢對菊正思白衣送酒之使君與客携壺願屈烏帽隨風之座客有來嘉召敢不恭承賡颺館糕字之詩侍黃樓黃囊之會飽聆詩益預切欣愉自媿寒蹙但有桑苧煎茶之具抒觀盛事即膺蓬萊賜橘之榮

送陳守菊節

聞誠齋碧落之吟既陪泛菊望蘇僊黃樓之會亦願持芹適村釀之新簪且齋厨之小供輒忘分守仰瀆崇嚴伏惟紛賚花飲之分酋烏用野酌山肴之雜列

喜逢佳節聊致下忱桑落坐開應笑東籬之陋莫枝來賜苟承北闕之恩

回新昌宰端午送物

伏以黍節佳辰欣逢今日芝亭嘉惠穆若清風輕盈艾虎之精纖珍重蒲葵之妙筆寶瓶買醉銷萬古之閑愁石鼎煎春喚獨醒之清夢辱儀文之賜厚慰節序之寂寥拜手登嘉綿心儲感朱簾捲雨雖阻陪樽酒之歡細葛含風願即拜宮衣之賜

回縣丞兄送菊節

貧家無節正如洲明摘菊之窮厚貺盈庭忽足夢得

押糕之韻腴甚羞籩之粉糗宛然送酒之白衣充我涼庖感君厚意分甘有味何殊僧厨蒸栗之香飽德知歸但誦丞壁哦松之記

回洪尉

伏被薰慈特頒藻翰以叨承於誤渥而俯遺之賀辭意濃贈我之瑣玕語粲照人之珠玉知非所稱感極而慚某祿不逮親志備問仕未始通書於光範乃令佐幕於會稽遽塵除目之中殊出意望之外方當辭避何敢承當事君之日尚長始需痛定味書之樂可共端蒻誨言

回王府教樨

伏審某官先覺覺後以昭昭人凡而樂泮之諸生均會浴沂之雅趣灑落見曾點之意妙希鏗爾之音歎詠歸夫子之門每動喟然之嘆築亭寓興揭扁見心盍求之驚鸞舞鳳之書乃采此榮蚓綰蛇之作無君謨惟偉之字豈足稱歐文忠之名慕退之榮耀之言故願列王中丞之次方茲媿甚奚以謝為惟河南夫子易傳之文與勉齋先生論語之釋是日教之以道何可卻之以辭有若華縑允為腆饋繡贈我以何報錦還客以為宜不敢拜嘉切祈宥罪某方甘窮處忽

玷誤除莫審從來不任大懼或出上心之俯記尤深側目之旁憎雖命下之自天諒禍至之無日是可弔而不可賀蓋當止而不當行惠我好辭蹙子瘦嫗吾君未報固弗敢為山林長往之思其道不由安可敎穴壁相窺之類前言特戲下拜則難尚希燭理之明誨我保身之道受施無報揆禮則非深惟李漢序引之文曾經紫陽考定之筆切聞宗匠正刻時浮敢以刊編進之函丈或俾傑作願鑒微忱拜復師膚等祈容察

回上高項宰謝文筆峯記

伏承眞翰兼拜多儀花縣奏功遂啟生花之瑞筆峯記役遠蒙潤筆之頒版數過多拜嘉有釀米千石而作傳人饑陳壽之貧字三縑而易碑或唾皇甫之侮奉北海之金者終以賄謗索南郡之錢者無救室懸由此而觀不受之是然而謝絹五百疋退之雖欲遜而終留祠牒一二通坡老未傷廉於過取宗工猶爾清議或容天教食硯於無田人至持金而爲壽餽非無處則不謂之貨取儀而及物斯可拜其幣交苟能受少而辭多未妨見得之思義有如厚遇雖覺過豐然尊者之賜卻之不恭故臺餽之至僕爾亟拜輕縑

素練媿文體之纖浮肥羊上尊與坐賓而醉飽肅登稽首劇感銘心不能煮字以療飢齋厨正冷自此賣文而爲活寒谷將春

復新昌蔡學長請講書

荐承劄翰與進鄉童俾修舍菜之儀庸展恭桑之禮仲春啟月科詔自天庶一至於黌宮或可爲於吉兆長者所命小子何辭谷摳衣於坐隅以望履於幕下但以某頃遭家難尚有婦喪未葬難線絰之除當遵古訓服朞不絲衣之廢竊陋晉人背師之言何取於隆師行禮之舉豈容於失禮非敢方命第請改期有

如孟夏之時所謂正陽之月梅當薦實百花占雪裏之先開麥已登疇萬寶驗秋中之必熟居茲朔日允曰良辰儻許其來當潔以進先生有召無諾固不敏之宜誅君子以德愛人或可恃以無恐拱聆後命圖拜前榮謹具稟申伏祈垂丙

回鬱林幸守劄子

祿不及養仕亦何心遽辱誤恩俾趍行闕未敢祇拜方具控辭雲朶下頒禮意太厚風簷跪讀感媿來并伏聞改政於雄藩尚未恭馳於賀幅首勤溫念可謂倒施展梅花四好之圖何以當此潔茅屋數椽之壁

受言藏之

賀陳守生日劄子

茲審祥紀紱麟歡騰錦鳳維七月十日之旦肇降長生之君故萬有千歲之詩爭致眉壽之祝有懷燕賀莫致蟻忱不腆菲儀具如別幅瀆尊是懼錄意爲榮

回新昌應判縣送酒

誤恩中秘方嚴行李之驅分惠上尊仰見折梅之意飲釅甚腆醉德惟深某官得聖之清食天之祿渟涵道味人曰甘露醴泉之祥醞釀民和家有春風醇酎之樂豈久漉葛巾於彭澤行觀賜錦袍於沉香釐秬

鬯而錫土田分內之事作酒醴而惟麴蘗天下所期
茲辱眷存特勤餉遺獨惜饔閒之吏部早呼座上之
老兵進持滿道士而使前將酣一石笑烏有先生之
忽化已盡雙瓶送酒人竊兩尊要知多酌我則適發
其狂豈有終執之而不知其味敢云罍恥聊解樽愁
誠齋作汝飲吾嚥之詩美過於味東坡謂我眠君去
之語苦未爲賢一笑置之百感均矣亟圖行役莫遂
稟辭酌老瓦之茅柴尚戀里中之社拜宮壺之雨露
願隨天上之班

賀判丞兄致仕

伏審垂車納祿錫服疏恩退若水之急流去神僊其
不遠近淵明之故里越宇宙以相輝花晚節而益香
松歲寒而不改宗盟增重國史可書某雖展賀私莫
控下悃餼羊不腆麰粉併將供宴客之末觴見野人
之微贄倘蒙麾納倍有光榮

七夕送康倅物

伏審治中別駕已分風月之清天上佳期早趣星辰
之步撫茲令節沸甚歡聲竝緱山鶴馭之升快河漢
龍槎之上有懷贊慶無物將忱百爾籠蒸兼之熬餅
羨花簇繡樓之燕聊備末陳憐竿垂犢鼻之窮願蒙
笑納

七夕回康倅送物

貧家無節何知結綵以穿針薄禮將忱豈謂投磚而
引玉寵承厚貺光照陋庭此綺筵粉席之所宜非莧
腹藜腸之可稱卻尊有咎拜賜懷慚馨餌供祠足稱
愚公之乞巧清杯奉酌即催別駕之歸朝滿抱感藏
拱需侍謝

回致政李宰請召

伏審褰裳宦路轉棹急流香山早請身於强健之時
靖節懶折腰於去歸之際冠留神虎塵埃視軒冕之

輕袖綰雙魚雨露拜服章之寵鄉評甚韙盛事可書
某晉賀方修魯皋是懼登龍門而見元禮似憐累世
之通家酌鵝杓而醉長庚又許一樽之對酒南轅即
改西序當趨謹此稟酬仰希鑒察

回秘監洪恕齋送物劄子

某想翰林之諷帖必有新詩被拾遺之恩榮遽頒下
客賜尊敢卻意厚難勝百拜登嘉一忱篆感仙蒲切
玉如觀五色之絲綸宮酒傾金謹挹九天之雨露尚
容侍拜專控謝私

送京學進德齋午節劄子

渠閣浪遊初何知於楚節齋鑪虛集曾莫助於蒲觴實以旅貧加之俸薄欲為不可負媿良多雖懷餤飥之心奈何無麪故當角黍之實徒羨包金輒奉百年聊旌方寸未能烹鶩謾菰葉之先求已信是龍知錦標之必奪甚慚嬰瀆伏冀鑒融

回戴和仲送柴菓

某薪桂不堪遽得樵青之助枇杷兼餽應憐曉翠之標荷意甚濃登賜良感炊煙可舉蠶吹雖媿於朱唇令雨儻來寒嚼願同於氷齒稟酬至率孚鑒是祈

沂邸延國夫人生日回送物劄子 庚申兼沂靖

惠王府教授時作

近天孫之七夕偶是微生來星使於九霄遽承異數殷勤厚意感激柔衷自揣無堪豈稱齊國魚軒之餽願如善禱長歌魯侯燕喜之詩

沂邸賀皇子忠王生日劄子

伏審前星毓瑞少海凝祥方大人位正於六陽為乾之子後聖母誕彌之一日載震以時驩溢國家和薰宇宙恭惟皇子忠王英資傑出令聞夙成稟有詩書濮邸之宗賢復見塵生琴瑟普安之儉德同符彌月載逢後天不老某輝承華萼算祝靈椿甲觀繼元春衍無窮之生意龍樓致孝日嚴長樂之朝儀頌禱意深贊揚辭淺不腆菲禮具如嗣箋仰祈容鑒

沂邸節使生日回忠王送物劄子

子職懷恭何知初度春官錫羨爰侈多儀佩德有加銘心無斁恭惟皇子忠王器姿日就德業天成家傳行葦之仁首親宗族心篤棣華之愛式好弟兄軫茲微生重以大貺維其嘉矣惠深拜於百朋還以事之壽願開於千歲

沂邸節使生日回蔣提舉劄子

劬勞恩厚又逢初度之辰提領職尊遽辱多儀之貺

登嘉有靦感佩惟深恭惟某官懷德忠良持心謹密掌王宮之憲令糾察惟嚴總親邸之事權扶持有事特勤齒記具列日頒愛之欲生莫稱褒褒之語施而無報第增甲厚之顏

沂邸貴人賀蔣提舉生日劄子

楚節迨期桑弧紀旦北衙天近有華初度之辰南極星輝於粲長生之瑞某莫旌賀悃聊貢菲儀細葛香羅崴被恩榮之寵深宮蓬殿日居侍衛之班

沂邸節使賀蔣提舉生日劄子

雜賓中律蓬矢射紀辰芳艾干門將近端陽之序企蒲

九節有開耆壽之祥某莫展賀忱輒持薄貢四星內省長依宸極之尊五日宮衣永被聖恩之寵深慚涕瀆伏冀鑒融

沂郡迎右相入國門劄子

伏審公裘來歸介圭入覲仄席而思賢佐天子興見晚之嗟引領以俟太平國人有如歲之望室家胥慶朝野一和某屬以拘文莫能迎拜擁舍人之簪未遂寸心睇光範之門敢恭尺楮

沂郡賀郭厥帥轉官劄子

伏審疏賞明庭膺榮冕級周廬肅衛壯國勢以安居

增秩進階表上恩之崇報邦家增重朝野交驩某屬以文拘莫遑躬賀陳蕃寵渥益觀禮數之承陸續慶緘尚不一書而足贊揚餅短歌詠意長

賀同官冬至代作

雲觀紀祥喜新陽之應律霜臺贊幕噓生意以回春適當復長之辰預致泰亨之慶輒隨善頌仰祝賀緘某官粹宇晏溫和襟融益才華瑞國慶雲五色之在天仁意青民愛日三竿之燠物歡迎令節茂人繁禧御爐騰不動之煙催朝楓陛文石轉舂長之日即步花磚某月綰銅章阻陪珠履竹簷曝暖不禁歸夢之濃黍谷逢春願與花鈴之轉

賀同官冬至代作

冬浮葭管喜回陽律之新春到蓮池光澤冰壺之潔鼎來茅祚萃在英髦某官操厲嚴霜德融愛日文章雲錦殆逾綉線之工器韻天球適協黃鐘之應道隨剛長福與時偕岸柳山梅景姑吟於小至砌苔階藥朝即赴於大明某誤折陶腰辱垂阮眼以趨以走賀莫捧於觴觚俾臧俾昌頌敢修於魚尺

雪坡舍人集卷二十六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劄子

賀程丞相

某伏以三秋殷序萬物告成共惟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冕佩廟堂陶鈞宇宙帝隆重任民徯太平鈞候動止萬福某齊明盛服東鄉百拜奏記于黃扉之下仰祈鈞照

某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皆胷中妙造所運和傳說

之羹以調中外負伊尹之鼎以鎮國家此吾相事也二御茵焉之請不當以此媚大君子某弗敢某茲者伏諗朝廷渙號宰路升賢使熙寧早用伯淳決無新法今中國已相司馬潛弭戎心敷綸一頒舉笏交慶況如某之爲門生者歡聲載路歌舞條貫蓋與天下兒童父老共之

某癸丑試蘭省時實出於準繩權衡之下蓋嘗伏謁階墀修座主門生之禮蒙賜講進拜逖墉仞于今四年引睇六符夙夕稽首

某竊觀上自踐祚以來鈞衡之拜已十有二卓然可稱者前此僅屈一二指其餘公論昭若日星當宁思治甚勤求賢如渴自言路而政柄歷試之久知公之可大用也而後新使宅百揆之命仰惟某官忠貫日月忱通神明節操精百煉之金踐履無一瑕之玉表清風其獨立頑夫可廉窒舊姦之復來善類所恃入事入告皆切時宜舉而措之言底可績大風渢渢震動六合某謹泚筆以和徂徠之詩

某疎謬不才誤叨末第寵踰其分旋踵生災祿不逮親仕於何忍誤恩賜召非所敢當且未服外勞驟爾起家必譁物論已具辭牘懇陳下情伏冀鈞慈俯垂

臨鑒

某伏聞揚庭之告喜至不寐無以自見其忻慶之悃輒脩儷語上瀆中涓惟是蜩嘒蛩吟蕪溷韶濩且僭越罪在不宥仰祈矜貸一賜鈞覽而擲之某有幸斯萬

某眇若芥塵仰睇鈞閎何啻培螻之望霄漢不敢僭致舍人之問非簡也伏惟鈞察

某輟線短材無能爲役不足備屐履之任然儻有驅策亦罔敢辭謹頓首請目

賀蔡叅政

某伏以金行正序寶稽告成共惟大參相公先生以道覺民貳公弘化生民之望天子是毗鈞候動止萬福某謹齊明盛服東鄉百拜奏記于翹材之館下仰祈鈞照

某切惟先生之身道統所關宗社攸寄在躬之福天下同之某敢拳拳仰致莫助之愛

某伏自癸丑八月拜別師門今四閱年瞻前仰高未始少替而無由一摳衣於丈席泰山北斗日與四方學者共之

某切觀孔孟以來迄于周程朱張雖道統承承而未

嘗一得大位以行其志今先生方以聖賢之學爲輔弼之臣此非獨以得賢爲吾君賀亦以得時爲吾道賀

某伏以大參相公先生蘊經天緯地之才抱正主庇民之學立心立極繼絶學開太平非先生而誰屬左揆方在上意有待盡展平生大學之用一洗近時相業之卑四海傾心非某所獨

某疎謬無庸叨恩誤召靖惟所本無非極力挈提之暢然某祿不逮親今雖從吉不忍問仕況叨第而後脩未一歷外任起家之遽人謂斯何已具辭牘申省

乞仍待鎮東軍小闕仰祈矜炤

某區區無以鳴其賀私偕易不揣荒蕪敷世俗禮强裁駢儷一塵突于黃鍾大呂之側有道之文視此不直蟬蜩之嘒也儻得一經鈞覽而擲之榮幸倍萬

某門人小子揣分有嚴不敢僭申鈞閤大眷福祿來寧之問惟是令似俯教判嶽秘閣郎中某忝在榜下日勤尊道仰德之心伏惟處東閣之靖開養南軒之事業某不勝慰快

某聞事師之禮左右無方雖未得日撰杖屨侍側伏恐有一切委策條目恪謹遵奉

與顓守陳干峯

某揆時季秋謹律風露澄鮮共惟某官一世儒英四方侯度冕旒東注輿蓋翊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焚香九跪奏記節下仰祈委炤

某切謂文星燁臨五靈森扈何物氛祲敢干次躔矧刺史爲邦所以養其入爲三公之望陰陽燮理妙屬剸裁而何有乎小體之柔嘉茵飭鼎某不敢爲御者諛

某緬覩西江前是魁天下者絶罕廬陵之董蕭灘之何適羞鄉里不有英傑曷其雪之文脈久焉鬱湮達

尊先生破荒首出此燈一燄第第相承而如張如雷接英躅而奮矣雖以某之愚不肖亦得以瓦解于其後夕秀之振至于今袞袞未已皆千峯實倡之也倡者難和斯易矣拭目日月高垂太清某願鞭策駑鈍以從

某欽以某官負皋伊倫魁之才得孔孟心傳之學玉階獨對無非忠言嘉謨家有而人誦之也薇省藥階徑登柄路輿論所屬惟是以一舉龍首十年鳳池爲淺器卑識者之語寧迂步而徐驅焉雖然蒼生之望則未慰也身到黃扉展致君澤民之素蘊霖雨歲旱

躋時太平某歸心稽首

某踈謭無似濫嗣逸響薄命如紙纔綴仕版即罹失怙之痛菽水弗養榮進奚心雖籍帡幪不即死得終制而問津宦海則未之忍也未嘗通光範以書誤恩得召俯躬自省有不敢當已具懇辭期於得請倘獲所願不勝大幸庶幾可杜柴門溫故業他日痛定事君尚長仰冀熏慈特賜警誨

某伏自在京日嘗拜謁墻仞蒙被與進爾後氏名不祥末由一貢尊履何如之間伏審開藩鄉部攝事臬臺則某又以邑子而爲廛氓矣贄茶記室宜在眾先爲後可誅曲希矜貸

某枌榆晚出揣分莫敢僭詞使閎大眷爲長者役奔走趨之拱竢條教

通陳判府誓

伏以朱明正序清穆薦涼共惟判府監簿秘閣郎中鎮撫命新經理任重帝東廉譽民孚仁聲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薰九頓稽奉書贄名於旌節之下仰惟財幸

某竊惟刺史天也謂之天則陰陽造化手挈其柄矣矧福星所至祥藹扈之何外邪之敢寇第瑞人望公

如慈父母恨不朝夕至修途方暑敢乞寬涼次舍珍簟冰盤厚加毖調庸副翹徯

某比審告成甸服改鎮侯邦上念創殘之民疇能安集公有廉能之政式稱選庸綸綍一頒縉紳交頌爭爲瑞得人賀某受廛之氓其家其鄉自是均拜更生之造喜尤眾殊獨以官守所縻末繇躬拜廡下心口相語以自慶無日不然

某欽以某官秋霜冰鏡之皎寒露玉壺之清世味不足以嬰其心人爵不足以易其操爲國集事所至可書有如桐川素號凋弊未及半載即已蘇醒而精神

之名在御屏故以惠浙之右者移惠於江之右天子之所以念瑞民者至矣瑞民之所以望公者切矣心痛者不及緩聲某敢爲瑞陽之遺黎故老請拯溺者不暇徐行公其念若旱望霓之民乎某敢不稽首

某祿不逮親灰心仕進丙辰誤召恥與姦朋中道驛疏籲天歸家席藁聖恩寬大赦釋不誅去年姦憸竟成啟戎公朝念其曾有辯姦之論再以校讎賜召弗敢躐分乞從舊官所請復俞只得强出去家纔二十日鄉國爲墟城裏破屋數間雖幸不爲虜所焚而從父兄弟避難走鄉者盡爲鄉之豪寇所刃家殘室毀

抱此辛酸宦況何有待罪于茲茹痛包羞仗丐矜燭某揆之彝禮以民而事邦君合有駢儷之贄惟是某家痛方新心緒凋落更不能屬思於文用弗獲以瓦缶鳴于鍾呂之側尺書拙訥仰滓典籤攖觸崇嚴不寒而栗

某揣分有間弗敢僭致隨軒大眷興居之問抑某於瑞則民也敢辭爲役帥里人而恭教令惟宜願奉先甲

通陳判府　昌世　劄

某伏以薰時入夏爽潤如秋恭惟判府删修判部侍郎植德公清秉心愷悌開藩有俶穹垕棐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東鄉九頓首奏記旌麾之下伏幾財幸

某竊惟朱旛照臨境之山君川妃駿奔翼衛孰非獻祥奉祉者奚事文菌玉鼎之劼毖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某三賦此章以頌

某仰惟聖皇矜恤遠民謹擇良牧顧瞻周行孰爲廉平謂公前在江東治有異等之效爰自省闥往綏高安高安先正舊治也民舉手胥慶曰先正吾父母也今象賢又爲吾父母矣是慶也某實同之某嘗謂高安蕞爾之郡然地小而實允爲賦淵第近年來公之

裕而私之枵收者薄而歛者厚重糴良苦民食孔艱老弱溝壑壯者四方矣爲邦者往往外掠賙阨之虛名內爲肥橐之實計欲政平訟理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釵惟某官廉足以律百椽之貪清足以滌羣吏之濁安而不擾肅而不嚴荷山錦水之民慕玉山氷水之化久矣自今以始庶其有瘳獨恐增秩璽書與選表入爲三公之命俱至又當溥而天下用耳某不佞

某自丙辰之冬跡撫封之舊獲拜履舄伏辱隆遇越於彝常假郡章以達其驛奏之囊封給官舸以濟其

道還之孥累而又重之以宴以示慈惠厚之以餽以
贐遠行禮意勤渠眇眇晚末其何以登此拜別以來
倏四其載杜門藏拙繙味故書天惠仁侯來爲邦君
乃前是嘗得挹其餘光者某何幸得以民事
某林棲淵潛人事罕接不能操便駛恭贄函茲傳千
騎壓境念不可不下道左之拜乃始拔蓬蒿之塞徑
荷簑笠而出山引睇車塵一遂瞻仰僭儷拙語少鳴
賀私布鼓雷門流汗竟趾
某廛氓也仰止隨軒月璧星珠之眷巍在崇霄豈蟄
泥壤者之所敢躐問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願奉

先甲

與上高項宰

某伏以孟秋在序涼意方新恭惟某官學道愛人宣
德流化穹壤孚佑聖明簡知台候動止萬福某潔忱
子墨徹贄主書仰祈財幸
某竊惟郎星出宰祥靄扈臨安有客氛敢干冲粹飭
茵毖鼎非佞則枝某弗敢
某欽企顒卬圭璋之聞望沿有歲月師橐無階說斯
盈口天惠望蔡仁侯蒞止某以鄰壤獲溉餘波幸也
而前是冠衽不嘉末由雅拜在邇如遠若嚮仰何

某恭以某官地望穹華風猷峻邁羽儀朝路疇不謂
宜絃歌邑封僉以爲屈置水拔薤政聲凜然卓魯之
異績升聞公車之召至矣
某庸謭無技濫叨誤恩惟是薄命劣人纔忝末科遽
抱陟岵之痛祿不及養仕奚以爲雖當吉期未忍大
鈞之問一字不到光範剡溪小闕忽出望外雖君命
不敢不受實未能一去也方此杜門溫習舊業豈無
可教拱聽砭鍼
某久欲拜一空函以旌尊嚮之悃因循未果茲輒以
拙字唐突崇聽非禮也伏丐矜其皋緩之罪

某揆分有嚴不容紫蓬翠閬興處之問伏恐有驅策
事目往役義也敢請

定親劄　姚娶鄒

某揆時冬鳴季管春在魁梅恭惟某人德重望隆天
廸人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蠲子墨申玷司箋伏惟
財幸
某竊惟祁寒在候葆養頤和視夷時宜加倍溫饔燠
衽敢告中涓
某漁釣錦江距使竟不能兩舍第景星在天欲覩爲
快高山仰止夙夜此心

某欽惟某人齊卿之道德梁大夫之文章本朝諫議之氣節自當凌厲清浮繼嘉定倫魁之事業尚欽鋒鍔亘光斗牛龍于延平匪朝伊夕謹引領以俟

某家無金籯一經教子次推某也學未能有成名未能有立蚖肆其泥獺笑其沙而執事獨加賞識謂其可妻涓丈汝功省元引希文媒彦國故事下執柯斧初聞甚駭厚意荐臨敢不承命率然儷語侑以菲儀聊以致問名之禮惟是道義相與固不敢爲僛陋之風然執事知遇既深自當不以常媚相待一言之重可訂千金某不敢瀆請

某仰瞻仙輯高在五雲祇詞則僭然自今竊映孚末之輝安敢不脩問候之恭中外崇卑惟喜康共某斗筲之器無能爲役或恐弊邦有可委策事件惟命是恭

雪坡舍人集卷二十七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狀

辭免召赴行在申省狀　丙辰九月

八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于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召某赴行在者某伏以予琴未和豈忍爲問仕之謀飛詔鼎來乃遽忝起家之召君命不容於俟駕私心猶切於循墻輒干越制之誅庸瀝陳情之懇伏念某無庸謬學偶玷末科益益易盈不易時而遇變斗

升弗養顧何意於求榮吉任疆吏墓廬忍釋雖移孝之天不泯而事君之日尚長不欲爲光範之干政恐誤公車之渥書不通而廢例在衞涇之本志自甘服纔閱而蒙恩何汝愚之故事敢望輒加異數豈協羣言況以非才方茲學政所合竭勞於外服詎宜承寵于中宸身戀松楸願且俟及期之戍心傾葵藿尚能輸報國之忠所有省劄未敢祗拜除已寄瑞州軍資庫外謹具狀申聞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某仍舊待鎮東軍兩年之闕到赴任須至申聞者

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

八月二十五日伏準省劄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召某赴行在繼即具劄子辭免九月十八日得旨不允九月十九日三省再奉聖旨除某秘書省正字某上誤隆知靡容力避已祗召命行至半途適驟感于外邪致有傷于元氣患衝心腹痛絞肺肝恐循至于膏肓盍速加於鍼砭但念奔馳道路未有良醫不如退屏山林可求善藥豈容惜日惟有籲天深虞薄命之頭顱難刺清班之人物願收成渙時畀嶽詞昔蘇洵雖辭省掖之招於仁祖尚有封章之獻輒援是例附進以書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微忠拳懇或逃出位

之誅弱體康强尚有事君之日

得旨責任僉判一次申省狀　丁巳正月

今月十九日伏準省劄備載臺疏寢某新命且令任僉判一次某嬰鱗抗疏當從四裔之投濯髮數愆故卻九關之入俾且循于外服猶曲狥於初心罪極巨山罰無毫髮伏念某養親弗遂從仕難任特因洊拜於宸恩弗敢固違於君命不圖跋草之際遽有采薪之憂奇蹇背時莫趨班庶懲忠憂治輒奏囊封例汝愚而賜台則不稱所蒙援蘇洵而上書則頗鄰於僭宜于誅斥果玷抨彈自憐極陋以至愚莫察平時之

隱慝至茲循省惕若戰兢雖嘗掛京頖之名不過就類申之試惡不知其日積事乃若於風聞至於輒肆驕矜唐浮華之進士忘自標榜漢狂激之黨人爲唐進士則自累其良心爲漢黨人則有關於世道積晦尤而至此速罪戾以若何尚敢冒進瞽言極陳時事宜伏妄言之罪亟加遠竄之刑但寢召綸允爲輕典同罪伏儕於善類小愆亦福於微軀卷痼疾于山林其何能淑懷寸忠于獻畝永失弗諼所有省劄謹以祗受

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己未十一月

排姦抗疏曾爲曲突之憂更化用賢亦玷招旌之列顧小材之弗稱蒙異渥以奚勝但當四郊多壘之秋殆匪三命循墻之日惟適么微之分庶全出處之宜狀念某癸丑四恩丙辰誤召遇愉王之竊政陳憂愛之盈懷旣斥逐正人能不斷國家之脈而壅防言路得无睽上下之情此而弗言孰不可忍遂援先儒辭召之故事轉求宰臣上達于奏篇引疾歸家杜門省咎雖山林之窮處寔獻畝之少忘微臣不幸而受知言之名天下乃幾於遭誤國之禍神衷造斷豈容雲霧之蔽蒙宗社有靈忽喜乾坤之旋轉大姦遽拔賢相並登翕然茅茹之俱連胡爾菲葑之亦采某遭逢景運涵沐深恩願造清朝豈甘素隱然尙元州縣一日之考恐難堪館閣四庫之除朋字猶存未足當劄憂之正字異書欠讀何敢辱更生之校書旣招貪榮冒寵之譏復有辭卑居尊之誚未容躐受所合自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眞材或不棄于淺聞始俾仍於舊貫受之以德倘少矜恬退之忱進則盡忠敢不竭糜捐之節所有省劄未敢祗受已於今月十五日望闕謝恩訖謹具狀申聞欲乞只以秘書省正字本官賜召庶得允當

辭免再除校書郎申省狀 庚申六月

今月七日恭準尙書省劄除某校書郎者某竊謂安分循常古人所尙貪榮嗜進識者攸譏揆義未安瀝忱以控某昨叨收召特畀校讐嘗乞就於元班幸獲從于愚欲曾歷時之未久乃誤寵之仍頒是少忍於須臾卽可超于等級內有躐遷之實利外存能遜之虛名所學謂何而僞若是況大明黜陟之日丕變澆風方顯旌恬退之流率先列位倘茲躁競能不悚慚徒負初心何俾治世仰祈鈞念敷奏宸聰毋懷反汗之嫌曲狥由衷之請俟其日月之稍積承茲雨露以

何辭緩進徐驅庶不失夷途之軌深培久種或能收
實地之功

再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今月初八日嘗具狀辭免新除校書郎初十日再準
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伏以官卑位下
固知頗異之貽恣分薄命寒終覺蹈常之爲得不揆
再三之瀆敢希萬一之從伏念某微科雖曰八年外
考初無一日歸臕中秘已是異恩曾閱歷之幾何而
校讐之重畀前已辭而今受名若遜而實貪公論謂
何私心甚媿矧生在瑞陽之地乃近罹戎虜之殃生

靈化爲魚肉而救之莫能族黨戕於蠭蠆而仇之未
復正內有創殘之痛豈自求榮進之時眞弗追安初
非爲僞既籲天而未應愈踏地而靡容再此陳情期
于得請仰求敷奏俯遂懇祈倘不棄於賤庸姑少遲
于歲月誓堅素節仰答洪私違命干誅席藁拱需於
鈇鉞矜愚從欲懷鉛佩戴于陶鈞

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庚申六月

今月十八日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某
兼太子舍人者伏以肇開儲禁永扶皇極之尊妙柬
官僚當極天下之選豈伊庸謬誤在招延伏念某曩
以薄材忝膺親擢允謂非常之遇每懷莫報之恩誓
當竭節以盡忠何敢辭難而避事然而進當以序志
匪貪榮仕三月而升天祿之班已虞不稱居數日而
列承華之屬愈媿無堪方上嗣之優崇求端士以衛
翼師資輔德已皆元豐馬呂其人講讀建官亦皆紹
興朱范之輩獨是令書表啟之任盍允德行文學之
科厠膚淺于羣賢恐弗騰于衆論張華在西晉爲博
洽之士故以是職而起家顧榮于南土有秀望之稱
故處此官而得譽靖惟何者豈足當之一懷超躐之
愆二有曠瘝之懼未容忝冒倍切戰兢欲望清朝奏

陳丹扆收回成命別擇眞材知道德者與游安有忠
廉之學或羽翼而難動但同商皓之心

再辭免太子舍人申省狀六月二十一日

伏以固邦本者元良允孚衆望選天下之端士難雜
庸才辭不獲命色徒增塊自憐蠢樸雖久懷范鎮寅
亮之心但念迂愚安可玷十朋良翰之列以茲未敢
匪曰弗恭欲望公朝重爲敷奏小臣等輩蓋車載而
斗量儲禁宋寮必金相而玉映欲當其任願簡厥修
彼義府奸佞之流固非所取若杜錫忠規之士何患
其無

辭免兼沂郯講官申省狀

嘗謂得新忘故者固媮薄之習辭小受大者亦奔競之風然而義有所不可兼情有所不容已輒仲悃愊仰瀆清明某昨班秘庭兼講藩府雖有供俸薄賜寡貧既列屬于青宮難通交于朱邸易生罅隙當別嫌微庶無共二之羞亦免求多之責謹具公狀仰申廟朝欲乞敷奏免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別選班行之彥往橫郯第之經容某專一供上件太子舍人職事

己未十月辭添差處州通判申本州狀

今月十八日伏準使府發下遞至尚書省省劄九月

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通判處州仍釐務者伏念上恩未報固懷戀闕之忱寵數過優亦動循墻之念蓋有非常之彥乃堪不次之除自顧何人曷當是選竊惟員外置之佐郡以居朝下士之出班某但叨譬正之虛稱曾无閱歷之實跡一朝冒此眾論謂何雖在國初每除別駕然偶失張齊賢之選通榜盡除其後因歐陽修之言此例遂改蓋謂初登仕版即子高官未能涵養以成材徒使奔競而敗俗董德元之七年泰政謾爲識者之羞張師德之兩及相門祇重先賢之歎某初非拒命所願循常倘科目稍前者猶此貪榮則名第偶卑者若何望進未容躐取決不敢當欲望使州爲申朝省乞收成命改畀名流忍飢寒而讀書方思學政厲忠清而報國終不忘君所有省劄未敢祇受謹寄留本州軍資庫須至申聞者

轉官乞回授祖申省狀

覬賞貪榮素匪平生之志報本反始願推孝治之恩謹瀝愚忱上干宸聽某誤叨宸渥未綏官僚方懼罔功例叨進秩辭則近於立異受則是謂躐遷自擅其宜輒控所請伏念某家習鉛槧代有簪纓雖未至于顯官亦相承於仕籍獨維政父窮老書窗謾叨四舉

之恩莫遂一階之願留其簡册遺之子孫忝屬異科濫廁中秘幸遇明禋之大霈獲蒙貢贈於慈闈以至糟糠之妻亦霑龍墓之澤追想如存之先志亦必念親願回濫轉之一資用而尊祖庶幽明之兩得合前後以相輝其求蓋亦異求所望而非敢望官卑職小固未當二代之封德厚恩深庶或被九原之寵仰祈敷奏俯賜矜從願移孝以爲忠用捐軀而報國

陳寶年甲申省狀庚申

應舉不增歲數見前輩無欺君之心在籍而無官年驗先儒有誠意之學知而致犯罪在不原伏念某方

當弱冠之年尚爲舉子之學道心未固人爵是貪想發于衷神授之夢告之君第千中一之語繼以臣年二十三之詩事乃不然志猶未已每逢詔歲必用此年後當三十八之時始玷五百八之選乃知二字與八皆以兩畫成文但顚倒其辭以相愚不漏泄此機而明示事皆前定何煩躁競之求心乃自欺夫豈忠忱之實常懷不滿屢欲自陳倘改過之尚稽是懷諼而未已小人之朋奸罔上何所不爲異時之致仕引年豈能知止其害甚大於義弗安謹具狀申明欲望公朝特與敷奏送所屬于仕籍內將年甲改正所有前此欺罔之罪拱俟誅斥

雪坡舍人集卷二十七

書

上丞相謝潰山書癸丑

某不避譴呵輒控由衷之懇于溷鈞聽某循閱舊例比納公劄千乞陶鑄令所請則異於斯某生長瑞陽瑞之貢額素狹終場近三千人而與貢之數僅八六經而缺其二詞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英才多困職此之由每歲大比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于監于漕

得偶者常數十人則瑞亦不可謂無才之郡也端平初詔天下增貢額江西諸郡袁首增其二洪纔增其三瑞去天遠獨不能請瑞距臨江止九十里終場人數相埒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此所以不能無不均之嘆也某來奉大對時父某謂某曰吾兒若能至前名當折資受官乞增本州文解父教如此茲者誤恩首第某何敢背父之訓竊為已榮某今合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某之所乞固前此所無之例而亦後此不可援之例大丞相奏而行之是即所謂例也某人恭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產神芝以昭天命於是易賜今名以瑞此非他郡比也上紹寶圖三十年必世之仁洽于天下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與其使某以瑞之一士而獨拜異恩不若使瑞以一邦之士而皆拜異恩獨拜者其恩小皆拜者其恩大某非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念鄉邦人士之久阨且父之教然也不能遵父之教是不孝於親矣不能推上之恩是不忠於君矣惟大丞相矜念而惠從之某退屏山林甘老選調九隕無悔廣明

聖之德惠退遠之士抑奔競之風一舉而三美具惟大丞相圖之干犯鈞嚴某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上大參徐意壹書

某不避譴呵僭有由衷之懇干溷鈞聽仰祈矜察某生長瑞陽維邑之高安實先正太師國公舊治之境台星聚照今人仰望其餘光而歌詠之甘棠蔽芾之陰大參必惠而念之也某敢僭有請焉某之鄉邦解額素狹終場共三千人而貢之數僅八六經而缺其二詩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以是人才多困瑞距臨江止九十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端平初

天下增貢士額江西諸郡袁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獨不能請每歲大比惟有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耳瑞之士所以爲甚可憫也某來奏對時父某謂某荷在前名當折資受官而以一官爲鄉邦易增一解某今叨忝首第何敢背父之教徒求已榮某今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郎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謹已納劄廟堂蒙大丞相鈞判聚呈侯奏用敢再瀆鈞嚴欲乞合處會言之際推天地造化之仁而成就之則鄉邦拜賜某不勝幸甚或

者謂某曰恐如此是乃後人不可援之例朝廷必難其後是大不然使第一人而必增解是壞例也今某欲以減官而增之他日爲第一人者承事郎之恩例自若也而何壞例之有乎又前此固有不願受官而乞回授父祖者朝廷每從其請倘乞以官回授其親朝廷固有例可從也然某之父欲爲鄉里計而不爲已計縱以官乞回授必非所樂也某近得家書又家父訓曰增解事不可不力請莫問做官但須行好事則父之意可見也大凡孝在養志以官易貢父意如此是亦以官回授其親之例矣朝廷以孝治天下能無念之乎一可以惠遠方窮陋之才二可以遂人子養志之請幸圖利之倘或不然某將無辭以復于大人惟有不受閣而去耳某又竊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産神芝以昭文命于是易賜今名以瑞上紹寶圖今三十載仁治天下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瑞蕞爾邦而聖君賢相發祥儲祉之地皆於此乎寓信非他邦比也惟大參相公矜察先正太師甘棠之舊因其親以及人之親而惠顧之干犯威嚴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與蔡中岳書　丙辰八月

某中浣日伏讀七月二十及是月初四日書及二十五日省遞至又得初五日書五六日間三捧寶翰悅然如對玉時喜慰當如之何某伏蒙誤恩召赴闕下推原所自實由尊公大參吹送之力尊年丈揄揚之賜感佩盛心未易云喻其何足以當此又何足以報此雖然某尚竊有請焉非執事其誰與歸某薄命多艱僅竊末第歸不一月即罹大禍謀仕者所以爲親計祿不及養疾首痛心其視尊年丈身掇高科青衫緑服備天下之三樂者何可企及今茲某雖不敢過先王之制强已從吉然一念及仕即覺泫然有痛于

心是以從吉雖在二月朔而略不暇于廟堂求一小小差遣者此故之以也矩相以其不通書歸投予之兩年越幕之閥雖欲以相困在某適得所願故省劄之至以其闕遠欣然受之茲辱賜召之恩拜尊公大參力薦上前之賜以君子得與之日善類交集此正邦有道則仕之時走趨閥庭齒下士之列固所深願第某區區愚慮有未可者某祿未逮親未忍問仕其不可者一未服外勞驟然起家恐物論未允雖有福王故事某何敢企先正之萬一此未可者二某家貧無田可析又念族序皆出同祖不忍異爨藜羹蔬

粥相與同之食指凡四百皆仰給於某一日舍而出仕復無以爲贍可勝嗷嗷某有庶弟未婚有伯父位從妹未嫁留之以居不可挈之而行不可必及時爲畢婚嫁而又非窶貧者旦夕之所可爲其未可者三某有婦翁識某於賤貧妻之以子意殊可感去年不幸卽世臨終付某以身後之事方以今冬爲之舉殯若汲汲宦馳委而弗顧卽是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以此事君又將安用某自惟竊祿希榮此事甚恥而天理人倫之有不容不然者所繫却大且當爲其所當爲而身之仕否不足計是以召命未敢祇拜且乞就

鎮東僉幕明年十二月之閥眞情所發非敢爲是矯也主上親擢之恩豈容不報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旣已爲臣父母不得而子故願盡吾之所以事親也而後出事吾君耳過庭之際爲道此忱得如所請幸甚

再答蔡中岳書

某復被賜書且以尊道集及金陵問目爲寄齋心伏讀喜慰殆不可量有以知見道之明而衞道之嚴也昨有自閩來者亦頗能言尊年丈辨折三心之說道其略而其詳未之覩某欲見此書不啻飢渴無從

得之繼有自雙峰來得其所刊本講義雖略加改正而三心之說尙存某深謂不然卽以告之朋友夫文公所謂察乎二者之間非謂察乎二心之間也使果謂察乎二心之間固不無疑而文公素無此論尙何疑哉夫不能察則人心已察則道心矣豈復他有心以察道心乎操則存舍則亡舍則人心操則道心今之操者卽操前之舍者也學問之道求放心放則人心求則道心今之求者卽求前之放者也人心生于氣形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當以先後論而不當以對待論道心流則人心人心復則道心吾見其一

心耳尚何以三心疑哉伏讀與葉平齋之書蓋皆某之所欲言者一辭不悖于理欽服降嘆方今學者之失在於欲自名家突出儒先之上不知文公精思熟講立言以詔後之人其用功蓋非一日安得復有訛舛後學由此求之不啻足矣何以立異論爲趙庸齋博學雄文忠忱清節不可謂非今之賢君子其失在於愛徐太過耳蓋亦識之未破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得一明者覺之安知不幡然而改其延屈雙峰俾正講席蓋覺之一機在是雙峰輕於放過此蓋恐拂其情不復有不直則道不見之慮耳雖然見道則不可

不明衛道則不可不嚴也大道所關豈可以異端惑公論所在豈可以私情撓不然文公何必切切與陸氏辨哉大兄驅同室之操戈爲聖門而立幟斯道幸甚願終始主張之某雖不敏請橐鞬以從

答蕭大山國史

某於先生弟子行也弟子事先生當不遠千里而往拜去先生二百里不能往拜先生乃先賜之書先生之求於後進甚於後進之求先生如某不敏何求乎友而不能施已不可況弟子行乎某之罪大矣先生又遜筆墨而命之文奚敢哉先生古之人也古之文

也文章爲當今第一人言必可以傳後世行後舍先生其誰屬而先生輕以許之大懼不敢當謹以辭諸執事惟先生自當是筆昭勒雄製某亦受教焉不敢僭也先生倘不鄙夷之許其卒爲弟子則某憂患稍間尚當背負荆篲以進謝于庭下再拜入文章門戶先覺覺後或有所知則作丘明之傳以俟夫子之經他日或可能也今則決不敢惟先生亮之

雪坡舍人集卷二十九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書

上丞相程訥齋書 丙辰附上饒驛遞

某聞相天下無他道曰受而已蓋受之道賢相之事業備焉曷謂受受天下之材受天下之言是也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受材之說皐陶之所以相舜也又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此受言之說周公之所以相成王也在天子之朝廷者九德備而後可合而受之皆布在列天下必无遺材矣下受人之善言而上告之君使人之言皆得達于上天下必無棄言矣夫皐陶周公豈其材不足以運動一世而必待受人材以爲用受人言以爲助哉蓋獨有其已則小而私兼有諸人則大而公也能大而公斯謂之有宰相之度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聖人斯言載之大學平天下之章政謂平天下者人君之事而相人君以

平天下者宰相之事斯言蓋專爲宰相發也爲相者亦何必他有材智而後曰賢哉能盡是道足矣某觀大丞相未秉國鈞以前休休有容之度天下知之不待相而後見也所謂天下人材平日切切然以爲己任而所謂言者蓋前此身爲諍臣之時以此責難於君責備于相者昔責人今受責也近朝廷所召法從諸賢雖皆有所顧忌未肯盡至然自卿監以下至於館學亦未爲盡无賢者也言議之臣雖未得盡爲蹇諤而能言者亦尚多也此亦大丞相略試之效也然而比者以來在下位二三忠賢何爲相繼盡以人言斥去而素有德望之重臣亦以道不合而遂行夫在外者召之而不來政以在內者爲占也不畏殺麕毀卵麟鳳爲之不集乎三學上書言事不過草茅之狂耳要其本心無非忠於爲國蓋自甲辰乙巳年間朝廷容養公論之氣至於此矣平日容養而作成之今乃痛加排抑立石以戒方來屏斥以懲既往此二事蓋京檜侂遠之時所爲耳晉欒武子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以大丞相秉國鈞之日而有立石三學屏斥羣士之事可乎哉他日史官書之具有歲月豈不重爲賢相累乎今天下之人皆以爲非而不以怨大

丞相者知非吾相本心耳然亦以不能救止爲大丞相惜也大丞相天下善類宗主豈得以非出已意自諉乎過歸君父尤不可矣上書言事者旣加以罪而斥逐雖不次拔擢經明行修之士欲以慰悅人心是无異大筆擊而小抶摩也賢者豈屑於得此哉天下固有視死如歸甘戮如飴不畏禍患之人然亦多有頑頓無恥貪得嗜進志在富貴之輩此風一熾將恐所失者皆賢所得者皆不肖矣爲天下國家者又何賴於不肖哉日甚一日事勢將不止此此某所以日夜痛心疾首以嘆以泣寢食爲之俱廢也伏被召恩

承命遵道亦欲一對吾君見吾相爲天下極言其不可旣已至半途矣憂患日熏其心霜露日侵其體逮有寒疾不能造朝引領向東涕泗如雨然所懷不得一吐亦不自安伏見前朝蘇老泉先生以韓魏國諸公荐試舍人院雖辭召不往亦有上仁宗皇帝一書某敢援是例輒附囊封以進某有采薪之憂不能親投之匭伏惟大丞相以韓魏公自處爲之徼奏得達聖聽九殞不悔某之此舉狂僭爲甚恃大丞相以虛受人容納讜直必能轉以上聞某之不材于九德不有其一不敢望在翕受敷施百僚師師之列但狂妄之言得以轉達是卽大丞相受人之言而告之王也繼自今天下無遺材無棄言大丞相遂爲賢相之事業千萬世之下有所誇誦端其至公至大有宰相之度如皐陶周公之于舜成王而欲肆京觀伉遠之毒者無所施其巧力宗社之福也大丞相之美也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大丞相當之矣易之剝上九一爻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世道今五陰剝矣獨大丞相爲碩果使君子得輿而小人之廬遂剝轉移機括是在密庸之妙大丞相無所辭焉某冒觸霆威萬死不贖屏伏田野以俟斧誅

上丞相吳履齋書　庚申三月十日

某等竊覩大宰相再秉鈞軸以來聚眾賢闢言路遂使天下之勢震撼者漸定危棘者向安非大宰相扶持公道之力不至此某等所以深幸善類之得所依也昨者伏見國子博士而下數人以上書言事不遂相率去國此恐非明時所宜有大宰相平日爲善類宗主而可聽其若此乎諸學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蓋董宋臣也一閹不去而諸學官去此事可書史册否乎今雖委司業留之然二閹未去決無可留之理大宰相何可不爲天下去之乎此宰相職也責軍令

狀以警史志聰宰相文潞公也押公頭勅以佥任守忠宰相韓魏公也馮益招劉豫之侮其罪當斬特以曖昧未明與外祠而黜遠之宰相趙忠簡公也大宰相立心豈在先正諸公下此事可遞不爲乎此闇去則諸學官自留矣大宰相如曰吾欲請去之但恐上以爲外庭有黨是避嫌也今豈避嫌日乎大宰相欲收召前此諸賢則曰吾欲避主譁競朋比之嫌今又曰黨之嫌當避是進賢退不肖之職皆不得行也可乎哉學官去則諸生必皆爲師儒而去朝行間亦必有爲善類而去失人心虧國體斯繫不細若歷年不

能拔之疽根一旦而拔于大宰相之手民心悅而天意得內患去而外難消乃必然之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亦永有令聞大宰相亟圖利之

上丞相賈秋壑書　庚申六月

某聞古之時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既乃以五百金市駿骨以歸好千里馬之念一形不朞年而千里之馬三至郭隗舉是說以告燕昭于是禮士自隗始而樂毅等皆集此戰國諸侯事也況用天下者乎恭惟大丞相正位鈞軸以來首奬恬退而抑奔競古潛之趙爲祕書盧陵之歐陽爲史館長沙之陳爲掌故皆天下所謂恬退士也然召之而未至趣之而未行夫彼皆千里馬也而未至未行無乃市駿骨之意未白乎某願爲郭隗可也某非欲如隗之求異禮也第欲成恬退之風者自某始也某之辭校書郎至再矣而朝廷未之許是朝廷奬諸賢之恬退者雖欲以抑奔競而不許某以恬退者實以倡奔競也而可乎某竊末第者雖八年歷外考者無一日未有一日考而蹴中秘未閱三月久而進一階謂非奔競不可也朝廷方以恬退召諸賢而某以奔競壞之非所以風在位也亦非所以來諸賢也孰若狥某之請而使之進退

辭受不失其正之爲得乎某之請不行則天下之人將曰朝廷之奬恬退者名焉而已矣姚某之辭校書者僞焉而已矣奔競者將日至恬退者將日遠所召之諸賢未必其來也某之請若行則天下之賢人將曰朝廷之奬退非名矣姚某之辭校書者亦非僞矣恬退者必曰勸奔競者必曰懲所召之諸賢庶幾其來也所得者必千里馬而非止于駿骨矣豈止如樂毅輩哉惟大丞相念之有關於風俗不細干冒威嚴俯伏待罪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書

上大參蔡久軒書　丙辰十二月——

某比偕拜書伏蒙賜答茲不敢纔叙以瀆師聽某仰蒙憐念榻前力薦遂忝召恩祿不逮親本不忍問仕第以殊恩深異且先生在某不敢不一來初離鄉邦則聞有立石三學之事某已悔其出矣行至臨川見屏斥學校士類之報私心大爲之傷痛上三十三年

如天之度未嘗有是也小人誤之以至于此亦欲到京流涕痛哭一言而去又聞先生以道去國而未見報及至上饒得觀所傳御批則知時事大異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生此去甚合于道而乃以爲此風不可長然則貪榮嗜進頑鈍無恥此風顧可長哉先生既不在朝某安可一日與羣小並立已決意不復出仕歸讀先聖賢書竟買舟自信江西去矣然欲吐之忠滿懷憂愛不能自嘿妄援蘇老泉先生以疾辭召試上書仁宗故事僭作一書與申省辭免狀偕往廟堂懇訴齊丞相以韓魏公例爲之轉

以上聞聞與不聞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吾心之所安耳非不欲到京後言然候班對則尚遠請賜對則必爲羣小所遏絶近時欲言而不得者不知幾人矣某不欲更犯此陷阱枉爲所誣譏而去則心事不能以自明故不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以大臣去國猶以爲此風不可長某螻蟻小臣若一言竟去得禍必重他日開嶺海之路者自某始是某招禍於善類也及河而反庶可以自靖矣亦知先生取道自信歸閩甚欲小候但某既有封事不欲使羣小謂先生與某商量做來則門弟子重爲先生累故亦不敢伺見

三年不得承謦欬一旦相隔止百十里許又不得一親炙而行天也如何以泣以歎先生歸在雲谷之下某明年春專自寒鄉徑往一拜師門庶可小留以卒業亦不在今日一見也第恐某拒違君命犯觸時諱或至竄斥則所願不得遂耳儻藉庇存得免于罪躬執杖屨茲不遠矣預切欣抃書葉未達君父不敢拜呈等乞鈞察天氣栗烈伏惟爲宗社道統壽重里有委役某恭承

與佑神蔡仁齋書

某拜別道德之誨已三載蒙恩祇召亦謂即可遂一

合拜行至上饒去天已半忽覩邸報則知尊公大參
先生以道去國此舉勇甚近時不能明去就之義者
皆媿矣不惟見先生與近時諸公不同亦以見魏公
有南軒之子贊決之力高於庸俗千萬也甚盛甚休
欽羡欽羡先生既已去國某安肯一日與羣小並立
乎其位已決意不復出仕歸山林中讀書然愛君忠
忱不能自已妄援蘇老泉以疾辭召上仁宗皇帝書
故事作一小書極言時事却不敢激訐但以用人聽
言立說願保持初意書未上達不敢以藁拜呈恐流
於訕上誦齋一書及申省辭命乞嶽祠劄子却別紙

錄呈大槩封事之意與上丞相書其意皆同但丞相
之書辭稍殆封事則微婉告君之體不容不爾也轉
以上聞與否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其在我以求此心
之所安某非不欲到京後言但近時能言之士往往
未及一言即爲羣小遏絶先得罪去某苟至此心迹
無以自明故不若不落其阱爲是聖賢之學最要明
出處兩字文公先生釋不入不居之章有曰君子見
危授命則仕危邦無可去之理但在外則不入可也
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亦聖門所深取故某日夜忖思
中道見幾而作未失及河而反之義是以翩然自信
江竟歸尊兄其許之否某昨在上饒邦侯陳寺丞處
見尊年丈書亦知旆從取道由此自當伺候一見但
不欲羣小騰謗謂某中道見尊公大參而後去所上
封事乃商量爲之如此則某重爲師門累故叔向不
告免焉伏祈尊察某明年春儻不以罪斥嶺海即自
家山徑拜門墻則是時進而請益於師退而就正於
友某樂也賢於與羣小並立遠矣幸終教之臨行念
念拜字不肅等惟賜之矜恕

某平時於天人三尊看破極分曉區區一官棄之
猶敝屣欣然于心若使某貪榮嗜進阿附今之權

姦以希不次之擢有死而已某不能也歸家杜門
讀書其樂甚大伏乞炤察

通侍郎牟存齋書

某門生也當時修起居之禮而八年山林不能布一
武於庭拜一字於几負皐萬萬雖然事師者必有以
不辱於師之門不在於以世俗之禮事也迹之疎先
生必不辜心之親先生必有以知我矣某癸丑別丈
席後即罣大故忍不死丙辰冬服闋祇召道聞巨姦
得政不欲前驅奏一封懇程相國轉聞引疾徑歸席
藁俟罪至正月遂得寢命之劾初以韓愈得出宣公

之門自寄至是又以韓非得附老子之傳自慶不自意有此遭逢之幸也先生清標勁節天下所知彼何人斯乃敢汚白玉之白莫不爲先生憤而某則獨爲先生賀也夫以脫韡亭一記取禍公論日月萬世杲晰綠野午橋何以異金馬玉堂哉抑今之時則不當聽先生綠野午橋也朝有杜富韓范邊無契丹元昊倚需環召以重朝廷疽根已除正氣斯復某每食必福某念不可久曠門弟子之禮獨貧不能遣使輒茶咫尺託同年丈子及翁拜之簡慢有誅曲祈矜恕晚春漸暑伏惟爲斯世斯文壽愛卽霈霖雨以澤四海

某不勝拳拳

與計院王南山書

某王欽無文弗敢爲世俗寒暄浮語以涸崇聽仰祈宥察某拜別朝渠積歲仰與山高中間先生以外庸課最入六院不能賀繼聞以太夫人憂去國不能弔二罪併糾其又奚辭茲審已御祥琴卽膺召綍某不特爲左右慶蓋將爲天下慶先生文章之言語妙天下剛直之風采動朝端舉世謂寶祐之王洪必繼端平之王洪矣洪竟以朝陽鳳鳴而王棄之鵷乃暫斂其翮鍛而未擊中外之望尙孤也雖然先生謂履齋毋與嗜伍之言世皆播誦使斯言早行豈至大壞極弊若此之甚邪是又可惜也抑熙豐諸人破壞灼爛至於不可收拾又必賴元祐諸賢徐起而亟救之巧匠恐不應久袖縮於不善爲斷者之旁也昨嘗與鄒學錄大話及仁祖時有吳正言嘗爲審刑官奏議可上心將除御史未幾以憂去然數年後亦除言官以此見台作官職自是推不去此事甚與先生前日類前者類後者亦必類矣第不知先生當今之時得前之位法筵龍象之所觀何義爲第一乎卧庵膝冷靜觀羣動必有偉見儻可教之否某養親不及問仕無

心獨以上恩未酬去秋誤召辭不獲免冬强一行纔至半塗時事駭人憂感至疾不能前往深知主上聰明偶爲羣小所誤又不得自嚮拜疏以聞而竟歸故山閉門俟罪罪大罰小僅從寬命愈切悚惶益密益深以恐以懼第方苟安黍藿粥之粗遺而又有荆釵布裙之深悲憂患相仍情味日惡雖素難而行無可尤怨亦切自痛也先生豈無可以玉其貧賤憂戚者乎願安承教茲因鄒學錄丈往賀趙侯開藩知必到廡下以拜輒附狀以訊起居窮約之中更無可以侑書者然苞苴之講亦非所以事先生不惟無之有

亦不敢伏丐重察

與蔡佑神　公亮書

某久不拜君子動靜之問仰心渴如中間甚欲一造門墻謁侍尊公大參相公先生就訪南軒於魏公之例以遂承師親友之志念此久矣薄命多蹇厄會日殷去年春而有悼亡之悲今年春而有哭弟之戚家素貧嗷嗷數百指待食於某而又罹此患苦身單子幼叔出而無季處安可遠役於是此願未克即償遐想尊年契兄於家庭父子唯諾之間皆聖賢道德性命之奧其樂不可量也時事日異於前惟有掩耳不

敢閭閉口不敢語而憂則不少忘而已在畎畝間惟知農事春旱久種幾不入土初夏之末方雨秧苗已老入田穉不復長顆粟甚稀秋穫可十分之五糴五百萬石在江西鄉間乃當四十萬常歲苗斛七萬耳必六其七乃可足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能也明年殆無粟可食矣某若不爲餓莩必亦流民之一也能無憂乎杜門林棲不敢交人事然時報亦竊聞一二向覩除目見尊年兄有泉臺幹官之命尊年兄其亦肯屑於一出乎將朝家不欲使賢者久閒邪人皆山林誰其爲國家辦事固不可皆不出然今日風俗瀾倒甚矣所賴爲君子者立鄙堅牢少爲之砥柱庶幾猶可以救貪得嗜進頑鈍亡恥之風此某之拳拳仰望於兄者惟執事謹之重之天下宗師之家大賢執政之子甲科名勝之流舉世之所瞻望焉者恐不假乎祿仕也某極貧爲貧固亦可仕然決不敢枉道以信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惟高明察之尊年契兄識見超然必有以處此烏用某僭愛而莫助耶復覯縷耳游之道久客高安聞其歸赴秋試因便奉書以涵執事恨不能細有便風幸乞時有以教之

與節幹鄒仲遠書

某至欽尚質不敢爲世俗寒暄問候語以瀆尊覽首所垂烙某拜別教誨忽數年矣伏自江皐奉餞朝帆蒙被贈處之言以爲鍼訂頑愚之藥石至今誦憶不敢忘徒以出處殊塗去仕國復遼遠末由尺書以訊輿屨雖然在金華猶可言也今治在廬陵而某亦失於恭先長者之問不敏之罪其又奚辭茲諗簡知賢侯創辟藩郡以春秋康濟之學贊威文節制之師幕府有人風采震聳伏惟驩慶深擬錦書少敘賀私乃不知即赴瓜時莫獲侍拜崇瞻翹仰徒切下忱欽以某官盤宵以蓬萊道山之書縟筆以春濤瑞錦之作

才美固超乎餘子之上矣而且造徹理窟湛如其扁涵泳聖涯粹乎其宇允爲儒家有用之學昭代必任之才緣水紅蓮暫焉借重紫樞黃閣政此需賢姑肯日以斜飛即覽輝而翔集某鈍而弗顯方不能圓僅竊末科遽罹大戚問仕之念已懶矣丙辰誤召甚不願一出故山獨以君命莫違國恩未報懇辭弗允强顏一行僅至上饒時事駭目諸賢相繼去位臺諫與士爲仇三學所斥逐諸生纍纍滿道景象如此自知雖往亦決不能入其保社又聞新有榜約揭示朝堂朝士不許上書對班不納副封者多不得對欲言又

復不可然又不欲默然不忠告而去妄陳封事以書托丞相轉聞抱疾歸家杜門俟罪聖度天廣釋而不誅僅從寬召罪大罰小愈不自安益密益深羹黎藿而味故書不敢與一毫世事然而君親弗報抱歉尤多未知所以自立以爲始中終之孝者先生長者能不念而教之乎拳拳是望敢不稽首某久欲以賤姓名到几杖苦無其便茲永豐稅院豐城王文元剛某之友也舊在端齋先生幕底去年四領舉今年復失南省不無問祿之想往賀端齋達臺又欲求小小辟闕然不敢自請竊知鄉先生爲端齋所推重無言不

售以某邑子黨童俾以羽言爲請於下執事伏惟眷風齒頰特有以噓其枯而吹其生幸幸甚甚某末由侍坐請益惟切傾瞻聞有中庸解已成書便風賜副本鐫教尤感有鄉邦委策晚出之所當承奉併希融炤

回鄭持正書

昨升炎謫丈遞至所賜書陳誼甚高荷意深厚某聞賢者在倣鄉久矣無由一拜乃今得覩偉論雖未識面而已知其心執事舉近世諸老及今諸公而勸戒之藥石之誨也抑近世諸老非某之所敢望也而亦

不敢不勉也今時諸公其富貴則非某所尚也其人則某所不能爲亦不敢爲也無益之請如干與外事請謁州縣某平日不爲之有請者必掩耳而走今亦無以此請者獨問嘗作一二文字以習氣未除不能不拈筆弄墨耳然亦無害於道理乃作之未嘗有過實者也斂影韜芒慳惜咳唾自今亦謹閫命矣等時論如蛙黽之鳴遵大賢如規矩之正此則某之素志敢渝此言子路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諸葛孔明亦言但勤攻吾之闕今而後苟有過聳聞砭鍼新年許賜迂臨幸甚雖杜門當掃關以俟奉答草草伏惟孚

亮

與提刑李後林

某伏自去臘仰蒙賜書嘗僭具咫尺謝不敢計徹尊覽某是行趨京甚欲自屬邑安仁至統郡伏謁以洗尊慕之渴以請開警之誨有定嚮矣不謂十七日離豐城纔一朝夕忽王將使元剛馳疾足報賊哨已在隆興對岸石頭渡欲過湖窺浙某深恐到使郡之後萬一道路或梗不可得而赴京雖依二天之覆可以苟安然聞難而避不足以爲忠死而無名不足以爲節不仕則已既肯出仕則事君當致其身身也者吾

君之身也非某之所能自有惟宜勇往前進捐軀效死於吾君之前以盡已之職分用是又不可得而進拜詢之道路至使郡自安仁而來尙須三日自使郡而出上饒又須四日中間豈不蒙延留數日則動是旬餘權其事體又不若以旬餘而亟趨君所也惟是豈無救急之若當言之事合條陳於吾君吾相之前者皆不能受耳提面命而去爲之恨然不侍尊誨三年相望使治二百里欲一見而不得見抑天也夫雖然先生必時有便郵入京因風賜教千里亦如侍席也某未窮侍晤又是何日向風依依伏祈以道壽重爲國扞藩即歸禁近柄用以福天下

回文本心榜眼

某久不奉起居無時不仰德也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相去遥遠不知就與否又見吳同年節卿亦在其間料必有談笑青油之樂亦欲探便遣一書相問而不能至秋乃見前之辟年魁者轉而爲後之怪舉以駭以愕以嘆以惜非爲左右駭愕嘆惜也以其好賢之不竟也尊年魁清標勁節何疵可指特今之世喜佞惡拂在在皆然必是積忤不能堪耳然終不見其毀日月之辭前月道三衢會陳劑院景

初同年方能言其故果如某之所料此於盛德何損公論在天下曲直有所歸矣聞居在若耶之間佳山秀水應接不暇而恥堂存齋二先生又居是邦必時相往來其樂可以想見也二先生天下孰不知其賢而前此眼釘極其誣衊以相窘辱天下又誰以眼釘爲是而以二先生爲非哉某前日供職之明朝即伏闕下進一書言眼釘之口凡天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汚之以數百萬極重之贓以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正爲二先生及平舟先生言也某之言雖無補亦可以見積憤久鬱于胷到此即欲吐耳今何如時而

可使二先生及尊年魁者在野哉大抵今日上下稍以夷狄未退爲憂而不以賢者未進爲慮所謂元氣壯則無外邪直以此等語爲迂闊殊不知豈有天下賢者皆聚朝廷而亡人之國者哉某雖不得數見廟堂然每見必言此但羽言未足動其聽耳尊年魁自合經筵諫坡中人小亦當且儲之學館但恐尚執三考格法則未免又勞外任補考耳資格者豈所以待非常才哉 云云

書

答安撫徐矩山書　庚申

伏自三月四日荐領尊賜翰墨嘗附便遞拜答比者恭審出命中宸予瓌外服大則踐政塗之地小則歸從橐之班綸綍一頒搢紳交賀況於門人弟子六載間闊誨侍自此乃日快厥心長有摳趨之便其喜寶倍等倫方欲馳賀以賀而又荷軫念再捧教函餽以

賙其貧書以發其陋感激交并有如先生時之正人朝之重望與西澗葉先生在履齋更化之初蓋天下擬其爲第一番召客矣拂蔣公論以至于今今右相還朝無日不委曲爲諸賢地於是當召者始召而先生與西澗先生首在弓旌之招矣前日公論之鬱者至是而始舒朝野蓋共爲之慶愜也抑齋意一二先生還已就治否但所慮者抑齋老先生未肯便出耳愚意謂不如歸此二大老於朝細氈廣廈珍閒之館以佚之別命時賢爲先生及西澗先生之代然後爲得但未知愚說得行與否也履齋此番再相聲譽頗減於前不甚惡了之黨而善類曾仕於謝之時者每以爲謝之黨某一日勸其召外間諸賢答以外間今無賢可召某試校舉未召者且及於福建路監司四人履齋至謂葉先生爲謝之黨某力辨其不然而終不以某之言爲是也今右相則不然內無私人外無雜客進擬必詢於眾必出於公除目日有快人意者若得政事一出於中書使得以盡展布天下庶乎有瘳但今有用忠樸謹實之人不得用譁訐取名之輩使所用果皆忠樸謹實忱國之福但恐緘默取容者便謂之忠樸謹實切直敢言者便謂之譁訐

取名則不可耳今庸齋已不來西澗又未至在朝幸有王脩齋江古心劉朔齋及洪恕齋數公耳而楊平舟已召可藥天下之望更得先生與西澗先生蚤入氣脈必漸完復也某待罪于茲家鄉不堪回首直是無況味所願武備修齊今秋虜人不敢再渡所在殘破州郡漸漸修復鄉里亦稍得如其舊故山可棲則決斥而去甘矣浙西初有蝕雨之患今已霑足自江西來者亦云然一稔在望亦可少遂憂國之願想治境亦更氣象佳好所望如此也區區有懷待日并謝

答提刑李後林

前者嘗附吳尉之便拜書籤室自後疊捧教墨嘗奉
一箋託鄱陽同年趙書記稟復茲於志夫處又得近
所賜書敢因志夫之歸率爾具答秋壑先生歸相甚
加意人才如庸齋先生之得温陵陳干峯之帥廣右
平舟西澗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爲諸賢地
也趙德夫之爲秘書歐陽巽齋之爲檢閱陳和平之
爲架閣又專以恬退而加旌錄近時後村復以秘書
監召日閱除目多是快活條貫使天福宗社政本盡
由中書太平日月可冀但有不能不遇苍納牖處耳
此更看天意秋壑安則諸賢有望否則覆出者不知

幾人矣履齋之初治疊不曾淨潔至于今倍覺費力
畝國外患之稍紓法家拂士之未有忱如尊誨秋壑
先生未入國門前兩日之除授既正相位後戒譖訐
取名之指揮近者初四日無非貶謫之天筆皆使人
凜凜也九十日春晴露少三千年內亂離多吟哦此
語每切浩嘆所願今年秋風高時無去年虜哨之事
秋壑先生只在廟堂久之須有回斡機軸否則裴度
復出視師氣象便又非今所覩矣此間非可久處之
地家鄉又殘破無可歸賤累又眾其若之何先生丐
祠今廟堂却恐決然未許且是脩齋古心二先生相
與扶護甚至集賢亦甚相知決無履齋末路之危疑
也鄉邦除人尚是此月十八日與新廣德趙丈交割
必是二十日方去自五月十五日無太守至七月十
五日左右方有之鄉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樣不
堪回思也陳玅廣府判廟堂甚注意次第亦必得麾
矣平齋帥廣集賢蓋謂今年虜決不自廣至故欲以
前此廣右規模行之平齋素有威譽爲廣人所信是
以易節江上則要做托裏工夫故用李叔與也志夫
且喜已成事王戌可到殿可喜可賀學舍諸公本欲
留之過十八建儲後却歸志夫謂業已辭齋閤聞有

恩例而復留似有顧戀不若飄然竟去趨向如此亦
甚高也集賢歸來且做了一件大事幸甚幸甚此前
時宰相所不能者也宗祉無疆之休宣鎖又是恕齋
當筆拜相建儲已兩番大典册矣父子一家皆兼內
外兩制豈人所易及亦甚傾意先生令某導意某輪
對在後月初或趨入此月末謏句尊悉令妹之閼某
未知曾成否前者得其書云此辟若成則可留鄱陽
佐叔父城守故某以爲不可今聞尊諭闕與俸皆在
建陽則無不可者矣終不若涵養望實待太平之閼
爲尤佳僭越及之拜復草率萬臯仰祈尊察

答發運洪右司

某江西下士素欽先正之風節文章恨不獲身親而師之象賢有人如老泉之東坡紫巖之南軒乃所願承下風而望餘光也不自意癸丑僥倖誤恩時遇先生長者濫竊省闥某得遂拜履幕下辱盼甚異又值襄嘗去國凜然高風萬年莫能回之某雖欲再侍見不可得也僅以拙句鳴心過屋覽擲自時厥後某惟天之屯值人之否致命遂志於山林之間望紫氣如隔蓬萊弱水三萬里無緣聽教誨獨日冀金昆玉友正人登用轉旋機軸以福天下而眼釘未拔之日

乃聞碓執先正在寶慈間介石之眞心不爲利屈化絃既改盡似端平而猶煩使傳何耶給餽之不窮議築之不擾簡在上心而權用必矣某疎謬不足爲時用去年鄉侯陳刪修家書能道執事先生力借齒牙餘論於公朝俾叨誤召不求而薦此前輩諸老之用心而今人之所無者某何以得此於門墻哉白爲此來首合即以書謝又念執事先生方爲古人之公某何敢爲今人之私用是未敢然每念及此亦不滿寶緘珍餽反拜先施某之媿可死矣回風暑此聲意又不能端且悉圖君子之歸爲國士之報則所願也伏

句賜察

與知軍王南可

某不拜儀範者十年不奉詞候者亦三載可謂取疎外於大君子之門矣然屈指當世人物則必曰執事念賢仰德此心實未嘗疎外也去年冬伏聞把麾橫浦清標勁節與庾嶺梅花相映照宜以一書賀然某謂履齋新更大化與先生長者非不相知要之則當待之柄烏臺清之則當使之望粉省不當淮陽汲黯平原望之也不惟未愜公論亦未愜愚意故不敢以爲執事賀履齋此行可爲而不得盡爲又竟成去去

之日庸人孺子小夫賤隸皆咨嗟歎息滿道履齋身計則得矣如國何所幸秋塾來歸人望猶有繫屬前者賢之未聚自今猶庶幾此乎聚之執事行且召矣江上肅清一舟一騎不留實爲大慶吾國永世之福吾相蓋世之功也頗聞大府管下數邑有寇縱橫不知信否此等饑民嘯聚料亦易帖妥之也外阻內訌一切皆息風寒數處一切用功必使今冬以槱呼虜渡江亦不敢來然後吾民方有向安之望經綸之手恐不可袖也某徹鄉乃甘棠遺愛之地寇敵在近南北皆止三百餘里當事仕者悟不爲備禦計已不能

爲而又忌人爲之遂誤生靈化爲魚肉延及清江亦同此慨言之甚痛也某待罪于茲念此全無好況所幸南寇旣北之後漸可經理然神觀豈得頹如昔乎云云未錄侍見惟有匪朝伊夕迎拜俯門耳天向暑伏惟爲吾君吾國壽斯道斯文某不勝拳禱

回提幹陳志升書

某相知以心不敢復爲寒暄長語以涸聽瑩首祈鑒察某伏自去年冬得侍誨論無非適用之長籌濟時之良策使執事之說與某之說皆得行郡有城城有兵鄉有寨虜豈遽易入亦豈遽易殘破奈之何苟

安者不肯爲嫉能者不樂爲百計千端必欲撓敗萬一虜若不來其說似未害也然虜在數百里間中間又無險阻障豈有不至哉虜至而前之苟安者嫉能者皆受害矣以此見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事亦未嘗有不能爲之人患有不肯爲不樂爲之人沮撓之耳豈獨吾州哉某去年在山林時眞自念未能有功於國深欲護其鄉乃所以報國反覆思念惟有築城壁葺山寨而皆教閱民兵以衛之貧富相資主佃相養一可以不費官司二可以消弭盜賊三可以輯睦鄉里四可以防邊禍亂寓兵於農相友相助三代之良法也而當時昏昏之人聽瞶瞶之說第一不肯築城第二不許修寨第三不許教兵而輕儇淺躁忌功生事之徒倡爲讒言煽惑臺閫而不許寄居干預之令下矣寄居與豪傑措置非自爲也乃朝廷之命州郡之請也驟請而驟罷之在某者固無所損而一切寄居豪傑並不敢干預武備規模盡皆廢壞銷兵橐矢自謂太平不踰時而虜騎至矣誰之罪哉天眼昭昭必有受其責者矣某去年山寨民兵旣皆爲所罷無一可恃方只得爲自全計謀趨召命前時毀家教習所費甚繁無以爲行計又一月而後能動所以

不敢告別者恐有牽率于左右也某正月三日起行又以辭免校儧乞從舊班之請未下至豐城候之上元日方始得報十七日起行至臨川則聞哨馬已在豐城隆興對岸矣去鄉一百二十里履平地而入空國知必受禍但此身已出歸亦不能徒手搏虎徒自悔自恨日憂日愁奈南鄉一帶雖有尊契兄之可恃而在底則如之何某離郡後鄉曲更無一人自西來疑慮日甚至玉山風坪聞靖江一走卒風傳吾郡已破尤未之信至白沙渡遇陳刪修之子摧院來迎其父得其家書則吾鄉郡果被虜哨矣西望慟哭果無

如何只得且入京國二月十二日供賤職時已有所聞知尊契兄以兵與虜戰得馬及虜首級上之宣閫共事甚偉與今之擁重兵不敢出戰者萬萬不侔見履齋相君時即以白之履齋亦甚稱賞云待得實當旌以官惜宣制二司不肯申上其三月十八日得家信得田教授信方携往見東閤見都司欲爲申述不旬日履齋又去矣履齋初欲使某歸仕經理某以掣肘者未去力辭之幸而不來來則又進退維谷也右相以今月二十八日入朝公道開明所行皆是快活條貫宣局已罷制閫已除世界漸漸有分曉賞功之典必次第舉也倉司有申徑申朝省如何他多欲言紙窮莫究有便時賜誨音幸甚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二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書

與太守陳舍人

竊惟英人偉士之見超出物表不在於尋常世俗之末故弗敢以寒暄問候語溷仰祈委照某伏自庚戌年游京庠其時值執事以龍韜虎鈐之學冠天下多士魁躔炳耀可望而不可親惟日尊仰且聞前此在學舍時上書擊臺臣之奸鎮泉臺日以身急朋友之

難皆蹈危機而不顧義氣薄雲尤所起慕也豈謂有幸自天天子爲高安郡擇牧畀以麾節以殘破燬蕩之地人所畏避而還定安集之責公不辭難非世之英傑志在康濟者何以臻此某受廛之氓仰芘蘇天自今日始松楸桑梓皆獲存全尤切自慶不獨爲公朝得人慶也伏聞除書喜極欲舞而靈虯神螭變化莫測竟莫詢其蟠止之地無繇厠燕雀後疊辱枉顧謁謝弗能可勝抱媿茲審朱轓涖治玄纛開藩千里驩呼可想而見某欲旌賀悃輒奉尺書皋緩有誅尙祈矜貸江上奏捷虜騎已無南牧政可爲備禦計右

相秋壑先生眷知明府尤厚宏材必可盡展布也鄉邦幸甚某末繇侍拜時暑向炎伏惟爲廟朝民社重告成而後卽有峻除京師有爾骫令一當遵奉

與太守陳監簿

某瑞之新昌人也今家于郛瑞素在僻鄉實爲樂土何嘗識所謂兵革今年狗咬石之戍撤乃正月二十二日遂遭虜哨之禍虜寇旣去鄉寇復挺乘亂刼財挾怨殺人者往往而是二月十五日宣閫趙相始檄李虎者來任經理是豈經理者哉瑞之民遭虜之禍猶輕遭寇之禍爲重遭寇之禍猶淺遭虎之禍尤深

瑞雖小邦財實饒裕舊樁新積計有銅鏹百萬省緡去年鄉之寓居陳府判丈上中下微時官田府教上眞下子嘗共懇舊使君陳刪修請于朝撥少費築一城以爲保生靈之計城小費狹分功任事殆可如古所謂三旬而成陳刪修初甚然之竟搖於異議而止茫無備禦韃在五百里近耳何憚而不來魚肉斯民言之可痛然虜志金銀而已府庫則如故也厥後州吏焚州縣吏焚縣市井惡少焚市井府庫始爲健吏惡少交有之而李虎之初來亦尙有三十萬也存於官者妄支搜於民者自日至四月十七日與陳武魁交割則僅

餘二萬矣虎之禍不深乎使朝廷遣武魁經牧之時中間無僞作瑞民留李虎乞再任之請則朝廷所須告命可以作人趨事赴功之心大家出力輸財足以爲鄉里築治城壁之計猶可冀其修復也曾不半月而李虎復至鄉邦之民何其重不幸邪虎已南竄郡庶有瘳但今者上無守臣下無僚屬官府不立其亂必有甚於前李虎所屯之軍安保其不縱掠鄉井方定之寇安保其不再挻桑梓痛切於心不能自已此月初十日往告化地乞爲瑞早擇良牧化地答以今欲以知廣德陳君往撫摩之且謂某曰此丈有冰壺

之清且加意民事又曰乃某鄉人素知之時大理寺諸官同在坐化地復顧葉司直曰識此人否答曰識之果如師相所言某又言鄉邦無主乞早出命曰已擬進矣某感悅而退午後而命出又數日而趣行之命出雖某未及拜謝私竊爲鄉邦喜之敢乞薰慈矜念新治驅車遄往以慰竹馬歡迎之心幸甚幸甚鄉邦雖曰殘破二邑幸存猶可經理長才敏手尤是不難弟某有干慮之愚敢獻涓埃以裨海嶽乞免今年上供以寬民力一也勿廢前日城築之規以防不測二也仍請前日陳武魁所給之告命以省科降三也乞籍前日李虎所卷之財賦以助經費四也乞押回李虎所屯驕恣之軍以紓郡計五也填本州廂禁虛籍之兵選本州麻塘寨伉健之卒以壯城守六也戢姦吏之變亂是非去黥譁之把持獄訟以恤民隱七也寇盜之實殺人者誅之寇人而反誣人劫己者察之以釋冤憤八也土豪之實能戢虜者旌之里寓之冒功希賞者抑之以昭懲勸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進之屬吏之陰受賄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凡此十事畧助高明未見而言良深戰悚但見同館王大著言判府平日博採人言不棄芻蕘可行者必見

施行故敢往僭伏惟憐其區區念鄉井之心而惠察之

答太守陳監簿

比者不揆僭踰以短書塵瀆仰蒙損答又辱推哀窮悼屈之念昭舉直錯枉之公尤深感篆郡兵西來又拜賜翰偶值匆匆未能旣次上饒方獲治狀具復皁綏戰悚伏祈矜恕某竊聞下車以來惠春威秋鏡明衡平千里畏愛幸幸甚甚繼自今某滋石枕流於林泉之間實在受賜一氓之列何如其喜築城一事誠如台諭當此郡帑赤立某何敢責去年之

易於今日之難然遇明府長才如此今亦是人心畏難可以經理之時矣今不圖則瑞陽決無有城之日雖賢相秉鈞檄虜亦不敢再至敝鄉無城亦可然使有一城爲佗年悠久憑藉則是明府萬世之甘棠也惟明府實圖利之某汰斥之餘自當杜門省愆豈當復開口言事慨念鄉邦不能隱默强復一吐萬望赦而不誅某區區狷愚雖蒙君相眷知而忌嫉者衆加以時復妄發積忤於人此言者指其爲履齋私人黨援履齋欲搖局面鐫秩放罷天子不加誅宰相不見斥辠大罰小亦可謂甚幸矣日俟威震未斧躓未嶺

海之前皆明府爲之二天也敢不稽首某旅窮無以供道里費方此干趙小山借一舟以歸得卽可行伏謁非遠請驅委致須禱輙剪浮辭仰冀治察

答新昌應判縣

某爲邑受廛氓乃不獲一識執事雖不識於目而已識於心執事蓋孝而忠仁而勇者也今年春虜自富川突至我瑞陽自太守而下至佗邑令簿尉莫不委而去寇退則歸其官謂已收復至有以是求賞獨閭執事毅然弗去其邑誓以身死官邑民恃以安堵虜後二邑寇蠭起獨新昌無之間有鼠竊狗偷警其一

卽百懼環境帖息此非德化之素洽愛威之相濟安得至此執事又閉口絕不言功尤甚盛德某平日心敬執事及聞此益信所欽右相初坐廟堂某卽以告願先賞以爲天下勸右相甚然之獨以郡三易守臣未有以聞者亦嘗以書告之族黨鄉里朋友新侯陳監簿至必有以請者也執事未嘗求以是爲功某亦非以此內交要譽于執事顧天下公是之理如此某故不敢以此聞左右遂久闕書使西來反辱翰墨賜益使人重媿也某族黨與先壟在新昌者蒙庇佑幸得存全廬在高安雖不爲虜所燬而從父從兄出避

於鄉者乃爲强豪之寇所賊似此況味誤除何榮深恨不盡被二天之賜也邑士民德執事深有社稷尸祝之意近有書來俾某記其事雖筆拙不敢辭非久當有以求教使旋姑此具覆冗不能細伏祈矜照

與萬京教書

某奉別誨言倏四閱月拳拳尊仰未始敢忘曩旆從出修門一時簪盍甚款兄歸未幾而某以罪斥去矣鳩止于枋鵬運而南升沉已異瞻望无從惟於泉石間拭目餤餤耳茲者伏審疏籠中禁渴道外雍矜佩交歡縉紳胥慶惟是畿泮號小賢關天下之英俊所

萃上又復開遊學之路侈袂方履輻輳皆來模範之儒不可輕畀貳新擢用允謂得人尊年契兄長粹學清才氷潔玉立自合即着之木天米廩君相欲養其雅望故敭歷而後用之峻除只在旬月中要路亦特跬步間耳某前此所以欲得都騎小爲武林之留庶幾兩次跋涉之役可省惟是恬靜之素不可奪必欲且爲西山南浦之行歸歟未幾遂諧榮上某前之言驗矣今之言當即驗也嗣賀不一而足行其所志輝耀鄉邦幸甚某無似麋鹿之性只合山林鴛鷺之行豈其所稱且又方心拙喙動觸簧間之機汰斥宜矣

亦可謂幸矣邦有道貧且賤焉雖自若可恥人之所惡也則不敢去也安故山而讀古書外無烽燧之憂內無水旱之苦荼亦甘矣有可賜教者毋吝是望某未卜瞻晤之期時中伏惟爲斯文壽重即前穹擢有鄉里委願備牛馬走

通提刑鄭南谷書

某山棲淵潛本不當拜諸公貴人書然在門墻爲子弟又不敢以此論仰祈矜照某昨者扃柴正緊咳菜甚甘忍脚不牢輕于一出且方心硬喙豈朝班人物雖無娥眉之可嫉而衆女之謠諑蝟興指其爲履齋私人斥之使去芰製荷衣退脩初服甚宜也無所怨尤獨念丙辰返棹信江適遇先生商羊里第得承警誨如見天之廣大此行之歸則先生持節在閩可望而不可即惓萌遂茅塞耳在京時又蒙先生遺之書重之餽雖嘗甘報而辭不盡情甚以爲不滿君相急賢即日先生鸞臺鳳閣上某山之巔而耕閑水之涯而釣寂瞻望當益遠念不可無一文字見勤翹道感激偶有便驛輒敷下忱仰冀垂察某附有微懷清漳僉判鄧從政名方淵溫陵人登癸丑第於某爲同年而在使部爲屬吏發身白屋無蚍蜉蟻子之相援與

翼而飛之者幸遇先生慨念寒畯不揺熱書可有大造之望第列城百僚徯春風仰膏雨者不知其幾又無緣可以自見知某辱眷遇不薄求一羽言以干干鈞某以同年之義不得辭也此同年文而有吏材暘巖洪察院先生嘗薦舉之暘巖端人正士蓋必有以取之矣某何敢私于同年有情哉惟先生亮之

答許司門書

伏自去冬郭丈德甫自大府歸辱賜書極見愛厚匆匆具答未之能細也又勤使人遠餽函櫝尤感以愧某山林麋鹿之姿本非班行人物只當茂林清泉自

安其適忍脚不固輕于出山然亦是去春澒洞之時主憂臣辱不敢潔其身以亂大倫只得出而不處或可吐其欲言之蘊也君相眷知不次待遇甚非所稱亦由此故取嫉羣小遂觸駭機八月十一日輪對之疏讀之者已怒生癭矣十九日早宰執過新益堂會講周易正講到否卦某適當之因說六二包承猶前日之大全六三乃不中不正之人和附六二以取富貴致身高位所包者羞媿而已雖自己不知恥而天下之人實恥之故聖人言其位不當此語遂大忤一執政說至九五繫于包桑又言休天下之否轉而爲

泰固善矣然天下之禍根不去則泰亦未可以長保孰爲天下之禍根前日致亂之奸人已驅而復來者是也此語遂大忤一近倖是日雖蒙壑相先生有和而正粹而嚴六字之褒而忤者深惡之矣某但據經論理告儲君以否泰之所由致庶幾天下常泰而不否豈復顧一身之否哉不旬餘而以罪斥去退甚甘也但是憂盛危明疚焉在念而又鄉間兵燹之餘荆榛瓦礫在目流離者未復業勞來者不究心使人懷抱作惡以是多感成疾所幸一稔在望可作飽民日願相衮且留局面凝定則江面亦可無事與擊壤父老雍容田里儘樂也尊年家兄慷慨拔俗之標卓犖不羣之度摘髭科第爲時一出近在朝宁與退斥者却自不同毋煩軫記令弟瓜期在邇行道之初更望益加培植今年見邸報得西澗葉先生舉文華科目極爲贊慶但此後出入之門必皆如西澗先生而後可否則當如前輩繳還舉削賦如公安用此門生者可也前日或爲其場屋所知或與之鄉里有舊不妨略有私情然舉世自有公論不可如爲元規塵所汚也此爲其前此受人舉自代而言以遠大期吾同年不覺僭越亦以致其愛助怡怡之際願以朋友之切切偲偲者及之

幸甚鰯魚之惠極感無以報施黃檗山茶一菴聊奉晝淪以搜攪胸中書傳之香秋風捷音嗣富貢賀仰冀尊察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二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三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記

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觀唐開元宮也聖宋章聖朝改景德道君改崇寧萬壽繼又改崇寧曰天寧光堯六龍南飛永言孝思追念罔極詔天下立報恩光孝觀以奉佑陵神御在京以天寧萬壽爲之紹興十有六年春正月也觀舊基最廣厥後侵爲民居爲御厨兵營由是遂狹至今嘗

有碑誌可攷不誣中興百年觀之棟宇日就傾毀上陵旁震靡莫厥居羽褐黃冠無所於息上念前朝奉先追孝之地弗可聽圮廼於淳祐十年秋八月以龍翔宮履和齋高士九江曹大通禱禮屢應命主觀事師至慨然以修復爲己任請於大尹節齋趙公與簫公聽從之鳩工度材不一年傾者扶毀者葺堂廬殿廡丹耀碧粲食息用具靡細弗舉又念四方雲鶴之士至京者惟天慶報恩二觀可憩慮無以續食復請於大尹得楮五萬五千有奇買仁和德清間田五十餘畝歲收粟五十餘石復觀西屋一所月可賦十千以佐疏櫬由是供給不乏集徒如雲規制日宏矣方觀未修復時人以難告師處難以易赤手奮立地闢而廣屋增而閎田益而裕寡以衆虛以盈可不謂能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後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得人與失人廢也使有天下國家責者皆能爲天下國家興仆植僵計欲不治得乎抑是觀則修矣觀之所以創名之所以命前朝初意孝思可知也香火磬鐘祝雨暘時祈年歲豐報恩之一耳神州北望未復版圖不雪恥以酬百王不除兇以報千古匪報也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吾君卧薪嘗膽吾相枕

戈盡瘁吾士大夫枕戈擊楫率寧人有指疆土畢力以修復之則光堯之志成恩斯報孝斯光矣不然扶傾葺毀不修復是觀若豈光堯所望於後之臣子哉有天下國家者其相與懋之

明州奉化縣梓潼帝君殿記

高安邑大夫趙侯某以廣德史君劉侯某之書來言曰四明文物邦也奉化又邑之良也士於斯爲盛冠南省擢甲科者若而人升三舍奏兩優者又若而人父芳子傳兄芬弟紹由進士科出秉天子大政者履迹相接握符持節而下遽數之不能終也其已然者

如此後來之秀舒華發英績續愈大功名之志相與摩礪以爲握造化之柄提名位之權有如蜀梓潼神君昭靈響于天下不可以不舉之祀乃卽邑虛白觀之西廡立像設崇殿宇而祠之祠始於某年某日成於某年某月爲費若干皆出於邑之士願因是謁記于曰神夫子不語者也安敢記抑梓潼之爲神也視百祀異願有以復之古之時選舉必於人後之世選舉寄於天必於人有德行道藝斯興矣科目之設士敏敏然日趨於文置德行之藝爲何等事棚名考校懵不知賢否誰孰文昌有司目則得焉論行然而潛

搜冥索而得之者往往皆文行相稱士士浮薄儇淺者鮮克有成成亦莫克遠到若是者人無所寘力矣意必有主張是者不曰寄之天乎主宰之謂帝妙用之謂神歐陽公所謂朱衣吏首肯者未必無是事也矧梓潼神君廟食西蜀啟封王祉載在祀典昭不可泯者哉祠之者宜徧天下也豈獨奉化雖然謂無神而慢焉不可也恃有神而怠焉亦不可也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所謂依人者豈神不能自立依於人而後行乎依人之所謂爲依人而禍福之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非屑屑然人人而計之某善某祥某不善某殃也皆理之自然耳善則順於理以備百福不善則乖於理以致眾異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然則後世選舉雖寄於天盡人事以待天理之自見可也梓潼神君之所予者忠也孝也爲人子而孝爲人臣而忠非士君子職分之所當盡乎昔仁宗皇帝嘗露香禱天求所謂忠孝狀元者聖君之所求神君之所予也覬神君之予者豈有以副聖君之求乎昔擢甲科今其有出而魁天下昔位政府今其有出而宰天下此奉化之士所望於神君也魁天下者三歲而一人非難能也宰天下者

古今凡幾人非罕見也難能者罕見者其名天下後世者乎固有非止於名位而已者此神君所望於奉化之士也奉化之祀神君者尚往欽哉願以此爲記趙侯曰可

武寧田氏魁星堂記

武寧田德彝倫距所居里餘有山曰石獅溪曰金雞水折而匯焉其境特秀歲嘉熙庚子里人有夢魁星臨于茲山之巔者是年從孫允中首薦于洪癸丑弟偉繼薦戊申子可與又以童科擢由是益神所夢卽山建祠祀魁星焉溪前立精舍號龍峯書室萃秀子

弟講習魁兆日彰矣顧未有記癸丑田君與同年余君巽龍會予于京請記之夫魁北斗上四星也斗在天酌四時運陰陽眾星辰皆宗焉斗星之首也魁又斗之首也魁枕參首其所枕者亦首故首者必曰魁焉首科第曰掄魁首相曰魁弼非以其卓然冠於多士之表而絕於百僚之上歟士有所期未嘗不斯二者也雖然必有以副是名焉材識俊者曰魁傑曰魁壘器度閎者曰魁偉曰魁岸皆以其卓然者也夫惟德以充其才學以進其識高明光大以開豁其器度所以自立皆非尋常品彙所能及選而高科仕而極

品餘事也在我者苟未有以出乎人而徒曰欲冠多士之表欲絕百僚之上縱得之靡足稱也士所自期豈止斯二者哉世之人固有魁一邑一郡之月書者則沾沾自喜若人所不能及又進而魁鄉舉則益喜又進而魁南宮則大喜又進而魁廷唱則益大喜自視其身甚高眞若人所不能及方擢科目時已如此貴窮卿相位極人臣自處不愈高乎自處雖高亦可謂甚卑也人惟能視科目爲不足矜然後能視富貴爲不足豔僕嘗記東山楊先生有曰冠帝王之科目易冠素王之科目難冠其易者夫豈無人僅可稱者一人曰董仲舒冠其難者千載一人曰顏淵然則冠萊士之科者必也董仲舒冠德行之科者必也顏淵乎止於董仲舒又不若進而顏淵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子也克己復禮以爲仁四代禮樂以爲邦顏子也士苟至於顏子則窮可以樂陋巷簞瓢達可以輔明王聖主雖冠百世之士可也豈止冠天下士哉田君其與子若弟懋之祠之前有二橋左曰登雲第一右曰應星龍峯之茶所曰湧月閣曰綠遶惟講堂未名因而命之曰志學周子志伊學顏說也祠與書堂並立故幸連得書祠成於己酉之

十月凡五年而後記記爲誰瑞姚某也八月十五日謹記并書

再建曹侯生祠記

使君曹公以哀之倅攝瑞時民愛之嘗生祠公于道宮之廡矣公去見思帝復命來既眞畀以郡民益愛復別爲堂廬以祠祠非公意也民不可禦耳天下之爲守令生祠者有畏有愛畏而祠不足貴惟愛然後見民情之眞公不許民爲之祠而民不可禦其愛公也眞矣此愛矣自哉嘗聞諸荷山稚圭之歌矣公之始攝也歌之曰使君其來民病以蘇我疇有租我市

有酤寇奔而逋吏黜而耀帝念我民畀公竹符祠始建以是也公之再攝而眞爲郡也又歌曰使君疇來我舊曹公安爾教條無違有從平糶築倉教士益宮公其久留福我十同祠之再建其又以是乎始而祠猶於道宮之廡今而祠乃以堂以廬于康莊之衢所以受公者益深且使夫人觸於目而見之以繫此思於無窮也從政者見之必思公之勤而玩燕之弊革訟鬻者見之必思公之明而乖爭之習息士卒者見之必思公之嚴而驕橫之俗易胥吏者見之必思公之清而貪墨之念釋繫此思於無窮又所以福我民

於無窮乎此生祠之本意也公撫之宜黃人名錫字晉伯號敬思蓋西山眞先生之門人也爲政一以道故能得民愛比政治衡南岳重矣瑞之民謂衡之民曰爾奪我公去其毋以矜我我公且進而爲天下用謂予不信近有自京師來者聞天子已知公矣淳祐甲辰六月既望蜀江姚某記

高安洪侯生祠記

宋德肖天本支百世丕顯多士亦惟世賢維端平初年天開日明忠正集集平齋洪公首擢言路正色極諫爲國盡臣以德諫君天畀有後子令孫懿茂其家傳廼高安令尹洪侯起畏則公之嫡長孫也夙有顯姿公特鍾愛見者咸曰是宅日有祖風烈者既長出仕英稱著聞暨來高安燁有異政先是邑吏鷹健虎暴猱猾狠貪靡所忌憚侯至一犍以嚴吏喘不敢息由是訟已聽獄已決民始得以情自達於令洞開重門塞其旁蹊投牒無所壅教訟無所匿曲直立剖民舉手加額雖受笞罰者亦莫不悅然以去謂侯爲神明相戒勿欺政聲大傳慝者不之郡而之邑他邑民亦越境至每聽訟庭下至無所容侯亦人諭以理道星而出星而未入靡倦也迨侯去訟日已希矣鄉胥

素弄民役侯開之一所不使與外接按籍窮併挾詭一洗飛田走戶之弊等稅命役民罔有辭吏不得縱手且役戶無費皆爭先願爲之首易俗一鄉民最貧不任役侯市田爲助役莊給之粟民始不病愚俗負逋輒茹毒草戕嬰兒以死誣所怨官誅吏求多至破家侯遇此輒不理杖而令其所訟者杖而所訟者蓋未之知也由是民相告語毋敢自賊驅活家全者實陰拜侯之賜侯爲邑務以教化爲大旌義鄉有鄰女偕鄰道士奔謊爲僊去遠近翕然仙之侯曰是安有是理密跡得之論如法遂祛民惑侯曰異端之能惑

吾道之不明也明諸其必由學邑學古附于郡名焉侯始鳩工度材不一月而具講有室給有廩冠規履矩蹈德詠仁昔無今有誦絃之聲藹如也侯之初至也或歌之曰聚我胥攢而拘之舉我僊廬而瀦之我有奸蜮曷其鋤之其既去也則歌之曰我有役田洪侯市之我有學官洪侯始之養我教我誰其繼之侯去之一年民思之愈至相率爲侯生祠以祝侯壽既畢來謁記余曰侯去且朞矣而民思之不釋豈非苦吏之縱而思侯之戢乎患役之頗而思侯之均乎抑訟者之不獲理而思侯之得其情乎誣人以死者之

爲民害而思侯之全其生乎又否則士思其教民思其養乎邪說思其息人心思其正乎是祠之有無於侯初無損益也而祠之可以見民之忱愛有仕於此者捐帑藏爲繼富之政以媚豪民豪民亦或爲之祠以媚去未幾而祠即廢上下之交媚者胥僞也今是祠也不作於侯在高安之日而作於去高安一年之後驩然攻成不戒以孚夫豈有所媚而爲之哉是可以言遺愛矣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去思也今高安之士相與扶植侯之新學高安之民相與增廣侯之役田是即侯之甘棠矣不祠亦祠矣況有此祠以旌其思哉余因是而有感焉侯之在高安也吏戚而懼矣民懌而腴矣使侯在是民安之而不知思未必動思正以其去也民方安其長之教化爲之長者已去之治何由致則官不久任之弊也天下不難治內有賢公卿大夫外有賢部刺史刺史縣令且久任以成之治矣今如洪侯賢也洪侯之治豈可邑而已哉爲刺史爲部刺史可也爲大夫爲卿爲公可也洪侯他日其信有祖風烈乎洪侯之治一犍吏耳今天下上臺省下郡邑皆弊於吏使人人犍吏如洪侯庶幾治乎士大夫之縱吏者吏未嘗不懌且腴

也然私則必笑其主之闇已得以售其欺犍吏者吏雖戚且臞而心則服之已不然吏之過是祠者何以曰此洪侯也不可欺者也噫吏且有是言民愛信然端蒙單閼祝黎赤奮若焉逢涒灘邑人姚某記

新昌陳知縣生祠記

縣之難久矣險媲灘沸語鼎皆以難喻雞初鳴令夙興頹漱已或不及食秉燭詣廳事吏抱文書前十九財賦一治獄令爬梳未得理脈日且出悍卒持急符自郡馳來至庭吼以怒手搤吏語侵令令策無出又走縣卒之四鄉督之民民輸失期負桁楊列庭下鞭

笞聲竟日鄉司飛走井畝眞詭淆亂甚者去其籍無所稽考常賦陷入豪右獨下者甚受困令心知不可輒強顏爲之自夙至暮埋首簿書塵不可舉何暇爲政平訟理計問有取獄貨足賦程者天下由是鮮良邑令率不可爲勤劾去幸不劾亦百巧避郤承乏攝者又無所顧藉席卷府庫而囊括之邑由是悉貧邑既貧雖智者無以淑其後瑞新昌其一也新昌舊號壯邑前是有令以貪敝之更數令不復三山陳侯登來繼積逋後邑如蠹木且朽人爲侯難之侯鎭之以靜撫之以寬治之以長者豈弟之意多於詳明優柔

之咏過於敏決隱者情屈狡者心醉政若悶民則醇事若緩功則集勞心諄諄視民如子卓子康也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亢宗也人難是邑若不可以一朝居君以代不至首尾五年州家不能窘部使者包公恢以老成通練薦之既去士率民祠之肖其像於邑之隆道觀以致社稷尸祝之意夫爲政以得人心爲本然而得吏心易得軍心難得軍心易得民心難得民心易得士心難得吏心者最下吏可爲姦耳得軍民心者次之謂猶可以惠致士心鏡善惡口銜臧否不可威怵利誘眾論所歸謂之公是至難得者士心君之生立祠也士率民爲之信賢已其賢何若無可紀而實可紀如古循吏也陳君字某某里人擢某科竹湖李先生之上客其所自者端矣是宜賢祠既成士來請記某邑人也與祓君之賜其賢蓋素知之乃不辭而記且爲之歌以播須聲歌曰

有烽其字伊誰之祠懿彼陳侯既去我思侯之未來邑亦瘁止侯既涖之若乳其子我賦我役寧寬不苛爾訟爾爭靡競式和升士于堂載挹載教士退而游庠塾學校安民于野弗釋弗騷民遂其生耕刈繭繰如游春風如沐膏雨侯若罔功孰知侯者帝趣侯覲

民蘩其駒侯笑視民弗遄以驅維侯之賢匪直爲邑耆德老成周行是入民用朝夕祝侯于天天曷畀之純嘏永年

奉新縣重建丞廳記

寶祐元年秋八月某在京師知奉新縣丞趙君汝濬與之書曰有志者無事不爲否則無可爲事奉新丞廳在邑南圮廢不治者三十年易名南園而酤焉宅丞漫不聞假處民廬或即佛老宮苟及代而去罔或議葺壬子冬十月汝濬始涖事念不可因陋址其舊而新之今年夏五月經始七月立楹擾不及民費不

匱官一惟已之奉圃竹而松沼芡以邀公退可遊以詠非以娛已也爲後之人耳役且既子爲我識之某曰是可以觀爲政矣夫立志於爲無廢弗舉況其政乎玩志於苟雖室處亦廢況其政乎世不古仕者之不久也俟其考以階其升奚暇問政移公之財美其私室官府則視鄧傳曰吾豈久於此或曰吾欲貧顧力弗足姑俟後之人轉相傳承棟老桷摧不廢不止凡郡邑多如此丞爲甚自韓退之記藍田以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由是丞藉口取充位不及政政且慢不省孰肯葺廢以奉新一邑觀丞廨廢且三十年是三十年無丞也趙君一日起三十年之廢而新之能矣天下之事不植則僵使天下之官各盡其官之職不治乎某聞趙君之爲丞豈前令之虐以寬民飢則請粟于使者以賑惕惕然以邑疾苦爲己任政暇宜能爲葺計捐己力而不私已欲遺後不止謂能盡賢也而某之賢趙君者又不在是其賢何有志也其言曰有志者無事不爲充此一語聖賢閫可詣豈止葺廢哉志伊學顏士事也而有顏之學者必有伊之志士苟有志自一命以上如主簿尉亦皆可及物不可以位下爲不得志而況於丞儻如崔斯立以丞爲負余日惟吟哦於二松之間有問者則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則是以位不慊焉而曠其日是亦苟道非志於聖賢者伊志顏學顧相與勵之以是復其書就命以爲記

記

江山第一樓記

江山第一樓者豫章彭君英叔之所作也韓退之記豫章滕王閣以為江南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且及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命名之意盡取諸此英叔以書來曰某之樓成矣未有記子科目第一人也願記之以無媿此江山之勝余未登斯樓未知其江山矣似既第之以一亦可以意知矣夫一羅帶之青橫萬玉簪之碧合開天地之圖畫納風月於窗几樵歌漁唱出沒煙霏溪簑農蓑隱見有無謂之第一信乎其為絶勝也雖然以第一處其樓可不以第一處其身乎居第一之樓必也第一之人物科目之第一未足道也胡先生曰科第必作狀元官職必至宰相學術必至聖人言皆當以第一自處也然則狀元宰相未足以盡第一之事以學術至聖人而後可勉齋黃先生曰異日結果須作世間第一流人物西山眞先生亦謂班固古今人物表不能別聖賢而異之嘗欲為

之更定觀三先生之說則第一流人孰其當之攷之古達而在上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周公也窮而在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葉陽南軒也秦漢以來無有諸葛孔明略近之必有若人然後可當第一之名而無媿功業次矣文章末矣志富貴下矣科目之第一未足道也彭君毋曰卑之無甚高論有為者亦若是彭君勿疑

左氏書莊記

夜宴左氏莊杜少陵詩目也莊不知何所矣獨其名與少陵俱存嘗即其詩想像之景物猶歷然在目有

草堂有花逕有暗流水有風月林壑之勝也檢有書燒有燭看有鎒引有盃張有琴詠有詩詩罷有舟濟勝之具也濟勝之具雖有七而有書可檢乃冊中之第一事嘗謂何將軍山林中架書建屋左氏莊中虔燭檢書方與俗富貴家園池不類人生有此差樂爲安左氏季起家晉僊人黃萬石之鄉有莊焉築齋於斯而教子於斯子應瑞亦頴然秀異今左氏莊視昔左氏莊未見其異也簷有梅庭有桂圃有茂松脩竹傍屋有溪齋視草堂梅桂視花逕茂松脩竹視落月風林溪視花逕流水詩書琴鎒盃燭扁舟之樂視昔

皆具而獨取檢書一句名之曰莊季起可謂知所好尚者謁記於予予其曷敢辭因爲記其藥莊教子讀書之役而併爲言書莊之義夫田疇廬舍之富則曰莊今以書爲莊不于其田于其書也耕固不如學也而士之學則當如農之耕及時而修之計日而課之播於春蓘於夏及秋而成矣士之學也不當爾乎吾見夫世之學者日玩月愒積至歲而猶夫人也可乎哉學之所謂成非止能舉子業能墨客騷人詩文之謂也非止能決策發科得名位爵祿之謂也亦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耳季起以是詔其子可乎齋東

之室曰崇德西之室曰廣業德者性之得於天者也業者德之見於事者也崇德者其播且蓘廣業者其成而穫也書莊之收固如此也左氏其懋之所成必大矣左氏有匡明好惡與聖人同身受聖人所修之經而衍之以爲傳傳所載如民受天地中以生敬必有德等語皆格言大訓非有得於聖門之大學者不及此傳又有言曰夫學殖也左氏傳之所謂學殖即今左氏之所謂書莊乎是又在唐左氏莊之上也故予願左氏父子勿安於杜少陵詩中之左氏而進於聖門之左氏

胡氏勤有堂記

詩書勤乃有退之訓符語也延平胡君敬仲名其教子之堂曰勤有是之取請記之夫詩書所以載道也有詩書於已豈不欲有斯道於已哉勤乃克之是非止習訓詁工詞章也亦非止釣名位干爵祿也退之之於符也訓之以詩書訓之以勤有是矣公相之府文章之貴豈訓哉金銀車之誤宜也胡君之教子必不爾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者修齊治平之功也業者修辭立誠之業也勤乎當用力於此

龔簡甫芳潤閣記

教子而不教之以聖賢不愛其子也受教而學不至於聖賢不愛其身也人亦孰不知聖賢之爲美哉爲人父者知聖人之爲美可不願之於其子爲人子者知聖賢之爲美可不願之於其身敎與學交願而後教子者爲愛子愛身者爲愛親止慈止孝之道始備西山龔簡甫來告曰某有子大周年幾冠矣雖一子不敢不教某所燕息之室曰竹窗環以竹而教子讀書之室有閣焉曰芳潤閣之前雜蒔四時花使以序榮閣之外竹竹之外池可以取名者甚夥皆不之尙而顧扁之芳潤取陸士衡文賦所謂液六藝之芳潤

者將俾天周學於六藝以芳潤其身願得一言以爲小子教焉余曰君之欲使而子芳潤其身豈止如陸士衡欲爲文章而已哉吾知君不過摘其賦之字而意則有在矣試卽君閣之所有格於物而觀之其芳也其潤也浮藹不足言君嗜竹嘗試觀閣外之竹乎英英青青蒸蒸菁菁如珩斯蒼如矛斯剛如簀斯密如膏斯澤涵蘊乎風雨盪摩乎雲霄凌盛寒而不摧捍炎熱而不受四時一碧生意滃浡是竹之芳也然使根磽瘠而不腴聚嵒硐而常燥則是竹敗矣箒焉而已耳惟竹之與池鄰也滋液浸漑色澤映帶故榦

之穿沙也而淨篠之媚漣也而清陰之蔭於水也而幽曄沃裛郁常與他所之竹異故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言竹以淇水之潤而盛也此衞武公所以爲文章歟故大學以比道學焉以比自修焉以比恂慄威儀焉以比盛德至善焉有斐君子之文章豈陸士衡所謂文章而已哉記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和順潤也英華芳也誠於中形於外德之潤身也此聖賢之學也君曰昔吾嘗摳衣於弘齋其知此矣愛子而教也當教此愛身而學也當學此寶祐元年癸丑十月高安姚某記

萬誠翁愛賢堂記

同年萬定翁之兄誠翁名其攸寍之堂曰愛賢取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義也誠翁謂予曰珠玉世同愛也子若孫苟不能有徒愛虞劍而共池衞璧而已氏照乘在魏申則虜連城入秦嬰則降有無等也吾知不若賢子孫矣使吾子孫廣袤田宅吾弗愛使吾子孫輝朱映紫吾弗愛使吾子孫學博而文華吾愛矣亦未甚愛可愛獨賢耳吾非與世異愛也富且貴而賢必不驕以鄙學且文而賢必不矜以浮吾固願賢也爲人祖爲人父以賢起家易爲人子爲人孫以

賢世家難子而孫孫而復子易子賢於父孫賢於祖難輿子於曾思孫於孔不敢當亦不敢望伯溫和中爲之父而純正文正爲之子文穆文靖爲之祖而東萊成公爲之孫韋濟翁之遯翁紫巖氏之南軒氏又其次槐庭之王麥舟之范忠文之夢得申國之榮陽蘇之長公揚之伯子賢皆可希也諂教咸肉誘贊府居訓符吾弗爲恐子孫亦不吾愛歆師新彧附曹羣忘漢超叛鑒吾亦弗愛矣吾固願賢也子以吾言爲何如可則子爲我記之余曰是名言也萬石之有君兄弟賢矣君又愛子孫賢天其以是明珠大玉副君

之愛哉萬之後必大矣吾爲君賀抑賢子孫有道家種德則子孫之不賢者不生身行道則子孫象賢者必法世務學則子孫賢賢者必儒是三者信有證願以吾言併君言記之誠翁諾遂書以爲記實祐五年丁巳夏六月年家弟瑞陽姚某記并書

胡氏雙清堂記

心迹雙清杜少陵詩語也迹者心之表心者迹之裏迹之清心之清也舉孝廉而濁如泥迹清而心未之清也門如市而心如水心清而迹未之清也雖然天下亦安有是理哉如是則心迹之判矣王通氏之言

然矣而可乎是故心清則迹與之清雙清一事也豐城胡君景顏喜爲詩以雙清名其堂蓋取少陵意朝斯夕斯往往皆清長嘯乎暑風則詠乎明月雨于蓬雪于履敲冰于硯滴露于筆人見胡君取乎在天之清者然也搶笻而觀于山放棹而遊於水叢溪以竹陰逕以松根石以梅畹蘭沼蓮亭桂藩菊人見胡君取乎在地之清者然也匣有琴棚有鶴架有書壁有劒屏有畫几有茶樽有酒門有佳客人見胡君取乎人物之清者然也雖然是皆迹也使胡君胷中無風月冰霜雨露之清則在天之清者天耳胷中無山中水竹石松梅蓮桂蘭菊之清則在地之清者地耳胷中無琴鶴書劒茶壺資酒之清則在人物之清者人耳物耳於胡君乎何預胡君之迹之清胡君之心之清之發也以是清爲詩宜皆清語余嘗愛胡君之詩有曰飯後到茶茶後酒松邊有鶴鶴邊琴以此一聯語推之是非眞有心迹雙清之樂者乎雖然是清未可小之也鍾天地靈稟五行英得全清者爲聖清多濁少者爲賢澄其濁以全其清蓋以賢希聖之事然則心清者將有所爲也杜少陵豈足以盡此哉故曰是清未可小之也贊祐癸丑秋九月錦河姚某記并

書

趙氏村屋記

趙某家世服冕乘軒食膏粱而燠綺紈佳公子也而扁所居曰一村或疑之曷疑之君非村乎生者也非村乎居者也而曷從知村之趣夫其渠渠夏屋渠隱月而棟入雲豈知夫宇椽而崖籬松闕而竹隧崇臺峻榭歌窈眇而舞妖冶豈知夫簑笠而牧角耨耕而農謳水陸畢陳乎方丈之間豈知羹芹飯笋之餉錦穀炫爛於曜衣之庭豈知紡績繅繭之聲不知乎此而欲樂乎此有是理耶疑之誠是也而非知君者也

夫君身鐘鼎而心山林迹囂塵而興高逸不傲然以貴公子自詫而顧退然欲以寒素自居故雖紛華盛麗之中而有幽閑蕭散之意宅廣宇如邃隱聰曼樂如山謠不甘乎芳鮮而羨藜糗之甘不樂乎麗靡而味桑麻之樂一淡然之間而村墟之幽事皆目中矣豈必眞生乎是居乎是而後能知其趣耶雖然此猶假之者也非身之者也若夫有山可薇有水可漁候雞窗而讀書騎牛轉而覓詩暑座竹松冬爐芋栗春社而豚酒非眞處於村者不能有是也此又予之所素樂者子未必眞知之也試以告焉如樂之甘與子

分席

黃氏好山記

清江黃君唐卿字其室曰好山取陳文惠公好山雲歛明月雨晴句唐卿郭其處者也而山是愛趣清矣閤峯清江之望天下之奇山也唐卿有室焉實對之每推窗揭簾卽與山面欣然神會如見故人字山之意矣蓋以此觀之山蒼岑碧巘簪植屏列朝霏暮嵐紫翠蒨絢雪立清峻雨藏冥濛應貌千萬皆山之好也而雲歛雨晴之時殆與幽人爽士胷次一敞山之好於是時爲冠雖然山不能自好也人實好之首陽山之好也以夷齊商於山之好也以四皓東山有謝安載酒遊而東山重南山有陶淵明采菊見而南山高壽山有李太白樓其間壽山顯飯顆山有杜少陵過其下飯顆山名廬山好以白樂天劉凝之孤山好以林和靖東坡老子山固多好亦未盡好也人則好之矣終南山而捷徑少室山而索價北山而辱人移文奇章讀書於後隆之山雛郎騎驢於鍾山之半山之好固自若而又有累其好者矣是故人必不貪多錢好官必不好便好田宅必不溺人之所欲之好色去物慾以好其心謹踐履以好其躬新好之詩大好

之文時出間作羽翼風雅不止爲黃絹幼婦之好而造理窟詣道閫夫子之門且未安於肩墻室家之好焉則視山無愧與山俱好矣人未有無好者也多爲所不好者雜必去其所不好者而後好者粹文惠之詩雖意主於景然以理會之雲歛而山好雨晴而月明斯非人慾蟬蛻天理春融之境乎生香不斷之語以浩然氣取天水相通之語與苗格鳳儀觀可也五峯先生見紫陽夫子甕牖翠屏之詩而答以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晴空山更好之句體玄用具視雲歛月明之語有以異乎未可徒以詩觀也仁者靜之樂

山主靜求仁學者先務前之好其山者猶未足多尚巍乎程子龍門山有遺歌卓乎紫陽武夷山有道韻相與共學可也唐卿得於易者也養山泉之蒙止兼山之艮用功蓋久矣予尚奚贅雖然友道貴切切偲偲故願唐卿亦自好以好此山不敢爲每事好之司馬

辛居安水閣記

天下之至清莫山水若也而水之於山清尤勝有山而無水清弗具古之人結廬築亭必于江湖于澗溪于陂池者蓋以是也松垣先生之從子字曰居安家

于釀溪之上去其家二里許怪石壁立清流帶縈復創閣以爲遊宴之所其有得於古人之遺意乎市橋柳細江路梅香卽少陵之浣溪也水田白鷺陰木黃鸝卽摩詰之輞川也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卽右軍之蘭亭也采山釣水可茹可食卽李愿之盤谷也緣野有堂日醉賓客卽裴晉公之午橋莊也青山屋上流水屋下卽司馬公之獨樂園也居安性好客是水復宜釀釀而熟則與客而遊于此或杖而履或楫而舟仰青山俯碧灣傲古木蔭叢竹坐怪石釣清流飲酒賦詩上下斯閣醉歌笑舞沙鷗林鳥相與忘形騎氣馭風飄飄乎欲遊於八極之表清樂顧可量哉未仕而隱居則爲少陵爲摩詰爲李愿爲義之已仕而歸休則爲晉公爲司馬窮達一此水豈徒閣云乎雖然居安之樂在此水乎否也在此閣乎否也予嘗觀居安賦斯閣之詩有吟風弄月之趣居安之樂其諸異乎人之樂歟此樂也客不可得而問居安不可得而言有欲知此樂其必於清風明月之夜登斯閣而游泳乎清風明月之天

尉沂臯沂齋記

豐城周君沂字沂臯復號以沂齋有味乎浴沂舞雩

之樂也昔濂溪周夫子語河南二程先生以求孔顏之樂處點之樂卽孔顏之樂歟斯樂何樂也與天爲徒與道爲一虛室白而纖塵去太空塵而萬境融華堂列鼎不足以爲榮肥馬輕裘不足以爲安托言乎浴玆潔存也托言乎風乎和暢也舞以動其機籟詠以陶其性情歸而造其閫域斯樂其飲水曲肱視富貴如浮雲心齋坐忘適簞瓢於陋巷之樂歟此孔子顏曾之樂而周程亦樂之吟光風弄霽月翫庭之草愛沼之蓮望川之花柳此樂有異乎否也惟能求其樂故能樂其樂夫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而極

於樂其至矣乎人鮮能久矣沂曳濂溪之支派也故能因其語二程之言而求其樂之處欣然有味乎浴沂舞雩之樂而名以是而字以是而號其齋以是非有志於道能之乎要當益用其力於學極而至於樂之處可也繙其冠深其衣即春服之穠如開門受徒其徒林林即冠者童子之翼如濯足滄浪即水之沂晞髮喬木即壇之雩浴斯舞舞斯詠詠斯歸由士以希賢由賢以希聖由聖以希天一天混融無古無今吾不知孰爲孔子孰爲顏曾孰爲周程又孰爲我也學而極於樂其樂至矣乎雖然斯樂也勿輕以語人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五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記

菊花嵒記

上饒別駕新安劉君良叔於所居讀書之堂假石爲嵒種菊滿焉既以字其堂又爲賦賦菊文辭甚工余君道上饒君爲余言之且請嵒記夫菊殿秋而芳者也惟君子能愛菊君子曷愛乎菊以菊後之無花者且池臺苑囿皆可菊然非其素獨於嵒乎宜濂溪先

生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方春榮時紅媚紫妖不十日而委塵土菊獨不爾秋高乃華風凌霜侵愈凛愈勁盡有稿而無隕蓋似乎獨立獨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故惟君子能愛之飲之可以禦大栽藥之可以遠明視粮糗之可以制頹齡有功於世不細菊蓋非有體無用者青蘂珍叢幽姿曉露初則武夷山之朱夫子秋容老圃晚節寒香終則晝錦堂之韓魏公也別駕君方駸駸世用而愛菊之志窮達不渝名嵒以菊其是之取乎若余也則嵒棲之素者也方將食夕英問荒逕求見吾菊而無媿願與君之賦與靈均之離騷靖節之歸去來辭對霜月並歌之而嚼菊以嚥景定元年庚申冬十月朔日高安雪坡野客姚某記

竹溪記

清之勁者莫如竹清之徹者莫如溪竹與溪之清相宜也清者好焉延平吳君伯大家於劍溪之上種竹於斯讀書於斯而扁其所曰竹溪俾余書之余與君同此好者也故附陳乎竹溪之說直節摩霄脩林擁雲如幽人之正高不可攀如君子之儼溫與厲具風晨雨夕戛鏦鏗而簇蕭瑟是竹之清也而溪實宜之澄泓奫沄縐風而鏡霜可舟可漁鷗宮鷺國湛凝而

吾性淪漣而吾文觸瀨漱磯鏘冰珮而躍雪玉是溪之清也而竹實宜之溪不竹則弗幽竹不溪則弗虛使人於此灑然泠然空塵慮而淡世味非兼是不能也伯大清者也故能兼是好焉想夫夜雨水生翠碧淨娟赭日浴波陰風獨冰月涵清而珠葉明雪壓杠而玉柯裂燠炎涼寒之互變而一清貫乎四序伯大於是竹之間探囊而吟拊琴而歌伸佔畢而樂舉天下聲色榮利不與易也雖然伯大之所自得豈止於清而已哉葛陂之竹而龍延平之劍而龍安知延平之劍不即葛陂之竹邪昔豐城之劍化龍于延平二

龍於是合焉余舊豐城人也伯大延平人也今爲同年生聞其溪上之竹初蛻而龍方將洒是龍之涓滴以雨天下豈止清而已哉抑有本焉伯大之所得則又有大於此者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釋之者曰言淇水以其潤澤而盛斯竹也故君子有取焉有切磋之道學已精而求其益精有琢磨之自修已密而求其益密秉而爲瑟僩之恂慄發而爲赫諠之威儀極而爲民不能忘之盛德至善則有本者如是伯大之竹於溪不是之取乎故曰有大於此者也是說也得之紫陽紫陽得之延平延平伯大之鄉先哲也

得於流風餘韻者宏矣維劍之溪即水之淇維溪之竹即淇之箓予欲賦竹溪之詩請歌淇澳

五桂坊記

廣梁夢雷南震既擢第而歸里人豔之易字其所居之坊甘溪者曰五桂用燕山竇氏故事以喜書也南震謂某曰夢雷南海邑人也先是邑未有能貢於鄉者曾大父以舉首實倡之貢者乃相繼然擢第則未之聞焉行藝者不必賓興賓興者不必論爵學者無所於慕今夢雷幸以鄉舉取第里人知勸而揭其芳於閭之楣以擬竇氏夢雷不得當而亦不得辭也夢雷二親俱壽康視竇氏靈椿一株者幸過之而有弟四人皆進于學未倦竇之五桂亦庶幾能及里之人儻眞以是爲勸爲子者思顯其親爲兄者思詔其弟鄉之風俗不爲無所補也子爲我書其扁矣願就記之可乎余曰可雖然盍遡其始燕山之所以芳五桂也豈無所根而遽華者哉種而茂之舊矣方諫議之種之也周人之窮卹人之孤葬不能喪助不能婚給不能衣食未嘗有倦色於是神授之夢五子出焉五子既貴顯諫議方壽健每見客五子列侍天福善之道昭不誣矣某聞南震先世亦世其德務以好生賑

窮爲第一事至今未見其止祖之所以啟其孫父之所以遺其子者皆燕山之似矣五桂得不似乎尋其根則知其芳故曰盍遡其始雖然又有聞焉夫花類至夥也不它乎取而獨取於桂豈無義哉桂之爲物芳馨而辛烈者也楚靈均擷衆芳以菲其身而於木焉則獨取桂桂非他植類也花不芳於煙柔日媚之春而芳於風高露潔之秋且又歲寒不凋與松柏一節盛芬醲郁滂葩四達物有芳者莫能似焉故自唐有科目以來皆榮之以折桂而托之於月桂其萬木之首出者歟桂何以能若是哉亦曰辛烈之所發耳

士之有風節桂之辛烈也予觀竇氏兄弟立朝皆挺然剛正不辱於桂南震以妙年取南宮異等弟四人方且聯英競秀出爲世用然則比竇氏之五桂者固又有在也豈止豔科第之榮哉廣之先達在昔爲菊坡崔公在今爲文溪李公皆辛烈而芳者也南震生於鄉黨熏其德而芳矣願與其弟與其里人皆爲流芳百世思焉則環南海之邦皆桂也又奚止於五他日欲書之記之請嗣執筆

愛竹軒記

竹以賢愛賢故愛竹三代後人物可愛者有幾大義

自任利鈍不知吾愛諸葛孔明勁氣如龍傲睨奸獪吾愛孔文舉高風遠韻不折於時吾愛陶淵明下是已矣李唐來苦瘦自甘窮老忠義吾愛杜子美俊逸踔發雄隘九州吾愛李太白虛心體道不落朋黨吾愛白樂天文古氣雄正大自許吾愛韓退之宋以來賢尤盛剛直如寇平仲偉器如范希文任重如韓稚圭豪健如歐永叔超邁如蘇子瞻清遠如黃魯直近時勁峭如楊廷秀又皆可愛之尤者嗚呼余皆不可復見矣而是竹也傲雪霜排雲霄簸雷霆扞風日凜然似諸君子氣象愛竹愛其似也嗚呼今人可見不可愛古人可愛不可見見是竹如見諸君子予何幸日與諸君子游耶嗚呼見似君子者猶愛若此況得與眞君子游耶

靈源天境記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境至於天極矣予性好泉石遇奇輒終日弗去獨恨居郛郭間有觀無奇如退之所記連之宴喜亭子厚所記永之萬石亭天作地藏以遺其人者吾居無是然心固嗜之遐搜之念弗置也維新昌靈源乃先君子世居之鄉意必有佳山水以爲適而求弗可得獨愛一溪清駛東去得山而聚爲

境必佳未至靈源二里許實爲先夫人墓近其地有玉虛壇溪流經之林薈鮮茂意所謂境之佳者必都于是詢之族人景周曰是有佳泉石吾欲釣於斯遊于斯而未能者也往觀焉未渡溪已有數奇石立于溪外之田如不忍自闕其奇先出此以自見歷溪橋斧榛棘以入怪石林立可喜可驚而不可名狀有如人立者有如獸蹲者有如鳳翥者有如魚潠者窒者窮者劃者峭者俯而臨水者仰而倚山者躍而立空者奇形詭態天產自然畧加人力修治當益偉請爲景周次第而名字之逕溪橋而入東立一松闢榜

之曰靈源天境一石伏草莽如虎豹當關名之曰巨門石門之內有石逕傍皆桃李成蹊由蹊而左二石對峙中空可度名之曰僊人洞洞之上峭壁層立如世所繪羅漢所居之巖巖之上有平石可坐名之曰聖僧巖巖之前一逕皆脩竹琅玕青碧清寒襲人雖六月可無暑下臨溪水激湍有聲其渚而淵者坦然如鏡蒼常植蓮薰風凉月時雲錦生香可流小舟搖兀醉卧由竹逕而往崖壁峙立中虛如硤有石級可升以降名之曰石峽峽外一石枕水可坐而釣名之曰釣磯一石立水中央相與對峙常時每有鷺立其

上爲一橋半跨之首可爲披簑釣雪處岸側叢篠橫敬清漣與持竿類殆天然釣所也是爲境中最勝釣已欲息其西有巖上生怪木根與石同色巖稍高曠結草廬倚之有西巖夜宿意思名之曰漁翁巖扳巖而登有平地可十餘丈近溪遠山交獻清勝小山幽桂不種自生宜築臺以翫月而名之曰延月臺臺後有石壁環立松桂桂之外有竹坡坡之前壅溪水爲蓮沼其北峭壁三面立形如采恩就石爲杆可坐以弈名之曰石屏屏之前桃之所可爲桃源梅之所可爲梅谷松之所可爲松塢蘭與瑞香雜生其中又可爲蘭畹爲瑞香徑其下流水縈屈注蓮沼間又可爲流觴曲水最後一峭壁橫截溪上捫藤蘿而登之則溪外之平田曠野皆在目矣是蓋截立界限之所雖僊塵如隔此水而升高望遠與寄不窮又所謂無盡藏景古詩有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終而復始之理也名之曰看雲予嘗觀白樂天記太湖石非不侈特然皆遠取而後得之故其聚也必散是境也石不移而自具水不引而自環山不邀而自獻松竹梅桂若蘭與草木等皆不植而自有莫之爲而爲者非天也乎天固遺之人固闕之是孤此奇觀盡修治而

呈露之況事人力不加多乎景周曰吾固有是心力不裕故未暇此非是人生欲求暇俟何日不亟而以漸假歲月當畢備患不爲耳求田問舍之俗不及此檻花亭柳之豪不樂此具天地間清氣者詎容舍此哉予家去此雖遼然先世廬于是先夫人又墓于是終欲築室于場以居繼自今誓當佐景周以營此人生何必已物然後適意邵康節安樂行窩凡十二家富鄭公在洛陽亦未嘗治園林謂在人者皆如在己予雖不敢望二公竊取其意可乎歸求竹竿而釣此溪石吾愛之牛勿礪角

重遊騎岡記

淳祐乙巳仲冬望後之六日至後之八日予之高安東之豐塘相立精廬彌兩不可出越八日甲子始晴天風吹霜清暘行空燠然有春意積鬱既久思豁以舒相與二三友躡屐策筇欲謀觀覽問近地之勝曰有騎岡欣然同遊自下而升身遠益高至山之椒心目俱快圜視林巒一覽俱下農居僧舍若在畫圖焉鞍龍集諸山皆奔放決驟如走萬騎拱揖左右前視大江際天一碧俯瞰深沼湛然泓澄遠望浮屠翠堵坡亂霄崢嶸挺椽筆飛雲在目可摘以指清興所到身

骨欲僊江差遠不可舟沼近乃下而翫泝涉岸步松徑清颺抑揚天籟微聲望沼中一小槎鷺立其上窺魚雪影相照可喜可愛立翫良久循山看竹而歸清興殊未艾也思以翌日再遊之天知此心欲佐以景初夜明星有爛後夜風動雲合恐復雨敗遊興至曉積雪乃欲尺此殆天助以奇觀而博之雅處趣也擁爐劃灰是負此景乃復與二三友再遊前所遊之地木靜不風雖寒亦清笑語後先樂愈有味足瑶林目瓊柯身水晶域蓬萊瀛洲雖未必有無果有之料亦不過是矣至山頂景益奇向之林巒松竹皆玉節銀

髯向之農居僧舍皆瓊田琳宇白屋高下炊煙獨青向之諸山皆偃蹇如玉龍回翔如素鳳近之江與沼則氷壺表裏如凝瑶池遠之翠堵坡則崢嶸際空如立銀笋槎鷺雖不復見而低叢點綴如鶴如鸛如鷺如鵠亦間有聯拳如鷺者江山草木雖舊而所以為江山草木則新喜極欲狂殆不可奈乃命覩瓊葩玉立為假山一食頃而就森然為峯窈然為洞光彩照身眩奪人目僮僕報午趣歸乃留興不使盡而返意斯遊甚樂也斯興亦甚清也而豈徒為此遊徒乘此興哉將以博天下之奇觀於胷中而以助

此文也人之胷中必有雲巒煙巖之秀而後為文古而奇必有氷崖雪谷之清而後為文光而潔前之晴之遊所以攬雲巒煙巖之秀也後之雪之遊所以萃氷崖雪谷之清也而豈徒為此遊哉而豈徒乘此興哉既有助為文則不可不寓於文以為記乃屬筆以識此景同遊者羅浮文甫羅士元英甫記者雪坡姚某字

礪山記

礪溪太公望釣所也公未歸西伯時隱乎是既遇陳六韜啟丹書涼武受基植成太平隱具矣古之賢乎

未仕也則有隱之地摯之野說之巖亮之廬皆是養者熟天下直措焉隱非爲身也叔世志隱者絶物托隱者急仕皆私耳君子弗志也幸君端中所居山曰磻非溪也名則類方年少氣銳遽求隱或疑其絶物否亦急仕端中曰異乎是其尚友古人歟山有磻之石池有磻之魚蘊而發六韜之學也敬而行丹書之訓也達事具隱時矣審官置賢位花序竹是去姦夷惡薅荼芟蓼是伊傅呂葛亦人耳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請援是以記磻之隱

盤隱記

唐李愿居太行之盤谷韓退之序之由是盤與愿皆顯然焉耳噫是谷蕪矣金華之綏水有山曰盤松環南山繚一水蓋吳太行之盤異代而同名異地而同勝也高安尹童君仲光墅之目曰盤隱兼退之所釋二義名焉山距居可二里望南山挹九里江朝霏夕霞奇觀萬狀以營以築以林以池亭軒堂廬位置有序摭古詩文適意語爲之扁逕盤松而入一亭翛然山水不可目而盡名之曰意延臨流一舒嘯望山意緜延也亭之前有洲數十丈可蔬以麥漁簑農笠風帆沙鳥皆自獻于指顧之下臺之右又可數十丈屋其間者盤隱菴也盤如俛設浮屠像堂植松柏古翠蔚然名之曰霜茂松柏之姿經霜猶茂也東竹之室曰雨淨西梅之室曰雪香北而望南山之亭曰遥碧亭下紆兩廡蒔奇花以臺後爲園通以逕如別出天地翫閑雲則有怡雲之亭望翠屏則有宜晚之亭艦清流則有不波之亭古松千章六月無夏坐其陰雖不亭可則獨立一關以松陰好處目之松陰好處皆亭子誠齋句也庵東偏倣李約之爲蕭齋居學浮屠氏者外一軒名靜寄以自游息靜寄東軒淵明語也環此山之中爲亭若堂者以十數皆隸于盤隱隱而

盤旋之于此誠盤谷之樂也樂固同於盤谷矣抑予讀韓退之序有曰盤之中惟于之宮固必有屋室不知愿當時有此林池亭堂否又曰草木叢茂不知愿當時有此松柏林木若梅與竹否愿之有此與否固不必計然愿之不仕而隱視君之能仕而能隱者不逮遠也是未可謂之同也豈惟愿哉雖退之所稱亦未必同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處汙穢觸刑辟固非威武不能屈者而以旗旌弓矢曲眉豐頰等事爲大丈夫遇者所爲豈所謂富貴不能淫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爲大

丈夫不遇者所爲亦豈所謂貧賤不能移哉位廊廟而趣山林何害其爲仕身江湖而心魏闕何害其爲隱君之志蓋如此韓之序愿之言必不同也雖然豈無同者乎予聞君家食時過意所至泛九里江遊盤松山涉意延入盤隱坐霜茂室睥睨松柏對竹於雨淨間梅於雪香眺南山於遥碧步野逕歷山園有雲可怡有屏可宜泛不波之舟坐松陰之闕憩蕭齋靜寄之室賦詩飲酒圍碁鼓琴與浮屠氏之徒論外形骸齊死生之說其與坐樹濯泉采山釣水樂有異乎否也其同不同者有愿之盤有退之欲從之且爲之

序遂以大顯今君之盤欲從而記之者未必如退之未必知後人視今之盤隱何如昔之盤谷也然君工於詩凡盤隱一草一木皆被以篇詠必傳於後無疑此則非愿所能有不必待退之而顯記之者或可附此以傳則盤隱與盤谷信同也記可以記非退之爲不同哉於是爲之記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五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記

臨江陳侯生祠記

太史大山蕭先生以書來道渝之父老言曰渝之民德陳侯之去已害也生爲立祠請記之予里人也言之疑乎私子學春秋宜識褒貶以筆授子某再拜謝不敢偕書三至又不敢辭乃記維寶祐五年秋七月部使者宏齋包公辟某人爲渝令意其嘗攝邑事知

民瘼也顧乃負所託先攝時已貪酷無善狀渝人曰庶幾改之厥既至貪酷猶舊渝人始蹙頻相告曰推之不去何古今皆是人耶老幼携扶愬之郡陳侯弗忍民之困劾之朝卒沐去渝之人乃歌曰驅我虎逐我狼虎狼去民農桑昔雪霜今春陽侯之德曷可忘德之不敢忘乃相帥爲侯生立祠以視侯貴且壽爲他日邑令勸戒噫郡而置之守邑而設之令皆爲民也苟無大得罪於民民亦孰肯疾視其長使之必不安其位哉藉守以劾令令去而祠以報守又豈以此操制其上以爲令去留在己使後令惴不敢出一語哉第其貪且酷迫於民肌膚不可與一日處故求能去已害者去之也蓋亦甚有所不得已焉耳古癸辛爲天下君虐我則讎猶不能遏斯民之怨且怒而況君百里者哉驅逐於民宜也是不足爲勸戒乎今夫天下之爲吏者貪酷聲相聞不思爲吾君愛養本根動皆斲國元氣使知曾子出反之說庶乎懼而率德改行焉則是祠之立方可勸戒天下吏不但邑也或曰祠之爲勸戒信矣于記令某人隱氏名不書夫曷足以爲勸戒乎曰是春秋微而顯之法也如是乃所以爲勸戒陽虎竊寶玉大弓吾聖人不書曰陽虎

而書曰盜天下萬世孰不知爲陽虎哉今某人者蓋生于文學政事之家人謂必佳子弟乃不念厥紹以至于此今用春秋此法記之讀是記者必皆知其爲某使某人得此記讀之亦將赧然赧而雨然汗也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語亦曰惡稱人之惡惡訐以爲直記陳侯之德善善之長也泯某人之名惡惡之短也又何必暴之白之稱其惡而訐爲直哉一念之克狂乃聖機渝之民始猶望其改之吾今也終猶庶其改之也無能改於其德豈惟身辱家亦且墜則是祠也不獨可以勸戒天下吏又可以爲此令

勸戒矣勸戒無所不至太史先生所謂春秋褒貶法其在是乎吾閩陳侯治清江束吏嚴聽訟明鎮民靜遇士禮刑期于無刑善政可記者眾是祠獨以去渝民害立故他不書陳侯名曰強嘗位于朝為登聞檢院蓋退翁子云是年冬十有二月高安姚某書

豫章新建淨社院記

豫章胡君宏甫以書來言曰里有淨社寺乃古佛宮也唐會昌時已有之山曰長樂寺曰長安久矣距宋治平三年始賜今名中更兵而燬隆興甲申有僧曇慧曇應者始復之煥於其舊曇應之徒曰了澄了淯

了洪皆克紹初復服今主寺僧曰覺傳者又了洪之嗣也於瞿曇法外精黃帝岐伯書以活人為佛事寺之裝嚴者益偉傳老矣欲志其修復莫能自竭於宗工是寺也某舊嘗游焉間賦之詩詩故在壁不能無情也用代覺傳請於予願為之記予復之書曰寺之始末與僧之能子之書備矣焉用贅試相與述淨社之義可乎夫寺之所以名淨社者蓋必合淨土蓮社之名而名之也瞿曇氏言西方有淨土有蓮花凡皈嚮其法者死必生彼土蓮花中以是說鼓動天下中國人有樂其說者結集為蓮社日誦佛名號以祈生于厥土在晉陶淵明唐白樂天諸君子亦為之以是尊信日眾夫淵明樂天豈真不達死生晝夜之理信此茫昧不可詰之說而幸生此身於蓮花者哉其意蓋有在矣淵明之時溫裕強臣更擅而迭霸也樂天之時牛李二黨爭傾而互軋也二公也自知不可以有為於斯世故一以彭澤折腰去一以香山退老歸當時孔孟之大學未明無以自適其心晦其迹故混身於蓮社寄情於淨土特託焉耳豈實以為有淨土之可遊蓮花之可生哉瞿曇氏說三乘其上乘高妙者超然無所染着視所謂生淨土蓮花必曰幻化妄

想蓋心地淨明即是淨土何必西方迴脫泥穢即是蓮花何必淨土何佛非我何我非佛生之日誦厥名死之日冀生彼土佛學之高者固已默笑是說矣況吾儒乎吾儒之所謂淨者在書為精一執中在易為洗心藏密在語為克己復禮在孟為盡心知性所謂蓮者在周子之說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嗚呼此吾之所謂淨土蓮社者也夫宏甫吾儒之英其必然乎予之說苟然已其以是為記

仁智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於邑闤闠之南湫焉得閒壤距其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園可花竹且宅於山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嶒岐嶜崒奇踴秀躍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關而發者有自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逶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匯于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爲讀書之地左竹右木嚮池面溪春則翠色蒨葱綠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

堂以仁智名雖取選詩卜此仁智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有自孔氏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智之達於事理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於義理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智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智四端之二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於仁者有近於智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智言矣雖然仁者必智智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智不智不足以爲仁非智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智也苟局於一不得謂之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智其詩曰雖無仁智心偶有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於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爲惻隱性之智其情之發爲是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獄緩刑或以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眞乎充乎此言則智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智可希矣紫陽之仁智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智堂亦

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此矣故記之

汲古堂記

豐黃君叔淵以汲古名其堂請以言記之將朝夕觀之以助其汲夫學有古有今今之學雨集之澮射鮒之谷也淺而不足汲汲亦易窮古之學其無底之壑千仞之淵乎愈汲而愈無窮不汲則亦無繫於得喪汲之則停蓄不可勝用汲之古得一勺之潤亦賢於今學之無源者況汲之深乎雖然浩浩萬古渺無津涯載之者書書汗牛充棟不可勝窮讀之如望洋向若奚以汲欲汲盍知所用力也已古之人有汲之者

矣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子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曾子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原者孟子也後之汲古者能如三先師乎汲古之書當汲古之道古之道通百聖而一源溥萬世而同澤也棄焉而不學者未繘井者也學焉而不至者汔至井者也能自脩者井之甃也甘自暴者瓶之羸也汲古者必有脩綆乎綆孰是曰志士志於道不至於賢且聖人不止斯爲善汲雖然循序漸進可也毋一掘而求井

味書堂記

番陽洪君粹一扁其居堂曰味書俾予記之夫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天下之味衆矣孰爲正古之人有嗜芰者有嗜羊棗者有嗜芹者有嗜醯者有嗜茶者甘齒飴口之味疥痂腥魚之味熊掌豹胎之味不同也而均有味者焉書亦然味訓詁章句之學者有之味詩歌詞賦之文者有之味僻書異傳之記者有之味佛老清虛之言者有之味刑名術數之說者有之皆味也而皆未足爲天下之正縱味之亦獨味耳獨味者味之偏同味者味之正也雖然人之所同味而往往至於人所不味此日用飲食與聖人之書皆天下之正味而知味者皆鮮其以此夫聖人之於書也易牙之味也天下皆甘易牙之味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者也味不求於聖人之書豈其正味聖人之書非味書也味道也味道則淡而實腴者也常而實精者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虛心而涵泳切己而省察茲味也其雋而永者歟富貴之味易窮聲色之味易厭愈味而愈有味者惟聖人之書耳聖人之書孰是曰六經六經之味何先曰四書四書自何而入曰致知曰持敬知則能味矣敬則常味矣番人多從紫陽夫子游洪君之外家至今有寶紫陽之帖者源委有自來矣願毋雜以他味

一和堂記

天地間有至和之氣自太極流行散在民物邃古以來若大庭氏葛天氏此和肫其未鑿也唐虞成周泰和具在賢朝物野比睦黨媚一和所融百順攸萃甘雨祥露景星慶雲藪鳳郊麟民在仁壽日晏春燠和乎其可知也唐虞成周遠泰和不可復然在天地間亦未泯沒固有一家而唐虞成周者第不能比屋見耳豐城熊仲顯其一家之唐虞成周者歟仲顯平生安分不越三子鴈行立諸孫蘭擢玉峙皆克承厥志豈第雍穆相師成風閭門郁郁無間言父詔子兄帥

弟夫倡婦祖抱孫色不一頽語不小辭誦絃序塾翰墨場屋歲時伏臘炮羔烹羊獻酢拜稽春風游而醉酣醉仲顯亦樂其子若孫之能此也作堂燕詒以一和揭而楣之俾予書之復俾予記之予忱慕而欽之試爲繹之夫大和在乎能保合也故和可以久知和而和必以禮節孰謂禮天理也子思子之經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夫不能和者喜怒哀樂之不中節也人能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此心之中允執之而勿失則喜怒哀樂無一之不中其

節矣中者蓋和之本和者蓋中之達也達之可通於天下致之可位天地育萬物豈止一家之和而已和之義大矣哉君銘諸心僕記諸壁

草堂記

杜子美居浣花谿有草堂白樂天居廬山亦有草堂二公詩人也皆有草堂之適蹇驢破帽扶醉晚歸與抱琴書引妻子老泉石趣同也世徒以俗豔少樂天詩不知其清遶之妙不減子美草堂同矣詩異乎雖然不徒詩也子美一飯亦君樂天諷諫諸篇可國風比詩云乎哉二公古矣二堂墟矣名至今重天下詩云乎哉必有由致矣幸君端中學詩者也心二公之慕營草堂于廬之西與趣高矣由古人三百篇之詩求二公所以爲詩由二公數百篇之詩求二公所以爲人草堂庶乎退之有言曰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天地萬古百年須臾盡謀與草堂不朽者使後之人指今之草堂如遊浣花谿曰斯子美也如過匡廬山曰斯樂天也則草堂三矣

雙桂亭記

昔王晉公種德既遇知子必相欲驗厥報植三槐于庭責天之償如參斯執魏公果以名德擢秉國鈞子

孫繼承不顯亦世燁燁盛事至今誦稱施氏之桂其王氏之槐歟同年施君有大家於通州崇明崇明文物邑也施氏又邑之望也先是君之曾大父以詩書起家知其後之必茂乃於諸孫講肄之地手植桂二而扁其楣曰雙桂厥後有遷役桂弗可徙君大父與昆弟折其根而植之仍舊扁焉桂日茂文脉日衍戊戌君二季父偕擢第嗣是登賢能書者亦相繼人咸以爲植桂之驗比歲居復徙君之父恪承先志於所居之西廡植桂立扁又如其舊而俾君之兄弟讀書於斯癸丑君擢第植桂益驗君謂某曰桂於吾家固

不敢望王之槐然三世于是輒有驗不可以不記子於我爲同年幸記之某曰諾雖然君家之居三徙而桂三植矣而桂之茂如昔擢高科者愈盛吾知君家所植在德不在桂也陵谷之遷變不常草木之榮悴亦不常而君家之桂隨植而隨茂豈非根心之德寓於是桂之根與不然王侯邱壟駢列異卉植桂者亦衆高臺傾而曲池平桂則蓊而童燼矣安能隨所分之根隨所植之地而俱茂乎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某於君家之桂益信君其益種厥德以昌斯文則君之弟又將擢顯世科伯仲聯芳如君之二季父而雙桂益驗矣王氏之槐豈專美乎蘇長公贊王氏之槐曰鬱鬱三槐維德之符某敢借斯言以贊君桂

養齋記

予性質苦狷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自藥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榜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弘不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涵深器識以養廣大孰爲養蓋有要道養其大者爲大人養棫樸而舍梧檟養一指而失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忿與慾敗之也忿不懲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忿必懲慾必窒然後可以持志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豈止藥吾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懲忿窒慾養之善也矣而懲矣而窒曰獨不聞周夫子之言乎澹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豐城王氏家廟記

王氏家廟者豐城王氏之始祖也諱威北平王諱處直之子唐末巢寇披猖天下無有先舉兵援王室者北平王之兄忠肅公諱處存首倡義聞賊陷京師即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語

及國難輒流涕以是將士感激爲之奮又遣使說李克用率兵復京師以勤王策勳第一忠肅公殁子郜弗克嗣軍中推北平王爲留後始以朱溫表封尋絕梁請自效于晉救王鎔薊幽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王未嘗不以兵從晉之滅梁王力爲多王有養子都孽子郁公則其幼子蛇鵲見妖獍梟不道公北走契丹契丹主欲留之以襲王氏晉高祖不可遂止公不安於夷狄竟自北而南徙家于豫章豐城之城頭里有至德觀鍾銘及碑可考蓋自契丹歸時中原雲擾故避地于江之南也自五閩積至今凡二百

餘年子孫蕃衍盛大別派分枝星列棊處縣亘十四五里皆一姓舉進士者代不乏人團族彬彬皆儒公之十四世孫某懼其族之衍而歲且久將忘其所自出也乃於其里白馬山之陰立一廟而取其族譜圖刻于中俾公之子孫至斯廟者皆得因流而尋其源焉族之人雖數十百千而其來實出于一則協比友睦之心油然以生不至於親盡則疎相視如路人美哉斯意乎夫知有毋而不知有父者禽獸也知有父母而不知有祖者庶民也爲士則知有祖矣知有祖則知有祖之始矣聯宗協親族序可以和別生分類

譜牒可以考是廟之立豈徒云乎哉抑王氏知其祖之所自出又當知其所自立也忠肅公倡天下以勤王北平王絕梁賊而助晉與公之舍夷狄而復中國皆卓然知義理之正而不苟焉者也此其所以有後歟生於亂世全身遠害雖不襲爵土而無憾第欲吾身不泯沒於夷狄獲歸死於中國而遂足公之識尤非五季人所能及此公之所以尤蕃衍盛大歟不然西宅之變中山之禍王氏無噍類矣公以一身自契丹歸王氏之脈僅如綫今三百餘年子孫之蕃衍盛大乃如此其何以能爾邪明君臣之分嚴華貊之辨萬形弊而此理不朽也王氏子孫其世此心後之興者必盛於今寶祐元年三月日姚某撰并書

武寧田氏希賢莊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爲天地之心必能流暢天地之生意然後俯仰而無媿先儒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仁也者蓋天地之生意凡天地間何物非我一物不遂其生吾心歉矣士君子之生斯世達則仁天下之民未達則仁其鄉里能仁其鄉里苟達卽可推以仁天下之民此晦庵朱先生取成周縣都委積之制而爲社倉西山眞先生又廣晦庵未

盡之意而爲義廩也社倉貸以濟農義廩糶以濟耒農耒均足而後無一人不被其澤仁意畧盡矣雖然猶未徧行於天下也希我先覺厥惟後人武寧田君倫德彝與兄佐德賢從子可簡元行偕其族之子弟采二先生之意立法以濟鄉里斂穀六百石爲貸本號希賢社倉者希晦菴也率楮六萬緡爲糴本號希賢義廩者希西山也先是甲寅正月君從子可復因讀義廩規慨然有感歸與其兄之子允中謀之協徧告之族咸曰善七月甲子君弟偉德英自姑蘇以書遣三萬楮來翌日乙丑卽鳩工築舍於江陰鄉之水

口里命其族之能子弟曰可久曰允恭者職其事貸息什三糴視歲直減錢百以貸之息補糴之折貸春散秋斂十家爲保糴惟及細民人日一斗始歲十有一月至明年夏六月終日別以五斗糴行旅法既具書來告成子讀其規三爲之嘆夫希賢難也舉其族而同志於希賢尤難也姦豪猾富挾多貲以爲不仁之具惟知什五取厚息歲歉躍高價耳孰肯念民之餒且殍間念及此十人欲之十人旁而沮之亦孰肯翕然以和今田氏父子兄弟獨不爾可復首建議允中曰諾可立薦執事可久允恭曰聽區處規畫法良

意美告之其長德美則曰活鄉井之命卽所以活一家之命又曰利害相半人猶爲之況有利於人無害於己德彝則曰先儒曰食者人之命宜於此少加仁心又曰置田蓄穀爲子孫計安知子孫眞能有之私諸己者不若公諸人塤鳴篪酬珩蹌璜應倡議而卽協貽書而卽從書至之明日而倉卽建推家以及鄉推鄉以及族雖淳熙吳氏兄弟得師之說而卽行之者殆不是過也可謂勇於爲善矣猶未也初德彝以書來某復之謂息什三不若止從晦翁之什二糴僅減錢百不若仍糴之價而糴之如糴之貴則糴當賤未幾德彝復以書來曰子之言是也斯不謂勇於爲善乎希賢亦賢矣使所在倣而行之則是法可徧於天下天下無一民之饑也此二先生所望於後之人也或者則曰田氏固賢矣私貯儲而官不與知他日邑有暴君汙吏或侵移之何如予曰仁人心也誰獨無是心哉昔孝皇頒朱夫子法於天下正欲天下皆行之也官不行之而民爲之民自爲之而官奪之誰敢哉所當力行者曰公曰久耳公則久矣晦翁之規社倉也或疑其似荆舒青苗法然用心實不類荆舒之青苗主於富國私也晦翁之社倉主於仁民公也

公則仁不公則不仁公則久不公則不久田氏兄弟父子但力持一念之公以求仁則天地之生意無窮二法之惠久矣乙卯冬十有二月瑞陽姚某記并書

清湘竇仁孟晉窗記

清湘竇仁孟篤志嗜學熙齋鄧貳卿名其讀書之窗曰晉取易明出地上晉之義也丁巳秋仁孟訪余於山中請爲言其義夫仁孟讀書於是窗之間蚤而作視朝日之出試嘗有得乎方宿雲翳天萬宇冥冥舉世昏瞀目者未視足者未履也畢逋戒晨啟明在東赫然金鉦躍出渤澥浴咸池晞扶桑碾青霄而上四

表一明殘星翰而宿霧斂矣自朝至中愈高愈晰翔飛蠕動跂行喙鳴檣浮轡走莫不各得所欲此明出地上之晉也而明明德者實似之日愈進則愈明德愈充則愈光明德在躬天予全體如日之無虧欠也有生之蒙本體雖具而知識未充如日之初出而未甚明也學聚問辨格物窮理以極於高明光大之域則是日愈進而愈明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學至於中而止日亦至於中而止過中昃矣自朝至中明出地上之晉也自昃至暮明入地中之明夷也昃雖未入地駸駸向乎入矣有夷其明之義矣是故日中宜

照天下學者之學至於不偏之中無過不及然後可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中庸一道也自有光自明也物無不照新民也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自昭所以使人昭晰未有晉晉使人昭昭也然則自昭明德用力自何而始河南程子釋是象曰去蔽致知嗚乎此愈進愈明之本乎仁孟當有味乎程子之言

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七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序

詩意序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文之爲言字也辭之爲言句也意者詩之所以爲詩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者志之所之也書曰詩言志其此之謂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爲心則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學詩者今日之意

逆作詩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則詩之志必如此矣詩雖三百其志則一也雖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夫惟置心於平易則可以逆志矣不然鑿吾意以求詩果詩矣乎

尚書傳序

尚書孔氏傳者漢安國註其家屋壁所藏古文書也天欲毒此書之傳借魯王之壞宅以出當時上送之官帝命作傳國有巫蠱書遂家焉由是漢西京之書惟歐陽大小夏侯皆伏生學古文書莫顯于代漢西而東馬融氏始疑僞泰誓書不合經傳求古文書得之孔氏之學始著是虞夏商周之書人知其厄於秦之火而不知其復厄於漢之蠱也向微馬融書不復古矣向無孔安國書亦不復漢矣吾固喜夫安國之有功於書而重悲安國之不得有功於漢也大抵西漢無眞儒故六經之正者皆不顯於世往往至東漢而後定今六經之傳行于世者詩禮箋註於康成始東漢易春秋註於王弼杜預始魏晉未有出西漢者出西漢者獨以孔氏書傳耳而不得行於當時是可重爲安國之悲也夫安國子孫去聖未遠家學有源流故傳書之說多正且又約文中義辭不冗費比之

諸經傳註如鄭之多怪誕王之本虛無杜之昧經旨者相去直齊楚牛馬安可終抑而使之晦哉今世之傳尚書者凡數百家矣皆外孔氏爲說各隨其見而有得失某也不敢居一于此敢因孔氏之傳而采諸家之說以訂正其義惟孔氏之大乖於經者正之餘皆存弗去庶幾可以少慰安國研覃之苦志於是書之重不幸也亦以見吾聖人之有孫克紹家學也書之說與孔氏雖不能無異然大要皆本於安國故仍其舊而名之曰尚書孔氏傳使安國復生必曰吾雖不遇於一時亦遇於千載之下云

贊府兄詩藁序

晚唐詩姚秘監爲最清妙通牟有雪蓬姚希聲亦精悍於吟余嘗欲集此二家詩作唐宋二姚集有其志而未之暇也今余兄萬安丞又出詩一編示是集殆可三矣丞兄宦次萬安商羊里閉對其廬一嶺巋然兄結茅築亭其上環而竹之疏其間以逕日携酒壺載筆牀消搖於亭倣睨於竹程一詩以爲課俗塵事一不掛耳清如此詩能無清乎三唐宋姚氏之詩人誰曰不可寶祐丙辰三月上巳日弟某書集首

月崖前集序

余性好山水城郭不能有之乃壘石作假山下鑿小池横木爲橋環山爲墻外植梅竹清事略具既望夜滉下三數月已高窗紙晝明予方擁衾危坐霜風微起竹韵沂有聲棲禽競飛其間亟披衣出簷玩明月倚欄良久步立橋上天高月小寒影在地水澈淨如鏡魚畏寒不復出獨梅影在水間仰視梅已三兩有花清思逼人無與領此者忽記友人潘清可日嘗以集寄予未暇讀亟取讀之眞苦嚼氷咽雪不知孰爲山水孰爲梅竹孰爲霜月且孰爲詩也翌日書之卷首以爲月崖前集序

月崖近集序

月崖潘清可初喜爲歌詞余每以莘老譏少游者譏之乃易學詩即有警語近以壬子冬迄癸丑春藁示余類可愛五言如懷人山靜處得句鴈來時睡鳥從水漾乾葉聽風移歲稔添農屋秋晴失野塘懶失營家事忙遲苔友書衣分漁淚洗舟避鷺沙行思巧工書隸心清喜說詩省教喧夜雨霜爲去芭蕉七言如荷柄已枯猶特立菊花雖老不輕飛泥雨驛途詩擔重溪山僧屋茗甌香行人莫作無情看一見春風眼便青莫道行雲輕出入平生只識楚襄王皆一聯之

警也五言如饑欲啗梅花寒沼淺呈魚巧莫畫江天盆蕙遠聞香客衣霜遺冷七言如書困多緣有宿醒怕妨遠眺矮營籬皆一句之警也如樵人曲如老卒嘆如思歸吟則又皆深識理道有補世教而全篇可諷可詠夫自壬子冬迄癸丑春數月耳多警語已如此況歲月進邪吾宋詩人多潘姓今清可又新有能詩聲何潘氏之多奇士也其源委蓋自安仁來矣然余觀清可讀安仁傳詩曰先生早悟閑居好豈爲銅章入縣來何獨與春情思重只栽桃李不栽梅觀其詩以知其心過安仁遠矣不以金谷園爲死友而卓

然求以獨立於世詩當益佳余又觀子於他日

秋崖毛應父詩序

劒江毛應父以詩集來教予求序之予曰詩不以序傳也三百五篇皆有序朱夫子猶使人捨序而求詩序不足據也姑舍是後世詩亦爾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唐詩人之冠冕者各以其詩傳不以元微之李陽冰序傳也東坡之詩無敢序山谷之詩無敢序近時誠齋之詩無敢序信乎詩不以序傳而以詩傳也詩不以詩傳以人傳也人可傳詩必可傳矣李杜而白蘇黃而楊其詩何如哉其人何如哉應父詩思清

而句逸生于劒川鍾泉阿之英其人品自異他日所進未已能如六君子之可傳詩不患不傳也又安用序況應父之詩其首篇曰時人作詩自有體卷頭品題必名士儂詩無體無品題不作東家效西子夫不效時人求品題於卷頭見自高也而今求序爲是亦效時人矣言未既或啞然笑于旁曰如子非名士何於是乎序

贈俊上人詩序

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唐初僧始禪猶未詩也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吾宋亦然禪猶佛家事禪而詩騖

騖歸于儒矣故余每喜詩僧談景定元年庚申余滅召過豐城朋友餞之感山見其境甚清僧甚眾意必有能詩僧也主客分韻賦遣送一韻入僧寮中果有佳句出則知山中僧皆能詩後上人其一也翌日索其近稿以臨川行卷十餘首進余讀之佳句尤夥如羣鴉爭故枝草烟平岸竹江市腐拖更則一句之奇者也雲村山雨晚野店客衣寒思鄉今日到問舊幾人存則一聯之奇者也又如七寶石云厭從簪利者莫近石邊行聞鳩云陰晴自無定未信爾音靈紅梅云盡道新來清瘦甚誰知滿面是春風則結語之有

意味者也佳句雖不能盡擷然一臠可知鼎矣後其懋之禪而詩詩而儒他日與予談當又有以啟予者上元日書于寺中之官舍

毛霆甫詩集序

白雲澗裡結鷗盟想得詩肩太瘦生思入江梅橫雪骨吟成風竹落氷聲三衢詩人毛霆甫集中詩也予杜門空山日與蹲猿夢鶴俱無俗人影到門外到亦不納霆甫不遠千里以詩寄乃開門受而讀之稿中得此詩欣然如道余心者霆甫之心予之心也心既同故不待識而知霆甫之人蓋獨立塵埃萬物之表

詩十之八爲梅花而韻遠思清眞與梅同一清格小春訪梅摘其花嚥霆甫詩塵襟一日消盡清矣哉霆甫之詩也稿中之詩有曰陽剛將泰長君子未屯亨又曰繭成絲出空歡喜舊債新逋不了償霆甫之詩其所興矣漢毛公傳三百篇可諷可怨先儒謂漢儒惟毛公與仲舒知道君家諫議毛公又以忠鯁著名霆甫豈徒詩哉豈止欲爲詩人而已哉霆甫有弟分教高安風裁峻潔又有以南宮魁天下人物不苟仕於時者予以是知其家學端矣以是益知霆甫之爲人矣詩何足以盡之

劉玉澗詩序

廬陵劉成大俊氣如虹抵掌劇談酒酣浩歌眞有俯視八極俗物茫茫之意嗚呼宜其詩之豪也寶祐人日姚某書

再題後上人詩集

後上人余庚申年春在感山見其詩欲進之爲擷摘中數句今年初夏特來錦江見余讀其全集猶在感山時詩也問別後曾誰見曰豐城後林李先生也廬陵約山朱先生也二先生者當今之詩伯也必有以警余矣而詩猶前日甚矣余之有以誤子也雖然數年篇之詩而擷摘此數句余雖進子亦深有以曉之子矣而子猶未之悟今之來方且出其全集俾余品題將以行乎世余何敢重誤子乎此江湖繆妄詩客索遊者之所爲也方其能吟數語粗有韻之爪乎多未識李杜蘇黃門逕即詫然自足號爲詩客持其巨編長軸求其官銜人序之跋之間有顏面柔軟不能拂人情者往往强狥其意得之者輒號於人曰某已得某名公序且跋矣由是欲列於名公者續續而來之至有序跋多於詩者夫序與跋固信皆名公也如吾詩之未足以名何徒資識者醒腄一笑耳是之

謂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余豈敢不忠於告子而重誤之至此哉今雖拂俊之意使俊他時悟作詩之妙亦必以余言爲忠也夫詩有意有味有韻意欲其圓也味欲其長也韻欲其遠也有此三者然後使人讀之而恐老盡苟初讀而不知其意細讀而不見其味既讀而不覺其韻何足以謂之詩哉雕不可讀之句不可謂之奇也用不可識之字不可謂之古也欲其奇古必有妙於是者矣作之多而出之少求能於己而不求知於人皆學詩之法也詩雖小技也不好則已好則必求其工工猶未益也不工又何所益哉子

佛者也未可以語吾之上就子之所知言之詩正如子家之禪姑歸而熟參之

詩亦如禪要飽參未須容易向人談陣無活法徒奔北車恐迷途在指南悟後欲知新句長讀時須見舊時憨江湖浪定祇何益歸看秋空月印潭

蘧東叔雪林稿序

上饒蘧東叔以其詩教予雪林有稿予讀之眞若雪中遊山林目之所覩無往而非瑤柯瓊枝也詩亦佳矣古之人有蘧伯玉者吾夫子稱其爲君子許其欲寡過而未能東叔豈其苗裔乎余敢以伯玉望之勿

詩而止

黃端可詩序

吟詩必工詩定知非詩人坡仙語也詩固主於咏物然在於自然之工而不在於工於求似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眞梅矣亦眞詩矣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梅乎哉詩乎哉抑古之詩又不在於咏物之工也余嘗謂陶靖節韋蘇州柳愚溪之詩皆深遠入妙然皆不若紫陽朱夫子之詩爲尤妙觀感興諸詩可見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作詩貴乎知道也豫章王君端可以其詩下教如月鉤雲衣之詩工矣猶止於咏物予獨愛其窄室之詩曰地纔容膝可天似處心寬相在渾無媿知君所止安鳴呼必如此詩始可與言詩乎

梅澗吟稿序

友人胡明可以其邑彭君仲章詩一編示予題其編之端曰梅澗吟稿未論其詩觀其編之題曰梅澗清已可知矣玉立氷臞耐寒如鉄石不與春風桃李爭豔媚此梅之盛德爭魁百花而調羹鼎不數也梅之在澗其碩人之在澗乎有詩人於此踏雪於凍曉立

月于寂宵无非天地間詩思郊寒島瘦由淺溪橫影得之庾新鮑逸由踈花冷菜得之李太白出語皆神仙由軼塵拔俗之韻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餓窮老忠義由禁雪耐霜之操得之果能是則可與言詩矣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梅觀梅於梅不若觀梅于澗

適齋詩稿序

詩貴工乎雕肝琢胃鈎章棘語竦肩如寒攲眉如愁鳴吻如蛩側頭如鶴數髭斷而字安片心歸而句得若是可乎曰未也李長吉阿婆謂嘔出心乃已然則

詩何貴曰貴適康節之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詩非愛吟也得意則詩耳堯夫之詩不適乎三百五篇之詩固有出於塗歌里咏小夫賤隸之口未嘗求爲文也而其文至後世老師宿儒有所不能道此無他小夫賤隸不求詩而詩老師宿儒求詩而反不詩如此可與言詩矣蓬萊妙音逸出人間宮羽之外風水相遭之文章善雕鏤組織者終莫及也適之爲詩妙矣哉劍江胡君景顏以適名其齋又以適齋名其集嘗寫其詩寄予大抵皆適中語也其謦咳甚多有自言其詩者曰酒在遣懷非在醉詩求

通俗不求工嗚呼此胡君作詩之本意乎有堯夫之得意無長吉之嘔心雖不求工吾必謂之工矣

胡尤升詩稿序

雙溪胡尤升以其詩云雪溪梅吟者示予請序之夫雪清也溪清也梅亦清也疊是清而三之吟當何如哉今夫寒溪淺流四岸皆雪水瀧瀧觸石鳴有梅焉的皪蓓蕾於其間子於是時絮帽重裘裹手擁鼻倒鶴頭而出蛩吟吟當何如哉不知子之詩但觀子雪溪之梅

蕭道士詩序

彌明不作久矣黃冠者流挾吟卷遊公卿間類不見可人一日古洪道士蕭君致道來有詩贄予納之袖未暇讀也退讀之有曰貧登芸閣近貧止竹門南驚曰此詩人也夫貴登芸閣固不足道而貧止竹門清一語可謂能吟予之心事者可以言詩矣因盡取其詩而讀之篇妥句適時南風初薰予在湖舫中危坐芰荷浙浙響微雨綴吟蕭君詩蓋眞與藕花同一香也

餞道士詩序

古洪道士蕭君致道與餞君士隱皆以詩教子予在

湖舫中讀蕭卷畢方雋永餘味因思二君借來詩必皆佳也顧覺小倦授童子讀展桃笙欹眠而聽之其卷首題曰蒼湖泉鳴予聽其詩清圓響亮如在廬山草堂聽環珮琴筑滴瀝西風洒然隨風遠去今日何日見此二妙因書其端且摘其句以玩

汪古談詩集序

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鵝羣退之語也武寧汪子載善詩鄉之邢臣部以古淡名之蓋以其似張籍雖然詩而已哉有道味有世味世味令而甘道味古而淡令而甘不若古而淡者之味之悠長也食大羹飲元酒

端冕而聽琴瑟雖不如烹龍炮鳳之可口俳優鄭衛之適耳而飫則厭人則倦矣淡之味則有餘而无窮也爲今之人甘可也欲爲古之人其淡乎惟古則淡惟淡則古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子欲追古人之淡夫苟无欲則於道庶幾矣詩安足論哉張籍豈足爲哉

玉泉詩集序

槎溪王君君獻喜吟詩以玉泉名其集取李太白飡霞漱玉泉語也詩者乾坤之清氣也有一糝火烟者豈能吐之哉王君家槎溪上八月秋風高乘仙槎登河漢取銀河間水流腸滌胃久矣是宜其詩之清也

清何似曰泉聲玉琮琤景定元年正月十六夜雪坡姚某書于石亢舖

彭仲珍吟稿序

韓退之云富貴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夫詩者弔月之蛩之吟吸露之蟬之嘶也故惟窮者而後工非懶綺紈而飫膏粱者所能也或能焉亦異矣嫺黨陳伯清攜豫章彭仲珍詩來讀之多警句予聞仲珍非窮苦者也法當在難工之科而乃工此夫不醉心於世味之醲而留意於吟咏之淡也非庸俗人所能及況工之耶仲珍以晉齋號晉進也進而不已詩當益工雖然古之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詩也如是徒工於吟詠風月琱鐫花木末工也仲珍其愈進於此

王月莊雲萍錄序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玉局仙人詩語也謂人生離合之靡常也余與月莊王元剛託交如兄弟居相距亦邇而所謂聚者二三年而一焉況其他乎此記錄之所以不可無也雖然雲在天萍在水雲萍之聚散雖不常而天與水未嘗不常也朋友之聚散雖不常而朋友之大倫亦未嘗不常也又豈以暫聚忽散

異哉不其然不足以爲朋友敢書於錄之首

呂雲叔雲萍錄序

暫聚之萍倏散之雲眞人生離合喻也雲萍有錄登載姓名爵里聚散雖不常而在是錄者舉目皆見之蓋嘗聚而不散也雖然一錄之中英俊萃焉其有觀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者乎其又有渺萬物如江海之浮萍者乎又雲萍言外意也雲叔其試於此錄乎觀之

陳氏濟利堂藥序

陸宣公集方藥范文正公願爲相或醫東坡如宣公

亦有良方行于世山谷則欲爲藥市之數君子非與方伎家爭短長也乃心罔不在濟人利物耳天下方伎之功獨藥可以及物抱危鑿濱死楚吟痛呻比舍不忍聞俄得善藥起其死而生之其功豈細雖然藥南北異産不時得價輒躍數倍窶夫子持錢少不滿千多止百貿貿入市何從得善藥富翁貴人雖有參苓芝朮之籠倉卒需亦莫辨此藥市之不可無也而近時市藥者志在謀大利不肯濟人利物聚賤易貴雜僞壞眞內欺心外欺人得藥不能愈疾又甚之或不救是藥誤之也雖得大利奚其利過近時市藥者

門昔騶與令輒仆安知非以藥誤人之報陳君國卿實鑒此創藥市一洗眾弊以濟利名其堂亟推已及人不創人肥己用前輩濟人利物之心也繼自今危者安蠱者平呻吟者怡笑民不夭枉俗皆仁壽陳君及物之功溥矣喝六作五之應豈獨叔微專之雖不言所利利孰大於此者

永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序

混一華夷疆域圖序

地之有圖尚矣周司徒辨封域知廣輪姑勿論鄭高密二侯開東西兩漢亦以秦府所收圖城樓所披之圖爲圖非直爲觀美也伏波聚米而畫山川文饒建樓而籌險要意亦類是僕嘗愛坡翁作指掌圖自分埜畫州至我朝元豐九域靡不載古今疆域之廣狹南北形勢之分合皆具一覽四海一日萬古蓋天下奇書也雖然此圖建炎以前可也中更丙午丁未之厄龍渡江而南之我藝祖皇帝與趙韓王雪爐之所經營如高祖鄧侯之規者已非復前日之舊而我高宗皇帝與魏沂諸公恢意恢復如光武高密之爲者有指疆土亦政有望於後之人也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豈容諉曰度外事僕嘗過程君懈於西山酒問出書一編視其目則曰混一華夷疆域圖問其自則曰得之蜀愛而刊之其法如坡翁指掌圖彙列區析江而淮襄而蜀河之南北山之東西若關四州若陝五路以至索虜之穴獫夷之巢隱抉顯披無所匿伏歷而閱之某險可據某隙可茸戎情不可以遁也某郡我境某縣我疆故物不可以委也僕爲是可以續坡翁圖爲二書任人家國者當人置一編几案程君與僕同中癸丑南宮試今茲行且入對上方考圖數貢繼天復宇君宜進之一覽慨發睿衷近之則聚伏波之米吾蜀可收奚扼亢之憂籌文饒之樓吾廣可定奚幹復之病大之則鄭侯以一圖而開赤帝子之火德高密以一圖而啟白水眞人之中天皆分內事也是圖豈直爲觀美哉曷之首綱曰禹迹六合掌運必能

運天下於掌復禹之迹而後可漢唐四子吾猶小之

寶祐四年歲在丙辰二月初吉同年生姚某序

本朝長編節要綱目序

寶祐丙辰十有二月某祇召入册府至上饒因聞時事感疾援老泉先生例上封事且辭西歸舟經豫章度除夕丁巳正月五日尾府大夫士班祝天子萬壽而行將行有肩山楊君道傳來抵江干以詩餞讀之詩皆有驚人句固已起某之畏矣楊君袖出書二帙題曰本朝通鑑長編節要綱目曰此吾先子柳溪先生之所用力也舊嘗刻梓行于世矣鶴山

魏先生爲之序引中更兵火舊梓毀於燼無遺僅遺此二帙所幸先子手澤尙存道傳欲繼其志復刊之鶴山序已逸集亦不載顧無以冠其篇首願得一言何如某觀之蓋奇書也不可以泯不傳獨鶴山先生既序於其前某於先生無能爲役何敢僭序於後再拜謝不敢楊君請之力則告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韓退之讀書法也今觀先公之書也辭李氏之舊然而辭翦其浮事舉其要頻總其萃年繫其時挈提以綱而紀載以目經綜而緯列璧合而珠連使讀之者可以便覽觀可以備遺忘可以

識倫類可以記歲月可以旁通而曲暢可以本具而末舉其有益于學者大矣司馬通鑑一書有節本有舉要歷有袁氏本未有朱夫子綱目今此書之節要辭剪其浮即司馬通鑑之自節本也此書之標題事舉其要即司馬通鑑之舉要歷也頻總其萃年繫其時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綱紀載以目即朱夫子之綱目也一書而諸體備焉用心亦勤矣此東萊先生所謂躬爲其難而遺學者以易也用心亦仁矣父有此書子不忍沒其傳欲復刊摹以行乎世用心亦孝矣楊君其力爲之他日成願以一本寄我

滄洲漁唱集序

天下之至樂者莫漁翁若也卷綸而收溪肥倒囊而沽晚醉扁舟一葉傲兀於煙波之上望而見者知其樂也而漁者不自知焉風高浪愁霜沂水寒戚戚焉憂魚之不可得亦安知所謂樂能樂其樂其有道而漁者乎寄興於漁志不在魚寓身於舟意不在釣水光山色吾姬姜也鷗鄉鷺國吾菟裘也風蓑雨笠雪蓬烟棹帶芩簪而舞獨速無往而不妙天下之趣故漁唱爲自然之至文寡和之妙音焉滄洲鄧繼宗其有道而漁者歟味其詩飄飄然如航渺洋如釣寂寞

嘗以卷謁大山蕭先生先生謂宜以滄洲漁唱目之先生漁戶長也其可之矣詎可不用先生之意字其詩乎予亦樂漁者他日乘子之舟顧聞子之唱乃續而爲滄洲漁唱之歌曰滄洲之水清兮可以浮我舫滄洲之雪翻兮可以垂我釣魚不必得兮筌已忘知漁父之樂兮濠梁之莊歌已遂書以爲滄洲漁唱序

適齋續藁序

適齋胡君景顏前五年嘗以其詩稿寄予俾序之矣辱湖張君應南來又以續稿寄俾再序近詩也其多又如此適齋於是年七十矣計日而定課隨物而有

吟積歲而成編思之敏得之易故續之富也他人年至此志與氣凋才與年盡豈復有能吟其情詠其性者適齋夷時不以富貴聲利役其心視世所慕尚眞與浮埃飛溘等假於執籌固不屑假於蠟屐亦不爲一意篇章殆以詩得全其天者火愈宿明愈新齒愈老詩愈壯筆雲飛而思泉湧無怪也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抑威儀之詩血氣雖衰志氣方盛夫是以能若此使適齋年過武公躋於百年期頤之域稿五年一續每續求予序序至五亦未已也夫不以富貴聲利之慕尚以役其心而以詩全其天近於仁者之靜

矣靜則壽矣壽以昌其詩於未艾序以壽其詩于無窮余又奚遜雖然子謂刪後無詩古詩蓋未有能續者也詩至於續風雅其愈妙乎余願適齋更續之

草堂詩稿序

謝康樂搜詩中忽夢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喜以爲神助必有驚人語也池塘生春草此五字何奇而謂之神哉嗚呼是乃所以爲詩也不鉤章不棘句不嘔已心不鰓人喉其斯之謂詩矣黃君任伯以草塘名其集必有得乎此以予言爲如何景定元年春姚某書

朱子雲詩集序

豐城朱子雲勁氣如虹蓋干將莫邪二劍合而爲一少年游江湖從戎淮蜀眞有踢翻鸚鵡搥碎黃鶴氣象發而爲詩自立一家句要皆湖海豪氣鑄成間有不合詩家尺度量客眸徑不足爲子雲疵也夫子雲豈肯作閨婦之檢押凍儒之口吻哉瀾龍之吟飛霆走電不能爲窮蛩之泣鐵笛之噴吼風湧濤不爲卷葉吹笳之酸也顧欲以推敲辛苦鍛鍊一句一字者責之誤矣讀子雲之詩者當于子雲之氣觀之以子雲若而人眞當使之腰霹靂弓背夜光劍涉釣者洛

居延揚武乎欒得取上將軍封侯印佩之而乃卷藏來歸抱屈山林鬚鬢欲一莖雪則子雲之發而爲詩者所以吐此不平之氣也是氣也豈容遏之使終不得騁哉天驕子跳踉俗輩謂吟詩不能服虜不知吟詩固不可以卻虜也子雲當釋去手中漁竿再插矢棄于房出清塞上塵擊牛釃酒犒士之餘橫槊賦詩賦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藩無事樂耕耘之句歸報天子又分競病韻詩之是則子雲有用之作也非不平之鳴也眞湖海之豪氣也子雲亦有意乎投班超之筆請自今日始

送黃强立序

文之不古久矣士之號能古文者艱其辭怪其字蹇其句讀耳以是爲古如之何其古也文之所以妙者意也意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有盡而意無窮也夫意無窮而後文有味意非文之所以妙乎雖然意必至于理理至焉意次焉唐韓退之理勝于辭李元賓辭勝於理或謂使天假元賓年必與退之埒是不然元賓年愈高辭當愈勝決不勝退之之理也抑退之之理亦未爲至也以博愛言仁以三品言性以外形骸以理自勝爲識道理理云乎哉本朝自濂溪周先

生以來至紫陽朱先生理學大明學者蓋易爲力于易爲力之中而不知用其力則可惜矣某于天下好古之士論文之所以爲文鮮有合獨清江黃君强立能古文有聲聞余說是之未知余說之果是歟非也强力其教之相與共學其是

詞賦義約序 壬子代劉簿作

國初殿廷惟用賦取狀元有至宰相者賦功用如此也吾瑞先達竹溪雷公亦以賦魁南宮位樞府由是以聲律鳴者愈眾搖鋒詞場賦爲盛貴於鄉第于太常相繼也預計偕者須續食己酉輒倡義爲約以奉之是年賦四人皆在約明年予僥倖偕約中人擢第掌籍而試別頭者亦第賦四而第者三焉亦可爲盛矣舊約曰得雋者陸續之茲弗敢渝謹捐金佐約相與充此義而大之石橋橫波識合連河掄魁之應必在是科當有以賦取狀元至宰相者豈止魁南宮位樞府哉榜中得人一時最盛敢以囑之同志願皆曰如約

乙卯詞賦義約序

魁躔麗天次舍不即遷秀靈發地氣脈必久萃此數也亦理也福之蕭鄭蘇之黃衛近時盱之陳張嚴之

黃方所以相踵而魁天下歟吾鄉每詔歲詞賦人必自爲義約作勝氣壬子友人郴主簿劉君董約某代爲之序首謂國初惟以賦取狀元第以張賦之軍非敢自許也癸丑誤忝親擢幸不辱斯序有如神發此語然則相踵而魁天下斯語當復驗矣某不敢數特爲鄉曲作先驅耳呂聖功既以訓練將賦魁天下胡周父謂之曰待我明年作第二人邦輸君一籌明年亦以不陣而成功賦魁天下吾鄉英傑如林豈無自許如周父者乎雖然爲周父之科名可也里後學姚某書

新昌義約序

新昌瑞望邑也郡未以瑞芝易號時新昌邑有芝瑞於亭文子記故邑爲三之最非近也古矣梅子眞漢人所居今尉山是陶淵明晉人所居今故里是皆人物之最也而尤最於我朝士出就選必爲天下最竹溪雷文簡公以南省魁天下某不肖癸丑亦濫恩焉士今愈最矣歲戊午祖率以爲約取五百名中第一之義人五百金取玉殿傳金榜君恩賜狀頭詩爲十籍分斂而專聚盤計而預儲如京師者可無桂玉慮是約義矣願申有約焉吾里英才如林冠首書巍書

首臚句必跬相接竹溪之地步尤可拾級上某不足道也願相與如古人其能義不阿權門上書詆王氏義必扶正統願立孔子後如吾里子眞者乎其能義不事小人卽賦歸去來義不負晉朝惟書甲子號如吾里淵明者乎是所謂義也如是而後足爲天下最願皆曰不背約

高安義約序

試有約作勝氣也請以戰喻庶有粮則將勇軍有賞則士往矧提文陣之五兵鏖詞場之大敵者乎此義約之所以立也高安舊有南宮義約今年鄧君仲翊主之且於約外捐金捷者人致其助意嘉矣是周瑜之兵魯肅又濟之也士氣其百倍乎拔幟而先登吾知必皆吾高安之士矣

瑞州經賦義約序

詞賦明經今世皆進士士詣春官合爲約義也分而二之有計多算牟利心非義矣今復合名約曰又新龍門客又新之義也亦分者又合之義也雷之賦閔之經必又偕見於今矣某餘勇不足賈也景定辛酉詔歲里生前勅賜進士第姚某書

古洪三洲義約序

三洲連出狀元豫章古讖也歲大比豫章之屬邑曰南昌曰新建曰豐城三邑合約萃費以給束上名三洲義約意亦弘矣豫章之士每詔歲必於江之三洲覩連否此非是三邑皆濱江江皆有洲三邑合此之謂三洲連矣義氣所發文光燭天狀元之應不在茲乎抑三邑英俊之林也合而爲義上可尊主下可庇民無適而不可狀元及第未足道也願相與充此義而廣之

助約序

神龍之襄首會奮翼乎九霄必得水而後可噓而成

雲嘆而成雨龍固自能也雖然能輦萬斛之清波而助之豈不尤速神龍之變化哉於是乎有助約

陳氏同宗義約序

舉子袁入京之助而爲約義也同宗相率而爲約尤義也雖然姓之奇族之希助之微亦不可約姓著族鉅約斯盛矣吾瑞多名門然著姓巨族陳氏爲盛其始由九江之義門派而衍之派盛故儒盛儒盛故冠官應舉者盛每貢士科不乏陳姓俗有開榜必見陳之諺父子世其科兄弟家其貢匙相接也予嘗取唐宋登科記觀之陳每盛於他姓端拱之堯叟咸平之

堯咨紹興之同文繼自今復見之瑞矣雖然陳之所以盛有由也陳後舜也盛德必百世祀族之盛德之盛也斯約義矣願相與廣之在漢如仲舉如太丘如二方在本朝如後山如了翁如復齋相約而爲是盛益盛矣姚亦舜後也敢援何毛朝同盟爲族姓之義以附盟于宗可乎薄言助之而旁爲之鼓以厲

鄒氏同宗義約序

瑞陽年來爲義者盛歲大比自三邑共爲約各邑自爲約外又有所謂同氣義約者昉于陳繼于蔡今復有鄒非相爲習也爲義者不厭夫多也鄒爲瑞儒應舉者衆有以春秋連爲貢首者有以詩學取薦名者又有以詞賦擢第者氣類之盛皆彬彬乎王門哀裾之英卓卓乎　道鄉之彥也其爲約也則宜余又聞之六十年甲子一周周則氣數未必如舊其慶元丙辰魁天下者昭武大參鄒公也今茲又丙辰矣甲子周而氣數復矣其必有鄒之姓魁天下者乎鄒陽之言曰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辰龍也大參之襄龍首蓋以龍之歲與是約者再襄是龍敢以鄒陽之說告鄒氏之同約

惠應廟塑魁星像序

大乾主功名之神也行廟在新昌士奉之應如響欲相率像魁星以祀維吾新昌魁脈相續竹溪雷公以南省魁天下某不肖以誤膺親擢焉譬之武事某特先驅破陣者爾建大將鼓旗者方來未已也像魁星而祠之實甚宜抑梅亭李公贊魁星有曰魁一仲舒爲漢典刑魁一僧孺稔唐禍形然則吾新昌繼自今魁天下者爲仲舒而不爲僧孺可也神必福之

圓沙桂籍序

淮尾沙圓宰相狀元建古讖也癸丑七月藍君義行訪予於期集所曰建之沙圓矣讖必應義行有季父

每賓興歲必爲建之士輯卷以試子爲我序之庶欲
福焉余曰前輩有言科第必狀元仕宦必宰相學術
必聖人言皆當以第一自處也建自紫陽先生暨二
西山皆以聖人之學術爲天下第一建之士育漬馥
熏久矣以第一之學術出而擢第一之科躋第一之
仕餘事也圓沙云乎哉後之人當驗諸此籍

贈富寧槐簡序

京師之造槐笏者多矣獨朝天門富寧者爲第一材
奇而用周工備而價稱也故欲者趍焉首之圭銳象
生物之仁足之砥平象方外之義色貴乎潤象潔文

貴乎直象剛秉是者其思有以稱是歟爲魏鄭公諫
笏爲段太尉擊賊笏斯稱如手板柱頰但看西山焉
攸用倒持流汗見逆渠而戰慄尤不足取也

賣墨道人序

神仙呂翁以賣墨遊人間一日入小校人問墨價幾
何翁曰十千衆笑弗顧翁磨少墨於硯而去有頃隙
日射之洞硯表裏皆金色墨神仙戲術也一齊道人
遊江湖遇翁輩得墨訣挾之以資遊戲古今謂良墨
如良金好事者常爭寶之毋笑其索價之高使徒留
金色於硯而去是墨有逢矣

贈悟上人序

佛者悟上求序於余請言某名之義儒與佛異學也
安能序子之意雖然請誦予所聞下學而上達儒之
事也有上達而無下學而佛之事也儒者下學而上
達故洒掃應對可至於精義入神格物致知可推而
治國平天下佛者有上達而無下學故執空寂以枯
其心縛虛無以滅其性名爲眞如實際而實無眞實
者存名爲應用周徧而實則不適於用此無他儒者
則有形而上者之道而復有形而下者之器也佛者
則舍形而下者之器而徒欲求形而上者之道也舍

器而言道是道爲無用之物矣學道焉用是故由儒
之言則可以貫體用融顯微即無極太極之妙以立
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萬物育佛也老也亦囿於吾
道之中而獲安由佛老之言則必至於斁天經絕人
紀天經斁人紀絕則天下必亂夷狄必猾夏禽獸必
食人佛也老也亦不能自安矣然則由吾之學乎由
子之學乎於此可以悟矣吾之學通天下可行歷萬
世無弊子之學則山林獨行者可爲耳不可使天下
皆行也使天下皆行必無君臣必無父子必無夫婦
必無長幼朋友無朋友則人之義散無長幼則人之

序乖無父子則人之親離無君臣則人之分瀆無夫
婦則人之類滅雖欲寂滅爲樂樂乎故曰不可使天
下皆行也天下不可皆行萬世顧可通行哉爲儒者
當悟此決不可捨儒之學而言佛爲佛者當悟此決
不可不逃佛之學而歸儒苟不能逃佛之學而歸儒
亦當安於山林苦節獨行以陰受儒者之賜

高同父卷子紙序

國重士士重文文重君士入棘闈試有司輒焚香拜
賢能書登王亦拜受之不重士乎選士必選文文之
佳如青銅錢萬選亦萬中不重文乎玉之籍也以藻

則玉重錦之包也以茅則錦辱上重我乃如此我乃
不自重曰吾姑以藻吾文耳豈在卷何自輕其文如
是哉故重其文者尤當重卷此高氏同父所以得自
重而又欲與朋友皆知所重也歲次戊午求士詔復
自天至士皆治卷求試同父欲率朋友畧出費十一
二而以已資先市佳楮然後責償欲使士皆玉錦其
文貴以藻而不賤以茅爲有司所愛重取舉第如拾
芥成已成物之意厚朋友知自重其皆翕然和之乎
己未三千禮樂字入對卷微宸覽相君以金篦指讀
上前皆此其基也同父高氏過其名也蓋佳兆云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論

論語先進於禮樂

或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聖人何以從先進曰以其質也或曰以質則無事乎文矣乃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又文之從矣奚所從之異乎曰不異禮樂之情則從乎質禮樂之文則從乎文情而文則靡矣文而質則俚矣文情本於質而有文以

文之然後禮明而樂備記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是皆非禮樂之情也然舍是則不足以為禮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則禮樂之情也情者文之根本文者情之發揮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然則從乎質者作禮樂之意也從乎文者述禮樂之事也而奚以異雖然則吾從先進聖人蓋亦有激而言也其以世變之日趨於文乎故欲反其本

孟子學問求放心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孟之言一也皆欲復其本然之心而有之矣夫子之所謂舍卽孟子之所謂放夫子之所謂操卽孟子之所謂求也無以操之則舍者終於舍矣無以求之則放者終於放矣人莫不有是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為心者物之誘而念之流也豈惟下愚為然自聖人之外雖賢者不能免特愚者則舍而不能操賢者則暫舍而卽操耳愚者則放而不知求賢

者則暫放而卽求耳然心吾心也非外物也其舍者非果於亡一操之則亡者存其放者非終於失一求之則失者復此夫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蓋此心雖舍之放之亦不卽散逸而不復也有時而出有時而入牛山之木濯濯者未常不萌蘖之生但患不知其出入之時入之時寡出之時多且莫知其歸宿之鄉耳夫子此八字最善名狀夫人之心今夫不知操存求放之學者有不蹈此失者乎要不可無體認省察之功也一覺其舍則卽操之一覺其放則卽求之力到功深念念純熟無所謂舍無所謂放矣如之

何舍者不知操放者不知求哉孟子所以設爲鷄犬之喻以小明大以見此心之不可不求也鷄犬特外物之微者放則知求此心乃吾身之主所以享受天命之理乃聽其放而不知求是視此心不鷄犬若也豈不大可憫哉桐梓知養而此心不知養鷄犬知求而此心不知求此孟子卽物喻心所以警夫人者極爲至切學者一味斯言可不一大警懼哉然則何從而求其放心曰孟子蓋常以夜氣旦氣之說明指以示夫人矣人於旦晝之時所以汨亂此心者不知其幾千萬緒惟於夜氣靜定之時旦氣清明之始則可

以見此心之本體斯時也苟能求之則放者不至於梏亡矣是不可無體察之功也而所以操之則又在於求之之後書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閑之者其操之乎操之有道曰敬孰爲敬曰主一無適何自而能主一無適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請從事於此四勿

趙簡子置後

趙簡子欲置後而無所適書訓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焉伯魯遺之無恤識之乃立無恤卒祀趙君子曰是不可爲萬世法昔商帝乙欲舍受而立啟太史據法爭之曰不可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遂立受商墟焉人皆悔帝乙之不立啟也然君子則善太史之法何也亡國之禍小奪嫡之禍大也亡國之禍止其國耳嫡庶之分不明焉則後世効之其禍及萬世故寧亡其國而嫡庶不可亂嫡庶不亂不幸而亡國如受者祥矣嫡庶亂幸而不亡國如褒子者尤鮮也是以春秋大居正謂簡子爲善於擇子則可矣以爲可萬世法則未也

晏子家施不及國

昔齊陳氏以施得民將有其國晏子謂齊景公曰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公莫能用陳遂有齊後世人皆晏子惜也愚獨謂不然夫天下之患當救之於未萌不當救之於其萌患未萌也救之易其萌也雖欲救之難矣方魯昭公之三年齊景公卽位之九年也晏子與叔向語也患陳氏之施矣而昭公之十年陳鮑逐欒高而分其室晏子既不能相齊君以遏其漸方且勸之以遂邑戒之以藴利而復語之曰可以滋長陳子於是致邑於公分無祿者以邑周貧弱孤寡者以粟且舉陳錫哉周之詩以明能施之義陳氏之施蓋大於此晏子教之也教之以可以滋長

之術是教之以取齊國之術也教陳氏以取國之術而復教齊侯以制之無異誨之竊而導之捕也晏子得爲齊忠臣乎夫以小惠求民心亂臣賊子之巧於取國者類能也宋飽竭粟以貸饑齊商人驟施以聚士魯意如食隱民以爲之徒其智蓋相祖也陳氏而不爲鮑不爲商人不爲意如則已苟有志焉固不待教而能也而況有教之者哉是宜其聞可以滋長之言而即誦陳錫哉周之詩也可以滋長此何言乎教之於其先安能已之於其後乎晏子教齊侯以禮之時去教陳子以施之時纔十五六年耳而陳氏之勢

如此非晏子教之誰至是哉假而齊侯之亟從晏子之言亟止陳氏之施齊失民矣又安能禦民歸陳氏哉是驅之也教齊侯以已之之術不如勿教陳氏以滋長之術長且滋之又焉得而已之斯言也特借以蓋其非耳譬之水焉濫觴之流既開迄至排山倒海之勢則雖有隄防亦無所用然則終不可救乎曰可魯定公之時三家張矣一旦孔子行相之事墮郈墮費如振槁木至女樂餽孔子行而成卒不果墮尊君卑臣强公室弱私家聖人蓋自有道也使孔子在齊則陳氏不難制矣比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譖之孔子去齊齊安能制陳氏哉

史說世本

或問堯以二女妻舜信乎曰信書載之史述之奚而不信史可不信書可不信乎曰然則史謂堯黃帝四代孫舜黃帝八代孫是同出黃帝之胄也且堯女乃舜之從曾祖姑也八代孫可娶四代孫女乎曰否吾固曰史可以不信書不可不信也八代四代孫之說載之書乎載之史乎書固不載之也史則繆矣繆烏可信哉且史之說本於誰乎蓋本之於帝王世本等書也世本等書非出於六經非出於夫子曲儒末學

說譌相承之言耳奚其信苟以爲信則史文嘗曰契十四世而有湯稷十六世而有文王且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蓋兄弟也十六世距十四世纔兩世耳而周之二世乃經商之六百年契之十四世何促稷之十六世何長耶吾是以知其系之不然也使堯舜均爲黃帝之孫則固天子之胄八代去四代亦未大遠堯何以得自唐侯而爲天子舜何以居側陋而鰥在下耶皆天子之子孫相去未遠一何貴而一何賤耶舜果堯之族則堯欲遜以位直以授之家人耳又何必咨四岳而揚側陋耶吾是以知其必不然也且後世

謂天下之人皆出於黃帝者其說尤繆開天闢地以來帝王不可考據夫子所稱而可信者黃帝之前固自有伏羲神農也伏羲神農之時人之類多矣今而曰天下之人皆出於黃帝則伏羲神農固無後也耶伏羲神農時之人　固無後也耶

叔孫昭子論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牛殺叔孫氏之嫡而立昭子出於非所覬望之中一旦而得百乘之家立三卿之位牛蓋有大造於昭子也昭子立而牛戮焉且曰牛亂叔孫氏殺嫡立庶以亂大從不諱乎

已之爲庶而明孟仲之爲嫡不知有立已之小惠而惟知有叔孫氏之大從若將終身不可忘之私恩而乃決然弃之不啻土梗昭子豈少恩之忍人哉以公滅私見善明而用心剛耳若昭子者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夫百乘之富不可以驟至也三卿之貴不可以驟升也牛不立昭子昭子亦未必有是也今昭子不此之顧使有一毫求富貴之心能若是乎此所以爲不可能也於是可以爲萬世法矣周平王爲太子幽王立伯服而黜之申侯其母舅也拔犬戎伐周宰弑幽立平而去平王踐天子位苟能告之方伯告之諸侯正申侯之無君誅犬戎之亂華則公義明私恩廢周之威復振周之道且復興矣平王不知此義方且德其母家遠屯戍之天理泯而人欲行周之所以衰也使昭子而不戮牛牛且挾其立已之恩專制叔孫氏之家以及于魯牛且一陽虎矣惟昭子奮發大勇迅速不留故叔孫氏得以爲安而魯猶得以爲秉禮之國亂臣賊子知亂大從者雖至於立已猶以義不與也於世教豈小補哉是獨不爲得萬世法哉漢之君而知此義則擅權之五侯誅而漢不陵矣唐之君而知此義則定策之國老誅而唐不晚矣如之何

其知私恩而不知公義哉知之者僅有漢宣帝焉霍光有立已之恩而不免於赤其族庶乎知此義者雖然亦未爲知此義也使霍顯不毒許后山禹不謀廢立族豈赤乎麒麟圖像爵姓不名私恩猶在念也是宣帝亦未能如叔孫昭子也抑宣帝猶武之嫡孫霍光猶曰廢昏立明也後之殺嫡立庶而借廢昏立明以文其姦者當以叔孫昭子爲法

荀息論

荀息以傅奚齊死公羊賢之君子非焉曰是非聖人春秋之意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有子曰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人莫不有死而死有二或太山焉或鴻毛焉荀息之死太山之死歟抑息之信則非近於義也可以無死者也使獻公初以荀息傅奚齊爲息者告之曰廢嫡立庶亂之招也申生廢焉而立奚齊非愛之也其將召亂乎臣不敢聞命君命祗辱苟如是獻公幸而聽則晉可以無亂不聽息雖得罪亦可以無死今也不能正救其君徒此順以成其惡雖死吾不謂之能死矣夫受遺託孤重事也忘生殉義忠節也而死於奚齊遂爲不得其死士豈可以輕死哉息之言曰臣敢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息將何以爲忠貞乎不陷君於不義忠也以已之正而納君於正貞也今也獻公溺於私愛以亂其國而不諫可謂忠乎成其邪志可謂貞乎里克以息之死爲無益非惟無益於奚齊蓋亦無益於息也傅奚齊之謂非矣奚齊殺而復立卓子是遂君之非也其可乎聖人作春秋於奚齊書曰君之子謂其特君之子而非晉之君也奚齊之不可君則聖人之不賢荀息可知矣或曰春秋不君奚齊何以君卓曰貶必於其重者奚齊貶矣卓爲君息爲大夫特據實而書耳若衛剽之類耳聖人豈以不食言賢荀息哉不食言而以爲賢則不食言於盜賊者皆可以爲賢矣有子不必曰信近於義孟子亦不必曰可以無死矣若荀息者特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左氏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夫以荀息之言爲言之玷庶乎知春秋聖人之意矣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說

三友軒說

豐邑黃君有軒名三友俾余說之余曰若之何而爲三友也人有言曰松竹梅爲歲寒三友子之軒森然而干雲霄者得無有是竹耶樛然而龍蛇走者得無有是松耶臞然而玉瘦皜然而冰寒者得無有是梅耶黃君曰非也吾不敢說此蓋志於魯論益者三友

之言耳思得此友以輔吾仁也若然則余又何說哉晦庵朱夫子之說善矣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善哉斯說也夫改其過以進於善自明而誠以希乎聖人皆學者之事也此三友足以輔之其益可謂大矣雖然知益者之有三友而不知損者之亦三友辨之不明未必不初欲其益而陰墮於損也損友之三與益友之三正相反也可不察哉便辟則習於威儀而不能直矣善柔則工於媚說而不能諒矣便佞則習於口語而不能有聞見之實矣損之三與益之三不相反乎今人之取友夫孰不思其益哉然而畏聞乎正論樂近乎懦夫多識前言往行非已所能及之人則憚焉而不敢近有能奉已以順適和附而諂笑者則喜其無拂逆樂與之內交不知面諛者必背毀之人媚己者必賣己之輩其平居詡詡笑語以相取下者又皆臨小利害反眼落陷穽不救又下石者也是豈特有損於其德其身與家且爲之損矣孰若夫直諒多聞之友有益無損哉有薰陶漸漬之益焉有嚴憚畏謹之益焉又有興起慕效之益焉是友者三而益者亦三也語又曰毋友不如己者然則勝己者其益者之友不如己者其損者

之友歟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能直諒多聞之友益矣亦有似是而非者好訐以爲直乞醯以爲直諂笑摭羊以爲直果直乎不貞之諒匹夫匹婦之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果諒乎學博而不反約强記而徒喪志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不知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果多聞乎是故直而好學則不絞信而近義則可行多聞而知道則不泛是又不可不知決擇也格之物竹挺而不屈近直松歲寒而不改近諒梅質而華近多聞子其植之軒見物之三友則思己之三友庶乎益者之居而損者之疎矣是說

也卽朱夫子說魯論之說故以爲三友軒說

雪心說

亢陰凝不昧其潔太陽耀不固其節潔豈我名節豈我貞此謝惠連賦雪句也世之人每賞此句予曰是不知雪夫至潔而有節者莫雪若也乃曰潔豈我名節豈我貞辱吾雪矣此言也其清談之流弊歟雪之被物也四海一色掩垢故而皆新之潔矣歲不常有有則爲瑞旣瑞曾不淹之爲久卽收而去之不常爲世俗所玩獨於峨嵋太華深山窮谷則特凝沍盛暑不爍此君子難進易退之風固窮嘉遯之操也而曰

不固其節可乎藍君以雪心自號其詩亦曰雪心吟藁夫以雪爲心必知雪之爲雪者矣吐而爲詩餘事耳若曰雪者倏有而倏滅心可乍存而乍亡則謝惠連之不固其節說也藍君必不是之取曰潔曰節君其似吾雪

八窗說

八窗玲瓏明喻也室有八窗而不爲物所掩斯明矣人有五官而不爲欲所蔽斯明矣是明也人皆有之患不能明之耳豐蔀見斗一隙之明也納約自牖一方之明也夫惟表裏俱徹而後可謂八窗玲瓏斯境也周子之光風霽月也程門之坐春立雪也邵子之空中樓閣而呂子之所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也雖然未可以驟至此也虛室生白莊語也空明寂照禪語也不知其所以明而惟憑虛駕空以求之鮮不爲老爲佛矣然則所以明其明者何如曰格物以致其知

眞上人冰壑說

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寘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予美句也壑清矣而冰焉不其愈清乎復以風露玉壺寘之不其愈清乎嘗試與子觀之陰風怒吼萬葉盡

枯寒霜曉凝臘雪夜積禽蹤絕獸影滅是壑無有惟冰皎然其清觀何如耶僧至貞以冰壑自號清已抑冰有道當不清而止請爲予言之今夫水結則冰冰渙則復水方冰之結固翕然廉而確然堅也渙則皆化矣人之生也其有形也聚也冰也其死也歸吾眞而復吾初也散也水也水凝則冰自無而有所謂精氣爲物冰釋而水自有而無所謂遊魂爲變謂水冰之所自出則可謂前所渙之冰復爲後所凝之冰則不可謂天地之氣以復形而人則可謂今世之人卽前世之人則不可苟悟於是輪廻之說其可以息矣

而死生可以無懼矣子因冰而言及此眞其於子之壑取冰而驗之始以予言爲不妄

楊雲林方壺說

海山方壺在煙雲縹緲間可聞不可見矧可尋覓巖阿結屋戶外引泉匯以方池而亭其上瀟瀟循除不舍晝夜北風時至霧霧凄迷對面不相覩已乃軒豁悠然見山仙家之壺惟有基登瀛守絜矩方寸地不受一塵勿令費長房窺之

此齋說

文中子曰彼道之方也前輩謂其語不然夫有彼則

有此以彼爲道方則此非道之方矣此非道之方道乃在彼是道與我爲二然則道遠人乎故論道者未有言彼道必曰此道論心者未有言彼心必曰此心此之義大矣哉取諸此不求諸彼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清湘賀君一馮以此名齋求其說於予予曷其告盡亦於此心求此道乎

林伯可自齋說

三山林伯可以自名齋取獨之義也獨之義大矣哉中庸之首章曰君子必謹其獨大學之誠意章亦曰君子必謹其獨二書聖門之要書也其言皆主乎此信矣爲學之要莫大乎此也何謂獨獨者人之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也一念之作苟僞也覺而復之此顏子之所以爲學也夫如是則可以自明其德矣自明其德則可以新民矣齊家以是治國平天下以是位天地育萬物以是獨之義大矣林君之處斯齋也所以用力以自之義者必若是而後可以爲聖爲賢若曰琴書以自適詩酒以自娛則自之義小請大之林君舊遊澗堂辱知余屢請言其自之義不敢辭輒書此以爲自齋說未知林君然之否

劉埜字子相說

上饒劉君埜其師以子相字之復求其說於予問其故曰野有相之道也予曰然君之善相天下莫不於其在野占之伊之莘傅之巖革夏殷之事業具焉相野之推也野相之基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盡吾明明德之事則推以新民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相業偉矣相不野之推野不相之基乎雖然古之人野不可以無相之學而不必其有相之時不聘於湯不夢於武丁耕築亦廊廟也若曰吾志在於相而不必在於學耕窺閬也惟褒鐘鼎之謀釣寂寞也惟餌名位之計則

在野而慕朝在朝而忘野出處進退之義皆失矣是野也將爲野哉由也之野其弊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可無學乎學烏在曰敬敬則能爲循序漸進之功不敬則流爲一超頓悟之怪僕師久軒蔡先生得於師說如此敢以告若又曰吾師經畧于師久軒當無復望其同則非學者審其是之意夫某則不敢

贈仰巔峯先元二字說

仰巔峯設閾人肆於三元樓前先唱第數日予與一二友步月因過之戲書一元字俾解析巔峯曰元字

添兩筆則先字必在人先又曰兀然而居第一甲一笑各散去未幾予忝第一人賜第巔峯揖於馬前謂其言驗明日來期會所求予詩之予謂巔峯雖未常明許其爲第一人也然紛紛往來中已能知其爲第一甲亦難矣況謂之必在人先其亦第一人之類歟方未唱第時欲爲狀元者何限巔峯亦難於許若子則不必作狀元者偶然得之故巔峯亦偶然而中之歟冗不暇詩聊申元與先二字之義作數語以贈

退之有言責在人先剛不爲首其斯曰乾元善之義大可統天吾其求仁庶幾顏淵曾何足稱學首

髮其首冠其顚顚頤施光耽虎視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追風騷雅之詩不爲長語扶世之顚而持其危顚之半必爲不顚之全矣不明理之太顚又安敢望之哉後世亦將曰韓退之之稱太顚不若姚某之稱半顚景定元年春正月寄顚詩後之三日顚也故人序以贈之

送葛山人說

豐城葛君德清數年遊江湖登廬眺揚瀾涉黃岡弔赤壁訪黃鶴問鸚鵡鑰武昌之魚浮洞庭之月而後遵大江歸劍水山川名勝歷歷足下班班胸中遂

得妙山水之理如與青囊君神交心契遂縱談而及陰陽蓋得之於目悟之於心非閉門而學琴按圖而求驥也一日挾其兄德遠書之錦江造予釣魚所立漁舟傍與余語山水之奧竦然其異之暨辭去請序其說夫山水之理余固能說之也太極剖開陰降陽升其初也天地間皆水也得風而凝柔者始堅故今之山皆波濤洶湧之狀而山之巔鑿之即有水山蓋清氣中之有渣滓者故凝水則純乎清者故流也夫是以謂之融而爲川結而爲山山屬陰水屬陽也山屬陰故靜水屬陽故動爲青囊學者不曰山水而曰

風水文曰得水爲上藏風次之莫先乎水也雖然山水流峙於天地之間山爲肢體水爲血脈其行其止蓋有自然之運造物者亦何常容心於其中行某龍降某勢出某穴生某王侯將相貴賤壽夭貧富哉屑屑而爲之造物亦勞矣善地理者特原其所起識其所止而擇之則可以乘天地間流行之生氣而安厝妄焉窆之窆之曰是得某形合某法可致富貴有是理哉卜黎水不吉卜澗瀍吉書之說風水也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詩之說風水也四時所交風雨所會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周官之說風水也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卜澗于繹民苟利矣孤必與焉春秋傳之說風水也吾儒者六經中風水之說蓋如此德清儒者也而言風水盡亦知此說乎其能如衛文公之宅楚丘以說百姓乎抑能如邠之卜遷于繹以利民而不私已乎其能如吾之謀去故絳以民從教爲十世利乎抑能如公劉之于豳斯館以厚於民乎其能如周公之卜澗卜瀍以定九鼎遷殷頑民乎抑能如周公之測土景求地中百物阜安乃建王國乎古之人相地皆以爲民也故其利及數百年利於人而已亦利今之卜地者第

欲摟富貴以私於已而已夫使功不及物雖使子若孫世世享富且貴豈不媿哉況天地間未必有是理哉德清既以山水之學行乎人願以余山水之說告乎人余非臆說也謂余臆說請證諸詩書周官春秋

鳳鴉說

禽之惡者有鴉鳥形厲而首袒心甚不仁見其類之弱者輒攫而食之常苦飢其欲逐逐終日若不能飽集高木四望有便利輒搏嗜無所得雖腐鼠臭蛇甘之人聞其聲亦輒憎之機勁弩毒矢必射鴉死不矢死其子亦殺之丹穴有鳳竹食而梧棲亂隱而治見

其見也萬禽隨之翼以爲之宗人亦詫爲美瑞未嘗有以彈射畢弋向者噫鴞雖好食其類特弱小者耳如强人固亦末如之何也其於人亦奚所害而人則惡之惟恐其死之不速鳳雖不傷其類亦未有益於人也而人則愛之何也鴞暴而鳳仁鴞貪而鳳無欲也暴而貪者得惡仁而無欲者得愛人愛者壽人惡者不得其死理也天地間陽清之氣爲善類陰濁之氣爲惡類不能不生鴞終亦必殺鴞以此見陰不勝陽矣道福善而禍惡然則世之人曷不爲鳳而必爲鴞乎

跋

劉翠微罪言跋

天理在人心未常亡也奸檜背華即夷挾虜制之君附者擢拂者斥朝士宜無一人敢言矣忠簡胡公乃有疏公謫新州王盧溪以詩餞亦夜即謫天下宜無一人敢言矣翠微劉君乃有罪言信矣人心未常無天理也劉君惜不在班朝在亦忠簡矣班朝忠簡嶺

海亦必忠簡也然士之忠義豈計班朝與嶺海哉忠簡書名萬世翠微罪言世乃有不知者然士之忠義豈計知與不知哉忠簡當時言雖不行扶持天地至今賴有此書在罪言中謂國家當養直士氣爲社稷福其是之謂歟劉氏子孫其世寶此書養此氣窮則爲翠微達則爲忠簡窮達一天理無忝乃祖矣竇祐丁巳姚某爲翠微之孫有德書

忠穆公行實跋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忠穆公當傅正彥狂悖時昌言正色排之無少懾至作杜鵑詩召勤王師感動忠義公卿滿朝以死尊君者獨公一人耳天綱人紀幾紊公乃能如此彼當平世有噤不敢發一語者獨不媿於公耶伏讀行編降心三歎

張少師卻字才彥墓銘跋

少師奉使時其忠義之氣足以折虜而詩書之化又有以柔之南北息兵有白衣矣公在虜久知虜有歸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檜遣使迎請由是忤檜嗚呼使公言得行境土未復淵聖及諸王宗室獲歸國恥猶其半雪也每念公言恨不食檜之肉

書考亭三帖後

友同年伯嶷示某以考亭夫子與蘧蕩先生三帖某拜手欽翫仰見夫子格言大訓無所往而不寓一曰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夫子此言豈惟蘧蕩先生可行之正爲某輩後學地也二曰某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强健之理所幸初心不致忘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爲學污染令人恐懼然不得避也三曰某衰於疾病更無無疾病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僞學亦覺隨分得力但少文字不能得了

恐爲千載之恨耳夫子年愈高而德愈茂血氣衰而志氣盛黨禁方嚴經歷患難曾不少變方且欲了文字以詔千載其與宣聖七十二而成春秋者何異持敬功効乃能如此僞邪眞邪無黨禁不足以見先生之學然則僞學之禁天益以表夫子之眞歟某三復三帖而三歎

書元齋跋後

漫塘立齋二先生某生晚不及識陳君子實以元齋說與跋示某得觀遺翰九拜敬嘆前哲已往一字一墨皆可歷代寶也雖然盍求其義夫元萬善之所從

始也故曰善之長元包四德如仁之包四端元卽仁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元之仁天地間何莫非吾生意又矣此復一家之元氣如先世之取科第而已哉願因先生以元名齋之義而求仁焉庶無負二先生之說之跋之意

書邵堯夫眞蹟後

邵子之學某未能窺其妙也邵子之妙烏在在於觀觀物篇所謂皆自我而觀之是也觀之妙妙矣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曰觀其所感又曰觀其所常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觀其會通非謂觀之妙乎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伏羲作易之初蓋然矣觀之妙乎妙矣自我而觀妙於觀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之意皆妙於觀者邵子之妙最於觀處得之邵子臨沒且曰吾欲觀化一巡觀至於死生之際則妙於觀者蓋不囿於死生而超出乎死生之外矣妙矣哉夫觀卽格物也物格則知至矣此邵子所以妙而神也雖然必有以用其力焉某聞邵子嘗大書檢束二字於坐右夫此心必有檢束不至放縱而後可以觀天地萬物古今皇帝王伯之變檢束者用力之

切也眉山宋君可傳出邵子觀物篇眞蹟示某某焚香寶誦觀之其字畫莊正無一筆放縱其於檢束中得之明矣後學何敢不力宋君旣珍此帖如金玉必有得於邵子之學之妙不知某可與共學否

書李文溪吳城山龍王廟詩後

此寶祐甲寅文溪解章貢節舟過吳城山而作是詩也文溪於是橫野水之舟又三年矣余讀是詩有感焉乃集騷辭四句書其後見意靈胡爲兮水中載雲旗兮鴛飛龍望美人兮未來極勞心兮忡忡

書牟存齋草東宮二制後

此存齋牟先生在玉堂時草令東宮封忠王制及冠禮制也先生常爲安君象祖書之東宮今建矣若先生者宜在師傅衛翼之列乃以脫靴亭之記不得授承華門之迎先生何病雖然綺園終必爲仁孝愛士者矣景定元年七月日門生姚某百拜謹書先生所書二制後歸諸安君象祖氏

書洪玉父奏藁後

江西龜駒玉鴻之四洪猶江東封胡羯末之四謝也生恨晚不及識前輩寶祐癸丑幸得與徽齋公四世子孫述爲同年生暇日出公在思陵時奏藁某拜手讀曰噫此前輩文章也意忠實而語精簡今之葩華其文以舉子策體爲奏對者視此媿矣里後學姚某謹書

跋雪浪閣詩

右雪浪閣詩一集道士劉應時所哀也卷首誠齋東山二先生詩在焉晉唱參和與此閣俱千古矣跳作凝花雪山立濺得琳房滿山濕與潭底魚龍天上立樹梢鸛鵲身都濕之句讀之使人毛髮盡立未登此閣奇觀皆在目中矣況觀浪於江觀詩於閣乎

跋師濂堂記

周君宣仲以師濂名其堂濂溪萬世師也天下師也而況派其宗者哉夫子爲我朝正學之祖師夫子取水初源也侯師聖見程先生語未徹往見夫子語三日自謂如見天之廣大再見程子子程子曰是必從濂溪來師濂之功如此夫雖然侯生之言止可隔壁聽程先生終未深與之何也受學之初每使求仲尼顏子樂處既得矣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嗚呼是眞師濂者乎故師濂者當如程子寶祐五夏閏之晦姚某書

跋麗曉樓記

章貢劉氏作樓名曰麗曉取坡僊日麗皓啊曉句也盧陵王南山記之筆力高邁記末謂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深造理窟丁巳秋客有過余山中爲劉氏求跋余也雖未登斯樓讀斯記而山川草木丹青之葉鱗甲之洲如在人境圖畫中見矣抑余有感焉坡僊是詩之作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作也公是時往赴惠州白鶴山矣余因此重有感焉後坡僊作詩百六十有四年瑞鳳山人姚某跋

跋林平父文集

右林平市所作賦二古詩十三律二十一絕句六記

雜文四上皇帝書及贊見書各二予讀其詩賦追騷駕選行閣等作酷似韓退之東野聯句贊見二書如鄒陽枚乘至讀其留趙庸齋書論火災書文慨然其忠愛也今世詩人文士不多得能文者少能詩能詩者少能文如平父眞亦難得雖然文章不必過奇古之人詩以禮義爲止文以貫道爲器也平父而以詩人文士立名是亦可矣如不止於爲詩人文士也他日當於是集之外觀之

跋張英玉行卷

張英玉歸自京師以行卷寄予凡詩二十四首余愛

之者過半其清也蓋自遁倦孤山之梅樂天竹閣之竹來也其豪也蓋自天竺飛來之峯海門雪屋之潮來南溪老子詩曰閉門覓句非詩法只自征行自有詩余於英玉行卷之詩益信

跋吳玉壺梅花百詠

右玉壺先生吳元叔詠梅七言絕句百細讀之殆是二千八百片梅花合成不然何句冰而字雪也寶祐癸丑與其令子爲貴同年第因得拜覲時秋七月也

錦江姚某謹跋

跋上官叔權篆隸

義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尙可博白鵝書至于羲之後世以爲絕矣而退之猶曰俗退之之意不再碑周鼓末止也凡爲文章宜畧識古字君家何所吾欲載酒問奇

跋李棪甫廷對策稿

松麓李棪父自爲舉子特以策鳴場屋如萬同年定翁程同年則明皆其門人以策擢上第獨松麓不偶嵗丙辰試太常復不利以特奏恩奉大對余時在江南泉石問謂朋友言今年特奏第一人必松麓新榜至松麓乃第在三人皆咎予言之不驗予亦自怪也

不幾時鄒君鼎實歸自京道東莊儕先生之語謂始奏松麓爲特奏科第一人偶正科之首亦自其選不欲皆出已姑位在三既上乃別親擢以首正科遂兩失之大悔恨誤屈松麓人始信余言之不妄余亦自喜其有以知松麓也特松麓阨於命而不得逞耳夫阨松麓於特奏命矣又阨松麓於第三尤命也夫雖然唐文宗時李郤第賢良劉蕡不第自當時觀之皆以爲蕡惜由今日觀之士皆誦劉蕡策甚習知蕡切直名甚著初不知有李郤也本朝歐陽永叔知貢舉初欲以第一處東坡疑其爲門人曾子固屈之第二

是年廷唱之首則章衡自當時觀之皆以爲東坡惜由今日觀之但知東坡氣節文章爲吾宋第一初不知有章衡也然則以劉蕡比松麓不必恨其不太常爲以第東坡望松麓又不必恨其不特奏第一也所謂第一蓋有大於此者矣豈在於第之中否科之正特高下哉松麓爲人氣宇軒然自爲舉子時發爲文章蓋已撫餘子而立其上必有以第一自處者勉齋黃先生曰異日結果須要作世間第一流人物嗚呼若勉齋此念斯其所以爲第一乎余也固以是望松麓

跋張楞齋遺墨

塚上人示予以張楞齋請堪笑翁住翠巖書及祭笑翁文詞翰俱美予三復三嘆釋之住山猶儒之居官也釋之高者不屑於住美山儒之高者不羨於爲美住笑翁與楞齋相得如此猶不少屈況肯如其他貿貿院子住者乎及楞齋翩然去國笑翁明日即來尋泉石盟作翠巖西堂其進退合於義若是其終又援黃龍山谷故事托楞齋以死楞齋亦承所托不負之皆可觀也楞齋平生視美官如敝屣故與笑翁志同道合今儒之中清風如楞齋者不可多得釋之中亦少如笑翁噫世道何其日下耶觀楞齋與笑翁書笑翁不啟至再至三終不啟楞齋謂赴法不赴法啟緘不啟緘有何干涉欲笑翁之於此下一轉語也此一段公案千古話柄由釋學論之雖不啟緘徹底分明雖不住山住山已竟無在無不在何不指山門罵佛殿而後謂之來住山耶予與學儒者也不當戲作釋氏語識代笑翁下一轉璨上人肯之否

再紙書南山一盂亭壁六詩并跋

寶祐丙辰冬余趨正字召至上饒聞限釘得政棄官竟歸既拜疏將登舟爲南山留半日賦六詩書於一盂亭之壁時住山洪野禪也又五年庚申再過之山

已易主主人乃敬雪崖矣雪崖相愛重爲余言戊午歲山巔古木摧折損亭半屋獨壁儼然豈山神好惡與人異特與護持之邪雪崖又謂壁字久易漫漶俾余再書于紙將刻之梓以壽其傳意亦可嘉矣余愚拙不入時羣兒每聞其語必愠山中方外之客乃愛重之如是豈所好惡與羣兒異而獨與靈山閣之山靈同邪一笑爲書時九月中澣後八日余方以言者論其黨履齋作姚某書

跋洪上人所藏十八羅漢畫

十八阿羅漢皆世之偉人也伊川先生曰佛是胡人

之有賢智者唐末五代天下無人才僧中乃有臨濟德山趙州諸老故余謂十八羅漢皆世之偉人彼其英邁雄特視人間世猶蠓蟻聞佛說大乘心領意悟遂住世而扶持之其所謂降龍以鉢解虎以錫者非真能幻詭變怪馴伏山海間之龍虎蓋以理制欲降解胷中之龍虎耳夫以其英邁雄特之姿超然遠舉淡泊於世味之外非偉人則安能吾觀此畫鉢降龍者顧視毅然而英錫解虎者容貌釋然而笑其餘或坐或行或凭或語或視或聽類皆人欲不足以累其天世故不足以嬰其心謂之偉人也固宜雖然特無

世味而已非忘斯世也忘世則不住世矣吾觀十八中二人者曰應供獨十六人者也在山水間夫能降解胷中之龍虎必能馴擾世間之龍虎方今龍鬬濶虎滿道最畏臨濟德山趙州輩隱山中不出願賦招隱有肯應供者固請宵來畫藏於感山寺道洪上人元得本於浙江乃西蜀龔秀筆跋者雪坡姚某時景定元年上元日與友六人啜茶同觀

題曾輔之雪濶詩集

盧陵曾君輔之以雪濶自號且號其詩問義奚取曰濶猶身也雪猶心也濶而雪之其潔吾身而曰吾虛室者蹴寄興而吟夫安得不清是宜霙焉而章水焉而句踏瓊瑤而問梅撼玲瓏而詠竹其清也固宜雖然濶不受濁雪不受汚君之雪濶清矣謹毋使濁君濶而汚君雪可乎昔豫章朱子僦在京故府諸公與之談詩予僦云諸公豈可與談詩者竟不與語然則雪濶之詩可使匪人者汚濁之哉輔之與王南山游甚深試以問焉必以予言爲信

題眞上人詩稿

眞上人詩別葉大山蕭先生已爲摘之矣奚再假乎予之摘有可摘故重爲之摘昔人於梅詩有愛橫斜

清淺一聯者有愛雪後水邊一聯者有愛屋簷斜入一聯者人謂不以此定作詩者之優劣正以定評詩者之優劣也予所摘眞詩是已未論優於所摘別葉與否可以見所摘之人劣於摘別葉之人矣前輩言僧詩患其有蔬筍氣由是僧人作詩惟恐其味之類此僧詩味不蔬筍是非僧詩也眞詩入清絶處如風松韻濶月鶴唳皐寫荒寂處如宿鴈秋蘆寒鴉晚日益進不已島可直異時同調也亦有一說眞之詩葉曰禪外余不知所謂禪也然聞其說絶文字屏思慮有一語文字一毫思慮皆目之眚也鏡之塵也而可

終日鶩其肩蛩其吻營度詩句哉苦思而緣之瘦劇心而病之嘔可乎否耶吾儒之善學者詩則細汝教之絶學者詩則贅子未忘儒乎棄其學而學焉可也惟欲禪乎息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亦可也退之送靈師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賈浪仙固嘗冠其顛矣世之稱島者止以其詩焉與未冠其顛一也貞其邁之

雜著

制三首　擬宏詞作

參知政事石之端除昭文殿大學士平章軍國兼樞密使歸國公監修國史加食邑實封制

勅門下朕眞左右而以碩輔庸鎮有邦求俊彥而廸後人茂興文治疇咨一德董正百官敷告大庭渙發

顯號具官某中正而純粹肅括而弘深量可包荒振河海而不洩氣常配義塞天地而至剛直而温簡而廉涅不緇磨不磷圭角渾乎其弗露器宇澄之而益清夙耀郎星已涵遠業近聯卿月愈著清華玉潤金相龍騫鳳翥肆參政筦密贊廟謨直方大不疑所行身能任道耆壽俊越在厥服志在澤民厚重如勃而不至少文凝遠如璟而益堅持正具瞻師尹可謂大臣庸升上相之班兼總元樞之政房善謀杜善斷藏諸用以彌縫蕭也規曹也隨載斯民於清淨陞華書殷倚重經筵庸開古欽之封仍衍眞畬之奉茂昭前人之謨烈式告我后之謀猷嗚呼均四海統百官汝其慰天下以維嚴之望鎮外夷撫諸夏汝其凝國勢於如磐之安予欲弼成道德汝礪乃金予欲變調陰陽汝鉉斯鼎益著圭璋之問以收簡册之勳

知樞密院事管少穎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進封宣國公加食邑實封論

勅門下朕蒐擇英髦苦稽簡牘丙魏同心而輔政漢治以興房杜以文而濟兵唐業以創是登豪雋爰作

而有文早掇高科毛遂脫穎而出志輕好爵梅福掛冠而歸載嘉恬退之風拔寘梭巡之選才無施而不可道常默而不言上而古今治亂之原悉知所自下至期會簿書之細亦綜其詳本末兼該精粗具舉終身不易其節一毫無欺於心越在經筵極陳治道以蕭何爲刀筆之吏謂其止漢於秦以夷吾爲小器之人謂其終齊於伯論道必先於周孔陳謨必及於唐虞詳觀小心知可大用蒭蕘賜藥欽哉無碩鼠之貪飛鳧精忠善爾有鳴雞之度灼見人才之皂白不搖羣議之雌黃擢自樞庭陟之亞輔督承明著作之任

繡黻皇猷兼麗正禮樂之司紛綸王典肇開中山之國庸易管城之封申錫眞牒增加峻秩庶膺光寵益懋事功嗚呼克紹乃辟于先生朕方受四海之圖籍廟相我家惟吉士爾其同萬國之車書還淳風於畫卦造契之初躋至治於議禮考文之盛一心輔治萬世有辭

吏部尚書元默卿除參知政事集英殿大學士燕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勅門下武公如圭璧而有文蔚著清華之望商王引金礪以命相有資磨切之功惟邪正有薰蕕之分則

君宰不膠漆而固歷敷朕志廸簡王庭具官某極深而研幾義方而敬直器質粹萬金之寶精誠堅百鍊之剛自感會於龍雲無掩藏於豹霧書稽擢第以文章行有用之才紆綬臨民以道德洗積汙之染如石其介有玉者礭昭然能黑白之分不使至紫朱之亂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無翟子兼愛之偏研精覃思以摭羣言得呂黎鉤元之學擢自客卿之列寘之翰苑之班播告交修出納惟允光啟奎星之運功在凌煙之圖臣有煞夫齊可稱於四寶禽曰伯禹堯盍錫於元圭擢之喉舌之司典我銓衡之選考書九品激濁揚清事判五花絲名核實薰染人才之善刮磨君德之光歲寒知松柏之後凋香久與芝蘭而俱化庸登政筦峻陟文階載易辭封肇開燕國申錫圭田之奉寵升書殿之班玉我於成繩君以正鳴呼恭默而思道朕嘗夢上帝之賚予用以圖功爾其念嗇王之遺寶勿狥斜封之濫冗勿專簿書之句稽若昔召公實啟爾土尚其夾輔庶可四休

銘

月硯銘

桂其植兎其趯天之有月孕於石爲雪坡文之璧文

璧其光月宮之祥

龍尾硯銘

圓模象月鼎足類蟾是謂黝瑑灘之龍尾品嘗見賞於雪堂之子瞻

志學銘

仰止尼山師十五志于學生知且猶爾而況我後覺勉哉立斯的知行互切琢會如顏氏子如有所立卓

虛齋銘

人心本虛惟虛則靈不物於物乃明其明有我之心苟橫於內思紛念擾斯蔽而昧己私既克欲淨理融

八窗玲瓏霽月光風應物虛舟外無所忤生白虛室內靡或汙隨事酬酢周流六虛何物非我天下廣居究厥用功本乎主一惟心之虛惟理之實

訥齋銘

巧言鮮仁惟訥則近若昔君子言訥行敏曾唯以魯顏喟以愚默而識之其知道乎

木齋銘

剛毅木訥子曰近仁惟性固有惟質是存剛木之毅於時爲春生意勃發其仁肫肫彼葩匪華反根乃眞是木亦質於仁爲親雖未盡仁亦仁之隣彼巧令者

志在悅人匪人之悅蓋私其身是其仁心已伐厥根尙謂之鮮聖辭之溫曷若木者弗漓其淳有美周君信厚恂恂以木名齋得仁入門君家絳侯重厚少文尙克安劉爲祉稷臣使充其質雖聖可均惜弗之學輪河之滑子令能木於質已純所願克己以顏爲倫視聽言動惟禮是循清欲如鑑弗留一塵充拓恢豁心包乾坤此木幹長由正復元毋止絳侯元公是尊

知非齋銘

趙君德輿謂某曰某之親友劉君少敏以知非名齋請銘之夫知非聖賢學也今之人多藉口於蓬伯玉夫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莊語也莊語蓋寓耳年至五十而始知四十九年以前之非敏於學者如是哉不莊之狥而由吾聖賢之法可也作知非齋銘

明者制念察之於幾豈必如蘧五十知非五其十年吾生之半于此始知用力差緩聖年至此妙極知天毋謂聖遠希聖者賢知者其眞非者其僞能知其非乃識其是物格知至然後意誠意苟誠矣非何從生視聽言動四非之日以勿制非顏子之復毋止伯玉君其學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月心齋銘

維善喻者以月姚心德明爲陽慾晦則陰陰陽消長爲明淺深是月本圓吾性本徹理由慾蔽明以陰缺介然有覺如月朏時進至於望有全無虧少息操存是哉生魄愈缺愈微以至晦蝕善養心者常如月中虛明瑩徹不雲太空遡厥用功自致知始廣而充之大用全體詹子泉父月心自銘願如濂溪風月滿庭

箴

懲忿箴

褊縱斯躁躁發斯暴心爲氣使奚以學道粗厲猛起

顧風震霆孰若凝湛山峙淵停顏怒不遷曾出辭氣有容乃大有忍乃濟汝不懲忿虧中敗和去道日遠人如汝何

風興箴

古之聖人明德靡晦昧爽丕顯未旦已待予何人斯雖旦猶昧保茲清明興夜未艾

趣時箴

投機之會間不容穗乘時不爲將壞乃事臍弗可噬弭弗可追事豫則立謹勿後時

積學箴

夫學猶織寸絲丈尺由賢希聖其道在積一日間斷其功必虧毋忽寸陰分亦惜之

平躁箴

大賢之度何所不容一觸而動是謂淺中汪汪萬頃撓之不渾充量以識進識以學

戒欲箴

乾男坤女大德曰生豈資汝慾而縱厥情顛如舜華何啻土芥狗慾忘身君子所戒

節用箴

施雖弗靳奉已當嗇儉雖勿固浮費當惜節用廉取可使有餘大學生財用之者舒

改過箴

人誰無過能改則無有過弗改是謂下愚昔者顏淵過則不貳已改於心寧改於事

贊

解星贊

一元躍躍刀裁其角文字發祥秋鷹橫鶚由是而往益厲厥鋒焉用牛刀寶劒化龍

魁星贊

魁枕參首揭大有光騰踔飛動化爲茲祥俯視餘子

眇然斗量持此安施槩平四方

呂雲叔家呂僊畫象贊

僊而墨故所磨之劑成金色墨而僊故得刀圭者皆升天回翁之立留爲家傳世之號爲子墨客卿者孰敢並驅而爭先耶

太平寺觀音像贊

妙音三界開明鏡萬象入一切普現身歲前童子立

劉叔榮觀音像贊

劉兄叔榮得村邊鄭先生感現瑞相觀音聖像欲勒之石以施於人之信嚮大士者求善知識贊之眾莫

政當也因以遊戲翰墨三昧謾作一贊托石聰和尚
寄似儻可用試鑱之不則覆瓿寶祐六年春雪坡姚
某贊

紫燕雙吟紅杏塢黃鸝百囀綠楊枝箇中認得眞消
息露柱懷胎養下兒

琴操

友山李道士抱琴來爲予作三曲請詩各爲之

操

九皐

青山鬱兮白雪深四無人聲兮鶴鳴在陰聲聞于天

兮而有遐心吁嗟乎有美一人兮無密爾林

君臣慶會

衣裳治兮帝畿廓五絃歌詠兮民物阜康禹皐夔龍
兮劍佩鏘鏘吁嗟乎安得君臣兮如此一堂

觀瀾

若有人兮江之干志在流水兮必觀其瀾清風蕭蕭
兮水聲潺潺吁嗟乎世道江河兮誰砥其間

文

試筆因成

是筆也南昌賀發之所造也發以筆名聞自昔矣暇
日友人携筆以遺且曰珍之平生將不廢其用因以
廬陵羅燮之墨試之紙潤而光皎字峭而體勁果非
劣毫者客乃問曰筆之初也始於蒙恬乎曰未也曲
禮有史載筆之語周公有援筆寫龜圖之事莊子有
舐筆和墨之說則筆之爲筆其來久矣不始於蒙恬
也雖然此不必論也創筆之功用而言之可也嗚呼
用於鍾王顏柳之徒而春蚓秋蛇浮雲驚龍名重天
下矣用於愷之摩詰之流而馳譽丹青陶鎔物態號
稱絕世矣五色於李嶠而爲眞才子生花於太白而
才思逸贍矣用於古人其功如是我而用之必猶今
之視昔也將見重於千鈞過於飛泉六草三眞偉後

超前或淨几明牕春日舒長含情凝思欲篇欲章則
必輕妍其管健逸其毫應吾心思之洋洋多冠而揖
側階而立記言與動書佞與直則必隨心應手驚風
走雨助吾英鏗之翼翼寫列女傳勒磨崖碑再拜獻
文精神怡怡則必龍虎騰拏妙奪春芬使吾過於元
而高於虞中書日處萬務來去應機酬酢風雨霜露
則必助吾英斷炳吾神判使吾先於房而邁於杜名
遂功成投簪謝纓山覩水遊風哦月吟則必滌吾塵
懷暢吾幽情使吾飡朝霞而跨白雲隨時所適任意

所如縱橫震耀各得其妙豈止前數子而已邪客曰善然則將何而用之曰藏以待時俟價而沽不特封之管城而拜之中書

精舍名犬

精舍未有犬爲防丐諸隣而得之欲以名呼焉命之曰學虎學虎之義有二欲其爲吾學舍之虎也欲其學虎之威以禦暴客也或曰畫虎不成反類於狗狗不可以比虎也予曰不然畫虎而類狗固不可名狗而比虎奚不可名以此固可以見吾精舍之地雖養狗亦如養虎也亦可以見吾精舍之人者馴虎必猶

蓄狗也何不可之有哉於是瀉餒於槽投骨於地呼學虎而命之曰汝犬也而名汝以虎要當如駑之唏驥可也是必視如虎之眈然吠如虎之闞然步如虎之妥然蹲如虎之昂然夫如是則伏而鼪鼯使之不敢晝而趍屏而狐狸使之不敢宵而啼穿窬之類息心呿篋之夫遁迹使吾精舍之人居有旁護行無後顧汝學虎之功也汝當學虎之威嚴而不當學虎之暴而饞汝當學虎之深居而簡出不當學虎之鬬勇而衝突吾不願汝秉識含靈墮虛無穽而爲趙州之有佛性亦不願汝舐鼎食丹入幻妄關而爲淮安之吠雲間吾不願汝逐鷹兎而爲斯之牽黃亦不願汝執虎豹而如穆之來白吾不願汝爲韓之盧亦不願汝爲宋之狡吾不願汝爲華之猘亦不願汝爲旅之獒嗚呼汝其能以力報主遠爲書郵如黃耳乎抑能以義戀舊從遷隨返如烏喙乎其能啣骨而獻馘乎抑能保金而不去乎其能忠君而不食乎抑能以仁而哺異雛乎使厖者固不可不吠而能詩之客來山林則又當如何將軍之出迎也習麛固不可拂主人意而功名之會鼎至則亦不必爲魏元忠之家怪也謹無溺井而齧人于門以制人口舌謹無驚越之雪

而蒼黃吠噬以召鬧取喧謹無以尾續貂而亂其僞謹無身服繡罽而啟僭奢謹無效桀暴而吠仁堯謹無聽晉嗾而搏宣孟謹無以一食之怨而挾憤以殺客謹無以一飢之廹而懷饕以砥砧謹無竊宮之裘而甘爲盜之名謹無效盤瓠之僭而育亂華之類能如是則可以稱是學虎之名矣虎亦且不汝狗若矣汝有功於主人如此他日主人學優而仕當清其政刑遠屏攘欲使汝之樂於卧花陰安於生氂也以是報汝今名汝以學虎尚有以稱其名哉於是學虎搖尾如喜拜足如謝而去

檄

檄諸鄉教民兵築山寨文

本朝之化感人心久被海涵之澤普天之下皆王土誰無星共之思惟天意必福中華而人和斯有地利用弘丕諭爰激羣忠上報三百年之國恩下全億萬姓之民命仰皇家之仁厚待醜類以寬容致彼干誅敢於犯順然而佛狸窺宋第足彰送死之愚苻堅寇淮適自促喪邦之禍虜何足畏我貴自強彼驅吾民爲先鋒既每有倒戈之患而提孤軍入重地又徒成入穽之擒犯兵忌而不知材戎情之易敗吾知其無

能爲矣天亡之其在此乎願易茲畏敵之情而作此攘夷之氣與其散之四方而各失其生聚孰若同此一心而自足以扞防教民可以即戎有備自能無患守土封疆城郭合爲效死勿去之謀設險山川丘陵合爲以全取勝之計宜依山而築寨庸衞國以護民貧富相資主佃相養用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以時乎教戰於守之中外而屯內而耕各有攸處攻則勝守則固何憚不爲道德之威成安強仁義之師敵節制若使一庶邦之衆志是增幾百萬之勝兵官不調丁無天寶石壕之吏人能被甲即成周井畝之軍隱然

虎豹之在山驅爾蟲蟻而出境軍容整肅國步清安遠消朔漠之埃氛密絕潢池之萌孽莫良此策明聽斯言朝廷旌敵愾之功信如金石史册紀安邊之事炳若丹青各堅忠義之忱勇赴功名之會故茲檄告咸請通知故檄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三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文

西澗書院換新梁文

伏以習先聖之術當爲道閫之棟梁育天下之英要作明堂之柱石惟是扶顛持危之日則知致遠任重之材平時學校之規模一旦廟堂之力量作新氣象聳動觀瞻仰鄉國之三劉凜風標於百世誦涪翁清穎尾之句天昇節之獨全讀歐公廬山高之詩地以

人而愈重或對面而攻介甫或褰裳而去蔡京鐘鼎一邦冠冕四海所以北山之名子創爲西澗之書堂欲後學之得師企前修而接武自興此地益振斯文道學立已之要端士皆知本科目進身之餘事歲不乏人聯翩登天府之書陸續擢太常之第以至賢關之俊士競蜚帝學之英聲前者既着鞭而爭先後者又積薪之居上而況地靈標異天秀發祥鳳沼波澄春色動墨池之水鴈塔雲立晴霄峥文筆之峰中間一水之橫陳南北萬山之雄峙氣類聿新於感召英髦皆萃於游歌誦詩讀書唔咿之聲相接進德脩業挑達之習不萌黽勉乎學問思辨之功講明乎脩齊治平之事有眞涵養必大發揮矧君多脩泮之魯侯且代有教湖之安定儒林風動黌舍日新欲增賀燕之歡聲乃易脩虹於傑宇使工師求大木喜得四十圍溜雨之根柯立館下招諸生便有千萬間雲連之氣概異前此撓揉之無力知其中負荷之有人棟榱無將壓之形松柏屹後凋之操作興如是證應有開時當詔歲之肇端士與王春而更始陋者昔而今於壯此泰亨剛長之符捨其舊而新是謀乃革變文蔚之象必有勝仁重器扶世長才驤龍首而奮九天沛

滂霖雨斷鰲足而立四極撐拄乾坤仰挹鄉先生之風流益厲大丈夫之壯節不虛此應會見若人匠石告成兒郎贊偉

東東上天京路喜通昨日飛僊橋已建連河讖屬采芹宮

西西澗高風要與齊利祿毫輕名節重鳳凰寧作飽蟲雞

南南有荷山翠潑藍雲際塔尖文筆聳棘闈楓陛占魁三

北北斗魁躔堪手摘瑞陽人要瑞朝廷太史預占

雲五色

上上徹文章光萬丈个中人有棟梁材須信書堂

眞隱相

下下爲生靈上宗社道非小用豈謀身普與萬方

爲廣厦

伏願上梁之後學顏志尹家稷人皐由德行之科而

冠國家進士之科脩仁義之爵而得公卿大夫之爵

先覺覺後已立立人與賢師良友以切磋皆由體建

用之學得明王聖主而輔相收致君澤民之功大節

終身香名萬古

惠政橋上梁文　壬子

伏以造舟爲梁已閱數百年之苦橫江立石又爲千

萬世之規奠驚濤駭浪之衝屹砥柱中流之勢一新

壯觀夐掩前聞州曰瑞陽江如濯錦人卧船流露團

鶴起供名筆之畫圖溪從城過山到市平入當家之

詩句接通衢之聚市列橫艦於浮津在南唐時畫鷁

矗靈祠之下至東都日彩霓飛道院之前嚴公之誌

刻尚存蘇僊之詩史可攷然當春夏久雨之積適爲

川谷百流之交巨浸稽天小舟斷渡河既難於塡鵲

民或至於爲魚居人病之仁者念此於是前判府官

講編修經其始今判府寺丞吏部遂其成立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人偉哉器宇建無窮之謀亦有無窮

之聞深矣恩波廣鄭子產濟人之心見蔡端明利民

之志既仍舊貫復就新規費博而民不知工鉅而役

則簡神人驅石丁士鑿山不日成之如天造此遏洶

湧奔流之注負瓌偉絕特之稱鰲頭擎玉閬之峯鎭

臨波上龍脊截銀河之水來下人間力障倒瀾而東

之勢若運溟而南適海藏忽呈於貝闕沙洲驟擁於

鼉城利涉大川卓爲巨鎭二千石治理效於此可觀

十二月與梁成方茲更劣豈特永往來之利又將增

形勝之雄據彩鳳之上游挺蒼龍之左角廻山若抱

界水不流而況津號飛僊宮連貢士既作新於地脉

必奮發於天荒讖協河連即驗狀元之出象如堤築

預符宰相之行此役之興所關者大僉言太守鑿石

而立三犀必有丈夫題柱而乘駟馬載涓穀旦肇建

中亭式舉脩梁敢陳善頌

東穩駕橫天萬丈虹市與河連佳讖合倫魁應在

錦城中

西遠過秦人鑿石犀橋立富平元凱力坡僊遺愛

滿蘇堤

南天筆峯高碧玉簪橋與旗鼓相映帶龍頭躍出浪層三
北西市相通紅紫陌任渠風雨撼波濤驀足拄天常不仆
上王脊鯨鯢模翠浪尚車駟馬錦還鄉自有相如題筆壯
下鐵鎖長開燈火夜往來人喜就橋安鎮定此邦如泰華
伏願上梁之後迅流中立實地上行山負夸娥之靈水鎮支祁之怪民安磐石士奮亭衢居是邦者化鯤

鵬而問天津仕茲土者駕蚪螭而上霄漢新裁官柳一條大路朝天勿翦甘棠千古長橋枕水
桂殿上梁文　乙卯
伏以魁三臺之星象比比相承山七曲之安靈洋洋如在創英祠而徵福擢峻第以聯芳恭惟元皇僊帝造化大鈞儒流司命捫參歷井肇開眞王爵土之封絡璧聯奎獨秉天下文章之柄權衡才德劑量功名自選舉以至於公卿凡祿位皆歸於主宰無往不在水脈行乎地中有開必先雲彩呈於日下晞言新瑞秀比潼川愛鳳山錦水之皆同飛鶯駕雲輧而來降式開異夢爰卜眞棲我同志用協羣工肇興祀宇適際賓興之歲聿資主倡之功扳鯨牙而酌天漿發揮壯氣襲龍首而集霧雨超軼先驅桂籍浮香柳君染汁共登金馬同趣黃扉千年三度之狀元初何難事四海九州之宰相總在吾邦鼎建脩虹豫驩賀燕東文氣高橫萬丈虹昨夜鳳山高處望魁星又現五雲中
西千佛聯名桂籍題足下青雲生步武不妨携手共登梯
南七曲山僊此駐驟桂殿岩巒雲表立錦江相望府潭潭

北映日重開雲五色君恩增貢例新成從此潭化贍增額
上好事鼎來兼氣旺掄魁出了又掄魁宰相後來重宰相
下燕雀驚呼萬間廣陽和一點散人褒收拾洪鑪歸造化
伏願上梁之後異人間出盛事交輝琳宮之香火綿長甲科之衣鉢傳續父子則梁願梁固兄弟則堯叟杏師友則如張之汪朋儕則若朔於呂以高科第

立大功名姚姒致君伊周佐治重趙九鼎作米一經
破西賊者天聖之廷元平淮蔡者元和之進士有光
于昔其在斯今自岷峨來古筠已窺帝意爲國家清
蜀道方契神謀吾黨勉旃斯文幸甚格天事業蓋世
功名

天香閣上梁文

伏以冠天北闕之立班曾叨誤渥就屋東偏而建閣
庸貯曩頒永茲家世之傳斯我子孫之繼睠惟吾祖
肇建此堂于廷尉之門閭要容駟馬王晉公之第宅
久種三槐昔先人期望之甚深我小子紹承之敢怠

謬膺獨對幸足三魁九萬里扶搖已快從溟南之運
千萬間突兀方爲庇天下之圖敢期先志之已酬尙
冀後人之相續家傳龍種池有鳳毛俾學於斯庶齊
厥美紫帽簷垂雪鞭絲裊先沾天陛之香綠袍恩重
黃榜墨鮮更有煙樓之過相承忠孝上報君親式舉
脩梁交騰善頌
東皎日朝升萬丈虹日與長安天正近心馳魏闕
五雲中
西桂娥猶記夢中題龍頭信有親傳種前是嚴君
後是兒
南鴈塔霄崢碧玉簽書在城南符可讀犁鋤中有
府潭潭
北吾家已有張師德讀書正要濟時艱出與明堂
爲柱石
上阿因須如鄧麗樣狀元還是狀元兒更要相門
重出相
下燕雀交歡知賀厦吾寧無地起樓臺一念常思
庇天下
伏願上梁之後安于仁宅出自禮門與點唯參相傳
聖道前周後魯俱拜君恩世科首龍虎之登勳業多

麒麟之記一家功業萬古聲名

賦梅樓上梁文

伏以無地起樓臺固願學萊公之事有園秀花木亦
當希逋水之賢未甘走朝市之紅塵共要飽溪山之
清興稍堪寓目庶早抽身雪坡主人鷗鷺舊遊麋鹿
眞性初賜集英第也曾看杭川十里之花不上光範
書未忍拋錦江一絲之竹惟童子之釣所有先人之
敝廬占山水窟宅之中足泉石膏肓之趣隱者盤旋
於幽阻難得於天君子眺望乎高明尙虛其地恰有
坡而宜雪聊鋤月以種梅中建一樓下臨萬象雲屏

洗雨納層巒於簷楹水鏡涵天挹明湖於樽俎錦千
花之步障碧萬竹之油幢吟紅藥對紫微靜綸閣文
書之意思撫蒼松摩翠柏屹明堂梁棟之觀瞻雖無
輪奐之翬飛亦是園池之要會然命意不輕於取物
而扁名獨美於賦梅見賢思齊論世尚友若廣平之
顯唐室至文正之名我朝卓然英概之不羣皆以此
花而寄興語雖婉媚何害爲鐵石心腸志不飽温已
預占鈞軸事業儼相望而玉立均不辱於冰姿凜若
猶生希之則是願堅持於勁操初不尚於浮榮先天
下春儲萬斛香本爲盛事開雪裏枝回孤根暖方見

清標古人實獲我心天下莫非吾事登斯樓也初無
貶妓女藏歌舞之資適我願兮端有砥節行厲廉隅
之益窮達俱存生意榮華不趁春風白玉堂如茅舍
竹籬黃金鉉在霜崖冰谷巡簷索笑誰知先憂後樂
之心看影忍褰不動炙熱趨炎之想庶倚欄而無媿
堪把酒以相看而況陰盡陽生機融剝復仰觀俯察
中有乾坤覺仁意之默存愛生香之不斷坐中客滿
應有能同飲冰餐雪之盟門外人看未必不作齊雲
落星之誚木訥而已人謂斯何聊復上樑不妨贊偉

東梅外連雲萬丈松嘉味儘堪和傅鼎清標元不

浣秦封

西野色圍雲萬竹齊中有雪坡精舍在讀書聲到
曉窗雞
南釣月橫舟在碧潭小樣西湖供宴賞荷花晚日
照紅酣
北栝柏豫章森黛色个中有柱可擎天盡日憑欄
爲憂國
上俯看圃林春萬象夜深引手挹天河欲洗人間
腥海浪
下踏月看花乘雪夜政令天上玉爲堂只似水邊

茅作舍

伏願上梁之後耀偃長健俗客不來卧人豪百尺樓
平吞湖海勸梅花一盃酒共保山林斷不速甲第於
雲霄且預占午橋之一月賢者樂此何妨爲橫水孤
舟時則爲之也會作崢霄巨棟稱天此景重地以人
希文已做堯夫更爲尚期子以繼承之事韓公所無
樂天則有記請身於强健之時倘負此梅有如皦日

秋山上梁文爲謝秘卿作

雲霄萬里未甘爲求田問舍之謀風雨數椽聊以遂
作室肯堂之志庸敢謂千萬間之突兀亦幸免三十

年之辛勤此屋無華其人或可秋山主人胷中丘壑
筆底菑畬卧百尺樓少亦有元龍之豪氣築一區宅
吾將草子雲之玄文種孤梅於荆棘之叢餐晚菊於
煙霞之表以浮雲視不義之富豈誇地上之流錢謂
黃金劣教子之經自信書中之有屋雖先人之廬猶
足以庇然舊宅之囂不可以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合矣完矣曰苟美矣暑軒涼而冬室燠晝窗明而夜
堂深砌宜芝蘭園可花竹綠水護田青山排闥地無
一點之塵埃碧桃種露紅杏栽雲春占四時之富貴
暇則整安石東山之屐時乎得靈運西堂之詩旁聯

花蕚之新不出枌榆之舊插三萬軸籤於鄴侯之架
且要有子讀書種五十畝秫於淵明之田未嘗無客
飲酒固已自滋蘭九畹也不妨植橘千頭烹羊炮羔
以供歲時彈琴著書以娛朝夕境與人而俱勝屋於
我而有餘時未可爲姑且抱卧龍草廬之膝志如得
遂亦能容駟馬高蓋之車修梁壓舉於長虹吉語式
殫於賀燕

東宅枕秋山第一峯安石會稽非素隱蒼生都寄
此山中

西門外車多聽馬嘶要識主人心地處晚涼新月
浸潭溪

南回里名罔意可探自有希顏眞樂在籯金櫝玉
不渠貪

北萬仞荷山呈翠色夜深斗柄揭天寒魁第一星
光可摘

上從此肯堂基址壯等閑跂翼接雲飛振起家聲
天所相

下玉樹芝蘭相照射吾伊日聽讀書聲文脉要如
前後謝

伏願上梁之後萃一家之和氣衍五福之慶源丹桂

浮香日熟義方之訓三槐鶩蔭天開世德之符姑少
俟之必有興者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三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長短句

沁園春 太學補試歸塗作

錦水雙龍鞭風駕霆氷遊壁池有一龍躍出精神電燁一龍戰退鱗甲天飛一樣軒孥殊途升墊造化眞同歲小兒時人眼總羨他騰踏笑我卑棲 促裝几恁西歸信自古功名各有時但而今莫問誰強誰弱只爭些時節來速來遲無地樓臺有官鼎鼐命到亨

通事亭宜三年裏看龍頭獨露鳳塔同題

賀新郎 京學類申時作

劍吼蛟龍怒問蒼天功名兩字幾時分付生箇英雄爲世用須早青雲得路却底事知音未遇兩度入天飛折翼謾教人欲嘆儒冠誤竟不曉是何故 休休也無憑據有如椽健筆蟾宮須還高步若使長材終困蹙社稷教誰扶助信淺水留龍不住萬頃洪流通大海向波濤濶處興雲霧須信道這回做

賀新郎 京學類升後作

長嘯山中卧嘆從前二十年來因循空過自是悝悝并了了奈這五行俱左遇好事許多磨挫浩蕩醉鄉狂莫檢箏旁人笑得昏焦破誰信道只恁麼 從今牢把江湖栝要做些勳業歸來則个不見彭余朱李輩總是白身人作震躍得聲名許大萬一老天青眼顧又何難印佩黃金顆時來到也還我

霜天曉角 湖上泛月歸

秋懷軒紹痛飲天機發世界只如掌大箏只有醉鄉濶 煙抹山態活雨晴波面滑艇子慢搖歸去莫攪碎一湖月

沁園春 送友人補太學

一部周官學問淵源山齋得來最雄姿直氣不塗脂粉倔風道骨不涴塵埃萬里青雲相期濁步底事向天門折翼回君知否這白衣御史卿相胚胎 時人休用鶯猜機會到功名節節催看蒲質易凋何如松茂菊花已老須是梅開萬事何難時來得做且信天工次第排從今去願徑遊璧水直上蘭臺

賀新郎 及第作

嘗不喜舊詞所謂宴罷瓊林醉遊花市此時方顯男兒志以爲男兒之志豈止在醉遊花市而已哉此說殊未然也必志於致君澤民而後可嘗欲作

數語易之而未暇癸丑叨忝謨恩方圓前語以爲
他日魁天下者之勸非敢自衒也夫以天子之所
親擢蒼生之所屬望當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負之
哉友人潘月崖首求某書之是其志亦不在彼而
在於此矣故書不敢辭是年一陽來復之日姚某書
月轉宮牆曲五更殘鑰魚聲亮紛紛袍鵠黼座臨軒
清蹕奏天仗綴行森肅望五色雲浮黃屋三策忠嘉
親賜擢動龍顏人立班頭玉臚首唱眾心服　殿頭
賜宴宮花簇寫新詩金牋競進繡床爭蹙御湼新沾
催進謝一點恩袍先綠歸袖惹天香芬馥玉勒金鞾

迎夾路九街人盡道蒼生福爭擁入狀元局

沁園春　壽同年陳探花

憶昔東坡秀奪眉山生丙子年蓋丙離子坎四方中
氣宜當此歲間出英賢河嶽重靈星辰再孕來自赤
城中洞天新秋霽萃一襟爽氣風露澄鮮　玉階同
聽臚傳伴寶馬如龍絲裊鞭正椿庭未老同躋榮路
蕚樓爭耀相照魁躔即似坡公金蓮夜對身作玉堂
雲霧仙憐同歲但乞如夢得分買山錢

賀新郎　送楊帥叅之任

唱徹陽關調伴行人梅拂征鞍曉霜寒峭金甲雕戈
開玉帳樽俎風流談笑看策馬從容江表自是藥階
苔砌客卷經綸且泛芙蓉沼襟量濶西江小　尤文
事業從容了要岷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
問似此人才多少便咫尺雲霄清要四世三公氊復
舊況蜀珍先已登廊廟但側耳聽新詔

念奴嬌　和尹司門與蔡侯詠雪

貂裘夜冷怪地爐煨酒經時難熟曉起盤風天舞絮
拍手兒童歡悅客裏新吟天葩翦巧思與梅爭發使
君屬和雪花同是三絕　未說賦就梁園陽春拍調
壓倒唐元白早晚聯鑣花底去共看朝霞銀闕朝退

歸來清虛堂裏醉洒淋漓墨而今且對聚星堂上賓
客

沁園春　壽婺州陳可齋九月七日生

四海中間第一清流惟有可齋看平生踐履眞如冰
玉雄文光燄不涴塵埃元祐諸賢紛紛臺省惟有景
仁招不來狂瀾倒獨中流砥柱屹立崔嵬　掛冠有
請高哉但清廟正需梁棟材便撐舟野水出航巨海
有官鼎鼐無地樓臺製菊齡高看萸人健萬頃秋江
入壽盃經綸了却馭風騎氣闐苑蓬萊

滿江紅　壽鄧法六月八日生

仙苑蟠桃却則是而今初熟王母遣飛瓊捧獻絳金紅玉笑把九霞鸞鳳斝滿斟七寶蒲萄醁爲長庚此日自天來慇懃祝　仙子唱長生曲仙客獻長生籙活千人鄧禹陰功俱足五鶚即齊公府判萬年自有中書祿更從頭安享八千年人間福

沁園春　壽張府判夫人

梅笑東風只兩日間又新歲華有玉龜阿母獻三蟠實藥宮仙子飛七香車春滿蝦簾雪晴鴛瓦窗戶非煙籠翠紗萱堂上看衣飜戲綵觴捧流霞　君家元是仙家幾度看菖蒲九節花來劍池丹井平分風月

一溪流水猶泛胡麻壽慶千秋榮封兩國綠鬢猶深楊柳鴉長生藥此蓬萊頂上不必丹砂

水調歌頭　壽趙宰

桃李河陽縣春又到花枝先庚三日鰲山晴雪放燈時金宿爭華玉婺來入仙閨清夢光動繞湖西人物東都令句法晚唐詩　兩年春三種異十般奇朝天近也紫泥催起舄鳧飛總羨童顏綠髮榮綰金魚玉帶日侍赭黃衣來歲傳柑宴人在賞花池

水調歌頭　壽趙倅

微雪弄新霽寒月上初弦長庚入夢問生采石錦袍仙分得天孫雲織掣斷麒麟金鎖來自玉皇前丹井憑泥軾風月興無邊　詔書來催入覲占春先柳邊花底細騶輦路驤鳴鞭榮侍金鑾殿上更向沉香亭北半醉拂華箋來歲今朝裏人在八花磚

滿江紅　送郡守姜任

萬里西風吹送到五雲鸞紙催促文章太守入朝花底清節高橫秋一片仁懷散作風千里漾恩波溶泳錦江中深如水　難卧轍留行李但側聽星辰履看麒麟案側即催榮侍紅藥香中飜詔草紫微影畔裁詩綺更宸旒已自覆公名金甌裏

沁園春　送權倅許張幹

萬里清風吹送錦帆入南浦雲看拂天旌旆攀留不住迷津舸艦歌舞相迎二許家聲三洪地望今代風流第一人蜚英早合詞林視草書閣飜芸　飛芻遠餉三軍特借作紅蓮入幕賓把西山暮雨暫時收捲荷山明月小試平分甦醒枯魚剔除深蠹箇是人間有脚春難淹久看詔催入侍香案麒麟

水龍吟　癸丑五月致政生日在京作

芰荷香雨初收竹風槐日涼清曉年年祝壽今年不比常年時候教子收功五雲金殿初承親詔早臚傳

三日壽稱千歲多應是如公少　遙想壽椿堂上飲
霞觴捧孫微笑已見兒榮更看孫貴茅分蒲召上第
歸來綵衣挂綠蘭階生耀九霄中一點光明壽星高
照

沁園春　七月朔壽盧守

一葉新涼又是西風吹轉素商攬玉壺英氣鍾爲人
物銀河精采融作文章司巧天公攪先七夕分付天
孫雲錦裳騎龍鳳白九霄飛至萬丈光芒　早年賦
奏長楊飽挹盡瀛洲風露香問石渠天祿借將班馬
荷山錦水暫作龔黃藥省春風薇垣夜月令佩仙花

侍玉皇明年裏飲壽椒何處宣勸持觴

沁園春　壽陶守

鶴髮鴉髻歡捧霞觴酌丹井泉慶湘山峯頂飛來古
佛劫池洞裏活底神仙春雨慳時千金斗粟民仰使
君爲食天公知否只活人陰德合壽千年　寶貌香
噴沉煙環艷舉明紅擁壽筵最一般奇特鳳雛新貴
班衣綠綬光彩相鮮帝命師臣欽哉有子飛詔看看
又日邊黃封酒到明年今日中使傳宣

沁園春　壽王高安七月二十八日生

超逸天才文如三松詩如盧溪自白蓮賦就已高聲
價梅花句出遠見襟期玉塵精神瑤林風韻雪裏神
仙小氅衣綴山夕已再經旬浹戲鶴重歸　花問鳧
舄輕飛便一似元規報十奇最風流膝上雙親未老
三槐手種分付佳兒人想夷吾帝恩王某釣軸舍人
知未知長生藥在玉盤鄰庸瓊苑蟾芝

沁園春　壽楊帥參十月生次日子之官

摘玉蘂梅泛金葉蕉祝公壽齡算今年比似常年覆
別翠煙紅霧香謳門屏鳳詔雲霄龍光牛斗輝射南
州孺子亭看看是件元戎小隊花柳郊坰　傳家有
子明經潭不要黃金遺滿贏向月中傳與一枝僊桂

斕班衣上更看袍青明日瓜期今朝椿壽好醉芝蘭
玉樹庭公知否老人星一點映泰階星

賀新涼　送易子炎運幹之任

冷眼三邊處壽舍人水濱躍馬上京西路三國英雄
千載矣形勝依然如故這勳業向誰分付袖裏翰林
風月手也何妨戮力風寒護談笑暇詩吟虜　峴山
幾載無人顧幸如今剪除荊棘掃清飈霧換得東南
新局面政欠十分着數算人物須還羊杜玉帳籌邊
機會好把規模趙出中原去天下事書生做

沁園春　壽程丞相

嵩岳降神鼎宿宣精挺生偉人整淳祐乾坤寖如嘉祐太平事業了邨端平扶日中天拱辰北極一洒甘霖埃霧清春寰海聽農歌載路邊柝沉聲旂常萬世勳銘便與國無窮垂令名似青山流水涼川賢相黃花晚節魏國元臣五緯芒寒六符色正輝映老人南極星蒼生福開八荒壽域一氣洪鈞

沁園春壽賈丞相

章武中興淮蔡欲平晉公已生信天生英傑正為國計擎天着柱要自支撐萬里長江古稱天險去歲裏風濤忽震驚公談笑把雲腥霓翳一日都清　歸來奠枕于京有輝煥明堂前一星稱袞衣廊廟楓宸眷寵綵衣公府萱砌春榮着片公心辦雙明眼長與羣賢扶太平無它願植萬年宗社萬古功名

沁園春壽陳中書

湖海元龍逸氣飄然可百尺樓愛文光萬丈星辰絢彩爽襟一掬風露澄秋衙字冰清班心玉立海內而今第一流緇書手紫薇花浸月夜攬詞頭　着身已是瀛洲問更有長生別藥不是生來已帶神仙道骨毫端自有富貴封侯拜賜黃封承恩青瑣見說香名又覆甌從今去了福公事業從赤松游

沁園春壽趙倅

道骨仙風海上騎鯨端是後身把銀河天巧鍾為文采劒津寶氣融作精神壺玉儲冰掌金掣露胸次全無一點塵年年裏早花朝六日長慶生申　辨望擢錦江濱人盡道如公清最眞合沉香亭北金牋奏曲恩披獬錦醉拭龍巾泥紫頒來梁黃飛去自是八花磚上人從今後看大鈞播物萬象皆春

沁園春餞張倅

明月扁舟輕逐江鷗翩然賦歸任顛風掀舞濤山浪屋少須平定一碧琉璃柳絮浮雲有無根蒂到底不

磨眞是非呵呵笑笑人情似紙世事如棋　宜堂事事皆宜把杯酒論文更有誰記風雲滿席吟情浩蕩龍蛇滿壁醉墨淋漓別後相思有書寄否春在梅花第一枝重相見約柳堤撐舫竹閣尋詩

沁園春送友人歸蜀

拂劒整裝光射紫霄斗牛色寒大丈夫不作兒曹離別何須更唱三叠陽關畫錦還鄉油幢佐幕誰道青天行路難從今去聽聲名漸漸飛動岷山　征途少飲加餐要做取功名久遠看捲長風吹醒劒閣雲氣更須磨柱三峽驚湍聞道槐庭已登安石此去須殫

貢禹冠明年裏踏梅花有分相見長安

聲聲慢 和徐同年梅

江涵石瘦雪壓橋低森森萬木寒僵不是爭魁百花誰敢先芳冰姿皎然玉立笑兒曹粉面何郎調羹鼎只此花餘事說甚宮粧　松竹歲寒三友恨竹汙晉士松涴秦皇雪魄冰魂回首世上無香西湖有人覓句但知渠清淺昏黃奇絶處五更初裏橫月帶霜

柳梢青 憶西湖

長記西湖水光山色濃淡相宜豐樂樓前湧金門外買箇船兒　而今又是春時清夢只孤山賦詩綠蓋

芡蓉青絲楊柳好在蘇堤

賀新郎 憶別

薄晚收殘暑歎西風暗換流年又還如許鴉背斜陽初斂影雲淡新涼天宇人袖手闌干凝竚隣笛喚將鄉思動聽愁聲又入梧桐雨秋到也尚羈旅　故人只在江南渚想應嫌久戀東華軟紅塵土寄遠裁衣知念否新月家家砧杵魂夢想鵝黃金縷隔影不來天更遠寫書成欲寄憑誰與知客恨兩蛩語

賀新涼 程秋幹席上作

窗月梅花白夜堂深燭搖紅影繡簾垂額半醉金釵嬌映坐寒處也留春色深意在四絃輕摘香塢花行聽啄木翠微邊細落仙人屐星盼轉趣嬌拍　人間此手眞難得向樽前相逢有分底須相識愁淺恩深千萬意惆悵故人雲隔怕立損弓鞋紅窄換取明珠知肯否緣牕深長共春憐惜休惱亂坐中客妓喚惜善琵琶

樂致語

郡守勸駕樂語　代作

大比興能荷簡萃多才之盛嘉賓式燕芝堂列四座之英秩秩初筵津津喜色省元學士工磨月斧巧織雲裳經學淵源派接盧山之舊詞華藻麗燈傳渤海之遺籍甚月評偉哉時望蜚聲米廩一鶚橫空較藝棘闈八龍得雋天族倍七賢之盛星臺聯三秀之榮

桂子香飄共登秋賦梅花信早齊報春魁我判府六館俊流雙旌間氣義交得趣密傳家學之精佛閣題名早繼世科之選元是蓬萊之佳客來爲道院之主人適當勸駕之初大舉吹笙之禮府判黃石高弟梓潼後身檄捧星臺心授文章之印書題天姥手提人物之衡訪看北闕之軒騰盡是東君之吹送玉京馬蹄疾齊觀上國之光錦水市河連好應掄魁之讖輒呈口號上奉清歡

主人合作紫薇郎引領羣僊覲玉皇滿袖風雲生羽翮排空牛斗避光芒錦江家識聲名在金榜巍科姓字香典貢春官來歲事芝香趣下瑞芝堂

新婚致語鄒娶陳

新陽七日已欣寒谷之回春和氣一天快覩德星之聚夜豔神仙於華屋秩邀豆於初筵喜色盈門歡聲溢座恭惟嘉賓上舍學士太丘德宇拾遺文章傳家有狀元之榮宰祉見宰相之志驥首奮翼合直上於玉堂志目中眉即橫飛於璧水相攸慶燕得婿如龍舉鍼子送女之儀結女叔來聘之好求賓學士中庸世學安定家傳謝砌玉芝賓庭丹桂曾快鶚書之捧即榮蟾窟之遊協諧卜鳳之祥整頓驂鸞之駕在座

親賓晉秦懿戚劉范世姻綸巾公瑾之風流錦衣買臣之富貴導引得僊遊之樂笑談開釀禁之嚴高朋雲集於玳筵雅論風生於玉塵我東道朝奉道鄉直節齊國高才子舍聯輝五鳳之羽毛絢爛孫枝挺秀八龍之頭角靜嶷欲早見於曾玄乃榮聯於姻好卓以西雍之人物副並東坦之聲名榮遂結褵同諧合巹鳳翰鸞駕月宮擁仙子之來龍燭鴛屏雲漢慶星郎之會大開宴席永締歡盟愛日烘晴祥煙藹曉松耐挺歲寒之節梅婚漏春信之香歌遏行雲舞翻回雪祥光院宇今年小慶於登科喜色門闌來歲聯看

於升舍某厠身樂部拭目清歡欲展心私上呈口號

珠簾繡幕蕩祥煙合巹嘉盟締百年律底春回寒谷暖堂開夜會德星賢綵軿牛女歡雲漢華屋神仙豔洞天玉潤冰清更奇絶明年聯步璧池邊

對廳樂語丙辰春再娶

韶天明麗慶人月之重圓魁宿熒煌聯使星而高會新鳳鳴之諧叶隆燕衎以綢繆西位郡馬上舍郎國故家遵鄉雅望名蜚璧水咸推天子之門生身娶瑤姬自是人間之禁臠早具龍頭之眼親調鱗角之膠苗夫人不識韋皐俗何足怪相里氏皆輕杜衍君獨

不然力主嘉盟遂脩前好次位直閣機宜寶山丹桂謝砌玉蘭衛女問我諸姑曾作齊眉之偶莊姜以爲己子亦求坦腹之賢凡而汝上之田猶是奩中之物特聯星轡來衛雲軿狀元節判正字著郎揭日貴名薄雲高誼杏花十里豈無可娶之公卿桃葉同根但欲尋盟於姊妹不矜新進士寧作小姨夫洗夷虜之陋風復婚姻之古禮玉鞭親迎轂茀同歸洞房燭金榜名世間固有帝京遊鳳樓許天下無雙即看魚軒同登龍禁東位新恩待除郎中奕世狀元之系西江夫子之孫策對楓宸行矣家聲之又復袍笏草色烽然棣萼之相輝賓在秩筵主臨吉席翠袖紅裙之歌舞瑤琴寶瑟之賡酬揮玉麈以生春飛羽觴而轉月三魁兩娶未多前輩之風流一日九遷同享長年之富貴某等欣逢盛事請播伶歌

洞房華燭繡芙蓉惹得天香馥正濃鳳背纈紋新跨鳳龍頭有婿又乘龍人間二月春光好魁下三台瑞彩重酬勸不須辭燭醉詔書已下紫泥封

女筵樂語

雲英以樊夫人而婚既成絳雪玉巵乃西王母之女同宴瑤池偉佳婿之成龍艷華堂而式燕西位郡封

秀鍾豐水系出蘇臺姪其從姑若莊姜之已出妻之以子自孔氏之兄來聘言騶谷之外家早識龍頭之英物自台絲鞭之久接何遲玉鏡之重婚洞房花燭金榜掛名恰逢盛事繡褥芙蓉門闌多喜來主嘉盟親飭魚軒俯驂鸞馭次位宗姬銀漢衍慶玉葉分香富貴生諸王家猶勤婦道舉動得內宮體恪奉毋儀族黨稱賢閨門有則齊姜繼晉皆由夫子以拜成姬氏如秦宜爾碩人之偕重況蘭閣乃齊年之姑姨而棣樓又平日之師生契同何止於四般將送遂煩於百兩狀元新閣夫人行雲態麗詠雪思高清談謝道

蘊之風妙墨衛夫人之法女科若有亦當爲天下狀元仙骨非常不肯嫁世間凡子曾許盧魁之上第遂諧歐九之繼姻寶鑑重圓膠絃再續小喬初嫁添羽扇之風流京兆新粧覺蛾眉之嫵媚東席恭人參軍令女刺史親孫七袠開年綠鬢朱顏之如舊九宗拜長藍袍紫綬之盈前引領瑤姬主張玳宴淺斟低唱恰當芍藥正開庭更勸迭酬笑指蟠桃同獻座某舞慚趙女歌遜秦娥上對芳筵僭陳斐韻

馬前喝道狀元歸舊壻重新此事奇駕鶴驂鸞來錦水烹龍炰鳳宴瑤池滿斟蕉葉融春色共指蟠

桃祝壽期後會相逢定何日玉郎承詔入京時

禮席致語　鄒娶姚代希聖作

月娥來瑞天香新動於姚花星使遠華春意頓回於鄒谷駐金環之壓轡開綺席以飛觴式燕又思乘龍有喜恭惟西位親家狀僉溫襟玉粹逸調金聲爲弘文學士之孫箕裘不墜生奕世狀元之里衣鉢攸歸仁聲焯著於一鄉義槩洽聞乎九族勤學嫁孤之義尊光送女之行燕山主族之昏遂登諫議姑蘇有姻則助終秉政鈞高掩前聞聳觀盛美我東位族長朝奉高年重望碩德耆英平糶濟人爲鄉閭之司命公心服眾眞宗黨之主盟深種善根力行好事未論兩家之閥閱且誇一樣之胸襟世茲劉范之婚姻美矣東南之賓主相與醉此琉璃鐘琥珀濃何以報之錦繡段青玉案某等叨居樂部敢獻伶歌

月姊當年付桂香君家上第綠衣郎祇今盛事追龍首又此佳占叶鳳凰暖律潛回燕谷冷名花盡壓洛城芳從茲不把朱陳說百世姚鄒話柄長

女筵樂語

結婚鼎族上尋姊月之歡盟送女衡門欣迓從雲之僊隊鸞軿戾止燕席綏之恭惟西位懿德春溫清標

玉潔派松垣先生之族系久熟家傳媲竹樓夫子之孫枝咸推閫範慶鍾猶子禮重送門凡季蘭女職之修皆伯氏姆儀之訓我東位里稱賢母胄出名門有女不與凡兒曾得龍頭之婿擇婦必於儒族遂諧鳳卜之緣二姓綢繆四筵歡洽花簪王母豔瑤池玳宴之春桂近嫦娥看綵砌藍袍之耀欣逢盛事敢獻俚辭

瑤姬來自狀元家眞是姚黃第一花玳席艷開春富貴魚軒榮駐遠光華梅梢欲動朱簷雪竹葉微潮玉臉霞正好留連長夜飲未須催整七香車

郡守宴狀元樂語

竹州出狀元果應市河之讖道院迎僊客眞爲珂里之榮簾幕捲以爭看山川爲之改觀一時盛事萬口歡聲恭惟府僉狀元正字氣蓋諸公眼高四海兒童走卒皆知雪坡之名弟子諸生幾坐春風之裏信所謂國人之彥是宜爲天下之魁千佛首題九重親擢虎榜首登鳳池身到獨誇地位之高龍頭眷重鶴髮恩深兩副君親之望行看金甌之覆益增瑞郡之光恭惟府判華文郎中董試有功得人報國以堂下之言知鬷蔑於舉子之時識富公望著屏篁半刺平分

於風月手提衡鑑入元高舉於雲霄故今爲首唱之英卽向者吹送之力而我判府秘書寺丞胸涵星渚肩拍廬山衣鉢親傳早策楓宸之第觚稜入夢佇回荷橐之班惟此邦文宿之加臨故今歲魁躔之轉現氣類相感不自後不自先賓主交歡醉言歸醉言舞共飲西湖風月相期北漢星辰笑紅綾餅餤之曾嘗記黃甲姓名之如舊清歡卜夜暖氣排冬成此一段風流何惜十分酩酊玉勒成行狀元過此日親逢沙堤新築宰相行他時並命某等縻身樂部拭目台躔輒貢俚言仰陪芳宴

幾多文士踏槐黃實出掄魁在瑞陽千古河連留地讖一聲臚唱破天荒金釵笑擁龍頭客寶篆濃薰燕寢香方國薦賢蒙上賞匪晨有詔下芝堂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五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六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疏語

太平興國寺再建淨土院接待榜

昔日龍舒居士王公日休勸人念阿彌陀佛早修西方淨土謂一人念佛則彼處生一蓮花標其姓名身後即生其上此最是誘人爲善之說然世人多不之信蓋有其故試相與言之極樂國不知有否果有之必在西方嘗以漢書考之張騫奉使西

域有所謂身毒國注云即今天竺國傳經載釋迦如來嘗在天竺國及舍衛國說法則佛之所在是即佛國矣漢張騫曾到唐時三藏玄奘師往西國取經亦曾到雖曰佛國佛則久遷化矣但其佛法存耳天竺國及舍衛國雖與中國異亦是山川土地耳漢張騫唐玄照初不見有所謂蓮花及人姓名標其上亦不曾見中國有何人死後在彼處且張騫及玄照之遊也經歷多少險難方到其處今中國之人在生曾遠遊者不過千百里又遠則萬里亦有一生不曾遠遊者亦有一生身居鄉落足不到州城府治者在生且如此則百年以後當生極樂國不知自何門而出何路而往何人爲之指引何人與之粮食又何以能越險難借曰善念護持菩薩接引假如有十萬百萬人念佛皆當生淨土不知還有十萬菩薩百萬菩薩接引否盡中國人念佛生淨土西域小國能容之否又不可云佛國家之外別有淨土也何況蓮花爲物中國亦有之花葉根莖甚朊而薄人何以生其上縱生其上無屋宇何以庇風雨無几席何以供坐卧此皆誕謾恍惚之說立爲此說雖欲化人人亦不信縱可

化愚人亦不可化達者然則無淨土乎曰有諸佛教人只要清淨心地耳心地清淨即是西方淨土樂道無憂即是極樂世界七情不染即是七寶楊枝八難不侵即是八功德水貪愛之中頓回淡泊嗔怒之際忽使清涼即是猛火生蓮花愁憂煩惱攝之以順乖爭凌犯處之以和即是地獄化爲天堂與人慈悲方便念念誠恪實地修行即是黃金爲城琉璃爲路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又何必外求極樂國也哉世之人不問聖賢不問智愚不問老幼皆同此純粹至善之性同此一性故皆同

此理理之所在無今無古永不壞爛故曰常住以理曉人人心同之人誰不信故今日普化十方重建太平興國寺中一淨土院以關接待不敢再以人所不信之說相勸告只以人所同信之理相勸告也淨土院舊有之南渡建炎兵火遂成廢壞淨土之院雖廢壞而淨土之名與淨土之地則未嘗廢壞也今欲復興建之不欲只作尋常應奉香火院念天下皆有接待獨吾鄉無之近年雖有欲建立者然未有成就無他斬新建立平地上起風濤不如興舊起廢之爲順也接待一寺所以苦欲建

立者亦無他意但念人之常情飢則思飡倦則思息垢膩則思浣濯假如自已出在外方跋草涉水梳風櫛雨正此勞苦粮食且盡忽得下處號爲接待不必糴而自有爲之置食者不必賃而自有爲之設榻者不必歸家而自有爲之浣濯者到此地心豈不樂推已及人則人之在外者亦如此矣故今欲復興建太平興國寺淨土院以爲此舉一可以修復破壞之處一可以普利雲水之計吾鄉佛國人有善心將共發歡喜心而成之矣今所欲成者乃欲建一水陸堂以爲並包兼容之地建一藏殿以爲運轉無窮之本緣雖大而易就事至簡而易行衆力爲之不日成就今諸處建法堂建藏殿者甚衆尚皆衆力喜捨況此欲濟人利物者哉人孰無是心哉或謂作善事可以求福此却不必論作善降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與福慶是一類事作善自是有福但不必求福耳不求爲功而功立則功大不求獲福而福至則福大淨土既成善心堅固家家菩薩人人諸佛和氣薰蒸風雨調順國泰民安公私清吉則淨土極樂國世界只在眼前不必求之西方矣須至榜示者

右伏以西方淨土不離當處一絲毫南寺伽藍包盡河沙千世界拈起舊時公案鼎新今日家風要撒開廣大道場不是作尋常律院運天龍寶藏轉法輪即轉食輪開水陸法堂無人相亦無我相普接十方雲水衆不問四海江湖人來不拒去不追因則眠飢則食綠楊枝時時甘露青蓮花步步人天發三菩提心脚根下雙修福慧飲八功德水眼孔中便放光明衆力維持一時成就萬年不朽大地無邊壯觀重新恢復南渡建炎之氣象皇圖仰贊輝煌太平興國之規模昭揭通衢明知此意

建淨土院疏

吾州南招提舊有淨土院太平興國中諸刹一時建兵戈偶煨燼刼變法不變公案拈復新火裏優鉢現今當如是觀廣大作方便中開水陸堂日日法輪轉雲水任去來救度十方徧佛日耀萬古清風生八面須憑歡喜捨成此廣大願人生天地間石火與迅電及茲强健日宜作最上善各生慈悲心勿作人我見歡然施財力成就速如箭福報當不虛愈施愈充羨說偈恐未周更作儷語勸

右伏以一片閑田幾度賣來還自買千年公案這回

拈出又重新壯觀復興家風大振堂開水陸普資百年萬億眾生藏湧龍宮一轉五千四十八卷成此無邊功果是名最上福田眾大檀越維持一刹那間成就四通八達不妨舊店新開一日三飡要使飢人飽去請揮椽筆速注寶銜

太平寺內宮建法堂疏

內宮立院招提中最號清幽外護有人刹那間復新創建締雨花之梵宇紆卷葉之回廊金雞啣粟於香積之厨玉猿獻果於法王之座密隱禪房花木靜依老圃松篁衲被都蒙自可焚香宴座竹筇來訪也能燒葉煎茶福有所歸是當必捨

天慶觀建梓潼殿疏

居梓潼七曲之山素昭靈響司桂祿九天之籍實主榮通在他邦皆有於行宮宜此郡欲興於盛觀惟茲新瑞素曰蜀江既山川英秀之同乃僊聖棲遊之素用裒眾力共建眞祠就天慶觀寮取自天有慶之義號文昌道院爲斯文大昌之符振作儒風主張吾道庶咸知於嚮慕以益勵於踐修校德行校陰功有如揭日出狀元出宰相式應連河

南道堂作雲堂疏

天道逍遙自有八景煙霞之趣人間遊戲可無十方雲水之居開儆琳堂欣迎羽駕鼓琴敲筑招鳳喚龜煉頂燒丹驂鸞馭鶴朗吟過玉沼高卧看青山道人瀟洒清幽施主康寧福壽翠梁玉棟何須桂館柏臺玉鎖金龕便是蓬萊方丈

化三官殿疏

三元考校無非總攝於三官一念皈依自可興成於一殿燈龕花几經卷香爐日修崇奉之儀天與康甯之福圓成道果又何止百千萬年廣大善根不必齋正七十月

建五雷醮疏

雷乃發聲將啓震驚之候人誰無過盍殫禱謝之誠爰合羣資共修清醮里閭安泰民所欲天必從稼穡登豐今以始歲其有請揮椽筆齊注寶銜

蓋飾澄江橋疏

跨虹脊於雙堤已誇偉觀甃龍鱗之萬瓦要着新功了茲一段因緣做箇十分結裏惟暨芡惟丹艤如跂翼如翬飛大手周全即時了當揮金喜助眞成元凱立橋衣錦榮歸自有相如題柱

內宮寺求僧疏

風雲借便即成變化之鯤鵬雨露沾恩須作崢嶸之龍象全憑傳世寶爲頁護身符倘蒙檀越垂慈即以比丘得度掀翻席帽圓殿前剗草之機分付金襴結會上拈花之笑學佛便成佛知恩必報恩振太平干戚遺風做錦江一段勝事請揮大手特注芳銜

興善院求僧疏

捨妄趨眞即日脫皮換骨超凡入聖自今圓頂方袍大檀越不吝千金小沙彌頓成三寶種果得果知恩報恩

余師姑題緣祠部疏并序

本寺尼童妙清欲謀圓頂尙欠方兄須有富人爲成妙果謹持短疏遍扣高閎一筆周全三衣具足禮釋伽佛子爲師因比丘尼身得度欲成正覺願了良因水到渠成花開子結定憑傳世寶爲頁護身符若得都茶場官會八百千便有次思院物綾三四尺花生筆底草刻殿前發歡喜心現圓滿相盡在金多長者重興鐵磨家風

帖請瑩和尙住成覺

松楸在望可勝瞻戀之懷香火結緣盍選精虔之主乃眷靈峯山寺舊爲成覺道場昔妙光禪中之宗師實先君方外之伴侶祖典座得潙山地兩腳踢倒淨

瓶兒龐居士參馬祖禪一口吸盡西江水風松雨檜皆談般若雲溪月嶺普現全身生爲杖屨盤礴之鄉殁作冠劍奉祠之所立無縫塔占最高風鹿不犯栽虎當逕竟自古佛寂滅而爲樂覺此山撐拄之少人庵弱成强賊來欠打立得毗盧頂額可無硬淨脊梁共惟瑩公和尙苦志修行道心堅固利刀在手要斫開荆棘叢林把茅蓋頭便立起旃檀境界幾載精進總持之力一片慈悲供養之心昨者不憚勤勞力開荒翳非求自利欲結衆緣大展開菩薩道家風眞踏得老和尙脚步謹扳洒掃便請承當變近來俗漠規

楞切莫關門喫飯立從前道者活計直須如地鋪心爲諸天供佛齊僧爲檀那種福添慧常惺惺如猫捕鼠要防寇盜來侵獨堂堂似虎靠山休被鬼神覷破我來廬墓山後結庵仰看雲俯聽泉許多快活畫訪茶曉隨粥好伴清閑若夫萬象高燥地之營一札功德林之賜罔極昊天之欲報尚期異日之可爲猛辦堅心共圖勝果名垂不朽利及無邊佛法後付國王大臣熟思印記峯寺中甲天下奇秀更着琴書象鴈入山龍神護法

爲梁道士撮土

平生盃酒不隨浮世塵埃一瓣心香只爲帝君殿宇如何羽化遽爾仙遊倘非去三清境上作妙行眞人即是向七曲山中做侍香童子一靈不昧萬古長存聽我贈言爲君撒土　大衆畢竟未後一句作麽生道　咦九轉丹成無罣礙飄然直上鬱藍天

解道和尚出塔緣化疏解號妙光

妙光和尚願力弘深初在藥山悟明祖意脅不沾席二十餘年末後廬阜山前爛泥田畔遇大質禪師深錐痛劄三際俱縱自此機鋒掣電拈出如來向上頂門一竅接物度人發明心地者甚衆不肯出世住院自向靈峯卓庵丙午歲偶駐錫錦江崇果院中忽於三月七日沐浴辭衆端坐說偈而逝衆信就立塔於崇果遺言後當出塔復歸靈峯時節到來今欲迎歸本山建塔院立法堂崇奉香火永鎮山門仗十方之主盟立萬世之標榜功德圓就福報無邊

伏以六祖眞身亘古鎮南華法窟育王舍利至今留西浙名山況此妙光重來古佛瀾飜舌本掣電轟雷鐵打脊梁撐天柱地百尺竿放身捨命十字街運水搬柴大振宗風普沾法雨孤獨園中方談般若雙林

樹下忽入涅槃直成無上菩提不比等閑坐脫雖然是不曾生也不曾死誰知道恁麽去解恁麽來石縫裂開彌勒這番重出世寶輪撥轉觀音無剎不現身會有遺言後當出塔因緣啐啄時節到來直教今古播揚免使兒孫覆蓋當場獨露幻身元卽法王身遍界不藏非相是名眞實相放光動地返本還原永鎮山門謂似龍歸大海共成勝事莫教鶴過新羅成此裝嚴是眞福德

水陸孤魂榜語

人人本具無非諸佛如來念念差殊遂有天堂地

獄汝今諦受吾爲敷宣諸佛子等覺性本圓善端
均足只爲迷聲迷色遂皆背覺合塵貪嗔癡愛那
箇能除酒色財氣是人皆犯不敬佛法僧寶不語
幻化空身漂蕩愛河拘纏業網一旦眼光落地神
識飄風各隨所造之業因遂致墮生於惡趣舉目
是刀山劍樹更無酒肆茶坊轉身逢馬面牛頭不
見柳腰花貌動經歷劫無有出期豈知死後三塗
皆由三毒生前十惡即是十王若能悟妙明心又
安有虛妄惡業欲與懺滌普遂超生今遇平等之
筵普設無遮之會解冤釋結破暗開明飽汝以百

味珍羞永除飢渴灌汝以八功德水頓使清涼各
宜聽法聞經莫不回心向道衣中認寶火裏生蓮
證無上佛果菩提超有漏人天福報罪花彫落翻
身跳出鬼門關心鏡圓明舉足同遊華藏海

孤魂浴榜語

萬刼皆空本來無垢一塵不染即是眞如各發三菩
提心來浴八功德水脫離苦海超出愛河放寶光於
佛殿中現眞人於肉團上光燦燦露圓通妙相赤洒
洒諦清淨法身忽悟水因快似跋陀尊者既無欲染
便見釋迦如來

市心重建觀音閣緣化榜語

觀音菩薩者人稱其名號或繪塑其容像隨即現
身而爲說法普陀落伽旃檀紫竹不離當處常在
目前是以人天悉皆崇仰四衢通透八面玲瓏晨
鐘雷轟警醒聲夢夜燈月照燭破冥途天香寶花
莊嚴供養鎮妖壓魔滅罪消災年穀豐登國王安
泰功德無邊不可思議歲在辛巳祝融肆災眞如
法身雖無虧損有漏勝果悉歸太虛成毀有時興
復有數重新建立與舊奚殊今欲普化眾緣鼎創
偉觀作大功德普利四生幾在見聞悉當喜捨造

此閣已復度一僧崇香火爲國焚修祈年豐稔此
閣成就豈徒美觀禪衲律僧經社道友或此習定
或此誦經隨所修爲種種方便所宜捨施成就良
因隨意結緣隨緣獲福證無上道皆自此中昔有
僧問一善知識如何是佛答云於紅塵鬧市中急
着眼看去僧不會今於十字街頭重建觀音寶閣
震大法雷雨大法雨東方既明市井闐擾歌哭笑
樂忿怒喧呶車馬往來商賈貿易爭財奪利逐色
隨聲正恁麼時業識茫茫塵勞衮衮忽然舉頭見
此寶閣屹然不動六根瑩淨心地清涼如火裏蓮

如紅爐雪豈不快哉妙果無邊不可蹉過欲宣此義請語讖陳

十字街頭正好修最上福萬家叢裏豈無有箇中人欲覩音菩薩好展神通必多寶如來先開方便天飛潔閣普鎮妖邪雷吼洪鐘盡驚醉夢各宜喜捨便要速成浮世須臾何必去電中捉影福緣成就大家如火裏生蓮三寶證明萬年香火

經藏院化緣建輪藏疏

三禪二十四律太平以經院居先一藏五百餘函般若指金剛爲最自大唐元和之際與論師說法感頑

石點頭迨聖宋淳祐之間兩副正垂慈從定門開眼藏無樞而欲轉堂布施而可營重開香潤滿霜花再整修廊卷風葉多多益辦非由外處得來種種莊嚴皆自吾心流出是名不住相布施方稱沒童人提持點生鐵爲黃金取青紫如拾芥

太平寺化緣填滿栽松疏

塞塹填坑且要一般平等深根固本直須萬古堅牢作檀那實地工夫祝聖主齊天壽算履平若砥欲四方皆臺道之民福茂如松願一世在躋仁之域

祝文

西澗書院祭魁星

維斗有星第一曰魁上拱紫微旁列三臺司文之權光芒昭回鬼斗入夢光兆有開偉茲澗堂鳳山崔嵬江湖川閩雲蒸英才有詔興賢士爭踏槐邀靈於星文刃恢恢秋風聯轡鈴聲喧厭春榜蜚英禹門之雷明庭唱臚百花之梅萬里榮途瑞慶大來徽福投誠尚相之哉

正誼書院祭魁星

魁第一也北斗七元在天爲眾星首而魁者乃斗之第一星也魁之杓參則曰參首杓之攜龍則曰龍角東蒼龍角亦二十八宿之第一星也杓之所攜猶第一宿而況魁乎魁傑立名取象在此前輩有言曰科第當作狀元仕宦當作宰相學術當至聖人皆言當爲第一也士之遠大自期立志要當若是此吾正誼師友平日之所講明也歲壬子詔賓興壬爲天一子首十千明年癸丑丑爲斗牛分魁兆開矣維七月朔乃三秋之第一日用率眾俊歲禮大魁神之相之貢于鄉若曹第于太常策于大廷臣正誼之人皆第一自此卓然爲第一流人物于斯世維魁星實照臨之

賜第後謁先聖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臣等日奉大對于廷弗敢背先聖訓盡勿欺之義抗犯顏之忠昭事君之初也聖天子欲受直言誤膺親擢臣等非敢以是干祿也臣事君以忠願終始之

兗國公

克己復禮公之學也四代禮樂公之事業也夫四代

禮樂蓋克己復禮之推耳全體大用詔後之人某等其曷敢弗力

鄒國公

先師有言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古之人乃所願學也今之人敢告不能

西澗謁劉屯田

曰先生之志利祿秋毫先生之風廬山俱高嗟我後人仰止先覺富貴何榮願保天衢

謁劉秘書

曰世嘗以爲高安未有魁天下者先生年十八以春秋對爲第一非魁天下乎雖然此易能也温公則從安石則忤非不可奪之節乎力疏其蔽自攻厥非非克己之學乎是難能也學其所難能難能而不止其所易能此後學之事

謁劉檢討

曰方賊京之勢炎溺趍者其瀾倒吾知有天子不知有權臣濂乎斯言千古可作高山景行實獲我心

謁陳宗丞

曰奉天子命爲州者言政而已安及化公創始書堂

講貫理學此盛心也雖然衍文公道脉於此邦公之倡也續文公道脉於此邦公之望也願與同志共學之

乙卯秋祭魁星

某等謹以連蔫早登高甲之儀致祭于北斗第一魁星之神曰昔在癸丑魁躔炳靈俾某駑鈍誤恩天庭此魁非難三歲而有魁而難者衣鉢授受猗歟聖代何僅二堯實以兄弟首臚天朝若顯若囷去華師德父子科名世此魁脉卓卓横浦嗣以應辰有斐師友皆第一人前美罔專願繼芳躅尚期顯相斯文之福

祈雨迎利貺

秋且成矣常暘暵之不惠厥終民且艱食邦侯迎禱亦既感通民之望霓尤冀沾足惟王廟是食兹土民恃以天胡寧忍予俾至斯極用是肅奉珍駕往即道宫率額合欽以請甘雨神旗肇舉霈霈隨車三日爲霖豐我穡事惟世祝永永無斁

迎龍王

古禮大川能興雲致雨則祀之瑞有神龍于潭攸宅蓋一方之司命歲且秋矣不雨害成焦焉弗寧艱奏是懼此邦侯延致神御祠于郡庭亦既禱而雨矣兹百姓重迎之道宫以祈神其矜而從所欲乎起蜿蜒

于重淵布雲霏于層宇沛澤三日普施四郊惟龍君是望永享祀于兹土

嶽祠祈晴此以下並代作

膚寸之雲不崇朝而徧雨于天下者嶽也今既沾既足矣霖霪滋久適害嘉禾洪水屢滔尤使小民艱於厥食吏不能火以致暘若百姓奚咎齊心潔已祗謁于祠神之相之易常雨爲時暘以茂毓斯稼且使鰥寡罔或告病神之貺也吏之望也

利貺廟祈晴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既霖而霪將害於稼不能火

民以孫暘若繄吏之罪惟神廟食此邦必軫念於百
姓有秋歛此常雨易爲時暘自今以始歲其有神其
尙克相之

祠山靈順二廟祈晴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惟吏之愆民則何罪潔蠲祗肅
虔謁于神其排豐隆敕雲師收歛陰霪顯行清暘庶
幾黍稷實發實秀以遂茲有歲吏不敢忘神之德

祈雨

曰雨曰暘皆欲時若昔夏五月霖雨連作虔謁于神
憂稼之傷神之聽之雨回而暘今茲兼旬多暘少雨

旱稼雖登晚稻之苦載敬載肅復告于神神聽昭如
終惠我民駕風驅霆旁暢甘澤旣優旣渥豐有黍稷
曰雨而雨民不旱憂奚吏之功惟神之休

迎城隍祈雨

神廟食茲土福庇我民應禱如響乃夏之月迄于今
不雨苗欲槁死民將無年吏無善狀以干天和民亦
奚罪敢奉神御往卽佛宮齋精潔誠爲多稼請命神
其鞭豐隆驅雲師滂施甘霪以成我嘉穀吏不獨拜
神之賜千里之民飽神之休

迎仰山祈雨

神有掌于天實職風雨稼且穡矣常暘暵之民將無
以食吏爲此懼奉神主于佛宮爲民請甘雨之賜轉
槁而蘇回歉而豐神反掌間耳密雲隨車凍雨洗道
肅御之初敢以此告

迎龍王祈雨

噓雲吐雨厥惟神龍王實司之歉可使豐不雨月餘
苗且槁死王食是邦忍使及此敢奉神御于梵之庭
靈旗歙來鶩風鞭庭戛滂甘霖活我嘉穀感神之休
曷日而足

謝雨

比以亢陽日驕心與苗槁並走羣望輯而祈之神惠
顧歆甘雨隨格吏何以得此神之福我民也雖然願
神其終福之今也膏雖施而未周槁僅蘇而未澤神
不福我民無前日之雨矣神之福我民繼自今猶大
有望于神也三日以往爲霖願神其終福之豐年報
功有祀典在

戊午春祈雨

春事方興旱乾已甚未見播種豈有收成念蠢蠢之
爲氓將嗷嗷而乏食謹隨里眾虔告穹旻雖略遂於
沾濡尙未臻於滂沛似聞旱勢遠自上京蓋千里以

皆然不一邦之獨爾臣憂惶愈甚寢食不遑深虞羣小之蔽君是致上天之降怒自涉茲歲益異前時日月爲之無光霾霧從而肆毒雷音不震得非號令之或乖雨暘愆期無乃恩光之失施實關宗社之計盡傷獻畝之心惟祖宗三百年積累之仁而海宇億兆姓生靈之衆咎在臣下罪非小民剜夷虜之方強賴本根之自固倘成旱勢禍起蕭墻臣興言及茲過慮彌切上而憂國下則哀民惟仰籲於聖聰庶可回於否運是用勤拳百拜懇切瀝香願懺愚忱大施甘澤油然雲沛然雨盡收暵枯鼓以雷霆以風遂通泉脉

代謁先聖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聖門高弟語也某學未克優荷祿而仕視魯語愧矣亦庶幾于仕優而學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某雖不敏請事斯語

代謁諸廟

某公族一寒來此佐幕惟神廟食茲土祗事之始用敢告虔聰明正直而爲神公勤廉介而爲吏職業攸宜吏不敢不勉呵禁不祥俾獲安處則惟有神福之

代告本衙土地

某稍食于此邦爾神血食于茲宇神之職于幽猶吏之職于明也民之安靜惟吏職之吏之安靜惟神隲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文昌醮宿建詞語

大比興賢又值設科之歲前期卜日用嚴事帝之忱恭按金科肅陳寶醮冀潛通於幹蠱庶均被於祥釐伏願天鑒積誠神欽宿戒朱衣豫送早標仙籍之姓名紫詔鼎來同奮亨衢之步武

早朝詞語

夙寤求賢式際明揚之旦昕朝奉對期沾顯擢之恩

嚴肆覲於玉宸冀仰通於璇極伏願清光俯照穹鑒昭垂貫日懷忠早被臨軒之册告辰定命獲趨待漏之班

午朝詞語

日麗中天極容光而必照帝臨下土冀微感之潛通當午影之融明望端門而載覲臣等枌榆同社葵藿傾心駒隙易流不敢荒於暇日桑蔭未徙願早立於大功伏願恩被春朝光承晝接傳臚麗正獨班穿龍影之旗講事延英十刻轉雞人之漏

晚朝詞語

月魄載西仙籍已香於丹桂斗杓揭北魁躔先動於寒芒肆舉朝儀聿嚴夕禮惟天陰隲有欲必從凡而幼學以壯行期於朝奏而暮召伏願書燈課效進登霄漢之梯御燭分光趨上星辰之履

正醮詞語

天爲國以生賢欲扶世運士讀書而求仕思應時需故當選舉之辰願在搜羅之列臣等誤蒙帝渥謬玷仕階然猶均願於在人不敢私求於榮已歸誠穹宇祈福鄉閭初非爲微臣希進之謀第欲遂多士亨通之志庶幾盛事疊見此邦出人品非常之才爲明時

有用之器恭惟聖從凡欲神格衆忱副英君忠孝之求儻偕穹擢任天下國家之責願潔精誠

又文昌醮詞

伏以修其天爵固可知人爵之從簡在帝心庶克動君心之眷故求之顯者不若求之隱而得乎幽者斯能得乎明用嚴昭祀之儀式合精祈之敬臣等迂踈寡識庸謬非材誤荷穹恩已濫躋於仕版尚期盛事復層見於鄉閭念茲里閈之儒久事槧鉛之學幸逢大比願擢高科非徒爲富貴之謀實欲效君親之報仰祈睿鑒俯燭愚誠賜之名第以發身俾以忠忱而事主伏願三魁傑出重增九貢之名四相並登益顯一邦之盛

壽帝君疏右語

電繞神樞光啟發祥之兆天頒科詔偶鄰毓聖之辰壽胥慶於無疆福尚期於藪遺伏願極天比峻與物爲春凡合敬以同忱各儲恩而垂止催班楓禁青囊早領於進書較藝蘭宮黃甲預占於賜第格垂嗣續榮被鄉閭

上元縣醮詞語

萬家爲邑謬承宣化之流一念在民庸瀝祈安之懇

恭陳寶醮虔禱璇霄伏望帝鑒昭臨天休滋至上元校善蚩氓既遂於全生下考成書拙政尚期於免戾

代沂邸生日設醮詞語

伏以人情欲壽矧懷愛子之心太上好生庸瀝祈天之悃揆於初度冀此永年重念臣妾男某仰蔭層穹承恩懿邸惟藩惟屏願如漢家磐石之宗俾艾俾昌期受魯侯如岡之祉恭延羽客祇設瓊筵伏念帝垂以慈神介之福萱花不老僊家日月之春長蘭葉有光石室山河之誓遠

沂靖惠王諱日設黃籙詞語

前王不忘茲際超升之日永世克孝聿懷追遠之思
吉蠲爲熙齋戒事帝恭望鳳旂降格龍駕來游對越
在天儼神靈其未遠克昌厥後綏壽祉於無疆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八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祭文

祭師范石莊先生

嗚呼先生之學出史入經先生之文周孔思情振筆吐辭藻絢華發春花意生秋水瀾活不鄙謂勉可學古人毋陋之習刊陳叩新孟子丘明次則韓氏匪此三者請姑舍是文史之暇教之經綸如是尊主如是庇民評古商今竟朝窮夕間語他人終莫詣極才大用罕名位弗羈放意盃酒窮達不知勉叨誤恩誨出夫子陸奏蘇書言猶在耳受恩罔極報施未能天胡奪之遽夢兩楹如勉未歸旋茹荼毒方父之葬又師之哭茲奉冠劍藏於新塘恨以寢苫不能室場明日遂行卮酒爲別先生何之有淚皆血

祭友人幸料院

嗚呼秀哲之才英拔豪奇松垣爲父弘齋爲師學與識以俱高文若武而兼資議論豪宕而不羣器局卓犖而不羈騁筆成文吐詞爲詩波濤橫湧風霆並馳昔者叩閽累疏便宜指病陳藥皆可濟危使當言路決不飫仗馬之粟抱寒蟬之枝有志事功歷游邊陲審勢識便氣吞索夷使得兵柄決能快長纓之係奮折筆之笞諸公見賞薦剡上飛僅金閨之通籍分大農之攸司嘖煩言之遽興羌以是而爲非身在山林宣室見思意公道之可明帝將與之節麾何一往而不反竟客死於京師公之東去適我西歸欲勸公以勿往騏驥逸而難追曾日月之幾何成古今之長離冢嗣方鰥而未孫主孟克家而早嫠次郎短折而未窆孤女擇歸而猶遲天胡奪之甚速乃浩然而長辭齎壯志而永終不盡用於明時國失此才家失所依興言及此感涕漣洏聞別音之琅琅不浩氣之少衰愚鈍如我亦託以遺於此時而猶記妄敢負於心期哀斯人之不可見嗟曷日而忘之雖然公之平日見如耆龜死生一致昭晰無疑而歿也瞑三日而復活其活也遽一笑而遣醫若一肘之屈伸以去來而爲嬉然則如公者蓋所謂烈丈夫之事予也何敢又徒爲兒女子之悲

祭表兄吳景蘇

嗚呼吾嘗聞諸吾母曰兄之生也外祖書林先生實甚愛之曰是他日可以昌吾門矣及兄之長博通六

經諸子百家摘杳抉冥文撼場屋燁然而聲人皆謂書林先生之有孫矣夫何屢試不偶壯志凋零放意麴蘖抗心黃庭視人間世之功名富貴榮華聲利若皆不足以掛意而惟馳神於飛霞八鏡之大清然猶冀兄之存也尚可以繫吾外祖之書脉而豈謂兄之年僅及於天地之數乃遽委骨而蛻形嗚呼自兄母而言則兄吾姚之甥也自吾母而言則兄吾之表昆也自兄之婦而言則又吾之從女兄也豈惟瓜葛疊戚重姻於兄之歿悲感倍增孀妻煢煢義聚之家固可以畢其老兄無子而有五女高低駢立誰依誰聘

嗚呼兄之生時有不適意而委之度外者死而有知其亦漠然無情耶是重可悲也所幸兄家以義爲門孝慈如一今雖無子而從弟舉其葬則他日羣從中之多子者尚可謀以爲兄之後女之長也又當共擇所歸使無失其托以慰兄之靈獨惟外祖諸孫今失其長孟舅二子今僅一存名也學通六經而身不一登於貢利也家徒四壁而粟不一儲於瓶雖然名利亦不過儻來之外物所可道者既歿而猶爲人所惜公論在於日月之鄉評生雖窮困於布衣而未嘗妄取於非義生雖放曠於盃酒而未嘗踰越於準繩是非甚明而未嘗談人之長短學問甚高而未嘗縱已之驕矜謹訥重厚退如不能凡今之人一藝可稱身翩吻薄足高志盈孰如兄者尚有典刑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族子霆伯

嗟某與子雖爲族人於族之中又密且親予幼學年子已俊發來遊場屋詞藻清拔先君謂我此文叔兒起慕起畏奮然思齊後此六年在辛卯歲予叨薦名折翼而墜子來慰我射目中眉惠我以啟教我以詩斯文締交實自茲始宗盟見推俾執牛耳以至今日

凡三十年分則籍咸情則運連子天資高博學强記顯經隱傳爛熳肝肺揮筆洒紙驅風駕雲笑罵詼諧動皆成文寫興爲詩風雅膏馥引行縱草龍蛇起陸以若人物眼中蓋希人滿謂子桂林一枝命不副才事乃大謬釋志利名肆意詩酒伯倫太白今古此懷蘇二黃九夢魂往來金玉窖塵軒冕坏土白眼富兒閉口阿堵視物甚眇自處甚高酒酣八極挺然人豪予方窮時高卧抱膝頹簷敗壁相與終日予昔喪母屯兆未安吾母汝母于山吾山先體之藏子廬之側雲溪風月天境泉石誓言他日皆隱於斯牛韉同騎

魚篠對持如何蒼天奪子之速芙蓉冥冥脫屣塵俗
去年正月詔召覲京子遣幼子隨余東征今年此時
子則已沒素車白馬來執子緋虞犯鄉國幸爾無瘵
如何一疾竟隕其軀夏秋之交亦聞告病汝子亟歸
書止弗聽予忤權倖九月遂歸永溪早涸反棹以還
十月中間方此喜達乃隔浹旬死生契濶病不饋藥
歿不撫尸遺恨千古余罪奚辭子之此心不聞生死
我爾之身無念婦子昔昌黎伯祭姪老成辭誼婉惻
皆予之情有食終喪否則遂取予豈敢忘昌黎此語
吾子欲教汝子亦然子豈敢失昌黎此言死生由天

道義由我子知子心必信其可秦源先塋明日遂藏
幽明永隔來盡此觴

祭外甥吳英孫

曰東坡之甥曰柳山谷之甥曰洪吾無坡谷之賢見
汝之幼而頴則冀其如坡之柳谷之洪也嗚呼吾今
失望矣豈料爾止于此乎岐嶷之狀如在目前娟好
之容尚存夢裏哀哉猶能歆舅與外兄之祭否

代祭高忝政

二儀間氣萃乎峨岷篤生我公爲時偉人伯禽仲虎
藩翰棠棣追蹤逐翔名蓋一世昔在嘉定公守于鄉
遇寇阻訌力扶蜀方帝嘉駿功奮蹟朝路執簡司綸
金玉王度外贊戎畧內隆主知式遏其歸晉登樞機
眞德實功衣被天下危言嚴論禍在宗社國步方棘
是堪倚毗哲人其棄天不慭遺嗚呼坤軸西折璧玷
既缺今無我公誰拾濱裂天凍地淨吟騎數驚今無
我公邊塵孰清正人晨星諸老霜木今無我公善類
疇福默默伏馬局局轅駒今無我公昌言孰謨邦失
杜石士無宗師人亡國瘁聞者涕悲惟先君子志合
道符俾我小子綴于葭莩在癸卯秋拜公西府姑蘇
一舸亦侍步武遇我獨厚杖屨日從色笑誨言溫然

春風別公來歸荐歷憂患畛岫既悲絃瑟仍斷相去
遼濶心靚迹疎維是棘人不遑寧居曾幾何時公遽
捐館拜公不復泣繼而嘆教誨在耳威儀目前回思
曩時一夢六年悼亡之初辱賜勤慰復賜爲銘幽壙
榮賁惟公於僕恩義至隆宜公之夢酸痛攪衷維婦
窆期不遠依邇往哭不能悵隔千里遣使設奠矢心
以辭哀哀魂靈尚克鑒之

祭胡上舍宏甫文

嗚呼宏甫博學多文意氣軒豁邁德純羣發爲文章
該貫義理馳騁古今意盡斯止其在場屋弦然有聲

舊彼萬夫羣瘖獨鳴跬視青雲囊探丹桂命不副才動則困躓憤不直已寄徑鷃冠人謂由此亦可美官若曰噫嘻非我所樂豈其鞍馬借此鸛鶚重湖之北大江之西出其緒餘輙魁計闢上之春官一第直摘到天折翅幾點龍額顯顯季父立于周行爰自胄監蜚聲天庠謂當此時凌厲奮發如何荆璞屢獻屢刖言事竄斥學校積輕君曰歸歟家在赤城種竹蒔花池藕畦藥吾沙有鷗吾嶼有鶴亦既閑暇詩書自娛胡不少留御風憑虛昔癸卯秋客君之館國士相期意味渠款一散不聚十有五年雖有尺書不如晤言天邑來歸甚欲君訪出憂入患如縶我鞅今年八月唁我一書豈謂此筆乃成別予聞訃失驚飲泣弃弔但拊其棺無復談笑哀哉宏甫乃止于斯壯氣抑鬱亘爲天霓舉世紛紛無能富貴君乃虛生使我長喟聞絕之際語音琅琅付托及予豈敢或忘予於交情不間生死君雖無有有君之子隻雞斗酒來此哭君靈者不死尚其我聞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八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九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墓銘

菊坪朝奉致政壙誌

嗚呼此先君子菊坪先生之墓也姓姚氏諱某字行簡瑞州新昌人寓高安高大父曰特奏狀元進賢府君曾大父曰釋褐狀元黃州府君大父曰汀州府君考曰學正存齋先生妣曰周夫人生母曰楊太君辛亥五月十有八日生寶祐癸丑十有一月十有五日

沒明年二月十有七日葬于隆興府新建縣西山之雲峰男二人介先卒女四人將窆勉泣血誌曰先君子生時鬻田而教子損己以益人爲善孳孳老而益篤勉旣竊第書來曰爾毋貪好爵當損秩增貢以利無窮十月勉至自京師僅一月而先君子沒矣欲養不俟哀哀蒼天百日卜葬西山之巔嗚呼陵谷後或變遷仁人我哀尙封斯阡

石莊范學錄子堅壙銘

郡東七里新塘岡拱山環水吉且良郡之文師范石莊大帶深衣此焉藏先生之文古辭章高視韓孟揚其芳蛟龍蹄涔脫名場藥不龜手授客方弟子輩行爭頡頏先生騎鯨返帝鄉甲子僅周人盡傷斯文有脉壽且長於乎先生不謂亡

潘司戶宗權墓誌銘

嗚呼此吾同年進士潘君宗權之墓也始宗權偕某登寶祐癸丑第在京師相好甚驩請某爲書冰壑二大字蓋其自號也宗權儀貌端碩清英照人眞若一冰在萬壑皭然無纖塵埃某意其致遠器也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伯氏詠書來請爲宗權銘墓則宗權死矣哀哉追思相從期集時如隔日事臨分屬酒軒

然意氣相許孰謂斯今乃隔生死昔求書者室之扁今求書者壙之文尙忍伸紙握筆邪第其伯氏書援退之哀歐陽詹哀辭故事爲同年請某萬不韓若宗權則於詹無遜不可使不聞于後乃爲位而哭哭已銘宗權諱某世宜春人唐之時有曰圖曰洵美者以文顯宗權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韜光弗耀宗權生而重厚寡言孝友天至執父母喪一如禮哀毀骨立處兄弟宗族穆無間言救喪佐婚靡間戚疏嗜書如飴好客如渴多與名卿賢大夫游如滄州程先生息庵湯先生西澗葉先生皆見器重精通毛氏詩學爲文

章泉湧瀾溢宜春退之所嘗莅郡士至今學韓之文而宗權尤邃一舉于鄉即擢第殿射貫鵠由廸功轉升修職郎授鎮江府戶曹叅軍未之官驟得疾終于正寢將屬纊謂其兄葬已必求某之文以爲銘某豈足托以死者邪宗權生于戊寅夏四月壬子没以甲寅夏五月己卯僅三十有七娶南雄法曹叅軍孫分裕之女有二子繩孫振孫皆幼嗚呼天豈不福善壽仁邪而於宗權獨不可詰與之名不與之祿與之德不與之年奮焉而踣隨榮焉而悴繼經綸之志齎入冥漠豈受氣大化得其清者以爲德爲名而不得其

厚者以爲福爲壽邪銘詔方來尚慰其志葬在縣南仁孝鄉聚龍阬原祖瑩山之右其日丙辰二月壬申也銘曰

嗚呼宗權有文而賢宜福宜壽乃不假年萬里亨衢一息可到擢第朞年遽以歿告濟時有志曾不少施子穉妻孀見聞爲悲幸哉有兄克訓其子可箕可裘雖死不死不負子托揚名于阡慰吾同年嗚呼宗權

周恕齋墓誌銘

濂溪周夫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信哉言也古先盛時以德行道藝取人於比閭族黨比閭族黨之長則皆耆英碩彥爲後進式然後德行道藝相師成風下之世爲前輩者率不能自重後生小子浮躁譁誕能爲數語華靡不根之文即自視以爲孔孟不過如此由是德行道藝之風愈微則鄉無前輩之過也苟有前輩爲之師必不爾恕齋周公則新吳之鄉先生也某聞其能淑艾後進久矣先是新吳有華林書院名流多此焉出遺風寖遠疇嗣厥音公與同邑王君立書院于登高山之陽羣英秀而教之中設講堂四齋旁列扁曰道藝曰文行曰才德曰器識謂藝者必本於道文者必副以行才者必將以德器者必深於識

也豈徒習訓詁工聲病哉余嘗得其序齒圖觀之從之游者幾數百成人者不可勝計信矣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今典刑亡矣關風俗不細哀哉公諱尤成字子韶恕齋其號也世爲豫章之新吳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袁氏公儀渠粹重龐眉秀髯望而知其君子也天性孝友內外無間言雖待臧獲未嘗疾聲怒色博學强記通貫經傳以至天文地理陰陽方技醫藥卜筮之書與夫稗官小說靡不諳究采其言之有合于道者皆編萃之手抄未嘗倦也邑人多師宗之考德問業踵其門者相接皆稱鄉先生焉吾鄉松垣幸

先生不輕許可獨稱爲友人凡仕于邑顯于時之士大夫皆欽企尊慕以禮交際屈之以重學校與人交數十年如一日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捷忧待物赴人之急如已恬淡靖退不喜奔競少而能賦每一篇出士林爭先傳誦膏沾馥丐輒效場屋而公獨不偶僅入貢璧水之名而公不之計寒窗冷几愉愉如也周平圃有日得鄉舉易得鄉評難公其有餘於鄉評而不足於鄉舉者歟嘗遇異人授以丹鉛龍虎之方曰服此可以返老還童其秘之公曰白日升天奚益以其方療爲藥濟里之衰疾者年將九十步履輕健視

聽不衰將終自誌其墓遺戒謂子孫吾平生聖經賢傳心體躬行自覺超踰釋老歸盡之日謹勿信地獄之說而作佛事喪禮一從古制遂以癸丑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終於正寢生於淳熙乙酉蓋年八十有九可謂卓然達理至老死不亂者矣娶劉氏孝慈和勤後公一年生先公一年卒夫婦皆享上壽白首同歸亦異事也子三人潢深洵中子早世女二人適邑士張師儉鄉時英孫三人栁杞楫曾孫二人焱榮諺曰三世爲儒收功詩書矧四世皆儒者乎是必有興者公所著書有莊孝經一卷文集二卷理究一卷雜

誌三卷甲寅十有二月壬申以治命與劉夫人合葬于上塲先塋之側其孫栁來請銘銘鄉之老師宿儒某不敢辭銘曰

嗚呼恕齋耆儒之賢立師道以成善人信合乎濂溪無鄉舉而有鄉評信合乎平圃敢以二周先生之言而銘鄉先生周恕齋之阡

陳允中墓誌銘

寶祐元年癸丑秋九月高安壺春陳君卒越一月某歸自京君長子之子瑤孫以書來言曰先大父不幸棄諸孤家君暨二叔父斬焉衰絰中不敢書使瑤孫

告于下執事惟先大父將沒時進諸孤而語之曰我死必台于浮塘之葬銘必于姚子或一請之當不吾斬也諸孤奉遺言弗敢墜謹使瑤孫請子是行從政于吳遠將不暇及幸早爲我銘之某與君諸子遊知君爲悉也宜銘某觀洪範之次九疇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五福求之世不多見間見亦罔克備某所知獨君能兼之方淳祐丁未某聞君有泉石之勝造焉圃曰依綠一溪繚其中潴之爲池環之爲洲臨之爲亭樹引之爲流觴曲水時春且半花木層出如錦繡領客觴咏幅巾杖屨毫眉玄髮出入桃蹊竹

隧問如世所繪老人星地行僊者某亦甚羨之也君平生不殖貨而財自裕不豪奪而産自豐十數年不一至城府巨園宴適延儒教子之外無所事可謂壽富康寧矣靜惟其故則攸好德一念實爲之先是陳宜都王子孫家九江累世不異爨號義門其後徙高安君之族其別也君諱大用字允中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世隱德君少孤事母兄以孝弟著性好學求師數百里外習詩通大義遂以儒倡其族至今文物彪炳家人人儒登賢能書者相繼王子歲君仲子偕族孫凡三人同時領江西湖南北舉今年其孫又以通

九經擢童子科君之教也君諸兄殁行於族爲長率以禮訓以義患難疾病萃力相援扶毋敢後者教育兄子某如已子迄有立嫺威鄉黨或有爭不詣官府咸之君取決焉君曰某是曰某非皆悅服願釋爭以去武斷訟健見君皆黯有愧色尤樂周急歲飢捐粟以賑提舉刑獄使者翟公常平使者楊公棠以其丁未壬子之糴溥上之朝乞旌其子以官而君不願也君又謂穀以養生藥以愈病皆活人事患藥市多僞甚病而速死慼不忍乃即旁舍爲藥室選良醫如古方製善藥以濟人而不牟利賴全活者甚衆可謂攸好德矣壽富且康寧宜也君自中身場屋不偶即棄弗事聚書聘師付功名於子若孫營壺春老焉有別業二曰鶴嶺曰廣城去家各數里皆築室將俾孟仲二子處之今年九月九日君在鶴嶺泛菊觴越四日戊子得微疾謂家人曰我未嘗有疾今疾殆不可起遂召子孫訣而殁可謂考終命矣君娶王氏先二十年卒子三人長續貢爲博士弟子次應炎即江西漕舉進士次棫亦進士業女五人長適胡日升次鄧震龍次晏燦次胡鼎來次李元龍皆爲儒孫五人宜孫振孫瑤孫雋孫瑶孫則擢童子科者也孫女三人長

適鄒淮次許鄧子彪未嫁次尚幼君平時爲義方訓晚年竟及見其子若孫之教驗以殁天之福善也後有興者當未艾又範所謂子孫其逢吉者歟君以淳熙癸卯二日乙亥生年七十有一諸孤將以明年甲寅十有一月奉柩如浮塘合毋王氏葬從治命也某亦感君將殁之言不敢負所托焉即爲之銘俾葬而刻諸石銘曰

嗚呼陳君派義門天資粹靜如玉温五福兼備德所根壺中之春自乾坤儒倡其族俾從尊椿老桂茂昌蘭孫吁嗟德人不復存善積未報裕後昆不其身于

其子孫

運屬姚公伯武墓誌銘

姚之宗爲瑞之新昌著姓者二家邑郛者出自濰州蓋中散大夫恕之後也家靈源者出自豐城蓋弘文館學士思廉之後也族雖異然得姓自有虞氏則一凡詢新昌姚氏者咸以爲一族而二氏子孫亦知柯分同根派別共源等百世而上由耳孫而遡鼻祖不可以異視相與講同姓之好甚密眞若出一族者非若周秦之劉宋衛之孔爲碻爲尙之石爲宋爲燕之樂其始既異其終卒不可合者也運屬公諱公烈字

伯武其先濰州北海人中散在國初仕至上柱國傳至銅鞮縣令某者君之高伯祖也初以太學上舍生及進士第後以忠殁王事廬州教授某者銅鞮府君之弟君之高祖也曾大父某以伯父任得仕再轉而丞新昌因家焉自濰州而爲新昌人蓋自此始大父某父某皆韜英含章不願仕進君生而穎悟弱不好弄既長溫而文簡而有禮母龔氏龍圖端之孫君在襁中已失母十有二又失父事繼母柳夫人以孝聞克自力學師雕友琢寒暑靡懈楊侯大異晏君大烈皆所嘗與同几席者也習毛氏詩究三百五篇之旨爲舉子名嬋嬋震場屋既命弗偶則翩然舍去以詩書燕娛其身心稼雲于田花組于圃詩歌某酒日與賓客樂之蓋不羨名韁之縶宦轍之鶩也家饒財累貲至鉅萬然不有其富輒分以惠貧歲每祲鄉大姓操爲富不仁之心挾戥射利閉糴以翔粟直一唱百和無毫髮惠利心色人于菜蘬人于塗而不之顧蓋相望皆是公獨不爲此遇歉必盡發其廩減價糴以賑飢賴全活者不可勝計童顛兒齒歡呼携扶揭綵爲幟誇誦盛德拜其門以謝者日以數百荆溪吳侯某將漕江西邑令趙侯某上其事於臺乞旌以勸荆

溪嘉之召補寮屬日與燕接訪一道利病時朝家方行和糴荆溪詢以數糴事宜公力言非便宜聽民自與官爲市荆溪是其說將請于朝而官之會去弗果人爲公惜公曰吾但欲爲當世賢者所知不計已之官與不官也既歸爲善益篤邑計闕即預輸賦以助在官在民皆恃公爲命脈喜教子延名儒以爲之師自講習外一不以事累治家肅而有恩下孝上慈繼母卒追慕號痛有促織飛集几筵七日夜不動人以爲孝感邑令刻之碑紀其事繼母先適醴陵劉氏有子公待之等同歲時餽問不絕睦宗族以和接婣戚

以禮處鄉黨以恭濟閭里以惠蓋一鄉善士也荆溪使長沙公欲往則疾已革矣生於壬戌之三月歿於寶祐癸丑之十有一月僅五十有二未歿前一日夢神人召至一官府告之曰此公治所也既寤爲家人言之翌日而歿某嘗嘆世降俗末仁義之道微貪饕之習熾知欲而不知有理知己而不知有人近年以來有豐歲無豐民年穀不登閉糴之害如前所云矣間稔民宜有自養富多貲者平價糴而盡之無圭撮藏于野深扃固鐍幸水旱以牟其利民不問豐歉皆艱食舊時民以凶年病今樂歲亦病矣造物者憖遺

一二如君之人以甦吾民亦可以少厲薄俗乃不畀之壽而早奪焉冥冥之中其無天耶然生則不官之明死則必神之幽又不可謂之無天矣世之嗜利無饜惟欲自肥者聞君之風其亦少勸乎公娶柳氏其母之兄子先一月卒四子應興德潤皆嘗貢成均有聲有俊亦皆通經能文孫之英之秀女孫一人皆幼易曰聚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也其在斯乎君歿之明年甲寅諸孤將以十有二月葬公于邑之大和鄉金印阡先期來請銘曰吾宗也不可辭某遭閔凶不能文且先君同以是歲月歿僅五日隔言及公歿之月又惕焉重先君之痛其何能銘然新昌二姚氏其子孫相好也久銘固非禮辭亦非義禮有可以義起斯銘也不得與他文辭比雖不文姑以不文之辭銘之曰

伯武之賢邑人之天胡不壽旃以爲民年施者益遐報者必厚金阡峩峩尚福厥後

李廷章墓銘

瑞新昌義鈞里李君諱廷章字煥卿紹熙庚戌十二月七日生淳祐庚戌八月二十二日歿寶祐乙卯十有一月庚申葬實在大和鄉之峰潭章洲其族兄萬

安丞紀厥素履友人郭君廷發以書先其孤來請銘某讀萬安之編品之曰鄉善士某聞李君善名久且萬安暨郭君又某平日之欽而信者也有言靡不實顧行述已備可信後毋庸贅姑爲銘銘曰

今人常言世遠三代疇知古淳往往猶在有人於此行修于家鄉里稱善謂古非邪嗟嗟李君樸楙醇嫩識不識者讙曰善士不入城府若麗德公化鄉無爭彥方之風任恤睦婣安分循理智傾力奪恥有諸己昔者李愿樂隱於盤山美水鮮惟適之安今之李君豈其苗裔生無怨嗔歿有嗟喟勿謂其歿不歿善名

千載之下人信此銘

拂雲居士途君墓誌銘

新吳塗氏有數子從余遊問其族某賢以子儀對戊申道新吳亟訪之登拜既卽以眞率具觴余於所謂拂雲閣者耆德粹重兄弟燕怡諸子森待皆衣縫掖衣與咨論文說詩不知其處約也癸丑余歸自京君之子夢青以書來言曰先君子不幸以微疾棄諸孤矣將以治命葬于里之華堂惟先君平生喜教子疏疏靡倦擇名師從之遊南康有胡氏學得自考亭俾夢青兄弟往師之雖齎產以資費不計也夢青兄弟

幸知聖賢書乃永能奮身儒科以慰其志橫目俗民多以教子無效譏笑起識先君略不爲動曰學問人也功名天也不可以天之永應而怠其在人者且學不在是愈不倦事親孝爲兄友處族義與鄉和年登八衰耳聰目明且歿遺言詔諸子毋狥佛老令葬矣不有銘以傳後大懼不孝夢青不能求之當世顯人願求之子幸哀我銘諸某素聞君賢且及識雖一別五六年不再見歷歷猶在心目貧而能好客鄉里稱善人猶可及惟一意教子俾從知道者游且不以窮達易其志非有卓識疇能之此一事已可詔後玆不銘君諱某子儀字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周氏伉儷黃髮子五人山甫夢青一覺仁甫吉甫玄二人長適進士王清叔次適進士曾子雲孫男九人曾孫男九人皆業儒四世儒家必有興者銘曰

稟秀爲人九秀爲士位高金多不克儒子義方有訓一念在慈圓冠環立以孝事慈家爲儒門身享遐壽烝無不足是卽貴富有深其根厥實必蕃君雖不有以子以孫

揭汝功母王夫人墓誌銘

寶祐元年秋八月辛酉望越五日甲子揭氏母王夫

人卒將葬來請銘夫人中子成大字汝功者初館於余之婦翁鄒君家聞余而未識也翁適遘壻汝功密偕之相攸贊曰此正佳壻歸省其母母問遨遊豐瑞間識何士具以告母大喜語笑異常時余時已知其有陶士行王叔介母風也採之鄉譽益信夫人名如玉字季瓊在傳時六七歲已閑女紅端靜如成人賢女也長適揭氏相其夫正伯朗井臼而逸之學俾從主一張先生遊有冠氓保姑喪不去賢婦也正伯客遊四方十餘年三子齊匡成大必端皆夫人自教夫歸男女已冠笄成立矣性不羨侈富族親豪右宴召

未嘗往夫歿力貧以畢婚嫁治家有法鄉里有則賢母也生於淳熙戊申歿於寶祐癸丑年六十有六葬于書家坡夫人聞其子之言知余而賞之余曾不能升堂一拜盡銘其葬使後世知有夫人之名銘曰

書家之坡詩書家之母之藏也母訓家以書其後必昌也

雪坡舍人集卷四十九

雪坡舍人集卷五十

新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墓誌銘

譚氏孺人墓誌銘

余與興國軍教授豫章程君濬第南省同年程君兩年長以兄事之屢嘗跡其庭見其內外肅如僮奴指千皆紀綱之僕賓客日滿門教授兄談麈坐對未嘗頤指釋具酒殽而罍列俎陳水珍陸甘畢備樽既卧問有無必復進余每異其主孟之在中饋者必賢也

已而詢之果然蓋出于其族則族之人曰教授婦孺人姓譚氏諱幼玉豫章新建厚田人祖遵父畝皆以謹厚稱孺人在父母家已有徽譽父母疾嘗兩割股爲糜愈之既歸于程事重闈舅姑尤恪謹雞初鳴冠帔問起居三飯奉珍鮮侍立食既乃敢去節春秋朔望行家人禮奉觴上壽姑袁夫人歿哀毀過常繼姑望行家人禮奉觴上壽姑袁夫人歿哀毀過常繼姑令陳夫人尤愛其孝性勤約不事侈靡蠶績事必躬執紝執鐵皆號爲精絶能琴棋尤喜閱書史誦袁氏世範甚習善相夫樂教子吾族之賢婦人也詢于其鄉則鄉之人曰孺人禮賓客恩戚姻樂賑乏絶歲有祲必勸其夫下價發廩以濟飢慮細民少錢不能多糴則米其穀隨所糴多寡應之或不能糴則給之食仰糴者日千百仝活甚眾富而好禮積而能散吾鄉之賢婦人也余既得所聞於其族與鄉意其賢益信寶祐戊午十一月教授以書來爲孺人求銘則孺人以十月八日歿矣其族與鄉所稱及余所聞之賢婦者亡矣惜哉孺人以嘉定癸酉八月生以紹定庚寅歸程氏寶祐癸丑教授兄弟南省丙辰大對擢甲科子先登又以乙卯江西轉運司試貢今年十月姑陳夫人復受封孫逢吉亦秀爽顯貴方聞正孺人享有

榮祿之日也迺卧病九閱月而歿僅年四十有六歿之日去姑陳夫人受封時未兩旬浹蓋孺人以伏枕不能躬賀拜病遂增劇故其没陳夫人尤痛悼之教授兄來求銘蓋將以開慶元年四月丁酉葬孺人于茅岡之鑑垣余也亦有悼亡之悲者也故知教授兄之悲不銘無以塞其意矧素知其賢且同年兄行之婦如嫂敢辭銘銘曰

族稱孝鄉稱仁温且惠程之嬪事已之親以及夫之親理家其有倫天胡不壽之範世之婦人夫兮亡舉案之賓子兮不報斷機之諄石可泐悲不泯音民

萬安周貢士墓誌銘

萬安周君公敬亮甫以丙辰正月乙卯客卒於京之富春有子夢星將以丁巳十一月庚申葬之金鼎山龜峰之原前期夢星以書告曰某素遊先生之門願假寵以光其幽敢請銘維周氏在廬陵與平原益國公同系后徙萬安高祖敭擢元豐第終萬載令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爲學精虞夏商周書爲文動數千言端平甲午與貢試禮部弗偶當路每欲以武爵爵之君不可後峒冠作扞鄉井有功亦弗受官曰吾必取科第登丞該恩試南省又弗利益力學至

劬瘁且病乙卯冬小瘳復治裝束親友交勸弗往君曰譬之武事吾寧馬革裹尸還葬耳竟旅死僅年五十有五吁亦壯矣僕嘗惜後世科目老天下英傑雄氣銳志不肯自休者必死而後已雖有才且能不得自見於世失人亦多矣君有田可耕有圖可游有亭榭可嬉有歌舞可娛皆不自足必欲取名第雖有爵不願雖客死不悔可悲也雖然君平生恤窮周急雖不得於人深得於天旅襯歸舟歷鄱陽湖春浪正高至是帖然濟無虞天猶福善也雖名爲不如志不在身在于孫夢星其念厥考求名之勤客死之哀期有成以慰君志銘曰

志於求名不家之死寧死於京哀哉子能有成尚慰君平生

豐城鄒君墓誌銘

始某未第時家徒四壁立讀書聲與腹雷並作過之者弗睨也孰有以子妻之者乙巳冬十月忽晨有數客至出延之坐不知中一人乃鄒君也去數日媒以書來曰豐城鄒君有息女不肯與凡子擇名士欲以爲婿昔者微往見子則大喜以爲毋論其文在相法亦當富貴決意壻子或有短之者曰姚雖儒貧也屋

數間且破瓦不覆椽日與天日相覩風雨上何以處君女鄒君笑之曰之人也雖無屋可壻況猶椽乎求士詔近矣之人且舉且第鄒君之意如此子以爲何如時先君子聞此言大賢之即許諾明年丙午某試鄉舉不中選丁未遊太學復不遇人皆笑鄒君大誤君不之改戊申某始受室己酉不幸先室人即世笑鄒君誤者哄矣君亦不之顧又五年癸丑某始以集英廷唱賜進士第一人時鄒君則留次女未嫁侯某之成名而耀之婚某亦感君之知已也罔敢背德義遂繼好前笑者方止咸服君有知人之見某方竊

祿斗升亦願奉兩家翁宦遊四方樂也嗚呼豈料某不孝不天至自京僅一月先君子棄我不兩年婦翁又棄我乎大德不報哀哀靡忘不爲之銘是没其素君諱一龍字伯驤世爲豫章豐城東湖人後徙鄒舍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有德而隱君和易謙厚質直謹信少屬於學事親孝爲兄友田疇室屋皆擇取下者而以華腴讓其弟在鄉里雖田夫野老待之一以禮與物無忤好善急義每損己濟人姻黨間嘗有困於訟者君質田拯援之後竟不償貸君亦不問也有橫逆必自反死而不校然剛腸嫉惡有悖於理道者未

嘗與之坐視之如仇雖請召弗往及儒士至則愛之如父母倒屣迎御挽留繼日燕觴娛樂去則餽之臨他人之門可羅雀而君門外日有長者車轍牲不嗜酒性喜醞旨以飲客歲所收僅足厨傳家無贏財人皆笑君不事産業務儲峙君則亦鄙其奴事錢粟也喜教子擇名師館之日夕偕寢食鏗然夜誦率至明發君坐其間聽之不翅彈絲鬳竹之樂未嘗有欠伸態好儒嗜書蓋天性如此女不肯泛嫁子亦不肯輕娶以是歿之日二子皆未婚幼女亦未有適始娶陳氏早卒再娶李氏竹林先生之孫武岡宰恕己之女

今提點淮東刑獄使者宗正丞義山之從女兄也前君二十年卒某之婦及君長子則其出三娶周氏皆儒族君生於嘉泰甲子之七月辛巳歿以寶祐乙卯之十有一月甲午僅年五十有二初苦痔繼以喘知弗可療乃郤藥不御將屬纊語不及私惟戒子讀書屬某與師以改葬其父及教子而已餘問者皆弗答麾家人使去曰吾不死婦人手沐頹已正枕衾逝于正寢閭者皆悼嘆於庠如君者當求之古人也今人蓋不多見犯姍笑擇寒士爲子壻一不止又繼之雖不獲報其事則可書矣天雖不假之壽歿而有稱卽壽也況所積者遐其後必昌歟有子二成大可大女子子二妙善妙莊則壻某者也妙端在室歲丙辰君歿且朞年矣宅兆未協卜某誤恩得召雖以祿養弗及不忍仕辭亦念君未葬不敢負所托改外太舅葬既有遠日十月庚申廼克相二孤奉襄事葬君于歸德鄉之栗田附先墓且樂匡也碣之阡以詔後銘曰

嗚呼鄒君宰此區其生之年雅好儒教子以經志勤渠擇壻一事最可書若此壻者世豈無識之未遇則

墓之廬過賢者墓當下車

梅莊夫人墓誌銘

梅莊夫人鄒氏諱妙莊字美文豐城縣興仁鄉鄒舍里人高安雪坡姚某之婦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春谷先生諱某字伯曠母李氏知武岡恕已之女邑管安撫修己之猶子提點淮東刑獄使者義山之從女兄也某先娶夫人姊諱妙善字美韶亦端惠淑順生紹定戊子十月辛丑朔日之中九歲失母克綜家事青弟妹至成人年二十有一歸于某某時甚窶無肯妻以子者外舅獨願女之家人更諫不聽卒許嫁竹

堂既歸能安貧事其父極孝辨其裝質以贍族親客至不戒而設酒具靜重寡言通孝經論語孟子偕某夜讀書卒不寐達明某雖貧竹堂善經紀其家使至不乏而逸某以學族閭嫻威甚宜之不幸近一年己酉之五月生女榮至六月辛丑朔才二十日而殀次年榮亦殤某感念外家知已不敢忘義不忍他娶服既除求繼好外族諱然莫之從夫人蓋亦怒其爲是請者也獨外舅愛某以心卒不以夫人他許問有請婚卒議不合越五年癸丑某對大廷天子親賜以第一感念不忍負外舅復于大人再請盟外氏方許諾夫人曰是不易交易妻者亦可之將以是冬娶會十有一月先君棄諸孤不果丙辰二月乃克親迎夫人賢猶竹堂而又明敏英悟動率禮法白以不逮養舅姑四仲月烝祀事事尊者甚禮撫卑者甚恩先室無子没後妾黃生子元夫告廟立而嫡之夫人歸愛元夫真若姊之子與己之子縫組裘履不少懈自訓之書謂外舅婿儒政爲教子地延名師某家誨其二弟就傅元夫學焉室不置私庖有盂酒必與妯娌同飲而使某外飲兄弟賓客蓋未嘗夫婦自親瓶罍也義理相扶有過必規某間怒臧獲必警曰懲忿窒慾

稍起私念必警曰克己復禮朝夕多賴其益好善喜義輕財周急初歸時某從妹及庶弟皆未婚夫人曰子且仕矣不可有未了婚嫁汲汲擇婿閩梧州趙司理孤女賢聘爲叔妹而以從妹歸進士龔三德是年五月某得越幕七月誤恩蒙召辭弗俞九月除某秘書省正字夫人曰毋急進姑了吾事必婚嫁予弟妹葬遷其父祖十有一月末乃行婚喪凡四而兩三月爲之治辦整如略不見難色送迎資賻大抵皆其衣珥無所惜也既偕某入京至中途三學上書言事士皆以罪逐纍纍滿道參相久軒先生且去國某駭所

聞見憂得疾不欲往然恐傷夫人從仕意進退維谷未有攸處夫人曰人之出處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尙何疑乎臣受君恩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毋以妾故苟以直言得罪願同謫嶺海死不悔妾願爲賢人妻不願徒爲貴人妻也某甚壯其言時方有輕去重竄之戒某恐至國不得言越職言且得罪言而去罪必重夫人娠月已深某不忍以遠竄累乃援老泉蘇公例辭召上封事且與丞相以書買舟自信江徑歸夫人喜卽日屏金珠首飾造人市鍛石舊插之某問其故笑答曰判欽布裙入山之服當爾某益欽嘆其

勇丁巳正月歸至家戒某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初出以家事托某從兄嫂歸日一仍其舊率弟姒以聽雞羹藜飯糗一室如春閨門方肅肅有度三月而夫人死矣先是某長兄死無子族昭穆無宜當者尙未有以嗣夫人謂幸有娠女也自育之男也以爲伯後元夫卽吾之子矣嗚呼斯言也可以感天地及吾祖宗矣乃竟以此死三月望之前一日臨蓐果生子但已死復越七日丙午夫人遂亡病且亟猶命工縫以衣元夫某至今命元夫無敢衣之笥藏以識母德死之日猶戒某勿輕出再三誦猶吾大夫崔子也一句不能曉其意問之不答嗚呼其有所爲也夫夫人爲李氏甥李氏學自文公先生來且熟聞彭夫人相後林先生家法度務則而行之日讀論語孟子數篇間喜觀唐絕句詩尤愛誦文公先生武夷山十詠宛轉高下其聲以歌之而不喜世所謂樂府姊妹皆能詩然皆不肯作曰非女子事也竹堂存時見某教其幼弟屬五言對以兩岸綠楊風命之竹堂以八磚紅藥日對意以屬某也某大駭其能梅莊與某過信之月巖愛其奇領姬御翩翩登之某在後望之如僊直至巖所命筆識歲月題一絕云半壁行天柱倚空人間有

此廣寒宮從今眞似天邊月曾得嫦娥到此中自擇風雨不及處題之不因此題某亦莫知其能詩也其深靜皆如此厥後某索其倡賡輒不可性喜山水旣西舟曰雖棄官不可棄山水登溪山堂飲而去某復以詩請曰此人迹所至之地安可留婦人姓名於是問卒不許噫夫人之志於此亦可觀也舟過鄱陽湖聞自是可往廬山意欣然欲行某不可約以秋而夫人不復秋矣哀哉夫人以庚寅六月辛酉朔日之巳生與竹堂夫人諱同日在某家是日元夫爲壽戚頗弗許常自謂疑與姊一人而二其生故身死同日與

竹堂貌本異歸日舉動言笑家人皆以爲甚類竹堂且嫁某皆一年又皆以孝至大故是不可曉也嗚呼外舅以夫人姊妹壻某某亦未能以毫髮報但以謀嗣續故累其二女皆早殁彼蒼者天何辜如此福善壽仁理復安在外舅擇壻於貧且賤使其女得同其爵位富貴而居有之亦足少爲好儒者之勸今其報乃如此爲善者其懼矣雖然人有生而如死亦有死而如生某生天地間雖止兩年有婦二婦雖皆一年而殁然而一年之中百年義在某誓不負外舅知且有子元夫娶決不再矣俾元夫盡子職以報劬勞某

也益自植立復植立其二弟使鄒之門戶終顯有光外舅與二婦雖死不死過于生時是卽善之終福仁之終壽也亦可以厲薄俗矣使某比之匪人苟不義之富貴爲世所罵笑以此易彼不惟外舅不欲二婦亦不欲也願賢而不願貴梅莊此語其某必終身之藥石乎銘吾之心且以銘墓墓與竹堂夫人同域葬以戊午三月壬申銘曰

夫婦天理無古無今人孰不死不死者心姊賢早亡妹繼亦逝天欲觀于終始斯義不尙夫貴願貴而賢斯言有味青史可傳揭銘于阡以詔萬古永言保之

里二賢女

葛母墓誌銘

嗚呼甚矣葛母之爲賢也飭閨門勤絲枲睦族黨禮嫂戚慈臧獲謹婦德相夫起家賢已未盡見其爲賢也獨一事爲難能生爲人所稱殁不可以沒其實夫孝子亦多矣而孝於非生己之母者始足見其爲孝慈母亦多矣而慈於非己生之子者始足見其爲慈葛母賢己母某氏嫁于進士葛某有二子豐也以姊之子入繼謙也側室生也而母待二子如一慈愛之皆眞若已出二子事母亦雍雍盡孝無間言母殁某

往弔之二子執喪毀瘠泣出血盡哀觀其子之孝信其母之慈也葛母賢已二子請銘是宜銘母以某年某月生以某年某月殁十有一月乙酉葬于某里曾祖某祖某父某儒者流也二子皆有子今孫六人銘曰

葛母賢葬于此姚子銘之噫世之爲母者法之

鄧仲翔墓誌銘

昔石莊范先生嘗爲某言鄧君仲翔之賢也心已願識之歲嘉熙丁酉鄉秋試揭姓名于郡城樓鄉貢額僅八人鄧氏乃都其一二則仲翔也當時一門盛事

款識井里願識之意愈深矣既乃獲詣其家俊秀之
林而拜焉信矣石莊先生之不誣也仲翔爲人意氣
卓然謙恭下士樂施好客博學强記歷代諸史爛然
胸其胷襟釃酒對客縱飲劇談古今治亂成敗之原
若子小人正邪之辨舉數十行不遺一字千數百年
如在目前音節清亮首末該貫聽者忘倦性尤愛友
與其弟某壎倡篪和未嘗有違言忤色閭門千指雍
如晏如雖家有餘貲若不自知其富其視世之粟奴
錢虜吝驕鄙俗之氣淨於顏面者相去不啻穹壤干
萬接物和處事得與人信下至田夫野老嬰兒孺女

皆得其驩心蓋嘗評其爲人雅好賓客似陳孟公議
論精博似習鑿齒兄弟友愛似江伯淮處鄉公正似
王彥方合古數人爲一人今人未易多得也仲翔自
丁酉登薦書明年試禮部不利寶祐丙辰且誤恩再
試方築室讀書益自磨勵而先二歲仲翔歿矣齎志
飲恨聞者爲之惜嗚呼鄉舉可能也鄉評不可能也
仲翔維不及取高科入仕以行其欲爲之志然而生
爲人所稱歿爲人所惜是不歿矣仲翔諱某號南齋
其先建昌人九世祖某始家高安曾祖某祖某父某
皆隱不仕仲翔生於丙辰之三月歿以甲寅之十月

僅年五十有九先娶陳氏生子士達繼趙繼徐皆前
卒又繼袁皆官族孫男二孫女三丙辰十有一月壬
寅葬于吳塘東山之陰使來請銘爲之銘曰
嗚呼噫嘻仲翔已矣辨博之論不可聞已一封之土
藏其胷中千數百年之史若而人不仕若而人遷死
既不在其身尚福其子孫孫子

題西湖竹閣

千古清風白樂天昔時曾此飽談禪自從西閣無吟迹唯有東坡嗣舊傳來往祇應湖上寺聽聞誤說海中仙我來再拜祠堂下笑摘巖花薦井泉

口食罪言

皇帝十四載新元紀嘉熙仲冬戊寅朔午漏方中時朔風震邱壑猛籟號枯枝黯如欲雪天四野昏垂垂晝炊煙始息暝色來庭帷雞登杙機立烏急林栖棲願訴南至後晷度宜舒遲胡爲景尚促疾甚駒隙馳

兒童忽走報白璧無全規倉忙出仰視如月初蛾眉金烏失餧彩玉象潛光輝蒼天珉琪色列宿爭依稀老稚相喧呼伐社沸鼓鼙不知何物怪掩此清陽輝吾聞陰陽家日月以歷推日遲月行速蹙縮數不齊遇朔必會合差忒無毫釐氣盛或相掩二曜斯一虧望日日掩月陽盛陰故衰朔日月掩日陰盛陽乃微又聞玉川子月蝕曾有詩謂此日月者天眼生東西兩眼不相攻相食其說非食月乃蟆精伊感盡自貽吾觀作詩人志各有所之玉川特寓諫假此爲之辭日月有蟾烏此事本怪奇況自食其光安能走而飛晝稱辰弗集天象昏且迷則知交相食此語當勿疑思既得其說傷心重嗟咨日爲衆陽宗萬象皆影隨今者何不藏陰精奪炎曦仰空不能救涕泗紛交頤嗟嗟今之歲天屢彰其威星文昏示變雷震滯失宜越在夏五月鬱攸煽京畿六月既望後月蝕主旱飢今茲復日食災異何繁滋天意不虛示坐井聊管窺即天以論人日君而月妃關雎皆窈窕意在賢才思靡曼或盈前必爲物欲移今者日之蝕或恐由宮闈然而吾君聖未必耽燕私君象日而尊臣象月而卑正心在朝廷昭德可塞違國柄或竊弄耳目相蔽欺

今者日之食亦恐出羣兒然而吾君明朝豈容盲瘂中國猶太陽國勢憂陵夷方今北有警負壘驚邊陲戰士怯不勇朔馬紛驕嘶今者日之蝕或由邊事危然而吾君武安肯假寇資重念此三者急務誠在茲萬一或有是是即變所基應天不以交減撤徒兒嬉如人喪厥明必求良藥醫一片葵藿心祇恐天未知何當排閶闔碎首彤玉墀一篇痛哭策歷扣心傷悲一者何所陳無逸爲元龜暗室屋漏中肅如對神祇願爲楚莊王規諫從樊姬毋效漢成帝溫柔老昭儀天君必清徹智燭光發揮如日麗中天煌煌明作離

二者何所陳用賢登皋夔選眾立一相國論公主持烏臺執白簡妙選剛正姿戚里勿柄授貂璫毋印累朝廷豁氛翳在位銷脂韋末光依漢日天于是倚毗三者何所陳張皇吾六師擊柑如逃輩天寵畀節麾賁國若檜等電掃無孑遺練軍明賞罰勇銳奔熊羆南越頑可纓中行背必笞如日照霜雪殄滅何難爲凡此三說者中心久思惟明白可舉行匪曰徒費詞能轉亂爲治可回災爲釐不學后羿射不敎夸父追捧輪上扶桑洗光出咸池蒼生照共仰九土光咸晞五色太平象重暈中與期昊穹耀華彩萬國長瞻依

奕世狀元坊記

勉聞諸長老六世祖小三評事時有卜地者指今之靈源先塋謂評事公兄弟曰是當有魁天下者兄弟相謔死者先葬也乃祝宗祈死未幾評事公歿葬於是特奏狀元進賢府君振其子也釋褐八行狀元黃州府君旦其孫也亦再驗矣癸丑勉又以六世孫叨賜狀元及第是何卜地者之神歟卜地者之神未足尚其言之驗不驗未可知遽先以死遂其葬盜亡身以裕後爲子孫者詎可忘之哉郡太守邑大夫嘉吾族之六世而三其驗爲門閭以表宅里勉不足道也繼自今吾宅長少睹簪宇之輩如而思翔翔瞻棟楹之屹如而思直立鵬搏風而龍躍雲以世世此科第使卜地之言其驗愈廣庶無負吾祖宗忘身以遺子孫之意勗哉時郡守蔡謨邑宰趙時稼既立坊於官道去治之六十里復表其里勉因爲記以示後

熊遯軒像贊

有宋中葉實生豪傑時維建炎秉茲憲節觀風利州城奸懦柔乃兼祠職給俸歸休五盤山谿環秀且奇大行盤谷考亭武夷有子有孫曰武曰文門高列戟至今猶存以上二首均采自祠堂本

純孝祠碑記

淳祐九年三月乙亥朏郡刺史南充趙侯行鄉飲酒于泮賓賢且教順也前期三日舍菜于先聖先師禮告成周覽從祀至鄉賢祠具諏孰何喟然曰某也正某也廉某也文某也忠得祀咸允稽郡往牒有故岳陽郡相朝議陳公友直以純孝書孝百行宗也顧弗在祀列禮爲闕且無以示民勸其議祠之乃訪求公後得其曾孫文遠偕其子國鎮以像至翌日癸之祠由是朝議公之孝益揭而昭儀後炳前以著不朽多士權悅率作競勸謬余以文記之謹按郡志陳氏系

出九江之義門先世銀青兩守郡遂家焉源深委長族益衍大賢孝送出朝議公其尤也公至性報天生死一致親殁三年之喪畢復廬墓梓行感天瑞露下之鄉里稱異有欲以廬墓事聞者公曰吾以事吾親也奚必聞以聞是求顯也人尤韙之早遊辟雍繼擢軍謀宏遠科又第紹興乙丑進士第官終朝散大夫贈朝議至今鄉里以純孝稱夫孝義門首事也代而傳之至公益大公之初心蓋以事親若曾子者僅足以爲孝豈自知以孝稱哉觀其禁以廬墓事聞意可知矣不求聞而愈聞去今且百年有賢刺史者遂表

章而祠之可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矣雖賢刺史急所先務亦公盛德至誠之感也是可爲民勸矣陳氏族方衍公之孫賢而有文純孝之報也如此余之太姑獲事公之次子提幹知公之孝稔爲記又奚辭惟公之居官躬廉而惠民可紀者非一特是祠之立也以孝故他皆不書後之人拜于祠者蓋亦曰孝立而百行具矣高安縣志

雪坡舍人集附錄

祭雪坡姚公文

維宋景定三年歲次壬戌十二月癸未朔二十三日乙巳從政郎胡仲雲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太子舍人雪坡姚公之靈嗚呼雪坡曷其不延自古豪傑之士往往如此是有命焉昔丙子而生子瞻前癸丑而魁同甫雪坡生以是年魁以是年與二公相爲後先人皆謂之雪坡子瞻以其文之驅濤湧泉怒罵嬉笑皆成章篇日與筆硯以相研人皆謂之雪坡同父以其氣之霆駕風鞭豪放凌厲自視無前取高科

如鶱子瞻以詩觴同父以氣殞雪坡之不偶然乎不然嗚呼富貴一日之浮花文章如水之行地氣概如斗之麗天與其隨時俯仰以苟生孰若身亡而名全仲雲年未二十與兄周旋閒兄之病食不下咽兄病亟矣有涕斯漣去年其時兄哭吾父今年其時乃有斯苦高矣皇天厚矣后土誰其速之遺恨千古嗚呼哀哉尚饗思敬按雪坡生於甯宗嘉定九年丙子卒於理宗景定三年壬戌年四十七仲雲字從甫高安進士由國子監簿攝吏部侍郎與勉及劉元晦葵夢炎稱錫江西後文集不傳存此一篇亦足覘其旨趣

雪坡舍人集校勘記

卷二

七頁七行重圖原誤童向

卷三

五頁十四行朝臣二字原倒

卷四

二頁十二行玉音應空一格　十一頁末行火原誤一

卷五

四頁首行美原誤羨　五頁二行北原誤此

卷七

四頁二行請一本作願　五頁三行任一本作仕　七頁十一行如一本作而　八頁九行眾大民居一本作眾人所居十二行更一本作甚十六行末兵一本作民　十一頁二行典原作與十二行似閩掩覆一本作似關輔相　十三頁三行首而字衍　十四頁五行雖然下遺師儒二字難一本作怠七行程頤二字衍十一行浸一本作漫十三行今原作令　十五頁末行郊一本誤作劾　十六頁十行癡原誤疑十三儻原誤償　十七頁十五行李清臣一本作李定十九頁末行剡原誤創官原誤者　二十一頁九行自一本作一　二十三頁五行宇原誤者　二十五頁十三行失助一本作大勳聲一本作聲十八行姑以一本作徒取

卷八

二頁十四行東原誤冬　四頁八行七原誤此十五行灊原誤廣　五頁十四行阜原作皐　九頁四行後地字原誤九十九行入原誤大

卷九

一頁四行淵下遺堂字　三頁三行日下原衍賢師

師三字　五頁十五行程原闕二七頁十九行如一二字原倒　九頁末行分原闕　十五頁四行日七行其原均作字

卷十

六頁四行洩原作牋

卷十一

二頁四行春一本作香　三頁八行騎馬句一本作天下英雄良不少　八頁七八行李疑作季

卷十二

一頁九行自原作白　三頁十七行是一本作喜

四頁十五行十日一本作十六日十六行曉看天字一本作曉天明字十七行一本節作景末行何已作又十九行獻一本作杜末行一本作一篙撐出幾舟來　七頁十三行雖一本作能末行可一本作作八頁四行廢天一本作失人不爲作若不五行要作誰十八行恨一本作怪　十頁十二行蔣原誤漿店原脫十四行下夜字原誤止　十一頁九行似原誤事　十二頁七行轉風松一本作響松風十一行堅原誤深　十三頁九行想故家一本作故相家　十七頁十九行雖一本作罹又作有

卷十三

四頁十六行與輻六字應直行　八頁首行作原誤今

卷十四

一頁七行路原誤鷺劍原誤玉十二行共原作在五頁四行滿原作美　六頁六行藹原誤間

卷十五

三頁四行呂一本作李　四頁七行蘇原誤前　五頁四行紫宸原誤鬢唇　七頁二行粟原誤變　八頁十八行一本作四庵山居

卷十六

五頁七行曾原作魯　六頁十三行箕原誤秦

卷十七

五頁十二行泓字疑誤

卷二十

二頁二行努原作奴八行妬原誤娥

卷二十一

三頁十七行手原誤柳　四頁八行何原誤如

卷二十三

三頁十七行稱原作衰

卷二十四

一頁九行使國二字原倒

卷二十五

六頁七行甚原誤亡　七頁九行遇疑當作遺十四行請講二字原倒　九頁四行送酒六字不成句當有脫誤

卷二十八

一頁八行六下原衍之字　三頁十行賜原誤辭四頁十二行翰悅原誤輪脫　六頁八行讀下原衍書字

卷二十九

二頁十七行侻遠原誤仉遂　四頁末行軍原誤君

六頁十三行焉原作者

卷三十

一頁十八行援原誤稷　三頁十五行此心二字原倒　六頁末行非所二字原倒　九頁十三行處疑誤

卷三十一

四頁十六行末謂一語不可解或有誤字　五頁七行擲字疑誤　七頁十六行州原誤則眞字疑誤

卷三十二

四頁末行去年二字原倒　七頁十行簣原作黃

八頁二行水江二字疑倒　九頁末行可無二字原倒

卷三十三

二頁七行命上原衍名字　四頁末行星焉原誤屋

爲　十一頁八行更敷原誤吏敷

卷三十四

九頁首行身鐘二字原倒

卷三十五

二頁十八行自原誤不　九頁十六行處疑衍

卷三十六

二頁七行立方原作力立　三頁七行乃原作曰八行距原作鉅十一行復疑衍

卷三十七

六頁七行山雨曉野店原誤作店曉山雨野十五行橫原闕　八頁首行十原誤年數下原有十字以前序校之知誤四行也下原衍此之二字　十二頁十四行然原脫　十四頁八行雖原誤在雲下　十五頁三行多原誤少六行少原作多

卷三十八

一頁七行兩下原衍都字九行原無亦字十四行日下原脫之字　二頁六行宇原誤於　五頁十九行定原脫　六頁五行客疑誤六行濶疑作淵　七頁七行取原脫　八頁十七行父下原衍所字　九頁十行書氈二語疑有誤字　十頁首行捷原誤犍六行牟原誤年

卷三十九

五頁十七行之事二字原倒

卷四十

六頁三行如是原倒　十頁十一行若與次行孫字原倒

卷四十一

一頁八行謫原脫　七頁十三行來下脫也字　九頁二行第下脫一字十一行笑翁二字原倒　十一頁十二行二原作一　十三頁三行詩則二字原倒

卷四十二

四頁五行用字上下疑脫一字　八頁十三行劑一作劍疑作硯

卷四十三

五頁十行山原作仙　十二頁十行伏願二字原脫十一行驚疑誤

卷四十四

四頁二行西江二字原倒七行貂原闕　六頁五行姜原作美七行懷原作風十五行三原誤一　八頁五行末下知字原闕　十一頁十九行題六字原附詞末小注後

卷四十五

三頁十六行夷虜閣本作敵人　五頁七行鼠座二字原闕

卷四十六

三頁首行汞不二字原脫　五頁末行老原作松六頁末行正原闕

卷四十七

三頁四行難能二字重出　四頁七行古原作大五頁二行秋原闕　九頁十一行欲神二字原倒

卷四十八

六頁十七行靈原闕

卷四十九

四頁十五行公儀二字原倒　八頁四行觴原誤曰

卷五十

一頁十二行姓原作也

南昌魏元曠校

雪坡集校勘續記

卷十二

末葉送曾蒼山一首原編無魏氏從祠堂活字本補

卷十三

末葉送王仲安歸武昌一首原編在首葉春日即事下

卷十四

首葉游曲江一首當入七古原編誤　二葉題西湖竹閣寺原編二首今缺後一首見補遺　末葉鄧孤臺九日疏楊玉溪秋夜示同學共四首原編無魏氏從祠堂本補

卷十五

三葉戲叔納寵一首原編無魏氏從祠堂本補

卷十七

六葉訪郭德甫一首祠堂本作題郭氏梅莊松壑竹澗字句稍有異同卽八頁日食罪言下所補是也魏氏誤以爲缺

八葉日食罪言一首書手漏鈔魏氏誤以爲闕見補遺

卷二十

末葉游曲江一首原編無魏氏從祠堂本補

丁巳五月胡思敬記

雪坡集校勘後記

卷一

三葉十九行視當作示

卷三

五葉首行恥下脫國字

六葉四行適下疑脫以害之三字

卷七

二十二頁首行此下疑脫猶字

卷八

十頁五行而字當在始下

卷十四

首頁十四行月波當從豐城志作烟波

卷十九

首頁八行召筆當作刀筆

卷二十九

五頁十行去下疑脫者字

卷三十三

九頁十五行去上疑脫官字

十三頁二行役且既下疑脫使來告予曰一句

卷三十六

三頁十一行復字疑衍

卷三十七

六頁末行人上疑脫爲字

十五頁六行干疑當作十

卷三十八

六頁十行釣疑當作屠洛疑當作略

卷四十二

六頁五行其十疑倒

卷四十三

三頁末行至四頁首行官講二字疑倒

七頁首行米字疑是韋字之譌

卷四十八

五頁十四行東上曰字疑衍

卷四十九

七頁七行世下疑脫有字

卷五十

首頁十八行執上疑脫親字

又原編卷首新昌二字均誤高安今改正本集卷二十三發解謝新昌趙判縣啟卷三十八新昌義約序可證

丁巳七月胡思敬記

雪坡詩文在南宋羣賢中挺然獨秀同時朋輩若文及翁胡仲雲之流咸以同甫推之實則雪坡私淑紫陽初不雜功利之見其陳告於君者忠愛纏綿視同甫尤爲純粹餘雖尋常應酬之作亦必微寓諷規不肯苟徇時好四庫總目議其賀秋壑一啟是時鄂圍初解賈相之惡未彰同官循例致賀並非私布腹心極其失不過如寇萊公之於丁謂司馬文正之於蔡京不足爲雪坡病也館臣嘗以永樂大典校補此集今據閣本付刊其所校所補之處無從辨識蓋自龍

起編次之後歷宋元明至今凡四易滄桑始克鏤版行世物之顯晦有時文之傳不傳有命俯仰今昔異代同悲是不能不身任其責矣丁巳秋七月里人胡思敬跋